

修訂日期: 2009/04/22 發行日期: 2009/5/9

發行單位: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CBETA) <http://www.cbeta.org>

資料底本: 卍新纂續藏經 Vol. 79, No. 1559

原始資料: CBETA 人工輸入, 台灣某大德提供

No. 1559

嘉泰普燈錄卷第一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

僧 (正受)

編

紀佛祖

傳燈曰。如來將化。預命摩訶迦葉云。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今付於汝。汝當護持。并敕阿難貳其傳化。無令斷絕。廣燈曰。大迦葉謂阿難云。婆伽婆未圓寂時。多子塔前以正法眼藏密付於我。我今傳付於汝。原是二者。蓋體涅槃及阿含等經。承述之也。爾後祖祖授受。凡二十八傳至菩提達磨。自達磨五傳而至曹溪。曹溪一傳而角立。是為青原。是為南嶽。自青原。南嶽不十傳。則嶽分矣。曰臨濟。曰曹洞。曰雲門。曰瀋仰。曰法眼。其印度佛祖密乘奧旨。歲時詳略皆備。冠乎傳燈三錄之首。今茲纂集。不復稠疊。直自此土初祖菩提達磨以下。依次編錄。垂之無窮。獨瀋仰。法眼數傳而絕者。不可得而載焉(現在宗師機緣未詳當留以俟來哲)。

六代祖師

初祖菩提達磨大士

姓刹利帝。南天竺國香至王之季子也。因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行化其國。王與三子迎請供養。施以無價寶珠。祖知其授道時至。顧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及此否。二王子皆云。此珠七寶中尊。唯大士所對。才辯清發。稱有理趣。祖歎異之。及香至歿。眾俱號絕。獨大士志求出家。端坐不動。尋辭二兄。禮祖足曰。某素不顧國位。欲以法利物而未得其師。久有所待。今遇尊者。出家決矣。願悲智見容。祖與披剝受具。即說偈。付法眼藏。仍識往震旦。歲月留難。佛法隆替。服勤四十餘年。迨祖順世。遂化本國。摧六宗異解。由是聲馳五印。歲逾五紀。度無量眾。後值異見王輕蔑三寶。俾無相宗首波羅提往詣王所。廣開法要。王悟入悔謝。遂問。仁者之師其誰耶。曰。即王之叔。達磨大士也。王駭然久之。敕令近臣。邀至宮掖。為懺往咎。大士復念震旦緣熟。行化時至。乃辭祖塔。同學及異見王。囑付護持。王具大舟。親率臣屬。送至海壖。歷歲三周。以梁普通元年庚子九月之二十一日。始達于南海。廣州刺史蕭勵具主禮迎接。表奏武帝。帝遣使齎詔迎歸京城。十月一日。抵金陵。

車駕郊迎。延居別殿。遂問聖諦。機語不契。至十九日。潛往江北(傳燈云。祖以丁未普通八年至韶州。時刺史蕭昂具禮迎接。表奏。據明教禪禪正宗記乃曰。祖以庚子普通元年至韶州。刺史蕭勵迎接。具奏。蓋蕭昂不曾刺韶州。勵乃昂之子也。以南北史驗之。則當以正宗記為是)。先是誌公修高座寺。謂寺主靈觀曰。當有大乘菩薩自西而來。廣化此國。聽吾讖曰。仰觀兩扇。低腰捻鈎。九鳥射盡。唯有一頭。至即不至。要假須刀。逢龍即住。遇水即逃。靈觀聞已。默而識之。十一月二十三日。屆于洛陽。時後魏孝明正光之元年(傳燈云太和十年)。寓止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未嘗輒語。人莫之測。有僧神光者。久居伊洛。博窮內外之書。嘗歎曰。孔老之教。粗述玄微。經論之詮。未盡妙理。近聞達磨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遙。當造玄境。乃夤夕參承。大士闐然屹坐。莫聞誨勵。光念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布髮掩泥。古尚若此。我何人哉。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天大雨雪。光堅立不動。遲明。積雪齊腰。大士見而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泣曰。惟願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無勞勤苦。光聞。斷其左臂。置大士前。大士器而謂曰。諸佛最初求道。為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也。因為易名曰慧可。光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光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曰。將心來。與汝安。光曰。覓心了不可得。曰。與汝安心竟。光即大契悟。自後同得開悟者數人。魏帝聞其異。三詔不至。就賜伽梨。瓶。鉢。繒帛等。九年。欲返天竺。命門人各言所得。道副等陳所得竟。遂顧光。囑令綏護。說付法偈及讖語。傳衣畢。與其徒眾往禹門千聖寺。止三日。為期城太守楊銜之說法。歸少林寺。端居而逝。即李莊永安二年己酉十月五日也。帝遣中使何弘簡馳書至梁告哀。武帝感悵久之。下詔皇太子備誄文。偕百官就奠。賜寶器一十六事充祭。綉絹百束為賻助之禮(誄文見寶林傳)。十二月二十八日。魏詔奉全身塔於熊耳山定林寺。後三年。武帝聞魏使宋雲見之葱嶺。手携隻履而歸。即以所聞并魏啟壙事。製始末行實。唐代宗諡曰圓覺大師。塔名空觀(傳燈云祖以後魏明帝太和十九年丙寅歲卒。以史考之。太和丙寅較天鑑元年壬午隔一十七年。是時梁武帝尚未立。又況太和乃孝文帝朝年號。明帝朝即無太和之稱。唯明教禪師正宗記編年次第與史傳雅合。徃徃集傳燈時。以寶林傳為據。故差之特甚)。

二祖慧可大士

武牢人也。生姬氏。自承委寄。繼闡玄風。博求法嗣。至北齊天平二年。有居士年四十餘。不言名氏。作禮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與懺罪。曰。將罪來。與汝懺。士良久曰。覓罪性了不可得。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士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祖然之。即為劊髮曰。是吾寶也。可名僧璨。乃受具。說偈付衣法。後三十四載。混迹人間。隋開皇

癸丑三月十有六日。因事怡然委順。時年一百七歲。塔于磁州滏陽東北七十里。德宗諡曰大祖禪師。

三祖僧璨大士

未詳族里。自謁大祖。受度傳法。隱于舒之皖公山。屬周武破滅佛法。往來司空山十有餘載。人無知者。至開皇十二年。有沙彌道信。年始十四。前禮足云。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曰。誰縛汝。云。無人縛。曰。何更求解脫。信於言下大悟。巾侍九祀。屢以玄微試之。即授衣法。往羅浮。二秋回舊止。大業二年十月十五日。受士民檀供已。復為四眾廣宣心要。於法會大樹下合掌屹立而終。奉真身塔於山谷寺。後玄宗諡曰鑑智禪師覺寂之塔。

四祖道信大士

族司馬氏。世居河內。後徙蘄之廣濟。生而超異。於解脫法。契如夙昔。自續祖位。脅不至席者。殆六十年。隋大業中。領徒抵廬陵。值羣盜圍城。七旬乃解。唐武德甲申歲。歸住破頭山。禪侶雲集。一日。至黃梅。路逢小兒。骨相奇偉。遂問曰。子何姓。云。姓即有。不是常姓。曰。是何姓。云。是佛性。曰。汝無性耶。云。性空故。祖默識之。俾侍僧至其舍。誘出家。母亦知其宿緣。殊無難色。祖以衣法付之。永徽辛亥閏月四日。誠門人曰。一切諸法悉皆解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來。言訖。安坐而逝。壽七十有二。奉真身于本山。至今塔戶不開。儀相如生。代宗諡大鑿禪師。塔曰慈雲。

五祖弘忍大士

蘄之黃梅人。出周氏處女。以栽松道者假陰而生。隨母姓焉。既稟大鑿之任。遂嗣。化破頭山。咸亨中。有慮居士者。名慧能。來謁。祖問曰。汝自何來。云。嶺南。曰。欲須何事。云。唯求作佛。曰。汝嶺南人無佛性。安能作佛。云。人有南北。佛性豈然耶。祖陰異之。令著槽廠。逾八月。潛以所傳屈洵伽梨。說偈付之。且曰。昔達磨初至。人未之信。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邊。不復傳也。兼記所隱之地。能禮辭。捧衣南邁。眾無知者。祖自此不復上堂。經四載。至上元二年。忽告眾曰。吾今事畢。時可行矣。即入室。安坐而逝。壽七十有四。塔於黃梅之東山。真身迄今不壞。代宗諡曰大滿禪師法雨之塔。

六祖慧能大士

盧氏子。父行瑫。本范陽人也。武德三年。左宦新州。正觀十二年戊戌二月八日夜子時誕。質祥光滿室。父亡三歲。家貧。母李氏徙居南海。既長。市薪為養。一日。至邸。聞誦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豁然開悟。歸。告母以為法尋師之意。遂往韶州。遇高行士劉志略。結為友。及為尼無盡藏說涅槃妙理。延居寶林寺。四眾雲集。俄成寶坊。忽自念曰。我求大法。豈中道而止耶。即抵西山之石室。遇智達禪

師。指見黃梅大滿和尚。滿見而器之。令入廡下。一夕。密授衣盂。隱于懷集。四會之間。儀鳳元年正月八日。屆南海法性寺。夜寓廊廡。聞二僧競辯風幡。祖為決其疑。有法師印宗者。嘗講大涅槃經。眾所推重。服其語異。請問勤渠。祖以理曉之。宗駭然起問。何以證此。祖直敘得法始末。出信衣。悉令瞻拜。印宗等作禮已。復問。忍大師付囑。如何指授。曰。唯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無漏。無為。又問。何故不論禪定。解脫。曰。為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又問。何名不二之法。曰。法師講涅槃經。明佛性是不二之法。且如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世尊。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闍提等。當斷善根佛性否。佛言。高貴德王菩薩。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之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故不斷。名之不二。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故知佛性乃不二之法也。印宗聞已。起立合掌。願事為師。且告眾曰。此居士者。真肉身菩薩也。我所講說猶如瓦礫。彼所談論譬若精金。諸人信否。眾皆稽首歸依。至十五日。會諸名德為之芻落。二月八日。受滿分戒於智光律師。明年春。欲還舊隱。宗與緇白千餘人送歸寶林。韶刺史韋據請於大梵寺。普為四眾說心地法門。度諸弟子。於先天二年七月一日。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速理舟楫。時大眾哀慕。乞師少留。祖乃為說法要。遂往國恩寺。復為四眾說法。有僧從幽州來參禮。白言。大士。佛說三乘法。又言最上乘。弟子不解。願賜慈悲。祖告之曰。汝須自身心見。莫著外法相。無有乘法。人心量有等。見聞轉讀是小乘。悟法解義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萬法盡通。萬行俱備。一切不染。離諸見相。念念無住。建立萬法。是名最上乘。乘是行義。不在口說。汝須自修。法不相待。莫問吾也。僧於言下。心大啟悟。又為道俗開示。種種譬喻。并讖記日後留難。及說偈竟。中夜加趺而化。異香襲人。白虹墜地。時八月三日也。韶新各崇靈塔。爭欲迎請。二郡刺史焚香決之。遂鎮曹溪。以十一月十三日入塔。世壽七十有六。前後帝王所賜珍具甚夥。同信衣藏于塔所。憲宗諡曰大聖。塔曰元和靈照。(如上祖師實錄詳備見傳廣二燈云)

傳廣二燈遺錄及未詳宗師

隆興府鳳棲同安第二代志禪師(嗣同安丕)

侍先同安之久。丕將順世。上堂。謂眾曰。多子塔前宗子秀。五老峰前事若何。如是三舉。師出應云。夜明簾外排班立。萬里歌謠道太平。丕曰。須是這驢漢始得。即以院付師。端然而逝。師繼席。後有僧問。凡有言句。盡落今時。學人上來。請師直指。曰。目前不現。句後不迷。云。向上事如何。曰。迥然不換。標的即乖(以湖州宗派并曹洞宗旨考之。洞山价出雲居膺。膺出同安丕。丕出同安志。今傳燈等。列志在同安威下。按威之嗣。曰九峰滿。威與雲居膺皆嗣洞山。若列志在威下。誤矣)。

隆興府同安慧敏禪師(嗣洞山延)

初到洞山。問。諸聖以何為命。曰。不間斷。云。還有向上事也無。曰。有。云。如何是向上事。曰。不從間斷。師於言下有省。住同安日。上堂曰。若是作家。應須如是舉。雖然恁麼。也是厨寒甑足塵。

襄陽府廣德第二代義禪師(嗣廣德延傳燈誤綜其名)

僧問。如何是古佛心。曰。千年曆日雖無用。犯著依前總滅門。問。如何是廣德境。曰。清流無間斷。碧樹不曾凋。問。不闡三乘教。如何話祖宗。曰。誕生王子非修進。判斷山河自有人。問。如何是學人相契處。曰。方木逗圓孔。問。時人有病醫王醫。醫王有病甚人醫。師展手曰。與我診候。云。不會。曰。須彌徒作藥。四海謾為湯。問。如何是出家幽暢處。曰。瑞草為氈不覺秋。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和尚還傳否。曰。鐵丸驀口塞。難得解吞人。問。如何是竇中竇。曰。蕩子無家計。飄蓬歲不知。云。如何是竇中主。曰。茆戶挂珠簾。云。如何是主中竇。曰。龍樓鋪草座。云。如何是主中主。曰。東宮雖至嫡。不面聖堯顏。問。如何是不昏底事。曰。夜半無燈燭。家書歷歷宣。問。如何是蓬門生貴子。曰。欄衫不自遮。問。體妙玄玄。為甚麼今人不曉。曰。四足踞地。乾坤黯黑。問。有室女未嘗嫁娉。生得一子。姓箇甚麼。曰。偶然衫子破。闔外沒人蹤。問。懸崖峭峻。還具得失也無。曰。忻逢良便。好與一推。問。如何是不睡眠底眼。曰。昨夜三更擘不開。問。如何是密室。曰。茆茨當大道。云。如何是密室中人。曰。歷劫沒人敲。問。眾星攢夜月時如何。曰。互影不交光。

郢州大陽堅禪師(嗣靈泉仁傳燈出百丈超下)

僧問。如何是玄旨。曰。壁上挂錢財。問。如何是無相道場。曰。不坐菩提樹。懶向雪山游。

潭州福嚴良雅禪師(嗣洞山初)

居洞山第一座。山參次。僧出問。如何是佛。山答曰。麻三斤。參罷。山至寮謂師曰。我今日答這僧話得麼。云。恰值某淨髮。山曰。你元來作這去就。拂袖便出。師云。這老漢將謂我明他這話頭不得。因作偈呈之。曰。五彩盡牛頭。黃金為點額。春晴二三月。農人皆取則。寒食賀新正。鐵錢三五百。山見。深肯之(大惠武庫中誤引此頌為洞山初和尚作。後人又誤認初和尚麻三斤為价和尚麻三斤為价和尚語。二俱訛舛。盖雪竇頌古舉語中但曰洞山故也)。住福嚴日。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入門便見。問。如何是佛。曰。臂長衫袖短。

吉州西峰祥符圓淨雲豁禪師(嗣清涼明或出雲居融下)

郡之永和曾氏子。幼棄儒為比丘。巡禮方外。發明己事。晚見清涼。出問。佛未出世時如何。曰。雲遮海門樹。云。出世後如何。曰。擘破鐵圍山。於言下大悟。始

蒙印可。歸住西峰之寶龍。雲侶駢集。祥符二年。

真宗皇帝聞其名。遣中謁者 召至。訪問宗要。留上苑。經時冥坐不食。 上嘉異。賜號圓淨。既而辭歸。留之不可。乃聽。 珍錫甚隆皆不受。加侍者四人。命服 度弟子十人。以 詩寵其行。四年改寶龍。曰祥符。亦旌師之居也。嘗有問易中要旨者。師曰。夫神生於無形而成於有形。從有以至於無。然後能合乎妙圓正覺之道。故自四十九衍。以至於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窮天下之理。以盡天下之性。不異吾聖人之教也。師示寂之夜。鳴鼓告眾。仍說偈曰。天不高。地不厚。自是時人覷不透。但看臘月二十五。依舊面南看北斗。暝然而逝。茶毗。獲舍利五色者無數。合靈骨為塔焉。壽七十有七。臘五十。

懷安軍雲頂德敷禪師(嗣護國遠)

嘗問護國。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時如何。曰。罷攀雲樹三秋果。休弄碧潭孤月輪。師乃頓釋所疑。遂返雲頂。眾請住持。成都帥請就衙陞座。時有樂營使禮拜起。回顧堦前下馬臺云。一口吸盡西江水淨且置。請和尚吞却堦前下馬臺。師展兩手。唱曰。細抹將來。營使猛省。

潭州北禪懷感禪師(嗣石門徹)

僧問。如何是諸聖為人底句。曰。紅輪輝萬戶。光燭本無心。 問。師唱誰家曲。曰。石戶不留心。洞玄通妙的。 問。如何是佛。曰。尺短寸長。

襄陽府石門紹遠禪師(嗣石門徹)

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曰。赤脚波斯鼻竃天。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石牛攔古路。木馬驟高樓。

鳳翔府青峰義誠禪師(嗣石門徹)

僧問。三際不生是何人境界。曰。白雪連雪嶽。明月混漁鈎。云。未審向上更有事也無。曰。有。云。如何是向上事。曰。靈光燦破瑠璃色。大地明來絕點痕。 問。如何是青峰家風。曰。向火喫甜瓜。

筠首座者(嗣石門徹)

太原人也。自至石門。逾三十年。叢林慕之。有僧請喫茶次。乃問。如何是首座為人一著子。曰。適來猶記得。云。郎今又如何。曰。好生點茶來。一日。荷鋤入園。僧問。三身中。那一身去作務。師拄鋤而立。僧曰。莫便當也無。師攜鋤便行。

襄陽府石門聰禪師(嗣大陽堅)

僧問。大陽遷化向甚麼處去。曰。騎牛不戴帽。正坐不偏行。

潭州神鼎洪誼禪師(嗣首山念)

族扈氏。襄水人也。自游方。一衲以度寒暑。嘗與數耆宿至襄沔間。有僧舉論宗乘頗博捷。會飯于野店中而論說不已。師謂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是甚麼人語。云。法眼偈也。曰。其義如何。云。唯心故。根境不相到。唯識故。聲色樅然。曰。舌味是根境否。云。是。師以筯筴菜置口中。含糊而言曰。何謂相入耶。一座驚顧。莫能加答。師曰。路途之樂。終未到家。見解入微。不名見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僧拱而退。後返長沙。隱于衡嶽三生藏。有湘陰豪貴來游福巖。即師之室。見其氣貌閑靜。一鉢挂壁。餘無長物。傾愛之。遂拜跪請曰。神鼎乃我家植福之地。久乏宗匠。願師俱往。何如。師笑而諾之。即以己馬負師。至十年始成叢席。一朽床為說法座。其甘枯淡無比。又以德臘俱高。諸方尊仰之如古趙州。上堂。舉。洞山云。貪嗔癡。太無知。賴我今朝識得伊。行便打。坐便搥。分付心王子細推。無量劫來不解脫。問汝三人知不知。師曰。古人恁麼道。神鼎即不然。貪嗔癡。實無知。十二時中任從伊。行即往。坐即隨。分付心王擬何為。無量劫來元解脫。何須更問知不知。上堂。舉。古龍牙頌曰(一云金峰)。學道如鑽火。逢煙未可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師曰。神鼎即不恁麼。學道如鑽火。逢煙即便休。莫待金星現。燒脚又燒頭。且道神鼎恁麼道。為當違古人。順古人。別有道理。汝道恁麼去底人好。恁麼來底人好。到這裏。須具衲僧眼始得。莫受人瞞。珍重。上堂。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即且止。作麼生打得箇翻車筋斗到梵天去。若有。出來作箇伎倆。有麼。莫教帝釋惡發。後有僧入室云。某甲當時出來左轉一轉便歸眾。師曰。莫教帝釋惡發又作麼生。云。知恩者少。負恩者多。曰。築著鼻孔。僧問。魚鼓未鳴時如何。曰。看天看地。云。鳴後如何。曰。捧鉢上堂。問。輪迴六道底人畢竟如何。曰。不願成佛。云。為甚麼不願成佛。曰。佛亦不究竟。云。請師一言。曰。昨日猶記得。今朝話無門。問。疋馬單槍時如何。曰。神鼎打退鼓。云。畢竟事如何。曰。想你不是這手脚。問。撥塵見佛時如何。曰。佛亦是塵。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飢不擇食。問。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甚處懺悔。曰。水長船高。問。布以七淨華。浴此無垢人。既是無垢人。為甚麼却浴。曰。清淨亦不立。

劔門慈雲重謐禪師(嗣首山念)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豎起拂子。僧云。究竟如何。曰。煎茶煮水。云。好日多同。曰。休更切切。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紅輪輝萬戶。綠水遶青山。

鎮江府金山瑞新禪師(嗣福昌善)

後住天聖。上堂曰。德山一棒。當甚麼英雄。金山只重他解偷楚號而斫楚營。臨濟一喝。當甚麼嚶囉。金山只重他奪賊刀殺賊。自餘天下老和尚並是攻墻割壁都市白。拈動便納敗闕。且未見一箇是盜狐白裘底手脚。金山恁麼剖判。諸方聞得。無不

努唇胖觜。何也。如今即是覺苑含春風習習。菩提樹上華簇簇。豈知迦葉有宗風。盡把玄微為眼目。致使金山這裏土曠人稀。相逢者少。然性已習成。難為改革。金山乍可凍殺餓殺。終不肯著他鶻臭布衫。以所為善知識者。擘金鑊於病猿。碎衣珠於醉客。尚未免止灤棲蘆。不可向葛藤社裏說心說性。說玄說妙去也。金山終不事悠悠。一言道合死即休。大鵬展翅蓋十洲。籬邊之物鳴啾啾。上堂。世間所貴者。和氏之璧。隋侯之珠。天聖喚作驢屎馬糞。出世間所貴者。真如解脫。菩提涅槃。天聖喚作[尸@豕]沸椀鳴。且道恁麼說話落在甚麼處。故不是取捨心重。信邪倒見。諸人要知麼。猛虎不顧凡上肉。洪爐豈鑄囊中錐。僧問。吾有大患。為吾有身。父母未生。未審此身在甚麼處。曰。曠大劫來無處所。若論生滅盡成非。云。恁麼則周徧十方。心不在一切處。曰。泥裏撼椿。

廬山開先善暹禪師(嗣德山遠)

臨江人也。徧游師席。以明悟為志。依德山。日值山上堂。顧視大眾曰。師子颯伸。象王回顧。師猛省。因入室陳所見。山曰。子畢竟作麼生會。師回顧云。後園驢喫草。山然之。後至雪竇。竇與語鋒投。喜其超邁。目曰海上橫行暹道者。遂命分座。四方英衲敬畏之。一日。舉令出世。師至夜。書二偈於壁。遯去。偈曰。不是無心繼祖燈。道慚未廁嶺南能。三更月下離雪竇。眷眷無言戀碧層。二十餘年四海間。尋師擇友未嘗閑。今朝得到無心地。却被無心趁出山。晚年。眾請滋甚。遂闡法開先。以慰道俗之望。上堂曰。德山先師道。落葉霜風。青黃間紅。爾也何也。片西片東。衲僧家謂之無味之譚。若雜揉不分。則一切渾成。若離披去也。則一彼一此。是以祖師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還有見祖師底麼。於此未證。不惜眉毛為汝說破。但請孤運其照。各究其源。謂之落葉歸根。諸禪德。佛法事大。開先說得天華亂墜。於汝諸人分上著一點不得。何故。如人上山。各自努力。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曰。一月在天。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洛陽城古。云。學人不會。曰。少室峰高。問。年窮歲盡時如何。曰。依舊孟春猶寒。問。雨雪連天。為甚麼孤峰露頂。曰。有甚遮掩處(其開堂語要具在續燈)。

濠州南禪聰禪師(嗣北禪感)

僧問。如何是大道根源。曰。雲興當午夜。石虎叫連霄。

潭州道吾詮禪師(嗣石門遠)

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曰。番人不展陣。漢地沒胡蹤。云。來後如何。曰。八方歌道泰。一國賀無私。

鄧州廣濟方禪師(嗣石門遠)

僧問。如何是佛。曰。騎牛趁春草。背却少年爺。問。寶劍未磨時如何。曰。烏龜鵝黑豆。云。磨後如何。曰。庭柱掛燈籠。

嘉泰普燈錄卷第一

音釋

喟丘愧切 抉一決切 粹子骨切 攷與考同 覈下革切 攬舉蘊切 撫音隻
駙音附 揆巨癸切 鈇音府 鉞音越 籟音賴 趙音茲 起千余反 藁古老切 葉音
攝下葉縣同 郢以并切 琛丑林切 暹音纖 濠音豪 讖楚禁切 蔑音滅 駭下楷切
掖音亦 勵音厲 齋箋西切 閻苦鴟切 屹魚乙切 雨主遇切 繪疾陵切 綏音雖
衍音縣 誅力水切 衲音藥 賻音附 熊音雄 壙苦謗切 諡音示 姬音基 磁音
慈 滄扶雨切 靳音其 脅乞業切 廠齒雨切 昫音舜 瑫徒刀切 闡齒善切 礫音
歷 夥音禍 謠音姚 甌子孕切 暢丑亮切 黠乙減切 娉匹正切 攢祖丸切 訛五
禾切 舛尺兗切 駢蒲眠切 暝莫定切 譴音因 扈音戶 沔音緬 樅音窻 筴音頰
胖蒲謗切 灤音歷 [尸@豕]音篤 輦音頻 遜徒困切 糝女救切 鴿苦咸切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

僧 (正受)

編

南嶽第十世(臨濟六世)

汾陽善昭禪師法嗣

袁州南源慈明楚圓禪師

族李氏。全之清湘人。少為書生。年二十二。依城南湘山隱靜寺得度。其母有賢行。使之游方。聞汾陽道望。往謁焉。陽顧而器之。經二年。未容入室。見必罵詬。及所聞皆流俗鄙事。一夕。訴曰。自至法席。不蒙指示。歲月飄忽。己事未明。有失出家之利。語未卒。陽叱曰。是惡知識。敢裨販我。舉杖逐之。師擬伸救。陽忽掩其口。乃大悟。曰。是知臨濟道出常情(僧寶傳敘師見汾陽時。 朝廷方問罪河東。道路艱行。易服類廝養之語。以師行實訂之。乃生於雍熙丙戌。入滅於寶元己卯。河東平八年。而師始生。寂音失於討論矣)。服役七稔。去謁唐明嵩。神鼎諶。洞山聰。暨登楊。李二公之門。機語契投。於是法道大振。宜春守黃公宗且請開法南源。次遷道吾。石霜。福嚴。興化。都尉李侯遵勗奏 賜命服。徽號。 上堂曰。若向言中取則。埋沒宗風。直饒句下精通。敢保此人未悟。所以山青水綠。雀噪鷓鳴。萬派同源。海雲自異。未來諸佛。口似燈籠。過去諸佛。應病施方。現在諸佛。墮坑落壑。且不落凡聖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矢上加尖。 上堂。藥多病甚。網細魚稠。便下座。 上堂。道吾打鼓。四大部洲同參。拄杖橫也。挑括乾坤。鉢盂轉也。覆却恒沙世界。且問諸人向甚麼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北俱盧洲喫粥喫飯。若也不知。長連床上喫粥喫飯。 上堂。上來也。步步登高。下去也。通身無礙。所以道。有時先敲後唱。有時先唱後敲。有時敲唱同時。有時敲唱不同時。所以王登寶殿。野老謳歌。如今還有謳歌者麼。良久。曰。木人雖舉手。石女不擡頭。咄。 上堂。法身無相。應物現形。豎起拄杖曰。這箇是拄杖。阿那箇是法身。這箇葛藤且止。僧堂佛殿穿入汝等諸人鼻孔裏去也。四大海水在汝頭上。海龍王在汝指甲下。汝等還覺麼。若覺去。晝行三千。夜行八百。脚下煙生。頭上火起。若也不覺。飢來喫飯困來眠。卓拄杖。下座。 上堂。以拄杖擊禪床。召大眾曰。還聞麼。不見道。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香巖恁麼悟去。分明悟得如來禪。祖師禪未夢見在。且道祖師有甚麼長處。若向言中取則。誤賺後人。直饒棒下承當。辜負先聖。萬法本閑。唯人自闕。所以山僧居福嚴。只見福嚴境界。晏起早眠。有時雲生碧嶂。月落寒潭。音聲鳥飛鳴般若臺前。杪樞華香散祝融峰畔。把瘦筇。坐磐石。與五湖衲子時話玄微。灰頭土面住興化。只見興化家風。迎來送去。車馬駢闐。漁唱瀟湖。猿啼嶽麓。絲竹歌謠時時入耳。

復與四海禪人日譚禪道。歲月都忘。且道居深山。住城郭。還有優劣也無。試道看。良久。曰。是處是彌勒。無門無善財。 僧問。如何是道。曰。踏著不嗔。云。如何是道中人。曰。胸馱背負。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渾家送上渡頭船。 問。如何是佛。曰。水出高原。 問。如何是異類中人。曰。頭長脚短。云。謝師指示。曰。半幅封全。云。直恁麼去也。曰。闍梨鼻孔為甚麼在山僧手裏。僧無語。師便打。 問。山深覓不得時如何。曰。口能招禍。 問。東湧西沒時如何。曰。尋。 問。夜靜獨行時如何。曰。三把茆。 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曰。響。云。出匣後如何。師噓一聲。 問。開中取靜時如何。曰。頭枕布袋。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曰。堆堆地。云。見後如何。曰。堆堆地。 問。一得永得時如何。曰。抱石投河。 問。達磨未來時如何。曰。物逐人興。 問。佛祖不立時如何。曰。舌上生茆。 問。古人封白紙。意旨如何。曰。家貧路富。 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曰。水深蓋不得。云。出水後如何。曰。不礙往來看。云。華開後如何。曰。南北馨香。云。結子後如何。曰。餒魚餒鱉。 問。如何是禪。曰。鼻孔入地。 問。己事未明。以何為驗。曰。玄沙曾見雪峰來。云。意旨如何。曰。一生不出嶺。 問。久昧衣珠。請師指出。曰。草賊大敗。云。走透無路也。曰。脚踢不動。以寶元二年正月五日。沐浴加趺而逝。壽五十四。夏三十二。

筠州大愚守芝禪師

族王氏。太原人也。幼棄家。依潞州承天寺。試法華得度。從賢首諸師。嘗講金剛般若。名滿三河。學者宗之。時昭禪師出世汾水。因往觀。聞其語異。遂投誠入室。未及闔。疑情頓釋。乃蒙印可。出住高安大愚。後遷南昌翠巖。 開堂日。問答罷。乃曰。問話且止。山僧道薄人微。素無德行。叨承密諫。諸官僚同伸堅請陞於此座。上答 皇恩。國祚永安。法輪常轉。大眾。且法輪作麼生轉。欲得會麼。須彌山上倒翻身。却來堂中疊足坐。阿呵呵。是甚麼。飯籬裏坐却受餓。和泥合水恁麼過。上士聞之熙熙。下士聞之肯可。子細思量。却成口過。要會麼。一六三四二。直言四七一。桃李火中開。黃昏候日出。久立尊官。伏惟珍重。上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一棒一喝。若隻鋒而互出。賓主未辨。恹恹而萬里望鄉關。照用雙行。擬議而千差塞路。到這裏。如何話會。棒喝齊施早已賒。古今皆贊出周遮。二途不涉憑何說。南海波斯進象牙。 上堂。舉。雪竇云。一問一答總未有事在。假饒盡乾坤大地草木叢林都為衲僧。異口同音致百千問難。不消老僧彈指一下。並乃高低普應。前後無差。師曰。翠岩即不然。盡乾坤大地微塵化為衲僧。各致一問。問問各別。却向伊道。許多衲僧皮下還有血麼。 上堂。一擊響玲瓏。喧轟宇宙中。知音纔側耳。項羽過江東。恁麼會得。恰認得箇驢鞍橋作阿爺下頷。 上堂。翠岩路滑。徒勞佇思。又曰。翠岩路嶮巖。舉步涉千溪。更有洪源水。滔滔在嶺西。擊禪床。下座。 僧問。

如何是洪州境。曰。出入敲金鐙。朱衣對錦屏。云。如何是境中人。曰。朝去暮歸。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天寒日短。講金剛經僧問。如是信解。不生法相。意旨如何。時有狗臥繩床前。師踢之。狗去。乃問。解麼。云。不解。曰。若解。即成法相。嘉祐初示寂。塔于西山。

滁州瑯琊廣照慧覺禪師(敘語見續燈)

上堂曰。剪除狂冠。掃蕩攙搶。猶是功勳邊事。君臣道合。海晏河清。猶是法身邊事。作麼生是衲僧本分事。良久。曰。透網金鱗猶滯水。回途石馬出紗籠。上堂。本來無一物。壓殺世間人。直饒便分明。坐在糞坑裏。作麼生是透脫一路。妙音觀世音。梵音海潮音。上堂。拈拄杖曰。盤山道向上一路。滑。南院道壁立千仞。嶮。臨濟道石火電光。鈍。瑯琊有定乾坤底句。各各高著眼。高著眼。卓拄杖。下座。上堂。舉。僧問馬祖。如何是佛。曰。即心是佛。云。如何是道。曰。無心是道。云。佛與道相去多少。曰。佛如展手。道似握拳。師曰。古人方便即不可。山僧這裏也有些子。若無人買。山僧自賣自買去也。如何是佛。岩前多瑞草。如何是道。澗下絕靈苗。佛與道相去多少。數片白雲籠古寺。一條綠水繞青山。上堂。汝等諸人在我這裏過夏。與你點出五般病。一。不得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二。不得孤峰獨宿。三。不得張弓架箭。四。不得物外安身。五。不得滯於生殺。何故。一處有滯。自救難為。五處若通。方名導師。汝等諸人若到諸方遇明眼作者。與我通箇消息。貴得祖風不墜。若是常徒。即便寢息。何故。裸形國裏誇服飾。想君太煞不知時。僧問。如何是無縫塔。曰。永鎮紅霞裏。云。如何是塔中人。曰。常伴白雲眠。問。如何是沙門行。曰。左手畫方。右手畫圓。問。如何是竇中竇。曰。手攜書劔謁明君。云。如何是竇中主。曰。卷起珠簾無可覩。云。如何是主中竇。曰。三更過孟津。云。如何是主中主。曰。獨坐鎮寰宇。問。如何是佛。曰。銅頭鐵額。云。意旨如何。曰。鳥觜魚腮。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曰。貓兒戴紙帽。云。出水後如何。曰。狗子著靴行。

舒州法華全舉禪師

未詳族里。號舉道者。所造高邈。汾陽稱之。自并汾謁諸名宿。靡不與酬酢。咸推為飽參。住法華未幾。遷白雲海會。上堂曰。語漸也。返常合道。論頓也。不留朕迹。直饒論其頓。返其常。也是抑而為之。上堂。釋迦不出世。達磨不西來。佛法徧天下。談玄口不開。上堂。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且道是甚麼。刻舟尋劍。膠柱調絃。僧問。如何是本來宗。曰。密室不通風。却問僧。你作麼生會。云。不會。師曰。春日櫻桃朵朵紅。問。智識不到處。如何。曰。三門不曾開。云。誰是知音者。曰。口似鼻孔。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唇紅齒白。問。如何是佛。曰。手不如脚。又曰。蘆芽穿膝。一日。與僧山行。僧問。香林道。老僧三十年來

。不能打成一片。便遷化。此意如何。曰。老僧亦恁麼。復曰。會麼。云。乞師指示。師曰。香林成一片。老僧亦恁麼。不待此月終。重為子決破。至月末。示寂。

蕪州龍華曉愚禪師

辭汾陽。至五祖戒禪師處。戒問。不落唇吻一句作麼生道。云。老老大大。話頭也不照顧。戒便喝。師亦喝。戒拈棒。師拍手便出。戒曰。闍梨。闍梨。話在。師將坐具搭肩上。竟不顧。後住龍華。上堂曰。摩騰入漢。已涉繁詞。達磨西來。不守己分。山僧今日恁麼道。也是為他閑事長無明。便下座。

撫州踈山曉珠禪師

僧問。如何是佛。曰。五彩畫鴛鴦。問。如何是透法身句。曰。皮穿肉綻。云。畢竟如何。曰。雀噪鷓鴣鳴。

葉縣省禪師法嗣

舒州浮山圓鑑法遠禪師

族王氏。鄭之圃田人。年十九。游并州。見三交嵩禪師。求出世法。嵩顧其犀骨插腦。目光射人。且異之曰。汝當剗染。墮三寶數。乃可授法。云。法有僧俗乎。曰。殊不知僧能續佛壽命。師欣從。未幾。遇嵩為眾入室。一僧請問趙州栢樹子因緣。嵩詰之。師旁侍。忽契悟。進具後。謁汾陽。葉縣。皆蒙印可。天禧中。至大陽明安。安與語。遂以衣履命師求人續洞上宗旨。元豐辛酉。出住舒之太平興國。次徙姑蘇天平。晚住浮山。受請日上堂。有僧出禮拜。師曰。大獵之家。豈藉狐兔。雖然如是。小慈妨大慈。便打。僧起。問。大善知識言無所墮。有出人眼。如何是出人眼。曰。黃河九曲。云。恁麼則真善知識。曰。陝府鐵牛。乃曰。諸仁者欲得英俊麼。仍須四事具備。方顯宗師蹊徑。何謂也。一者祖師巴鼻。二具金剛眼睛。三有師子爪牙。四得衲僧殺活拄杖。得此四事。縱橫變態。任運卷舒。高聳人天。壁立千仞。儻不諧此。守死善道者。敗軍之兆。何故。棒打石人。貴論實事。所以到這裏。得不脩江耿耿。大野雲凝。綠竹含煙。青山鑱翠。風雲一致。水月齊觀。一句該通。已彰殘朽。上堂。諸佛出世。建立化門。不離三身智眼。亦如摩醯首羅三目。何故。一隻水泄不通。縑素難辨。一隻大地全開。十方通暢。一隻高低一顧。萬類齊瞻。雖然。若是本分衲僧。陌路相逢。別具通天正眼始得。所以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且道狸奴白牯知有箇甚麼事。要會麼。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

上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帝王得一以治天下。衲僧得一禍患臨身。擊禪床。下座。上堂。大丈夫擬欲[絕/刀]裂陣索。霸主昇騰麼。第一不得騰蛇繞足。路布纏身。高著眼睛。勿存依挂。設使澄瀾渺邈同風而未可停舟。雲月彌天隱顯兮豈披圓照。儻或言超表略。事越機諧。觸目荒榛。論年放曠。簷前捧日。未是高明。狹路分歧。寧同大轍。應是從前會解。平昔見知。自負依佗。宜須退步。直須乾曝曝地水灑

不著。便是齧一粒米。著一片衣。腳踏實地。自不欺謾。輒莫朝雲暮雨。變化不開。春茂秋凋。仇讎不動。平生慷慨。事合如斯。山僧今日恁麼道。大似鞏縣茶瓶。上堂。垂慈則有法。無法不垂慈。古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尋常向你諸人道。任從天下樂欣欣。我獨不肯。如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鳳縈金網。趨霄漢以何期。須於旨外明機。莫向言中取則。是以石人機似汝。也會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僧問。三世諸佛不知有。意旨如何。曰。弄巧成拙。云。狸奴白牯却知有。又作麼生。曰。鈍鳥逆風飛。問。眾手淘金。誰是得者。曰。入水見長人。問。如何是面前事。曰。鼻孔。云。如何是向上事。曰。眼睛。問。金鏃慣調曾百戰。鐵鞭多力恨無讎。學人上來。請師端的。曰。誅龍之劍。豈可揮蛇。僧噓噓。師曰。而今大有如君者。不到烏江未肯休。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曰。玉樹夜凋零。不待狂風掃。問。從上諸聖傳不到處。請師道。曰。番人愛裹鷗鼠帽。云。斬新日月。特地乾坤。曰。鐵鞭遙指賀蘭山。師暮年休於會聖岩。敘佛祖奧義。作九帶。曰。佛正法眼帶。佛法藏帶。理貫帶。事貫帶。理事縱橫帶。屈曲垂帶。妙叶兼帶。金針雙鑠帶。平懷常實帶。學者既已傳誦。師曰。若據圓極法門。本具十數。今此九帶已為諸人說了。更有一帶。還見得麼。若也見得親切分明。却請出來對眾說看。說得分明。許汝通前九帶。圓明道眼。若見不親切。說不相應。唯依吾語而為己解。則名謗法。諸人到此如何。眾無語。師叱之而去。末篇論南華真經曰。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儻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郭象註曰。凡相知者。果可以此知彼。不待是魚。然後知魚也。師曰。郭象於魚猶髣髴矣。且魚以水為命。見於水。即見於魚。所謂色心不二。彼我無差。其或離岸見水。則水外別有岸也。水岸既立。二法迭失。魚水各異。乃亂天之經。逆物之情。其或情不逆。經不亂。均順天和。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見岸即水。見水即魚。天地一指。萬物一馬。空同實相。一體無諸。不待水而水。不待岸而岸。不待魚而魚。然後知魚水也。首楞嚴經曰。如來藏中。性水真空。性空真水。清淨本然。周徧法界。隨眾生心。應所知量。又曰。於一毫端現寶王剎。豈惟魚水矣。又經曰。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無異相。無別相。前後際斷。如此。而無處不魚。無處不水。豈待游濠梁之上。然後知魚水哉。

石門慈照蘊總禪師法嗣(一名谷隱)

鎮江府金山達觀曇穎禪師

錢塘人也。族丘氏。於隆興寺得度。神宇凜然。嘗通內外墳典。出游師席。首謁大陽明安。問。洞上所立偏正君臣。當明何事。曰。父母未生時事。云。如何體會。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師忙然。乃往石門。理前語云。未審師意如何。曰。不道不是。但口門窄。滿口說未盡耳。云。如何是父母未生時事。曰。糞墜子。云。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曰。牡丹華下睡貓兒。師愈疑。一日。以石頭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問之。門曰。你道此語是藥語。是病語。云。是藥語。門叱曰。汝尚以病為藥。豈知祖師透脫意。師聞。灑然云。如何受用。曰。語不離窠臼。焉能出蓋纏。師歎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皆是死門。終非活路。即再拜禮辭。初住舒之爐峰。次遷因聖。隱靜暨雪竇。金山。上堂。舉。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又道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師曰。此二尊宿同床打睡。各自做夢。喫茶去。上堂。諸方鉤又曲。餌又香。奔湊猶如蜂抱王。因聖這裏鉤又直。餌又無。猶如水底捺葫蘆。舉拄杖作釣魚勢。曰。深水取魚長信命。不曾將酒祭江神。擲拄杖。下座。上堂。舉。長沙岑和尚與仰山翫月次。仰云。人人盡有這箇。只是用不得。沙云。恰是倩汝用去。仰云。師叔作麼生用。沙踏倒仰山。山云。一似箇大蟲。師曰。仰山喚作大蟲。因聖道似箇狂狗。上堂。山僧門庭別。已改諸方轍。為文殊拔出眼裏楔。教普賢休嚼口中鐵。勸人放開豁地手。與汝斫却繫驢橛。駐意擬思量。喝曰。捏。捏。參。上堂。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說一字。師曰。世尊只知靈龜曳尾。後人不覺見兔守株。上堂。萬里長途去不回。此人空道已心灰。若從因聖門前過。須解逢春却再來。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曰。從歸青嶂裏。不出白雲來。云。如何是却來底人。曰。自從游紫陌。誰肯隱青山。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家裏已無回日信。路邊空有望鄉牌。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滄海盡教枯到底。青山直得碾為塵。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曰。天地尚空秦日月。山河不見漢君臣。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鶯囀千林華滿地。客游三月草侵天。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伸手不見掌。云。忽遇仙陀客來又作麼生。曰。對面千里。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曰。臨濟。云。恁麼則谷隱的子也。曰。德山。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曰。驢胎馬腹。云。以何為驗。曰。種如是因。獲如是果。問。臨濟入門便喝。德山入門便棒。未審和尚如何為人。曰。靈雲見桃華。云。莫是和尚為人處也無。曰。趙州對栢樹。問。如何是長法身。曰。拄杖長六尺。云。如何是短法身。曰。筭子短三寸。云。恁麼則法身有二去也。曰。更有方圓在。問。馬大師一喝。百丈三日耳聾。意旨如何。曰。我平生不曾著人喝。一生耳聾。云。如何領會。曰。近來又眼暗。太子少保李公端愿嘗館之內園。日夕問道。故公卿求發藥者。隨機開示。悉令契入。其辯才無礙。王文康公。夏英公諸鴻儒。咸事以師禮。錄其語曰登門集。嘉祐四年除夜。遣侍者持書別揚州刀景純學士。明旦當行。厚自愛。刀發緘駭然。急遣吏馳書報之。船將抵岸。

師欣然登座。敘出世本末。及謝其輔贊者。囑令進修。遂舉監寺賢公補處。下座。讀力學士書畢。大眾擁至丈室。加趺而逝。五年元日也。世壽七十有五。僧臘五十有三。

荊南府竹園法顯禪師

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曰。水深不見底。云。如何湊泊。曰。須是本行人。問。如何是道。曰。交橫十字。云。如何是道中人。曰。往往不相識。

唐州大乘遵禪師

侍慈照日。嘗問。古人索火。意旨如何。曰。任他滅。云。滅後如何。曰。初三十一。云。恁麼則好時節也。曰。汝見甚麼道理。云。今日一場困。照便打。師即大悟。有頌曰。索火之機實快哉。藏鋒妙用少人猜。要會我師親的旨。紅爐火盡不添柴。

青原第十世(雲門四世)

雪竇明覺重顯禪師法嗣

紹興府天衣義懷禪師

永嘉樂清陳氏子也。世以漁為業。母夢星殞于屋。乃孕。及產。尤多吉祥。兒時坐船尾。父得魚付師貫之。師不忍。乃私投江中。父怒笞。師恬然如故。長游京師。依景德寺為童行。天聖中。試經得度。自言法華所記。之後。去謁金鑾善。葉縣省。微有契。晚至姑蘇。禮明覺於翠峰。峰問。汝名甚麼。云。義懷。曰。何不名懷義。云。當時致得。曰。誰為汝立名。云。受戒來十年矣。曰。汝行脚費却多少草鞋。云。和尚莫瞞人好。曰。我也沒量罪過。汝也沒量罪過。你作麼生。師無語。峰打曰。脫空謾語漢。出去。入室次。峰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師擬議。峰又打出。如是者數四。徐為水頭。因汲水折擔。倏悟。作投機偈曰。一二三四五六七。萬仞峰頭獨足立。驪龍頷下奪明珠。一言勘破維摩詰。峰聞。拊几稱善。後七坐道場。化行海內。嗣其法者悉龍象。上堂。舉。法眼道。昇元閣為御街裏人說法。師曰。諸人還知。崇壽佛殿上蚩勿。昨夜三更大笑一聲。三門頭金剛咄云。你笑箇甚麼。我笑茫茫宇宙人。空延歲月。兀兀度時。道德不修。衣食斯費。忽然築著閻羅老子。禍事。禍事。上堂。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金色頭陀見處不真。雞足山中與他看守衣鉢。三千大喻。八百小喻。大似泥裏洗土塊。四十九年。三百六十餘會。摩竭提國猶較些子。德山。臨濟雖然丈夫。爭似鬪竇國王一刀兩段。如今若有箇人鼻孔遼天。山僧性命何在。良久。曰。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上堂。夜來寒霜凜冽。黃河凍結。陝府鐵牛腰折。盡道女媧煉石補天。爭奈西北一缺。如今欲與他補却。又恐大地人無出氣處。且留這一竅與大地人出氣。參。上堂。虛明自照。不勞心力。上士見之。鬼神茶飯。中下得之。狂心頓息。更有一人。切

忌道著。上堂。光透日月。明暗不收。智出聖凡。賢愚不歷。所以道。不在低頭思量難得。良久。曰。是甚麼。上堂。須彌頂上不扣金鐘。畢鉢巖前無人聚會。山僧倒騎佛殿。諸人反著草鞋。朝游檀特。暮到羅浮。拄杖針筒。自家收取。僧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未審是甚麼人。曰。掘地深埋。云。此人還受安排也無。曰。土上更加泥。問。大修行人還具因果也無。曰。只聞人作鬼。不見鶴成仙。云。古人又作麼生。曰。且識前話。問。如何是古佛機。曰。得。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曰。長江無六月。云。見後如何。曰。一年一度春。室中問僧。無手人能行拳。無舌人能解語。忽然無手人打無舌人。無舌人道箇甚麼。又曰。蜀魄連霄叫。鷄[刁*鳥]終夜啼。圓通門大啟。何事隔雲泥。晚年以疾居池陽杉山庵。門弟子智才住臨平之佛曰。迎歸侍奉。才如蘇城未還。師速其歸。及鍾門。師已書偈遺眾。才問。卵塔已成。如何是畢竟事。師舉拳示之。遂就寢。推枕而寂。偈曰。紅日照扶桑。寒雲遮華嶽。三更過鐵圍。拶折蒼龍角。壽七十二。夏四十六。塔全身於寺東之原。師嘗設百問勘驗學者。今載其二。又摭古今尊宿契悟因緣。號通明集。盛行於世。崇寧中。謚振宗大師。

岳州君山顯昇禪師

上堂曰。大方無外。含裹十虛。至理不形。圓融三際。高超名相。妙體全彰。迥出古今。真機獨露。握驪珠而鑑物。物物流輝。擲寶劍以揮空。空空終迹。把定則摩竭掩室。淨名杜詞。放行則拾得搖頭。寒山拊掌。且道是何人境界。拈拄杖。卓一下。曰。瞬目揚眉處。憑君子細看。

平江府洞庭水月慧金典座

慶曆中。之四明。依明覺。聞舉須彌山話。默有契。一日。欲往訊。遇之殿軒。覺問。汝名甚麼。云。慧金。曰。阿誰惠汝金。云。容少間去方丈致謝。曰。即今嚮。云。這裏容和尚不得。覺休去。於是眾所推敬。命掌香積。後告別。覺述偈送之。曰。野水輕舟。乘興分流。秋光不盡。誰也爭求。握松為柄。未極折柳。贈行豈休休休。百川駭浪兮空悠悠。它日復寄以偈曰。老衲枯藤一一分。天涯無侶道方存。因思龍朔年中事。負石高風不易論(此二偈與書刻之水月)。

洞山曉聰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曉舜禪師(入道機語見續燈錄)

上堂曰。聞說佛法兩字。早是污我耳目。諸人未跨雲居門。脚跟下好與三十棒。雖然如是。也是為眾竭力。上堂。舉。夾山示眾道。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鬧市裏識取聖人。雲居即不然。婦搖機軋軋。兒弄口[口*過][口*過]。上堂。諸方有弄蛇頭。撥虎尾。跳大海。劍刃裏藏身。雲居這裏。寒天熱水洗脚。夜間脫襪打睡。早朝旋打行纏。風吹籬頭倒。喚人夫劈篾縛起。

北禪智賢禪師法嗣

隆興府法昌倚遇禪師

臨漳高亭人也。族林氏。幼棄家。依郡之崇福得度。有大志。自受具游方。名著叢席。浮山遠禪師嘗指謂人曰。此後學行脚樣子也。辭遠。謁芭蕉庵主。又謁圓通興化諸名宿(機語見僧寶傳)。留北禪最久。於是師資敲唱。妙出一時。晚至西山。雙嶺深邃。棲息三年。始應法昌之請。上堂曰。你若退身千尺。我便當處生芽。你若覲面相呈。我便藏身露影。你若春池拾磔。我便撒下明珠。直得水灑不著。風吹不入。如箇無孔鐵錘相似。且道法昌還有為人處麼。遂曰。利刀割肉瘡猶合。惡語傷人恨不消。上堂。春山青。春水綠。一覺南柯夢。初足携筇。縱步出松門。是處桃英香馥郁。因思昔日靈雲老。三十年來無處討。如今競愛摘楊華。紅香滿地無人掃。上堂。拈起拄杖曰。我若拈起。你便喚作先照後用。我若放下。你便喚作先用後照。我若擲下。你便喚作照用同時。忽然不拈不放。你向甚麼處卜度。直饒會得個儻分明。若遇臨濟。德山。便須腦門著地。且道伊有甚麼長處。良久。曰。曾經大海休誇水。除却須彌不是山。上堂。舉。大地雪漫漫。春來依舊寒。說禪說道易。成佛作祖難。法昌道。大地雪漫漫。春來便不寒。到頭成佛易。却是說禪難。有一般人聞恁麼說。鼻孔冷笑道。有甚麼難。朝到西天。暮歸唐土。南山起雲。北山下雨。甘草甜。黃檗苦。魚入深淵。鳥棲高樹。拈起拄杖。達磨眼睛。放下數珠。釋迦鼻孔。若是這箇禪。三家村裏臭口老婆也解說得。成佛則未在。你且道畢竟那箇是禪。遂曰。直得額頭汗出。上堂。靈山會上。三乘行位。解脫法身。正是乞兒殘飯。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正是祭鬼神茶飯。汝等若見。如經蠱毒之鄉。更莫覷著。覷著則禍生。法昌這裏有一般茶飯。尋常不曾拈出。今日事不獲已。將供養諸人。他時若到諸方。受用殷繁。切須記取法昌今日供養。遂作一圓相。擲拄杖。下座。上堂。夜半烏雞誰捉去。石女無端遭指注。空王令下急搜求。唯心便作軍中主。雲門長驅瀟山隊伍。列五位槍旗。布三玄戈弩。藥山持刀。青原荷斧。石鞏彎弓。禾山打鼓。陣排雪嶺長蛇。兵屯黃檗飛虎。木馬帶毛烹。泥牛和角煮。賞三軍。犒師旅。打葛藤。分露布。截海颺塵。橫山簸土。擊玄關。除徼路。多少平人受辛苦。無邊剎海競紛紛。三界聖凡無覓處。無覓處。還知否。昨夜雲收天宇寬。依前帶月啼高樹。上堂。閑來只麼坐。拍手誰廣和。回頭忽見簸箕星。水墨觀音解推磨。拍手一下。曰。還會麼。八十翁翁雖皓首。看看不見老人容。上堂。法昌今日開爐。行脚僧無一箇。唯有十八高人。緘口圍爐打坐。不是規矩嚴難。免見諸人話墮。直饒口似秤鎚。未免燈籠勘破。不知道絕功勳。妄自修因證果。喝曰。但能一念回光。定脫三乘羈鎖。

黃龍南禪師至。上堂。拏雲攫浪數如麻。點著銅睛眼便華。除却黃龍頭角外。自餘渾是赤斑蛇。法昌小剎。路遠山遙。景物蕭疎。游人罕到。敢謂黃龍禪師曲賜光臨

。不唯泉石增輝。亦乃人天欣悅。然雲行雨施。自古自今。其奈爐鞴之所。鈍鐵猶多。良醫之門。病者愈甚。瘥病須求靈藥。銷頑必藉金錘。法昌這裏有幾箇塚根阿師。病者病在膏肓。頑者頑入骨髓。若非黃龍老漢到來。總是虛生浪死。拈拄杖曰。要會麼。打麵還他州土麥。唱歌還是帝鄉人。 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曰。却須磨取。云。未審如何下手。曰。鏡在甚麼處。僧遂作一圓相。師便打曰。這漆桶。碌甑也不識。 問。二龍爭珠時如何。曰。法昌小出大遇。云。忽然傾湫倒嶽又作麼生。師便打。 冬夜。與感首座喫菓子。師拈起橘曰。這箇滋味何似黃龍。云。更須嘗過始得。曰。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云。末代禪師多虛少實。又拈菓子曰。這箇作麼生嘗。云。須是和尚始得。曰。一箇菓子早不奈何。云。饒人不是癡漢。歲夜喫湯次。感云。昔旦北禪分歲。曾烹露地白牛。和尚今夜分歲。有何施設。曰。騰雪連山白。春風逼戶寒。云。大眾喫箇甚麼。曰。莫嫌冷淡無滋味。一飽能消萬劫飢。云。未審是甚麼人置辦。曰。無慚愧漢。來處也不知。 喆首座至。師曰。山深路遠。何煩訪及。云。仁義道中。不為分外。曰。將得甚麼來。喆叉手近前。師曰。只這箇。為別有。喆展坐具。師曰。前頭較些子。後頭打不著。喆曰。且容某人事。曰。近離甚麼處。云。雲居。曰。峰頂事作麼生。云。多少人疑著。師卓拄杖曰。宏覺鼻孔何似這箇。云。草賊大敗。曰。這僧話頭也不識。云。和尚問甚麼。曰。我問你宏覺鼻孔。云。又道不識話頭。曰。不謬為翠巖弟子。一日。喆問。和尚室中尋常開示機緣。願聞一兩則。曰。暗裏抽橫骨。明中坐舌頭。你作麼生。云。和尚本是雲門宗胄。為甚麼舉洞上因緣。師乃踢出一隻鞋。喆便休。 晦堂心禪師至。坐次。師曰。近日法席可煞興盛。云。家家觀世音。曰。還有齧人師子麼。云。爐鞴之所。鈍鐵猶多。曰。聞汝室中有拳頭話。是否。云。家醜莫外揚。師拈起鑊曰。何如我這箇。云。真不掩偽。曰。生死界中。使那箇即是。云。不勞懸石鏡。天曉自雞鳴。曰。恁麼討人。驢年去。龍圖徐公禧布衣時。與師往來。為法喜之游。及將化前一日。作偈遺之曰。今年七十七。出行須擇日。昨夜問龜哥。報道明朝吉。徐覽偈聳然。邀靈源清禪師同往。師方坐寢室。以院務誠知事曰。吾住此山二十三年。護惜常住。每自蒞之。今行矣。汝輩著精彩。言畢。舉拄杖曰。且道這箇分付阿誰。徐與靈源皆屏息。遂擲杖。投床枕臂而化。

福州廣因擇要禪師

上堂曰。王臨寶位。胡漢同風。紉半破三。佛殿倒卓。藏身句即不問你。透出一字作麼生道。拈拄杖曰。春風開竹戶。夜雨滴華心。 上堂。古者道。只恐為僧心不了。為僧心了總輸僧。且如何是諸上座了底心。良久。曰。漁翁睡重春潭闊。白鳥不飛舟自橫。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長安東。洛陽西。云。如何是佛。曰。福州橄欖兩頭尖。 問。佛未出世時如何。曰。隈岩傍壑。云。出世後如何。曰。前

山後山。

開先善暹禪師法嗣

東京智海第一代正覺本逸禪師(敘語見續燈)

上堂曰。憶得老僧年七歲時。於村校書處得一法門。超情離見。絕妙絕玄。爰自染神。逾六十載。今日輒出。普告大眾。若欲傳持。宜當諦聽。遂曰。寒原耕隴罷。牽犢負薪歸。此夜一爐火。渾家身上衣。諸禪德。逢人不得錯舉。上堂。觀乎乾坤之內。洪荒之間。人人有脚。要行便行。要住即住。不由別人。箇箇有口。欲開即開。欲合便合。豈假他力。正恁麼時。非今非古。非理非事。非凡非聖。非迷非悟。包羅沙界。籠罩二儀。三世如來。分疎不下。諸大祖師。提唱不起。德山。臨濟有棒有喝。不敢施行。鶩子。滿慈有智有辯。無門測度。然雖如是。若到這裏。須是眼裏有筋。眼裏無筋。還同天瞽。又須皮下有血。知痛知痒。痛痒不知。何殊土木。直饒有眼有筋。知痛知痒。正好打草鞋行脚。若到諸方。莫教打破洛浦徧參底。上堂。古者道。接物利生絕妙。外甥終是不肖。他家自有兒孫。將來應用恰好。諸禪德。還會麼。菜園墻倒晴方築。房店籬穿雨過修。院宇漏時隨分整。兒孫大小盡風流。上堂。舉。暹和尚道。寒。寒。地爐火暖。閑坐蒲團。說迦葉不是。談達磨無端。此也彼也。必然一般。師召大眾曰。迦葉甚處不是。達磨那裏無端。若點檢得出。彼之二老一場懨[怡-台+羅]。若點檢不出。三十年後莫道不被人瞞好。僧問。如何是道。曰。龍吟金鼎。虎嘯丹田。云。如何是道中人。曰。吐故納新。云。道與道中人相去多少。曰。骨鶴顛崖上。冲天味米民。問。如何是佛。曰。東涌西沒。云。如何是道。曰。七顛八倒。云。如何是法。曰。你問我答。云。如何是禪。曰。不方不圓。云。便恁麼去時如何。曰。靈利人難得。

青原第十世(洞山六世)

大陽明安警玄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清剖禪師

不知何許人。嘗為大陽園頭。種瓜次。陽問。甜瓜何時得熟。云。即今熟爛了也。曰。揀甜底摘來。云。與甚麼人喫。曰。不入園者。云。未審不入園者還喫也無。曰。汝還識伊麼。云。雖然不識。不得不與。陽笑而去。住興陽日。上堂曰。西來大道。理絕百非。句裏投機。全乖妙旨。不已而已。有屈祖宗。豈況切切。有何所益。雖然如是。事無一向。且於唱教門中。通一線道。大家商量。僧出問。娑竭出海乾坤震。覷面相呈事若何。曰。金翅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出頭人。云。忽遇出頭時又作麼生。曰。似鶻提鳩君不覺。髑髏前驗始知真。云。恁麼則叉手當胸。退身三步也。曰。須彌座下烏龜子。莫待重遭點額痕。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也。曰。月照千江靜。孤燈海底明。鄭金部問。和尚甚時開堂。曰。不歷僧祇數。日月未生前。

惠州羅浮如禪師

至大陽日。陽問。上座是甚處人。云。益州。曰。此去多少。云。五千里。曰。你恁麼來。還曾踏著麼。云。不曾踏著。曰。汝解騰空那。云。不解騰空。曰。爭得到這裏。云。步步不迷方。通身無辨處。曰。汝得超方三昧耶。云。聖心不可得。三昧豈彰名。陽曰。如是。如是。汝應信此即本體全彰。理事不二。善自護持。

復州乾明機聰禪師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此問不虛。問。如何是東禪境。曰。定水不曾離舊岸。紅塵爭敢下波來。

襄陽府白馬歸春禪師

僧問。如龜藏六時如何。曰。布袋裏弓箭。問。如何是佛法大旨。曰。善狗帶牌。

潭州福嚴審承禪師

因丞相參次(亡其姓)。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指庭際栢樹示之。如是者三。丞相有省。作偈曰。出沒閑雲滿太虛。從來真相一塵無。重重請問西來意。唯指庭前栢一株。

舒州投子義青禪師

青社人也。族李氏(續燈曰王氏非)。甫七齡。穎異。往妙相寺出家。試經得度。習百法論。未幾。歎曰。三祇塗遠。自困何益哉。乃入洛。五載聽華嚴。於義若貫珠。嘗讀諸林菩薩偈。至即心自性。遽省曰。法離文字。寧可講乎。即棄游宗席。時圓鑑禪師居會聖巖。一夕。夢畜青色俊鷄。為吉徵。屆且師來。鑑禮延之三年。一日。問曰。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如何。師擬對。鑑掩其口。師了然開悟。遂禮拜。鑑曰。汝妙悟玄機耶。云。設有。也須吐却。時資侍者旁立。曰。青華嚴今日如病得汗。師回顧曰。合取狗口。若更切切。我即便歐。服勤又三載。禮辭。鑑以大陽衣履付之。書偈送曰。須彌立太虛。日月輔而轉。群峰漸倚他。白雲方改變。少林風起叢。曹溪洞簾卷。金鳳宿龍巢。宸苔豈車碾。復指依圓通秀禪師。師至棲賢。無所參問。唯嗜睡而已。執事白秀云。堂中有僧日睡。當行規法。秀曰。是誰。云。義青上座。曰。未可。待與按過。秀即曳杖入堂。見師正睡。乃擊床呵曰。我這裏無閑飯與上座喫了打眠。師云。和尚待教某何為。曰。何不參禪去。云。美食不中飽人喫。曰。爭奈大有人不肯上座。云。待肯。堪作甚麼。曰。上座曾見甚麼人來。云。浮山。曰。怪得恁麼頑賴。遂握手相笑。歸方丈。由是道聲籍甚。熙寧六年。至龍舒。道俗迎住白雲。次遷投子。以符慈濟禪師之記。上堂。召大眾曰。若論此事。如鸞鳳冲霄。不留其跡。羶羊挂角。那覓乎蹤。金龍不守於寒潭。玉兔豈棲於蟾影。其或主賓若立。須威音世外搖頭。問答言陳。仍玄路傍提為唱。若能如是。猶在

半途。更乃凝眸。不勞相見。上堂。宗乘若舉。凡聖絕蹤。樓閣門開。別戶相見。設使卷簾悟去。豈免旁觀。春遇桃華。重增眼病。所以古人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諸仁者。既是不傳。為甚麼鐵牛走過新羅國裏。遂喝曰。達者須知暗裏驚。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曰。威音前一箭。射透兩重山。云。如何是相傳底事。曰。全因淮地月。得照郢陽春。云。恁麼則入水見長人也。曰。只知荆玉異。那辨楚王心。僧禮拜。師以拂子擊之。復曰。更有問話者麼。如無。彼此著便。元豐五年五月一日中夜。索筆書偈曰。兩處住持。無可助道。珍重諸人。不須尋討。投筆。泊然奄息。閣維。多靈典。獲設利五色。以閏月同靈骨塔于寺北三峰庵。壽五十一。臘三十七。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

音釋

詬許候切 謹音因 漚七艷切 謳音甌 杪素何切 權音羅 駢蒲眠切 闐音田 麓音鹿 謠音姚 馱音陀 餒於偽切 擢他力切 潞音路 闔苦本切 幟音羲 鐙丁鄧切 蹊音兮 [絕/刀]子悅切 曝音剝 鞏音拱 鏃子木切 鷗音刁 儻音條 擊音擊 楔音屑 緘古咸切 殞羽敏切 鑾盧丸切 芻武粉切 鬪居例切 媧古花切 鷄丁滑切 [刁*鳥]音刀 撫之石切 啞苦禾切 劈普擊切 馥音伏 犒口到切 籛補過切 羈居宜切 拏女加切 撲一號切或作攬 齧五狡切 罩陟教切 鷺音秋 胃音吠 歐於口切 矜音靈 郢以并切

嘉泰普燈錄卷第三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

僧 (正受)

編

南嶽第十一世(臨濟七世)

南源慈明楚圓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普覺慧南禪師

信之玉山人。族章氏。童齠深沈。年十一去家。師事定水智鑾。嘗侍鑾行次。見祠廟。輒杖擊而往。十九落髮受具。遠游至廬山。依歸宗寶。棲賢。謏逾三秋。渡淮謁三角澄。久之。分座。雲峰悅禪師勉趨石霜。至中道。聞石霜不事事。因寓福嚴。時賢禪師命典記室。賢歸寂。適慈明繼席。師出迎之。悚然。及聞其說法。乃貶剝諸方盡為邪解。皆師歷參所契證者。遂幡然曰。大丈夫心膂之間。豈可自為疑礙。造室求發藥。明揖坐。師固辭哀懇。明日。書記參雲門禪。必善其旨。如放洞山三頓棒。是合喫。不合喫。云。合喫。曰。吾始疑不堪汝師。今乃可使拜之。復曰。洞山三頓棒即且置。那裏是趙州勘破婆子處。師擬對。明擊其口。師大悟。述偈呈之。留月餘辭去。時年三十五。初住同安。次擢歸宗。黃檗。黃龍。得大法者七十有九人。然在積翠庵所接者多。衲子趨風。相與交武。竭蹙于道。初受請日。三角遣僧來審師提唱之語。有曰。智海無性。因覺妄而成凡。覺妄元虛。即凡心而見佛。便爾休去。將謂同安無折合。隨汝顛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僧歸。舉似澄。澄不懌。俄聞開堂。為慈明嗣。澄誓之。而三角徒侶棄去者過半。上堂。問答罷。乃曰。未登此座。一事全無。纔登此座。便有許多問答。敢問大眾。只如一問一答。還當宗乘也無。若言當去。一大藏教豈無問答。為甚道教外別傳。傳上根輩。若言不當。適來許多問答。圖箇甚麼。行脚人當自開眼。勿使後悔。若論此事。非神通修證之能到。非多聞智慧之所談。三世諸佛只言自知。一大藏教詮注不及。是故靈山百千萬眾。獨許迦葉親聞。黃梅七百高僧。衣鉢分付行者。豈是汝等貪淫愚執勝負為能。夫出家者。須稟丈夫決烈之志。截斷兩頭。歸家穩坐。然後大開門戶。運出自己家財。接待往來。賑濟孤露。方有少分報佛深恩。若不然者。無有是處。以拂子擇禪床一下。遂布謝(云云)。上堂。說妙談玄。乃大平之姦賊。行棒行喝。為亂世之英雄。英雄姦賊。棒喝玄妙。皆為剩物。黃檗門下總用不著。且道黃檗門下尋常用箇甚麼。喝一喝。上堂。時人住處我不住。時人行處我不行。於此了然明的旨。須會全身入火坑。以拂子畫一畫。云。臭煙燧[火*亨]。紅焰熾然。眼未明者。總在裏許。從上古聖。無非入生死坑中。向無明火裏提拔有情。汝等諸人且如何入。若人入得。可謂在火不燒。在水不溺。若入不得。非但不能自利。亦乃不能利他。既不能自利利他。圓頂方袍殊無利益。良久

。召大眾。眾舉首。師曰。牛頭出。馬頭回。上堂。眾集。久之。師曰。嘉魚在深處。幽鳥立多時。便下座。上堂。撞鐘鐘鳴。擊鼓鼓響。大眾殷勤問訊。同安端然合掌。這箇是世法。那箇是佛法。咄。上堂。有一人朝看華嚴。暮觀般若。晝夜精勤。無有暫瑕。有一人不參禪。不論議。拖箇破席日裏睡。於此二人同到黃龍。一人有為。一人無為。安下那一箇即是。良久。曰。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上堂。心王不妄動。六國一時通。罷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擊禪床。下座。

上堂。大覺世尊道。我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汝等當勤精進。行此三昧。師曰。精進即不無諸人。作麼生是三昧。遂曰。迦葉糞埽衣。價直百千萬。輪王髻中寶。不直半文錢。以拂子一擊。下座。僧問。一不去。二不住。請師道。曰。高祖殿前樊噲怒。云。恁麼則今日得遇和尚也。曰。仰面看天不見天。問。德山棒。臨濟喝。直至如今少人拈掇。請師拈掇。曰。千鈞之弩。不為鼯鼠而發機。云。作[冗-几+豕]宗師。今朝有在。師便喝。僧禮拜。師曰。五湖衲子。一錫禪人。未到同安。不妨疑著。問。舊歲已去。新歲到來。不涉二途。乞師指示。曰。東方甲乙木。問。如何是黃龍境。曰。昨日方到此。未曾子細看。云。如何是境中人。曰。長者長。短者短。師燕坐次。有僧侍立。師顧眎久之。曰。百千三昧。無量妙門。作一句說與汝。汝還信否。云。和尚誠言。安敢不信。師指其左曰。過這邊來。僧將趨。師喝曰。隨聲逐色。有甚了期。出去。一僧聞之。師趨入。師復理前語問之。亦云。安敢不信。師又指左曰。過這邊來。僧堅立不往。師喝曰。汝來親近我。反不聽我語。出去。室中舉手問僧。我手何似佛手。垂足曰。我脚何似驢脚。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學者莫有契其旨。叢林目之為黃龍三關。脫有酬者。師未嘗可否。人莫涯其意。有問其故。師曰。已過關者。掉臂徑去。安知有關吏。從吏問可否。此未透關者也。熙寧二年三月十六日。上堂辭眾。說偈(語見續燈)。至十七日。飯四祖慧日兩專使已。趺坐寢室前。大眾環擁。良久而化。七日闍維。得五色設利。塔千山之前嶂。閱世六十八。坐五十夏。大觀四年春。諡曰普覺。

袁州楊岐方會禪師

郡之宜春人(續燈曰衡陽非)。族冷氏。少警敏。及冠。不事筆硯。繫名征商課最。坐不職。乃宵遁入九峰。悅若舊遊。眷不忍去。遂落髮(續燈曰。依九峰勤禪師或道吾和尚)。每閱經。心融神會。能折節扣參老宿。慈明自南源徙道吾。石霜。師皆佐之。總院事。依之雖久。然未有省發。每咨參。明曰。庫司事繁。且去。他日又問。明語如前。或謂曰。監寺異時兒孫遍天下去。何用忙為。有一老嫗近寺而居。人莫之測。所謂慈明婆也。明乘間必至彼。一日。雨作。知明將往。師偵之小徑。既見。遂擲住云。這老漢。今日須與我說。不說打你去。明曰。監寺知是般事便休。語未卒。師大悟。即於泥途拜之。起問。狹路相逢時如何。明曰。你且禪避。我要去那裏去。師歸來日

。具威儀。詣方丈禮謝。明呵曰。未在。一日。當參。粥罷。久之。不聞搥鼓。師問行者。今日當參。何不擊鼓。云。和尚出未歸。師徑往婆處。見明執爨。婆煮粥。師曰。和尚今日當參。大眾久待。何以不歸。明日。你下得一轉語即歸。下不得。各自東西。師以笠子蓋頭上行數步。明大喜。遂與同歸。自是。明每山行。師輒瞰其出。雖晚。必擊鼓集眾。明遽還。怒曰。少叢林暮而陞座。何從得此規繩。師云。汾陽晚參也。何謂非規繩乎。今叢林三八念誦罷猶參者。此其原也。又一日。明陞堂。師出問云。幽鳥語喃喃。辭雲入峰亂時如何。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云。官不容針。更借一問。明便喝。師云。好喝。明又喝。師亦喝。明連喝兩喝。師禮拜。明日。此事是箇人方能擔荷。師拂袖便行。明移興化。師辭歸九峯。陸沈金穀。而萍賓道俗迎居楊岐。次遷雲蓋(受請語見續燈)。上堂曰。霧罩長空。風生大野。百草枯木作師子吼。演說摩訶大般若。三世諸佛在你諸人脚跟下轉大法輪。若也會得。功不浪施。若也不會。莫道楊岐山勢嶮。前頭更有最高峰。上堂。景色乍晴。物情舒泰。舉步也。千身彌勒。動用也。隨處釋迦。文殊普賢總在這裏。眾中有不受人謾底。便道楊岐和麩糴麵。然雖如是。布袋裏盛錐子。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文殊維摩。撒手歸去。楊岐恁麼道。也是看錮鏹。更有後語。不得錯舉。上堂。只箇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釋迦老子說夢。三世諸佛說夢。且問諸人。還曾作夢麼。若也作夢。向半夜裏道將一句來。良久。曰。人間縱有真消息。偷向楊岐說夢看。參。上堂。薄福住楊岐。年來氣力衰。寒風凋敗葉。猶喜故人歸。囉唻哩。拈上死柴頭。且向無煙火。上堂。釋迦老子初生時。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今時衲僧盡皆打模畫樣。便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蓋不惜性命。亦為諸人打箇樣子。遂曰。陽氣發時無硬地。晚參示眾。一切智通無障礙。拈起拄杖曰。向汝諸人面前逞神通去也。擲下曰。直得乾坤震裂。山岳搖動。會麼。不見道。一切智智清淨。拍禪床曰。三十年後。莫道楊岐龍頭蛇尾。僧問。撥雲見日時如何。曰。東方來者東方坐。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曰。隔江打鼓不聞聲。云。興化的子。臨濟親孫。曰。今日因齊慶贊。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檐頭不負書。問。少林面壁。意旨如何。曰。西天人不會唐言。問。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衲僧得一。堪作甚麼。曰。鉢盂口向天。室中問僧。栗棘蓬你作麼生吞。金剛圈你作麼生跳。一日。三暫到相看。師問。三人同行。必有一智。提起坐具曰。參頭上座喚這箇作甚麼。云。坐具。曰。真箇那。云。是。師復曰。喚作甚麼。云。坐具。師顧視左右曰。參頭却具眼。問第二人。欲行千里。一步為初。如何是最初一句。云。到和尚這裏。爭敢出手。師以手劃一劃。僧云。了。師展兩手。僧擬議。師曰。了。問第三人。近離甚處。云。南源。曰。楊岐今日被上座勘破。且坐喫茶。問僧。雲深路僻。高駕何來。曰。天無四壁。曰。踏破多少草鞋。僧便喝。師曰。一喝兩喝後作麼生。云。看這老和尚著忙。曰。拄杖不在。且坐喫茶。問僧。敗葉堆雲。朝離何

處。云。觀音。曰。觀音脚跟下一句作麼生道。云。適來相見了也。曰。相見底事作麼生。僧無對。師曰。第二上座代參頭道看。亦無對。曰。彼此相鈍置。慈明忌辰設齋。眾集。師至真前。以兩手捏拳安頭上。以坐具一畫。打一圓相。便燒香。退身三步。作女人拜。首座云。休捏怪。師曰。首座作麼生。云。和尚休捏怪。曰。兔子喫牛糞。第二座近前。打一圓相。便燒香。亦退身三步。作女人拜。師近前。作聽勢。座擬議。師打一掌曰。這漆桶也亂做。

興化菟禪師遷化(菟嗣神鼎諱)。僧至。下遺書。師問。世尊入滅。槩示隻趺。和尚歸真。有何相示。僧無語。師槌胷一下曰。蒼天。蒼天。皇祐改元示寂(事迹未詳)。壽五十八。

隆興府大寧道寬禪師

上堂。拈拄杖曰。前佛性命。後佛紀綱。總在這裏。如今用去也。為雲為雨。為瑞為祥。利人利天。出生入死。他方世界。出沒卷舒。若也通身是口。說不能盡。通身是眼。照不能窮。一念相應。利那萬劫。上堂。從上來事。非從佛得。不向祖求。丈夫稟性。本自天真。動止合儀。去來無著。如魚在水。任性浮沈。似鳥飛空。俱無罣礙。如斯說話。誰是知音。良久。曰。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僧問。既是一真法界。為甚麼却有千差萬別。曰。根深葉茂。云。未審還出得這箇也無。曰。弄巧成拙。問。作止任滅。教中四病。後學之流。如何趣向。曰。巧匠運斤斧。斫木不捭繩。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為甚麼眉鬚墮落。曰。賊不打貧兒家。問。飲光尊者見世尊拈花。因甚麼微笑。曰。忍俊不禁。有僧造師之室。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以火筴插火爐中。曰。會麼。云。不會。曰。頭不欠。尾不剩。師在同安日。時有僧問。既是同安。為甚麼却有病僧化去。曰。布施不如還却債。

隆興府翠岩可真禪師(未詳〔旅〕里)

以徧參自負。叢林號為真點胷。後至慈明。明見。乃問。如何是佛法大意。云。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明叱曰。頭白齒黃猶作這箇見解。師悚然求指示。明曰。汝問我。師理前語問之。明震聲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乃於言下大法頓明。住翠岩。時推為天下法窟。上堂曰。不見一法是大過患。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色空明暗。不是一法。拈起拄杖曰。凡夫見拄杖。喚作拄杖。聲聞人見拄杖。認得頑空。撥無拄杖。菩薩人見拄杖。幾曾挂牙齒。飢來喫飯。困來打睡。寒來向火。熱則取涼。不見道。一切智智清淨。恁麼說話。笑破土地鼻孔。上堂。捫空無迹。追響無聞。釋迦。達磨。貶向他方。文殊。普賢。權為小使。汝等諸人向甚麼處安身立命。所以道。也有權。也有實。也有明。也有暗。也有照。也有用。也有寶。也有主。放過一著。何不道取。乃喝一喝。卓拄杖一下。下座。上堂。舉。僧問巴陵。如何是道。巴陵云。明眼人落井。又問寶應。如何是道。寶應云。五鳳樓前。又問首山。如何是

道。首山云。脚下泥深三尺。此三轉語。一句壁立千仞。一句陸地行船。一句竇主交參。諸人莫有揀得者麼。出來道看。如無。且行羅漢慈。破結賊故。行菩薩慈。安眾生故。行如來慈。得如相故。上堂。聲不雜聲。色不雜色。何哉。鐘聲無鼓響。鼓聲無鐘響。拈起拄杖云。這箇豈不是色。聲在甚麼處。聲不到耳。色何從眼。眼色耳音聲。萬法自成辨。夜來觀音。勢至菩薩二人論功。到翠巖所。輒與他一判。三十年後依而行之。上堂。舉。龍牙頌云。學道如鑽火。逢煙未肯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神鼎云。學道如鑽火。逢煙即便休。莫待金星現。燒脚又燒頭。師曰。若論頓也。龍牙正在半途。若論漸也。神鼎猶少悟在。於此復且如何。諸仁者。今年多落葉。幾處掃歸家。上堂。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中不在人。拈起拄杖曰。如今在翠巖手中作無邊身菩薩。諸人還見麼。若見。果不見如來頂相。若不見。今日當巡察問訊。僧問。如何是學人著力句。曰。千日斫柴一日燒。云。如何是學人親切處。曰。渾家送上渡頭船。問。如何是道。曰。出門便見。云。如何是道中人。曰。擔枷過狀。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深耕淺種。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五通賢聖。云。學人不會。曰。舌至梵天。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曰。一堵墻。百堵調。室中問僧。魯祖當日見僧來參。何故便面壁。眾下語不契。師作偈曰。坐斷千山與萬山。勸人除却是非難。池陽近日無消息。果中當年不目觀(餘語具續燈)。治平改元。師將入滅。示疾甚勞苦。席藁于地。轉側不少休。詰侍者垂泣曰。平生呵佛罵祖。今何為乃爾。師熟視。呵曰。汝亦作此見解耶。即起趺坐。呼侍者燒香。煙起。遂示寂。

潭州道吾真禪師

上堂曰。拗折秤衡。將甚麼定丘兩。拈却鉢盂匙筯。將甚麼喫粥喫飯。不如向三家村裏東卜西卜。忽然卜著。脫却鼻孔。上堂。師子兒哮吼。龍馬駒[跳-兆+亨]跳。古佛鏡中明。三山孤月皎。遂作舞下座。上堂。若據祖令。到這裏盡須茫然。放老僧一線。且向眉毛裏東覷西覷。上堂。普化明打暗打。布袋橫撒豎撒。石室行者踏碓。因甚忘却下脚。上堂。古今日月。依舊山河。若明得去。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若明不得。謗斯經故。獲罪如是。上堂。舉。洞山道。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堦前狗尿天。剎竿頭上煎[飢-几+追]子。三箇胡孫夜簸錢。老僧即不然。三面狸奴脚踏月。兩頭白牯手擎煙。戴冠碧兔立庭栢。脫殼烏龜飛上天。老僧葛藤盡被汝諸人覷破了也。洞山老人甚是奇特。雖然如是。只行得三步四步。且不過七跳八跳。且道殺訛在甚麼處。老僧今日不惜眉毛。一時布施。良久。曰。叮嚀損君德。無言真有功。任從滄海變。終不為君通。僧問。凝然便會時如何。曰。老鼠尾上帶研槌。問。如何是真如體。曰。夜叉屈膝眼睛黑。云。如何是真如用。曰。金剛杵打鐵山摧。問。如何是常照。曰。針鋒上須彌。云。如何是寂照。曰。眉毛裏海水。云。如

何是本來照。曰。草鞋裏[跳-兆+孛]跳。僧退。師曰。寂照常照本來照。草鞋底下常[跳-兆+孛]跳。更會針鋒上須彌。眉毛中水常渺渺。

隆興府景德性政禪師

後住百丈。上堂曰。打動法鼓。微塵諸佛列在面前。未審諸人還見也未。若道見。眼裏生華。若道不見。眸中有翳。離此二途。道將一句來。若也擬議商量。咄。這障蔽魔王。上堂。岩頭和尚用三文錢索得箇妻。只解撈蝦攪蜆。要且不解生男育女。直至如今。門風斷絕。大眾要識竈公妻麼。景德今日不惜唇吻與你諸人注破。蓬鬢荆釵世所希。布裙猶是嫁時衣。上堂。天台普請。人人知有。南嶽游山。又作麼生。會則燈籠笑你。不會則有眼如盲。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甚麼百鳥銜華獻。曰。有錢千里通。云。見後為甚麼不銜華。曰。無錢隔壁聾。問。達磨未來時如何。曰。六六三十六。云。來後如何。曰。九九八十一。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木耳樹頭生。問。一切法是佛法。意旨如何。曰。一重山下一重人。問。以然如然時如何。曰。枯木不逢春。云。以然不然時如何。曰。穿靴水上行。問。如何是不來相而來。曰。雲生嶺上。云。如何是不見相而見。曰。水出高原。問。上行下敷。未是作家。背楚投吳。方為達士。豈不是和尚語。曰。是。云。父財子用也。曰。汝試用看。僧擬議。師便打。

大愚守芝禪師法嗣

平江府瑞光月禪師

僧問。俱胝一指。意旨如何。曰。月落三更穿市過。

龍華齊岳禪師法嗣

湖州西余師子淨端禪師(或出洞庭月下)

本郡人也。遺其氏。始見弄師子。發明心要。往見龍華。蒙印可。遂旋里。合綵為師子皮。時被之。因號端師子。丞相章公慕其道。躬請開法吳山。化風盛播。受請日。問答已。乃曰。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眾中還有識得底麼。出來通箇消息。若無。為蛇畫足去也。大眾為甚麼不識。只為太近。眾生久流轉生死。蓋為日用而不知。未登真覺。常處夢鄉。古人道。昨夜得箇夢。夢見一團空。今朝擬說夢。舉頭又見空。山僧亦得一夢。與古人不同。夜來夢見土地向山僧道。來日野翁先生諸人入山。請和尚住持壽聖禪剎。況和尚平生不曾行脚。焉可住持。山僧却向土地道。禪得之在心。何勞廣走。若是真師子兒。生下便能哮吼。土地却問。如何是真師子兒。豈不見永嘉道。師子兒。眾隨後。三歲便能大哮吼。若是野干逐法王。百年妖怪虛開口。也大奇。也大奇。讀書山上師子兒。數年長臥深林裏。今朝徐步出巖扉。露牙爪。展毛衣。雙睛晃晃迸光輝。碧眼胡僧猶不識。土地山精焉得知。夢中被山僧拄杖子打一下。忽然不見。大眾不須久立。伏惟珍重。開堂日。

僧官宣疏。至推倒回頭。趯翻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師止之。遂登座拈香。祝 聖罷。引聲吟曰。本是瀟湘一釣客。自西自東自南北。大眾雜然稱善。師顧笑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便下座。 上堂。二月二。禪翁有何謂。春風觸目百華開。公子王孫日日醺醺醉。唯有殿前陳朝檜。不入時人意。禪家流。只這是。莫思慮。坦然齋後一甌茶。長連床上伸脚睡。咄。 到華亭。眾請上堂。靈山師子。雲間哮吼。佛法無可商量。不如打箇筋斗。便下座。 僧問。羚羊未挂角時如何。曰。怕。云。既是善知識。因何却怕。曰。山僧不曾見恁麼差異畜生。師病牙。久不愈。一日。忽謂眾曰。明日打筋斗去。眾以為戲言。書曰。端師子。太慵懶。未死牙齒先壞爛。二時伴眾赴堂。粥飯都趕不辨。如今得死是便宜。長眠百事皆不管。第一不著看官。第二不著喫粥飯。至五鼓。果趨寂。壽七十有二。

瑯琊廣照慧覺禪師法嗣

紹興府姜山方禪師

上堂曰。穿雲不渡水。渡水不穿雲。乾坤把定不把定。虛空放行不放行。橫三豎四。乍離乍合。將長補短即不問汝諸人。飯是米做一句。要且難道。良久。曰。私事不得官酬。 上堂。不是道得道不得。諸方盡把為奇特。寒山燒火滿頭灰。笑罵豐干這老賊。 僧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曰。蛇銜老鼠尾。云。如何是諸塵三昧起。曰。鼈齧釣魚竿。云。恁麼則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去也。曰。堂前一椀夜明燈。簾外數莖青瘦竹。 問。諸佛未出世時如何。曰。不識酒望子。云。出世後如何。曰。釣魚船上贈三椎。 問。如何是不動尊。曰。單著布衫穿市過。云。學人未曉。曰。騎驢踏破洞庭波。云。透過三級浪。專聽一聲雷。曰。伸手不見掌。云。還許學人進向也無。曰。踏地告虛空。云。雷門之下。布鼓難鳴。曰。八華毬子上。不用繡紅旗。云。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師便打。 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曰。穿針嫌眼小。云。出水後如何。曰。盡日展愁眉。 問。奔流渡刃。疾焰過風。未審姜山門下還許借借也無。曰。天寒日短夜更長。云。錦帳繡鴛鴦。行人難得見。曰。髑髏裏面氣衝天。僧召云。和尚。師曰。雞頭鳳尾。云。諸方泥裏洗。姜山畫將來。曰。姜山今日為客。且望闍梨善傳。然雖如是。不得放過。便打。

福州白鹿顯端禪師

僧問。如何是無相佛。曰。灘頭石師子。云。意旨如何。曰。有心江上住。不怕浪淘沙。 問。凝然湛寂時如何。曰。不是闍梨安身立命處。云。如何是學人安身立命處。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

寧國府興教坦禪師

永嘉牛氏子。業打銀。因淬礪瓶器有省。即出家披削。謁廣照於瑯琊。機語頓契。後依天衣懷禪師。懷時住興教。擢為第一座。懷受他請。乃聞府。乞師繼之。受請

日。有雪竇化土省宗出問。諸佛未出世。人人鼻孔遼天。出世後。為甚麼杳無消息。日。雞足山中鳳凜然。云。未在。更道。日。三十棒寄打雪竇。僧禮拜。師曰。新興教今日失利。便下座(有本小異)。

江州歸宗可宣禪師

漢州人也。壯為僧。即出峽。依廣照。一語忽投。羣疑頓息。照可之。未幾。令分座。淨空居士郭功甫過門問道。與厚。及師領歸宗。時功甫任南昌尉。俄郡守恚師不為禮。摺甚。遂作書寄功甫曰。某世緣尚有六年。柰州主抑逼。當棄餘喘。託生公[冗-几+豕]。願無見阻。功甫閱書驚喜。且頷之。中夜。其妻夢間見師入其寢。失聲曰。此不是和尚來處。功甫撼而問之。妻詳以告。呼燈取書示之。相笑不已。遂孕。及生。乃名宣老。暮年。記問如昔。至三歲。白雲端禪師抵其家。始見之。曰。吾姪來也。端云。與和尚相別幾年。宣倒指曰。四年矣(蓋與相別一年方死)。云。甚處相別。曰。白蓮莊上。云。以何為驗。曰。爹爹。媽媽。明日請和尚齋。忽聞推車聲。端問。門外是甚麼聲。宣以手作推車勢。端云。過後如何。曰。平地兩條溝。果年六周。無疾而逝。餘語未見所出。

嘉興府長水子璿講師

郡之嘉興人也。自落[彭/采]。誦楞嚴不輟。從洪敏法師講。至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有省。謂敏曰。敲空擊木(一云擊竹)。尚落筌蹄。舉目揚眉。已成懷議。去此言端。方契斯旨。敏拊而證之。然欲探禪源。罔知攸往。聞瑯琊道重當世。即趨其席。值上堂次。出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瑯。憑陵答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領悟。禮謝曰。願侍巾瓶瑯。謂曰。汝宗不振久矣。宜厲志扶持。報佛恩德。勿以殊宗為分也。乃如教。再拜以辭。後住長水。承稟日。顧四眾曰。道非言象得。禪非擬議知。會意通宗。曾無別致。由是二宗仰之。嘗疏楞嚴等經。盛行於世。

青原第十一世(雲門五世)

天衣振宗義懷禪師法嗣

東京慧林圓照宗本禪師

常之無錫人也。族管氏。體兒彫碩。所事淳厚。年十九。往姑蘇承天。依永安道昇禪師。報春炊不自疲厭。遇昇入室。隨眾諮參。昇曰。道者竭力如此。有少勞乎。師曰。若捨一法。不名滿足。菩提寔欲此生身證。何勞之有。昇陰奇之。越十年。剏染受具。又巾侍三載。請辭遊方。至池陽。謁天衣於景德。衣舉。天親從彌勒內宮而下。無著問云。人間四百年。彼天為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云。只是說這箇法。如何是這箇法。久而開悟。一日。室中問師。即心即佛時如何。云。殺人放火有甚麼難。於是名播寰宇。漕使李公復圭命師開法瑞光。法席日盛。武林守陳公襄以承天。興教二刹。命師擇居。蘇人擁道遮留。

又以淨慈堅請。移文諭道俗曰。借師三年。為此邦植福。不敢久占。道俗始從。元豐五年。神宗皇帝下詔。闢相國寺六十四院為八。禪二律。驛召師為慧林第一祖。既至。上遣使問勞。閱三日。傳宣就寺之三門為士民演法。翌日。召對延和殿。賜坐。師即盤足加趺。擬仆。上亟令近臣益以錦座二隻(事見師行實及無為居士楊傑真贊)。神宗登遐。命入福寧殿說法。以老乞歸林下。得旨任便雲遊。州郡不得抑令住持。擊鼓辭眾。說偈曰。本是無家客。那堪任意遊。順風加櫓棹。船子下揚州。既出都城。王公貴人送者。車騎相屬。師臨別誨之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唯勤修勿怠。是真相為。聞者莫不感涕。晚居靈岩。其嗣法傳道者百餘人。上堂曰。洪音一剖。震動乾坤。法令施行。萬機頓削。聖凡路絕。佛祖情忘。當此之時。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從教千古萬古黑漫漫。填溝塞壑無人會。卓拄杖。下座。上堂。嶮峻無過雞足峰。行人到此路難通。唯恐祖師門下客。不移毫末到其中。參。上堂。問也無妨。答亦無咎。何也。得之不為先。失之不為後。若達此宗。豈論空有。千聖從來也只寧。任他鳥兔爭頭走。成住壞空彈指間。得失是非唯一口。咄。上堂。姑蘇臺畔不話春秋。衲僧面前豈論玄妙。只可著衣喫飯。翫水看山。夜見星。晝見日。兩手扶犁水過膝。靈山授記只如斯。歷劫何曾異今日。上堂。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拈起拄杖曰。這箇是塵。作麼生說箇轉法輪底道理。山僧今日不惜眉毛。與汝諸人說破。拈起也。海水騰波。須彌岌岌。放下也。四海晏清。乾坤肅靜。敢問諸人。且道拈起即是。放下即是。當斷不斷。兩重公案。擊禪床。下座。上元日。僧問。千燈互照。[糸*系]竹交音。正恁麼時。佛法在甚麼處。曰。謝布施。云。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曰。大似不齋來。問。上是天。下是地。未審中間是甚麼物。曰。山河大地。云。恁麼則謝師答話。曰。大地山河。云。和尚何得瞞人。曰。却是老僧罪過。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韓信臨朝。云。中下之流如何領會。曰。伏屍萬里。云。早知今日事。悔不忌當初。曰。三皇冢上草離離。問。春風吹古樹。殘日下前山。如何是不遷義。曰。青山誰管你閑事。白日塵中自有人。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曰。調古神清風自高。貌悴骨剛人不顧。云。恁麼則薦福的子。雪竇親孫也。曰。想得未知落處。問。如何是露地白牛。曰。放出無尋處。問。適來消息從何而得。曰。合。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曰。何必如此。元符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沐浴而臥。門弟子環列請偈。乞強起安坐。以化道俗。師熟眎曰。癡子。我尋常尚懶作偈。今日特地圖箇甚麼。尋常要臥便臥。不可今日特地坐也。索筆大書曰。後事付守榮。擲筆憨睡而逝。土庶獻最後供者。彌月還然。敕全身塔於寺之上方。閱世八十。坐夏五十二。諡法空。塔曰瑞光(續燈曰。坐亡。其異迹見僧寶傳)。

北京天鉢文慧重元禪師

上堂曰。若據宗乘正令。莫不動用全威。如聖輪王寶劍飛空。誰是不寶之者。是以王道平平。和風扇物。使羣邦貢獻。萬里梯航。六合澄清。狼煙永息。於是四魔絕跡。九類亡機即且置。作麼生是動用全威底道理。驀拈拄杖橫按曰。休。休。動不如靜。靠拄杖下座。上堂。古今天地。萬象森然。歲歲秋收冬藏。人人道我總會。還端的也無。直饒端的。比他雞足峰前是甚麼閑事。良久。曰。今朝十月初旬。天寒不得普請。參。僧問。如何是禪。曰。入籠入檻。僧拊掌。師曰。跳得出是好手。僧擬議。師曰。了。問。學人上來。請師舉唱。曰。善財別後誰相訪。樓閣門開竟日閑。云。恁麼則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曰。大眾喚覺言僧著。問。如何是觸目之機。曰。摩斯吒落水。云。謝師答話。曰。鼻孔不存。問。昨日雨。今日晴。於曹溪路上成得箇甚麼邊事。曰。昨日雨。今日晴。

紹興府天章元善禪師

上堂曰。君問西來意。馬師踏水潦。若認一毛頭。何曾知起倒。劫火纔洞然。愚夫覓乾草。寧知明眼人。為君長懊惱。僧問。如何是最初句。曰。末後問將來。云。為甚麼如此。曰。先行不到。云。入水見長人也。曰。秦皇擊缶。

臨安府佛日智才禪師

上堂曰。諸禪德。還知麼。山僧生身父母一時喪了。直是無依倚處。以手搥胸曰。蒼天。蒼天。復顧大眾。良久。曰。你等諸人也是鐵打心肝。便下座。上堂。舉栢樹子話。師曰。趙州庭栢。說與禪客。黑漆屏風。松欂亮隔。僧問。如何是無為。曰。山前雪半消。云。請師方便。曰。水聲轉嗚咽。

無為軍佛足處祥禪師

僧問。大悲千手眼。如何是正眼。曰。暗裏施文彩。明中不見蹤。云。學人為甚麼不見。曰。杲日當空。盲人摸地。問。如何是般若體。曰。瑠璃殿裏隱寒燈。云。如何是般若用。曰。活卓卓地。問。一色無變異。喚作露地白牛。還端的也無。曰。頭角生也。云。頭角未生時如何。曰。不要犯人苗稼。

平江府明因慧贊禪師

上堂。拈拄杖橫按曰。若恁麼去。直得天無二日。國無二王。釋迦老子飲氣吞聲。一大藏教如虫蝕木。設使鑽仰不及。正是無孔鐵鎚。假饒信手拈來。也是殘羹餽飯。一時吐却。方有少分相應。更乃墮在空亡。依舊是鬼家活計。要會麼。雨後始知山色翠。事難方顯丈夫心。卓拄杖。下座。

興化軍西臺其辨禪師

上堂。舉臨濟無位真人話。師召大眾曰。臨濟老漢尋常一條脊梁硬似鐵。及乎到這裏。大似日中迷路。眼見空華。直饒道無位真人是乾屎橛。正是泥龜曳尾。其僧只

知季夏極熱。不知仲冬嚴寒。若據當時。合著得甚麼語。塞斷天下人舌頭。西臺只恁麼休去。又乃眼不見為淨。不免出一隻手狼藉去也。臨濟一擔。西臺一堆。一擔一堆。分付阿誰。從教撒向諸方去。笑殺當年老古錘。

臨安府法雨慧源禪師

僧問。如何是最初一句。曰。梁王不識。云。如何是末後一句。曰。達磨渡江。

紹興府淨眾梵言首座

示眾曰。說法有所得。斯則野干鳴。說法無所得。是名師子吼。古德恁麼道。大似掩耳偷鈴。何故。說有說無。盡是野干鳴。諸人要識師子吼麼。咄。

報本有蘭禪師法嗣

福州中際可遵禪師

郡之梁氏子。上堂曰。八萬四千深法門。門門有路超乾坤。如何箇箇踏不著。只為蜈蚣太多脚。不唯多脚亦多口。釘觜鐵舌徒增醜。拈椎豎拂泥洗泥。揚眉瞬目籠中雞。要知佛祖不到處。門掩落華春鳥啼。上堂。昨夜四更起來。呵呵大笑不歇。幸然好一覺睡。霜鍾撞作兩橛。上堂。野外桃華爭爛熳。亭前栢樹葉婆娑。世人莫作尋常見。多少英雄不奈何。

邢州開元法明上座

依報本未久。深得法忍。後歸里。事落魄。多嗜酒呼盧。每大醉。唱柳詞數闋。日以為常。鄉民侮之。召齋則拒。召飲則從。如是者十餘年。咸指曰。醉和尚。一日。謂寺眾曰。吾明旦當行。汝等無他往。眾竊笑之。翌晨。攝衣就座。大呼曰。吾去矣。聽吾一偈。眾聞奔眎。明乃曰。平生醉裏顛蹶。醉裏却有分別。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言訖寂然。撼之已委蛻矣。眾盡禮以葬之。

雲居曉舜禪師法嗣

建康府蔣山佛慧法泉禪師(世號泉萬卷者)

上堂曰。古人恁麼。南禪不恁麼。古人不恁麼。南禪却恁麼。大眾還委悉麼。王婆衫子短。李四帽簷長。聖節上堂。拈拄杖。擊法座一下。曰。以此功德祝延聖壽。便下座。上堂。智人欲識南禪路。門前有箇長松樹。脚下分明不較多。無奈行人恁麼去。莫恁去。急回顧。樓臺煙鎖鐘鳴處。雪下。上堂召大眾曰。還有過得此色者麼。良久。曰。文殊笑。普賢嗔。眼裏無筋一世貧。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上堂。快人一言。快馬一鞭。若更眼睛定動。未免紙裏麻纏。脚下是地。頭上是天。不信但看八九月。紛紛黃葉滿山川。僧問。白雲本無心。為風出巖谷時如何。曰。晴作雨備。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髮長僧貌醜。云。未審意旨如何。曰。閉戶怕天寒。問。久雨不晴時如何。曰。白日無閑人。云。未曉玄言。乞師直指。曰。看看便是春。問。南禪結夏。為甚麼却在蔣山解。曰。眾流逢海盡。

云。恁麼則事同一家也。曰。夢裏到家鄉。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曰。西瞿耶尼。云。出水後如何。曰。泗州大聖。問。如何是衲僧行履處。曰。甲不開倉。問。二祖立雪齊腰。意旨如何。曰。三年逢一閏。云。為甚麼付法傳衣。曰。村酒足人酤。

明州天童澹交禪師

上堂曰。也大奇。也大差。十箇指頭八箇罇。由來多少分明。不用鑽龜打瓦。便下座。僧問。臨雲閣聳。太白峰高。到這裏。如何進步。曰。但尋荒草際。莫問白雲深。云。未審如何話會。曰。寒山逢拾得。兩箇一時癡。云。向上宗乘又且如何舉唱。曰。前言不及後語。

廣因擇要禪師法嗣

福州妙峰如璨禪師

上堂曰。今朝是如來降生之節。天下緇流莫不以香湯灌沐。共報洪恩。為甚麼教中却道如來者無所從來。既是無所從來。不知降生底是誰。試請道看。若道得。其恩自報。若道不得。明年四月八。還是驀頭澆。

智海正覺本逸禪師法嗣

福州大中海印德隆禪師

上堂曰。法無異法。道無別道。時時逢見釋迦。處處撞著達磨。放步即交肩。開口即齧破。不齧破。大小大。上堂。夫欲智拔。先須定動。拈拄杖。卓一下。曰。唵嚩嚩[口*悉]唎娑婆訶。歸堂喫茶。上堂。觸境無滯底。為甚麼擡頭不起。田地穩密底。為甚麼下脚不得。譬如天王賜與華屋。雖獲大宅。要因門入。門響。樊噲踏開真主出。巨靈擡手錦鱗噴。參。上堂。平旦寅。曉何人。處處彌陀佛。家家觀世音。月裏麒麟看北斗。向陽棗子一邊青。僧問。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如何是不露底事。曰。日落月未上。云。恁麼則五天唱不起。漢地和難齊。曰。方人以己。云。鐵狗吠開巖上月。泥牛觸破嶺頭雲。曰。元來猶在。云。可謂不落今時句。如在白雲中。曰。崔崔嵬嵬。霄漢半開。云。全因今日去也。曰。且喜闍梨瞥地。問。寒來暑往。日居月諸。心地未明。乞師指示。曰。臂長衫袖短。脚瘦草鞋寬。云。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曰。日午游都市。天明往華山。

青原第十一世(洞山七世)

投子義青禪師法嗣

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

沂之沂水人。族崔氏。自幼舉辟穀。隱伊陽山。後游京師。籍名術臺寺。試法華得度具戒。趨淮西謁投子於海會。乃問。佛祖言句如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為人

言句也無。曰。汝道寰中天子敕。還假堯舜禹湯也無。師欲進語。青以拂子[打-丁+感]師口曰。汝發意來。早有三十棒也。師即開悟。再拜便行。青曰。且來。闍梨。師不顧。青曰。汝到不疑之地耶。師以手掩耳。後還沂上。居馬鞍山。元豐壬戌(時年四十)。道俗迎處僊洞。次遷招提。龍門。又徙大陽。大洪。皆一時名卿鉅公為之勸請。自是。洞上之風大行西北。崇寧三年。詔住京師淨因。大觀改元。敕移天寧。上堂曰。喚作一句。已是埋沒宗風。曲為今時。通途消耗。所以借功明位。用在體處。借位明功。體在用處。若也體用雙明。如門扇兩開。不得向兩扇上著意。不見新豐老子道。峰巒秀異。鶴不停機。靈木迢然。鳳無依倚。直得功成不處。電火難追。擬議之間。長途萬里。上堂。良久。曰。青山常運步。石女夜生兒。便下座。上堂。入道之徑。內虛外靜。如水澄凝。萬象光映。不沈不浮。萬法自如。所以道。火不待日而熱。風不待月而涼。堅石處水。天譬猶光。明暗自爾。乾濕同方。若能如是。岩前枯木半夜開華。木女攜籃清風月下。石人舞袖共賀太平。野老謳歌知音者和。於斯明得。何必重登塔廟。再見文殊。道在目前。一時參取。上堂。假言唱道。落在今時。設使無舌人解語。無脚人能行。要且未能與那一人相應。還會麼。龍吟徒側耳。虎嘯謾沈吟。僧問。如何是兼帶之語。曰。妙用全施該世界。木人閑步火中來。云。如何是和尚家風。曰。眾人皆見。云。未審見箇甚麼。曰。東壁打西壁。問。如何是無縫塔。曰。白雲籠嶽頂。終不露崔嵬。二年春。開封尹李公孝壽奏師道行卓冠叢林。宜有褒顯。即賜紫方袍。號定照禪師。內臣持敕命至。師迎謝曰。某辭父母出家時。嘗陳重誓。不為利名。專誠學道。用資九族。苟渝願心。當棄身命。父母以此聽許。今若不守本志。竊[曰/月]寵光。則佛法。親盟背矣。於是修表具辭。復降旨京尹。堅俾授之。師確守不回。以拒命坐罪。奉旨下棘寺。與從輕。寺吏聞有司欲徙淄州。有司曰。有疾。與免刑。及吏問之。師曰。無疾。吏云。何有灸瘢耶。曰。昔者疾。今日愈。吏令思之。曰。已悉厚意。但妄非所安。乃恬然就刑而行。從之者如歸市。師以法語施之。獲益尤眾。靈源清禪師評曰。夫楷公大士也。其建志立行。當素有根本。豈悠悠者之所能知。因贊其像曰。惟唐正觀。靈潤投驩。匪移所守。能適其安。乃曰。此行略有三益。一酬往譴。二順厭生。三成大行。今日淄州楷公亦云。嚴天大雪。始見松筠。媚草天華。亦成造化。苟竊世榮。實辜恩者。師抵淄川僦居。學者愈親。明年冬。敕令自便。庵於芙蓉湖心。道俗川湊。僅數百人。日食粥一杯。故多引去。政和七年冬。賜額曰華嚴禪寺。八年五月十四日。索筆書偈付侍僧曰。吾年七十六。世緣今已足。生不愛天堂。死不怕地獄。撒手橫身三界外。騰騰任運何拘束。移時乃逝。

隨州大洪第一世報恩禪師

衛之黎陽人。族劉氏。而劉氏世皆碩儒。師未冠。舉方略。擢上第。後厭塵境。請于朝。乞謝簪紱為僧。上從其請。遂游心祖道。至投子。未久即悟心要。子曰。汝再來人也。宜自護持。辭謁諸名宿。皆蒙印可。丞相韓公纘慕師道望。請開法於西京之少林。未幾。大洪革律為禪。神宗親灑宸翰。改賜今額。詔師居之。上堂曰。五五二十五。案山雷。主山雨。明眼衲僧莫教錯舉。上堂。若向這裏說即心即佛。大似頭上安頭。若說非心非佛。何異迷頭認影。賞箇名。安箇字。定箇是。立箇非。向甚麼處見達磨祖師。然雖如此。放一線道。別有商量。諸仁者。是復誰是。非復誰非。是非杳絕。分明萬機。會麼。前是官不容針。後是私通車馬。於斯明得。晝見日。夜見星。於斯不明。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上堂。如斯話會。誰是知音。直饒向一句下千眼頓開。端的有幾箇是迷逢達磨。諸人要識達磨祖師麼。乃舉手作捏勢曰。達磨祖師鼻孔在少林手裏。放開去也。從教此土西天說黃道黑。欺胡謾漢。若不放過。不消一捏。有人要與祖師作主。便請出來與少林相見。還有麼。良久。曰。果然。問。祖師西來。九年面壁。最後一句。請師舉唱。曰。面黑眼睛白。師嘗設百問以問學者。其略曰。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為甚麼一稱南無佛。罪滅河沙劫。又作此相。曰。森羅萬像。總在其中。具眼禪人。請試甄別。師素與無盡居士張公商英友善。無盡數以書問儒釋大要。師隨問以答之。無盡問曰。清涼疏第三卷。西域邪見。不出四見。此方儒道。亦不出此四見。如莊老計自然為因。能生萬物。即是邪因。易曰。太極生兩儀。大極為因。亦是邪因。若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能生萬物。亦是邪因。若計一為虛無。則是無因。今疑老子自然與西天外道自然不同。何以言之。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無欲則常。有徼則已入其道矣。謂之邪因。豈有說乎。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乃破陰陽變易之道為邪因。撥去不測之神。豈有說乎。望紙後批示。以斷疑網故也。師答曰。西域外道宗多途。要其會歸。不出有無四見而已。謂有見。無見。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也。蓋不即一心為道。則道非我有。故名外道。不即諸法是心。則法隨見異。故名邪見。如謂之有。有則有無。如謂之無。無則無有。有無則有見競生。無有則無見斯起。若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亦猶是也。夫不能離諸見。則無以明自心。無以明自心。則不能知正道矣。故經云。言詞所說法。小智妄分別。不能了自心。云何知正道。又云。有見即為垢。此則未為見。遠離於諸見。如是乃見佛。以此論之。邪正異途。正由見悟殊致故也。故清涼以莊老計道法自然。能生萬物。易謂太極生兩儀。一陰一陽之謂道。以自然太極為因。一陰一陽為道。能生萬物。則是邪因。計一為虛無。則是無因。嘗試論之。夫三界唯心。萬緣一致。心生故法生。心滅故法滅。推而廣之。彌綸萬有而非有。統而會之。究竟寂滅而非無。非無亦非非無。非有亦非非有。四執既亡。百非斯遣。則自然因緣皆為戲論。虛無真實俱是假名矣。至若謂太極陰陽。能生萬物。常無常有

。斯為眾妙之門。陰陽不測。是謂無方之神。雖聖人設教。示悟多方。然既異一心。寧非四見。何以明之。蓋虛無為道。道則是無。若自然。若太極。若一陰一陽為道。道即是有。常無常有。則是亦無亦有。陰陽不測。則是非有非無。先儒或謂妙萬物謂之神。則非物。物則亦是無。故西天諸大論師皆以心外有法為外道。萬法唯心為正宗。蓋以心為宗。則諸見自亡。言雖或異。未足以為異也。心外有法。則諸見競生。言雖或同。未足以為同也。雖然。儒道聖人固非不知之。乃存而不論耳。良以未即明指一心為萬法之宗。雖或言之。猶不論也。如西天外道。皆大權菩薩示化之所施為。橫生諸見。曲盡異端。以明佛法是為正道。此其所以為聖人之道。順逆皆宗。非思議之所能知矣。故古人有言。緣昔真宗未至。孔子且以繫心。今知理有所歸。不應猶執權教。然知權之為權。未必知權也。知權之為實。斯知權矣。是亦周·孔·老·莊。設教立言之本意。一大事因緣之所成始。所成終也。然則三教一心。同途異轍。究竟道宗。本無言說。非維摩大士。孰能知此意也。

沂州洞山雲禪師

上堂曰。秋風卷地。夜雨翻空。可中別有清涼。箇裏更無熱惱。是誰活計。到者方知。纔落見聞。即居途路。且道到家後如何。任運獨行無伴侶。不居正位不居偏。

長安福應文禪師

上堂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直下便承當。錯認弓為矢。惺惺底築著磕著。懵懂底和泥合水。龜毛拂這塞虛空。兔角杖撐天拄地。日射珊瑚林。知心能幾幾。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嘉泰普燈錄卷第三

音釋

愿音願 贊於倫切 捷疾葉切 楷口駭切 齧音迢 鑿盧丸切 諛音是 [火*蓬]音蓬 [火*孛]滿沒切 噲音快 掇都括切 齧音奚 囉音羅 唻來皆切 抨披耕切 駒音俱 [跳-兆+孛]音孛 尿奴弔切 齋音韶 靴許戈切 胝丁尼切 晃戶廣切 醺音熏 矜音靈 慵常容切 淬取內切 礪音厲 摺居運切 媽音馬 [髟/采]音采 懊烏皓切 權音羅 餽音搜 罇虛詐切 灌音貫 嚇音蘇 噓音盧 [口*悉]音悉 喇音利 嚮尼止切 裨音卑 沂魚衣切 癩蒲官切 磕克盍切 緝之忍切 懵母總切

嘉泰普燈錄卷第四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

僧 (正受)

編

南嶽第十二世(臨濟八世)

黃龍普覺慧南禪師法嗣一

隆興府黃龍寶覺祖心禪師

南雄始興人。族鄔氏。為書生有聲。年十九目盲。父母禱圓通大士。許出家。即覩物。乃依龍山寺慧全。明年試經。唯師獻詩得奏名勿染。繼住龍山。以律身不嚴。幾逢橫逆。遂入叢林。謁雲峰悅禪師。留三年。告悅將去。悅特指見南禪師(時住積翠)。往居四年。無所入。一日。傾湯誤注手指。豁如夢覺。知有而機不發。南抑之。師復雲峰。悅已謝世。就止石霜。因讀傳燈。至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曰。一莖兩莖斜。云。學人不會。曰。三莖四莖曲。於是頓證二師垂手處。徑回積翠。方展坐具。南曰。子始入吾室矣。師禮謝。乃謁翠巖真。泐潭月。皆器之。自爾名冠叢社。南以熙寧二年歸寂。郡守及龍圖徐公禧挽師嗣居。上堂曰。大凡窮生死根源。直須明取自家一片田地。教伊去處分明。然後臨機應用。不失其宜。只如鋒鋦未兆已前。都無是箇非箇。譬爾爆動。便有五行金木。相生相剋。胡來漢現。四姓雜居。各任方隅。是非鋒起。致使玄黃不辨。水乳不分。疾在膏肓。難為救療。若不當陽曉示。窮子無以知歸。欲得大用現前。便可頓忘諸見。諸見既盡。昏霧不生。大智洞然。更非他物。珍重。上堂。擊禪床曰。一塵纔舉。大地全收。諸人耳在一聲中。一聲遍在諸人耳。若是摩霄俊鶻。便合乘時。止灤困魚。徒勞激浪。上堂。不與萬法為侶。即是無諍三昧。便恁麼去。爭奈絃急則聲促。若能向紫羅帳裏撒真珠。未必善因而招惡果。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且任諸人點頭。及乎樹倒藤枯。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靈利漢這裏著得一隻眼。便見七蹤八橫。舉拂子曰。看。太陽溢目。萬里不挂片雲。若是覆盆之下。又爭怪得老僧。上堂。若也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有眼無足。若悟目前。不明自己。此人有足無眼。據此二人。十二時中常有一物蘊在胸中。物既在胸。不安之相常在目前。既在目前。觸途成滯。作麼生得平穩去。祖不言乎。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僧問。達磨九年面壁。意旨如何。曰。身貧無被蓋。云。莫辜負他先聖也無。曰。闍梨見處又作麼生。僧畫一圓相。師曰。燕雀不離窠。僧禮拜。師曰。更深猶自可。午後始愁人。問。未登此座時如何。曰。一事全無。云。登後如何。曰。仰面觀天不見天。師住持十有二年。性真率。不樂事務。凡五辭乃退。揭其室曰晦堂。衲子源源而來。揮之不去。士夫慕風求開發者眾。因擴教門祖宗言句及儒道經書作徵問辨通。如論語曰。參乎。吾

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師曰。吾道既一。則可以統貫萬差之事。當其一貫。萬事之中可容其見。若容其見。則不為一。若不見時。萬事顯然。一何形狀。苟能見達。忠恕之道可得而明。道德經。出生入死章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避兇虎。入軍不被甲兵。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焉。師曰。十中有三。三者何耶。其三三者。蓋取九數以為生。生之攝用也。有何所以不盈十數。若盈十數。形器所拘。則不能明出生入死。既不能明出生入死。寧逃兇虎投角措爪。所以其一不用而用。而能善用。非數而數。而能善數。夫何故。以其無死地也。既知無死。則見無生。無生無死。則可以明出生入死。可謂生而無生。死而無死。非獨入軍不被甲兵。蹈火履水而無焦溺。亦皆如之。請問。既有其生。不無其死。何由得歸無死之地。維摩經曰。此室常以金色光照。晝夜無異。不以日月所照為明。師曰。若以金色光照為明。現居之室轉流晝夜。若以日月所照為明。現居之室晝夜流轉。識是非眼。入是非看。元符三年十一月十六中夜入滅。命門人黃公庭堅主後事。茶毗日。隣峰為秉炬。火不續。黃願師之得法上首新禪師曰。此老師有待於吾兄也。新以喪拒。黃強之。新執炬。召眾曰。不是餘殃累及我。彌天罪過不容誅。而今兩脚捎空去。不作牛兮便作驢。以火炬打一圓相。曰。只向這裏雪屈。擲炬。應手而熟。壽七十有六。臘五十有五。窆于普覺塔之東。 賜號寶覺。

筠州黃檗真覺性勝禪師

梓之中江人。族羅氏。居講聚時。偶以扇勒窻櫺有聲。忽憶教中道。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因大悟。白本講。講令參問。徑往黃檗。值上堂。踞座曰。鐘樓上念讚。床脚下種菜。若人道得。分半院與伊。師出答曰。猛虎當路坐。檗大悅。徐以法席付之。諸方宗仰(其示眾機語見續燈)。

隆興府泐潭洪英禪師

邵武人也。族陳氏。幼穎邁。一目五行。及長。棄儒得度。訪道曹山。依雅禪師。久之。辭登雲居。睠其勝絕。殆終于此山。因閱華嚴十明論。乃證宗要。即詣黃檗。檗與語達旦。曰。荷擔大法盡在爾躬厚自愛。所至議論奪席。晚游西山。與勝首座棲雙嶺。熙寧改元。分座廬山圓通。學者歸之。二年冬。開法石門。久之。遷泐潭。

開堂日。問答罷。乃曰。問也無窮。答也無盡。問答去來。於道轉遠。何故。況為此事。直饒棒頭薦得。不是丈夫。喝下承當。未為達士。那堪更向言中取則。句裏馳求。語路尖新。機鋒捷疾。如斯見解。盡是埋沒宗旨。玷污先賢。於吾祖道何曾夢見。只如我佛如來臨般涅槃。乃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大迦葉。迦葉遂付阿難暨商那和修。邈多大士。諸祖相繼。至於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不立文字語言。豈不是先聖方便之道。自是當人不信。却自迷頭認影。奔逐狂途。致使玲嶸流浪生死。諸禪德。若能一念回光返照到自己脚跟下。褫剝究竟。將來可謂洞門豁開。樓閣重重。十方普現。海會齊影。便乃凡聖賢愚。山河大地。以海印三昧一印印定。更無纖毫透漏。山僧如是舉唱。若是眾中有本色衲僧聞之。實謂掩耳而歸。笑破他口。大眾。且道本色衲僧門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天際雪埋千尺石。洞門凍折數株松。上堂。釋迦老子當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釋迦老子旁若無人。當時若遇箇明眼衲僧。直教他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然雖如是。也須是銅鈔鑼裏滿盛油始得。問。逢場作戲時如何。曰。紅爐拋出鐵烏龜。云。當軒布鼓師親擊。百尺竿頭事若何。云。山僧不作這活計。三年六月。知事紛爭。止之不已。初九日。謂眾曰。領眾不肅。正坐無德。吾有媿於黃龍。令集眾。敘行脚始末。復曰。吾滅後火化。以骨歸普同塔。明生死不離清眾也。語終而逝。壽五十有九。夏四十有三。

蕪州開元子琦禪師

泉之惠安人。族許氏。九歲依開元智訥。二十二試經刼染具戒。精楞嚴。圓覺。棄謁翠巖真禪師。問佛法大意。真唾地曰。這一滴落在甚麼處。師捫膺曰。學人今日脾疼。真解顏。辭。參積翠。歲餘盡得其道。乘間侍南。商確古今。適大雪。南指曰。斯可以一致苕帚否。對曰。不能。然則天霽日出。雲物解駁。豈復有哉。知有底人。於一切言句如破竹。雖百節。當迎刃而解。詎容聲於擬議乎。一日。南遣僧逆問。老和尚三關語如何。師厲聲曰。你理會久遠時事作麼。南聞。益奇之。於是名著叢席。南歿。四祖演禪師命分座。室中垂語曰。一人有口道不得。姓字為誰傳。至東林總禪師。總歎曰。琦首座如鐵山萬仞。卒難逗他語脉。未幾。以開元為禪林。請師為第一世(機語未見)。

湖州報本慧元禪師

上堂。僧問。諸佛所說法。種種皆方便。是否。曰。是。云。為甚麼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曰。且莫錯會。僧以坐具一畫。師喝曰。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今之學者。方見道不可以言宣。便擬絕慮忘緣。杜塞視聽。如斯見解。未有自在分。諸人要會寂滅相麼。出行不見一纖毫。滿目白雲與青嶂。

潭州雲蓋守智禪師

劍之龍津人。族陳氏。幼依劍浦林重院。年二十三得度。進具已。至豫章大寧。時法昌遇禪師韜藏西山。師聞其飽參。即之。遇問曰。汝何所來。云。大寧。又問。三門夜來倒。汝知麼。師愕云。不知。遇曰。吳中石佛大有人不曾得見。師惘然。即展拜。遇使謁翠巖真禪師。雖久之。無省。且不舍寸陰。及謁黃龍於積翠。始盡所疑。留五年。復謁英邵武於同安。積翠歿。首眾於石霜。遂開法道吾。徙雲蓋。上堂

曰。昨日高山看釣魚。步行騎馬失却驢。有人拾得駱駝去。重賞千金一也無。若向這裏薦得不著。還草鞋錢。上堂。緊帛履水靴。踏破湖湘月。手把鐵蒺[廿/梨]。打碎龍虎穴。翻身倒上樹。始見無生滅。却笑老瞿曇。彈指超彌勒。上堂。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雲蓋今日。千山鬱茂。鳥獸嘶鳴。百草競發。萬木抽枝。盡是諸佛。箇箇真如。汝等諸人游山翫水。直須急著眼睛。莫被伊瞞。上堂。舉。趙州問僧。向甚處去。云。摘茶去。州曰。閑。師曰。道著不著。何處摸索。背後龍鱗。面前驢脚。翻身筋斗。孤雲野鶴。阿呵呵。僧問。鼓聲纔罷。大眾臨筵。祖意西來。請師舉唱。曰。雨過路頭乾。云。祖意既如是。家風事若何。曰。腦後合掌。云。全因今日。曰。謝汝到來。問。有一無絃琴。不是世間木。今朝負上來。請師彈一曲。師拊膝一下。僧云。金風颯颯和清韻。請師方便再垂音。曰。陝府出鐵牛。元祐初。退居西堂。不出山三十年。政和四年。周公種守潭遣長沙令佐以詭計邀至開福。齋罷鳴鼓。問其故。曰。請師住持此院。遂不得辭。時年九十矣。五年三月七日。陞座說偈曰。未出世。口如驢觜。出世後。頭似馬杓。百年終須自壞。一任天下十度。歸方丈安坐。良久乃化。闍維。得舍利五色。經旬。撥灰燼猶得之。坐六十六夏。

隆興府泐潭真淨雲庵克文禪師

陝之閩鄉人。族鄭氏。世多名卿。師生而挺異。讀書知要。事後母。失愛。因游方至復之北塔。聞廣禪師說法。泣而師之。二十五試所習。得度受具。講演名著。伊洛義學者宗之。偶游龍門。至殿廡。見入定比丘像。幡然語其儔曰。我所負者。如吳道子畫人物。雖妙盡一時。然終非活者。於是棄游湘潭。治平二年。坐夏大瀉。聞舉。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曰。清波無透路。釋然穎悟。徑之積翠。翠問。從甚麼處來。云。瀉山。曰。恰值老僧不在。云。未審向甚麼處去。曰。天台普請。南嶽游山。云。若然者。學人亦得自在去也。曰。脚下鞋是何處得來。云。廬山七百錢唱得。曰。何曾自在來。師指云。何曾不自在來。翠異之。顧其機鋒莫觸。唯英邵武與之階。熙寧八年。住筠之聖壽。擢居洞山。後謝事。東游至金陵。王荊公以師禮迎之。施第為寺。命開山。奏賜真淨號。未幾。還高安。庵于九峰。越六秋。徙歸宗。泐潭。開堂日。拈香祝聖。問答罷。乃曰。問話且止。只知問佛問法。殊不知佛法來處。且道從甚麼處來。垂一足曰。昔日黃龍親行此令。十方諸佛無敢違者。諸代祖師。一切聖賢無敢越者。無量法門。一切妙義。天下老和尚舌頭始終一印。無敢異者。無異即且置。印在甚麼處。還見麼。若見。非僧非俗。無偏無黨。一一分付。若不見。而我自收。遂收足。喝一喝。曰。兵隨印轉。將逐符行。佛手。驢脚。生緣。老好痛與三十棒。而今會中莫有不甘者麼。若有。不妨奇特。若無。新長老謾你諸人去也。故我大覺世尊。昔日於摩竭陀國十二月八日明星現時。豁然悟道。大地有情。一時成佛。今有釋子沙門某。於東震旦國大宋筠陽城中六月十三日赫日現時。又悟

箇甚麼。以拂子畫曰。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 上堂。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脚頭脚尾。橫三豎四。北俱盧洲火發。燒著帝釋眉毛。東海龍王忍痛不禁。轟一箇霹靂。直得傾湫倒嶽。雲黯長空。十字街頭廖胡子醉中驚覺起來。拊掌呵呵大笑云。筠陽城中。近來少賊。乃拈拄杖曰。賊。賊。 上堂。道泰不傳天子令。行人盡唱太平歌。五九四十五。莫有人從懷州來麼。若有。不得忘却臨江軍豆豉。 上堂。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拈拄杖曰。洞山拈起拄杖子。你諸人合作麼生。擊香卓。下座。 上堂。裊無襠。袴無口。頭上青灰三五斗。趙州老漢少賣弄。然則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驕。其奈禾黍不陽艷。競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作賣華人。 上堂。佛法兩字。直是難得。人有底不信自己佛事。唯憑少許古人影響。相似般若所知境界定相法門。動即背覺合塵。黏將去。脫不得。或學者。如印印泥。遞相印授。不唯自誤。亦乃誤他。洞山門下無佛法與人。只有一口劍。凡是來者。一一斬斷。使伊性命不存。見聞俱泯。却向父母未生前與伊相見。見伊纔向前。便為斬斷。然則剛刀雖利。不斬無罪之人。莫有無罪底麼。也好與三十拄杖。 上堂。今日供養羅漢。夜來四方高人諷誦妙法蓮華經。安樂行品一遍。大眾。作麼生是安樂行。擬心早不安樂了也。乃喝一喝。曰。豈不是安樂行。如何是透法身句。北斗裏藏身。豈不是安樂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豈不是安樂行。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譚。胡餅。豈不是安樂行。以至僧俗大眾。一一清淨光明住持。豈不是安樂行。乃至一佛二菩薩。一一羅漢。一一辟支佛。無不清淨實相住持。所為安樂行也。大眾。唯有髻中寶珠不妄與之。雖然不與。亦人人具足。十二時中光明烜赫。阿誰欠少。還會麼。歸堂喫茶。復喝一喝。下座。 解夏上堂。以拂子擊禪床。曰。天地造化。有陰有陽。有生有殺。日月照臨。有明有暗。有隱有顯。江河流注。有高有下。有壅有決。明主治化。有君有臣。有禮有樂。有賞有罰。佛法住世。有頓有漸。有權有實。有結有解。結也。四月十五日。十方法界是聖是凡。若草若木。以拂子左邊敲曰。從這裏一時結。舉起曰。總在拂子頭上。還見麼。遂喝曰。解也。七月十五日。十方法界若草若木。乃聖乃凡。以拂子右邊敲曰。從這裏一時解。舉起曰。總在拂子頭上。還見麼。遂喝曰。只如四月十五日已前。七月十五日已後。且道是解是結。復舉拂子曰。總在拂子頭上。還見麼。遂喝曰。諸高德。此三喝中。有一喝是金剛王寶劍。有一喝是踞地師子。有一喝是探竿影草。若人一一辨得。始見臨濟大師道出常情。黃檗被掌。大愚遭築。雖相去三二百年。許你親為的子。然後大開不二妙門。權諸祖道。摧邪顯正。扶宗立教。整頓頹綱。縱大知見。耀大法眼。不動本際。決勝魔軍。遂喝曰。更須知有一喝不作一喝用。到這裏。須是具爍迦羅眼。向未屙已前驀提得去。諸高德。且道提得箇甚麼。良久。喝一喝。下座。 僧問。新豐吟。雲門曲。舉世知音能和續。大眾臨筵。願清耳目。師以右手拍禪床一下。僧云。木人拊掌。石女揚眉。師以左手拍禪床一下。僧云。猶是學人疑處。師曰。何不脚跟下薦取。僧以坐具一拂。師曰。爭奈

脚跟下何。問。遠遠馳符命。禪師俯應機。祖令當行也。方便指羣迷。曰。深。云。深意如何。曰。淺。云。教學人如何領會。曰。點。問。馬祖下尊宿。一箇箇阿轆轤地。唯有歸宗老較些子。黃龍下兒孫。一箇箇硬剝剝地。只有真淨老師較些子。學人恁麼。還扶得也無。曰。打疊面前搵[打-丁+(天/非)]却。云。若不同床睡。焉知被底穿。師不答。僧云。這箇為上上根人。忽遇中下之流。如何指接。師亦不答。僧云。非但和尚懨[怡-台+羅]。學人亦乃一場敗闕。曰。三十年後悟去在。問。承古有言。眾生日用而不知。未審不知箇甚麼。曰。道。云。忽然知後如何。曰。十萬八千。僧提起坐具云。爭奈這箇何。師便喝。崇寧改元。休於雲庵。十月旦示疾。望乃愈。出道具。散諸徒。翌日中夜。沐浴更衣趺坐。眾請說法。師示以偈及遺誠宗門大略。言卒而逝。越七日火葬。焰成五色。白光上騰。煙所及。成設利。道俗千餘人咸得之。分靈骨塔于泐潭。新豐。壽七十有八。

隆興府上藍順禪師

上堂曰。夏日人人把扇搖。冬來以炭滿爐燒。若能於此全知曉。塵劫無明當下消。上堂。舉勘婆話。師乃曰。趙州問路。婆子答云恁麼去。皆云勘破老婆。婆子無你雪處。同道者相共舉。

舒州三祖法宗禪師

上堂曰。架梯可以攀高。雖升而不能達河漢。鑄鋤可以掘鑿。雖利而不到風輪。其器者費功。其謀者益妄。不如歸家坐。免使走塵壤。大眾。那箇是塵壤祖佛禪道。僧問。如何是正法眼。曰。泥裏有刺。云。如何是道。曰。老僧落第二。云。如何是禪。曰。你且莫少叢林。

南安軍雪峯道圓禪師

南雄人也。依積翠日。宴坐下板。時一僧論野狐話。一云。不昧因果。也未脫得野狐身。一云。不落因果。又何曾墮野狐來。師聞之。悚然。因詣積翠庵。涉澗猛省。述偈曰。不落不昧。僧俗本無忌諱。丈夫氣宇如玉。爭受囊藏被蓋。一條柳栗任縱橫。野狐跳入金毛隊。南見。為助喜。出住雪峰。上堂。舉風幡話。師曰。不是風兮不是幡。白雲依舊覆青山。年來老大渾無力。偷得忙中些子閑。

隆興府祐聖法[宋-木+居]禪師

潮陽鄭氏子。晚見黃龍。深蒙印可。上堂曰。此事如醫家驗病方。且雜毒滿腹。未易攻治。必瞑眩之藥。而後可瘳。就令徇意投之。適足狂惑。增其沈痼。求其己病。不亦左乎。法堂前草深。於心無媿。崇寧三年十二月六日。泊然坐逝。

南康軍清隱潛庵清源禪師

豫章人。族鄧氏。依洪巖處信得度具戒。參武泉常。雲居舜。泐潭月。疑未決。始趨黃龍。一日。聞舉洞山初和尚見雲門因緣。遂失笑。龍問。胡為而笑。云。笑黃

面浙子憐兒不覺醜。自是容為侍者。閱七年。精徹奧妙。叢林稱之。初住西山。次遷清隱。上堂曰。寒風激水成冰。杲日照冰成水。冰水本自無情。各各應時而至。世間萬物皆然。不用強生擬議。上堂。先師初事棲賢舘。泐潭澄。歷二十年。宗門奇奧。經論玄要。莫不貫穿。及因雲峰指見慈明。則一字無用。遂設三關語以驗學者。而禪者如葉公畫龍。龍現即怖。建炎三年八月五日。示寂于撫之漳江。壽九十八。臘七十八。

廬山歸宗志芝庵主

臨江人也。壯為苾芻。依黃龍於歸宗。遂領深旨。有偈曰。未到應須到。到了令人笑。眉毛本無用。無渠底波俏。未幾。龍引退。芝陸沈千眾。一日。普請罷。書曰。茶芽麓菽初離焙。笋角狼忙又吐泥。山舍一年春事辦。得閑誰管板頭低。由是衲子親之。芝不懌。結茅絕頂。作偈曰。千峰頂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昨夜雲隨風雨去。到頭不似老僧閑(有本小異)。竟終于此山。

楊歧方會禪師法嗣

舒州白雲守端禪師

衡陽人。族葛氏(續燈云周氏非)。幼事翰墨。惡俗務。冠依茶陵郁禪師披削。往參雲蓋顯禪師。顯歿。楊歧繼焉。歧見之。與語終夕。一日。忽問。受業師為誰。云。茶陵郁和尚。曰。吾聞伊過溪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師誦云。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歧笑而趨起。師愕視不寐。黎明。咨詢之。適歲暮。歧曰。汝見昨日打毆讎者麼。云。見。曰。汝一籌不及渠。師復駭云。意旨如何。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師大悟。巾侍久之。嘉祐四年。辭游廬阜。圓通訥禪師一見。自謂不及。舉住承天。聲名籍甚。又遜居圓通。次徙法華。龍門。興化。海會。所至。眾如雲集。開堂日。問答已。乃曰。昔日靈山會上。世尊拈華。迦葉微笑。世尊道。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次第流傳。無令斷絕。至于今日。大眾。若是正法眼藏。釋迦老子自無分。將箇甚麼分付。將箇甚麼流傳。何謂如此。況諸人分上各各自有正法眼藏。每日起來。是是非非。分南分北。種種施為。盡是正法眼藏之光影。此眼開時。乾坤大地。日月星辰。森羅萬象。只在面前。不見有毫釐之相。此眼未開時。盡在諸人眼睛裏。今日已開者。不在此限。有未開者。山僧不惜手。為諸人開此法眼藏看。舉手豎兩指曰。看看。若見得去。事同一家。若也未然。山僧不免重說偈言。諸人法眼藏。千聖莫能當。為君通一線。光輝滿大唐。須彌走入海。六月降嚴霜。法華雖恁道。無句得商量。大眾。既是滿口道了。為甚麼却無句得商量。喝一喝。曰。分身兩處看。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大眾。眼在鼻上。脚在肚下。且道寶在甚麼處。遂曰。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華依舊笑春風。上堂。豎起拄杖曰。鋒刃上[跳-兆+孛]跳。橫按曰。微塵裏走馬。勞勞

去復來。箇是惺惺者。擲拄杖。下座。上堂。不曾迷。莫求悟。為甚麼從上來却有師承祖嗣。若也會得。入鄉隨俗。若也不會。餓死首陽山。然雖如是。入水見長人。

上堂。今日至節一。陽生於此日。拈起拄杖。召大眾曰。且道這箇作麼生。若也見得。且恁麼應時納祐。若數至大年朝。前頭大有雪在。所以承天尋常十度發言九度休。何謂如此。當門不用栽荊棘。後代兒孫惹著衣。然雖如是。三十年後。太公釣魚。參。上堂。古者道。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圓通即不然。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上堂。江月照。松風吹。到這裏。還有漏網者麼。良久。曰。皇天無親。上堂。釋迦老子有四洪誓願云。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法華亦有四洪誓願。饑來要喫飯。寒到即添衣。困時伸脚睡。熱處愛風吹。上堂。日消萬兩黃金。法華門下不著。直饒不直半分鐘。正入得法華門。未陞得法華堂。未入得法華室。且道甚麼人陞得法華堂。入得法華室。乃曰。眼有三角。頭峭五嶽。上堂。今日也是這箇。明日也是這箇。作麼生是那箇。漆桶。參堂去。淨空居士郭功甫訪師。上堂。夜來枕上作得箇山頌謝功甫大儒。直要與天下有鼻孔衲僧脫却著肉汗衫。莫言不道。遂曰。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上堂。古人留下一言半句。未透時。撞著鐵壁相似。忽然一日覷得透後。方知自己自是鐵壁。如今作麼生透。復曰。鐵壁。鐵壁。僧問。如何是佛。曰。鑊湯無冷處。云。如何是佛法大意。曰。水底按葫蘆。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烏飛兔走。問。不求諸聖。不重己靈。未是衲僧分上事。如何是衲僧分上事。曰。死水不藏龍。云。便恁麼去時如何。曰。賺殺你。熙寧五年遷化。壽四十八。

建康府保寧仁勇禪師

四明人。族竺氏。容止淵秀。齟為大僧。通台教。俄黦服依雪竇明覺顯禪師。顯意其可任。一日。誚之。師憤悱。即往依泐潭。踰紀。疑情未泮。聞楊歧移雲蓋。能鈐鍵學者。直造丈室。一語未及。頓明心印。出住保寧。餘二十年。大揚祖道。上堂曰。塵塵爾。刹刹爾。山是山。水是水。彌勒不入樓閣。善財不須彈指。以手一畫。曰。微塵世界。冰消瓦解。且道彌勒。善財在甚麼處。若向這裏參徹去。不妨在處稱尊。若也不見。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上堂。立春日。打春牛。一棒兩棒。千頭萬頭。雪華深處辨不得。頂門有眼空悠悠。拍手曰。囉囉哩。惱亂春風卒未休。

上堂。秋風涼。松韻長。未歸客。思故鄉。且道誰是未歸客。何處是故鄉。良久。曰。長連床上。有粥有飯。上堂。舉。三聖云。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為人。興化道。我逢人即不出。出則便為人。師曰。此二尊宿恁麼為人。猶在半途。保寧今日路見不平。拈拄杖下座。大眾一時走散。擲下。歸方丈。上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打破太虛空。如何尋不得。垂下一足曰。大眾向甚麼處去也。上堂。祖師門下

絕人行。深嶮過千萬仞坑。垂手不能空費力。任他堂上綠苔生。上堂。若說佛法供養大眾。未免眉鬚墮落。若說世法供養大眾。入地獄如箭射。去此二途。且道保寧今日異說甚麼。三寸舌頭無用處。一雙空手不成拳。上堂。齧鐵之機猶是鈍。當鋒點的未為親。那吒十面十眸動。無相靈光翳日輪。咄。上堂。拈起拄杖曰。宮商角徵羽。金木水火土。卓一下。曰。卦上吉凶分。三日後看取。上堂。看看。山僧人拔舌地獄去也。以手拽舌曰。啊[口*耶][口*耶]。上堂。古人底。今人用。今人底。古人為。古今無背面。今古幾人知。[口*耶]嗚咿。一九與二九。相逢不出手。上堂。以兩手畫一圓相。擘開。捺膝曰。渾崙擘不破。三人共兩箇。滋味信全無。有誰吞得過。吞得過。且恁麼。吞不過。莫亂做。上堂。有手脚。無背面。明眼人。看不見。天左旋。地右轉。拍膝曰。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上堂。風鳴條。雨破塊。曉來枕上鶯聲碎。蝦蟆蚯蚓一時鳴。妙德空生都不會。都不會。三箇成羣。四箇作隊。窈窕窈窕。飄飄飄飄。向南北東西折得梨華李華一佩兩佩。再受保寧請。上堂。拍手三下。指口。搖手三下。便下座。上堂。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則頭角生。大眾。頭角生了也。是牛。是馬。上堂。無漏真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喝曰。好人不肯做。須要屎裏臥。上堂。恁麼來。傾湫倒嶽。恁麼去。填溝塞壑。總不恁麼。錯。錯。上堂。吞却乾坤。大地開口。何處出氣。永嘉一宿曹溪。至今猶未瞥地。上堂。十目視。十手指。一不成。二不是。會麼。寒鷹未舉首。俊鷄已冲霄。僧問。昔年雲外人皆委。今日當場略借看。曰。山僧愛嗔不愛喜。云。斬新日月。特地乾坤。曰。恰似不相逢。問。如何是佛。曰。近火先焦。云。如何是道。曰。溺泥有刺。云。如何是道中人。曰。切忌踏著。問。靈山指月。曹溪話月。未委保寧門下如何。曰。嘎。問。先德道。寒風凋敗葉。猶喜故人歸。未審誰是故人。曰。楊歧和尚遷化久矣。云。正當恁麼時。更有甚麼人為知音。曰。無眼村翁暗點頭。問。如何是保寧境。曰。主山頭倒卓。云。如何是境中人。曰。鼻孔無半邊。問。如何是佛。曰。自屎不覺臭。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曰。半陰半陽。云。出水後如何。曰。七零八落。

翠巖可真禪師法嗣

潭州大漚真如慕喆禪師

臨川人。族閻氏。未總角。禮建昌永安圓覺律師。試所習得度。剛簡有識。以荷法為志。翠巖處眾曰。師得與從游幾二十載。雖羣居。常尊以師禮。岩謂人曰。三十年後。喆子必大作佛事。岩歿。塔于西山。師心喪三年。去依黃檗。游湘中時。謝公師直守潭。慕其名。以嶽麓禮迎之。累日方就。遷慧光大漚。紹聖改元。奉驛召。引對延和殿。稱肯。錫紫服。真如號。尋補大相國寺。上堂曰。古者道。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自餘是甚麼椀脫丘。慧光即不然。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總

是椀脫丘。諸人還知慧光落處麼。若也知去。許你具鐵眼銅睛。若也不知。莫謂幾經風浪險。扁舟曾向五湖游。上堂。不用思而知。不用慮而解。廬陵米價高。鎮州蘿蔔大。上堂。阿喇喇。是甚麼。翻思破竈墮。杖子纔擊著。方知辜負我。以拄杖擊香卓一下。曰。墮。墮。上堂。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慧光門下。直拔超升。不歷科目。諸人既到這裏。風雲布地。牙爪已成。但欠雷聲燒尾。如今為你諸人震忽雷去也。以拄杖擊禪床。下座。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為甚麼不得成佛道。曰。苦殺人。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曰。寒毛卓豎。云。見後如何。曰。額頭汗出。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曰。翻譯不出。師自分座至終。室中唯問。學者洗鉢盂話。上人如何會。僧擬對。師即以手托曰。歇去。二年十月八日。無疾說偈別眾。良久示寂。偈曰。昨夜三更。風雷忽作。雲散長空。前溪月落。闍維。設利大如豆斗許。目睛齒爪不壞。門弟子分塔于京。潭。

蔣山覺海贊元禪師法嗣

邵州丞熙應悅禪師

撫之宜黃。戴氏子。上堂曰。我宗無語句。徒勞尋路布。現成公案已多端。那堪更涉他門戶。覷面當機直下提。何用波吒受辛若。咄。

明州雪竇法雅禪師

僧問。舉人不問西來意。乞師方便指迷情。曰。霹靂過頭猶瞌睡。云。謝師答話。云。再三啟口問何人。云。爭奈學人未禮拜何。曰。休鈍置。

定慧海印超信禪師法嗣

平江府穹隆智圓禪師

本郡人。族沈氏。未冠。依能仁曇卿下髮。習台教。授譯梵。棄謁甘露夫禪師。及保寧真淨之室。始發明。後依海印。一日。汲水澣衣。忽大悟。與印咨答若符契。留侍再闍。遂首眾於和之開聖。出住慶善。移穹隆。上堂曰。三月晚春華正紅。馨香惹得亂羣蜂。只知妄計競頭採。不覺從前造化空。上堂。福臻不說禪。無事日高眠。有問祖師意。連擲兩三拳。大眾。且道為甚麼如此。不合惱亂山僧睡。師性真率。雖僕夫亦與偶坐室中。唯蒲團紙帳而已。有求示眾語者。師答曰。汝覓上堂語。我今重為舉。莫向句中求。箇裏全不許。圓悟禪師行化至蘇城。詣山。炷香拜之。宣和甲辰五月中澣。語門人曰。吾翊且行矣。漏盡沐浴。端坐而終。茶毗。設利五色無數。合遺骨建窆堵波於西北隅。壽六十九。臘五十二。

嘉泰普燈錄卷第四

音釋

[宋-木+居]音居 鄔音塢 育音荒 參音森 兕徐姊切 窆保驗切 褫音耻
駁布角切 舍與捨同 種音同 陝音閃 闋音文本作闋 瘳音抽 廖音溜 徇辭閏切
俏音峭 麓音鹿 藪音速 歐音區 儻音那 誚才笑切 窈音杳 窕音掉 擲初朔切

嘉泰普燈錄卷第五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

僧 (正受)

編

青原第十二世(雲門六世)

慧林圓照宗本禪師法嗣

東京法雲大通善本禪師

族董氏。漢仲舒之裔也。大父琪。父溫。皆官于潁。遂為潁人。母無子。禱白衣大士。乃得師。及長。博極羣書。然清修無仕官意。嘉祐八年。與弟善思往京師地藏院。選經得度。習毗尼。東游至姑蘇。禮圓照於瑞光。照特顧之。於是契旨。經五稔。益躋微奧。照令依圓通秀禪師(秀時住樓賢)。師至。又盡其要。元豐七年。渡淮。留太守巖。久之。出住雙林。遷淨慈。尋被旨徙居法雲。上堂。良久。曰。只恁麼。休去累他毗耶老人。棒喝交馳。鈍置德山。臨濟。紐半破三即不要你話會。不觸平常一句作麼生道。未能分皂白。且莫亂針錐。下堂。上不見天。下不見地。逼塞虛空。無處回避。為君明破即不中。且向南山看鼈鼻。擲拄杖。下座。上堂。三界有無一切法。不能與佛為譬喻。老胡從來名邈不得處。今日不惜眉毛。試為諸人舉看。良久。拈拄杖。卓一下。曰。數尺冰聲纔卓地。一條虬勢欲騰空。上空。僧家無事。實謂高閑。困即烹茶。寒來向火。林間笑傲。物外忘懷。揮松柄以清談。伴煙霞而遣日。幕天席地。誰是誰非。三十年後有人問極則事。但向伊道。賊過後張弓。上堂。言無展事。語不投機。踏翻大海。擡倒須彌。直得洞山老無隱身之處。你等諸人何不救取。若救不得。雙林為你救看。遂喝一喝。下座。僧問。九夏賞勞即不問。從今向去事如何。曰。光剗頭。淨洗鉢。云。謝師指示。曰。滴水難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你行脚來。圖箇甚麼。云。學人不會。曰。且待驢年。問。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未審是何境界。曰。要道有甚麼難。云。便請。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問。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分。如何是差別智。曰。燈籠吞露柱。云。學人未委。曰。佛殿出三門。開堂日。僧問。寶塔元無縫。如何指示人。曰。煙霞生背面。星月繞簷楹。云。如何是塔中人。曰。竟日無干清世事。長年占斷白雲鄉。後得旨還。乃庵於西湖龍山(今號崇德)。大觀三年十二月甲子。屈三指謂左右曰。有三日耳。至期。果加趺而化。異禽翔鳴于庭。勅塔全身於[北/力]方。諡曰圓

定。塔名定光。壽七十五。臘四十七。

嘉興府本覺法真守一禪師

上堂。舉拂子曰。三世諸佛。六代祖師。總在這裏。還見麼。見汝不相當。又為說法云。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還聞麼。汝又不惺惺。一時却往上方香積世界去也。[打-丁+感]拂子曰。退後。退後。突著你眼睛。上堂。古者道。佛似握拳。道如展手。乃合掌曰。這箇似甚麼。若道得。許你是箇了事人。若道不得。莫道不疑好。上堂。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三家村裏築著磕著猶較些子。若是佛法禪道。拈放一邊去。伊分上總使不著。為甚麼如此。真人面前不得說假。上堂。拈拄杖曰。平戎破虜。蓋代功勳。只如四海晏清。還用得這箇麼。良久。曰。李將軍有嘉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閑。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擔水河頭賣。云。意旨如何。曰。欺胡謾漢。云。勞而無功也。曰。九年人不識。隻履自空回。問。如何是句中玄。曰。崑崙騎象藕絲牽。云。如何是體中玄。曰。影浸寒潭月在天。云。如何是玄中玄。曰。長連床上帶刀眠。云。向上還有事也無。曰。放下著。

常州無錫南禪寧禪師

僧問。初生孩兒還具六識也無。曰。水長船高。云。廬陵米價作麼生酬。曰。款出囚口。

紹興府石佛密印曉通禪師

上堂曰。冷似秋潭月。無心合太虛。山高流水急。何處駐游魚。僧問。如何是頓教。曰。月落寒潭。云。如何是漸教。曰。雲生碧漢。云。不漸不頓時如何。曰。八十老婆不言嫁。

福州地藏守恩禪師

上堂曰。古聖道。夫說法者。當如法說。山僧今日如法說似大眾。乃垂下一足曰。一任諸方貶剝。上堂。良久。曰。一境誰相到。儵然絕點塵。天花莫狼藉。吾匪解空人。又曰。樵夫跣足下層巒。大笑漁翁溪上寒。山色橫擔塵市去。家家門底透長安。僧問。如何是佛。曰。晝眠無益。云。意旨如何。曰。早起甚長。問。善惡不修底人落在甚麼處。曰。一步一彈指。云。謝師指示。曰。回首念觀音。問。如何是西來祖意。曰。風吹滿面塵。

鎮江府金山智覺法慧禪師

僧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曰。鳩鳥入水魚皆死。毒龍行處草不生。

法雲圓通法秀禪師法嗣

東京法雲佛國惟白禪師

初住泗之龜山。次遷湯泉法雲。建中靖國一年。以所集宗門續燈錄三十卷上進稱旨。恭承 御製序文。仍 勅其錄入藏。頒行天下。 上堂曰。離婁有意。白浪徒以滔天。罔象無心。明珠忽然在掌。以手打一圓相。召大眾曰。還見麼。良久。曰。看即有分。 上堂。拈拄杖示眾曰。山僧住持七十餘日。未曾拈動這箇。而今不免現些小神通供養諸人。遂卓拄杖。下座。 上堂。過去已過去。未來且莫筭。正當現在事。今朝正月半。明月正團圓。打鼓普請看。大眾。看即不無。畢竟喚甚麼作月。休於天上覓。莫向水中尋。 僧問。以心中眼。觀身外相。如何是心中眼。曰。紅日照扶桑。云。如何心外相。曰。白雲封華嶽。

溫州僊岩景純禪師

初住智廣。次擢護國江心。 僧問。不作佛法相見。世諦相酬。請師速道。曰。遇唐虞即禮樂。逢桀紂即干戈。云。不是學人問處。曰。生擒虎兇。死怕盲龜。 問。德山棒。臨濟喝。和尚如何作用。曰。老僧今日困。僧便喝。師曰。却是你惶惶。

寧國府廣教守訥禪師

圓照上足也。世稱訥叔。 僧問。如何是古今常存底句。曰。鐵牛橫海岸。云。如何是衲僧正眼。曰。針筍不入。

天鉢文慧重元禪師法嗣

衛州元豐慧圓清滿禪師

上堂曰。老胡生下行七步。明星現時又說悟。并賊捉獲這無端。鐵棒三十略輕恕。驀拈拄杖曰。祖師合喫多少。要知麼。古今罪犯彌天。盡是諸人致得。 歲旦上堂。憶昔山居絕糧。有頌舉似大眾。饑飡松栢葉。渴飲澗中泉。看罷青青竹。和衣自在眠。大眾。更有山懷為君說。今年年是去年年。 上堂。喝一喝。曰。不是道。不是禪。每逢三五夜。皓月十分圓。參。 上堂。此劔刃上事。須是劔刃上漢始得。有般名利之徒。為人天師。懸羊頭。賣狗肉。壞後進初機。減先聖洪範。你等諸人聞恁麼事。豈不寒心。由是疑誤眾生。墮無間獄。苦哉。苦哉。取一期快意。受萬劫餘殃。有甚麼死急。來為釋子。喝曰。聾人徒側耳。便下座。 僧問。如何是佛。曰。天寒地冷。云。如何是道。曰。不道。云。為甚麼不道。曰。道是閑名字。 問。如何是全彰底事。曰。秋日春風動。 有座主問。維摩默然。意旨如何。師展手曰。會麼。云。不會。師曰。也是難。 師凡見僧。乃曰。佛法世法。眼病空華。有僧云。翳消華滅時如何。曰。將謂汝靈利。

青州定慧法本禪師

僧問。古人到這裏。為甚麼拱手歸降。曰。理合如是。云。畢竟如何。曰。夜眠日走。

長蘆廣照應夫禪師法嗣

真定府洪濟慈覺宗曠禪師

上堂曰。近日身心頑鈍。恰似一片鐵板。內無玲瓏機智。外無華藻文章。誰能打作鄆州針。笑殺秦時[車*度]輅鑽。四楞著地。萬事無心。雖然看不入。畢竟撲不破。何也。不見道。大都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瑠璃脆。上堂。金屑雖貴。落眼成翳。金屑既除。眼在甚麼處。若如是者。未出荊棘林中。棒頭取證。喝下承當。正在金峰窠裏。上堂。樓外紫金山色秀。門前甘露水聲寒。古槐陰下清風裏。試為諸人再指看。拈拄杖曰。還見麼。擊香卓曰。還聞麼。靠却拄杖曰。眼耳若通。隨處足水聲。山色自悠悠。僧問。如何是上元境。曰。燈毬大底大。小底小。云。只如車馬往來。成得箇甚麼邊事。曰。爭似山僧到曉眠。問。六門未息時如何。曰。鼻孔裏燒香。云。學人不會。曰。耳朵裏打鼓。問。如何是無功之功。曰。泥牛不運步。天下沒荒田。云。恁麼則功不浪施也。曰。雖然廣大神通。未免遭他痛棒。

慶元府雪竇覺印道榮禪師

郡之陳氏子也。僧問。寒山逢拾得時如何。曰。揚眉飛閃電。云。更有何事。曰。開口放毫光。云。如何是向上一路。曰。七六八。

平江府慧日廣燈智覺禪師

本郡人。族梅氏。久游師席。未有省。晚契機於廣照。未幾。歸里。開法慧日。遷城南高峰。上堂。良久。曰。休休休。徒悠悠。釣竿長在手。魚冷不吞釣。喝一喝。下座。紹興丁巳秋日將暝。呼侍僧。令集眾。敘平昔參問。勉眾辨己躬事。引筆書曰。南北無寸影。東西絕四隣。一息故鄉信。曉風吹宿雲。置筆而逝。

資聖捷禪師法嗣

泉州慧空圓覺大智文宥禪師

郡之晉江人。族陳氏。數歲。日記千言。熙寧中。兄皓上書。語犯朝政。捕甚急。從兄遁羅浮。後依資壽思永禪師披削(捷乃永之得法師也)。因就參之。室中垂示。漫不省。一日。問捷。古人向開合眼處示密作用。有是哉。捷叱曰。驢前馬後漢。有甚用處。拈拄杖逐之。師大悟。捷笑曰。這鈍漢(餘語未見)。

淨眾梵言首座法嗣

西京招提廣燈惟湛禪師

出嘉禾倡室王氏。七歲依淨嚴院出家。有逸才。一覽不再目。十四得度。徧扣禪席。機契淨眾。去游京師。侍佛國白禪師。入對。賜號廣燈。與樞服。自出世招提。屢遷巨剎。開堂日。拈香祝聖罷。復拈香曰。此一瓣香。二十年前雲門山畔若耶淨邊得處。有根不同栽接。今日蕪向爐中。供養我越州淨眾院言首座和尚。令鐵樹抽枝

。芬芳無盡。遂就座。上首白椎曰。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拍禪床。呵呵大笑曰。好箇第一義。剛被少林禪師一椎打作兩橛。即今莫有接得者麼(問答在後)。復曰。拈華已錯。微笑乖差。四七虛傳。聲流谷響。二三妄指。月散溪光。五派狂分。千枝橫出。指鹿為馬。認弓作蛇。首惑安心。次迷得髓。黃梅席上。南北宗開。曹溪岸頭。東西浪起。自爾波瀾競發。阡陌支離。標路空多。無人截斷。隨流愈遠。誰解歸源。棒喝臨機。白雲萬里。直得黃頭結舌。碧眼吞聲。如斯話會。猶是道途之說。被明眼人傍觀。一場笑具。雖然如是。今日為國開堂。於第二義門。為諸人試通一線。豎起拂子曰。還委悉麼。石女舞成長壽曲。木人唱起太平歌。上堂。忍對春風百鳥啼。桃華潛入武陵溪。謝郎回棹歸來晚。不似秦人一向迷。上堂。偏不偏。正不正。那事從來難比並。滿天風雨骨毛寒。何須更入那伽定。卓拄杖。下座。上堂。六塵不惡。還同正覺。馬上誰家白面郎。穿華折柳垂巾角。夜來一醉明月樓。呼盧輸却黃金宅。臂鷹走狗歸不歸。娥眉皓齒嗔無力。此心能有幾人知。黃頭碧眼非相識。囉囉哩。拍手一下。下座。上堂。直鉤釣鯤鯨。曲鉤釣魚鼈。古人用力太多。所得甚少。承天今日沈巨網於滄溟。魚龍不選。舉長網於大野。頭角奚分。且道其中還有透網羅底麼。良久。曰。等閑不用擡頭角。他日風雲會有時。僧問。祖祖相傳無間斷。師今端的嗣何人。曰。若耶水急。秦望峰高。云。當年得底分明句。今日無私願舉揚。曰。霜高鷹隼疾。舉翼過新羅。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秋風黃葉亂。遠岫白雲歸。云。專為流通也。曰。即今且作麼生舉。僧便喝。師便打。問。如何是招提境。曰。砌華金布地。庭樹碧參空。云。如何是境中人。曰。有時開碧眼。無處覓黃頭。問。引退荊州之祖席。復登丹嶠之道場。如何是不動尊。曰。浮杯來楚澤。飛錫過錢塘。云。莫便是不動尊麼。曰。却須繫帟草鞋。建炎初。終於當湖之南庵。今號南塔。

九峰鑿韶禪師法嗣

慶元府大梅祖鏡法英禪師

郡之鄞縣人。族張氏。棄儒。試經為大僧。肄講延慶。凡義學有困於宿德。輒以詰師。師縱辭辯之。為眾所敬。忽曰。名相迂曲。豈吾所宗哉。乃更服之九峰。峰見器之。與語若久在業席。因痛筭之。師領旨。自爾得譽。出游京雒。所至道俗爭迎。判宗留後仲爰以道見交。久而益敬。奏賜紫衣。師名。命居襄陽白馬。逾二年。退休東歸。太守迎補大梅法席。盛於歐粵。宣和改元。勅天下僧尼為德士。雖主法者聚議。無一言以回上心。師肆筆解老子。詣進。上覽謂近臣曰。法英所進道德經解。言簡理詣。於古未有。宜賜入道藏流行。仍就賜冠珮壇誥。世不知師意者。往往以其為佞諛。明年秋。詔復天下僧尼。師獨無改志。至紹興初。晨起。戴樺皮冠。披鶴氅。執象簡。穿朱履。使擊鼓集眾。陞座。召大眾曰。蘭芬春谷菊秋籬。物必

榮枯各有時。昔毀僧尼專奉道。後平道佞復僧尼。大眾。且道僧尼形相作麼生復。取冠示眾曰。吾頂從來似月圓。雖冠其髮不成仙。今朝拋下無遮障。放出神光透碧天。擲之。隨易僧服。提鶴擎曰。如來昔日買皮衣。數載慚將鶴擎披。還我丈夫調御服。須知此物不相宜。擲之。舉象簡曰。為嫌禪板大無端。豈料遭他象簡瞞。今日因何忽放下。普天致仕老仙官。擲之。提朱履曰。達磨携將一隻歸。兒孫從此赤脚走。借他朱履代麻鞋。休道時難事掣肘。化鵬未遇不如鯤。畫虎不成反類狗。擲之。橫拄杖曰。今朝拄杖化為龍。分破華山千萬重。復倚肩曰。珍重佛心真聖主。好將堯德振吾宗。端然斂目而逝。壽八十餘。有刊正錄并易註行于世。

青原第十二世(洞山八世)

天寧芙蓉道楷禪師法嗣

鄧州丹霞子淳禪師

劔門人。族賈氏。幼出家大安寺。弱冠為僧。初參玉泉芳禪師。次扣大滄真如之室。後徹證於芙蓉。上堂曰。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肇法師恁麼道。只解指蹤話迹。且不能拈示於人。丹霞今日擘開宇宙。打破形山。為諸人拈出。具眼者辨取。以拄杖卓一下。曰。還見麼。鷲鷲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

上堂。寶月流輝。澄潭布影。水無蘸月之意。月無分照之心。水月兩忘。方可稱斷。所以道。昇天底事直須颺却。十成底事直須去却。擲地金聲不須回顧。若能如是。始解向異類中行。諸人到這裏還相委悉麼。良久。曰。常行不舉人間步。披毛帶角混塵泥。上堂。舉。德山示眾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為人。德山恁麼說話。可謂是只知入草求人。不覺通身泥水。子細觀來。只具一隻眼。若是丹霞即不然。我宗有語句。金刀剪不開。深深玄妙旨。玉女夜懷胎。上堂。亭亭日午猶虧半。寂寂三更尚未圓。六戶不曾知暖意。往來常在月明前。上堂。舉。北院問青峰。洛浦道。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何不道。作麼生是信手拈來草。峰作拈勢。師別曰。是則是。只是未能喫草。又甘贄行者接待。有僧曰。行者接待不易。贄云。譬如餵驢餵馬。明安曰。也知行者常行此路。師別曰。來年與行者買一領直裰。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曰。金菊乍開蜂競採。云。見後如何。曰。苗枯華謝了無依。宣和己亥春示寂。塔全身於洪山之南。

東京淨因枯木法成禪師

嘉興崇德人(事詰未詳)。上堂曰。燈籠忽爾笑哈哈。如何露柱亦懷胎。天明生得白頭女。至今游蕩不歸來。這冤家。好歸來。黃花與翠竹。早晚為誰栽。上堂。達磨九年垂一則語。直至如今。諸方賺舉。欲得不賺舉麼。香山為汝諸人再舉。大龍山高。小龍山低。香山處中。恰好相宜。恁麼舉了。還得不賺麼。良久。曰。葱嶺罷詢熊耳夢。雪庭休話少林春。上堂。孤峰絕頂。靈松上聳於千尋。萬里江湖。皓月光輝

於碧落。正當恁麼時。野鶴無因措足。游魚何處藏形。眼睛定動。十萬八千。擬議之間。鄉關阻隔。香山今日已是開眼溺床。汝等諸人切莫夢中說夢。上堂。歸源性無二。方便有多門。但了歸源性。何愁方便門。諸人要會歸源性麼。露柱將來作木杓。旁人不肯任從伊。要會方便門麼。木杓將來作露柱。撐天拄地也相宜。且道不落方便門一句作麼生道。三十年後莫教錯舉。上堂。知有佛祖向上事。方有說話分。諸禪德。且道那箇是佛祖向上事。有箇人家兒子。六根不具。七識不全。是不闡提。無佛種性。逢佛殺佛。逢祖殺祖。天堂收不得。地獄攝無門。大眾還識此人麼。良久。曰。對面不仙陀。睡多饒寐語。

鄧州招提元易禪師

潼川銅山稅氏子。大觀四年。出住招提。凡十更名剎。上堂曰。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大眾。只如聞見覺知。未嘗有間。作麼生說箇心空底道理。莫是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為之心空耶。錯。莫是忘機息慮。萬法俱捐。銷能所以入玄宗。泯性相而歸法界。為之心空耶。錯。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未審畢竟作麼生。還會麼。良久。曰。若寔無為無不為。天堂地獄常相隨。三尺杖子攬黃河。八臂那吒冷眼窺。無限魚龍盡奔走。捉得循河三脚龜。脫取殼。鐵錐錐。吉凶之兆便分輝。借問東村白頭老。吉凶未兆若何為。休休休。古往今來春復秋。白日騰騰隨分過。更嫌何處不風流。咄。上堂。今朝四月初一。衲僧雙眼如漆。顧著露柱燈籠。平地一聲霹靂。驚起金剛出戶。半夜荒村失路。天明却到門前。眼耳鼻中塵土。大眾。只如金剛眼睛爛破四天下。為甚迷却路頭。還會麼。為憐風月好。忘却故園春。上堂。皓月當空。澄潭無影。紫微轉處夕陽輝。彩鳳歸時天欲曉。碧霄雲外。石笋橫空。淥水波中。泥牛駕浪。懷胎玉兔。曉過西岑。抱子金雞。夜棲東嶺。於斯明得。始知夜明簾外。別是家風。空王殿中。聖凡絕跡。且道作麼生是夜明簾外事。還委悉麼。正值秋風來入戶。一聲碓杵落誰家。上堂。舉。雪峰示眾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大眾。雪峰恁麼說話。還有出身處也無。若道有。為甚麼大千法界在一粒之中。若道無。是甚麼人打鼓普請看。若也會得。不用周遮。其或未然。聽取一頌。撥動乾坤步轉移。南觀北斗有誰知。金烏暮向西山急。曉逐扶桑半夜飛。僧問。古者道。迥絕無人處。聚頭相共舉。既是迥絕無人處。是誰相共舉。曰。青山與白雲。云。只如青山白雲。還知有也無。曰。若知有。即有人也。云。未審是甚麼人證明。曰。白雲與青山。云。莫便是和尚為人處麼。曰。莫錯認。問。古鏡未磨時如何。曰。精靈皺眉。云。磨後如何。曰。波斯彈指。云。為甚麼如此。曰。好事不出門。紹興丁巳七月二十五日。索筆書偈。安然坐寂。火後。收設利。搭于學射山壽山。壽八十五。

長安天寧大用齊璉禪師

上堂曰。清虛之理。佛祖同歸。畢竟無身。聖凡一體。理則如是。滿目森羅事作麼生。纖塵絕際。渠儂有眼。豈在旁窺。官不容針。私通車馬。若到恁麼出地。始可隨機受用。信手拈來。妙應無妨。當風玄路。直得金針錦縫。線脚不彰。玉殿寶階。珠簾未卷。正當此時。且道是甚麼人境界。古渡秋風寒颯颯。蘆華紅蓼滿江灣。

潼川府梅山己禪師

僧問。如何是法身邊事。曰。枯木糝華不犯春。云。如何是法身向上事。曰。石女不粧眉。

東京淨因自覺禪師

青州人。族王氏。幼以儒業見知於司馬溫公。留門下十餘年。事高尚。而無意功名。一旦落髮。從芙蓉游。履踐精密。契悟超絕。崇寧四年。出住大乘。

徽宗皇帝聞其名。詔居淨因。上堂曰。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諸人不肯委悉。向外馳求。投赤水以尋珠。詣荊山而覓玉。殊不知從門入者。不見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直得宗門提唱。體寂無依。念異不生。古今無間。森羅萬象。觸目家風。鳥道遼空。不妨舉步。金雞報曉。丹鳳翱翔。玉樹華開。枯枝結子。只有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要會麼。無影樹垂寒澗月。海潮東注斗移西。上堂。召大眾曰。還會麼。佛也不信。祖也不信。只箇自己猶是冤家。豈況自餘有甚麼信處。大眾。且道為甚麼不信。不信。不信。不見道。事莫等閑信。人須悠久看。僧問。猊座既登於此日。請師一句定乾坤。曰。大旱連天三尺雨。驚人平地一聲雷。云。知師久韞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曰。木馬踏開雲外路。泥牛耕盡海中田。云。只這消息今知己。何須更問洞中天。曰。未到潼關即便休。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有問不當頭。箇中無說路。云。學人不會。乞師再指。曰。空劫那邊開得口。石人也解皺雙眉。

福州普賢善秀禪師

僧問。如何是正中偏。曰。龍鳴初夜後。虎嘯五更前。云。如何是偏中正。曰。輕煙籠皓月。薄霧鎖寒巖。云。如何是正中來。曰。松瘁何曾老。華開滿未萌。云。如何是兼中至。曰。猿啼音莫辨。鶴唳響難明。云。如何是兼中到。曰。撥開雲外路。脫去月明前。

襄陽府鹿門法燈禪師

成都華陽人。族劉氏。少依大慈寶範為僧。卑聽華嚴。得其要。棄謁芙蓉。容見。乃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於言下心跡泯然。從容進曰。靈然一句超群象。迥出三乘不假修。蓉拊而印之。後開法鹿門。上堂。召大眾曰。耳底泉聲。眼前山色。簷頭雨滴。籬畔黃華。嚙嚙新鴈唳南雲。片片亭梧紅滿地。恁麼指示。大小分明。

本色底人便須薦取。雖然如是。猶落聲色邊事。只如不落聲色一句作麼生道。還會麼。露柱燈籠常對語。夜深拈轉太虛空。僧問。西天解夏。以蠟人為驗。未審鹿門以何為驗。曰。雨來山色暗。雲出洞中明。問。虛玄不犯。寶鑑光寒時如何。曰。掘地深埋。問。如何是逍遙物外底人。曰。徧身紅爛。不可扶持。

西京天寧禧誦禪師

蔡之西平人。族宋氏。齟齬辭親。師開元繼平。熙寧六年。中經選。下髮受具。初游講聚。洞究入微。學徒宗之。一日罷講。浮食方外。僅二十年。始蒙記於芙蓉。自振法天寧。繼徙韶山。觀音。丹霞。上堂曰。韶山近日沒巴鼻。眼裏聞聲鼻嘗味。有時一覺到天明。不在床上不落地。大眾。且道在甚麼處。諸人於斯下得一轉語。非唯救得韶山。亦乃不辜行脚。其或未然。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辱夜塘水。上堂。拈起拄杖曰。混然無內外。和融上下平。喚作清淨法身。以拄杖橫按曰。天台柳栗木。南岳萬年藤。喚作圓滿報身。卓拄杖一下。曰。敲空作響。擊木無聲。喚作千百億化身。遂倚拄杖曰。三名一體。座主家風。靠在虛堂。俗流見解。總不恁麼。如何商量。擲下拄杖。曰。驚起木雞啼子夜。能教芻狗吠天明。僧問。如何是君。曰。宇宙無雙日。乾坤只一人。云。如何是臣。曰。德分明主化。道契物情機。云。如何是臣向君。曰。赤心歸舜日。盡節報堯天。云。如何是君視臣。曰。玄眸凝不瞬。妙體鑒旁來。云。如何是君臣合。曰。帳符尊賤隔。潛信往來通。政和五年九月四日。忽召主事。令以楮囊分而為四。眾僧。童行。常住。津送各一。既而復曰。丹霞有箇公案。從來推倒扶起。今朝普示諸人。且道是箇甚底。顧眎左右曰。會麼。云。不會。師曰。偉哉大丈夫。不會末後句。遂就寢右脇而化。壽五十九。夏三十九。

隆興府泐潭闍提惟照禪師

簡之陽安人。族李氏。幼超邁而惡俗。一日。授書至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遽曰。凡聖本一體。以習故差別。我知之矣。即去家。趨成都。師鹿苑清泰。年十九。刳染登具。泰嘗令聽起信於大慈。師輒歸臥。泰詰之。師曰。既稱正信大乘。豈言說所能了。乃虛心游方。謁芙蓉於大洪。嘗夜坐閣道。適風雪震薄。聞警盜者傳呼過之。隨有所得。辭去。大觀中。芙蓉嬰難。師自三吳欲趨沂水。僕夫迷道。師舉杖擊之。忽大悟。歡曰。是地非鼇山也耶。比至沂。芙蓉望而喜曰。紹隆吾宗。必子數輩矣。因留躬耕湖上。累年智證成就。出領招提。遷甘露。三祖。宣和壬寅。詔補圓通。棄去。復居泐潭。上堂曰。古佛道。我初成正覺。親見大地眾生悉皆成正覺。後來又道。深固幽遠。無人能到。[口@力]。沒見識漢好龍頭蛇尾。便下座。上堂。過去諸佛已入涅槃了也。汝等諸人不應追念。未來諸佛未出於世。汝等諸人不要妄想。正當今日。你是何人。參。上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君子不由也。二邊不立。中道不安時作麼生。拈拄杖曰。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上堂。太陽門

下。妙唱彌高。明月堂前。知音蓋寡。不免舟橫江渚。棹舉清波。唱慶堯年。和清平樂。如斯告報。普請承當。擬議之間。白雲萬里。上堂。本自不生。今亦無滅。是死不得底樣子。當處出生。隨處滅盡。是活生受底規模。大丈夫漢。直須處生死流。臥荊棘林。俯仰屈伸。隨機施設。能如是也。無量方便莊嚴三昧大解脫門湯然頓開。其或未然。無量煩惱。一切塵勞。嶽立面前。寒却古路。上堂。玄道不可以強為得。妙智不可以有心知。真諦不可以存我解。至理不可以營事為。若薦得去。迦葉糞掃衣。價直百千萬。若薦不得。輪王髻中寶。不直半分錢。參。上堂。古人道。隨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道。正當恁麼時。且道是甚麼人刪詩書。定禮樂。還委悉麼。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僧問。真如界內。本無迷悟之因。方便門中。願示無生之曲。曰。六六三十六。清風動脩竹。云。洪音一剖驚天地。有無情類盡霑恩。曰。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問。承師有言。雲黯黯處。獨秀峰挺出。月朦朦裏。泐潭水光生。豈不是寶峰境。曰。若是寶峰境。憑君子細看。云。如何是境中人。曰。看取令行時。云。只如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如何是和尚宗。曰。須知雲外千峰上。別有靈松帶露寒。雪下。僧問。祖意西來即不問。時節因緣事若何。曰。一片兩片三四片。落在眼中猶不薦。建炎二年正月辛丑。晚參。舉論曹洞宗旨不絕如線。復歎息今之世續慧命者。詰朝閉門稱疾。安居如常。俄書別耆宿。中夜戒執事者。毋以俗禮治喪。侍者請遺偈。師笑以褻語答之而逝。七日。闍維。得舍利如珠琲。舌齒不變。提舉馮公溫舒深異其事。以二月庚申塔于寺之西峰。壽四十五。臘二十五。

建昌軍資聖南禪師

聖節上堂。顧眎左右曰。諸人還知麼。夜明簾外之主。萬化不渝。瑠璃殿上之尊。四臣不昧。端拱而治。不令而行。壽逾百億須彌。化治大千沙界。且道正恁麼時如何行履。野老不知黃屋貴。六街慵聽靜鞭聲。

筠州洞山微禪師

上堂曰。日暖風和柳眼青。冰消魚躍浪花生。當鋒妙得空王印。半夜崑崙戴雪行。僧問。如何是默默相應底事。曰。瘧子喫苦瓜。

大洪恩禪師法嗣

隨州大洪淨嚴守遂禪師

遂寧蓬溪人。族章氏。未冠。禮南巖自慶為師。年二十七。落髮進具。遠扣師門。後密證於洪山。出住水南。遷大洪。上堂。召大眾曰。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踏踏翻鸚鵡洲。慣向高樓驟王馬。曾於急水打金毬。然雖恁麼。爭奈有五色絲條繫手脚。三鑄金鎖鎖咽喉。直饒鎚碎金鎖。割斷絲條。須知更有一重礙汝在。且道如何是那一重。還會麼。善吉。維摩談不到。目連。鶩子看如盲。上堂。舉。昔日有官人問藥

山。和尚何姓。藥山云。正是時。官人罔措。下至知事處。問云。適來問長老何姓。答道正是時。的當是姓箇甚麼。知事云。只是姓韓。藥山聞。云。若六月道正是時。不可道我姓熱也。又岩頭問講僧。見說大德會教。是否。云。不敢。岩頭舉拳云。是甚麼教。僧云。是權教。岩頭云。苦哉。我若展脚問你。不可道是脚教也。師曰。奇怪。二老宿有殺人刀。有活人劍。一轉語似石上栽華。一轉語似空中挂劍。當時若無後語。達磨一宗掃土而盡。諸人要見二老宿麼。寧可截舌。不犯國諱。

嘉泰普燈錄卷第五

嘉泰普燈錄卷第六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

僧 (正受)

編

南嶽第十三世(臨濟九世黃龍二世)

黃龍寶覺晦堂祖心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死心悟新禪師

韶之曲江人。以慶曆三年二月二十九日生於黃氏。有紫肉羸左肩。右袒如僧伽梨狀。白光照室。襤褸而未嘗號啼。稍長穎脫。壯依佛陀院德修祝髮。進具已。謂朋舊曰。為僧當慕世出世法。安可汨汨於鄉井中。遂杖笠游方。熙寧八年。至黃龍謁晦堂。堂豎拳問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汝喚作甚麼。師罔措。經二年。方領解。然尚談辯。無所抵牾。堂患之。偶與語。至其銳。堂遽曰。住。住。說食豈能飽人。師窘。乃云。某到此弓折箭盡。望和尚慈悲。指箇安樂處。堂曰。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翳地。安樂處政忌上座許多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劫來全心乃可耳。師趨出。一日。默坐下板。聞知事撫行者。而迅雷忽震。即大悟。趨見晦堂。忘納其履。即自譽曰。天下人總是參得底禪。某是悟得底。堂笑曰。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因號死心叟。執侍扶翊凡一十八秋。不自疲厭。始命分座。後徧登諸老之門。機語超絕。元祐七年。出住雲岩。紹聖四年。徙翠岩。政和初。居黃龍。上堂曰。深固幽遠。無人能到。釋迦老子到不到。若到。因甚麼無人。若不到。誰道幽遠。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華晚後鳳銜歸。上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也是作賊人心虛。雲岩入門亦不棒亦不喝。且道用箇甚麼。幾度敲門招不出。翻身直入裏頭看。上堂。行脚高人。解開布袋。放下鉢囊。去却藥忌。一人所在須到。半人所在須到。無人所在也須親到。上堂。拗折拄杖。將甚麼登山渡水。拈却鉢盂匙筋。將甚麼喫粥喫飯。不如向十字街頭東卜西卜。忽然卜著。是你諸人有彩。若卜不著。也怪雲岩不得。上堂。文殊騎師子。普賢騎象王。釋迦老子足躡紅蓮。且道黃龍騎箇甚麼。良久。曰。近來年老。一步是一步。上堂。有時破二作三。有時會三歸一。有時三一混同。有時不落數量。且道甚麼處是黃龍為人處。良久。曰。珍重。上堂。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你這一隊溺床鬼子。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第一義在。上堂。古人道。藏人不藏照。藏照不藏人。人照俱藏。人照俱不藏。後來舉者甚多。明者極少。黃龍今日不惜眉毛。與你諸人說破。藏人不藏照。鷺鷥立雪非同色。藏照不藏人。明月蘆華不似他。人照俱藏。了了了時無可了。人照俱不藏。玄玄玄處亦須呵。復曰。會麼。殷勤為唱玄中曲。空裏蟾光撮得麼。上堂。清珠下於濁水。濁水

不得不清。念佛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佛。佛既不亂。濁水自清。濁水既清。功歸何所。良久。曰。幾度黑風翻大海。未曾聞道釣舟傾。僧問。如何是四大毒虵。曰。地。水。火。風。云。如何是地。水。火。風。曰。四大毒虵。云。學人未曉。乞師方便。曰。一大既爾。四大同。問。弓箭在手。智刃當鋒。龍虎陣圓。請師相見。曰。敗將不斬。云。恁麼則銅柱近標脩水側。鐵關高鑊鳳凰峰。曰。不到烏江未肯休。云。若然者。七擒七縱。正令全提。曰。棺木裏瞠眼。僧禮拜。師曰。苦。苦。問。承師有言。老僧今夏向黃龍潭內下三百六十箇釣筒。未曾遇著箇錦鱗紅尾。為復是鈎頭不妙。為復是香餌難尋。曰。雨過竹風清。雲開山岳露。云。恁麼則已得真人好消息。人間天上更無疑。曰。是鈎頭不妙。是香餌難尋。云。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曰。亂統禪和。如麻似粟。問。如何是黃龍接人句。曰。開口要罵人。云。罵底是接人句。驗人一句又作麼生。曰。但識取罵人。問。如何是先照後用。曰。清風拂明月。云。如何是先用後照。曰。明月拂清風。云。如何是照用同時。曰。清風明月。云。如何是照用不同時。曰。非清風而無明月。云。若然者。龍岫清風藏不得。西安明月却相容。曰。貧無達士將金濟。病有閑人說藥方。室中問僧。月晦之陰。以五色彩著於暝中。令百千萬人夜視其色。寧有辨其青黃亦白者麼。僧無語。師代曰。箇箇是盲人。又問僧。大乘宗旨。如何領會。僧無對。師曰。譬如死人。手執利刃。截死人頭來呈似吾。吾即許汝。其為人若此。至於去廣化神祠。犧牲之祀。碎雲岩輪藏。碑碣之陰。擲陳公妻孥。記寂音留難。皆師無作之功而致然也。故道場嚴淨。魔外革心。不敢窺其藩籬。政和五年春。偶謂侍者曰。今年有一件好事。人莫之知。眾罔測。是歲十二月十三日。就照默堂為法弟靈源清禪師置食。次答故人書。系之以頌。是日巡察。薄暮小參。勸諭學徒。詞旨曲折。仍說偈曰。說時七顛八倒。默時落二落三。為報五湖禪客。心王自在休參。十四日。下白石莊。自書其閣曰安心并題脊記。食和羅飯如常時。食畢。偃息。日晡。從者請歸。師曰。大千為家。何以歸為。眾譁然。議云。師臥不起。殆病乎。呼醫僧化冲至。將診。師叱之。知藏慧宣云。和尚到這裏。且宜警省。師曰。川葛苴。莫亂道。言訖。趺坐而化。昇歸至法堂。端嚴如在。三日入龕。遠近士庶嗚咽瞻仰。以手探懷。肌體尚暖。二十二日茶毗。眾得設利五色。雪後有過其區所者。獲之尤甚。塔于晦堂丈室之北。州壽七十有二。夏臘四十有六。

隆興府黃龍佛壽靈源性清禪師

南州武寧人。族陳氏。方齠入學。日誦千言。風神瑩徹。吾伊異比丘見之。熟眎曰。此兒苦海法船也。以出家白其父母。父母聽之。去依戒律師。年十七。為大僧。往謁延恩安禪師。安指參寶覺。師至黃龍。雖與眾作息。而問答茫然。偶閱玄沙語。倦即經行。步促遺履。俯取之。乃大悟。以告寶覺。覺曰。從緣入者。永無退失。於

是名卿宿衲師友之。屢以名山見邀。堅不許。淮南漕朱公京以舒之太平力請。乃屑就。道俗爭迎之。次遷黃龍。上堂曰。鼓聲纔動。大眾雲臻。無限天機。一時漏泄。不辜正眼。便合歸堂。更待繁詞。沈埋宗旨。縱謂釋迦不出世。四十九年說。達磨不西來。少林有妙訣。修山主也似萬里望鄉關。又道若人識祖佛。當處便超越。直饒恁麼悟入親切去。更有轉身一路。勘過了打。以拂子擊禪床一下。下座。上堂。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更是誰。霧露雲霞遮不得。箇中猶道不如歸。復何歸。荷葉團團似鏡。菱角尖尖似錐。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恩無重報。狸奴白牯却知有。功不浪施。明大用。曉大機。絕蹤跡。不思議。歸去好。無人知。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溪。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祖師恁麼說話。瞎却天下人眼。識是非。別緇素底衲僧。到這裏如何辨明。未能行到水窮處。難解坐看雲起時。師既託疾告閑。居昭默堂十有五年。頽坐一室。而天下莫屈其高致。然念宗徒墮在見聞。嘗謂曰。今之學者所造。不能脫生死者。病在甚麼處。在偷心未死。然非其罪。乃師家之罪也。如漢高帝給韓信而殺之。信雖曰死。其心果死乎。古之學者言下脫生死。効在甚麼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實師家鉗錘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侯景。不動聲氣。而景之心已枯竭無餘。然諸方所說非不美麗。要知如趙昌畫華逼真。非真華矣。政和七年九月十八日。食罷。掩室門。召以栖首座。敘說決別。起浴更衣。以手指頂。侍僧為淨髮。安坐趨寂。前十日。作無生常住真歸告銘及遺訓數百言。誠藏骨於海會。示生死不與眾隔也。門弟子不敢違其誠。克奉之云。

隆興府泐潭草堂善清禪師

南雄保昌人。族何氏。少依香雲寺法思。元豐四年。試經得度。初謁大滄喆禪師。次趨晦堂之席。堂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如何。師佇思。堂打出。頃之再詣。乞指南時。有貓旁伏。因謂師曰。子見彼欲搏鼠乎。雙目不瞬。四足踞地。首尾一直。擬無不中。子誠能如是。心無異緣。則六根自靜。默默究之。萬不失一。師於是向來義學一掃無餘。堂器許之。政和乙未。出住黃龍。後居曹疎二山。復移泐潭。上堂曰。色心不異。彼我無差。豎起拂子曰。若喚作拂子。入地獄如箭。不喚作拂子。有眼如盲。直饒透脫兩頭。也是黑牛臥死水。上堂。舉。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法。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剎竿著。師曰。剎竿未倒。穿却諸人髑髏。換却諸人眼睛。剎竿倒後。向甚麼處見釋迦老子。參。上堂。法眼道。識得凳子。周匝有餘。雲門道。識得凳子。天地懸殊。雪竇道。澤廣藏山。狸能伏豹。師曰。三箇漢總是依他作解。明昧兩歧。不脫見聞。如水中月。黃龍即不然。逼塞乾坤內。開張日月新。上堂。湛水無波。漚從風激。風停漚滅。水靜涵虛。正當恁麼時。設有燕金塞海。蚊蚋搖山。鱗尾金鱗優游自適。如今莫有辨浮沈。識深

淺。垂輪擲釣者麼。有即出來相見。如無。且歸巖下去。同看月圓時。 上堂。舉。浮山遠和尚云。欲得英俊麼。仍須四事俱備。方顯宗師蹊徑。何謂也。一者祖師巴鼻。二者具金剛眼睛。三者有師子爪牙。四者得衲僧殺活拄杖。得此四事。方可縱橫變態。任運卷舒。高聳人天。壁立千仞。儻不如是。守死善道者。敗軍之兆。何故。棒打石人。貴論實事。是以到這裏。得不脩江耿耿。大野雲凝。綠竹凝煙。青山鑱翠。風雲一致。水月齊觀。一句該通。已彰殘朽。師曰。黃龍今日出世。時當末季。佛法澆漓。不用祖師巴鼻。不用金剛眼睛。不用師子爪牙。不用殺活拄杖。只有一枝拂子。以為蹊徑。亦能縱橫變態。任運卷舒。亦能高聳人天。壁立千仞。有時逢強即弱。有時遇貴即賤。拈起。則羣魔屏跡。佛祖潛蹤。放下。則合水和泥。聖凡同轍。且道拈起好。放下好。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曰。京三卞四。云。見後如何。曰。灰頭土面。云。畢竟如何。曰。一場懨[怡-台+羅]。紹興壬戌上元後。示微恙。晦日出衣囊唱鬻。書偈遺眾。日將昃。傳言諸寮。可罷且謁。逮夜漏盡。三問侍者。頗向曉否。少選。泊然而化。眾哀慕。火後。睛舌堅淨如故。設利明瑩。大如珠顆。其徒合靈骨塔於晦堂之側。壽八十六。臘六十二。

溫州護國寄堂景新禪師

郡之樂清人。族陳氏。於崇德寺得度。習台教。游方謁三祖宗禪師。宗器之。後依晦堂。始有深造。堂一日豎拳擬問。師亦豎拳曰。是得皮。是得髓。堂笑而稱善。大觀二年。溫守章公憑請住江心普寂。次居西山。 上堂曰。有處若有。瞎却天下人眼。無處若無。失却衲僧鼻孔。古今成現。不用針錐。紫胡半夜高聲捉賊。維那只得旁觀。丹霞白日要見國師。侍者但知其一。且道本分相見合作麼生。陌路相逢舜若多。切忌額頭汗如雨。 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欲知護國當陽句。且看門前竹一林。 僧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曰。石女著枷鑊。云。全非今日事。只在未生前。曰。山僧不答這話。云。為甚麼不答。曰。有甚救處。 問。我手何似佛手。曰。天空無四壁。云。我脚何似驢脚。曰。聞時九鼎重。見後一毫輕。云。黃龍正派。流入永嘉也。曰。勺卜聽虛聲。紹興己未。示寂。塔于西山。

漳州保福本權禪師

臨漳人也。性質直而勇於道。乃於晦堂舉拳處徹證根源。機辯捷出。山谷黃太史初有所入。問晦堂。此中誰可與語。堂曰。漳州權。師方督役開田。山谷同晦堂往致問曰。直歲還知露柱生兒麼。曰。是男是女。谷擬議。師揮之。堂謂曰。不得無禮。師曰。這木頭。不打更待何時。谷大笑。後歸里。陸沈山寺。郭功甫倅漳過山谷。谷力稱彼有權道者。深得晦堂之道。公宜見之。郭抵郡訪尋。人無識者。後得之。命住保福。 上堂。舉。寒山偈曰。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老僧即不然。吾心似燈籠。點火內外紅。有物堪比倫。來朝日出東。傳者以為笑。

黃龍死心見之。歎曰。權兄提唱若此。誠不負先師所付囑也。竟終於保福。

泗州龜山曉津禪師

閩之連江人。歷參宗匠。機契未投。晚依晦堂。堂舉德山小參不答話關之。師聞。脫然穎悟。留侍日久。初說法於西京石壁。次徙龜山。上堂曰。摩竭掩室。盡大地人被他熱瞞。毗耶杜詞。金毛師子敗闕不少。便恁麼去。大似停橈舉棹。且向灣內泊船。而今莫有喚不回頭底麼。擔板禪和。如麻似粟。上堂。田地穩密。過犯彌天。灼然擡脚不起。神通游戲。無瘡自傷。特地下脚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具參學眼底出來。共相理論。要見本分家山。不支岐路。莫只管自家點頭。蹉過歲月。他時異日。頂上一椎。莫言不道。崇寧三年八月十四日。泊然而逝。

舒州天柱修靜禪師

歲旦上堂曰。北帝收威。東君布政。律初標於四氣。爻已動於三陽。山川無索寞之容。草木有芬芳之意。玉簪墜簷。而河冰漸泮。錦字橫漢。而寒鴈將回。熙熙萬里盡含春。誰悟毗盧真境界。大眾。若向這裏悟徹去。則許汝應時納祐。與世均休。踞兔角床。握龜毛拂。或縱或奪。或晦或明。饒益羣生。得大自在。若也未悟。依例奔波添一歲。滿身塵土傍人門。

吉州青原惟信禪師

上堂曰。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箇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箇休歇處。依前見山只是山。見水只是水。大眾。這三般見解。是同是別。有人緇素得出。許汝親見老僧。

鄂州黃龍智明禪師

上堂。南北一訣。斬釘截鐵。切忌思量。翻成途轍。一日。上堂。眾纔集。師乃曰。不可更開眼說夢去也。便下座。僧問。世尊說法。魔界傾頽。和尚開堂。有何祥瑞。曰。一夜落華雨。滿城流水香。

成都府海雲法琮禪師

上堂。亞身曰。一雨灑乾坤。我這裏為甚麼不濕。便下座。

潭州道吾仲圓禪師

上堂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古人恁麼道。譬如管中窺豹。但見一斑。設或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亦如騎馬向冰凌上行。若是射雕手。何不向地頭上措痒。具正眼者試辨看。良久。曰。鴛鴦繡出自金針。

漢州三聖繼昌禪師

彭之九隴人。族黎氏。自少出關至黃龍。即有趣入。久之。乃盡所疑。歸住三聖。遷雲居。上堂曰。木佛不度火。甘露臺前逢達磨。惆悵洛陽人未來。面壁九年空冷坐。金佛不度爐。坐歎勞生走道途。不向華山圓上看。豈知潘閬倒騎驢。泥佛不度

水。一道靈光照天地。堪羨玄沙老古錐。不要南山看鼈鼻。上堂。舉趙州訪二庵主。師曰。五陵公子爭誇富。百衲高僧不厭貧。近來世俗多顛倒。只重衣衫不顧人。

舒州龍門純禪師

上堂曰。有箇漢。自從曠大劫。無住亦無依。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寸土立足。且道十二時中在甚麼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朝到西天。暮歸唐土。

東林照覺總禪師法嗣

隆興府泐潭應乾禪師

上堂曰。靈光洞輝。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古人恁麼道。殊不知是箇坑窞。貼肉汗衫脫不去。過不得。直須如師子兒壁立千仞。方能勦絕去。然雖如是。也是布袋裏老鴉。拍禪床。下座。

廬山開先廣鑑行英禪師

東溪閑居。示眾曰。聯絡藤蘿一徑。行窮始到松門。籬畔野華不艷。堂前流水非喧。午飯龍離鐵鉢。夜深月落金盆。此是真修行處。何人得意忘言。靈山河沙聖眾。黃梅七百高僧。悟華曉稱迦葉。傳衣夜喚盧能。心自本來不有。法道得了何曾。齋後釀茶三盞。叢林一任喧騰。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君山點破洞庭湖。云。意旨如何。曰。白浪四邊繞。紅塵何處來。問。如何是道。曰。良田萬頃。僧云。不會。師曰。春不耕。秋無望。

隆興府黃龍法鏡可僊禪師

嚴陵陳氏子。於長壽寺得度。元豐間。說法圓通。次遷石霜。黃龍。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寸釘牛刀。云。學人不會。曰。參取不會底。

臨江軍慧力可昌禪師

初自黃龍會中。去依照覺。獲證微密。逾二十年。出居慧力。上堂曰。佛法根源。非正信妙智不能悟入。祖師關鍵。非大悲重願何以開通。具信智。則權實雙行。如金在鑛。全悲願。則善惡可辨。似月離雲。大眾。只如父母未生時。許多譬喻向甚麼處吐露。良久。曰。十語九中。不如一默。僧問。如何是末後一句。曰。少林依位立。馬祖喝嫌低。云。三十年後。專為流通。曰。也不得草草。問。承師有言。忍別三徵高臥者。慚為一請便行人。就中還有殺訛也無。曰。有人斷得。許伊具眼。云。大眾臨筵。乞師不吝。師便打。

紹興府象田梵卿禪師

嘉興華亭人。族錢氏。幼慧靜。秉志純實。弱冠。投超果寺德強披削。初游講聚。後易服謁圓通秀。又謁投子青。久之。青入滅。往依照覺。頓契機語。歸省親。道俗迎居白牛海慧。遷永嘉靈峰及會稽象田。上堂曰。春已暮。落華紛紛下紅雨。南北行人歸不歸。千林萬林鳴杜宇。我無家兮何處歸。十方剎土奚相依。老夫有箇真消

息。昨夜三更月在池。上堂。佛法到此。命若懸絲。異目超宗。亦難承紹。豎起拂子曰。賴有這箇堪作流通。於此覷得。便見三世諸佛向燈籠露柱裏轉大法輪。六趣眾生於鐵圍山得聞法要。聲非聲見。色非色隨。異類四生。各得解脫。如斯舉唱。非但埋沒宗風。亦乃平沈自己。且道如何得不犯令去。拍禪床。下座。僧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甚麼。曰。富嫌千口少。云。畢竟如何是正眼。曰。從來共住不知名。

問。寒風乍起。衲子開爐。忽憶丹霞燒木佛。因何院主落眉鬚。曰。張公喫酒李公醉。云。為復是逢強即弱。為復是妙用神通。曰。堂中聖僧却諳此事。問。海慧有屠龍之劍。欲借一觀時如何。師以拄杖橫按示之。僧便喝。師擲下拄杖。僧無語。師曰。這死蝦蟆。問。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意旨如何。曰。穿靴衣錦。云。此外還更有也無。曰。緊帽草鞋。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曰。醯酸蚋聚。云。見後如何。曰。家破人亡。問。久響白牛。未審牛在甚麼處。曰。掘地覓天。云。爭奈目前露迥迥地。曰。切忌見鬼。云。莫是和尚為人處麼。曰。會則直下承當。不會則一任顛倒。政和六年九月中休。說偈曰。五陰山頭乘駿馬。一鞭策起疾如飛。臨行莫問棲真處。南北東西隨處歸。言訖。脫然坐逝。四眾蟻至。觀其容止安詳。歎未曾有。

隆興府上藍希肇禪師

僧問。古者道。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未審是何宗旨。曰。不可更說道理去也。云。莫便是和尚為人處麼。曰。狂狗趁塊。云。只如禁足護生。得何果報。曰。一月普現一切水。云。恁麼則他家得自由也。曰。好箇師僧却恁麼去。

慧圓上座

開封酸棗于氏子。世業農。少依邑之建福寺德光為師。性椎魯。然勤渠祖道。堅坐不臥。居數歲得度。出游廬山。至東林。每以己事請問。朋輩見其貌陋。舉止乖踈。皆戲侮之。一日。行殿庭中。忽足顛而仆。了然開悟。作偈。俾行者書於壁曰。這一交。這一交。萬兩黃金也合消。頭上笠。腰下包。清風明月杖頭挑。即日離東林。眾傳至照覺。覺大喜曰。衲子參究若此。善不可加。令人迹其所往。竟無知者(大慧武庫謂證悟顯語非也)。

黃檗真覺惟勝禪師法嗣

成都府昭覺紹覺純白禪師

上堂曰。寒便向火。熱即搖扇。飢時喫飯。困來打眠。所以趙州庭前栢。香岩嶺後松。栽來無別用。只要引清風。且道畢竟事作麼生。甲子乙丑海中金。丙寅丁卯爐中火。

開元子琦禪師法嗣

泉州尊勝有朋講師

郡之南安人。族蔣氏。年二十。試經中選。下髮。多歷教肆。嘗疏楞嚴。維摩等經。學者宗之。每疑祖師直指之道。故多與禪衲游。一日。謁琦禪師於承天。跡未及闔。心忽領悟。琦出。遂問。座主來作甚麼。云。不敢貴耳賤目。曰。老老大大。何必如是。云。自是者不長。曰。朝看華巖。夜讀般若則不問。如何是當今一句。云。日輪正當午。曰。閑言語。更道來。云。平生伏忠信。今日任風波。然雖如是。只如和尚恁麼道。有甚麼交涉。須要新戒草鞋穿。曰。這裏且放你過。忽遇達磨問你。作麼生道。朋便喝。琦曰。這座主今日見老僧。氣衝午斗。朋曰。再犯不容。琦撫掌大笑。自爾師資契投。後開法興福。宣和六年九月二十一日。說偈。無疾而終。

雲蓋守智禪師法嗣

湖州道場十同法如禪師

衢之江山人。族徐氏。自開法。五遷巨剎。上堂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無漏真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釋迦老子和身放倒。後代兒孫如何接續。要會麼。通玄不是人間世。滿目青山何處尋。

福州寶壽最樂禪師

古田人也。上堂曰。諸佛不真實。說法度羣生。菩薩有智慧。見性不分明。白雲無心意。灑為世間雨。大地不含情。能長諸草木。若也會得。猶存知解。若也不會。墮在無記。去此二途。如何即是。海闊難藏月。山深分外寒。

紹興府石佛解空慧明禪師

僧問。如何是寶相境。曰。三生鑿成。云。如何是境中人。曰。一佛二菩薩。

嘉泰普燈錄卷第六

音釋

琿春椿 襪居雨切 褌音保 溺與尿同 瞠音鏞 犧許羈切 恡音全 孛音奴
藟盧下切 苴七下切 舁音餘 齧音條 鸞音育 琮藏宗切 勦子小切作剿非

嘉泰普燈錄卷第七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

僧 (正受)

編

南嶽第十三世(臨濟九世黃龍二世)

泐潭真淨雲庵克文禪師法嗣

隆興府兜率從悅禪師

贛城人。族熊氏。兒時多病。父母許為僧即愈。悔而又病。迺依郡西普圓院德嵩。年十五下髮。十六進具。學止觀於賢法師。賢曰。子法船也。吾學不足以成。子當敦善財遍參知識。由是多歷法社。抵洞山。一日入室。於爭鋒之際。倏然領悟。後游湖湘。學者歸之。俄領徒至鹿苑。有清素首座者。年逾八旬。晦藏絕交往。師食蜜漬荔子次。素偶過門。師謂曰。此老兒鄉果也。可同餉。素曰。自先師亡後。不食此久矣。曰。先師為誰。素曰。慈明。師聞駭然。遂饋以餘果。而日親之。素忽問。子所見何人。曰。洞山文和尚。又問。文所見何人。曰。黃龍老南。素曰。南匾頭見先師不久。後來法道大振如此。師益疑。即持香展拜。素避席曰。吾雖侍先師十有三年。以福鮮不許為人。月餘。師固請。素曰。以子勤渠。致我違先師記。子平生知解試以語我。師具通所見。素曰。可以入佛而不能入魔。曰。何謂入魔。素曰。豈不見古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累月。始蒙印可。素戒之曰。文所示子者。皆正知正見。吾雖為子點破。使子受用自在。恐子離文太早。不能盡其道。他日切勿嗣吾。元祐改元。師首眾棲賢。洪帥待制熊公伯通以兜率力挽。開法而禪侶雲集。上堂曰。常居物外度清時。牛上橫將竹笛吹。一曲自幽山自綠。此情不與白雲知。慶快諸禪德。翻思范蠡。謾泛滄波。因念陳搏。空眠大華。何曾夢見。浪得高名。實未神游。閑漂野跡。既然如此。具眼衲僧莫道龍安非他是己好。上堂。拈一放一。何得何失。前三後三。誰聖誰凡。因思黃龍昔到慈明處。吞盡玄微眉卓豎。是何人。是何人。軟時歡喜硬時嗔。咄。一日。漕使無盡居士張公商英。按部過分寧。請五院長老就雲巖說法。師最後登座。橫拄杖曰。適來諸善知識橫拈豎放。直立斜拋。換步移身。藏頭露角。既於學士面前。各納敗闕。未免喫兜率手中痛棒。到這裏。不由甘與不甘。何故。見事不平爭忍得。衲僧正令自當行。卓拄杖。下座。上堂。無法亦無心。無心復何捨。要真盡屬真。要假全歸假。平地上行船。虛空裏走馬。九年面壁人。有口還如啞。參。上堂。兜率雖無定度。不踏聖賢舊路。有時捩轉雙睛。幾箇眉毛卓豎。咄。上堂。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只這語聲是。諸禪客。大小大傳大士。只會抱橋柱澡洗。把纜放船。印板上打將來。模子裏脫將去。豈知道本色衲僧。塞除佛祖窟。打破玄妙門。跳出斷常坑。不依清淨界。

都無一物。獨奮雙拳。海上橫行。建家立國。有一般漢。也要向百尺竿頭凝然端坐。泊乎翻身之際。捨命不得。豈不見雲門大師道。知是般事。拈放一邊。直須擺動精神。著些筋骨。向混沌未剖已前薦得。猶是鈍漢。那堪更於他人舌頭上啞啖淡味。終無了日。諸禪客。要會麼。剔起眉毛有甚難。分明不見一毫端。風吹碧落浮雲盡。月上青山玉一團。喝一喝。下座。僧問。提兵統將。須憑帝主虎符。領眾匡徒。密佩祖師心印。如何是祖師心印。曰。滿口道不得。云。只這箇。別更有。曰。莫將支遁鶴。喚作右軍鵝。問。如何是兜率境。曰。一水挪藍色。千峰削玉青。云。如何是境中人。曰。七凹八凸無人見。百手千頭只自知。室中設三關語以驗學者。其一曰。撥草瞻風。只圖見性。即今上人性在甚麼處。其二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其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甚麼處去。六年十一月三日浴訖。集眾坐定。囑累已。說偈曰。四十有八。聖凡盡殺。不是英雄。龍安路滑。奄然而化。其徒遵師遺誡。欲火葬。捐骨江中。得法弟子無盡居士張公遣使持祭。且曰。老師於祖宗門下有大道力。不可使來者無所起敬。俾塔於龍安之乳峰。臘三十有三。大觀中。諡曰真寂。

東京法雲佛照杲禪師

自妙年遊方。謁圓通璣禪師。入室次。璣舉。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作麼生。師曰。恩大難酬。璣大喜。命師首眾。至晚。為眾秉拂。機遲而訥。眾笑之。師有赧色。次日。於僧堂點茶。師慚甚。因觸茶瓢墜地。見瓢跳。乃得應機三昧。後依真淨。一日。讀祖師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豁然大悟。後謂人曰。我於紹聖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悟得方寸禪。出住歸宗。久之。詔居淨因。上堂曰。西來祖印。教外別傳。非大根器。不能證入。其證入者。不被文字語言所轉。聲色是非所迷。亦無雲門。臨濟之殊。趙州。德山之異。所以唱道須明有語中無語。無語中有語。若向這裏薦得。可謂終日著衣。未嘗挂一縷絲。終日喫飯。未嘗齧一粒米。直是呵佛罵祖。有甚麼過。雖然如是。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喝一喝。下座。上堂。拈拄杖曰。歸宗會斬蛇。禾山解打鼓。萬象與森羅。皆從這裏去。擲下拄杖曰。歸堂喫茶。師以力參。深到語不入時。每示眾。嘗舉。老僧熙寧八年文帳。在鳳翔府供申。當年崩了華山四十里。壓倒八十村人家。汝輩後生茄子瓠子幾時知得。或問云。寶華王座上。因甚麼一向世諦。師曰。癡人。佛性豈有二種耶。僧問。達磨西來。傳箇甚麼。曰。周。秦。漢。魏。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曰。赤心片片。云。若是學人即不然。曰。汝又作麼生。云。昨夜擡頭看北斗。依稀却似點糖糕。曰。但念水草。餘無所知。

桂州壽寧善資禪師

上堂曰。若論此事。如鴉啄鐵牛。無下口處。無用心處。更向言中問覓。句下尋思。縱饒卜度將來。翻成戲論邊事。殊不知本來具足。直下分明。佛及眾生。纖毫不立。尋常向諸人道。凡夫具足聖人法。凡夫不知。聖人具足凡夫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同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然則凡聖一致。名相互陳。不識本源。迷其真覺。所以逐境生心。徇情附物。苟能一念情忘。自然真常體露。良久。曰。便請薦取。

南嶽祝融上封慧和禪師

上堂曰。未陞此猊座已前。盡大地人成佛已畢。更有何法可說。更有何生可利。況菩提煩惱。本自寂然。生死涅槃。猶如昨夢。門庭施設。誑謔小兒。方便門開。羅紋結角。於衲僧面前。皆成幻惑。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拈起拄杖曰。孤根自有擎天勢。不比尋常曲彙枝。卓拄杖。下座。

筠州五峰淨覺本禪師

上堂。僧問。寶座既陞。願聞舉唱。曰。雲裏梅華火裏開。云。莫便是為人處也無。曰。井底紅塵已漲天。問。同聲相應時如何。曰。鶉鳩樹上啼。云。同氣相求時如何。曰。猛虎巖前嘯。問。一進一退時如何。曰。脚在肚下。云。如何是不動尊。曰。行住坐臥。

永州太平安禪師

上堂。以拄杖卓一下。曰。還會麼。空王佛已前之事。太平今日一時漏泄了也。還委悉麼。一大藏教未常切著。佛之一字尚污心田。豈況其餘。若也未然。且聽太平葛藤。擲拄杖。下座。

潭州報慈進英禪師

上堂曰。報慈有一公案。諸方未曾結斷。幸遇改旦拈出。各請高著眼看。遂擲下一隻鞋云。還知麼。達磨西歸時。提攜在身畔。上堂。與麼上來。猛虎出林。與麼下去。毒蛇入草。不上不下。日輪杲杲。喝曰。瀟湘江上碧溶溶。出門便是長安道。

筠州洞山至乾禪師

潭之瀏陽人。嘗謁真淨於歸宗。令看狗子無佛性話。一夕。危坐聞鐘鳴。了然悟達。後住洞山。上堂曰。洞山不會談禪。不會說道。只是饑來喫飯。困來打眠。你諸人必然別有長處。試出來盡力道一句看。有麼。有麼。良久。曰。睦州道底。

隆興府泐潭湛堂文準禪師

興元唐固人。族梁氏。師襁褓中見佛像輒笑。甫八齡。不喜酒葷。偶金僊寺虛普乞食至家。師膺門酬酢。有老成相。乃辭親從普。普授以法華。一日輒記。元豐。以籍名先後試所集。師雖甚精。主司以年幼不得度。陝西經略范公。一日過普次。與師

語。大悅。欲携與俱。師辭曰。登山求玉。入海求珠。人各有志。本行學道。世好非素心。范即為刳染。往依梁山乘禪師。乘呵曰。驅烏未受戒。敢學佛乘。師捧手曰。壇場是戒耶。三疊羯磨是戒耶。阿闍梨是戒耶。乘大驚。師曰。雖然。敢不受教。遂登具於唐安律師。繼游成都講聚。倡諸部綱目。遽棄曰。吾不求甚解。法師曇演拊師曰。真棟梁材也。南方有亞聖大士。若瀉山真如。九峰真淨者。宜往求之。竟與同學志恭詣瀉山。久之。不契。造九峰。見真淨於投老庵。淨問曰。甚處來。云。興元府。曰。近離甚處。云。大仰。曰。夏在甚處。云。瀉山。淨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惘然。淨叱曰。適來祇對。句句無絲毫差錯。靈明天真。纔說箇佛手。便成隔礙。病在甚麼處。云。不會。曰。一切現成。更教誰會。服勤十載。所往必隨。紹聖三年。真淨移居石門。眾益盛。凡衲子扣問。但瞑目危坐。無所示見。來學則往治蔬圃。率以為常。師謂恭曰。老漢無意於法道乎。一日。舉杖決渠。水濺衣。因大悟。淨詬曰。此中乃敢用葛苴耶。自此迹愈晦。而名益著。顯謨李公景直守豫章。請開法雲岩。未幾。移居泐潭。上堂曰。五九四十五。聖人作而萬物覩。秦時[車*度]輅鑽頭尖。漢祖殿前樊噲怒。曾聞黃鶴樓。崔顥題詩在上頭。晴川歷歷漢陽戍。芳草萋萋鸚鵡洲。可知禮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驀拈拄杖。起身立云。大眾。寶峰何似孔夫子。良久。曰。酒逢知己飲。詩向會人吟。卓拄杖。下座。上堂。筍。久雨不晴。直得五老峯頭黑雲靄。洞庭湖裏白浪滔天。雲門大師忍俊不禁。向佛殿裏燒香。三門頭合掌。禱祝祝願。願黃梅石女生兒。子母團圓。少室無角鐵牛。常甘水草。喝一喝。曰。有甚麼交涉。顧眾曰。不因楊得意。爭見馬相如。上堂。混元未判。一氣岑寂。不聞有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秋收冬藏。正當恁麼時。也好箇時節。叵耐雪峰老漢。却向虛空裏釘橛。鞞三箇木毬。直至後人構占不上。便見瀉山水牯牛。一向膽大心麤。長沙大虫。到處齧人家猪狗。雖然無禮難容。而今且放過一著。孝經序云。朕聞上古。其風朴略。山前華堯民解元。且喜尊候安樂。參。上堂。今朝臘月十。夜來天落雪。群峰極目高低白。綠竹青松難辨別。必是來年蠶麥熟。張公李公皆忻悅。皆忻悅。鼓腹謳歌笑不徹。把得雲簫撩亂吹。依稀有如楊柳枝。又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左之右之。喝曰。禪客相逢只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上堂。大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洞山和尚只解夜半捉烏雞。殊不知驚起隣家睡。寶峰相席打。令告諸禪德。也好冷處著把火。咄。上堂。古人道。不看經。不念佛。看經念佛是何物。自從識得轉經人。舉拂子曰。龍藏賢聖都一拂。師以拂子拂一拂。曰。諸禪德。正當恁麼時。且道雲岩土地向甚麼處安身立命。擲下拂子。以兩手握拳。叩齒曰。萬靈千里。千靈萬聖。上堂。僧問。承教有言。若有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未審此理如何。師遂展掌點指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一羅二土。三水四金。五太陽。六太陰。七計都。今日計都星入巨蟹宮。寶峰不打這鼓笛。便下座。問。教意即且致。未審

如何是祖意。曰。煙村三月裏。別是一家春。 問。寒食因悲郭外春。墅田無處不傷神。林間壘壘添新冢。半是去年來哭人。這事且拈放一邊。如何是道。曰。蒼天。蒼天。云。學人特伸請益。曰。十字街頭吹尺八。村酸冷酒兩三循。 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途。請師一決。曰。大黃。甘艸。云。此猶是學人疑處。曰。放待冷時看。 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如何。云。向上一路。曰。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云。為甚麼不傳。曰。家家有路透長安。云。只如衲僧門下。畢竟作麼生。曰。放你三十棒。 師自浙回泐潭。謁深禪師。尋命分座。聞有悟侍者。見所擲爨餘。有省。詣方丈通所悟。深喝出。因喪志。自經於延壽堂廁後。出沒無時。眾憚之。師聞。中夜特往登溷。方脫衣。悟即提淨水至。師曰。待我脫衣。脫罷。悟復至。未幾。悟供籌子。師滌淨已。召接淨桶去。悟擬接。師執其手問曰。汝是悟侍者那。悟曰。諾。師曰。是當時在知客寮見掉下火柴頭有箇悟處底麼。參禪學道。只要知箇本命元辰下落處。汝剗地作此去就。汝在藏殿移首座鞋。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又在知客寮移他枕头。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汝每夜在此提水度籌。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因甚麼不知下落。却在這裏惱亂大眾。師猛推之。索然如倒壘甃。由此無復見者。政和五年夏。師臥病。進藥者令忌毒物。師不從之。有問其故。曰。病有自性乎。云。病無自性。曰。既無自性。則毒物寧有心哉。以空納空。吾未嘗顛倒。汝輩一何昏迷。十月二十二日。更衣說偈而化。世壽五十有五。僧臘三十有六。闍維。得舍利。晶圓光潔。道俗千餘人皆獲之。睛齒數珠不壞。塔于南山之陽。

德安府文殊宣能禪師

上堂曰。石鞏箭。秘魔叉。直下會得。眼裏空華。堪悲堪笑少林客。暗携隻履渡流沙。僧問。如何是祖師燈。曰。四生無不照。一點任君看。

廬山慧日文雅禪師

受請日。 僧問。向上宗乘。乞師不吝。曰。拄杖正開封。云。小出大遇也。曰。放過即不可。便打。

筠州洞山梵言禪師

太平州人也。 上堂曰。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皓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寒山子勞而無功。更有箇拾得。道不識這箇意。修行徒苦辛。恁麼說話。自救不了。常尋拈糞箕。把掃帚。掣風掣顛。猶較些子。直饒是文殊普賢再出。若到洞山門下。一時分付與直歲。燒火底燒火。掃地底掃地。前廊後架。切忌攬匙亂筋。豐干老人更不饒舌。參退。喫茶。 上堂。一生二。二生三。遏捺不住。廓周沙界。德靈直上妙峰。善財却入樓閣。新婦騎驢阿家牽。山青水綠。桃華紅。李華白。一塵一佛土。一葉一釋迦。乃合掌曰。不審諸佛子。今辰改旦。季春極暄。起居輕利。安樂行否。少

聞專到諸寮問訊。不勞久立。上堂。臘月二十日。一年將欲盡。萬里未歸人。大眾。總是他鄉之客。還有返本還源者麼。擊拂子曰。門前殘雪日輪消。室內紅塵遣誰掃。上堂。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若也築著磕著。便乃轉凡成聖。超佛越祖。衲僧一動一靜。舉足下足。須彌屹屹。土上加泥。咄。解夏上堂。應緣數剎。皆居山寺。唯此夏。天寧偶當藩府長沙要會之地。天寧賴國法禁制。庶幾僧人可居。每戒禪徒。各須禁足。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大眾。若謂舉首楞嚴經。却非自恣之日也。參。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真鍮不博金。云。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曰。幾處松聲似爾聲。云。爭奈一言已出。曰。猶欠註脚在。問。幸值作家相見。擬伸一問時如何。曰。青山不擬白雲飛。云。可謂伯牙與子期。不是閑相識。曰。重說偈言。云。爭奈流水有知音。曰。也是剝肉作瘡。問。如何是一真法界。曰。杲日照長空。云。如何是無量妙門。曰。海嶽鎮乾坤。云。得聞於未聞也。曰。波斯摸大象。問。梵王請佛。天雨四華。太守請師。有何祥瑞。曰。柳條垂宿雨。華藥綻初晴。一日。上堂。有二僧齊出。一僧禮拜。一僧便問。得用使用時如何。曰。伊蘭作旃檀之樹。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曰。甘露乃蒺[卅/梨]之園。

平江府寶華佛慈普鑑禪師

本郡人。族周氏。齟齬不茹葷。依景德寺清智下髮。十七遊方。初謁覺印英禪師。不契。遂扣真淨之室。淨舉石霜虔侍者話問之。釋然契悟。作偈曰。枯木無華幾度秋。斷雲猶拄樹梢頭。自從鬪折泥牛角。直至如今水逆流。淨肯之。命侍巾鉢。晚徇眾開法寶華。次移高峰。上堂曰。參禪別無奇特。只要當人命根斷。疑情脫。千眼頓開。如大洋海底輓一輪赫日。上昇天門。照破四天之下。萬別千差。一時明了。便能握金剛王寶劍。七縱八橫。受用自在。豈不快哉。其或見諦不真。影像彷彿。尋言逐句。受人指呼。驢年得快活去。不如屏淨塵緣。豎起脊梁骨。著些精彩。究教七穿八穴。百了千當。向水邊林下長養聖胎。亦不枉受人天供養。然雖如是。臥雲門下。有箇鐵門限。更須猛著氣力跳過始得。擬議之間。墮坑落壑。以拂子擊禪床。下座。上堂。月圓。伏惟三世諸佛。狸奴白牯。各各起居萬福。時中淡薄。無可相延。切希寬抱。老水牯牛近日亦自多病多惱。不甘水草。遇著暖日和風。當下和身便倒。教渠拽把牽犁。直是搖頭擺腦。可憐萬頃良田。一時變為荒草。紹興甲子八月十日。書數紙以戒門弟子。莞爾而逝。

筠州九峰希廣禪師

游方日。謁雲蓋智和尚。乃問。興化打克賓維那。意旨如何。智下禪床。展兩手。吐舌示之。師打一坐具。智曰。此是風力所轉。又問石霜琳禪師。琳曰。儻意作麼生。師亦打一坐具。琳曰。好一坐具。只是不知落處。又問真淨。淨曰。儻意作麼生

。師復打一坐具。淨曰。他打。爾也打。師於言下大悟。淨因有頌曰。丈夫當斷不自斷。興化為人徹底漢。已後從教眼自開。棒了罰錢趁出院。後住九峰。衲子宗仰。

筠州黃檗泉禪師

上堂。以拂子擊禪床曰。一槌打透無盡藏。一切珍寶吾皆有。拈來普濟貧乏人。免使波吒路邊走。遂喝曰。誰是貧乏者(有本小異)。

筠州清涼寂音慧洪禪師

郡之新昌人。族彭氏(續僧寶傳誤作喻)。年十四。父母俱亡。乃依三峰艷禪師為童子。日記數千言。覽群書殆盡。艷器之。十九試經於東京天王寺得度。從宣秘講成實。唯識論。逾四年。棄謁真淨於歸宗。淨遷石門。師隨至。淨患其深聞之弊。每舉玄沙未徹之語。發其疑。凡有所對。淨曰。你又說道理耶。一日。頓脫所疑。述偈示同學曰。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不著華。叵耐釣魚船上客。却來平地攙魚鰕。淨見。為助喜。命掌記室。未久。去謁諸老。皆蒙賞音。由是名振叢林。顯謨朱公彥。請開法於北禪景德。後住清涼。示眾。舉。首楞嚴。如來語阿難曰。汝應嗅此鑪中旃檀。此香若復然於一鉢。室羅筏城四十里內同時聞氣。於意云何。此香為復生旃檀木。生於汝鼻。為生於空。阿難。若復此香生於汝鼻。稱鼻所生。當從鼻出。鼻非旃檀。云何鼻中有旃檀氣。稱汝聞香。當於鼻入。鼻中出香。說聞非義。若生於空。空性常恒。香應常在。何藉鑪中爇此枯木。若生於木。則此香質。因爇成煙。若鼻得聞。合蒙煙氣。其煙騰空。未及遙遠。四十里內。云何已聞。是故當知。香鼻與聞。俱無處所。即鼻與香。二處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師曰。入此鼻觀。親證無生。又大智度論。問曰。聞者云何聞。用耳根聞耶。用耳識聞耶。用意識聞耶。若耳根聞。耳根無覺識知。故不能聞。若耳識聞。耳識一念。故不能分別。不應聞。若意識聞。意識亦不能聞。何以故。先五識識五塵。然後意識識意識。不能識現在五塵。唯識過去未來五塵。若意識能識現在五塵者。盲聾人亦應識聲色。何以故。意識不破故。師曰。究此聞塵。則合本妙。既證無生。又合本妙。舉竟是何境界。良久。曰。白猿已叫千岩晚。碧縷初橫萬字鑪。住景德日。僧問。南有南景德。北有北景德。德即不問。如何是景。曰。頸在項上。崇寧二年。會無盡居士張公於峽之善溪。張嘗自謂得龍安悅禪師末後句。叢林畏與語。因夜話及之。曰。可惜雲庵不知此事。師問所以。張曰。商英頃自金陵酒宮。移知豫章。過歸宗見之。欲為點破。方敘悅末後句未卒。此老大怒罵曰。此吐血禿下。脫空妄語。不得信。既見其盛怒。更不欲敘之。師笑曰。相公但識龍安口傳末後句。而真藥現前。不能辨也。張大驚。起執師手曰。老師真有此意耶。曰。疑則別參。乃取家藏雲庵頂相。展拜贊之。書以授師。其詞曰。雲庵綱宗。能用能照。天鼓希聲。不落凡調。冷面巖眸。神光獨耀。孰傳其真。覲面為肖。前悅後洪。如融如肇。大慧禪師處眾日。嘗親依之。每歡其妙悟辨慧。建炎二年五月

。示寂于同安。壽五十有八。臘四十。太尉郭公天民奏 賜椹服。號寶覺圓明(所著僧寶傳三十卷。僧史十二卷。智證十卷。志林十卷。楞嚴尊頂法論十卷。法華合論七卷。圓覺證義二卷。金剛法源論一卷。起信解義一卷。易註三卷。林間錄二卷。冷齋十卷。禁嚮二卷。文字禪三十卷。甘露集三十卷)。

衢州超化靜禪師

上堂。聲前認得。已涉廉纖。句下承當。猶為鈍漢。電光石火。尚在遲疑。點著不來。橫屍萬里。良久。曰。有甚用處。咄。

南嶽石頭懷志菴主

婺之金華人。族吳氏。年十四。師智慧院寶偁。二十二試所習。落髮。肄講十二年。宿學敬慕。嘗欲會通諸宗。正一代時教。有禪者問曰。杜順乃賢首宗祖師。也談法身。則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此偈合歸天台何義耶。志無對。即出游方。晚至洞山。謁真淨。問。古人一喝不作一喝用。意旨如何。淨叱之。志趨出。淨笑呼曰。浙子。齋後遊山好。志忽領悟。久之。辭去。淨曰。子所造雖逸格。惜緣不勝耳。因識其意。自爾諸方力命出世。師却之。庵居二十年。不與世接。士夫踵門略不顧。有偈曰。萬機休罷付癡憨。蹤跡時容野鹿參。不脫麻衣拳作枕。幾生夢在綠蘿庵。或問。住山多年。有何旨趣。曰。山中住。獨掩柴門無別趣。三塊柴頭品字煨。不用援毫文彩露。崇寧改元冬。曳杖造龍安。人莫之留。明年六月晦。問侍僧日早暮。云。已夕矣。遂笑曰。夢境相逢。我睡已覺。汝但莫負叢林。即是報佛恩德。言訖。示寂於最樂堂。茶毗。收骨塔于乳峰之下。壽六十四。夏四十三。

婺州雙溪印首座

自見真淨。徹證宗猷。歸遯雙溪。一日。偶書曰。折脚鑊兒謾自煨。飯餘長是坐堆堆。一從近日生涯拙。百鳥銜華去不來。又以觸衣碎甚。作偈曰。不挂寸絲方免寒。何須特地裊長竿。而今落落零零也。七佛之名甚處安。

雲居元祐禪師法嗣

亳州白藻清儼禪師

信之玉山人。 僧問。楊廣失橐。駝到處無人見。未審是甚麼人得見。師以拂子約曰。退後。退後。妨他別人所問。云。畢竟落在甚麼處。曰。可煞不識好惡。便打。

臨江軍慧力崇教禪師

僧問。佛力法力即不問。如何是慧力。曰。推倒人我山。扶起菩提樹。云。菩提本無樹。和尚向甚麼處下手。曰。田廩奴。

信州永豐慧月庵主

縣之丘氏子。卅歲出家。於明心寺得度。自機契雲居。熟游湘漢。暨歸永豐。或處巖谷。或居市鄣。令鄉民稱丘師伯。凡有所問。以莫曉答之。一日。語邑人曰。吾明日行脚去。汝等可來相送。於是賚路者畢集。月笑不已。眾問其故。即書偈曰。丘師伯莫曉。寂寂明皎皎。日午打三更。誰人打得了。投筆而逝。

石霜琳禪師法嗣

夔府臥龍思順禪師

綿州人也。上堂。僧問。我手何似佛手。曰。潘閬倒騎驢。云。我脚何似驢脚。曰。白雲深處居。云。人人有箇生緣。如何是和尚生緣。曰。九九八十一。僧禮拜。師乃曰。我手何似佛手。覷面相呈已了。頂門眼若未開。切忌隨他亂走。我脚何似驢脚。擬議思量已錯。要見宗師端的。薦取頭上一著。人人有箇生緣。分明只在目前。迦葉嶺頭雲起。澗下綠水潺潺。

仰山行偉禪師法嗣

襄陽府谷隱靜顯禪師

僧問。覷面相呈事若何。曰。清風來不盡。云。通上徹下。絲毫不納也。曰。明月照無私。問。文彩既彰。願聞舉唱。曰。巡海夜叉頭戴角。云。祇園五葉華開處。不屬東君別是春。曰。重疊關山路。問。一鏃破三關即不問。道人相見時如何。曰。賊身已露。

泐潭洪英禪師法嗣

南嶽法輪齊添禪師

上堂。良久。曰。性靜情逸。遂喝曰。心動神疲。顧左右曰。守真志滿。拈拄杖曰。逐物意移。召眾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壞。僧問。學人上來。乞師指示。曰。汝適來聞鼓聲麼。云。聞。曰。還我話頭來。僧禮拜。師曰。令人疑著。

泉州慧明雲禪師

僧問。般若海中如何為人。曰。雲開銀漢迥。云。畢竟如何。曰。棒頭見血。問。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意旨如何。曰。醜拙不堪當。

潭州大瀉齊恂禪師

僧問。玉兔不懷胎。特牛為甚麼生兒。曰。著槽廠去。

黃龍元肅禪師法嗣

袁州仰山清簡禪師

僧問。集雲峰下分明事。請師分付四藤條。曰。趙州八十方行脚。云。得恁麼不知時節。曰。行到南泉即便休。

隆興府九仙齊輔禪師

蜀之閬苑人。丞相陳公堯叟之孫也。幼聰敏。趣向異倫輩。年二十四得度。學於成都講聚。會真覺勝禪師與之議論。指令南游。元豐間出峽。徧跡祖闡。後造黃龍之室。龍見。乃問。古人見桃華悟道。子作麼生。云。只可背摩霄漢。不可入他蘆葦。曰。為甚麼玄沙道敢保老兄未徹。云。却請和尚一處道看。曰。也須親切始得。然只如從上諸聖。以心傳心。更無別法。汝還知麼。師於言下徹證。崇寧丙戌。開法九仙。上堂。以拄杖畫一畫。曰。會麼。真俗雙泯。二諦猶存。空有兩亡。一塵不立。尋言逐語。有甚了期。何也。性相無以攝其門。色心不能到其境。遂卓拄杖。喝一喝。下座。上堂。百丈開田說大義。仰山夢裏起白椎。靈照策籬只五文。千載之下並光輝。蓬蓬茸茸。師子出窟。雍雍籠籠。猛虎截峰。更若不會。擾擾匆匆。僧問。昨夜三更木馬嘶。碧眼胡僧特地疑。今朝善法堂前見。元是金毛師子兒。文彩已彰。願聞法要。曰。青山作畫屏。流水清行止。云。承師磊落驚人句。意氣風光滿座生。曰。一鶚落長空。白雲千萬里。問。踏翻海水未為奇特。如何是奇特事。曰。久向紅霞居不出。若非清世見應難。宣和庚子九月十日示化。

嘉州月珠祖鑑禪師

因僧請筆其語要。師曰。達磨西來。單傳心印。曹溪六祖。不識一字。今日諸方出世。語句如山。重增繩索。乃拍禪床曰。於斯薦得。猶是鈍根。若也未然。白雲深處從君臥。切忌寒猿中夜啼。

華光恭禪師法嗣

郴州萬壽第一代念禪師

歲旦上堂曰。往復無際。動靜一源。含有德以還空。越無私而迥出。昔日日。今日日。照無兩明。昔日風。今日風。鼓無兩動。昔日雨。今日雨。澤無兩潤。於其中間。覓去來相而不可得。何故。自他心起。起處無蹤。自我心忘。忘無滅跡。大眾若向這裏會去。與天地而同根。共萬物為一體。若也未明。山僧為你重重頌出。元正一。古佛家風從此出。不勞向上用工夫。歷劫何曾異今日。元正二。寂寥冷淡無滋味。趙州相喚喚茶來。剔起眉毛須瞥地。元正三。上來稽首各和南。若問香山山上事。靈源一派碧如藍。遂喝一喝。下座。上堂。香山一路。本無遮護。虎嘯龍吟。蟬噪高樹。皇相山頭風起高。須彌頂上華重吐。咦。僧問。龍華聖會。肇啟茲辰。未審彌勒世尊現居何處。曰。猪肉案頭。云。既是彌勒世尊。為甚麼却在猪肉案頭。曰。不是弄潮人。莫入洪波裏。云。畢竟事又且如何。曰。番人不繫腰。問。曙色未分人盡望。月圓當午意如何。曰。龍蛇混雜。凡聖同居。云。未審還有祖師意也無。曰。碧潭秋夜冷。明月印滄洲。云。學人未曉其言。請師端的。曰。蔡倫池內。石馬猶存。以拂子擊禪床曰。會麼。云。不會。曰。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

圓通圓璣禪師法嗣

台州真如戒香禪師

興化林氏子。上堂曰。孟冬改旦時天寒。葉落歸根露遠山。不是見聞生滅法。當頭莫作見聞看。

臨安府法慧無竭淨曇禪師

嘉興崇德人。久住名藍。晚居法慧。上堂曰。本自深山臥白雲。偶然來此寄閑身。莫來問我禪兼道。我是喫飯屙屎人。上堂。拈拄杖曰。經無量劫。枉受沈倫。育王今日淨地掃塵。三十年後莫錯怪人。卓拄杖。下座。紹興丙寅夏(或云乙丑)。徧辭朝貴。歸付院事。四眾擁眎。揮扇久之。書偈曰。這漢從來沒縫罅。五十六年成話霸。今朝死去見閻王。劔樹刀山得人怕。遂打一圓相。曰。嘎。一任諸方鑽龜打瓦。收足而化。太師秦公檜施千緡以助襄事。火後設利如霰。門人持骨歸四明之阿育王山。建堂奉藏焉。

三祖法宗禪師法嗣

寧國府光孝惟爽禪師

上堂曰。今朝六月旦。一年已過半。奉報參玄人。識取孃生面。孃生面。薦不薦。鷺鷥飛入碧波中。抖擻一團銀繡線。

祐聖法[宋-木+居]禪師法嗣

潭州道林了一禪師

四明人。族臧氏。自發明後。鷹舉四方。至祐聖。投誠入室。聖舉拂子問曰。雲歸山。水歸海。且道祐聖拂子歸甚麼處。云。銀蟾纔散彩。萬類盡瞻光。曰。且喜沒交涉。云。便唱還鄉曲。高歌樂太平也。曰。何不道。春來華競吐。秋去葉凋零。云。謝指示。曰。老僧未曾開口。云。伯牙與子期。不是閑相識。便禮拜。自爾師資契合。大觀初。出住南嶽大明。遷智度及道林。政和四年二月十五日。說偈而終。

嘉泰普燈錄卷第七

音釋

夔音逵 毫音泊 [宋-木+居]音居 郴丑林切 贛音紺 饋音匱 瀏音留 截側史切 顛音皓 戍傷遇切 [辟/一/尢]扶歷切 鞏音拱 莞胡官切 艷千定切 肆羊至切 厓音舍

嘉泰普燈錄卷第八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

僧 (正受)

編

南嶽第十三世(臨濟九世楊岐二世)

白雲守端禪師法嗣

蘄州五祖法演禪師

綿之巴西人。族鄧氏。年三十五。始棄家。祝髮受具。往成都習唯識。百法論。因聞菩薩入見道時。智與理冥。境與神會。不分能證所證。西天外道嘗難比丘曰。既不分能證所證。却以何為證。無能對者。外道貶之。令不鳴鐘鼓。反披袈裟。三藏并法師至彼。救此義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乃通其難。師曰。冷暖則可知矣。作麼生是自知底事。遂質本講曰。不知自知之理。如何講。莫疏其問。但誘曰。汝欲明此。當往南方。扣傳佛心宗者。即負笈出關。由京師渡淮浙。所見尊宿。無不以此語咨決所疑。終不破。後謁浮山圓鑑禪師。鑑舉如來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令究之。及暮。一日謂曰。子來何晚。吾老矣。恐虛度子光陰。可往依白雲。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渠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子大事。師潛然禮辭。至白雲。遂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話請問。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雲特印可。令掌磨事。未幾。雲至。語師曰。儻知一件事麼。云。不知。曰。近日有數禪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有來由。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只是未在。師聞。愕眙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在。狐疑七日。忽偃息。洞然昭徹。曰。元來恁麼地。其胸中珍惜。到此盡去。走見白雲。雲為手舞足蹈。師亦一笑而已。雲一日示眾曰。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在甚麼處。眾下語不契。舉以問師。師近前問訊。曰。也不較多。雲笑曰。須是道者始得。乃命分座。開示方來。初住四面。遷白雲。晚居東山。上堂曰。古人道。我若向你道。即禿却我舌。若不向你道。即啞却我口。且道還有為人處也無。四面有時擬為你吞却。只被當門齒礙。擬為你吐却。又為咽喉小。且道還有為人處也無。乃曰。四面自來柳下惠。上堂。結夏無可供養大眾。作一家醺。管顧諸人。遂擡手曰。囉邏招。囉邏搖。囉邏送。莫怪空疎。伏惟珍重。上堂。白雲不會說禪。三門開向兩邊。有人動著關棧。兩片東扇西扇。上堂。一向恁麼去。路絕人稀。一向恁麼來。辜負先聖。去此二途。祖佛不能近。設使與白雲同生同死。亦未稱乎生。何也。鳳凰不是凡間物。不得梧桐誓不栖。上堂。千峰列翠。岸柳垂金。樵父謳歌。漁人鼓舞。笙簧聒地。鳥語呢喃。紅粉佳人。風流公子。一一為汝諸人發上上機。開正法眼。若向這裏薦得。金色頭陀無容身處。若也不

會。喫粥喫飯。許你七穿八穴。上堂。此箇物。上拄天。下拄地。皖口作眼。皖山作鼻。太平退身三步。放你諸人出氣。上堂。狗子還有佛性也無。也勝貓兒十萬倍。上堂。太平泐[泳-永+盾]漢。事事盡經徧。如是三十年。也有人讚歎。且道讚歎箇甚麼。好箇泐[泳-永+盾]漢。上堂。難。難。幾何般。易。易。沒巴鼻。好。好。催人老。默。默。從此得。過這四重關了。泗州人見大聖。參。上堂。你等諸人見老和尚鼓動脣吻。豎起拂子。便作勝解。及乎山禽聚集。牛動尾巴。却將作等閑。殊不知簷聲不斷前旬雨。電影還連後夜雷。謝監收上堂。人之性命事。第一須是○。欲得成此○。先須防於○。若是真○人。○○。上堂。有佛處不得住。換却你心肝五臟。無佛處急走過。留聲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鴈過舉。出門便錯。恁麼則不去也。種粟却生豆。摘楊華。摘楊華。不覺日又夜。爭教人少年。上堂。悟了同未悟。歸家尋舊路。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自小不脫空。兩歲學移步。湛水生蓮華。一年生一度。上堂。舉。陸亘大夫問南泉和尚。弟子家中有一片石。也曾坐。也曾臥。擬鑄作佛。得麼。曰。得。云。莫不得麼。曰。不得。師召大眾曰。夫為善知識。須明決擇。為甚麼他人道得也道得。他人道不得也道不得。還知南泉落處麼。白雲不惜眉毛與你注破。得又是誰道來。不得又是誰道來。你若更不會。老僧為你作箇樣子。乃舉手曰。將三界二十八天作箇佛頂。金輪水際作箇佛脚。四大洲作箇佛身。雖然作此佛兒子了。你諸人却在那裏安身立命。大眾還會也未。老僧作第二箇樣子去也。將東弗于逮作一箇佛。南瞻部洲作一箇佛。西瞿耶尼作一箇佛。北鬱單越作一箇佛。草木叢林是佛。蠢動含靈是佛。既恁麼。又喚甚麼作眾生。還會也未。不如東弗于逮還他東弗于逮。南瞻部洲還他南瞻部洲。西瞿耶尼還他西瞿耶尼。北鬱單越還他北鬱單越。草木叢林還他草木叢林。蠢動含靈還他蠢動含靈。所以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既恁麼。你又喚甚麼作佛。還會麼。忽有箇漢出來道。白雲休寐語。大眾記取這一轉語。僧問。承師有言。山前一片閑田地。只如威音王已前。未審甚麼人為主。曰。問取寫契書人。云。和尚為甚倩人來答。曰。只為你教別人問。云。與和尚平出去也。曰。大遠在。問。如何是佛。曰。口是禍門。又曰。肥從口入。問。一代時教是箇切脚。未審切那箇字。曰。鉢囉娘。云。學人只問一字。為甚麼却答許多。曰。七字八字。問。如何是臨濟下事。曰。五逆聞雷。云。如何是雲門下事。曰。紅旗閃爍。云。如何是曹洞下事。曰。馳書不到家。云。如何是為仰下事。曰。斷碑橫古路。僧禮拜。師曰。何不問法眼下事。僧云。留與和尚。師曰。巡人犯夜。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鐵旗鐵鼓。云。只有這箇。為復別有。曰。採石渡頭看。云。忽遇客來。將何祇待。曰。龍肝鳳髓。且待別時。云。客是主人相師。曰。謝供養。問。如何是先照後用。曰。王言如絲。云。如何是先用後照。曰。其出如綸。云。如何是照用同時。曰。舉起軒轅鑑。蚩尤頓失威。云。如何是照用不同時。曰。金將火試。問。佛未出世時如何。曰。大憨不如小憨。云。出世後如何。曰。小憨

不如大憨。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曰。頭上戴纍垂。云。見後如何。曰。青布遮前。云。未見時為甚麼百鳥銜華獻。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云。見後為甚麼不啣華獻。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問。如何是佛。曰。露胸跣足。云。如何是法。曰。大赦不放。云。如何是僧。曰。釣魚船上謝三郎。問。四面無門山嶽秀。箇中時節若為分。曰。東君知子細。徧地發萌芽。云。春去秋來事宛然也。曰。纔方搓彈子。便要捏金剛。一日。顧問門人曰。諸子已後如何荷負吾宗。佛鑑曰。彩鳳舞丹霄。佛眼曰。鐵蛇橫古路。佛果舉足曰。看脚趂。師曰。滅吾宗者。克勤也。崇寧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堂辭眾曰。趙州和尚有末後句。你作麼生會。試出來道看。若會得去。不妨自在快活。如或未然。這好事作麼說。良久。曰。說即說了也。只是諸人不知。要會麼。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珍重。時山門有土木之役。躬往督之。且曰。汝等勉力。吾不復來矣。歸丈室。淨髮澡身。迄旦。吉祥而化。是夕。山摧石隕。四十里內巖谷震吼。閣維。設利如雨。塔于東山之南。壽八十餘。

南嶽第十三世(臨濟九世翠巖二世)

大滄真如慕詰禪師法嗣

東京智海普融道平禪師

仙都人。族許氏。嘗師事泉萬卷。會荊公請泉居蔣山。師與之偕往。命掌牋記。辭謁真如於大滄。聞舉洗鉢盂話。倏然啟悟。述偈曰。七顛八倒。業識忙忙。螺江回首處。笑殺謝三郎。趙璧與燕金。寶環并玉珮。拈起兔角鎚。一時俱擊碎。如詰之無爽。於是聲名四馳。後六生道場。四被詔旨。上堂曰。山僧不會佛法。為人總沒來由。或時半開半合。或時全放全收。還如萬人叢裏。冷地掉箇石頭。忽然打著一箇。方知觸處周流。上堂。趙州有四門。門門通大道。玉泉有四路。路路透長安。門門通大道。畢竟誰親到。路路透長安。分明進步看。拍膝一下。曰。歲晚未歸客。西鳳門外寒。上堂。舉。盤山示眾曰。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古人恁麼說話。大似抱賊叫屈。普融門下。人人慷慨。生擒虎兇。活捉獰龍。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遂拈拄杖曰。不是向人誇伎倆。丈夫標致合如斯。卓拄杖。下座。靖康初。謝事歸黃州栢子山。建炎改元十月二日。示化。

隆興府泐潭景祥禪師

建昌南城人。族傅氏。父翼為永豐令。母上官氏。夢絳幡皂纛。擁一偉丈夫至。稱塞上將軍。已而出胎。因以塞上公名之。及長。警敏。強記博覽。常夜夢持刀刺人。一日睡中。神人授以偈。後不復夢。適永豐下世。追念罔極。非出世間法無以報。聞有琦禪師說法于靈鷲。往聽。頓有省發。依琦剎染受具。乃之遠方。至大滄。久而開悟。日常留侍。盡其機用。滄既趨寂。歸隱臨川。越十年。列剎迎居。槩不就。大觀四年。偶泐潭虛席。府座以書幣三邀。不得已而應命。上堂。舉。鏡清和尚示眾

曰。若據令而行。碧眼老胡不得無過。若盡令而行。須閉却僧堂門。倩人守院始得。時有僧問。盡令而行時如何。曰。汝欲散眾那。師曰。寶峰今日舉話。不得動著。留與諸方檢點。至節上堂。世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消底向甚麼處去。長底自何而來。所以道。若言其有。無物可守。若言其無。觸應萬途。若言其新。自古夙因。若言其故。物不能汙。是故在鳥鳥鳴。在獸獸鳴。在天同天。處人同人。遂拈拄杖曰。且道在這裏同箇甚麼。良久。曰。祖室傳來行正令。撥發蘆芽徧地春。中秋上堂。靈山話。曹溪指。放過初生斫額底。未問龍眠老古錐。昨夜三更轉向西。正當恁麼時。有人問。如何是月向明暗未分處。道得一句。便與古人共出一隻手。如或未然。寶峰不免依模畫樣。應箇時節。乃打一圓相。曰。清光萬古復千古。豈止人間一夜看。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十箇指頭八箇了。問。我手何似佛手。曰。金鍬難辨。云。我脚何似驢脚。曰。黃龍路險。云。人人有箇生緣。如何是和尚生緣。曰。把定要津。不通凡聖。室中問僧。達磨西歸。手攜隻履。當時何不兩隻都將去。云。此土也要留箇消息。曰。一隻脚在西天。一隻脚在東土。著甚來由。僧無語。問僧。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塵中現底身。僧指香爐云。這箇是香爐。師曰。帶累三世諸佛生陷地獄。僧罔措。師便打。問僧。布袋開裏撒開。作麼生會。云。某不會。曰。鐵鈔但言鐵鈔。木履但言木履。眼前蹉過彌勒天宮。討甚麼屎。遂推出。師不安行。有僧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曰。土地前燒二陌紙著。師常叉手夜坐。如對大寶。初坐。手與趺綴。至五鼓。必齊膺。因號祥叉手。其莊肅若此。建炎初。荷策游天台。郡守聞于朝。以詔居浮山。紹興二年十月七日。集眾言別。侍僧請偈。師曰。幸無去來。何偈之有。即加趺而逝。火後。目睛齒舌不壞。獲設利五色。其徒分塔于浮山。泐潭。

潭州東明仁仙禪師

開堂日。僧問。世尊出世。梵王前引。帝釋後隨。和尚出世。有何祥瑞。曰。任是百千諸佛。一時趕向水牯欄裏。云。有何祥瑞。曰。山僧不曾眼華。

廬山東林正覺自遵禪師

上堂曰。十五日已前。放過一著。十五日已後。未可商量。正當十五日。試道一句看。良久。曰。山色翠穠春雨歇。栢庭香擁木蘭開。

泗州普照明悟曉欽禪師

上堂曰。引手撮空。展轉莫及。翻身擲影。徒自勞形。當面拈來。却成蹉過。畢竟如何。拍禪床曰。泊合錯商量。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曰。東邊更近東。云。滄山的子。智海親孫也。曰。却笑傍人把釣竿。

和州光孝慧蘭禪師

不知何許人也。自號碧落道人。嘗以觸衣書七佛名。叢林稱為蘭布裊。一日。擬草庵歌示眾。其辭曰。吾結庵兮非世寶。通身盡是無生艸。本來基址坦然平。四維上下無邊表。庵中人。匪生老。妙用縱橫無作造。不村不郭不深山。暑往寒來俱不到。問此庵。在何處。父母未生好薦取。掣電之機儻未分。穿雲陟嶺反相誤。住庵人。何面目。混沌初分堪委曲。此時一著太分明。不解依前打瓦卜。或言大。等閑收向針鋒界。或言小。森羅普印毫端杪。或言貴。覲面指陳無可示。或言賤。萬斛驪珠終不換。或言顯。爍迦羅眼覷難見。或言隱。塞破虛空光炯炯。欲識庵中舊日人。大千沙界俱銷殞。建炎末。逆虜犯淮。執師見酋長。長曰。聞我名否。師曰。我所聞者。唯大宋天子之名。長恚。令左右以鎚擊之。鎚至輒斷壞。長驚異。延麾下敬事之。經旬。師索薪自焚。無敢供者。親拾薪成龕。怡然端坐。煙焰一起。流光四騰。虜跪伏。灼膚者眾。火絕。得五色設利。併其骨而北歸。所執僧尼。悉得自便。和人至今詠之。

吉州光孝慧曉禪師

僧問。若能轉物。即同如來。露柱是物。請和尚轉。曰。不放落華隨水去。云。因甚麼如此。曰。恐招凡客入山。

潭州福嚴真禪師

上堂曰。禪巖山上雲。舒卷任朝昏。忽爾落平地。客來難討門。上堂。舉。趙州問僧。近離甚麼處。云。雪峰。曰。雪峰近日有何言句。云。和尚嘗示眾道。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汝等諸人向甚麼處屙。曰。汝回去麼。云。便行。曰。我寄汝一鍬子去。師曰。如今諸方商量。趙州寄鍬子與雪峰。便是剗却那屙底。我當時若問這僧。汝回去麼。云。便行。只向他道。我寄你一副鉢盂去。你又如何商量。

潭州東明遷禪師

久侍真如。晚居瀉山。真如庵忠道者高其風。每叩之。一日。閱首楞嚴次。忠問。如我按指。海印發光。佛意如何。曰。釋迦老子好與二十棒。云。為甚麼如此。曰。用按指作麼。云。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又作麼生。曰。亦是海印發光。

雪竇法雅禪師法嗣

衢州光孝慈覺普印禪師

泉之晉江許氏子。室中問僧。父母未生已前在甚麼處行履。僧擬對。即打出。或曰。達磨在你脚下。僧擬著。亦打出。或曰。道。道。僧擬開口。復打出。

青原第十三世(雲門七世)

法雲大通善本禪師法嗣

潭州雲峰祖燈志璿禪師

南粵人。族陳氏。母因雷震而生。五歲授書。至未知生。焉知死。恍如夢覺。歸以出家告父母。未冠為僧。謁大通於雙林。一夕。登大士殿作禮。既而經行。於善惡不思中。尋即開悟。住雲峰日。上堂曰。休去。歇去。一切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裏香爐去。一條白練去。大眾。古人見處如日暉空。不著二邊。豈墮陰界。堪嗟後代兒孫多作一色邊會。山僧即不然。不休去。不歇去。業識忙忙去。七顛八倒去。十字街頭鬧浩浩地聲色裏坐臥去。三家村裏盈衢寒路荊棘裏遊戲去。刀山劍樹劈腹剜心。鑊湯爐炭皮穿骨爛去。如斯舉唱。大似三歲孩兒鞦韆毬。上堂。一切聲是佛聲。塗毒鼓透入耳朵裏。一切色是佛色。鐵蒺藜穿過眼睛中。好事不如無。便下座。上堂。孟冬薄寒。且道寒作何色。上堂。盡乾坤大地是箇熱鐵團。汝等諸人向甚麼處下口。良久。曰。吞不進。吐不出。上堂。瘦竹長松滴翠香。流風疏月度炎涼。不知誰住原西寺。每日鍾聲送夕陽。上堂。聲色頭上睡眠。虎狼羣裏安禪。荊棘林內翻身。雪刃叢中游戲。竹影掃堦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上堂。良久。曰。吾道一以貫之。話作兩橛。上堂。不是風動。不是幡動。衲僧失却鼻孔。是風動。是幡動。分明是箇漆桶。兩段不同。眼暗耳聾。澗水如藍碧。山華似火紅。上堂。僧問。如何是西來意。曰。築著額頭磕著鼻。云。意旨如何。曰。驢馱馬載。云。向上還有事也無。曰。朝到西天。暮歸唐土。云。謝和尚答話。曰。大乘研郎當。僧退。師乃曰。僧問西來意。築著額頭磕著鼻。意旨又如何。驢馱并馬載。朝到西天暮歸唐。大乘恰似研郎當。何故。沒量大人被語脉裏轉却。遂拊掌大笑。下座。僧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為甚麼眉鬚墮落。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云。恁麼則不落也。曰。兩重公案。云。學人未曉。特伸請益。曰。筠袁虔吉。頭上插筆。問。德山入門便棒。意旨如何。曰。束杖理民。云。臨濟入門便喝。又作麼生。曰。不言而化。云。未審和尚如何為人。曰。一刀兩段。問。無縫鐵門。請師一啟。曰。進前三步。云。向上無關。請師一閉。曰。退後一尋。云。不開不閉又作麼生。曰。吽。吽。便打。問。雪峰鞦韆。意旨如何。曰。千鈞之弩。云。禾山打鼓。又作麼生。曰。老不歇心。

臨安府淨慈寶印楚明禪師

百粵人。族張氏。祝髮後。謁大通。通夢日月並出。曉則師至。稱楚明上座。通陰奇之。令參堂。久而契悟。出住淨慈。大播祖道。左丞蒲公宗孟奏以師名。上堂曰。若論此事。如散鋪寶貝。亂堆金玉。昧己者。自甘窮困。有眼底。信手拈來。所以道。閻浮有大寶。見少得還稀。若人將獻我。成佛一餉時。乃拈拄杖曰。如今一時呈似。普請大眾高著眼。擲拄杖。下座。上堂。祖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淨慈當時若見恁麼道。用黑漆拄杖子一棒打殺。埋向無

陰陽地上。令他出氣不得。何故。叵耐他瞞我唐土人。眾中莫有為祖師出氣底麼。出來和你一時埋却。

東京慧林常悟禪師

僧問。若不傳法度眾生。舉世無由報恩者。未審傳箇甚麼法。曰。開宗明義章第一。問。達磨未來時如何。曰。省得草鞋錢。云。來後如何。曰。重疊關山路。

真州長蘆祖照道和禪師

興化仙游人。族潘氏。少警敏博學。從伯父往京師。累舉不第。遂師天清釋迦院德璋。以資慈聖光獻皇后。恩例得度登具。謁淨因臻。圓通秀。秀謝世。適大通繼居。師就參之。一日。以硫黃續火。釋然契悟。籌室一鎮。四眾雲趨。上堂曰。一二三四五六。碧眼胡僧數不足。泥牛入海過新羅。木馬迎風到天竺。天竺茫茫何處尋。補陀巖上問觀音。普賢拍手呵呵笑。歸去去兮秋水深。上堂。觀身實相。觀佛亦然。這裏見得。黃面瞿曇隱身無地。其或渺漫不分。照顧眉毛鼻孔。上堂。良久。曰。還會麼。大施門開。便請單刀直入。寶所在近。莫教空手而回。三十年後自看。記敗睦州道底。上堂。欲渡巨海。必假方舟。檣棹俱全。風帆兩便。夜觀星月。書視雲山。萬里之遙。一瞬可到。莫有洗脚上船底麼。遂曰。人心盡畏波濤嶮。未必波濤嶮似心。僧問。無遮聖會還有不到者麼。曰。有。云。誰是不到者。曰。金剛脚下鐵崑崙。問。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旨如何。曰。羊頭車子推明月。云。便恁麼去時如何。曰。鐵門路嶮。問。教外別傳。未審傳箇甚麼。曰。鐵彈子。問。一槌兩當時如何。曰。踏藕得魚歸。問。百城游罷時如何。曰。前頭更有趙州關。宣和六年八月七日。書偈端坐而化。茶毗。得舍利五采。合靈骨塔於摩尼峰下。壽六十八。臘四十五。

湖州道場有規禪師

婺之金華人。族姜氏。幼有逸才。自薙髮。趨師席。後徹證於大通。上堂曰。種田搗飯。地藏家風。客來喫茶。趙州禮度。且道護聖門下。別有甚麼長處。良久。曰。尋常不放山泉出。屋底清池冷照人。上堂。拈拄杖曰。還見麼。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德山老人雖則焚其疏鈔。也是賊過後張弓。且道文彩未彰以前。又作麼生理論。三千劍客今何在。獨許莊周致太平。化士出問。促裝已辨。乞師一言。曰。好看前路事。莫比在家時。云。恁麼則三家村裏十字街頭等箇人去也。曰。照顧打失布袋。

湖州道場顏禪師

上堂曰。世尊按指。海印發光。遂拈拄杖曰。莫妄想。便下座。有僧登五鳳樓。冥坐數日。光燄透戶。師聞。曳杖往扣之。僧舉目。師以杖擊之。逐出寺。

鄭州資福寶月法明禪師

上堂曰。若論此事。譬如伐樹得根。灸病得穴。若也得根。豈在千枝徧斫。若也得穴。不假六分全燒。遂卓拄杖曰。這箇是根。那箇是穴。擲下拄杖曰。這箇是穴。又喚甚麼作根。咄。是何言歟。

福州雪峰妙湛思慧禪師

錢塘人。族俞氏。俞氏方貴且富。師抗志慕出家為童子。大通見之。與語如流。即與染削。讀圓覺。至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豁然自契。求證於通。通曰。汝試向未開口時道一句來。師震威一喝而出。通大笑。於是道聲藹著。次謁真淨。淨一見。知非凡材。留三年。力烹煉之。因歸禮大通。則曰。未始有異也。第人各行之耳。故道俗爭挽。出住雲川道場。法席不減二本之盛。繼徙徑山淨慈。

詔居京師智海。又移補顯親。黃檗。雪峰。上堂曰。一法若通。萬緣方透。拈拄杖曰。這裏悟了。提起拄杖海上橫行。若到雲居山頭。為我傳語雪峰和尚。咄。上堂。布大教網。攬人天魚。護聖不似老胡拖泥帶水。只是見兔放鷹。遇麋發箭。乃高聲召眾曰。中。上堂。昔日藥山早暮不參。動經旬月。一日。大眾集。藥山便掩却方丈。諸禪德。彼時佛法早自淡薄。論來猶較些子。如今每日鳴鼓陞堂。怛怛地。問者口似紡車。答者舌如霹靂。總似今日。靈山慧命殆若懸絲。少室家風危如疊卵。又安得箇慨然有志扶豎宗乘底衲子出來喝散大眾。非唯耳邊靜辨。當使正法久住。豈不偉哉。如或捧上不成。山僧到行此令。以拄杖一時趨退。上堂。眼睫橫亘十方。眉毛上透青天。下徹黃泉。且道鼻孔在甚麼處。良久。曰。筍。上堂。妙高山頂。雲海茫茫。少室岩前。雪霜凜凜。齊腰獨立。徒自苦疲。七日不逢。一場[怡-台+摩][怡-台+羅]。別峰相見。落在半途。隻履西歸。遠之遠矣。卓拄杖。下座。上堂。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真體。今朝三月十五。不勞久立。建炎改元。上堂。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今上皇帝踐登寶位。萬國歸仁。艸木禽魚咸被其德。此猶是聖主應世邊事。王宮降誕已前一句。天下人摸索不著。上堂。一切法無差。雲門胡餅趙州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華。慚愧太原孚上座。五更聞鼓角。天曉弄琵琶。喝一喝。下座。上堂。南詢諸友。踏破艸鞋。絕學無為。坐消日月。凡情易脫。聖解難忘。但有纖毫。皆成滲漏。可中為道。似地擎山。應物現形。如驢覷井。縱無計較。途轍已成。若論相應。轉沒交涉。勉諸仁者。莫錯用心。各自歸堂。更求何事。僧問。古殿無燈時如何。曰。東壁打西壁。云。恁麼則撞著露柱也。曰。未敢相許。問。九夏賞勞即不問。從今向去事如何。曰。光剗頭。淨洗鉢。云。謝師指示。曰。滴水難消。師住持四十餘年。所至衲子不下萬指。未嘗干謁。而檀信嚮風。紹興甲子。罷寺居東庵。明年秋。絕食清坐。出二指示門人曰。更兩日在。至期。易衣儼然而逝。時七月甲寅也。壽七十五。塔全身於東庵

臨安府上天竺慈辯從諫講師

處之松陽人也。具大知見。聲播講叢。於止觀深有所契。每與禪衲游。嘗以道力扣大通。通一日作書寄之。諫發緘。覩黑白二圓相。乃悟。答偈曰。黑相白相。擔枷過狀。了不了兮。無風起浪。若問究竟事(一作相)如何。洞庭山在太湖上。後拈香嗣之。

金山法印寧禪師法嗣

吉州禾山用安禪師

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曰。魚挨鼈倚。云。出水後如何。曰。水仙頭山戴。好手絕躋攀。云。出與未出時如何。曰。應是乾坤惜。不教容易看。

甘露傳祖仲宣禪師法嗣

平江府妙湛尼慈鑑大師

文照。溫陵人。族董氏。十七得度。徧迹祖闡。獲證甘露。郡守陳公師錫聞其名。命居妙湛。後五遷道場。皆革律為禪。吳中尼刹禪林寔始於照也。太宰鄭公居仁奏賜號并紫方袍。上堂曰。靈源不動。妙體何依。歷歷孤明。是誰光彩。若道真如實際。大似好肉剝瘡。更作祖意商量。正是迷頭認影。老胡四十九年說夢即且止。僧堂裏僑陳如上座為你諸人舉覺底。還記得麼。良久。曰。惜取眉毛好。

瑞巖有居禪師法嗣

台州萬年處幽禪師

上堂曰。先聖行不到處。凡流恰到。凡流既到。先聖莫知。到與不到。知與不知。總置之一壁。只如僧問乾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頌在甚麼處。峰以拄杖一畫。曰。在這裏。且道此老與他先聖凡流相去幾何。南山虎齧石羊兒。須向其中識生死。

淨因佛日岳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禪鑿體淳禪師

上堂曰。養由弓矢。不射田蛙。任氏絲輪。要投溟渤。發則穿楊破的。得則脩鯨巨鼈。隻箭既入重城。長竿豈釣淺水。而今莫有吞鈎齧鏃底麼。若無。山僧卷起絲輪。拗折弓箭去也。擲拄杖。下座。

本覺法真守一禪師法嗣

台州天台如庵主

久依法真。因看雲門東山水上行語。發明己見。歸隱故山。侶猿鹿。五馬聞其風。遣使逼令住持。如作偈曰。三十年來住此山。郡符何事到林間。休將瑣瑣塵寰事。

換我一生閑又閑。遂焚其廬。竟不知所止。

平江府西竺尼法海

寶文。呂嘉之姑也。首參法雲秀禪師。後領旨於法真言下。諸名儒屢挽應世。堅不從。殂日。說偈曰。霜天雲結霧。山月冷涵輝。夜接故鄉信。曉行人不知。屈明坐脫。

嘉泰普燈錄卷第八

音釋

疏音疎 潛音刪 愕五各切 胎與之切 澗下沒切 膈音突 兕徐姊切 蠹(音毒又音導) 穉音農 酋自秋切 研音訝 殂昨胡切

嘉泰普燈錄卷第九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

僧 (正受)

編

青原第十三世(雲門七世)

投子證悟脩顯禪師法嗣

鄧州香嚴海印智月禪師

不知何許人也。久參證悟。深達法源。自京師出居穎之薦福。紹聖三年。移香嚴。上堂曰。判府吏部。此日命山僧開堂祝 聖。紹續祖燈。只如祖燈作麼生續。不見古者道。六街鍾鼓響鞦韆。即處鋪金世界中。池長芰荷庭長栢。更將何法演真宗。恁麼說話。也是事不獲已。有旁不肯底出來。把山僧拽下禪床。痛打一頓。許伊是箇本分衲僧。若未有這箇作家手脚。切不得草草匆匆。勘得脚跟下不實頭沒去處。卻須倒喫薦福手中鑊柄。莫言不道。 僧問。法雷已震。選佛場開。不昧宗乘。請師直指。曰。三月三日時。千華萬華拆。云。普天匝地承恩力。覺苑仙葩一夜開。曰。切忌隨他去。

金山智覺法慧禪師法嗣

常州報恩寶月覺然禪師

越之嵎縣鄭氏子。 上堂曰。學者無事空言。須求妙悟。去妙悟而事空言。其猶逐臭耳。然雖如是。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紹興六年五月旦。誠其徒曰。世緣易染。道業難辦。汝等勉之。語卒而逝。

長蘆淨照崇信禪師法嗣

東京慧林慈受懷深禪師

壽春六安人。族夏氏。生而祥光現舍。文殊行堅禪師遙見。疑火也。詰且知師始生。堅歎曰。非凡兒。往訪之。師見堅輒笑。母張氏許出家。十四割愛冠祝髮。後四年。訪道方外。崇寧初。往嘉禾。依淨照於資聖。照舉良遂見麻谷因緣問曰。如何是良遂知處。師即洞明。照徙長蘆。命首眾。政和初。儀真守吏部季公釜。以城南資福邀師。履滿戶外。蔣山佛鑑勲禪師渡江行化見之。茶退。師引巡察。至千人街坊。鑑問。既是千人街坊。為甚麼只有一人。師曰。多虛不如少實。鑑曰。恁麼那。師赧然。偶 朝廷以資福為神霄宮。因棄往蔣山。留西庵。陳請益。鑑曰。資福知是般事便休。曰。某實未穩。望和尚不外。鑑舉倩女離魂話反覆窮之。大豁疑礙。呈偈曰。只是舊時行李處。等閑舉著便殺訛。夜來一陣狂風起。吹落桃華知幾多。鑑拊几曰。這底豈不是活祖師意。未幾。被 旨居焦山。閱四稔。 詔住慧林。靖康改元。勾歸不聽。秋再辭。乃 允。徑之天台石橋。尋徙靈巖。久之。 勅補蔣山。未數月。退居

洞庭之包山。復應王氏請。為圓覺第一祖。上堂曰。不是境。亦非心。喚作佛時也陸沉。箇中本自無階級。切忌無階級處尋。總不尋。過猶深。打破雲門飯袋子。方知赤土是黃金。上堂。古者道。忍。忍。三世如來從此盡。饒。饒。萬禍千殃從此消。默。默。無上菩提從此得。師曰。會得此三種語了。好箇不快活漢。山僧只是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潑水相唾。插觜廝罵。卓拄杖曰。平出。平出。上堂。雲自何山起。風從甚澗生。好箇入頭處。官路少人行。上堂。昔有人獲一塊鐵。鑄作一座方響。人聞之。便生逸樂之情。謂之樂器。後將方響打作一口磬。人聞之。便生善。此後。因人從軍。却將磬鑄成一口劍。人見之。便生驚怖。更後時。又將劍鑄成一尊佛。人見之。便生歸向。諸仁者。大都只是一塊鐵。因甚麼起得許多驚喜善惡之念。試思之。僧問。甚麼人不被無常吞。曰。只恐他無下口處。云。恁麼則一念通玄箭。三尸鬼失姦也。曰。汝有一念。定被他吞了。云。無一念時如何。曰。捉著閻梨。問。知有道不得時如何。曰。啞子喫蜜。云。道得不知有時如何。曰。鸚鵡喚人。僧禮拜。師叱曰。這傳語漢。問。如何是佛。曰。面黃不是真金貼。云。如何是佛向上事。曰。一箭一蓮華。僧作禮。師彈指三下。紹興二年四月望。為眾小參。僧問末後句。師良久曰。後五日看。至二十日。果示微疾。竟爾告終。壽五十六。臘三十六。火浴戒體。光分五色。獲設利者無數。竹石草木。煙所及處。累累如綴珠。穴土為坑。隨鑿亦有之。分靈骨塔于包山之顯慶。思溪之圓覺。

平江府光孝證悟如瓊禪師

建寧魏氏子。開堂日。僧問。如何是蘇臺境。曰。山橫師子秀。水接太湖清。云。如何是境中人。曰。衣冠皇宋後。禮樂大周前。師凡見僧。必問曰。近日如何。僧擬對。即拊其背曰。不可思議。及將示寂。眾集。復曰。不可思議。乃合掌而終。

紹興府天衣如哲禪師

族里未詳。自退席。寓平江之萬壽。飲啖無擇。人多侮之。有以瑞岩喚主人公語問者。師答以偈曰。瑞巖長喚主人公。突出須彌最上峰。大地掀翻無覓處。笙歌一曲畫樓中。一日。曰。吾行矣。令拂拭所乘笋輿。乃書偈告眾曰。道在用處。用在死處。時人只管貪歡樂。不肯學無為。敘平昔參問。勉眾進修己。忽豎起拳曰。諸人且道這箇落在甚麼處。眾無對。師揮案一下。曰。一齊分付與秋風。遂入輿中端坐而逝。實紹興庚辰八月二十三日也。火葬日。闔郡捧香薪。送者擁道。師蛻身搖動。咸謂其復生。

婺州智者法銓禪師

上堂曰。要扣玄關。須是有節操。極慷慨。斬得釘。截得鐵。硬剝剝地漢始得。若是隈刀避箭碌碌之徒。看即有分。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臨安府徑山妙空智訥禪師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是何。曰。坐久成勞。云。見後如何。曰。不妨我東行西行。

保寧覺印子英禪師法嗣

臨安府鹽官廣福惟尚禪師

自幼南詢至泗州。依覺印於普照。一日。請方丈。問云。南泉斬猫兒。意旨如何。曰。須是南泉始得。印即以前語詰之。師不能對。至僧堂。忽大悟。曰。古人道。從今日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信有之矣。述偈呈印曰。須是南泉第一機。不知不覺驀頭錐。覷面若無青白眼。還如[感*鳥][感*鳥]守空池。舉未絕。印豎拳曰。正當恁麼時作麼生。師掀倒禪床。印遂喝。師曰。賊過後張弓。便出。住廣福日。室中問僧。提起來作麼會。又曰。且道是箇甚麼。要人提起(餘語未見)。

慶元府雪竇法寧禪師

衢之西安人。族杜氏。父母禱金華聖者。一夕。夢梵僧入家。乃生。弱冠祝髮。志慕游歷。因閱趙州語。默契心源。及見覺印。言其所得。印特稱之。後入坐道場。上堂曰。百川異流。以海為極。森羅萬象。以空為極。四聖六凡。以佛為極。明眼衲僧。以拄杖子為極。且道拄杖子以何為極。有人道得。山僧兩手分付。儻或未然。不知閑倚禪床畔。留與兒孫指路頭。

甘露德顛禪師法嗣

揚州光孝亢禪師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七顛八倒。云。忽遇客來。如何祇待。曰。生鐵蒺[廿/梨]劈口[祝/土]。

法雲佛國惟白禪師法嗣

東京慧林月印惠海禪師(初住湯泉)

上堂曰。黃金地上。具眼者未肯安居。荊棘林中。本分底留伊不得。只如去此二途。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良久。曰。舉頭煙靄裏。依約見家山。上堂。顧眎大眾。拍禪床一下。曰。聊表不空。便下座。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曰。黃金地上玉樓臺。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三月洛陽人戴華。

揚州建隆原禪師

姑蘇洞庭人。族夏氏。初得法於甘露顛禪師。後機契於佛國。以步武高妙。侍國入禁中陞座。問答稱旨。賜金欄伽梨。自京回蔣山。值佛鑑上堂。師出問。如何是蔣山境。鑑抗聲曰。你次第問我境中人耶。師便禮拜歸眾。鑑大喜。端明蔡公襄請開法建隆。後住洞庭翠峰。上堂。拈拄杖曰。買帽相頭。依模畫樣。從他野老自顰

眉。誌公不是閑和尚。卓拄杖。下座。上堂。舉。僧問鏡清。明教新年。佛法有無。師曰。新年景物漸舒蘇。佛法徒勞論有無。得失是非都喪却。波斯鼻孔自來麤。僧問。大覺世尊昔於波羅奈國轉四諦法輪。建隆今日開堂。未審轉那箇法輪。曰。千江同一月。萬戶盡逢春。云。法輪轉處。達者皆知。旃檀爇時。香風匝地。曰。寒山拊掌。拾得呵呵。

開先心印智珣禪師法嗣

廬山開先宗禪師

上堂曰。一不做。二不休。捩轉鼻孔。捺下雲頭。禾山解打鹽官鼓。僧繇不寫戴嵩牛。廬陵米。投子油。雪峰依舊鞞雙毬。夜來風送衡陽信。寒鴈一聲霜月幽。

元豐惠圓清滿禪師法嗣

福州雪峰圓覺宗演禪師

恩州人也。上堂曰。道箇直下便會。早是枝生節外。更若舉古明今。笑殺德山臨濟。驀拈拄杖。召眾曰。且道德山臨濟有甚麼長處。卓一卓。喝一喝。曰。曾經大海休誇水。除却須彌不是山。上堂。遣迷求悟。不知迷是悟之鉗鎚。愛聖憎凡。不知凡是聖之爐鞴。只如聖凡雙泯。迷悟俱忘一句作麼生道。半夜彩霞籠玉像。天明峰頂五雲遮。僧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曰。款出囚口。云。便恁麼會去時如何。曰。換手推脷。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心。曰。十字街頭片瓦子。辭眾曰。僧問。如何是臨岐一句。曰。有馬騎馬。無馬步行。云。途中事作麼生。曰。賤避貴。

雪竇道榮禪師法嗣

福州雪峰大智禪師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銜拂柄示之。僧云。此是香巖底。和尚又作麼生。師便喝。僧大笑。師叱曰。這野狐精。

夾山自齡禪師法嗣

潭州石霜法聰禪師

僧問。如何是君王劍。曰。四塞輸降款。梯山入貢來。云。如何是諸侯劍。曰。瞻之仰之。云。如何是百官劍。曰。四海煙塵淨。六合一家昌。云。如何是和尚劍。曰。理長即就。

育王真戒曇振禪師法嗣

慶元府岳林真禪師

上堂曰。古人道。初秋夏末。合有責情三十棒。岳林則不然。靈山會上。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正當恁麼時。好與三十棒。何故。如此太平時節。強起干戈。教人吹

大法螺。擊大法鼓。舉步則金蓮躑躅。端居則寶座巍巍。梵王引之於前。香華繚繞。帝釋隨之於後。龍象駢羅。致令後代兒孫遞相做數。三三兩兩。皆言出格風標。劫劫波波。未肯歸家穩坐。鼓脣搖舌。宛如鐘磬笙竿。奮臂點胸。何啻稻麻竹葦。更逞游山翫水。撥草瞻風。人前說得石點頭。天上飛來華撲地。也好與三十棒。且道坐夏賞勞。如何酬獎。良久。曰。萬寶功成何厚薄。千鈞價重自低昂。

招提廣燈惟湛禪師法嗣

嘉興府華亭觀音禪師(遺其名)

僧問。如何是佛。曰。半夜烏龜火裏行。云。意作麼生。曰。虛空無背面。僧禮拜。師便打。

青原第十三世(洞山九世)

丹霞子淳禪師法嗣

真州長蘆真歇清了禪師

左綿安昌人。族雍氏。襁褓入寺見佛。喜動眉睫。咸異之。年十一。依聖果清俊。歷七稔。試法華得度。往成都大慈習經論。領大意。出蜀至沔漢。扣丹霞。入室次。霞問。如何是空劫時自己。師擬對。霞曰。你鬧在。且去。一日。登鉢孟峰。豁契悟。徑歸見霞。方侍立次。霞掌曰。將謂你知有。師欣然拜之。翌日。霞上堂曰。日照孤峰翠。月臨溪水塞。祖師玄妙訣。莫向寸心安。便下座。師直前云。今日陞座更瞞某不得也。霞曰。你試舉我今日陞座看。師良久。霞曰。將謂你瞥地。師便出。後游五臺。之京師。浮汴抵長蘆。謁祖照禪師。一語契投。命為侍者。踰年分座。宣和三年。照稱疾退院。四年秋。經制陳公璋請師繼席。衲子憧憧。堂盈千七百眾。建炎末。自儀真游四明之補怛洛迦山。又之丹丘天峰。受閩中象骨請。紹興初。勅住育王。從溫之龍翔。禪其律居。移徑山及崇先新寺。上堂曰。我於先師一堂下。伎倆俱盡。覓箇開口處不可得。如今還有恁麼快活不徹底漢麼。若無。銜鐵負鞍。各自著便。上堂。鹽決定鹹。醋決定酸。大家知有這滋味。因甚麼却喚作割茅刈草底人。還知他家未穩處麼。不行尊貴路。爭踏上頭關。上堂。久默斯要。不務速說。釋迦老子待要款曲賣弄。爭奈未出母胎已被人覷破。且道覷破箇甚麼。瞞雪峰不得。上堂。上孤峰頂。過獨木橋。驀直恁麼行。猶是時人脚高脚低處。若見得徹。不出戶。身徧十方。未入門。常在屋裏。其或未然。趁涼般取一轉柴。上堂。天曉濃霜白。依然境未分。出門無所辨。華鳥寂無聞。正恁麼時。作麼生是虛不墮位。要須擊起冰河焰。莫使凝然凍不回。上堂。道得第一句。不被拄杖子瞞。識得拄杖子。猶是途中事。作麼生是到地頭一句。上堂。處處覓不得。只有一處不覓自得。且道是那箇一處。良久。曰。賊身已露。上堂。口邊白醜去。始得入門。通身紅爛去。方知有門裏事。更須知有不出門底。復曰。喚甚麼作門。僧問。三世諸佛向火燄裏轉大法

輪。還端的也無。師大笑曰。我却疑著。云。和尚為甚麼却疑著。曰。野華香滿路。幽鳥不知春。問。不落風彩。還許轉身也無。曰。石人行處不同功。云。向上事作麼生。曰。妙在一漚前。豈容千聖眼。僧禮拜。師曰。即恐不恁麼。問。不求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曰。古鏡臺前荒草秀。云。便恁麼去時如何。曰。金烏銜片玉。二十一年九月壬子。慈寧皇太后幸寺。命開堂。垂箔聽法。賜金欄。銀帛等。月末示疾。十月旦。太后遣中使宣醫候問。從容而別。即加趺而逝。龕留七日。太后降香錫金以侑齋祭。塔全身于院西桃華塢。壽六十四。臘四十五。二十三年秋。諡曰悟空。塔名淨照。

慶元府天童宏智正覺禪師

隰之隰川人。族李氏。母夢五臺一僧解環與。環其右臂。乃孕。遂齋戒。及生。師右臂特起若環狀。七歲。日誦千言。祖寂。父宗道久參佛陀遜禪師。遜嘗指師謂其父曰。此子道韻勝甚。非塵埃中人。苟出家。必為法器。十一得度於淨明本宗。十四具戒。逾三年。渡河之洛。坐夏少室。秋至香山。謁枯木成禪師。染指法味。即造丹霞。霞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云。井底蝦蟆吞却月。三更不借夜明簾。曰。未在。更道。師擬議。霞打一拂子曰。又道不借。師於言下釋然。作禮。霞曰。何不道取一句。云。某今日失錢遭罪。霞曰。未暇打得你。且去(時年二十三)。霞領大洪。師掌牋記。宣和三年。命首眾。得法者已數人。四年。過圓通時。真歇初住長蘆。遣僧邀至。眾出迎。見其衣烏穿弊。且易之。真歇俾侍者易以新履。師却曰。吾為鞋來耶。眾聞心服。懇求說法。居第一座。六年。出住泗之普照。次補太平。圓通。能仁及長蘆。天童。而天童屋廬湫隘。師至。創闢一新。衲子爭集萬指餘。上堂曰。黃閣簾垂。難傳家信。紫羅帳合。暗撒真珠。正恁麼時。視聽有所不到。言詮有所不及。如何通得箇消息去。夢回夜色依稀曉。笑指家風爛熳春。上堂。心不能緣。口不能議。直須退步荷擔。切忌當頭觸諱。風月寒清古渡頭。夜船撥轉瑠璃地。上堂。空劫有真宗。聲前問己躬。赤窮新活計。清白舊家風。的的三乘外。寥寥一印中。却來行異類。萬派自朝東。上堂。句裏明宗則易。宗中辨白則難。良久。曰。還會麼。凍雞未報家林曉。隱隱行人過雪山。上堂。今日是釋迦老子降誕之辰。長蘆不解說禪。與諸人盡箇樣子。只如在摩耶胎時作麼生。以拂子畫此[○@●]相曰。只如以清淨水浴金色身時又作麼生。復畫此[○@水]相曰。只如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指天指地。成道說法。神通變化。智慧辯才。四十九年。三百餘會。說青道黃。指東畫西。入般涅槃時又作麼生。乃盡此⊕相。復曰。若是具眼衲僧。必也相許。其或未然。一一歷過始得。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曰。白雲投壑盡。青嶂倚空高。云。如何是却來底人。曰。滿頭白髮離岩谷。半夜穿雲入市廛。云。如何是不來去底人。曰。石女喚回三界夢。木人坐斷六門機。問。一絲不著時如何。曰。合同船子並頭行。云。其中

事作麼生。曰。快刀快斧斫不入。問。布袋頭開時如何。曰。一任填溝塞壑。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曰。文彩未痕初。消息難傳際。云。一步密移千聖外。通身放下劫壺空。曰。誕生就父時。合體無遺照。云。理既如是。事又作麼生。曰。歷歷纔回通化事。十方機應又何妨。云。恁麼則塵塵皆現本來身去也。曰。透一切色。超一切心。云。如理如事又作麼生。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云。入市能長嘯。歸家著短衫。曰。木人嶺上歌。石女溪邊舞。師住持以來。受無貪而施無厭。歲艱食。竭己有及贍眾之餘。賴全活者數萬。日常過午不食。紹興丁丑九月。謁郡僚及檀度。次謁越師趙公令。詎與之別。十月七日還山。翌日辰巳間。沐浴更衣。端坐告眾。顧侍僧索筆作書遺育王大慧禪師。請主後事。仍書偈曰。夢幻空華。六十七年。白鳥煙沒。秋水天連。擲筆而逝。龕留七日。顏貌如生。爪髮漸長。奉全軀塔于東谷。僧臘五十有三。其生前所遺髮齒設利綴之如珠。或髮貫其中。至今以誠心求者必得。戊寅春。諡宏智。塔妙光。

隨州大洪慧照慶預禪師

上堂曰。進一步。踐他國王水草。退一步。踏他祖父田園。不進不退。正在死水中。還有出身之路也無。蕭騷晚籟松釵短。游漾春風柳線長。上堂。舉。船子囑夾山云。直須藏身處無蹤跡。無蹤跡處莫藏身。吾在藥山三十年。只明此事。今時人為甚麼却造次。丹山無彩鳳。寶殿不留冠。有時憨。有時癡。非我途中爭得知。

處州治平湧禪師

上堂曰。優游實際妙明家。轉步移身指落霞。無限白雲猶不見。夜乘明月出蘆華。

焦山枯木法成禪師法嗣

太平州吉祥法宣禪師

上堂曰。離四句。絕百非。德山棒猶鈍。臨濟喝還遲。七佛已前消息子。相逢何待更揚眉。諸仁者。若作無事商量。正落闡提群隊。若作佛法領解。又是特地新條。而今直須撥開向上一竅。坐斷千聖舌頭。運出自己家珍。始有衲僧巴鼻。儻不如是。滿口嚼冰霜。逢人向誰說。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久旱無甘雨。田中稻穗枯。云。意旨如何。曰。今年米價貴。容易莫嫌麤。

台州天封子歸禪師

上堂。以拄杖卓一下。召大眾曰。八萬四千法門。八字打開了也。見得麼。金鳳夜棲無影樹。峰巒纔露海雲遮。上堂。天封一語。時時直與。莫挂胸襟。切須記取。

台州護國守昌禪師

上堂。拈拄杖卓曰。三十六旬之開始。七十二候之起元。萬拜迎和氣之時。東帝布生成之令。直得天垂瑞彩。地雍貞祥。微微細雨洗寒空。淡淡春光籠野色。可謂應時納祐。慶無不宜。盡大地人皆添一歲。敢問諸人。且道那一人年多少。良久。曰。千歲老兒顏似玉。萬年童子鬢如[糸*系]。

鄧州丹霞普月禪師

初住汝州寶應。次遷丹霞。上堂曰。威音已前。誰當辨的。然燈而後。孰是知音。直饒那畔承當。未免打作兩橛。縱向這邊行履。也應未得十全。良由杜口毗耶。已是天機漏洩。任使掩室摩竭。終須縫罅離披。休云體露真常。直是純清絕點。說甚皮膚脫落。自然獨運孤明。雖然似此新鮮。未稱衲僧意氣。直得五眼齊開。三元洞啟。從此竿頭絲線自然不犯波瀾。須明轉位回機。方解入廬垂手。所以道。任使板齒生毛。莫教眼睛顧著。認著則空花繚亂。言之則語路參差。既然如是。敢問諸人。不犯鋒鋦一句又且如何道得。良久。曰。半夜烏龜眼豁開。萬象曉來都一色。

東京妙慧尼淨智大師

慧光。宣和三年春。勅住妙慧。上堂。舉趙州勘婆話。乃曰。趙州舌頭連天。老婆眉光覆地。分明勘破歸來。無限平人瞋瞎。

石門元易禪師法嗣

吉州青原齊禪師

長樂人。族陳氏。年二十八。辭父兄。從雲蓋智禪師出家。執事首座寮。座一日秉拂罷。師前曰。某竊聞首座所說。莫曉其義。伏望慈悲指示。座諄諄誘之。使究無著說這箇法。踰兩日。有省。以偈呈曰。說法無如這箇親。十方剎海一微塵。若能於此明真理。大地何曾見一人。座駭然。因語智得度。徧扣諸方。後至石門。深蒙器可。出住青原僅十二年。示寂日。說偈遺眾曰。昨夜三更過急灘。灘頭雲霧黑漫漫。一條拄杖為知己。擊碎十關與萬關。

紹興府天衣法聰禪師

上堂曰。幽室寒燈不假挑。虛空明月徹雲霄。要知日用常無間。烈焰光中發異苗。裝普賢大士。開光明次。師登梯。乘筆顧大眾曰。道得即為下筆。眾無對。師召侍者曰。與老僧牢扶梯子。遂點之。

遂寧府香山尼佛通大師(遺其名)

因誦蓮經有省。往見石門。乃曰。成都喫不得也。遂寧喫不得也。門拈拄杖打出。通忽悟曰。榮者自榮。謝者自謝。秋露春風。好不著便。門拂袖歸方丈。尼亦不顧而出。由此道俗景從。得法者眾。

淨因自覺禪師法嗣

東京華嚴真懿慧蘭禪師

上堂曰。達磨大士九年面壁。未開口已前。不妨令人疑著。却被神光座主一覷。脚手忙亂。便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當時若有箇漢。腦後有照破古今底眼目。手中有截斷虛空底鉗鎚。纔見道。便與驀曾搗住。一華五葉且拈放一邊。作麼生是爾傳底法。待伊開口。便與掀倒禪床。直饒達磨全機。也倒退三千里。免見千古之下。負累兒孫。慧嚴今日。豈可徒然。非唯重整頹綱。且要為諸人雪屈。遂拈拄杖橫按。召大眾曰。達磨大師向甚麼去也。擲拄杖。下座。中秋雨下。上堂。家家啟戶待嬋娟。豈謂風雲翳碧天。以手打一圓相。曰。賴得箇中消息在。團團不動照三千。上堂。拈拄杖曰。靈山會上。喚作拈華。少室峰前。名為得髓。從上古德只可傍觀。末代宗師盡皆拱手。華嚴今日不可逐浪隨波。擬向萬仞峰前點出普天春色。會麼。觸髅無喜識。枯木有龍吟。

天寧禧誦禪師法嗣

西京熊耳慈禪師

上堂曰。般若無知。應緣而照。山僧今日撒屎撒尿。這邊放。那邊屙。東山西嶺笑呵呵。幸然一片清涼地。剛被熊峰染汙他。染汙他。莫瞅瞅。泥牛木馬盡呵叱。過犯彌天且莫論。再得清明又何日。還會麼。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寶峰闍提惟照禪師法嗣

江州圓通青谷真際德止禪師

金紫徐公閩中之季子也。世居歷陽。師雙瞳紺碧。神光射人。十歲未知書。多喜睡。其父目為憊然子。暨成童。強記過人。學文有奇語。弱冠夢異僧授四句偈。已而有以南安岩主像遺之者。即傍所載聰明偈。自是持念不忘。後五年。隨金紫將漕西洛。一夕忽大悟。連作數偈。一曰。不因言句不因人。不因物色不因聲。夜半吹燈方就枕。忽然這裏已天明。時闍提主招提寺。已與往來。一日詣寺。提望見。拊掌笑曰。曹洞之宗。賴子振矣。師嘯歌自若。眾莫測之。乃力求出家。父弗許。欲以官授之。曰。某方將脫世網。不著三界。豈復刺頭於利名中耶。請移授從兄珏。遂祝髮受具。未數載。名振京師。宣和三年春。徽宗皇帝特賜號真際。俾居圓通。上堂曰。山僧二十年前。兩目雙盲。了無所覩。唯是聞人說道。青天之上有大日輪。照三千大千世界。無有不徧之處。籌策萬端。終不能見。二十年後。眼光漸開。又值天色連陰。濃雲亂湧。四方觀察。上下推窮。見雲行時。便於行處作計較。見雲住時。便於住處立箇窠臼。正如是問。忽遇著箇多知漢問道。莫是要見日輪麼。何不向高山頂上去。山僧却徵他道。那裏是高山頂上。他道。紅塵不到處是。諸仁者。好箇端的消息。還會麼。長連床上佛陀耶。上堂。昨夜黃面瞿曇將三千大千世界來。一口吞盡。如人

飲湯水。蹤跡不留。應時消散。當爾時。諸大菩薩。聲聞羅漢及與一切眾生。盡皆不覺不知。唯有文殊。普賢警然覩見。雖然得見。渺渺茫茫。恰似向大洋海裏頭出頭沒相似。諸人且道是甚麼消息。若也檢點得破。許他頂門上具一雙眼。紹興乙亥夏某月五日。有異讖。次日泊然示寂。闍維。煙氣所及。悉成設利。塔司空山。又分窆疊石原。壽五十六。臘三十二。其偈頌流行者。幾數百篇。

台州真如道會禪師

上堂曰。空劫中事。自肯承當。日用全彰。有何滲漏。正好歸家穩坐。任他雪覆青山。不留元字挂懷。誰顧波翻水面。且道正不立玄。偏不附物一句如何舉似。機絲不挂梭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

興國軍智通大死翁景深禪師

台之仙居人。族王氏。自幼不羣。年十八。依廣度院德芝披削。始謁淨慈象禪師。一日。曰。思而知。慮而解。皆鬼家活計。興不自遏。聞寶峰名尊當世。往求入室。峰曰。直須斷起滅念。向空劫已前掃除玄路。不涉正偏。盡却今時。全身放下。放盡還放。方有自由分。師聞。頓領厥旨。峰擊鼓告眾曰。深得闡提大死之道。後學宜依之。因號大死翁。建炎改元。開法智通。上堂曰。來不入門。去不出戶。來去無痕。如何提唱。直得古路苔封。羚羊絕迹。蒼梧月鏤。丹鳳不棲。所以道。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若能如是。去住無依。了無向背。還委悉麼。而今分散如雲鶴。儻我相忘觸處玄。上堂。火裏靈苗秀。無根徧界生。諸人如體悉。千里共途行。若也未然。放出連天荆棘。直教大地崢嶸。僧問。如何是大死翁道。曰。不落正偏圓。云。如何是大死翁德。曰。深山藏不得。獨露有乖疎。問。如何是正中偏。曰。黑面老婆披白練。云。如何是偏中正。曰。白頭翁子著皂衫。云。如何是正中來。曰。屎裏翻筋斗。云。如何是兼中至。曰。雪刃籠身不自復。云。如何是兼中到。曰。崑崙夜裏行。云。向上還有事也無。曰。捉得烏龜喚作鼈。云。乞師再垂方便。曰。入山逢虎臥。出谷鬼來牽。云。何得干戈相待。曰。三兩綫。一斤麻。紹興初。歸住寶藏岩。以事民其服。至壬申二月示微恙。乃曰。世緣盡矣。三月十三。留兄滋家寫遺書。別道舊隣里。為眾小參。仍說偈曰。不用剷頭。何須澡浴。一堆紅焰。千足萬足。雖然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也無。遂斂目而逝。世壽六十有三。坐夏四十有五。

衡州華藥智朋禪師

四明人。族黃氏。未冠為僧。依寶峰有年。無省。因為眾持鉢。峰自題其像曰。雨洗淡紅桃萼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露。流水光中古木清。噫。儻是何人。師即禮辭。持以還浙。至南徐焦山展挂次。枯木成禪師見之。歎曰。今日方知此老親見先師來。師聞即契悟(有本小異)。遂曰。元來恁麼地。成曰。汝作麼生會。師曰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成曰。直須保任。師應喏。紹興初。出住華藥。次遷清涼。上堂曰。海風吹夢。嶺猿啼月。敢問諸人。是何時節。恁麼會得。無影樹下任遨遊。其或未然。三條椽下。直須打徹。後退居四明之瑞岩。建康帥再以清涼挽之。明守亦勉其行。師不從。作偈送使者曰。相煩專使入煙霞。灰冷無湯不點茶。寄語甬東賢太守。難教枯木再生華。未幾。終於端岩。

衢州烏巨癡憨如懿禪師

上堂曰。至道休存佛祖言。更須放下莫論禪。未彰文彩全提妙。暗裏虛明徹底圓。

大洪智禪師法嗣

紹興府天章樞禪師

上堂。召大眾曰。春將至。歲已暮。思量古往今來。只是箇般調度。凝眸昔日家風。下足舊將岐路。勸君休莫莽鹵。眨上眉毛須薦取。東村王老笑呵呵。此道今人棄如土。

大洪淨嚴守遂禪師法嗣

隨州大洪慶顯禪師

僧問。須菩提岩中宴坐。帝釋雨華。和尚新據洪峰。有何祥瑞。曰。鐵牛耕破扶桑國。迸出金烏照海門。云。未審是何宗旨。曰。熨斗煎茶銚不同。

嘉泰普燈錄卷第九

音釋

誦音普 嶧音盛 釜音父 躩蘇協切 蹠徒篋切 沔音緬 懂音衝 侑禹救切
隰音習 湫在九切 諛音良 憫武亘切 甬音乏音勇耳筍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

僧 (正受)

編

南嶽第十四世(臨濟十世黃龍三世)

泐潭應乾禪師法嗣

楚州勝因咸靜禪師

郡之山陽人。族高氏。甫冠。落髮受具。游講肆。慨然曰。義學豈吾事哉。乃去。謁名宿。晚契悟於泐潭。望重江湖。凡三董名刹。住勝因日。嘗臨池為堂以燕息。名曰戲魚。故叢林雅以稱焉。上堂曰。游徧天下。當知寸步不曾移。歷盡門庭。家家竈底少煙不得。所以肩筇巾履。乘興而行。掣鉤沉絲。任性而住。不為故鄉田地好。因緣熟處便為家。今日信手拈來。從前幾曾計較。不離舊時科段。一回舉著一回新。明眼底。瞥地便回。未悟者。識取面目。且道如何是本來面目。良久。曰。前臺華發後臺見。上界鐘聲下界聞。以拂子擊禪床。下座。上堂。氣候欲流金。炎威將鑠石。扇子搖明月。雲片聳奇峰。蠶成繭而麥漸收。笋抽簪而梅已熟。薰風習習。逝水滔滔。鵲噪森松。鶯啼脩竹。觀音勢至。文殊普賢。有願必從。無刹不現。正當今日人天會上。還有得見底麼。如無。聽取崇寧老。從頭說向公。上堂。匣中寶劍。袖裏金鎚。時節既彰。莫辭拈出。擊開關鎖。斬斷葛藤。令他跳出生死門。驀過荊棘路。人人似生師子。箇箇如活大虫。休教著布過他州。直待還鄉衣畫錦。上堂。舉。世尊在摩竭陀國為眾說法。是時將欲白夏。乃謂阿難曰。諸大弟子。人天四眾。我常說法。不生敬仰。我今入因沙白室中。坐夏九旬。忽有人來問法之時。汝代為我說。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言訖。掩室而坐。師召眾曰。釋迦老子初成佛道之時。大都事不獲已。纔方成箇保社。便生退倦之心。勝因當時若見。將釘釘却室門。教伊一生無出身之路。免得後代兒孫遞相做數。不見道。若不傳法度眾生。是不名為報恩者。擊拂子。下座。後晦處漣漪之天寧。云微疾。書偈曰。弄罷影戲。七十一載。更問如何。回來別賽。置筆。儼然而逝。茶毗。收設利靈骨。建塔奉藏。臘五十二。

潭州龍牙宗密禪師

豫章人。虎丘隆禪師游方。尚及親見。上堂曰。休把庭華類此身。庭華落後更逢春。此身一往知何處。三界茫茫愁殺人。

福州雪峰有需禪師

興化莆田洪氏子。上堂曰。山僧尋常不欲潑水向諸人耳裏。撒砂向諸人眼裏。何故。水若入耳。終壞耳根。砂若入眼。必為眼翳。若是皮下有血漢。聞恁麼道。便好瞥地去。若能如是。三世諸佛覓他蹤跡不得。十聖三賢階級他不得。一大藏教說他

不著。為甚麼如此。只為他聖凡情盡。數量管他不得。於衲僧分上早不著便了也。那堪向老胡口頭盛將涕唾。向口中啞啗。如人患瘡喫鹽梅相似。雖則一期引發津液。豈知他日抵債去在。

福州東禪祖鑑從密禪師

汀州人也。上堂曰。開口不是禪。合口不是道。踏步擬進前。全身落荒草。

慶元府天童普文禪師

郡之萬齡人。族畢氏。幼穎悟。未冠得度。往南屏聽台教。因為檀越修懺摩。有問曰。公之所懺罪。為自懺耶。為他懺耶。若自懺罪。罪性何來。若懺他罪。他罪非汝。烏能懺之。師不能對。遂改服游方。造泐潭。足纔踵門。潭即呵之。擬問。即曳杖逐之。一日。忽呼師至丈室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你商量。師擬進語。潭遂喝。師豁然領悟。乃大笑。潭下繩床執師手曰。汝會佛法耶。師便喝。復托開。潭大笑。於是名聞四馳。學者宗仰。後歸桑梓。留天童。掩關却掃者八年。寺偶虛席。群僚命師開法。恐其遁。預遣吏候于道。故不得辭。受請曰。上堂曰。咄哉黃面老。佛法付王臣。林下無情客。官差逼殺人。莫有知心底。為我免得麼。若無。不免將錯就錯。便下座。師凡見僧來。必叱曰。榔栗未擔時。為汝說了也。且道說箇甚麼。招手洗鉢。拈扇張弓。趙州栢樹子。靈雲見桃華。且擲放一邊。山僧無恁麼閑唇吻與汝打葛藤。何不休歇去。拈拄杖逐之。宣和六年三月二十。沐浴陞堂。說偈遺眾。脫然示寂。偈曰。寶杖敲空觸處春。箇中消息特彌綸。昨宵風動寒巖冷。驚起泥牛耕白雲。壽七十七。臘五十八。

江州圓通圓機道旻禪師

世稱古佛。興化仙遊人。族蔡氏。母夢吞摩尼寶珠有孕。生五歲。足不履。口不言。母抱遊西明寺。見佛像。遽履地合爪。稱南無佛。仍作禮。人大異之。及宦學大梁。依景德寺德祥出家。熙寧二年。以試經得度。徧往參激皆染指。親滄山喆禪師最久。晚慕泐潭。往謁。潭見。默器之。師陳歷參所得。不蒙印可。潭舉世尊拈華。迦葉微笑語以問。復不契。後侍潭行次。潭以拄杖架肩。長嘯曰。會麼。師擬對。潭便打。有頃。復拈草示之曰。是甚麼。亦擬對。潭遂喝。於是頓明大法。作拈華勢曰。這回瞞旻上座不得也。潭挽曰。更道。更道。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即禮拜。潭首肯。建中靖國出住灌溪。三年謝去。未幾。居圓通。以符道濟禪師之記。學者嚮臻。朝廷聞其道。會宰臣復為之請。錫以命服與圓機號。上堂曰。諸佛出世。無法與人。只是抽釘拔楔。除癡斷惑。學道之士不可自謾。若有一疑如芥子許。是汝真善知識。喝一喝。曰。是甚麼。切莫刺腦入膠盆。上堂。拈拄杖示眾曰。看看。這箇變作執金剛神。被金甲。持叉當門而立。佛來魔來。天來人來。被喝云。道得也。叉下死。道不得也。叉下死。直得釋迦[絕/刀]耳。彌勒攢眉。自餘依草附木。無主孤魂

。孰敢正眼覷著。咄。饒他氣宇如王。也是冬行夏令。上堂。把定乾坤。照破鬪體。即且從。你如何道得雲龍亨會句。良久。曰。袖頭打領。腋下剗襟。福嚴專使至。僧問。如何是把得住底句。曰。巍巍石耳峰。云。如何是把不住底句。曰。渺渺[仁-二+(亡/大)]溪水。云。去則不去時如何。曰。三峰指天。云。去則便去時如何。曰。一驢兩觜。云。恁麼則小出大遇也。曰。舌拄上齶。問。如何是佛。曰。狗銜赦書。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黃鶴樓前鸚鵡洲。政和二年。建窳堵波于西峰之麓。庵其傍。明年十月九日。乞旨以嫡子守慧繼席。朝廷從之。退藏西庵。緇白愈敬。四年十月九日粥罷。忽集眾。書偈已。趺坐垂誠二百餘言。其略曰。至道虛寂。迴脫根塵。光境俱忘。靈機絕待。真常任運。寧屬去來。應用無方。不存格則。牢關敲磕。電激難通。直須鐵眼頓開。可以死生無間。自茲訣別。可葬全身。三百年後。當興佛事。臨行一著。不落見知。折半破三。好好薦取。隨聲拊膝一下。端然而逝。世壽六十有八。僧臘五十。門人如其誠。奉全身入窳堵波。有聚師平日所遺鬚髮者火之。收設利甚富。郡守上其事。諡妙空之塔。

慶元府二靈知和庵主

蘇臺玉峰人。族張氏。兒時嘗習坐垂堂。堂傾。父母意其必死。師瞑目自若。因使出家。年滿得度。趨謁泐潭。潭見。乃問。作甚麼。師擬對。潭便打。復喝曰。你喚甚麼作禪。師驀領旨。即曰。禪無後無先。波澄大海。月印青天。又問。如何是道。曰。道。紅塵浩浩。不用安排。本無欠少。潭深然之。次謁衡嶽辯禪師。辯尤器重。元符間。抵四明。遂留中峰。有僧來禮拜。師曰。近離甚處。云。天童。曰。太白峰高多少。僧以手斫額作望勢。師曰。猶有這箇在。云。却請庵主道。師却作斫額勢。僧擬議。便打。師剛毅志高。少偕天童交禪師問道。盟曰。他日吾二人宜踞孤峰絕頂。目眎霄漢。為世外之人。不可作今時籍名官府。屈節下氣於俗子者。交爽盟。交至。師竟不出。正言陳公關書堂為庵。延師咨參。居三十年。殊無長物。唯二虎侍其右。一日。威於人。以偈遣之。宣和七年四月十二。趺坐終于此山。陳公嘗狀師行實及示寂異跡甚詳。仍塑其像。二虎侍之。至今存焉。

投子廣鑑行瑛禪師法嗣

紹興府慈氏瑞仙禪師

郡之餘姚人。年二十去家。以試經披削。習毗尼。因覩戒性如虛空。持者為迷倒。師謂。戒者。束身之法也。何自縛乎。遂探台教。又閱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疑曰。又不自他。不共不無因生。畢竟從何而生。即省曰。因緣所生。空假三觀。抑揚性海。心佛眾生。名異體同。十境十乘。轉識成智。不思議境。智照方明。非言詮所及。棄謁承天英。天童交。白牛鄉。保寧璣。佛鑑勲。龍門遠。死心新。三祖宗。洞山微。皆有機語。始至投子。鑑問。鄉里甚處。云。

兩浙東越。曰。東越事作麼生。云。秦望峰高。鑑湖水闊。曰。秦望峰與你自己。是同是別。云。西天梵語。此土唐言。曰。此猶是叢林祇對。畢竟是同是別。師便喝。鑑便打。師曰。恩大難酬。便禮拜。後歸里。開法慈氏。上堂曰。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堪嗟古人心。難與今人說。語與時人同。意與時人別。語同人盡知。意別少人別。今人不會古人意。今日教我如何說。直饒會得寒山意。秋月碧潭猶未徹。如何得徹去。此夜一輪明皎潔。縱目觀瞻不是月。是箇甚麼。咄。上堂。舉德山托鉢話。乃曰。棚頭鼓未鳴。部樂未抹搶。竿木逞伎倆。著忙出定場。憊[怡-台+羅]便回去。一段最光揚。室中嘗問僧。三箇囊馳兩隻脚。日行萬里趨不著。而今收在玉泉山。不許時人亂斟酌。諸人向甚麼處與仙上座相見。

潭州大瀉海評禪師

上堂曰。燈籠上作舞。露柱裏藏身。森沙神惡發。崑崙奴生嗔。喝一喝。曰。一句合頭語。萬劫墮迷津。

象田梵鄉禪師法嗣

慶元府雪竇持禪師

郡之盧氏子。壯棄俗為僧。徧造禪關。晚謁象田。始悟心要。上堂曰。休將碧落中秋節。來並曹溪無相月。冷淡非關玉兔光。虛明直透銀蟾窟。圓不圓。缺不缺。一道靈光無間歇。照人何處不分明。直下承當眼添屑。本無生。亦無滅。只有休心最親切。採石江頭弄影時。謫仙到此空顛蹶。咄。上堂。悟心容易息心難。息得心源到處閑。斗轉星移天欲曉。白雲依舊覆青山。僧問。中秋不見月時如何。曰。更待夜深看。云。忽若黑雲未散。又且如何。曰。爭怪得老僧。

紹興府石佛益禪師

上堂曰。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一法透。萬法周。且道透那一法。遂喝曰。切忌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便下座。

黃龍死心悟禪師法嗣

吉州禾山超宗慧方禪師

臨江人。族龔氏。少依禪居寺。十七試經得度。歷參名宿。後契機於死心。執侍十有四年。以大法託之。心去世。師跡晦而價愈崇。宣和中。開法隆慶。次補禾山。

上堂。舉拂子曰。看看。只這箇。在臨濟則照用齊行。在雲門則理事俱備。在曹洞則偏正叶通。在瀉山則暗機圓合。在法眼則何止唯心。然五家宗派。門庭施設則不無。直饒辨得個儻分明去。猶是光影邊事。若要抵敵生死。則霄壤有隔。且超越生死一句又作麼生道。良久。曰。泊合錯下注脚。上堂。死心先師每舉隻履西歸話以問衲子。而實難明諸方。或謂之隱顯。或謂不可有兩箇。或謂唯此一事實。若也恁麼。殊未識祖師意旨。諸人要見麼。濁中清。清中濁。勿謂麒麟生隻角。西行東向路不差。

大用頭頭如啐啄。莫。莫。玄要靈機休卜度。

臨安府崇覺空禪師

姑孰人也。上堂曰。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淨皜皜。赤灑灑。沒可把。遂舉拂子曰。灌溪老漢向十字街頭逞風流。賣惺惺。道我解穿真珠。解玉版。過亂絲。卷箇絹。姪坊酒肆。瓦合輿臺。虎冗魔宮。那吒忿怒。遇文王。興禮樂。逢桀紂。逞干戈。今日被崇覺觀見。一場懨[怡-台+羅]。上堂。崇覺門下莫有體悟三空。心明八解底衲僧麼。若無。則辜負己靈。若有。喚來與崇覺提鞋挈杖。便下座。

潭州上封祖秀禪師

常德興陽何氏子。上堂曰。枯木巖前夜放華。鐵牛依舊臥煙沙。儂家鞭影重拈出。擊拂子曰。一念回心便到家。遂喝一喝。下座。

嘉州九頂寂惺慧泉禪師

成都靈泉人。族張氏。自幼業儒。嘗從真覺勝禪師游。有省。即辭親。師中江資教希則。崇寧改元。得度。學楞嚴。踰三祀。既極其要。南下謁玉泉勤。大洪恩。谷隱顯。未能深到。聞死心受晦堂囑付。其門庭壁立。多詬罵諸方。即往謁。踰數年。未能徹證。令親慧宣首座。一日。與宜食餐次。偶舉公。安二聖嘗遺履長數尺於富室倉廩間事。及干祿射利網捕偷兒等輩禱之。皆遂其志。豈正直所用心哉。宣不答。師辯不已。宣以筋揖之。即領悟曰。今日食餐。方得其味。心聞然之。後笑謂師曰。吾老矣。欲得一孝順子分付活計。奈汝兄弟頻來反倒何。云。不彎射羿弓。何以報深德。心復笑曰。賊。賊。巾侍六載。以母老西歸。初受香於廣漢之龜山。成都之保福。繼四董名剎。上堂曰。若論此事。譬夫望中秋月色。十分圓滿。正當滿時。缺向甚麼處去。泊乎十六十七。漸漸復缺。圓滿之相又却向甚麼處去。若云月體本無圓缺。我信是人未識其月。學道之人亦復如是。正當迷時。悟向甚麼處去。及乎悟後。迷却向甚麼處去。若云本無迷悟。我信是人未達其道。還委悉麼。百尺竿頭天欲暮。急須進步問曹溪。上堂。昔日雲門有三句。謂函蓋乾坤句。截斷眾流句。隨波逐浪句。九頂今日亦有三句。所謂飢來喫飯句。寒即向火句。困來打睡句。若以佛法而論。則九頂望雲門。直立下風。若以世諦而論。則雲門望九頂。直立下風。二語相違。且如何是九頂為人處。僧問。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未審意旨如何。曰。風暖鳥聲碎。日高華影重。問。如何是無生路。曰。五里復五里。云。向上還有事也無。曰。一步一徘徊。紹興乙丑九月十六。沐浴淨髮。書偈囑累已。復曰。叢林事例。今則為昔。趙州道底。好屈。好屈。侍僧曰。和尚五十年手段。至此當如何。師曰。明破即不中。擲筆叉手而逝。茶毗。設利五色。門人合靈骨塔于寺之西原。壽六十有七。臘四十有三。

嘉興府華亭性空妙普庵主

漢州人。遺其氏。久依死心獲證。乃抵秀水。追船子遺風。結茆青龍之野。吹鐵笛以自娛。多賦詠。士夫俊衲得其言。必珍藏。建炎初。徐明叛道。經烏鎮。肆殺戮。民多逃亡。師獨荷策而往。賊見其偉異。疑必詭伏者。問其來。師曰。吾禪者。欲抵密印寺。賊怒欲斬之。師曰。大丈夫要頭便斫取。奚以怒為。吾死必矣。願得一飯以為送終。賊奉肉食。師如常齋。出生畢。乃曰。孰當為我文之以祭。賊笑而不答。師索筆大書曰。嗚呼惟靈。勞我以生。則大塊之過。役我以壽。則陰陽之失。乏我以貧。則五行不正。困我以命。則時日不吉。吁哉。至哉。賴有出塵之道。悟我之性與其妙心。則其妙心孰與為隣。上同諸佛之真化。下合凡夫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妙矣哉。日月未足以為明。乾坤未足以為大。磊磊落落。無量無礙。六十餘年。和光混俗。四十二臘。逍遙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矣乎。笑矣乎。可惜少年即風流太光彩。坦然歸去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尚享。遂舉筋飫飡。賊徒大笑。食罷。復曰。劫數既遭離亂。我是快活烈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乃大呼。斬。斬。賊方駭異。稽首謝過。令衛而出。烏鎮之廬舍免焚。實師之慧也。道俗聞之愈敬。有僧覩師見佛不拜歌。逆問曰。既見佛。為甚麼不拜。師掌之曰。會麼。云。不會。師又掌曰。家無二主。紹興庚申冬。造大盆。冗而塞之。修書寄雪竇持禪師曰。吾將水葬矣。壬戌歲。持至。見其尚存。作偈嘲之曰。咄哉老性空。剛要餒魚鼈。去不索性去。只管向人說。師閱偈笑曰。待兄來證明耳。令徧告四眾。眾集。師為說法要。仍說偈曰。坐脫立亡。不若水葬。一省柴燒。二免開墳。撒手便行。不妨快暢。誰是知音。船子和尚。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遂盤坐盆中順潮而下。眾皆隨至海濱。望欲斷目。師取塞。辱水而回。眾擁觀。水無所入。復乘流而往。唱曰。船子當年返故鄉。沒蹤跡處妙難量。真風徧寄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其笛聲嗚咽。頃於蒼茫間。見以笛擲空而沒。眾號。慕圖像事之。後三日。於沙上趺坐如生。道俗爭往迎歸。留五日。闍維。設利大如菽者莫計。二鶴徘徊空中。火盡始去。眾奉設利靈骨建塔于青龍。壽七十二。臘五十三。

嚴州鐘山道隆首座

桐廬董氏子。於鐘山寺得度。自游方。所至耆衲皆推重。晚抵黃龍。死心延為座元。心順世。遂歸隱鐘山。慕陳尊宿高世之風。掩關不事事。日鬻數簍自適。人無識者。手常穿一襪。凡有禪者至。提以示之曰。老僧這襪著三十年了也。有寺僧戲問云。如何是無諍三昧。師便掌。

揚州齊諡首座

本郡人也。死心稱為飽參。諸儒屢以名山致之。不可。後示化於潭之谷山。異跡頗眾。門人嘗繪其像。請贊。為書曰。箇漢灰頭土面。尋常不欲露現。而今寫出人前

。大似虛空著箭。怨。怨。可惜人間三尺絹。

空室道人智通者

龍圖范岫女也。幼聰慧。長歸丞相蘇頌之孫悌。未幾。厭世相。還家求祝髮。父難之。遂清修。因看法界觀。頓有省。連作二偈見意。一曰。浩浩塵中體一如。縱橫交互印毗盧。全波是水波非水。全水成波水自殊。次曰。物我元無異。森羅鏡像同。明明超主伴。了了徹真宗。一體含多法。交參帝網中。重重無盡處。動靜悉圓通。後父母俱亡。兄涓領分寧尉。通偕行。聞死心名重。往謁之。心見知其所得。便問。常啼菩薩賣却心肝。教誰學般若。曰。你若無心我也休。又問。一雨所滋。根苗有異。無陰陽地上生箇甚麼。曰。一華五葉。後問。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立命。曰。和尚惜取眉毛好。心打曰。這婦女亂作次第。通禮拜。心然之。於是道聲籍甚。後為尼。名永久。挂錫姑蘇之西竺。緇白日夕師問。得其道者頗眾。俄不疾。書偈跌坐而終。有明心錄行於世。佛果禪師為之序。靈源。佛眼皆有偈贊之。

黃龍靈源惟清禪師法嗣

舒州真乘靈峰慧古禪師

郡之宿松人。族項氏。早年試經得度。首謁靈源。源令看疎山造塔話。倏然領契。源難之無爽。由是知名。出住真乘。遷光孝。淨光二剎。上堂。送諸路化主次。乃曰。梵語比丘。此云乞士。何謂乞士。上從諸佛乞法。以資慧命。下從檀越乞食。以資色身。乞食資色身也。則千門萬戶貴賤隨緣。折我幔之幢。益他人之善。乞法資慧命也。則三椽位坐。寂照凝神。內忘智照之勤。外息大患之本。倏然與群有永分。混爾與太虛同體。更有一人。亦不大智上來。亦不大悲下化。當堂不正坐。不赴兩頭機。在凡凡莫能測。在聖聖莫能知。十方收不得。三世莫能該。且道喚渠作甚麼即得。龍向洞中啣雨出。蝶從華裏採香歸。上堂。瞻仰尊顏巾子峰。寂然不動證圓通。善財別後無消息。落日樓臺一笛風。紹興丙辰八月十九示寂。塔于黃巖之方山。

潭州上封佛心才禪師

七閩長溪人。族姚氏。幼得度受具。游方至大中。依海印隆禪師。有老宿居几右。閱華嚴金師子章。師旁眎。至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一時現。因疑之。會海印為參徒請益罷。擲拄杖曰。了即毛端吞巨海。始知沙界一微塵。師猛省。通夕不寐。迨曉語老宿。宿曰。吾不如汝。然可謁東林總。必了于大事。師至東林。總已歸寂。乃依死心。久之。往參靈源於黃龍。留三年。源每以向上事激之。無所湊泊。偶讀古洞山錄。豁如也。作偈曰。徹。徹。大海乾枯。虛空迸裂。四方八面絕遮攔。萬像森羅齊漏泄。後分座真乘。應上封之命。遷道林。退歸閩中。居大乘。乾元。靈石。鼓山。

上堂曰。達磨未來。懷藏至寶。頂髻有珠。達磨既來。卞和刖足。楊朱途窮。來與未來。何處得這箇消息。還知麼。擬議之間。知君罔措。上堂。一法有形該動植。

百川湍激競朝宗。昭琴不鼓雲天淡。想像毗耶老病翁。維摩病則上封病。上封病則拄杖子病。拄杖子病則森羅萬像病。森羅萬像病則凡之與聖病。諸人還覺病本起處麼。若也覺去。情與無情同一體。處處皆同真法界。其或未然。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紹興間。說偈遺眾。泊然示寂。

隆興府黃龍通照德逢禪師

郡之靖安人。族胡氏。師生有龐眉。年十七。從上藍晉禪師下髮。往依靈源。即明深旨。宣和初。江守徐公任道。請居天寧。三年。遷黃龍。六年。詔住京師天寧。

皇叔祖仲恭表 賜命服。師名。上堂。舉夾山境話。師曰。法眼徒有此語。殊不知夾山老漢被這僧輕輕拶著。直得脚前脚後。設使不作境話會。未免猶在半途。僧問。人天普集。龍象交參。學人上來。請師說法。曰。枯木無橫枝。鳥來難措足。

潭州法輪應端禪師

南昌人。族徐氏。少依化度善月圓顯登具。謁真淨文禪師。機不諧。至雲居。會靈源分座。為眾激昂。師扣其旨。然以妙入諸經自負。源嘗痛筭之。師乃援馬祖。百丈機語及華嚴宗旨為表。源笑曰。馬祖。百丈固錯矣。而華嚴宗旨與箇事喜沒交涉。師憤然欲他往。因請辭。及揭簾。忽大悟。汗流浹背。源見。乃曰。是子識好惡矣。馬祖。百丈。文殊。普賢。幾被汝帶累。由此譽望四馳。名士夫爭挽應世。皆不就。政和末。大師張公司成以百丈堅命開法。師不得已。始從。上堂。舉大隨劫火洞然話。遂曰。六合傾翻劈面來。暫披麻縷混塵埃。因風吹火渾閑事。引得游人不肯回。壞不壞。隨不隨。徒將聞見強針錐。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僧問。如何是寶中寶。曰。芒鞋竹杖走紅塵。云。如何是寶中主。曰。十字街頭逢上祖。云。如何是主中寶。曰。御馬金鞭混四民。云。如何是主中主。曰。金門誰敢擡眸覷。云。寶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又若何。曰。昨夜霜風刮地寒。老猿嶺上啼殘月。

東京天寧長靈守卓禪師

泉南人。族莊氏。冠游京師。於天清寺試經得度。至三衢謁南禪雅禪師。次依東吳定慧式禪師。通華嚴奧妙。聞靈源開法太平。道鳴四方。即往造。值夜參。適中其病。遂猛省。投誠入室。源鍛以差別機智。且戒其緘默。餘十年。辭謁佛鑑。命分座。舒守孫公傑以甘露請開法。後徙天寧。上堂曰。三千劍客。獨許莊周。為甚麼跳不出。良鑿之門多病人。因甚麼不消一筍。已透關者。更請辨看。上堂。譬如眼根不自見。眼性自平等。無平等者。便恁麼去。無孔鐵鎚。聊且安置。直得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也是一期方便。若也籬內竹抽籬外笋。澗東華發澗西紅。更待勘過了打。僧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為甚麼眉鬚墮落。曰。猫兒會上樹。云。早知如是。終不如是。曰。惜取眉毛。問。如何是衲衣下事。曰。天旱為民愁。問。佛未出世時如何。曰。絕毫絕釐。云。出世後如何。曰。填溝塞壑。云。出與未出相去幾何

。曰。人平不語。水平不流。宣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奄然示寂。闍維日。皇帝遣中使 賜香。持金盤求設利。爇香罷。盤中鏗然。視之。五色者數顆大如豆。使者馳還。上見大悅。而京城傳為盛事。

信州博山無隱子經禪師

歲旦上堂曰。和氣生枯枿。寒雲散遠郊。木人占吉兆。夜半露龜爻。諸禪德。龜爻露處。文彩已彰。便見一年十二月。月月如然。一日十二時。時時相似。到這裏。直似黃金之黃。白玉之白。自從[跳-兆+廣]大劫來。未嘗異色。還見麼。其或未然。且徇張三通節序。從教李四鬢蒼浪。

隆興府百丈以栖禪師

興化人也。上堂曰。摩騰入漢。達磨來梁。途轍既成。後代兒孫開眼迷路。若是箇惺惺底。終不向空裏採華。波中捉月。謾勞心力。畢竟何為。山僧今日已是平地起骨堆。諸人行時。各自著精彩看。

邵州光孝曇清禪師

上堂曰。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不消懺悔。為甚不消懺悔。且得冤家解脫。

溫州光孝德週禪師

信之上饒人。族璩氏。於景德尊聖院染削。問道有年。後至靈源。聞舉少林面壁。頓悟。述二偈以呈。源許之。自爾名流江浙。上堂曰。舉體露堂堂。十方無罣礙。千聖不能傳。萬靈咸頂戴。擬欲共商量。開口百雜碎。只如未開口已前作麼生。咄。上堂。回互不回互。覷見沒可覷。透出祖師關。踏斷人天路。阿呵呵。悟不悟。落華流水知何處。紹興甲戌九月十三。集眾說偈而逝。

黃龍草堂善清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上堂道震禪師

金陵人。族趙氏。少依覺印英禪師為童子。英移居泗之普照。適淑妃擇度童行。師得圓具。久之。辭謁丹霞淳禪師。一日。與論洞上宗旨。師呈偈曰。白雲深覆古寒巖。異草靈華彩鳳啣。夜半天明日當午。騎牛背面著靴衫。淳器之。師自以為礙。棄依草堂。一見契合。日取藏經讀之。一夕。聞晚參鼓。步出經堂。舉頭見月。遂大悟。亟趨方丈。堂望見。即為印可。初住曹山。次遷廣壽。黃龍。上堂曰。舉箇古人因緣問闍黎。闍黎不得作古會。若作古會。失却當面眼。舉箇即今因緣問闍黎。闍黎不得作今會。若作今會。障却闍黎本來眼。假饒不失不障。非古非今。猶是藥病相治止啼之說。只如透脫一句。闍黎還道得也無。若道不得。直待羅漢峰深談實相即向汝道。上堂。眼見色時耳便聾。耳聞聲處眼無功。朝來不耐靈禽報。樹上楊梅似火紅。上堂。雷聲震地。室內不聞。天鼓游光。攬不盈手。靈利漢直下便了。何須撞入

膠盆。若更問龜毛有幾莖。兔角長多少。直饒你一鑿鑿斷雲山。我亦不向汝道。上堂。黑漢賣炭。不識秤上星。狂子疑頭。將謂頭在鏡。忽然省悟。非邪非正。山河大地。久成正覺。釋迦老子。未有佛性。上堂。少林冷坐。門人各說異端。大似眾盲摸象。神光禮三拜。依位而立。達磨云。汝得吾髓。這黑面婆羅門。脚跟也未點地在。上堂。石人問枯椿。何時汝發華。枯椿怒石人。何得口吧吧。石人呵呵笑。枯椿吐異葩。紅霞輝玉象。白玉碾金沙。借問通玄士。何人不到家。

台州萬年雪巢法一禪師

大師襄陽郡王李公遵勉之玄孫也。世居開封祥符縣。母夢一老僧至而產。師年十七。試上庠。從祖仕淮南。欲官之。不就。將棄家。事長蘆慈覺蹟禪師。翁弗許。母曰。此必宿世沙門。願勿奪其志。未幾。慈覺沒。大觀改元。禮靈巖通照愿禪師祝髮登具。依愿十年。迷悶不能入。圓悟禪師住蔣山。見曰。此法器也。悟奉詔徙京師天寧。師侍行。靖康末。自天寧至疎山。一語之及。大法頓明。紹興七年。泉守竇文劉公彥脩請居延福。後四遷巨剎。上堂曰。衲僧正法眼。照破鐵圍山。四方并八面。尖角更團圓。雙椎轟法鼓。一擊透玄關。乾坤收不得。留與後人看。既是乾坤收不得。後人作麼生看。要會麼。門庭開處無施設。松檜風生助寂寥。上堂。拈拄杖曰。拄杖子有時作出水蛟龍。萬里雲煙不斷。有時作踞地師子。百年妖怪潛蹤。有時心法兩忘。照體獨立。有時照用同時。主賓互用。以拄杖畫曰。延福門下總用不著。且道延福尋常用箇甚麼。卓拄杖。喝一喝。下座。上堂。仰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古劍髑髏前。大海波濤沸。二十八年春。退席長蘆。歸天台萬年之觀音院。纔浹日。忽示微疾。囑門人具龕釘內。至三月四日。書偈曰。今年七十五。歸作庵中主。珍重觀世音。泥蛇吞石虎。入龕趺坐。別眾曰。吾不能聽諸方來此寐語。即自扃鑰。有頃。主事令匠者啟龕。捫之。肉猶未冷。八日塔於觀音院之後。臘五十二。

福州雪峰東山慧空禪師

本郡人。族陳氏。十四圓頂。即游方。徧謁諸老。晚契悟於草堂。紹興癸酉。開法雪峰。受請日。上堂曰。俊快底。點著便行。癡鈍底。推挽不動。便行。則人人歡喜。不動。則箇箇生嫌。山僧而今轉此癡鈍為俊快去也。彈指一下。曰。從前推挽不出而今出。從前有院不肯住而今住。從前嫌佛不做而今做。從前嫌法不肯說而今說。出不出。住不住即且置。敢問諸人。做底是甚麼佛。空王佛耶。然燈佛耶。釋迦佛耶。彌勒佛耶。說底又是甚麼法。根本法耶。無生法耶。世間法耶。出世間法耶。眾中莫有道得底麼。若道得。山僧出世事畢。如或未然。逢人不得錯舉。喝一喝。下座。上堂。舉。雲門示眾云。只這箇帶累殺人。師曰。雲門尋常氣宇如王。作恁麼說話。大似貧恨一身多。山僧即不然。只這箇快活殺人。何故。大雨方歸屋裏坐。業風吹又遶山行。然雖如是。也是乞兒見小利。且不傷物義一句作麼生道。上堂。一拳

拳倒黃鶴樓。一擡擡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俊哉。俊哉。快活。快活。一似十七八歲狀元相似。誰管你天。誰管你地。心王不妄動。六國一時通。罷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自在。自在。快活。快活。恰似七八十老人作宰相相似。風以時。雨以時。五穀植。萬民安。豎起拄杖曰。大眾。這兩箇并山僧拄杖子。共作得一箇。衲僧到雪峰門下。但知隨例餐鎚子。也得三文買草鞋。喝一喝。卓拄杖。下座。僧問。和尚未見草堂時如何。曰。江南有。云。見後如何。曰。江北無。戊寅三月十三。示寂於東庵。壽六十三。臘四十八。

慶元府育王野堂普崇禪師

本郡人也。示眾。舉。巴陵和尚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不是風幡。又向甚麼處著。有人為祖師出氣。出來與巴陵相見。雪竇和尚道。風動幡動。既是風幡。又向甚麼處著。有人為巴陵出氣。出來與雪竇相見。師曰。非風非幡無處著。是風是幡無著處。遼天俊鶻悉迷蹤。踞地金毛還失措。阿呵呵。悟不悟。令人轉憶謝三郎。一[糸*系]獨鈎寒江雨。

青原惟信禪師法嗣

潭州梁山權禪師

僧問。大眾雲臻。請師開示。曰。天靜不知雲去處。地寒留得雪多時。云。學人未曉玄言。乞師再垂方便。曰。一重山後一重人。

成都府正法希明禪師

漢之綿竹人。弱冠從馬谿廣禪師下髮登具。南游至夾山。依曉純禪師。咨參有省。棄謁芙蓉楷。梁山歡。歡指見青原。師抵青原。一日。原入室。舉拳以示。師契悟。原拊而印之。踰年歸隱故居。郡守以延祚補處。次遷彭之曲尺。解制上堂曰。林葉紛紛落。乾坤報早秋。分明西祖意。何用更馳求。若恁麼會得。始信佛祖之道。本自平夷。大解脫門。元無關鑰。彌綸宇宙。偈塞虛空。量不可窮。智莫能測。若也未明此旨。不達其源。任是百劫薰功。千生煉行。徒自疲苦。了無交涉。若深明此旨。洞達其源。乃知動靜施為。經行坐臥。頭頭合道。念念朝宗。祖不云乎。迷生寂亂。悟無好惡。得失是非。一時放却。如是則誰迷誰悟。誰是誰非。自是諸人獨生異見。觀大觀小。執有執無。己靈獨耀。不肯承當。心月孤圓。自生違背。何異家中捨父。衣內忘珠。致使菩提路上。荊棘成林。解脫空中。迷雲蔽日。山僧今日幸值眾僧自恣。化主還山。諸上善人得得光訪。不可緘默。隨分葛藤。曲為今時。少開方便。也須是諸人著眼。各自諦觀。若更擬議尋思。白雲萬里。遂拈拄杖曰。於斯明得。靈山一會。儼在目前。其或未然。更待來晨分付。

祖庵主者。不知何許人也。見青原之後。縛屋衡嶽間。餘三十年。人無知者。偶遣興作偈曰。小鍋煮菜上蒸飯。菜熟飯香人已饑。一補飢瘡了無事。明朝依樣畫猫兒

。由是衲子披榛扣之。無盡居士張公力挽其開法。不從。竟終于此山。

昭覺紹覺純白禪師法嗣

成都府信相正覺宗顯禪師

潼川飛鳥人。族王氏。少為進士。有聲。嘗畫掬溪水為戲。至夜思之。遂見水冷然盈室。欲汲之不可。而塵境自空。曰。吾世網裂矣。往依昭覺得度。具滿分戒。後隨眾咨參。覺一日問師。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汝作麼生會。師於言下頓悟曰。釘殺脚跟也。覺拈起拂子云。這箇又作麼生。師一笑而出。服勤七祀。南游至京師。歷淮浙。晚見五祖演和尚於海會。出問。未知關楔子。難過趙州橋。趙州橋即不問。如何是關楔子。祖曰。汝且在門外立。師進步一踏而退。祖曰。許多時茶飯。元來也有人知滋味。明日入室。祖云。你便是昨日問話底僧否。我固知你見處。只是未過得白雲關在。師珍重便出。時圓悟為侍者。師以白雲關意扣之。悟云。你但直下會取。師笑曰。我不是不會。只是未諳。待見這老漢。共伊理會一上。明日。祖往舒城。師與悟繼往。適會於興化。祖問師。記得曾在那裏相見來。師曰。全火祇候。祖顧悟曰。這漢饒舌。自是機緣相契。遊廬阜回。師以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向所得之語告之。祖曰。吾嘗以此事詰先師。先師云。我曾問遠和尚。遠云。猫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尸之德。非素達本源。不能到也。師給侍之久。祖鍾愛之。後辭西歸。為小參。復以頌送云。離鄉四十餘年。一時忘却蜀語。禪人回到成都。切須記取魯語。時覺尚無恙。師再侍之。名聲藹著。遂出住長松。遷保福。信相。上堂。舉。仰山問中邑。如何是佛性義。曰。我與你說箇譬喻。汝便會也。譬如一室。有其六窻。中有一箇獼猴。外有人喚云狺狺。獼猴即應。如是六窻俱喚俱應。仰乃禮拜。却云。適來蒙和尚指示。某有箇疑處。曰。你有甚麼疑。云。只如獼猴睡時又作麼生。邑下禪床把住曰狺狺。我與你相見。師曰。諸人要見二老麼。我也與你說箇譬喻。中邑大似箇金師。仰山將一塊金來。使金師酬價。金師亦盡價相酬。臨成交易。賣金底更與貼秤。金師雖然闍喜。心中未免偷疑。何故。若非細作。定是賊贓。便下座。僧問。三世諸佛。六代祖師。總出這圈[袖-由+貴]不得。如何是這圈[袖-由+貴]。曰。井欄脣。

大瀉祖璿禪師法嗣

眉州中巖慧日雲能禪師

本郡人。族呂氏。年二十二。於村落一富室為校書。偶游山寺。見禪冊。閱之似有得。即裂冠圓具。一鉢游方。首參寶勝澄甫禪師。所趣頗異。至荊湖謁永安喜。真如喆。德山繪。造詣益高。迨抵大瀉。瀉問。上座桑梓何處。曰。西川。云。我聞西川有普賢菩薩示現。是否。師曰。今日得瞻慈相。云。白象何在。曰。爪牙已具。云。還會轉身麼。師提坐具繞禪床一匝。瀉云。不是這箇道理。師趨出。一日。瀉為眾入室。問僧。黃巢過後。還有人收得劒麼。僧豎起拳。瀉云。菜刀子。僧云。爭奈受

用不盡。為喝出。次問師。黃巢過後。還有人收得劍麼。師亦豎起拳。為云。也只是菜刀子。師曰。殺得人即休。遂近前攔胸築之。為云。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子撲。後還蜀。庵於舊址。應四眾之請。出住報恩等剎。厭於世務。結茆賴姥。曰。慧目竟終老焉。師道望顯著。行解相應。又以慈忍接人。為士大夫。耆衲宗仰。上堂曰。龍濟道。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木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師曰。既無迷悟。了箇甚麼。咄。上堂。舉。雪峰一日普請般柴。中路見一僧。遂擲下一塊柴云。一大藏教只說這箇。後來真如喆道。一大藏教不說這箇。據此二尊宿說話。是同是別。山僧即不然。豎起拂子曰。提起。則如是我聞。放下。則信受奉行。室中問崇真氈頭。如何是你空劫已前父母。真領悟云。和尚且低聲。遂獻投機頌云。萬年倉裏曾飢饉。大海中住儘長渴。當初尋時尋不見。如今避時避不得。師為印可。一日。與黃提刑奕碁次。黃問。數局之中。無一局同。千著萬著則故是。如何是那一著。師提起碁子示之。黃佇思。師曰。不見道。從前十九路。迷殺幾多人。師住持三十餘載。凡說法。不許錄其語。臨終書偈。趺坐而化。闍維時。暴風忽起。煙所至處。皆雨設利。道俗斷其地。皆得之。心舌不壞。塔于慧目。

懷安軍雲頂寶覺宗印禪師

上堂曰。古者道。識得凳子。周匝有餘。又道。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山僧總不恁麼。識得凳子。是甚麼閑家具。一日。普說罷。師曰。諸子未要散去。更聽一頌。乃曰。四十九年。一場熱鬧。八十七春。老漢獨弄。誰少誰多。一般作夢。歸去來兮。梅梢雪重。言訖下座。扶策行數步。屹然而化。

兜率真寂從悅禪師法嗣

撫州疎山了常禪師

上堂曰。等閑放去。佛手掩不住。特地收來。大地絕纖埃。向君道。莫疑猜。處處頭頭見善財。槌下分明如得旨。無限勞生眼自開。僧問。如何是疎山為人底句。曰。懷中玉尺未輕擲。袖裏金鎚劈面來。

隆興府兜率慧照禪師

南安郭氏子。上堂曰。龍安山下。道路縱橫。兜率宮中。樓閣重疊。雖非天上。不是人分。到者心安。全忘諸念。善行者不移雙足。善入者不動雙扉。自能笑傲煙蘿。誰管坐消歲月。既然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也無。良久。曰。莫教推落巖前石。打破下方遮日雲。開堂日。僧問。如何是第一義諦。曰。槌下分付。云。第二義門又作麼生。曰。千家簾幕春光在。幾處園林秀色新。

法雲佛照果禪師法嗣

筠州洞山辯禪師

上堂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鑽天鷄子遼天鶻。不度火。不度水。不度爐。離弦箭發沒迴途。直饒會得十分去。笑倒西來碧眼胡。

東京慧海儀禪師

上堂曰。無相如來示現身。破魔兵眾絕纖塵。七星斜映風生處。四海還歸舊主人。諸仁者。大迦葉靈山會上見佛拈華。投機微笑。須菩提聞佛說法。深解義趣。涕淚悲泣。且道笑者是。笑者是。不見道。萬派橫流總向東。超然八面自玲瓏。萬人膽破沙場上。一箭雙雕落碧空。上堂。舉。瀉山坐次。仰山問。和尚百年後。有人問先師法道。如何祇對。瀉曰。一粥一飯。仰曰。前面有人不肯。又作麼生。瀉曰。作家師僧。仰便禮拜。瀉曰。逢人不得錯舉。師曰。自古及今。多少人下語道。嚴而不威。恭而無禮。橫按拄杖。豎起拳頭。若只恁麼。却如何知得他父子相契處。山僧今日也要諸人共知。莫分彼我。彼我無殊。困魚止灤。病鳥棲蘆。逡巡不進泥中履。爭得先生一卷書。

西蜀變法師者

遺其氏里。幼為苾芻。通大小乘。佛照謝事。居景德。師適至。問照曰。禪家言多不根。何也。照曰。汝習何經論。曰。諸經粗知。頗通百法。照曰。只如昨日雨。今日晴。是甚麼法中收。師憐然。照舉癢和子擊曰。莫道禪家所言不根好。師憤曰。昨日雨。今日晴。畢竟是甚麼法收中。照曰。第二十四時分不相應法中收。師恍寤。即禮謝。後歸蜀。居講會。以直道示徒。不泥名相。而眾多引去。遂說偈罷講。曰。眾賣華兮獨賣松。青青顏色不如紅。筭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兮翠靄中。由是隱居二十年。道俗追慕。青命演法。笑答偈曰。遁迹隱高峰。高峰又不容。不如歸錦里。依舊賣青松。眾列拜悔過。兩川講者爭依之。

泐潭湛堂文準禪師法嗣

隆興府雲巖典牛天游禪師

成都人。族鄭氏。世為鴻儒。嘗兩與貢籍。不第。慨然慕丹霞。祝髮受具。浮峽而下。謁名宿於諸席。後至泐潭。潭方自吳中回首眾。一日。普說眾集。潭曰。諸人苦苦就準上座覓佛法。遂拊膝曰。會麼。雪上加霜。又拊膝曰。若也不會。豈不見乾峰示眾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師聞。脫然穎悟。潭對眾為印可。於是道聲四播。去游淮浙。未幾。旋豫章。廬於泐潭之前障。目曰典牛庵。出住雲蓋。徙雲巖。上堂。卓拄杖曰。久雨不晴。筍。金烏飛在鐘樓角。又卓一下。曰。猶在殼。得卓曰。一任衲僧名邈。上堂。馬祖一喝。百丈蹉過。臨濟小廝兒。向糞掃堆頭拾得一雙破草鞋。胡喝亂喝。師震聲喝曰。喚作胡喝亂喝得麼。上堂。象骨鞞毘能已盡。玄沙斫牌伎亦窮。還知麼。火星入袴口。事出急家門。上堂。三百五百。銅頭鐵額。木笛橫吹。誰來接拍。時有僧出。師曰。也是賊過後張弓。

潭州三角智堯禪師

上堂曰。捏土定千鈞。秤頭不立蠅。箇中些子事。走殺嶺南能。還有薦得底麼。直饒薦得。也第二月。

文殊宣能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瓊禪師

受請日。上堂曰。作家撈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為甚麼從東過西。自代曰。後五日看。

慧日文雅禪師法嗣

隆興府九仙祖鑑法清禪師

嚴陵人也。上堂曰。萬柳千華暖日開。一華端有一如來。妙談不二虛空藏。動著微言徧九垓。笑哈哈。且道笑箇甚麼。笑覺苑脚跟不點地。上堂。自古至今。叢林道。丹霞燒木佛。院主眉鬚墮落。大眾會麼。萬仞崖頭曾借路。百千禪侶盡生疑。只因滿眼多巖嶮。不識天然却問誰。參。上堂。舉。睦州示眾云。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處。須得箇入頭處。既得箇入頭處。不得忘却。老僧明明向汝道。尚自不會。何況蓋覆將來。師曰。睦州恁麼道。意在甚麼處。其或未然。覺苑下筒注脚。張僧見王伴。王伴叫張僧。昨夜放牛處。嶺上及前村。溪西水不飲。溪東草不吞。教覺苑如何即得。會麼。不免與麼去。遂以兩手按空。下座。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惺惺寂寂。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寂寂惺惺。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曰。惺惺惺惺。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寂寂寂寂。云。學人今日買鐵得金去也。曰。甚麼處得這話頭來。師度夏池之天寧。以伽梨覆頂而坐。侍郎曾公開問曰。上座仙鄉甚處。曰。嚴州。云。與此間是同是別。師拽伽梨下地。揖曰。官人曾到嚴州否。曾罔措。師曰。待官人到嚴州時。却向官人道。

平江府覺海法因庵主

郡之嶠山人。族朱氏。年二十四。被緇服進具。游方至東林。謁慧日。日舉靈雲悟道機語問之。擬對。日曰。不是。不是。豁有所契。占偈曰。巖上桃華開。華從何處來。靈雲纔一見。回首舞三臺。日曰。子所見雖已入微。然更著鞭。當明大法。師承教。居廬阜三十年。不與世接。叢林尊之。建炎中。盜起江左。順流東歸。邑人結庵命居。緇白繼踵問道。嘗謂眾曰。汝等飽持定力。無憂晨炊而事于求也。晚年放浪自若。稱五松散人。

龍牙梵言禪師法嗣

筠州洞山擇言禪師

僧問。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禪床立。未審意旨如何。曰。脚跟下七穿八穴。

道林一禪師法嗣

潭州大漚大圓智禪師

四明人也。上堂。舉。南泉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師曰。三世諸佛既不知有。狸奴白牯又何曾夢見。灼然須知向上有知有底人始得。且作麼生是知有底人。喫官酒。臥官街。當處死。當處理。沙場無限英靈漢。堆山積岳露屍骸。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

音釋

瑛音英 週音周 璿音椿 泐音勒 警匹蔑切 衣於既切 漪於宜切 繭古典切 啞音匝 聞音問 詰音哲 楔音屑 [絕/刀]租悅切 攢祖九切 齧逆各切 麓音鹿 憊亡果切 蹶音厥 覆敷救切 啐音卒 過音戈 挈詰結切 養音慈 羿妍計切 磊魯猥切 飫依據切 憂訖黠切 菽式竹切 夔越縛切 繪音會 峴音苟 脩音叔 髻音計 別五刮切 彪莫江切 浹即協切 劈匹力切 刮古脫切 鍛都玩切 枿牙葛切 椿朱江切 吧音巴 庠音祥 愿音願 轟呼宏切 狴音生 敵音霎 與音預 續胡對切 凳丁鄧切 闕胡貢切 灤音力 憐莫孔切 癢餘兩切 巖虛宜切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一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

僧 (正受)

編

南嶽第十四世(臨濟十世楊岐三世)

五祖法演禪師法嗣

舒州太平佛鑑惠勲禪師

郡之懷寧人。族汪氏。卅歲。師廣教圓深。試所習得度。每以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味之。有省。乃徧參名宿。往來五祖之門有年。恚祖不為印據。與圓悟相繼而往。及悟在金山染疾。因悔過。歸白雲。方大徹證。師忽至。意欲他邁。悟勉令挂錫。且曰。某與兄相別始月餘。比舊相見時如何。師曰。我所疑者此也。遂參堂。一日。聞祖舉僧問趙州。如何是和尚家風。曰。老僧耳聾。高聲問將來。僧高聲再問。州曰。儂問我家風。我却識儂家風了也。即大豁所疑。曰。乞和尚指示極則。祖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展拜。令主翰墨。與圓悟語次。悟舉東寺問仰山索珠話。至無言可對。無理可伸處。曰。既云收得。逮索此珠。却云無言可對。無理可伸。是如何。師曰。東寺當時索一顆。仰山當下傾出一桮棗。悟曰。兄向時安有此語耶。相笑不已。明年。謁太平清禪師。命為第一座。會清之黃龍。以師繼之。法道大播。政和初。詔住東都智海。五年。乞歸。得旨居蔣山。樞密鄧公子常奏賜徽號。樞服。開堂日。上首白槌罷。師曰。南瞻部洲。北鬱單越。西瞿耶尼。東弗于逮。於此觀得。可謂妙圓超悟。只在如今。其或未然。遂指問話僧曰。且看這僧敗闕(問答已)。乃曰。問話且止。何必紛紜。不見道。窮諸玄辨。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況祖師心印。諸佛本源。千聖悟由。群生性命。非中非外。不滅不生。在聖在凡。無增無減。彌綸天地。混茫太虛而不知其大。鼓燮陰陽。陶鑄萬物而不宰其功。浩浩然。不可以語言造。昭昭然。不可以寂默通。語言求之。翻成諍論。寂默求之。墮於斷滅。到此唯聖與聖乃能共知。以何為證。豈不聞我大宋仁宗皇帝有修心偈曰。初祖安禪在少林。不傳經教但傳心。後人若悟真如理。密印由來妙理深。敢問諸人。如何是真如之性。如何是密印妙理。假使目連鷲子無礙辨才。到此也須亡鋒結舌。唯有山僧今日幸逢快便。為國開堂。得路便行。豈畏旁觀笑怪。舉拂子曰。看看。豈不是諸人真如之性。豎兩指曰。豈不是諸人密印妙理。於斯薦得。同報國恩。其或未然。別容理論(敘謝已)。復舉二祖安心話。遂曰。覓心不得乃安心。悟了爭如未悟深。萬丈寒潭秋月白。一聲雲外老猿吟。積塵成嶽。削鐵成針。少室山前無異路。遊人來往自崎嶇。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桃華紅。李華白。誰道融融只一色。鷲子語。黃鸝鳴。誰道關關只一聲。不透祖師關棧子。空認山河作

眼睛。上堂。日日日西沉。日日日東上。若欲學菩提。擲下拄杖曰。但看此榜樣。

上堂。鐵非至寶。鑄太阿而價直萬金。心是塵緣。悟真空而頓超十地。所以道。無邊剎境。自佗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移南作北。一任縱橫。坐斷十方一句作麼生道。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五祖周祥。上堂。去年今日時。紅爐片雪飛。今日去年時。曹娥讀夜碑。末後一句子。佛眼莫能窺。白蓮峰頂上。紅日繞須彌。鳥啄珊瑚樹。鯨吞麗水犀。太平家業在。千古襲楊岐。上堂。橫拄杖曰。先照後用。豎起曰。先用後照。倒轉曰。照用同時。卓一下。曰。照用不同時。汝等諸人被拄杖一口吞盡了也。自是儻不覺。若向這裏道得轉身句。免見一場氣悶。其或未然。老僧今日失利。上堂。金烏急。玉兔速。急急流光七月十。無窮遊子不歸家。縱歸只在門前立。門前立。把手牽伊不肯入。萬里看看寸草無。殘華落地無人拾。無人拾。一回雨過一回濕。上堂。舉。僧問乾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峰以拄杖一畫。云。在這裏。雲門云。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此二老宿。一人向陸地行船。一人向針鋒走馬。同時同日到長安。其中一箇最尖要。上堂。八月二十五。有寶兼有主。輓出雪峰毬。打動禾山鼓。天帝釋搖頭。大梵王作舞。不透上林關。未敢輕相許。空生不解此家風。惹得岩前華似雨。上堂。舉。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乃曰。儻尋常說黃道黑。評品古今。豈不是密語。儻尋常折旋俯仰。拈匙把筯。祇揖萬福。是覆藏不覆藏。忽然瞥地去。也不可。要會麼。世尊有密語。冬到寒食一百五。迦葉不覆藏。水洩不通已露臟。靈利衲僧如會得。一重雪上一重霜。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喫醋知酸。喫鹽知鹹。云。弓折箭盡時如何。曰。一場懨[怡-台+羅]。問。不與萬法為侶有是甚麼人。曰。搗破露拄。云。歸鄉無路時如何。曰。王程有限。云。前三三。後三三。又作麼生。曰。六六三十六。問。承聞和尚親見五祖。是否。曰。鉄牛齧碎黃金草。云。恁麼則親見五祖也。曰。我與儻有甚冤讎。云。只如達磨見武帝。意旨如何。曰。胡言易辨。漢語難明。云。為甚悽悽暗渡江。曰。因風借便。問。如何是主中寶。曰。進前退後愁殺人。云。如何是寶中主。曰。真實之言成妄語。云。如何是寶中寶。曰。夫子遊行厄在陳。云。如何是主中主。曰。終日同行非伴侶。云。寶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曰。大斧斫了手摩拏。問。即心即佛即不問。非心非佛事如何。曰。昨日有人問。老僧不對。云。未審與即心即佛相去多少。曰。近則千里萬里。遠則不隔絲毫。云。忽被學人截斷兩頭。歸家穩坐。又作麼生。曰。儻家在甚麼處。云。大千沙界內。一箇自由身。曰。未到家在。更道。云。學人到這裏。直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去也。曰。未為分外。室中以木骰子六隻。面面皆書么字。僧纔入。擲曰。會麼。僧擬不擬。即打出。七年九月八日。上堂。示眾曰。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直饒不去不住。亦未是衲僧行履處。且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待十月前後。奉為諸人注破。

至後月八日。沐浴更衣端坐。手寫數書別故舊。停筆而化。火後。門弟子奉靈骨設利塔于本山。

東京天寧佛果克勤禪師

彭之崇寧人。族駱氏。世宗儒。師犀顛月面。骨相不凡。幼日記千言。偶游妙寂寺。見佛書。三復悵然。如獲舊物。曰。子殆過去沙門也。即去家。依自省祝髮。從文照通講說。又從敏行授楞嚴。俄得病。瀕死。歎曰。諸佛涅槃正路。不在文句中。吾欲以聲求色見。宜其無以死也。遂棄去。至真覺勝禪師之席。勝方創臂出血。指示師曰。此曹溪一滴也。師矍然。良久。曰。道固如是乎。即徒步出蜀。首謁玉泉皓。次依金鑾信。大滄喆。黃龍心。東林總。僉指為法器。而晦堂稱他日臨濟一派屬子矣。最後見白雲。盡其機用。祖皆不諾。且訶曰。汝欲了生死大事。何以意氣得耶。師不顧。趨出。抵吳中。已而復還。祖迎笑曰。吾望子久矣。即命入侍。司會部使有解印還蜀。詣祖作禮。問佛法大意。祖曰。不見小艷詩云。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使者惘然。師旁侍。竊聆。忽大悟。立告祖曰。今日去却膺中物。喪盡目前機。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詣。吾助汝喜。師述偈曰。金鴨香囊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只許佳人獨自知。由此所至。眾推為上首。崇寧中。還里省親。四眾趺拜。成都帥翰林郭公知章請開法六祖。更昭覺。再出蜀。次荊南。會無盡居士張公商英以師禮留居碧岩。復徙道林。樞密鄧公子常奏。賜紫服。師名。政和中。詔住金陵蔣山。學者無地以容。名振京師。勅補天寧萬壽。上召見。褒寵甚渥。建炎初。又遷金山。適。駕幸維揚入對。賜圓悟禪師。改雲居。久之。復領昭覺。上堂曰。通身是眼見不及。通身是耳聞不徹。通身是口說不著。通身是心鑒不出。直饒盡大地明得。無絲毫透漏。猶在半途。據令全提。且道如何展演。域中日月縱橫拄。一亘晴空萬古春。上堂。山頭鼓浪。井底揚塵。眼聽似震雷霆。耳觀如張錦繡。三百六十骨節。一一現無邊妙身。八萬四千毛端。頭頭彰寶王剎海。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苟能千眼頓開。直是十方坐斷。且超然獨脫一句作麼生道。試玉須經火。求珠不離泥。上堂。本來無形段。那復有脣觜。特咸廣稱揚。替他說道理。且道他是阿誰。上堂。十五日已前。千牛拽不回。十五日已後。俊鶻趁不及。正當十五日。天平地平。同明同暗。大千沙界不出當處。可以含吐十虛。進一步。超越不可說香水海。退一步。坐斷千里萬里白雲。不進不退。莫道闍梨。老僧也無開口處。舉拂子曰。正當恁麼時如何。有時拈在千峰上。劃斷秋雲不放高。上堂。十方同聚會。本來身不昧。箇箇學無為。頂上用鉗鎚。此是選佛場。深廣莫能量。心空及第歸。利劍不如錐。龐居士舌拄梵天。口包四海。有時將一莖草作丈六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甚是奇特。然雖如此。要且不曾動著向上關。且如何是向上關。鑄印築高壇。上堂。有句無句。超宗越格。如藤倚樹。銀山鐵壁。及

至樹倒藤枯。多少人失却鼻孔。直饒取拾得來。已是千里萬里。只如未有恁麼消息時如何。還透得麼。風暖鳥聲碎。日高華影重。上堂。舉步越東勝身。退身入西瞿耶。回首望北鬱單。捏拳觸南閻浮。淨地裏看。是箇沒量大人。正眼觀來。猶是麻滓麩末。須知四維上下。無邊香水海。不可說浮幢王剎。捏為微塵。一一塵中現無邊身。說無量法。猶只是順機教。看窟寵著楔。而況提向上鉗錘。用作家爐鞴。便是徧界德山。有棒無下手處。徧界臨濟。有喝無啟口處。徧界金色頭陀。有定力無容身處。正當恁麼時。驀然有箇承當擔荷得。趣向得。行履得。且道向甚麼處著渠。山僧有箇著處。待說。又恐成露布。擬不說。又却辜負當機。說與不說。一時拈却。最後一句。放開話會去也。青松下。明窻內。玉殿珠樓未為對。衲帔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委悉麼。天台華頂秀。南岳石橋高。上堂。第一句薦得。祖師乞命。第二句薦得。人天瞻落。第三句薦得。虎口橫身。不是循途守轍。亦非革轍移途。透得。則六臂三頭。未透。亦人間天上。且三句外一句作麼生道。生涯只在絲輪上。明月扁舟泛五湖。僧問。雲門道須彌山。意旨如何。曰。推不向前。約不退後。云。未審還有過也無。曰。坐却舌頭。問。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提坐具云。這箇是境。那箇是法。曰。却被閻梨奪却槍。問。古人道。榔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未審阿那裏是他住處。曰。騰蛇纏足。露布遶身。云。朝看雲片片。暮聽水潺潺。曰。却須截斷始得。云。此回不是夢。真箇到廬山。曰。高著眼。問。不歷化城。便登寶所時如何。曰。滿眼本非色。滿耳本非聲。云。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又作麼生。曰。入荒田不揀。問。勿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如何是一重關。曰。十重也有。云。如何是關中主。曰。放過一著。云。作何面自。師便喝。問。猿抱子歸青嶂後。鳥啣華落碧岩前。此是和尚舊時安身立命處。如何是道林境。曰。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云。如何是境中人。曰。僧寶人人滄海珠。云。此是杜工部底。作麼生是和尚底。曰。且莫亂道。云。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山僧有眼不曾見。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閻梨問得自然親。云。如何是人境俱奪。曰。收。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放。問。玄沙不過嶺。保壽不渡河。未審意旨如何。曰。直超物外。云。雪峯三度到投子。九度到洞山。又作麼生。曰。別是一家春。云。恁麼則春色無高下。華枝自短長。曰。一任卜度。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如何得透脫。曰。倚天長劍逼人寒。云。只如樹倒藤枯。滄山為甚麼呵呵大笑。曰。愛他底。著他底。云。忽被學人掀倒禪床。拗折拄杖。又作箇甚麼伎倆。曰。也是賊過後張弓。問。無邊身菩薩為甚麼不見如來頂相。曰。有時恁麼。有時不恁麼。云。如何是和尚頂相。曰。錯。僧禮拜。師曰。果然。果然。問。明歷歷。露堂堂。因甚麼乾坤收不得。曰。金剛手裏八棱棒。云。忽然一喚便回。還當得活也無。曰。鷲子目連無奈何。云。不落照。不落用。如何商量。曰。放下雲頭。云。忽遇其中人時如何。曰。騎佛殿出三門。云。萬象不來渠獨語。教誰把手上高峰。曰。錯下名言。

紹興五年八月己酉。示微恙。趺坐書偈遺眾。投筆而逝。荼毗。舌齒不壞。設利五色無數。塔于昭覺之側。壽七十有三。臘五十有四。六年三月。諡曰真覺。塔曰寂照。

舒州龍門佛眼清遠禪師

蜀之臨邛人。族李氏。為人嚴正寡言。年十四圓具。常依毗尼。師因讀法華。至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持問講者。莫能對。遂南游江淮。首參真覺勝禪師。無契。棄依太平。事祖數載。因丐於廬州。偶兩足跌仆地。煩懣間。聞二人交相惡罵。諫者曰。爾猶自煩惱在。師於言下有省。及歸侍祖。祖見師。凡有所問。即曰。我不如爾。爾自會得好。或曰。我不會。我不如爾。師愈疑。每咨決於元禮首座。禮一日見師欲訴意。遽引師耳繞圍爐。旋行旋告之曰。爾自會得好。師曰。憑公開發。乃爾相戲耶。禮曰。爾他後悟去。方知今日曲折耳。後典寶海會。雨夜讀傳燈錄。至破竈墮因緣。忽撥火大悟。作偈曰。刀刀林鳥啼。披衣終夜坐。撥火悟平生。窮神歸破墮。事皎人自迷。曲淡誰能和。念之永不忘。門開少人過。圓悟聞之。問曰。青林般土話。古今無人出得。爾如何會。云。也有。甚難。曰。只如他道鐵輪天子囊中旨。意作麼生。云。我道帝釋宮中放赦書。悟喜曰。遠兄便有活人句。祖亦然之。自是隱居四面大中庵。屬天下一新崇寧萬壽寺。舒守王公渙之命師開法。次補龍門。道望尤振。學者爭集。逾十二年。勅居和之褒禪。樞密鄧公洵武奏 賜師號及紫方袍。上堂曰。臺山路上。過客全稀。破竈堂前。感恩無地。雪埋庭栢。冰鑱偃谿。雖在南方火爐頭。不入他家壑甕裏。看看。臘月三十日。便是孟春猶寒。爾等諸人各須努力向前。切忌自生退屈。上堂。卓拄杖曰。圓明了知。不由心念。抵死要道。墮坑落壑。畢竟如何。乃倚拄杖。下座。上堂。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眼裏瞳人吹叫子。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六隻骰子滿盆紅。大眾。時人為甚麼坐地看楊州。鉢盂著柄新翻樣。牛上騎牛笑殺人。上堂。趙州不見南泉。山僧不識五祖。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上堂。一葉落。天下春。無路尋思笑殺人。下是天。上是地。此言不入時流意。南作北。東作西。動而止。喜而悲。蛇頭蝎尾一試之。猛虎口裏活雀兒。是何言。歸堂去。上堂。面前過。便知是張三李四。背後過。為甚麼却不見。壁這邊。便見條臺倚子。壁那下。為甚麼分疎不得。咫尺之間尚爾。況十方世界耶。參學人若不明此。當知參學事卒未在。上堂。蘇武牧羊。辱而不屈。李陵望漢。樂矣忘歸。是在外國。在本國。佛諸弟子中。有者雙足越坑。有者聆箏起舞。有者身埋糞壤。有者呵罵河神。是習氣。是妙用。至於擎叉打地。豎拂敲床。睦州一向閉門。魯祖終年面壁。是為人。是不為人。信知一切凡夫。埋沒寶藏。殊不丈夫。諸人何不擺拖張帆。拋江過岸。休更釘樁搖櫓。何日到家。既作曹溪人。又是家裡漢。還見家裡事麼。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曰。黑漆桶裡黃金色。問。

道遠乎哉。觸事而真。如何是道。曰。頂上八尺五。云。此理如何。曰。方圓七八寸。問。劫火威音前。別是一壺天。御樓前射獵。不是刈茅田。提起坐具云。這箇喚作甚麼。曰。正是刈茅田。僧便喝。師曰。猶作主在。問僧。孤燈獨照時如何。僧無對。代曰。露柱證明。聞開靜板聲。師乃曰。據款結案。宣和初。以病辭歸蔣山之東堂。二年。書雲前一日。飯食訖。趺坐謂其徒曰。諸方老宿臨終必留偈辭世。世可辭耶。且將安往。乃合掌。怡然趨寂。門人函骨歸龍門。塔于靈光臺側。壽五十四。臘四十。

潭州開福道寧禪師

歙溪汪氏子也。壯為道人。於崇果寺執浴。一日。將濯足。偶誦金剛經。至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遂忘所知。忽垂足沸湯中。發明己見。後祝髮蔣山。依雪竇老良禪師。踰二年。次參涌泉誠。子湖覺。開先暹。羅漢英。三祖宗。太平清。鐘山佛惠。圓通法鏡諸名宿。晚至白蓮。聞五祖小參。舉忠國師古佛淨瓶。趙州狗子無佛性話。頓徹法源。大觀中。潭帥席公震請住開福。衲子景從。上堂曰。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諸禪德。日日日從東畔出。朝朝雞向五更啼。雖然不是桃華洞。春至桃華亦滿溪。又道毗藍園內。右脇降生。七步周行。四方目顧。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大似貪觀天上月。失却掌中珠。還知落處麼。若知落處。方為孝子順孫。苟或未然。不免重下注脚。良久。曰。天生伎倆能奇怪。未上輪他弄一場。上堂。徧界不曾藏。通身無影像。相逢莫訝太愚癡。曠劫至今無伎倆。無伎倆。少人知。太抵還他肌骨好。何須臨鏡畫蛾眉。上堂。摩竭正令。未免崎嶇。少室垂慈。早傷風骨。腰囊挈錫。辜負平生。煉行灰心。遞相鈍置。爭似春雨晴。春山青。白雲三片四片。黃鳥一聲兩聲。千眼大悲看不足。王維雖巧畫難成。直饒便恁麼。猶自涉途程。且不涉途程一句作麼生道。人從汴州來。不得東京信。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曰。人天合掌。云。出水後如何。曰。不礙往來看。問。如何是句到意不到。曰。瑞草本無根。信手拈來用。云。如何是意到句不到。云。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云。如何是意句俱到。曰。大悲不展手。通身是眼睛。云。如何是意句俱不到。曰。君向瀟湘我向秦。政和三年十一月四日。淨髮沐浴。次日。齋罷小參。勉眾行道。辭語誠切。期初七示寂。至日酉時。加趺而逝。十一闍維。獲設利五色。歸藏于塔。

嘉州九頂清素禪師

本郡人。族郭氏。於乾明寺剷染。徧扣禪扃。晚謁五祖。聞舉首山答西來意語。倏然契悟。述偈曰。顛倒顛。顛倒顛。新婦騎驢阿家牽。便恁麼。太無端。回頭不覺布衫穿。祖見。乃問。百丈野狐話又作麼生。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祖大悅。久之。辭歸。住青溪。太守呂公來瞻大像。問曰。既是大像。因甚麼肩負兩楹。曰

。船上無散工。至閣下覩觀音像。又問。彌勒化境。觀音何來。曰。家富小兒嬌。守乃禮敬。勤老宿至。師問。舞劍當咽時如何。云。伏惟尚亨。師詬曰。老賊死去。儻問我。勤理前語問之。師叉手揖曰。拽破。師後遷九頂。道播閩中。紹興乙卯四月二十四日。得微疾。書偈遺眾曰。木人備舟。鐵人備馬。丙丁童子穩穩登。喝散白雲歸去也。竟爾趨寂。示眾機語未見。

彭州大隨南堂元靜禪師(後名道興)

閩之玉山人。大儒趙公約仲之子也。十歲病甚。母禱之。感異夢。捨令出家。師成教大慈寶生院宗裔。元祐三年。通經得度。留講聚有年。而南下首參永安恩禪師。於臨濟三頓棒話發明。次依諸名宿。無有當意者。聞五祖機峻。欲抑之。遂謁。祖見。乃曰。我此間不比諸方。凡於室中。不要汝進前退後。豎指擊拳。繞禪床作女人拜。提起坐具。千般伎倆。只要儻一言下諦當。便是汝見處。師茫然退。參三載。一日。入室罷。祖謂曰。子所下語。已得十分。試更與我說看。師即剖而陳之。祖曰。說亦說得十分。更與我斷看。師隨所問而判之。祖曰。奸則好。只是未曾得老僧說話在。齋後可來祖師塔所。與汝一一按過。及到。見師來。便問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睦州擔板漢。南泉斬猫兒。趙州狗子無佛性。有佛性之語編辟之。其所對了無凝滯。至紫胡狗話。祖遽轉面曰。不是。云。不是却如何。曰。此不是。則和前面皆不是。云。望和尚慈悲指示。曰。儻看他道紫胡有一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脚。入門者好看。纔見僧入門。便道看狗。向紫胡道看狗處下一轉語。教紫胡結舌無言。老僧鉢口有分。便是儻了當處。次日入室。師默啟其說。祖笑曰。不道儻不是千了百當底人。此語只似先師下底語。師曰。某何人。得似端和尚。祖曰。不然。老僧雖承嗣他。謂他語拙者。蓋只用遠錄公手段接人故也。如老僧共遠錄公。便與百丈。黃檗。南泉。趙州輩把手共行。纔見語拙即不堪。師以為不然。乃曳杖渡江。適大水泛漲。因留四祖。儻輩挽其歸。又二年。祖方許可。嘗商略古今次。執師手曰。得汝說。須是吾舉。得汝舉。須是吾說。而今而後。佛祖秘要。諸方關鍵。無逃子掌握矣。遂創南堂以居之。於是名冠寰海。成都帥席公且請開法嘉祐。未幾。徙昭覺。遷能仁及大隨。上堂曰。夫參禪。至要不出箇最初句與末後句。透得過者。參學事畢。儻或未然。更與儻分作十門。各各印證自心。還得穩當也未。一。須信有教外別傳。二。須知有教外別傳。三。須會有情說法與無情說法無二。四。須見性如觀掌中之物。了了分明。一一田地穩密。五。須具擇法眼。六。須行鳥道玄路。七。須文武兼濟。八。須摧邪顯正。九。須大機大用。十。須向異類中行。凡欲紹隆法種。須盡此綱要。方坐得這曲彙床子。受得天下人禮拜。敢與佛祖為師。若不到恁麼田地。只一向虔頭。他時異日。閩老子未放儻在。有則出來大家證據。若無。不用久立。珍重。上堂。君王了了。將師惺惺。一回得勝。六國平寧。上堂。舉臨濟參黃檗之語。白雲

端和尚頌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擡擡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大隨即不然。行年七十老躑躅。眼目精明耳不聾。忽地有人欺負我。一拳打倒過關東。上堂。問答已。乃曰。有祖已來。時人錯會。只將言句以為禪道。殊不知道本無體。因體而得名。道本無名。因名而立號。只如適來上座纔恁麼出來。便恁麼歸眾。且道具眼不具眼。若道具眼。纔恁麼出來。眼在甚麼處。若道不具眼。爭合便恁麼去。諸仁者。於此見得個儻分明。則知二祖禮拜。依位而立。真得其髓。只這些子。是三世諸佛命根。六代祖師命脉。天下老和尚安身立命之處。雖然如是。須是親到始得。上堂。自己田園任運耕。祖宗基業力須爭。悟須千聖頭邊坐。用向三塗底下行。上堂。舉。雪峰普請。自負一束藤。中路見一僧來。便拋下。僧擬取次。峰便踏倒。歸。舉似長生。生曰。和尚替這僧入涅槃堂始得。峰休去。雪竇云。長生大似東家人死。西家助哀。也好與一踏。師曰。雪峰一踏。別傳教外。雪竇一踏。千古無對。長生答對。失錢遭罪。若人點檢得出。老僧只呵呵大笑。且道笑與踏是同是別。良久。曰。參。僧問。祖師心印。請師直指。曰。儂聞熱麼。云。聞。曰。且不聞寒。云。和尚還聞熱否。曰。不聞。云。為甚麼却不聞。師搖扇曰。為我有這箇。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活捉魔王鼻孔穿。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中心樹子屬吾曹。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曰。一釣三山連六鼈。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白日騎牛穿市過。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曰。好。云。出水後如何。曰。好。云。如何是蓮華。曰。好。僧禮拜。師曰。與他三箇好。萬事一時休。問。藏天下於天下即不問。乃舉拳云。只如這箇作麼生藏。曰。有甚麼難。云。且作麼生藏。曰。衫袖裏。云。未審如何是紀綱佛法底人。曰。不可是鬼。云。忽遇殺佛殺祖底來。又作麼生支遣。曰。老僧有眼不曾見。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曰。喫粥喫飯。莫教放在腦後。云。終日喫時未嘗喫。曰。負心衲子。不識好惡。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也無。曰。阿誰教儂恁麼問。僧進前鞠躬云。不審。師曰。是壞不壞。僧無語。問。如何是山裡禪。曰。庭前嫩竹先生笋。澗下枯松長老枝。云。如何是市裡禪。曰。六街鍾鼓韻鞦韆。即處鋪金世界中。云。如何是村裏禪。曰。賊盜消亡蠶麥熟。謳謔鼓腹樂昇平。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曰。問得甚當。云。便恁麼去時如何。曰。答得更奇。問。因山見水。見水忘山。山水俱忘。理歸何所。曰。山僧坐却舌頭。天地黯黑。有一老宿垂語云。十字街頭起一間茅廁。只是不許人屙。僧舉以扣師。師曰。是儂先屙了。更教甚麼人屙。宿聞。焚香遙望大隨再拜謝之。紹興乙卯秋七月。大雨雪。山中有異象。師曰。吾期至矣。十七日。別郡守。以次越三日。示少恙於天彭。二十四夜。謂侍僧曰。天曉無月時如何。僧無對。師曰。倒教我與汝下火始得。翌日。還棚口廨院。留遺誠。蛻然示寂。壽七十有一。臘四十有七。門弟子奉全身歸。煙霧四合。猿鳥悲鳴。八月一日茶毗。異香遍野。舌本如故。設利獲五色者不可計。瘞于定光塔之西。

蕪州五祖表自禪師

懷安人。初依祖。令看德山小參不答話因緣。未有省。時圓悟為座元。師往請益。悟云。兄有疑處。試語我。師遂舉五祖所示德山小參不答話。悟掩其口云。但恁麼看。師出。揚聲曰。屈。屈。豈有公案只教人看一句底道理。有僧謂師曰。兄不可如此說。首座須有方便。因靜坐體究。及旬。頻釋所疑。詣悟禮謝。悟云。兄始知不欺汝。又詣方丈。祖迎笑。自爾日深玄奧(有本小異)。祖將示寂。遺言郡守。守命嗣其席。衲子四至不可遏。師榜侍者門曰。東山有三句。若人道得。即挂搭。衲子皆披靡。一日。有僧攜坐具徑造丈室。謂師云。某甲道不得。只是要挂搭。師大喜。呼維那於明窻下安排。上堂曰。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時人只知拈華微笑。要且不識世尊。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荊棘林中舞柘枝。云。如何是佛。曰。新生孩子擲金盆。

蕪州龍華道初禪師

梓之馬氏子。為祖侍者有年。住龍華日。上堂曰。雞見便鬪。犬見便齧。殿上蚩勿終日相對。為甚麼却不嗔。便下座。師機辯峻捷。門人罔知造詣。一日。謂眾曰。昨日離城市。白雲空往還。松風清耳目。端的勝人間。召眾曰。此是先師末後句。有頃。脫然而逝。

漢州無為宗泰禪師

涪城人。自出關。徧游叢社。後至五祖。告香日。祖舉趙州洗鉢盂話俾參。祖入室。舉此話問師。爾道趙州向伊道甚麼。這僧便悟去。師曰。洗鉢盂去。云。爾只知路上事。不知路上滋味。既曰知路上事。路上有甚滋味。云。爾不知耶。又問。爾曾游浙否。曰。未也。云。爾未悟在。師自此凡五年不能對。祖一日陞堂。顧眾曰。八十翁翁鞦韆毬。便下座。師欣然出眾云。和尚試鞦一鞦看。祖以手作打仗鼓勢。操蜀音唱綿州巴歌曰。豆子山。打瓦鼓。楊平山。撒白雨。白雨下。取龍女。織絹得。二丈五。一半屬羅江。一半屬玄武。師聞大悟。掩祖口曰。只消唱到這裏。祖大笑而歸。祖入寂。師還蜀。四眾請開法無為。遷正法。上堂曰。此一大事因緣。自從世尊拈華。迦葉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以後燈燈相續。祖祖相傳。迄至于今。綿綿不墜。直得遍地生華。故號涅槃妙心。亦曰本心。亦曰本性。亦曰本來面目。亦曰第一義諦。亦曰爍迦羅眼。亦曰摩訶大般若。在男曰男。在女曰女。汝等諸人但自悟去。這般盡是閑言語。遂拈起拂子曰。會了喚作禪。未悟果然難。難。難。目前隔箇須彌山。悟了易。易。易。信口道來無不是。僧問。如何是佛。曰。阿誰教爾恁麼問。僧擬議。師曰。了。

元禮首座

七閩人也。依祖於白雲。凡入室。必謂曰。衲僧明取緇素好。疑之不已。一日。祖陞堂。舉首山新婦騎驢阿家牽語。乃曰。諸人要會麼。莫問新婦阿家。免煩路上波吒。遇飯即飯。遇茶即茶。同門出入。宿世冤家。禮豁如。且曰。今日緇素分明矣。二年。祖遷席祖山。命分座。不就。祖歸寂。即他往。崇寧間。再到五祖。僧逆問。五祖遷化向甚麼處去。曰。有眼無耳朵。六月火邊坐。云。意旨如何。曰。家貧猶自可。路貧愁殺人。或問。金剛經云。一切善法。如何是善法。曰。上是天。下是地。中間坐底坐。立底立。喚甚麼作善法。僧無對。禮便打。後終於四明之瑞岩。

普融知藏

閩之古田人。遊方至五祖。隨眾入室。祖舉倩女離魂話問之。有契。呈偈曰。二女合為一媳婦。機輪截斷難回互。從來往返絕蹤由。行人莫問來時路。凡有鄉僧來謁。則發閩音誦偈語曰。書頭教娘勤作息。書尾教娘莫瞌眠。且道中間說箇甚麼。僧擬對。即推出。

法閱上座

久依五祖。未有所入。一日造室。祖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云。法閱即不然。祖以手指曰。住。住。法閱即不然作麼生。於言下啟悟。後至東林宣密度禪師席下。見其得平實之旨。一日。拈華繞度禪床一匝。背手插香爐中。曰。和尚且道意作麼生。度屢下語。皆不契。踰兩月。遂問閱。令試說之。閱曰。某只將華插香爐中。和尚自疑。有甚麼事來。

瑯琊永起禪師法嗣一人

俞道婆

金陵人也。市油糞為業。常隨眾參問瑯琊。以臨濟無位真人話示之。一日。聞丐者唱蓮華樂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山。忽大悟。以糞盤投地。夫傍睨云。儂顛耶。婆掌曰。非汝境界。往見瑯琊。瑯望之。知其造詣。問。那箇は無位真人。婆應聲曰。有一無位人。六臂三頭努力嗔。一擘華山分兩路。萬年流水不知春。由是聲名藹著。凡有僧至。則曰。兒。兒。僧擬議。即掩門。佛燈珣禪師往勘之。婆見。如前所問。珣云。爺在甚麼處。婆轉身拜露柱。珣即踏倒云。將謂有多少奇特。便出。婆曰。兒。兒。來。惜儂則箇。珣竟不顧。安首座至。便問。甚處來。云。德山。曰。德山泰乃老婆兒子。云。婆是甚人兒子。曰。被上座一問。直得立地放尿。安休去。嘗頌馬祖不安因緣曰。日面月面。靈光閃電。雖然截斷天下衲僧舌頭。分明只道得一半。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一

音釋

閔初六切 卬音慣 燮蘇協切 嶽音欽 耍沙瓦切 醫五結切 駱音落 骰音
投 創音瘡 矍居角切 渥於角切 楔音屑 騰音藤 洵音荀 歛音攝 閩音浪 鼃
五勞切 棚方鄧切 瘞依厲切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二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

僧 (正受)

編

南嶽第十四世(臨濟十世翠巖三世)

智海普融道平禪師法嗣

東京淨因佛慈躡庵繼成禪師

袁之宜春人。族劉氏。冠以博學知名。崇寧中入貢。于宗伯不第。慨然有出塵志。師仰山普禪師得度。去依雲蓋老智。得其大略。往扣普融。深明旨要。融力稱之。尋往玉泉分座。名震舊京。宣和六年春。詔住右街顯忠寺。久而徙淨因。高宗皇帝潛邸時。賜御書扇面二十一事及賜錢飯僧。命陞座。建炎初。居天台華頂。紹興間。移閩中秀峰。上堂。拈拄杖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看看富樓那穿過釋迦老子鼻孔。釋迦老子鑽破虛空肚皮。且道山河大地在甚麼處。擲下拄杖。召大眾曰。虛空翻筋斗。向新羅國裏去也。是爾諸人切忌認葉止啼。刻舟尋劍。上堂。太陽門下。日日三秋。從東過西。明月堂前。時時九夏。指鹿為馬。會麼。珊瑚枝枝撐著月。上堂。茫茫盡是覓佛漢。舉世難尋閑道人。棒喝交馳成藥忌。了亡藥忌未天真。上堂。崑崙奴著鐵袴。打一棒行一步。爭似火中釣鼈。日裏藏水。陰影問翻魍魎。虛空縛殺麻繩。上堂。踞坐曰。擒虎兇剗於菟。坐斷千聖路頭。打破群魔境界。還有如是衲僧麼。時有僧問。不求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曰。一釣便上。云。學人會也。曰。休將披地竹。擬比拂雲松。云。爭奈上無攀仰。下絕己躬。曰。一任撐天拄地。僧禮拜。師拍禪床下座。一日。同法真。慈受。圓悟十法師。泊四禪諸講千僧。赴太尉陳公良弼府伊蒲塞供。

徽宗皇帝私幸觀之。太師魯國公與焉。有善華嚴者。乃賢首宗之義虎也。對眾問諸禪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於圓頓。掃除空有。獨證真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為佛。嘗聞禪宗一喝。能轉凡成聖。則與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吾宗五教。是為正說。若不能入。是為邪說。諸禪視師。師曰。如法師所問。不足三大禪師所酬。淨因小長老可以使法師無惑也。師召善。善應諾。師曰。法師所謂愚法小乘教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乃無義也。大乘終教者。乃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者。乃即有即空義也。一乘圓教者。乃不有而有。不空而空(或作空而不有有而不空)義也。如我一喝。非唯能入五教。至於工巧技藝。諸子百家。悉皆能入。師震聲喝一喝。問善曰。

聞麼。云。聞。曰。汝既聞。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須臾。又問善曰。聞麼。云。不聞。曰。汝既不聞。適來一喝是無。能入始教。遂顧善曰。我初一喝。汝既道有。喝久聲消。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實有。道有。則而今實無。不有不無。能入終教。我有一喝之時。非有是有。因無故有。無一喝之時。非無是無。因有故無。即有即無。能入頓教。須知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徧虛空。即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故能入圓教。善乃起再拜。師復謂曰。非唯一喝為然。乃至語默動靜。一切時。一切處。一切事。一切物。契理契機。周遍無餘。聞者靡不歎仰。皇帝顧謂近臣曰。禪宗玄妙。深極如此。淨因才辯。亦罕有也。近臣奏云。此宗師之緒餘耳。癸亥秋。終于秀峰。祥異甚眾。

潭州南巖法輪達宗彥孜禪師

處之龍泉陳氏子也。上堂曰。若是諦當漢。通身無隔礙。舉措絕毫釐。擺手出紅塵。撥開向上竅。當頭筍定。不犯鋒棱。轉握將來。應用恰好。絲毫不漏。函蓋相應。任是諸佛諸祖覷著。寒毛卓豎。會麼。喫茶去。僧問。如何是不涉煙波底句。曰。皎皎寒松月。飄飄谷口風。云。萬差俱掃蕩。一句截流機。曰。點。僧云。到。師曰。借人面具舞三臺。問。如何是佛。曰。白額大虫。云。只如洞山道麻三斤。又作麼生。曰。毒蛇鑽露柱。云。學人不曉。曰。踏著始驚人。

衡州開福崇哲禪師

邵州人。族劉氏。於新化廣福寺得度。徧踵叢席。晚見普融。深得法忍。出住開福。上堂曰。妙體堂堂觸處彰。快須回首便承當。今朝對眾全分付。莫道儂家有覆藏。擲拂子。召侍者曰。因甚打下老僧拂子。上堂。山僧有三印。更無增減剩。覷面便相呈。能轉凡成聖。諸人還知麼。若也未知。不免重重注破。一印印空。日月星辰列下風。一印印泥。頭頭物物顯真機。一印印水。捩轉魚龍頭作尾。三印分明體一同。看來非赤又非紅。互換高低如不薦。青山依舊白雲中。僧問。一水吞空遠。三峰峭壁危。猊臺重拂拭。共喜主人歸。未審到家如何施設。曰。空手捻雙拳。云。意旨如何。曰。突出難辨。

泐潭景祥禪師法嗣

台州鴻福德昇禪師

衡陽人。幼選經得度。即依泐潭密授法印。上堂曰。諸人恁麼上來。墮在見聞覺知。恁麼下去。落在動靜施為。若也不去不來。正是鬼窟活計。如何道得出身底句。若也道得。則分付拄杖子。若道不得。依而行之。卓拄杖。下座。

建寧府萬壽惠素禪師

郡之浦城人。族黃氏。年二十七。依南峰俊禪師下髮。持頭陀行。閱三載。辭謁圓悟。草堂諸宗匠。尋詣寶峰。頓悟心法。服勤久之。龍圖祖公秀實聞府座以萬壽固請。師不得辭。上堂。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還壞也無。大隨云。壞。修山主云。不壞。未審孰是孰非。師曰。一壞一不壞。笑殺觀自在。師子驀齧人。狂狗盡逐塊。復曰。會麼。云。不會。師曰。漆桶不快。便下座。一日。有僧來作禮。師問。甚處來。云。和尚合知某來處。曰。湖南擔屎漢。江西刈禾客。云。和尚真人天眼目。某在大滄充園頭。東林作藏主。師打三棒。喝出。紹興二十三年六月朔。沐浴。趺坐書偈曰。昨夜風雷忽爾。露柱生出兩指。天明笑倒燈籠。拄杖依前扶起。拂子[跳-兆+孛]跳過流沙。奪轉胡僧一奪隻履。於是儼然而逝。壽七十有九。臘五十有三。

慶元府香山道淵禪師

本郡人。上堂曰。酒市魚行。頭頭寶所。鴉鳴鵲噪。一一妙音。卓拄杖曰。且道這箇是何佛事。狼藉不少。上堂。香山有箇話頭。彌滿四大神洲。若以佛法批判。還如認馬作牛。諸人既不作佛法批判。畢竟是甚麼道理。擊拂子曰。無鏽鏤子。不厭動搖。半夜枕頭。要須摸著。珍重。

隆興府泐潭惟足禪師

上堂曰。奔流渡刃。疾焰過風。已是鷓子過新羅。倒拈蝎尾。逆捋虎鬚。作死馬醫了。移星換斗。倒嶽傾湫。却較些子。咦。足上座前言不副後語。便下座。

慶元府啟霞德宏禪師

衡陽人。徧游師席。後契悟於泐潭。出住烏回。次遷啟霞。上堂曰。上士相逢擊石火。迸出流星眨眼過。是渠成佛已多時。堪笑癡禪黑處坐。阿呵呵。冥然作夢幾時休。守却飯籬空忍餓。

建寧府開善木菴道瓊首座

信之上饒人。叢林以耆德尊之。泐潭亦謂其飽參。分座日。嘗舉隻履西歸語謂眾曰。坐脫立亡倒化即不無。要且未有逝而復出遺履者。惟復後代兒孫不及祖師。惟復祖師剩有這一著子。乃大笑曰。老野狐。紹興庚申冬。信守以超化革律為禪。迎為第一祖。瓊語專使曰。吾初無意人間。欲為山子。正其宗派耳。然恐多不能往。受請已。取所藏寶峰繪像與木庵二字。仍書偈囑清泉亭老。寄得法弟子慧山。偈曰。口觜不中祥老子。愛向叢林鼓是非。分付雪峰山首座。為吾痛罵莫饒伊。顧專使曰。為我傳語侍郎。行計迫甚。不及修答。聲絕而化。時十月十六日也。

景淳知藏

梅州人。於化度寺得度。往依寶峰。入室次。峰問。陝府鉄牛重多少。淳叉手近前云。且道重多少。峰曰。尾在黃河北。頭枕黃河南。善財無鼻孔。依舊向南參。淳

擬議。峰便打。忽頓徹。巾侍有年。竟隱居林壑。嘗作偈曰。怕寒懶刈鬢鬆髮。愛暖頻添楫柵柴。破衲伽梨撩亂搭。誰能勞力強安排。

信州懷玉用宣首座

四明人。族彭氏。幼為僧。徑趨叢室。侍泐潭於黃檗。一日。自臨川持鉢歸。值潭晚參。有云。一葉飄空便見秋。法身須透開耿耿。宣聞領旨。潭為證據。後依大慧。慧亦謂其類已。以是名卿鉅公以列剎禮迎。不就。嘗頌大愚答佛話曰。鋸解秤鎚。出老杜詩。紅稻啄殘鸚鵡顆。碧梧棲老鳳凰枝。

光孝碧落慧蘭禪師法嗣

慶元府蘆山無相法真禪師

江南後主之裔也。於和之東城廣聖圓具。飫游叢社。即光孝之室。遂舉臨濟參黃檗因緣問之。師擬對。孝震聲一喝。師聞。竟死偷心。乃蒙記荊。留一宿而退。由此名重一時。出住興教。遷薦福及蘆山。上堂曰。蘆峰深處無人到。門前雪壓枯松倒。板聲驚起夢中人。一條古路清風掃。上堂。欲明向上事。須具頂門眼。若具頂門眼。始契出家心。既契出家心。常具頂門眼。要會頂門眼麼。四京人著衣喫飯。兩浙人飽暖自如。通玄峰頂香風清。華發蟠桃三四株。

青原第十四世(雲門八世)

淨慈寶印楚明禪師法嗣

溫州靈巖德宗禪師

會稽人。族李氏。於大善寺得度。為城下都表白。去趨寶印之席。清苦為志。日唯一食。久乃開悟。未幾。聞文關西道化盛行。往謁。文見稱賞。印聞。迎歸為第一座。聲名籍籍。溫守以靈巖遣使命住持。堅臥不答。閉戶絕糧。屢日而後就。學侶雲萃。入院日。僧問。如何是靈巖境。曰。地從三島裏分出。門向雙峰中處開。會方臘嘯聚。眾奔逃。師端坐怡然。賊至。拜敬而去。宣和辛丑六月二十三日。應供次。偶中油毒病革。門人請以酒進藥。師叱曰。有生則有死。可破戒而逃死乎。乃揮偈曰。一住二十四年。隨宜建立因緣。如今去也何時節。風在青松月在天。飲目而化。

臨安府淨慈象禪師

上堂。古者道。一翳在眼。空華亂墜。拈拄杖曰。淨慈拈起拄杖。豈不是一翳在眼。百千諸佛總在拄杖頭。現丈六紫磨金色之身。乘其國土。遊歷十方。說一切法。度一切眾。豈不是空華亂墜。即今莫有向拄杖未拈已前坐斷得底麼。出來與淨慈相見。如無。切忌向空本無華。眼本無翳處著到。乃擲拄杖。下座。

福州雪峰海月隆禪師

上堂曰。一不成。二不是。口喫飯。鼻出氣。休云北斗藏身。說甚南山鼈鼻。家財運出任交關。勸君莫競錐頭利。

長蘆祖照道和禪師法嗣

鎮江府甘露達珠禪師

福之長樂人。妙齡得度。一鉢游方。高行異倫。叢林尊仰。出住甘露。上堂曰。聖賢不分。古今惟一。可謂火就燥。水流濕。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大眾。東村王老去不歸。紛紛黃葉空狼藉。

沂州天寧明禪師

僧問。靈雲見桃華悟道。還端的也無。曰。窮有所自。云。只如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意作麼生。曰。疑殺天下人。

臨安府靈隱圓智法淳禪師

上堂曰。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師喝曰。寒山子話墮了也。諸禪德。皎潔無塵。豈中秋之月可比。靈明絕待。非照世之珠可倫。獨露乾坤。光吞萬象。普天匝地。耀古騰今。且道是箇甚麼。良久。曰。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臘八上堂。舉。祖照和尚云。半夜逾城喚不回。雪山深處絕纖埃。蘆芽穿膝尋常事。一見明星眼豁開。先師恁麼說話。盡善盡美。要且未有出身一路。山僧見處也要諸人共知。半夜逾城景象虛。雪山深處觜盧都。直饒一見明星悟。已是當時不丈夫。明眼衲僧。一任眨剝。

雪峰妙湛思慧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佛行月堂道昌禪師

雪之寶溪人。族吳氏。母感異夢而生。六歲從鹿苑證大德。十三祝髮。逾二年。謁妙湛於道場。聞舉須彌山話。言下知歸。湛戒其藏器於身。復示以雪竇為道日損偈。令洞究。一日。始徹證淵微。亟往告湛。湛為助喜。於是以徧參為志。率時輩俊傑。如聞庵宗。正堂辯。偕游淮楚湖湘間。依長靈卓。保寧璣。圓悟勤諸大宗師。咸器賞之。尤於圓悟室中。問答無滯。特加前席。命典翰。拂衣不顧。歸省湛於淨慈。俾掌藏。為眾說法。道聲藹著(時年二十三)。久之。湖守以何山從妙湛勾有道者住持。以師應命。未幾。補穹窿。瑞光。遷育王。建炎中。退席。跨黃犢。游天台。紹興初。居閩中大吉。徙秀峰龜山。方來萬指。詔移金陵蔣山。蔣山新經戒燼。師至一新之。復奉旨擢徑山靈隱。庚辰冬。上表乞行度牒。辛巳春。蒙放行。是年退藏靈泉。乾道丙戌秋。適淨慈闕主法。衲子荷包懇師座。乞師振之。王公炎入山禮請。遂不得辭。上堂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礙他銅盤不打老鼠。所以抽身入遷。從屋裏來扱。教臺凳穩。聊且勸三杯。兄呼弟喚殷勤處。留得兒孫辨劫灰。上堂。未透祖師關。千難與高難。既透祖師關。千難與萬

難。未透時難即且置。既透了。因甚麼却難。放下筌籬雖得價。動他杓柄大無端。上堂。與我相似。共儻無緣。打翻藥鉢。傾出爐煙。還丹一粒分明在。流落人間是幾年。咄。上堂。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無遺蹤之意。水無沉影之心。若能如是。正好買草鞋行脚。所以道。動則影現。覺則冰生。不動不覺。正在死水裏。薦福老人出頭不得即且置。育王今日又作麼生。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歲旦上堂。舉拂子曰。歲朝把筆。萬事皆吉。忽有箇漢出來道。和尚。這箇是三家村裏保正書門底。為甚麼將在華王座上當作宗乘。只向他道。牛進千頭。馬入百疋。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曰。張家兄弟太無良。云。恁麼則一切處皆是去也。曰。莫唐突人好。問。心生則法生。心滅則法滅。只如心法雙忘時。生滅在甚麼處。曰。左手得來右手用。問。如何是從上宗門中事。曰。一畝地。云。便恁麼會時如何。曰。埋沒不少。問。擎頭戴角來時如何。曰。老僧只管看。云。看後如何。曰。自起自倒。云。和尚還出得麼。曰。啣取一莖草來。僧擬議。師曰。著甚死急。問。如何是諸佛本源。曰。屋頭問路。云。向上還有事也無。曰。月下拋磚。問。如何是十身調御。曰。喫水論噎。師以智證精徹。操履高邁。垂手之際不少假。透關之士多望崖而退。紹興之來。叢林殆欲委地。師力扶之以正教。化餘五十年。而王公大臣有過門者將迎。未嘗垂堂。嘗謂眾曰。吾欲得真實慕道之士。令大徹大悟。起雲門一派。俾天下向吾教者。知有此宗。則人自然如水赴壑。豈為枉道而涉叢林耶。辛卯正月二十。擊鼓辭眾。遠近咸集。無不泣留。侍者請偈至再。師呵曰。圓照大通與先師皆不作此態。即瞑目而逝。後七日。塔全身於寺之東巘。號曰常樂。壽八十有三。臘六十有九。

臨安府徑山照堂了一禪師

上堂曰。參玄之士。觸境遇緣。不能直下透脫者。蓋為業識深重。情妄膠固。六門未息。一處不通。絕點純清。含生難到。直須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始可順生死流。入人間世。諸人要會麼。以拄杖一畫。曰。只向這裏薦取。

福州大吉法圓禪師

上堂。豎拂子曰。描不成。畫不就。吞熱鐵圓。解開大口。吉山報應如斯。自笑人間罕有。

鎮江府金山了心禪師

上堂曰。佛之一字孰云無。木馬泥牛滿道途。倚徧欄干春色晚。海風吹斷碧珊瑚。還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麼。百鳥不來樓閣閉。只聞夜雨滴芭蕉。

福州石松祖天禪師

僧問。如何是一心不生。曰。七縱八橫。云。如何是萬法無咎。曰。一場漏逗。

報恩寶月覺然禪師法嗣

嘉興府資聖元祖禪師

僧問。紫金蓮捧干輪足。白玉毫輝萬德身。如何是佛。曰。拖槍帶甲。云。貫華千偈雖殊品。標月還歸理一如。如何是法。曰。元豐條。紹興令。云。林下雅為方外客。人間堪作火中蓮。如何是僧。曰。披席把椀。

慧林慈受懷深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寂室慧光禪師

錢塘夏侯氏子。為人克苦。凡四坐道場。三奉 詔旨。 上堂曰。不用求真。何須息見。倒騎牛兮入佛殿。羌笛一聲天地空。不知誰識瞿曇面。 僧問。飛來峰頂山色示清淨法身。合澗橋邊溪聲演廣長舌相。正當恁麼時。如何是雲門一曲。曰。芭蕉葉上三更雨。云。一句全提超佛祖。滿筵朱紫盡知音。曰。逢人不得錯舉。

台州國清愚谷妙印禪師

上堂曰。滿口道得底。為甚麼不知有。十分知有底。為甚麼滿口道不得。且道殺訛在甚麼處。若也知得。許你照用同時。明闇俱了。其或未然。道得道不得。知有不知有。南山石大虫。解作師子吼。

台州國清垂慈普紹禪師

上堂曰。靈雲悟桃華。賢沙傍不肯。多少癡禪和。擔雪去填井。今春華又開。此意誰能領。端的少人知。華落春風靜。

泉州九座慧邃禪師

上堂曰。九座今日向孤峰絕頂駕一隻鐵船。截斷天下人要津。教他揮篙動棹不得。有箇錦標子。且道在甚麼人手裏。舉拄杖曰。看看。向道是龍剛不信。等閑奪得始驚人。

慧林月印慧海禪師法嗣

廬山萬杉壽堅禪師

相州人也。 歲旦上堂曰。有一人不拜歲。不迎新。寒暑不能侵其體。聖凡不能混其跡。從來鼻孔遼天。誰管多年曆日。大眾。且道此人即今在甚麼處。卓拄杖曰。咄咄。沒處去。

廬山萬杉壽隆禪師

自繼兄堅禪師之席。學者四至。一夕。小參敘語畢。復曰。不免舉箇公案辭別大眾。良久。曰。青山無限好。猶道不如歸。聲輟而卒。眾愕眙。時方仲夏如焚。留七日。神色無少變。火後。設利如雨。

開先宗禪師法嗣

筠州黃檗惟初禪師

毗陵錦溪人。族蔡氏。妙齡捨家。試經得度。即詣開先。先問。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只如此宗作麼生入。師擬對。先喝曰。你纔開口。堪作甚麼。師悚然曰。願師指示。先曰。譬如習射。念念只在紅心。眼無異盼。手不虛拈。箭發離弦。管取中的。於是豁然領解。出住黃檗。上堂曰。我見宗大哥。平生槁默危坐。所謂朽木形骸。未嘗口角譏譏。將佛祖言教以當門庭。只要當人歇得十成。自然不向這殼漏子上著到。時有僧問。既不向這殼漏子上著到。未審如何保任。曰。無備用心處。曰。和尚豈無方便。曰。鑿餅既無汁。壓沙那有油。

潭州嶽麓海禪師

僧問。進前三步時如何。曰。撞頭磕額。云。退後三步時如何。曰。墮坑落壑。云。直得不進不退時又作麼生。曰。立地死漢。

雪峰圓覺宗演禪師法嗣

福州鳳山道沼禪師

上堂曰。如來正眼。列祖真規。向出聖凡。超諸有表。不是目前法。莫生種種心。起滅不相知。箇中無向背。既無向背。如何湊泊徹底。若能無見見。舉頭方證不空空。

福州西禪慧舜禪師

真定府人也。上堂曰。五日一參。三八普說。千說萬說。橫說豎說。忽有箇衲僧出來道。說即不無。爭奈三門頭兩箇不肯。山僧即向他道。瞎漢。若不得他兩箇。西禪大似不遇知音。上堂。今朝清旦。萬事成辦。直饒只麼休去。已是生枝引蔓。且道截斷葛藤一句作麼生道。臥水鐵牛歸北嶺。雙趺單枕雁南飛。上堂。說不得處。作麼生舉。舉不得處。作麼生會。會不得處。作麼生明。明不得處。作麼生透。良久。曰。乞火和煙得。擔泉帶月歸。箇中如未委。紅日曉來輝。

香嚴海印智月禪師法嗣

鄧州香嚴倚松如璧禪師

撫之臨川人。族饒氏。舊名節。字德操。業儒起家。自妙齡飽於學。優於才。工於搜抉。高於志節。深為人所知。然連蹇場屋不第。後走京師。以詩文鳴上庠。故一時名士皆與之遊。丞相曾公布聞其名。延為上客。一日。上書陳利害。曾不納。去之鄧。依俞公彥明。留數月。因館僕占對異常。竊恠之。謂僕曰。汝其有以語我來。僕徐對曰。某向守舍。無所用心。聞隣寺海印長老有道價。往請一轉語體究。忽爾覺悟。身心泰然。無它也。顧僕曰。汝能是。我乃不能。何哉。徑往扣印。旬餘。忽掣鎖

而悟。印印之以偈。師作書報友人呂公本中舍人曰。某自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於海印老人處請話咨決。從此日日去參。正月半間。瞥然有箇省處。奇哉。奇哉。世間元來有此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無量無邊勝事。佛言一大事因緣。豈欺我哉。便向山河大地。草木叢林。墻壁瓦礫。雞鳴狗吠。著衣喫飯。舉手動足處。一一見本來面目。始悟無始以來。生死顛倒。為物所轉。到這裏。如燈破暗。一時失却。豈不是無量大緣乎。於是棄婚宦。盡發囊囊市之。與僕同祝髮。僕名如琳。尊為兄。已而偕琳遍參諸名宿。所至蒙肯可。歸。結茆香巖之鶻壁。賢士大夫初聞師圓顛。太息曰。吾黨中失一國士。重為四海惜。襄守趙公岍以天寧挽師開法。衲子爭集。檀信委施無虛日。方盛而棄去。鄧師王公仲癡請居香巖。未幾。復棄去。道俗遮留不可。遂隱於故廬。示眾曰。變化密移何太急。剎那念念一呼吸。八萬四千方便門。且道何門不可入。入不入。曉來雨打芭蕉濕。殷勤更問箇中人。門外堂堂相對立。聞啄木鳥鳴。說偈曰。剝剝剝。裏面有蟲外面啄。多少茫茫瞌睡人。頂後一推猶未覺。若不覺。更聽山僧剝剝剝。餘語未見。惜其錄非衲子所編。今唯文集行於世。建炎三年四月旦。書偈遺眾。無疾而逝。士庶致祭不輟。五月旦。奉全身塔于日崖之下。世壽六十有五。夏臘二十有七。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二

音釋

躡音盤 泐音勒 琯音言 璘音隣 於音烏 菟音徒 與去聲 眨音筍 鬢音蓬 鬆音松 梲音骨 柎音咄 飶音瘀 扱初洽切 巘魚蹇切 饒女交初 岍口強切
[蕤-(予-(丁-一))+(了-(丁-一))]音紀切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三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

僧 (正受)

編

青原第十四世(洞山十世)

天童宏智正覺禪師法嗣

慶元府雪竇聞庵嗣宗禪師

徽城人。族陳氏。幼業經圓具。冠依妙湛慧禪師。詰問次。釋然契悟。慧以麈尾付之。後謁宏智。蒙印可。其道愈尊。出住普照。徙善權。翠巖。遷雪竇。上堂曰。人人有箇鼻孔。唯有善權無鼻孔。為甚麼無。二十年前被人掣落了也。人人有兩箇眼睛。唯有善權無眼睛。為甚麼無。被人木楔子換却了也。人人有箇髑髏。唯有善權無髑髏。為甚麼無。借人作屎杓了也。召大眾曰。鼻孔又無。眼睛又無。髑髏又無。諸人還識善權麼。若也不識。是諸人埋沒善權。其或未然。更聽一頌。澗底泥牛金貼面。山頭石女著真紅。繫驢橛上生芝草。不是雲靄香爐峰。上堂。空劫田地。歷歷分明。域外風光。堂堂不隱。憑祖父舊年書契。付兒孫今日耕鋤。箇中道種不枯。直下靈苗秀實。功中得妙。自然活計興隆。足下無私。方信本無滲漏。得力底。須知來處。飽參底。切忌顛預。若能步步不迷。即是吾家眷屬。上堂。翠巖不是不說。只為無箇時節。今朝快便難逢。一句為君剖決。露柱本是木頭。秤鎚只是生鐵。諸人若到諸方。莫道山僧饒舌。上堂。少林坐。庾嶺行。書偈傳衣成戰爭。庾嶺行。少林坐。得髓安心成話墮。兩家公案未曾圓。後代兒孫作殃禍。這殃禍。可煞大。天下衲僧透不過。僧問。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如何是不睡底眼。曰。論劫不曾開。云。為甚麼論劫不曾開。曰。不顧一切。問。如何是道。曰。雨多根脚爛。日盛鬢毛焦。云。如何是道中人。曰。冰肌明似玉。雪體瑩如珠。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曰。半夜紅輪耀大地。森羅萬象一時明。云。如何是十劫坐道場。曰。大地紅塵起。虛空不展顏。云。如何是佛法不現前。曰。陶潛醉石今猶在。五柳陰中不變春。問。如何是常在底人。曰。石裏無星火。拶著便光生。云。如何是不在底人。曰。翻身直透千峰外。更不回頭望故關。云。未審此人如何親近。曰。白雲路斷無消息。佛祖從來不得名。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曰。沒却儻鼻孔。云。出水後如何。曰。穿著儻眼睛。問。如何是返本還源事。曰。泥牛入土。云。如何是禪。曰。強詞奪正理。云。如何是正法眼。曰。烏豆。二十三年十月朔。示微恙。初三。與得法上足翠巖。宗靜言別。泊然而逝。是月十三日。塔全身於寺之西南隅。

常州善權法智禪師

陝府人。族栢氏。壯於西京聖果寺祝髮。習華嚴。棄謁南陽謹。次參洪峰智。踰十年無所證。後於宏智言下豁然。出住善權。次居金粟。上堂曰。明月高懸未照前。雪眉人凭玉欄干。夜深雨過風雷息。客散雲樓酒椀乾。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驚蛇入草。飛鳥出林。雨過山堂秋夜靜。市聲終不到孤岑。

隨州大洪法為禪師

天台鮑氏子。上堂曰。法身無相。不可以音聲求。妙道忘言。豈可以文字會。縱使超佛越祖。猶落階梯。直饒說妙談玄。終挂唇齒。須是功勳不犯。影迹不留。枯木寒岩。更無津潤。幻人木馬。情識皆空。方能垂手入鄜。轉身異類。不見道。無漏國中留不住。却來煙塢臥寒沙。上堂。舉香巖上樹話。乃曰。緣鬢紅裙窈窕娘。百華園裏採蚕桑。三三兩兩羞人見。偷眼戲他年少郎。

真州長蘆琳禪師

上堂。拈拄杖曰。其宗也。離心意識。其旨也。超去來今。離心意識故。品萬類不見差殊。超去來今故。盡十方更無滲漏。當頭不犯。徹底無依。悟向朕兆未生已前。用在功勳不犯之處。平常活計。不用躊躇。擬議之間。即沒交涉。

臨安府淨慈自得慧暉禪師

會稽上虞人。族張氏。幼依澄照道凝。年十二。染削進具。甫二十。扣真歇於長蘆。微有所證。旋里謁宏智。智舉當明中有暗。不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不以明相覩問之。語不契。初夜定回往聖僧前燒香。而宏智適至。師見之。頓明前話。次日。入室。智舉堪嗟去日顏如玉。却嘆回時鬢似霜詰之。師曰。其入離。其出微。自爾問答無滯。智許為室中真子。紹興丁巳。待制仇公念請開法補陀。徙萬壽及吉祥。雪竇。淳熙三年。勅補淨慈。上堂曰。朔風凜凜掃寒林。葉落歸根露赤心。萬派朝宗船到岸。六窗虛映芥投針。本成現。莫他尋。性地閑閑耀古今。戶外凍消春色動。四山渾作木龍吟。上堂。釋迦老子窮理盡性。金口敷宣一代時教。珠回玉轉。被人喚作拭不淨故紙。達磨祖師以一乘法直指單傳。面壁九年。不立文字。被人喚作壁觀婆羅門。且道作麼生行履。免被傍人指注去。衲帔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上堂。舉風幡話。師曰。風幡動處著得箇眼。即是上座。風幡動處失却箇眼。即是風幡。其或未然。不是風幡不是心。衲僧徒自強錐針。岩房雨過昏煙淨。臥聽涼風生竹林。七年秋。退歸雪竇。晦藏明覺塔。十年仲冬二十九日中夜。沐浴書偈而逝。窆全身於中峰。號雙塔。世壽八十有七。僧臘七十有五。

慶元府瑞岩石窟法恭禪師

郡之奉化人。族林氏。於棲真院下髮受具。往延慶講下。一夕。誦蓮經。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時。聞風刺椶櫚葉聲。欬然有省。棄依天童。始明大事。凡當世弘法者。悉往咨決之。出住能仁。次補光孝。瑞巖。上堂曰。春風楊柳眉。春禽弄

百舌。一片祖師心。兩處俱漏泄。不動步還家。習漏頓消滅。時投玉線芒。曉貫金針穴。深固實幽遠。無人孰辨別。慚愧可憐生。頭頭皆合轍。不念阿彌陀。南無乾屎橛。無智癡人前。第一不得說。上堂。頭祖纔始陞堂。百丈卷席歸去。不是拾得寒山。有理也無雪處。上堂。見得徹。用時親。相逢盡是箇中人。望空兩寶休誇富。無地容錐未是貧。踏著秤砣硬似鐵。八兩元來是半斤。上堂。舉。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師曰。五天一隻蓬蒿箭。攪動支那百萬兵。不得雲門行正令。幾乎錯認定盤星。

襄陽府石門清涼法真禪師

劍門人也。後住萬壽。上堂曰。柳色含煙。春光迥秀。一峰孤峻。萬卉爭芳。白雲淡泞已無心。滿目青山元不動。漁翁垂釣。一溪寒雪未曾消。野渡無人。萬古碧潭清似鏡。竇中有主。拄杖橫挑日月輪。主中有竇。踏破草鞋赤脚走。直得竇主互顯。殺活自由。理事混融。正偏不滯。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且道如何委悉。塵中雖有隱身術。爭似全身入帝鄉。

慶元府光孝了堂思徹禪師

上堂曰。羊頭車子推明月。沒底船兒載曉風。一句頓超情量外。道無南北與西東。所以劫前消息。非口耳之所傳。格外真規。豈思量之能解。須知佛佛祖祖。了無一法為人。子子孫孫。直下全身荷負。既已萬機寢削。自然一糝不留。湛湛之波。碧水冷涵於秋色。靈靈之照。霽天淨洗於冰輪。宛轉旁參。叶通兼帶。夢手推開玉戶。翻身撥動機輪。正令纔行。又見一陽萌動。化功密運。俄驚三世變遷。雖則默爾無言。爭奈熾然當說。無遷無變。今朝拈置一邊。有故有新。且道如何話會。諸人還委悉麼。羣陰消剝盡。來日是[書-曰+((烈-列)/曰)]雲。

長蘆真歇清了禪師法嗣

真州長蘆妙覺慧悟禪師

上堂曰。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不肯入。雪峰老漢抑逼人作麼。既到這裏。為甚麼鼻孔在別人手裏。良久。曰。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機。僧問。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沉影之心。遠端的也無。曰。蘆華兩岸雪。江水一天秋。云。便恁麼去時如何。曰。鴈過長空響。僧擬議。師曰。靈利衲子。

福州龜山義初禪師

上堂曰。久默斯要。不務速說。釋迦老子寐語作麼。我今為汝保任斯事終不虛也。大似壓良為賤。既不恁麼。畢竟如何。白雲籠嶽頂。翠色轉崔嵬。

建康府保寧興譽禪師

上堂曰。步入道場。影涵宗鑑。粲粲星羅霽夜。英英華吐春時。木人密運化機。絲毫不爽。石女全提空印。文彩未彰。且道不一不異。無去無來。合作麼生體悉。的

的縱橫皆妙用。阿儂元不異中來。

真州北山法通禪師

上堂曰。吞盡三世底。為甚麼開口不得。照破四天下底。為甚麼開眼不得。作麼生得十成通暢去。金針雙鏤備。叶露隱全該。僧問。斷言語。絕思惟處。乞師指示。曰。滴水不入石。

慶元府天童宗珏禪師

上堂曰。劫前運步。世外橫身。妙契不可以意到。真證不可以言傳。直得虛靜斂氛。白雲向寒巖而斷。靈光破暗。明月隨夜船而來。正恁麼時。作麼生履踐。偏正不曾離本位。縱橫那涉語因緣。僧問。如何是道。曰。十字街頭休斫額。

大洪慧照慶預禪師法嗣

臨江軍慧力悟禪師

上堂曰。一切聲是佛聲。簷前雨滴響冷冷。一切色是佛色。覲面相呈諱不得。便恁麼。若為明。碧天雲外月華清。

福州雪峰慧深首座

示眾曰。未得入頭應切切。入頭已得須教徹。雖然得入本無無。莫守無無無間歇。照聞。乃曰。深兄說禪若此。惜福緣不勝耳。一日。普說罷。揮偈辭眾。以筆一拍手。竟不收而化。

天封子歸禪師法嗣

江州東林通理禪師

上堂曰。峰頂駕鐵船。三更日輪果。心閑不自明。落葉知誰掃。等閑摘箇鄭州梨。放手元是青州棗。

天衣法聰禪師法嗣

平江府慧日法安禪師

本郡人也。僧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曰。狗走抖擻口。云。意旨如何。曰。猴愁撻擻頭。

溫州護國欽禪師

上堂曰。有句無句。明來暗去。活捉生擒。捷書露布。如藤倚樹。物以類聚。海外人參。川中附子。樹倒藤枯。切忌名模。句歸何處。嚇嚙嚇嚙。呵呵大笑。破鏡不照。大地茫茫。一任[跳-兆+孛]跳。

無為軍吉祥元實禪師

高郵人也。自到天衣。蚤夜精勤而脇不席。一日。偶失笑喧眾。衣擯之。中夜宿田里。覩星月粲然。有省。曉歸趨方丈。衣見。乃問。洞山五位君臣如何話會。云。

我這裏一位也無。衣令參堂。謂侍僧曰。這漢却有箇見處。奈不識宗旨何。入室次。衣預令行者五人分序而立。師至。俱召云。實上座。於是密契奧旨。述偈曰。一位纔彰五位分。君臣叶處紫雲屯。夜明簾卷無私照。金殿重重顯至尊。衣稱善。後住吉祥。

道宣知藏

久侍天衣。無所契。衣叱之。宣忘寢食者月餘。一夕。聞巡與鈴聲。忽猛省曰。住。住。一聲直透青霄路。寒潭月皎有誰知。泥牛觸折珊瑚樹。衣聞。命職堂司。後住投子。凡有所問。以拂子作搖鈴勢。

南嶽第十五世(臨濟十一世黃龍四世)

勝因戲魚咸青禪師法嗣

漣水軍萬壽夢庵普信禪師(後住蔣山)

上堂曰。殘雪既消盡。春風日漸多。若將時節會。佛法又如何。且道時節因緣與佛法道理。是同是別。良久。曰。無影樹栽人不見。開華結果自馨香。上堂。空生岩中宴坐。諸天空裏雨華。山僧高陞此座。諸人如何領會。若委悉得去。八部不言而自會。其或未然。賣心求得又何榮。

平江府慧日默庵興道禪師

上堂曰。同雲欲雪未雲。愛日似暉不暉。寒雀啾啾開籬落。朔風冽冽舞簾帷。要會韶陽親切句。今朝覲面為提撒。卓拄杖。下座。

廣德軍光孝果愍禪師

德安桃源人。上堂。舉南泉斬猫兒話。乃曰。南泉提起下刀誅。六臂修羅救得無。設使兩堂俱道得。也應流血滿街衢。

雪峰有需禪師法嗣

福州雪峰毬堂慧忠禪師

上堂曰。真覺彈廣陵散。欽山唱菩薩蠻。總被岩頭教壞。山僧今日輪須彌槌。擊虛空鼓。聲萬歲樂。唱萬年歡。且道被阿誰教壞。少林澄九鼎。浪動百華新。上堂。終日忙忙。那事無妨。作麼生是那事。良久。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天童普交禪師法嗣

慶元府蓬萊園禪師

不知何許人。住山三十年。足不越閩。道俗尊仰之。師有偈曰。新縫紙被烘來暖。一覺安眠到五更。聞得上方鐘鼓動。又添一日在浮生。餘語未見。

圓通圓機道旻禪師法嗣

江州圓通冲真密印通慧守慧禪師

上堂曰。但知今日復明日。不覺前秋與後秋。平步坦然歸故里。却乘好月過滄洲。嘆。不是苦心人不知。

隆興府黃龍道觀禪師

上堂曰。古人道。眼色耳聲。萬法成辦。爾諸人為甚麼從朝至暮。諸法不相到。遂喝曰。牽牛入爾鼻孔。禍不入慎家之門。

明招法鏡文慧禪師法嗣

揚州石塔宣祕禮禪師

上堂曰。奪不奪。縱有餘。臨岐不分袂。富貴却蕭疎。句裏不曾舒慷慨。禹門先自透金魚。上堂。舉百丈野狐話。乃曰。不是翻濤手。徒誇跨海鯨。由基方撚鏃。枝上眾猿驚。一日。上堂至座前。師擲一僧上法座。僧惴惴欲走。師遂指座曰。這棚子。若牽一頭驢上去。他亦須就上廁在。汝諸人因甚麼却不肯。以拄杖一時趕散。顧侍者曰。嶮。僧問。山河大地與自己。是同是別。曰。長亭涼夜月。多為客鋪舒。云。謝師答話。曰。網大難為鳥。綸稠始得魚。僧作舞歸眾。師曰。長江為硯墨。頻寫斷交書。

上封佛心才禪師法嗣

福州普賢元素禪師

建寧人也。開堂日。示眾曰。拈華微笑。猶乖量外之機。斷臂安心。何異捉月之見。設使萬機休罷。千聖不携。還同待兔守株。未是通方達士。明眼漢。沒窠臼。高高處觀之不足。低低處平之有餘。神光照徹大千。萬有全歸掌握。大機大用。草偃風行。全暗全明。超情離見。所以道。神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知解既泯。真智現前。八字打開。分明顯示。豎起拂子曰。還見麼。於斯見得。言語路絕。取捨情忘。了非生佛未分。豈是威音那畔。權實俱備。照用雙行。流出自己胸襟。要且不從人得。既不從人得。正當今日祝延 聖壽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四海浪平龍睡穩。萬年松在祝融峰。上堂。未開口時先分付。擬思量處隔千山。莫言佛法無多子。未透玄關也大難。只如玄關作麼生透。喝一喝。上堂。南泉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囊無繫蟻之絲。厨乏聚蠅之糝。趙州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南頭買賤。北頭賣貴。檢點將來。好與三十棒。且放過一著。何故。曾為宕子偏憐客。自愛貪杯惜醉人。

福州鼓山山堂僧洵禪師

郡之長溪阮氏子。上堂曰。盡力道不得底句。和盲勃塑瞎。一時推出來。餽飯泥茶爐。總不恁麼。天高東南。地傾西北。這三轉語。天下衲僧跳不出。莫有跳得出底麼。喝一喝。卓拄杖。下座。上堂。黃檗手中六十棒。不會佛法的的大意。却較

些子。大愚肋下築三拳。便道。黃檗佛法無多子。鈍置殺人。須知有一人。大棒驀頭打他不回頭。老拳劈面槌他亦不顧。且道是誰。

福州鼓山師子祖珍禪師

興化林氏子。上堂曰。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卓拄杖曰。這箇是聲。豎起拄杖曰。這箇是色。喚甚麼作大道真體。直饒向這裏見得。也是鄭州出曹門。上堂。尋牛須訪跡。學道貴無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豎起拂子曰。這箇是跡。牛在甚麼處。直饒見得頭角分明。鼻孔也在法石手裏。上堂。舉。僧問投子。月未圓時如何。曰。吞却三箇四箇。云。圓後如何。曰。吐却七箇八箇。師曰。投子和尚雖然善能吞吐。要且未知月之所在。或問鼓山。月未圓時如何。只對他道。天上有星皆拱北。圓後如何。人間無水不朝東。僧問。趙州遶禪床一匝。轉藏已竟。此理如何。曰。畫龍看頭。畫蛇看尾。云。婆子道。比來請轉全藏。為甚麼只轉得半藏。此意又且如何。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未審甚麼處是轉半藏處。曰。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

浮山法真禪師法嗣

峨嵋靈岩徽禪師

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未審誰是文殊之師。曰。金沙灘頭馬郎婦。

黃龍通照德逢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常庵擇崇禪師

寧國府人也(行實未詳)。上堂。舉。僧問古德。生死到來。如何免得。曰。柴鳴竹爆驚人耳。僧云。不會。德曰。家犬聲獐夜不休。諸人要會麼。柴鳴竹爆驚人耳。大洋海底紅塵起。家犬聲獐夜不休。陸地行船三萬里。堅牢地神笑呵呵。須彌山王眼覷鼻。把手東行却向西。南山聲應北山裏。千手大悲開眼看。無量慈悲是誰底。良久。曰。頭長脚短。少喜多嗔。上堂。西山青。無謂情。洪井碧。無涓滴。西山人。見曷親。西山事。無可似。若是靈利底舉著。便知懵懂者付與德山。臨濟。擲拂子。下座。一日。上堂顧問侍者曰。還記得昨日因緣麼。云。記不得。復顧問大眾曰。還記得麼。眾無對。豎起拂子曰。還記得麼。良久。曰。也忘却了也。三處不成。一亦非有。諸人不會方言。露柱且莫開口。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天寧長靈守卓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無示分謚禪師

溫之永嘉人。族張氏。年十六。禮崇德慧微落髮。微持律刻苦。嘗然身燈為佛事。師見曰。大丈夫當明佛祖意。以光明照大千。何區區於此。辭謁徑山悟。佛鑑勲。晚依長靈。餘八載。悉得其道。宣和六年。太師劉公正夫捨臨安第為顯寧寺。請師出世。未幾。擢蘆山。瑞岩。育王。法道大振。上堂曰。出西天。入東土。雲從龍。

風從虎。一任諸方點頭。舉拂子曰。只如這箇。順行三千。倒行八百。又作麼生辨。若也辨得。橫按鑊錐全正令。若辨不得。百千年後與人看。上堂。尺頭有寸。鑑者猶稀。秤尾無星。且莫錯認。若欲定古今輕重。較佛祖短長。但請於中著一雙眼。果能一尺還他十寸。八兩元是半斤。自然內外和平。家國無事。山僧今日已是兩手分付。汝等諸人還肯信受奉行也無。尺量刀剪遍世間。誌公不是閑和尚。上堂。文殊智。普賢行。多年曆日。德山棒。臨濟喝。亂世英雄。汝等諸人穿僧堂。入佛殿。還知嶮過鐵圍關麼。忽然踏著釋迦頂[寧*頁]。磕著聖僧額頭。不免一場禍事。上堂。我若說有。你為有礙。我若說無。你為無礙。我若橫說。你又跨不過。我若豎說。你又跳不出。若欲叢林平貼。大家無事。不如推倒育王。且道育王如何推得倒去。召大眾曰。著力。著力。復曰。苦哉。苦哉。育王被人推倒了也。還有路見不平。拔劍相為底麼。若無。山僧不免自倒自起。擊拂子。下座。師性剛毅。蒞眾有古法。時以謔鐵面稱之。紹興十八年五月十三。示寂於無異堂。後七日。塔全軀於烏石庵之左。閱世六十有九。坐夏五十有四。

湖州道場普明慧琳禪師

七閩福清人。上堂曰。有漏箴籬。無漏木杓。庭白牡丹。檻紅芍藥。因思九年面壁人。到頭不識這一著。且道作麼生是這一著。以拄杖擊禪床。下座。上堂。一即多。多即一。毗盧頂上明如日。也無一。也無多。現成公案沒殺訛。拈起舊來氈拍板。明時共唱太平歌。

湖州道場無傳居慧禪師

本郡人。族吳氏。幼師景德寺宗省。十九中經選。授僧服。從南屏妙慧習教觀。越十年易服。依長蘆淨照最久。晚至長靈。未幾。總院事。一日。擬食醢賺。豁然有省。亟造方丈。陳所入。靈詰之。師呈偈曰。打破多年赤肉團。大千俱現一毫端。縱橫妙用無多子。妙用縱橫總一般。乃蒙印可。靈沒。師還里謁天聖琳禪師。琳命首眾說法。復退席。令主盟。後移靈石。何山。道場。上堂曰。鍾馗醉裏唱涼州。小妹門前只點頭。巡海夜叉相見後。大家拍手上高樓。大眾。若會得去。鑊却天下人舌頭。若會不得。將謂老僧別有奇特。上堂。百尺竿頭弄影戲。不唯瞞你又瞞天。自笑平生岐路上。投老歸來沒一錢。上堂。舉。臨濟示眾云。一人在高高峰頂。無出身之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箇在前。那箇在後。師曰。更有一人不在高高峰頂。亦不在十字街頭。臨濟老漢因甚不知。便下座。紹興辛未九月二十四日。示微疾而終。壽七十五。夏五十六。

臨安府顯寧松堂圖智禪師

上堂曰。蘆華白。蓼華江。溪邊脩竹碧煙籠。閑雲抱幽石。玉露滴岩叢。昨夜烏龜變作鼈。今朝水牯悟圓通。咄。

湖州烏回唯庵範禪師

上堂曰。塵劫已前事。堂堂無背面。動靜莫能該。舒卷快如電。莫道凡不知。佛也覷不見。決定在何處。合取這兩片。薦不薦。更為諸人通一線。良久。曰。天下太平。皇風永扇。上堂。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曰。曾有人問老僧。直得五年分疎不下。大眾。趙州具頂門眼。向擊石火裏分緇素。閃電光中明縱奪。為甚麼却五年分疎不下。還委悉麼。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

溫州本寂靈光文觀禪師

郡之瑞安人。族葉氏。年十九。依白岩慧通。二十得度。游方。謁長靈於天寧。因看栢樹子頌有省。靈歿。旋里庵居二紀。待制王公輝守郡請開法本寂。上堂曰。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好事不如無。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好事不如無。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好事不如無。還知麼。除却華山陣處士。何人不帶是非行。參。上堂。舉。颺寶國王斬師子尊者。雪竇拈云。作家君王。天然有在。師曰。路見不平。當與雪屈。雪竇只解據款結案。要且不知尊者不曾被斬。淳熙五年正月二十六日。端坐而逝。壽九十六。臘七十七。

黃龍山堂震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無諍慧初禪師

靖江府人也。自見山堂。得大受用。三據寶坊。眾所宗仰。上堂。顧眎大眾曰。見麼。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在日月為晦為朔。在四時為寒為暑。致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且道在衲僧分上又作麼生。一趯趯翻四大海。一拳拳倒須彌山。佛祖位中留不住。又吹漁笛汨羅灣。上堂。九月二十五。聚頭相共舉。瞎却正法眼。拈却雲門普。德山不會說禪。贏得村歌社舞。阿呵呵。邏囉哩。遂作舞勢。下座。

萬年雪巢法一禪師法嗣

嘉興府報恩法常首座

開封人。丞相薛居正之裔。宣和十年。依長沙益陽華嚴元軾禪師下髮。徧依叢社。於首楞嚴經深入義海。自湖湘至萬年謁雪巢。機契。命掌牋翰。淳熙初。抵報恩。室中唯一矮榻。餘無長物。庚子九月中。語寺僧曰。一月後不復留此。十月二十一。往方丈。謁飯。將曉。書漁父詞於室門。就榻收足而逝。詞曰。此事楞嚴嘗露布。梅華雪月交光處。一笑寥寥空萬古。風甌語。迥然銀漢橫天宇。蝶夢南華方栩栩。斑斑誰跨豐干虎。而今忘却來時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鴻飛去。

嶽山祖庵主法嗣

廬山廷慶叔禪師

僧問。多子塔前。共談何事。曰。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僧禮拜。師曰。唐興今日失利。

信相正覺宗顯禪師法嗣

成都府金繩文禪師

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曰。黃河九曲。云。如何是不犯之令。曰。鐵蛇鑽不入。僧擬議。師入打。

泐潭典牛天游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塗毒智策禪師

天台人。族陳氏。十六依護國楚光授方服。首謁國清光禪師。次謁育王謚。萬壽智。後於雲居聞板聲契入。抵雲岩。岩見然之(游時住雲岩)。留歲餘告別。岩送以偈。尋首眾大瀉。歸里。聞法黃岩之普澤。繼歷數刹。淳熙戊申冬。詔居徑山。上堂曰。著意忘懷。掘地深埋。空洞無象。觸髅妄想。譬如兩鏡相照。中間早已立象。直饒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燒炭北山紅。到這裏正好喫棒。為甚如此。我王庫內無如是刀。上堂。舉。教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然雖恁麼。正是捕得老鼠。打破油甕。懷禪師道。你眼在甚麼處。雖則識破釋迦老子。爭奈拈[飢-几+追]舐指。若是塗毒即不然。色見聲求也不妨。百華影裏繡鴛鴦。自從識得金針後。一任風吹滿袖香。紹熙壬子秋七月示疾。至二十七辰初。說偈而逝。八月二日塔全身於東麓。壽七十六。臘六十。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三

音釋

珏音角 鬪音銀 旻音民 洵音荀 陝音閃 窈音杳 窈徒了切 會音檜 念
余庶切 汙直與切 糝桑感切 摟音樓 撇速侯切 郵音尤 擲楚尤切 懵莫孔切
蒞音利 賺胡斬切 馗音達 汨手筆切 栩音雨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四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

僧 (正受)

編

南嶽第十五世(臨濟十一世楊岐四世)

東京天寧佛果圓悟克勤禪師法嗣(卷上)

潭州大瀉佛性法泰禪師

漢州人。族季氏。冠為大僧。習南山教。久而游方。機契五祖。後於圓悟語下。頓明大法。出住鼎之德山。邵之西湖及谷山。道吾。勅居大瀉。賜號佛性。上堂曰。推真真無有相。窮妄妄無有形。真妄兩無所有。廓然露出眼睛。眼睛既露。見箇甚麼。曉日燦開巖畔雪。朔風吹綻蠟梅華。上堂。涅槃無異路。方便有多門。拈起拄杖曰。看看。山僧拄杖子一口吸盡西江水。東海鯉魚[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帝釋忿怒。把須彌山一擗粉碎。堅牢地神合掌讚歡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以拄杖擊禪床。下座。上堂。今朝正月已半。是處燈火撩亂。滿城羅綺駢闐。交互往來遊翫。文殊走入鬧籃中。普賢端坐高樓看。且道觀音在甚麼處。震天椎畫鼓。聒地奏笙歌。上堂。渺渺邈邈。十方該括。坦坦蕩蕩。絕形絕相。目欲眇而睛枯。口欲談而詞喪。文殊。普賢全無伎倆。臨濟。德山不妨提唱。龜吞陝府鐵牛。蛇齧嘉州大像。赫得東海鯉魚直至如今肚脹。嘻。上堂。火雲燒田苗。泉源絕流注。娑竭大龍王。不知在何處。以拄杖擊禪床曰。在這裏。看看。南山起雲。北山下雨。老僧更為震雷聲。助發威光令遠布。乃高聲曰。闕弄。闕弄。上堂。得念失念。無非解脫。是甚麼語話。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料掉沒交涉。智慧愚癡。通為般若。顛預佛性。菩薩外道。所成就法。皆是菩提。猶較些子。然雖如是。也是楊廣失駱駝。上堂。德山棒下金沙異。臨濟喝中寶主分。到此若無真正眼。可憐辜負本來人。喝一喝。拍禪床。下座。上堂。欲識佛去處。只這語聲是。咄。傅大士不識好惡。以昭昭靈靈教壞人家男女。被誌公和尚一喝曰。大士莫作是說。別更道看。大士復說偈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誌公呵呵大笑曰。前頭由似可。末後更愁人。上堂。憶昔游方日。獲得二種物。一是金剛鎚。一是千聖骨。持行宇宙中。氣岸高突兀。如是三十年。用之為準則。而今年老矣。二物知何物。擲下金剛鎚。擊碎千聖骨。拋向四衢道。不能更惜得。任意過浮生。指南將作北。呼龜以為鼈。喚豆以為粟。從他明眼人。笑我無繩墨。僧問。理隨事變。該萬有而一片虛凝。事逐理融。等千差而咸歸實際。如何是理法界。曰。山河大地。云。如何是事法界。曰。萬象森羅。云。如何是理事無礙法界。曰。東西南北。云。如何是事事無礙法界。曰。上下四維。問。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禪床立。未審意旨如何。曰。脚跟下

七穿八穴。

鄧州丹霞佛智蓬庵端裕禪師

吳越王之裔。六世祖安守會稽。因家焉。師生而挺嶷。眉目淵秀。十四驅烏於大善寺。十八得度受具。往依淨慈法真一禪師。未幾。偶僧擊露柱曰。你何不說禪。師聞微省。去謁龍門遠。甘露卓。泐潭祥。皆以穎邁見推。晚見圓悟於鐘阜。一日。悟問。誰知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即今是滅不滅。云。請和尚合取口好。曰。此猶未出常情。師擬對。悟擊之。師頓去所滯。嘗述偈自通。侍悟居天寧。命典記室。尋分座。道聲藹著。京西憲王公請開法丹霞。次遷虎丘。徑山謝事。徇平江道俗之請。庵于西華。閱數稔。勅居建康保寧。後移蘇城萬壽及閩中賢沙。壽山西禪。復被旨補靈隱。慈寧皇太后幸韋王第。召師演法。賜金襴僧伽梨。乞歸西華。紹興戊辰秋。四明育王遣使固邀。月餘始就。上堂曰。德山入門便棒。多向皮袋裏埋蹤。臨濟入門便喝。總在聲塵中出沒。若是英靈衲子。直須足下風生。超越古今途轍。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曰。只這箇。何似生。若喚作棒喝。瞌睡未省。不喚作棒喝。未識德山。臨濟。畢竟如何。復卓一下。曰。總不得動著。上堂。盡大地是沙門眼。徧十方是自己光。為甚麼東弗于逮打鼓。西瞿耶尼不聞。南瞻部洲點燈。北鬱單越暗坐。直饒向箇裏道得十全。猶是光影裏活計。[打-丁+感]拂子曰。百雜碎了也。作麼生是出身一路。擲下拂子曰。參。上堂。頂[寧*頂]一著。佛祖不知。若玄機尚戢。影草未彰。通身有透關眼也照不著。若過這邊來。正按金剛寶王。放出踞地師子。許你挨拶一步地。雖然已是頭角不全。即今莫有疾焰過風者麼。喝曰。甚麼處去也。復喝一喝。下座。上堂。動則影現。覺則冰生。直饒不動不覺。猶是秦時[車*度]輅鑽。到這裏。便須千差密照。萬戶俱開。毫端撥轉機輪。命脉不沉毒海。有時覺如湛水。有時動若星飛。有時動覺俱忘。有時照用自在。且道正恁麼時。是動是覺。是照是用。還有人區分得出麼。鐵牛橫古路。觸著骨毛寒。上堂。易填巨壑。難滿漏卮。若有操持。了無難易。拈却大地。寬綽有餘。放出纖毫。礙塞無路。忽若不拈不放。向甚麼處履踐。同誠共休戚。飲水亦須肥。僧問。如何是寶中寶。曰。你是田廩奴。云。如何是寶中主。曰。相逢猶莽鹵。云。如何是主中寶。曰。劔氣爍愁雲。云。如何是主中主。曰。敲骨打髓。師蒞眾。色必凜然。寢食不背眾。唱道無倦。紹興庚午十月。初示微疾。至十七夜。書偈付主事曰。吾小休。至五鼓起坐。首座法全請遺訓。師曰。盡此心意。以道相資。語絕而逝。火後。目睛。齒。舌不壞。其地發光終夕。得設利者無筭。踰月不絕。黃冠羅肇常平日問道於師。適外歸。獨無所獲。道念勤切。方與客食。咀噉間。若有物。吐哺則設利也。大如菽。色若琥珀。好事者持去。遂再拜於閣維所。聞香匳有聲。亟開。所獲如前。而差紅潤。門人奉遺骨分塔於鄖峰西華。壽六十有六。夏四十有八。諡曰大悟。塔名寶勝。

建康府華藏密印安民禪師

嘉定人。族朱氏。初講楞嚴於成都。為義學所歸。時圓悟居昭覺。師往扣。悟令看國師三喚侍者之語。趙州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那裏是文彩已彰處。但恁麼參取(有本小異)。後因悟普說。僧出請問十玄談。云。只如古人道。問君心印作何顏。意旨如何。悟曰。文彩已彰。師於言下有省。悟未之許。一日。造室白悟曰。和尚休舉語。待某說看。悟諾之。師曰。尋常拈槌豎拂。豈不是經中道。一切世界諸所有相。皆即菩提妙明真心。悟笑曰。你元來在這裏作活計。師又曰。下喝敲床時。豈不是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悟曰。你豈不見經中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本來無有世界眾生。師釋然。悟出蜀。居夾山。師罷講侍行。值悟為眾夜參。舉古帆未挂因緣。師聞未領。遂求決。悟曰。你問我。師舉前話。悟曰。庭前栢樹子。師即洞明。謂悟曰。古人道。如一滴投於巨壑。殊不知大海投於一滴。悟笑曰。奈這漢何。未幾。令分座。悟說偈曰。懶誇四分與楞嚴。按下雲頭子細參。不學亮公親馬祖。還如德嶠訪龍潭。七年往返來昭覺。三載翱翔上碧巖。今日煩充第一座。百華叢裏現優曇。後謁佛鑿於蔣山。鑿問。佛果有不曾亂為人說底句。曾與你說麼。師曰。合取狗口。鑿震聲云。不是這箇道理。師曰。無人奪你鹽茶袋。亂叫作甚麼。鑿云。佛果若不為你道。我為你說。師曰。和尚疑時。退院別參去。鑿呵呵大笑。鑿入滅。圓悟繼席。未幾。師開法保寧。遷華藏。旋里。領中峰。上堂曰。眾賣華兮獨賣松。青青顏色不如紅。筭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兮翠靄中。可笑古人恁麼道。大似逃峰赴壑。避溺投火。爭如隨分到尺八五分鑊頭邊討一箇半箇。雖然如是。保寧半箇也不要。何故。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上堂。呵佛罵祖。須是德山作家。渡馬渡驢。還他趙州手段。瞎驢滅却正法眼藏。利動君子。聾人不用二種語言。慣鈎鯨鯢。集雲峰下四藤條。雙明雙暗。大愚肋底築三下。同死同生。祖佛未興已前。向上人提撕此事。羚羊挂角之後。仙陀客奪鼓掣旗。露刃藏鋒作師子哮吼。裂破祖師印。掃蕩衲僧蹤。硬如兜羅綿。軟似南寶鐵。摩竭陀國水洩不通。少室峰前親行此令。所以定光招手。智者點頭。可謂良馬不窺鞭。側耳知人意。還會麼。三面狸奴手捉月。兩頭白牯脚擎煙。戴冠碧兔立庭栢。脫殼烏龜飛上天。冬夜示眾。舉。玉泉皓和尚云。雪雪片片不別。下到臘月。再從來年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依前不歇。凍殺餓殺。免教胡說亂說。師曰。不是罵人。亦非贊嘆。高出臨濟。德山。不似雲居。羅漢。且道玉泉意旨作麼生。良久。曰。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師後示寂於本山。闍維。設利頗賸。細民穴地尺許皆得之。尤光明瑩潔。心舌亦不壞。

眉州象耳山袁覺禪師

眉山人。族袁氏。幼於傳燈院試所習得度。始名圓覺。郡守填綾牒。誤以圓作袁。守慊然戲謂師云。一字名可乎。師笑曰。一字已多。郡守異之。具戒後。即出蜀。謁五祖自海會宗龍門遠。皆未得其津涯。又謁闡提照於寶峰。久之。值照入寂。往侍石門政。執役數秋。親承記荊。時圓悟道望傾一時。師曳杖欲一見。石門徒眾顧師云。兄既有得。自宜縫炊巾。何區區復行邁耶。師曰。不然。我是則所往無礙。弗應守株于此。師至蔣山。適悟被旨居天寧。遂往大滄。依佛性。頃之。入室陳所見。性云。汝忒煞遠在。然知其為法器。俾充侍者。掌賓客。師每侍性。性必舉法華開示悟入四字。令下語。又云。直待我豎點頭時。汝方是也。偶不識被斥。制中無依。寓俗士家。一日。誦法華。至亦後不知何者是火。何者為舍。乃豁然。制罷歸省。性見。首肯之。圓悟再得旨住雲居。師至彼。以所得白悟。悟呵云。本是淨地。屙屎作麼。師所疑頓釋。紹興丁巳。眉之象耳虛席。郡守謂此道場久為蠹蝨囊囊。非名流勝士。莫能起廢。諸禪舉師應聘。嘗語客曰。東坡云。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云。慧崇煙雨蘆鴈。坐我瀟湘洞庭。欲喚扁舟歸去。傍人謂是丹青。此禪髓也。又曰。我敲床豎拂時。釋迦老子。孔夫子都齊立在下風。有舉此語似佛海遠禪師。遠曰。此覺老語也。我此間即不恁麼。

成都府昭覺徹庵道元禪師

綿之巴以人。族鄧氏。幼於降寂寺圓具。東游。謁大別心道禪師。因看廓然無聖之語。忽失笑曰。達磨元來在這裏。道譽之。往參佛鑒。佛眼。蒙賞識。後依圓悟於金山。以所見告悟。弗之許。高宗皇帝駕幸維揚。召悟說法。賜號圓悟。又賜侍僧十人。紫衣。師與焉。圓悟詔住雲居。師從之。雖有信入。終以梗胸之物未去為疑。會悟問參徒。生死到來時如何。僧云。香臺子笑和尚。次問師。汝作麼生。云。草賊大敗。悟曰。有人問你時如何。師擬答。悟憑陵曰。草賊大敗。師即徹證。圓悟以拳擊之。師拊掌大笑。悟曰。汝見甚麼便如此。云。毒拳未報。永劫不忘。悟歸照。親命首眾。悟將順世。以師繼席(機語未見)。

平江府虎丘紹隆禪師

和之含山人也。九歲謝靚。居佛慧院。踰六年。得度受具。又五年。荷包謁長蘆淨照信禪師。得其大略。有傳圓悟語至者。師讀之。嘆曰。想酢生液。雖未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第恨未聆警效耳。遂由寶峰依湛堂。客黃龍。叩死心。其機語妙出一時。即至夾山。聞悟移道林。師隨往。一日。入室。悟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舉拳曰。還見麼。云。見。曰。頭上安頭。師聞。脫然契證。悟叱曰。見箇甚麼。云。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肯之。自此且且不忘。二十年盡圓悟之妙。歸邑。繼住城西開聖。建炎之擾。乃結廬銅峰之下。郡守尚書李公光延居彰教。四年。徙虎丘。道化益盛。上堂曰。凡有展托。盡落今時。不展不托。墮坑落漚。

。直饒風吹不入。雨灑不著。檢點將來。自救不了。豈不見道。直似澄潭月影。靜夜鍾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此猶是生死岸頭事。拈拄杖。畫一畫。曰。盡斷賢沙老漢許多葛藤。點頭石不覺拊掌大笑。且道笑箇甚麼。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上堂。百鳥不來春又暄。凭欄溢目水連天。無心還似今宵月。照見三千與大千。上堂。摩竭陀國親行此令。拈拄杖。卓一下。曰。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上堂。眼裏不著砂。耳裏不著水。堪笑老俱胝。無端豎一指。諸禪德。且道誰是解笑者。還會麼。開市拶出憍尸迦。吃嚙舌頭三千里。上堂。不犯之令。明古今風月。靈機常獨耀。萬象悉澄徹。更說甚麼正法眼藏瞎驢邊滅。無計較中翻成計較。無途轍中翻成途轍。一時與你截斷。秤鎚硬似鐵。別。別。八月秋。何處熱。上堂。有佛處不得住。上無攀仰。無佛處急走過。下絕己躬。從來無向背。本自絕羅籠。出門撞著須菩提。寸草不生千萬里。自是長觜鳥。休言芳樹不棲。謾自說禪說道。摩斯吒直饒心挂樹頭。未免身沉海底。莫動著。動著三十棒且置。休夏自恣一句作麼生道。青山淥水元依舊。明月清風共一家。僧問。為國開堂一句作麼生道。曰。一願 皇帝萬歲。二願重臣千秋。云。只如生佛未興時一著落在甚麼處。曰。吾常於此切。云。官不容針。更借一問時如何。曰。據虎頭。收虎尾。云。中間事作麼生。曰。草繩自縛漢。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曰。幾行巖下路。少見白頭人。問。九旬禁足。意旨如何。曰。理長即就。云。只如六根不具底人。還禁得也無。曰。穿過鼻孔。云。學人今日小出大遇。曰。降將不斬。云。恁麼則和尚放某逐便也。曰。停囚長智。問。雪峰道。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而前。漆桶不快。打鼓普請看。未審此意如何。曰。一畝之地。三蛇九鼠。云。乞師再垂指示。曰。海口難宣。問。如何是大道真源。曰。和泥合水。云。便恁麼去時如何。曰。截斷草鞋跟。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曰。蛇頭生角。問。古人到這裏。因甚麼不肯住。曰。老僧也恁麼。云。忽然一刀兩段時如何。曰。平地神仙。問。萬機休罷。千聖不携時如何。曰。未足觀光。云。還有奇特事也無。曰。獨坐大雄峰。紹興丙辰。感微疾。白眾曰。當以首座宗達承院事。請於郡從之。乃書偈而逝。五月八日也。塔全軀於寺之西南隅。住世六十有五。坐夏四十有五。

眉州中巖華嚴祖覺禪師

嘉之龍游人。族楊氏。世業儒。父洪有大名。後居眉。師生而偉異。少為書生。志齊昌黎。嘗著文大排釋教。忽患贅瘡。鑿莫愈。乃自悔。從彌勒慧目能禪師。疾瘳。然右膝不舉。師因手書華嚴合論畢。夜感異夢。且即捨杖步趨。心意快然。因習誦。一日。誦至現相品。曰。佛身無有生。而能示出生。法性如虛空。諸佛於中住。遂悟旨趣。四眾命講不輟。大觀庚寅。師佐慧目。來居中巖。政和乙未春得度。明年。成都師周公燾俾朝請李隲制疏。以照覺寺命師大敞講筵。師詞辯橫放。若決江河。眾

所歆歎。適南堂靜禪師過門。謂師曰。觀公講說。獨步西南。惜未解離文字相耳。儻問道方外。即今之周金剛也。師欣然罷講。南至荊渚。會丞相張公商英撰峩眉寺記。證辨舊文。誤以賢首位等普賢。修書破之。復著三聖圓融論四篇。公讀之。撫几稱善。乃曰。師果不爾負。可往蔣山依佛果老。發明向上關楨。他日豈易量哉。師如其言。徑至鍾阜。一日。入室。悟舉羅山垂語問之。師罔措夙夜。數年有省。述偈曰。家住孤峰頂。長年半掩門。自嗟身已老。活計付兒孫。悟為印可。次日見之。悟曰。昨日公案作麼生。師佇思。悟呵逐之。又五載。莫能領解。辭之廬山。於棲賢寺閱浮山圓鑑禪師削執論。遂大悟。方知佛果鉗鎚妙密。作偈寄悟曰。出林依舊入蓬蒿。天網恢恢不可逃。誰信業緣無避處。歸來不怕語聲高。悟大喜。持以示眾曰。覺華嚴徹矣。悟歸蜀。再住昭覺。適師亦西還。命掌牋記。令嗣座。力辭。隱峩眉之南埗。撰佛祖紀傳六百卷。將成。復出峽。探索遺逸。以彌縫之。初抵長沙。丞相張公浚力以智度請開法。堅臥不起。公諭曰。師以固守為志節。豈從上傳持此道者。乃爾用心耶。師翻然就之。法席大盛如三佛時。癸亥八月。謝院事入浙。以華嚴要訣并錄大藏不備載者。傳入海東。又欲通箋經旨。償所志願。復泝流西歸。部使者大監榮公[蕤-(予-(丁-一))+(了-(丁-一))]以成都信相延之。未幾。移瓦屋開善。僅二年。前邛守史公堪顧中巖久不振。乃移文漕使。迎師主之。師欣從。凡於槌拂之下。未嘗有倦色。故道俗覩之者無虛時。上堂曰。炁光洞耀。迥脫根塵。大用現前。不存軌則。一見便見。擬議則差。起意推求。便成剩法。所以祖師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若能取捨俱忘。觸目無滯。拈來使用。立處皆真。譬如擲劍揮空。不論及之不及。若更推尋玄妙。拈出精明。病在鑽穴索空。撥波求水。念念忘本。步步迷源。借使窮究萬法。始末洞明。未契本源。但名假法。喚作從門入者不是家珍。直得大地山河無絲毫過患。先要得个入門。方知性海圓澄。萬有俱備。無有一法從外而入。未有一法從內而出。直饒如此。猶是無風匝匝之波。乃至萬緣俱喪。表裏一如。三際十方。坦然平等。聊且得箇轉身句子。尚在半途。更須掃蕩玄機。盡却聖解。即偏而常正。猶如鶴在銀籠。即正而常偏。大似龍銜異寶。萬年松徑。白雪漫漫。異草寒巖。未嘗顧戀。尚坐一色。喚作貼肉汗衫。教中謂之解脫坑。亦名寂滅病。須是不稟威音佛。透出未生前。不挂萬年衣。不坐空王殿。視本來人如破草履。見佛祖似生冤家。不入異類中。不行無間路。雖然恁麼奇特。猶未是渠儂極則處。不見道。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時節始得。我若全提去。法堂前定是草深一丈。盡大地道絕人稀。諸禪德。快須著些精彩。豈可取次承當。他時異日。只成自誤。山僧恁麼道。還有知落處底麼。良久。曰。夜行人只貪明月。不覺和衣渡水寒。上堂。一塵起。大地收。一葉落。天下秋。懸須彌於諸人鼻孔上。著大海於諸人眼睛中。得則得。只是未知有向上一竅在。古人事不獲已。垂一言半句。只要教人會去。殊不知向好肉上剜瘡。豈況舉古明今。遠照近用。大似嚼飯餵嬰兒。有甚麼用處。所以雲門道。西天

二十八祖。唐土六祖。盡乾坤大地天下老和尚總在拄杖頭上。直饒會得個儻分明。放過你去。只在半途。若不放過。盡是野狐精去。還委悉麼。燕市屠牛春色好。鈎齊元在直鈎中。到虎丘。請上堂。某逢敵手。雖有行而難藏。月到天心。得無遮而自在。欲行向上路。須得同參證明。方可脫體提持。全機出沒。更不必優游性海。入理深談。只知語妙意玄。切恐渾身泥水。又不欲破三作五。換斗移星。免使家醜外揚。教他傍觀者哂。且不敢正偏回互。隱密全該。正按則理事雙忘。言思路絕。傍提則龍吟枯木。韻出青霄。又恐劍已化龍。刻舟無益。亦不敢說四種料簡。列四主賓。一句具三玄。一玄具三要。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自知是已陳芻狗。靈龜負圖。只欲說句裏明機。風前有路。未語先分付。用處絕蹤由。終是野鴈見人。意已先改。更說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不犯波瀾。迢然自異。不立窠臼。徧界難藏。大似滯殼迷封。日中逃影。擊禪床一下。曰。今日一齊打破。更不用這箇閑家具。別有騎聲蓋色。越格超宗底一著子。不免對眾拈出。舉拂子曰。還見麼。海山幸有任公子。一鈎曾連十二鰲。上堂。舉石霜和尚遷化。眾請首座繼鍾住持。虔侍者所問公案。師曰。宗師行處。如火消冰。透過是非關。全機亡得喪。盡道首座滯在一色。侍者知見超師。可謂體妙失宗。全迷向背。殊不知首座如鷺鷥立雪。品類不齊。侍者似鳳翥丹霄。不繫金鎖。一人高高山頂立。一人深深海底行。各自隨方而來。同會九重城裏。而今要識此二人麼。豎起拂子曰。龍臥碧潭風凜凜。垂下拂子曰。鶴歸霄漢背摩天。僧問。最初威音王。末後婁至佛。未審最初參見甚麼人。曰。家在大梁城。更問長安路。云。只如德山擔疏鈔行脚。意在甚麼處。曰。拶破你眼睛。云。與和尚悟華嚴宗旨相去幾何。云。同途不同轍。云。昔日德山。今朝和尚。曰。夕陽西去水東流。問。世尊拈華。當為何事。曰。揭開腦蓋。云。爭奈迦葉微笑何。曰。情知你落第二頭。云。恁麼則載斷脚跟。曰。猶自不知羞。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曰。血濺梵天。云。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曰。驚殺野狐狸。云。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曰。驗得你骨出。云。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曰。直須識取把針人。莫道鴛鴦好毛羽。問。如何是荊南境。曰。千里雲濤三峽嶮。一帆風浪五湖寬。云。如何是境中人。曰。直諫豈無唐獨座。英雄宜有眷髯翁。云。人境已蒙師指示。高提祖印事如何。曰。巡海夜叉頭載角。電光石火莫踟躕。僧禮拜。師曰。更須透過未生前。問。如何是正中偏。曰。更深垂却夜明簾。云。如何是偏中正。曰。天曉賊人投古井。云。如何是正中來。曰。百卉乘春在處開。云。如何是兼中至。曰。雨雪交加無處避。云。如何是兼中到。曰。兩頭截斷無依倚。心法雙忘始得玄。紹興庚午孟夏。示少恙。至五月朔。晨起。眾衲環擁。求末後句。師撝之曰。吾平生口過不少。今尚何言。去。去。吾將少憩焉。遂瞑目而逝。三日慈客儼如。火浴後。獲舍利。有大如蚌珠。五色者莫計。塔于院之東。師以踐履無玷而嚴於授受。宣撫邵公溥。給事馮公楫與數十勝流。皆以師事之。閱世六十四。坐夏三十五。

潭州福嚴文演禪師

成都新繁人。族楊氏。年十八。依廣孝子安為僧。登戒住習經論。久之。謁正法明禪師。聞舉雲門胡餅話。有省。後見圓悟。始極法源。初住智度。晚遷福嚴。上堂曰。當陽坐斷。凡聖跡絕。隨手放開。天回地轉。直得日月交互。虎嘯龍吟。頭頭物物。耳聞目眇。安立諦上是箇甚麼。還委悉麼。阿斯吒。咄。上堂。等閑地明白。不思量現成。前佛後佛於此指注不及。天下衲僧計較不就。制遏不住。迥脫情塵。唯自肯方親。全機放下。一向靠將去。上無佛祖可依。下無自己可據。如大虛空更無執礙。直是烜赫地不昧一切。得這些巴鼻子了。便乃應用無窮。然亦須隨手捏破始得。何故。大紅爐中不容點雪。僧問。如何是定林正主。曰。坐斷天下人舌頭。云。未審如何親近。曰。覷著則瞎。問。學人上來。請師相見。曰。三要印開。云。功不浪施也。曰。見箇甚麼。云。賓主儼然。曰。望空啟告。紹興丙子十一月二十六。端坐。忽集耆舊。囑以後事。書偈罷。喝一喝。擲筆而逝。壽六十五。臘四十八。闍維。獲舍利五色。同靈骨藏于院之三生塔。

平江府西山明因曇玩禪師

溫之樂清人。族黃氏。妙齡披削。徧參叢社。宣和庚子。回至鐘阜。適朝廷易僧為德士。師與同志數人入頭陀巖。食松自處。久之。圓悟被旨居是山。親至巖所。令去鬚髮。及悟詔補京師天寧。與師俱往。命掌香水海。未幾。因舉桴擊鼓。頓明大法。悟默識之。室中凡有所問。皆對曰。莫理會。故流輩咸以莫理會稱之。皇叔齊安郡王乞旨請開法明因。次遷寶華。上堂曰。你有一對眼。我也有一對眼。汝若瞞還自瞞。汝若成佛作祖。老僧無汝底分。汝若做驢做馬。老僧救汝不得。一日。眾檀越入山請師上堂。說偈曰。我無長處名虛出。謝汝殷勤特地來。明因無法堪分付。謾把山門為汝開。僧問。和尚未見圓悟時如何。曰。莫理會。云。見後如何。曰。莫理會。云。見與未見時如何。曰。莫理會。莫理會。紹興二十三年謝事。居四明雪竇明覺塔所。皇叔欲奏回象軾。竟以疾辭之。明年歸寂。顯異特甚。故不詳錄。

平江府虎丘雪庭元淨禪師

雙溪人也。上堂曰。要行便行。要坐便坐。六處神通是箇甚麼。把定時。一物不為。放行時。殺人放火。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這無面目漢。不要亂做。雪庭只向伊道。將謂無人證明。上堂。知有底人。過萬年如同一日。不知有者。過一日如同萬年。不見死心和尚道。山僧行脚三十餘年。以九十日為一夏。增一日也不得。減一日也不得。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翠雲見處又且不然。山僧行脚三十來年。誰管他一日。九十日。也無得。也無不得。處處當來見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麼處。金風吹滿水。落葉滿長安。上堂。說得須是見得。見得又須說得。見得說不得。落

在陰界。見解偏枯。說得見不得。落在時機。墮在毒海。若是翠雲門下。直饒說得見得。好與三十棒。說不得見不得。也好與三十棒。翠雲恁麼道。也好與三十棒。遂高聲召大眾曰。嶮。上堂。日日日東出。日日日西沒。是時人知有。自古自今。如麻似粟。忽然捩轉話頭。亦不從東出。亦不從西沒。且道從甚麼處出沒。若是透關底人聞恁麼道。定知五里牌在郭門外。若是透不過者。往往道半山熱瞞人。僧問。如何是到家一句。曰。坐觀成敗。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曰。遠親不如近隣。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又作麼生。曰。近隣不如遠親。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曰。糞堆頭。云。意旨如何。曰。築著磕著。

懷安軍雲頂[、/(、*、)]庵宗正禪師

潼川郫縣人。上堂。拈拄杖。卓一下。曰。聞處絕聞。豎起曰。見處絕見。風動塵起。垛生招箭。未恁麼已前。分明成兩片。德山橫按絕商量。黃檗用時機掣電。大千沙界一毛頭。手眼通身無背面。咄。

衡州天寧訥堂梵思禪師

蘇臺人。族朱氏。年二十一。去髮受具。游師席。往來佛鑑。佛眼會下有年。晚依圓悟。徹證後七坐道場。上堂曰。趨翻生死海。踏倒涅槃岸。世上無活人。黃泉無死漢。遂拈拄杖曰。訥堂今日拄杖子有分付處也。還有承當得者麼。試出來擔荷看。有麼。有麼。良久。擲拄杖。下座。上堂。知有底也喫粥喫飯。不知有底也喫粥喫飯。如何直下驗得他有之與無。是之與非。邪之與正。若驗不出。參學事大遠在。喝一喝。下座。上堂。山僧是楊岐四世孫。這老漢有箇三脚驢子弄蹄行公案。雖人人舉得。只是不知落處。山僧不惜眉毛。為諸人下箇註脚。乃曰。八角磨盤空裏走。

岳州君山佛照覺禪師

上堂曰。是即徹底是。從來脫體先天地。非即徹底非。萬別千差共一機。是也是不著。非也非不及。此時佛祖從何立。曉天霜重泄真機。一顆圓明色非色。既非色。且道是箇甚麼。妙體全標處。分明只自知。上堂。舉。古者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諸人還識得麼。若也不識。為你注破。仰之彌高。不隔絲毫。要津把斷。佛祖難逃。鑽之彌堅。真體自然。鳥啼華笑。在碧巖前。瞻之在前。非正非偏。十方坐斷。威鎮大千。忽焉在後。一場漏逗。堪笑雲門。藏身北斗。咄。

平江府寶華顯禪師

本郡人也。上堂曰。喫粥了也。頭上安頭。洗鉢盂去。為蛇畫足。更問如何。自納敗闕。良久。高聲召大眾。眾舉首。師曰。歸堂喫茶。上堂。禪莫參。道休學。歇意忘機常廓落。現成公案早周遮。只箇無心已穿鑿。直饒坐斷未生前。難透山僧錯錯錯。

紹興府東山覺禪師

後住因聖。上堂曰。三通鼓罷。諸人各各上來。擬待理會祖師西來意。還知劔去久矣麼。設使直下悟去。也是斬頭覓活。東山事不獲已。且向第二頭鞠搵看。以手拍禪床。下座。上堂。花爛熳。景暄妍。休說壺中別有天。百草頭邊如薦得。東高三丈。西闊八寸。上堂。東弗于代與西瞿耶尼鬪額。會麼。你諸人猶自不知。鉢盂口向天在。上堂。滿口道不得。偶爾成文。良久。曰。喫棒得也未。上堂。老演師翁道。說心說性。老僧這裏是。惡口山僧道。若是教外別傳。乃是當的帝都丁。上堂。舉。昔廣額屠兒。日殺千羊。一日。至佛所。颺下屠刀。云。我是千佛一數。世尊云。如是。如是。今時叢林將謂廣額過去是一佛。權現屠兒。日殺千羊。如此見廣額。且喜沒交涉。又曰。廣額正是箇殺人不眨眼底漢。颺下屠刀。立地成佛。且喜沒交涉。又道。廣額颺下屠刀。云。我是千佛一數。這一佛多少分明。且喜沒交涉。要識廣額麼。夾路桃華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四

音釋

[、/(、*、)]音伊 額於倫切 挺音鋌 嶷魚力切 搯沙獲切 [車*度]音鐸 輅盧各切誤作轆 卮音支 庫音舍 警去挺切 欬音慨 蒞音利 咀才與切 噍才笑切 菽音叔 匱音廉 鄭音茂 髀房禮切 嶠音驕 贅之芮切 瘳音抽 敞昌兩切 歆許金切 埤音朵 浚音峻 泝音素 蕤音擬 卬渠容切 剗一九切 倜音剔 翥韋恕切 髯女監切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五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

僧 (正受)

編

南嶽第十五世(臨濟十一世楊岐四世)

天寧佛果圓悟克勤禪師法嗣(卷下)

臨安府徑山大慧普覺宗杲禪師

宣城人。族奚氏。夙有英氣。年十三。試入鄉校。一日。偶同舍見謔。師怒。即以硯投之。誤中廣文帽。償金而歸。曰。大丈夫讀世間書。曷若究出世法。即詣東山慧雲院。事慧齊。明年。薙髮具毗尼。偶閱古雲門錄。怳若舊習。往依廣教理禪師。棄游四方。從曹洞諸老宿。既得其說。去登寶峰。謁湛堂準禪師。準一見異之。俾侍巾襪。指以入道捷徑。師橫經無所讓。準呵曰。汝曾未悟。病在意識領解。則為所知障。準疾革。囑師曰。吾去後。常見川勤。必能盡子機用(勤即圓悟)。準卒。師趨謁無盡居士。求準塔銘。無盡延之。名師庵曰妙喜。且篤令見圓悟。師至天寧。值悟陞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即不然。如何是諸佛出身處。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聞。豁然神悟。踰月。悟謂曰。也不易。你到這田地。只是可惜你死了不能活。又却不疑言句。是為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穌。欺君不得。須信有這箇道理。延為擇木堂侍者。日同士大夫入室至數次(擇木乃朝士止息處)。悟每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問之。師擬對。悟曰。不是。經半載。問曰。聞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這話。不知五祖如何答。悟俛首。師曰。和尚當時對人天大眾問之。如今說亦何妨。悟不得已。謂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忽遇樹倒藤枯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師於言下去盡知見。悟曰。始知吾不汝欺。遂命掌翰墨。著臨濟正宗記付之。未幾。令分座。室中握竹篋以驗學者。叢林浩然歸重。名振京師。右丞呂公舜徒奏錫紫衣。佛日之號。會女真之變。其酋欲取禪僧十數人。師在選得免。趨吳門虎丘度夏。因閱華嚴。至菩薩登第七地。證無生法忍。其向所請問湛堂央崛摩羅持鉢至產婦家因緣。曉然洞明。聞圓悟詔住雲居。詣之。復為第一座。為眾授道。譽望益尊。後留古雲門庵。學者雲集。久之。入閩。結茅於長樂洋嶼。從之得法者十有三人。徙居小溪庵。圓悟在蜀。囑右丞張魏公浚曰。杲首座真得法髓。苟不出。無支臨濟宗者。魏公還朝。以徑山迎之。道法之盛。冠于一時。眾二千餘。皆諸方俊乂。侍郎張公九成亦從之游。灑然契悟。一日。因議及朝政。與師連禍。師恬然。紹興辛酉五月。毀衣牒。屏居衡陽。乃哀先德機語。間與拈提。離為三帙。目曰正法眼藏。凡十年。移居梅陽。又五年。高宗皇帝特恩放還。明年春。復僧伽梨。四方虛席以邀。率不就

。後奉 朝命居育王。逾年。有 旨改徑山。道俗歆慕如初時。

孝宗皇帝為普安郡王時。遣內都監入山謁師。師作偈為獻。及在 建邸。復遣內知客詣山供五百應真。請師說法。 親書妙喜庵三字并 製贊寵寄之。 上堂曰。祖師道。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隨境滅。境逐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大小祖師却作座主見解。徑山即不然。眼不自見。刀不自割。喫飯濟饑。飲水定渴。臨濟。德山特地迷。枉費精神施棒喝。除却棒。拈却喝。孟八郎漢如何止過。 上堂。舉。僧問利山。眾色歸空。空歸何所。曰。舌頭不出口。云。為甚麼如此。曰。內外一如故。師曰。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須還利山始得。若是徑山即不然。或問。眾色歸空。空歸何所。芍藥華開菩薩面。櫻櫚葉散夜叉頭。為甚麼如此。但辨肯心。必不相賺。 上堂。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曰。德山棒。臨濟喝。今日為君重拈掇。天何高。地何闊。休向糞埽堆上更添搯[打-丁+(天/韭)]。換却骨。洗却腸。徑山退身三步。許你諸人商量。且道作麼生商量。擲下拄杖。喝一喝。曰。紅粉易成端正女。無錢難作好兒郎。 上堂。正月十四十五。雙徑椎鑼打鼓。要識祖意西來。看取村歌社舞。 上堂。舉。僧問風穴。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曰。木鷄啼子夜。芻狗吠天明。這黃面淅子恁麼答話。也做他臨濟兒孫未得在。今日或有人問徑山。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只向他道。木鷄啼子夜。芻狗吠天明。 上堂。舉。僧問臨濟。如何是三眼國土。曰。我共汝入淨妙國土。著清淨衣。說法身佛。又入無差別國土。著無差別衣。說報身佛。又入解脫國土。著光明衣。說化身佛。師顧視大眾曰。還見臨濟老漢麼。若也未見。徑山為你指出法身。報身。化身。咄哉魍魎妖精。三眼國中逢著。笑殺無位真人。 上堂。久雨不曾晴。豁然天地清。祖師門下事。何用更施呈。 上堂。舉。僧問五祖。牛頭未見四祖時。為甚麼百鳥銜華獻。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云。見後為甚麼不銜華獻。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師曰。師翁恁麼答話。雖則善赴來機。爭奈語驚時聽。徑山亦有兩轉語。要與師翁相見。牛頭未見四祖時。為甚麼百鳥銜華獻。茆屋上安蚩芻。見後為甚麼不銜華獻。佛殿裏掘東司。 上堂。舉。僧問六祖。黃梅意旨甚麼人得。曰。會佛法人得。云。和尚還得否。曰。我不得。云。和尚為甚麼不得。曰。我不會佛法。大眾還見祖師麼。若也不見。徑山為你指出。蕉芭蕉芭。有葉無子。忽然一陣狂風起。恰似東京大相國寺裏三十六院東廊下北角頭王和尚破袈裟。畢竟如何。歸堂喫茶。 上堂。舉。圓通秀禪師示眾曰。少林九年冷坐。剛被神光覷破。如今玉石難分。只得麻纏紙裹。這一箇。那一箇。更一箇。若是明眼人。何須重說破。徑山今日不免狗尾續貂。也有些子。老胡九年話墮。可惜當時放過。致令默照之徒。鬼窟長年打坐。這一箇。那一箇。更一箇。雖然苦口叮嚀。却似樹頭風過。 結夏上堂。文殊三處安居。誌公不是閑和尚。迦葉欲行正令。未免眼前見鬼。且道徑山門下今日事作麼生。下座後。大家觸禮三拜。 上堂。僧問。有麼。有麼。庵主豎起拳頭。還端的也無。師便下座。歸方丈。 上

堂。舉趙州洗鉢盂話。乃曰。諸方拈掇甚多。下注脚亦不少。未曾有一人分明說破。妙喜今日為諸人分明說破。喫粥了。便洗鉢盂。且道還曾指示無。黑豆從來好合醬。比丘尼定是師姑。上堂。纔方八月中秋。又是九月十五。拈拄杖。卓曰。唯有這箇不遷。擲下曰。一眾耳聞目覩。上堂。舉。五祖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庭前栢樹子。恁麼會便不是了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恁麼會方始是。要識五祖師翁麼。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孝宗皇帝在建邸。時遣內知客入山供養羅漢。祝 聖請上堂。乃曰。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敢問大眾。作麼生是自彰底道理。舉起拂子曰。還見麼。擊禪床曰。還聞麼。聞見分明。是箇甚麼。若向這裏提得去。皇恩佛恩一時報足。其或未然。徑山打葛藤去也。復舉起拂子曰。看看。無量壽世尊在徑山拂子頭上放大光明。照不可說不可說又不可說佛刹。微塵數世界中轉大法輪。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其中若凡若聖。若正若邪。若草若木。有情無情。遇斯光者。皆獲無上正等菩提。所以諸佛於此得之。具一切種智。諸大菩薩於此得之。成就諸波羅蜜。辟支獨覺於此得之。出無佛世。現神通光明。諸聲聞眾泊夜來迎請五百阿羅漢於此得之。得八解脫。具六神通。天人於此得之。增長十善。脩羅於此得之。除其憍慢。地獄於此得之。頓超十地。餓鬼傍生及四生九類一切有情於此得之。隨其根性。各得受用。無量壽世尊放大光明。作諸佛事已竟。然後以四大海水灌彌勒世尊頂。與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當於補處作大佛事。無量壽世尊有如是神通。有如是自在。有如是威神。到這裏。還有知恩報恩者麼。若有。出來與徑山相見。為汝證明。如無。聽取一頌。十方法界至人口。法界所有即其舌。只憑此口與舌頭。祝 吾君壽無間歇。億萬斯年注福源。如海滉漾永不竭。師子窟內產狻猊。鸞鷲定出丹山穴。為瑞為祥遍九垓。草木昆蟲盡懽悅。稽首不可思議事。喻若眾星拱明月。故今宣暢妙伽陀。第一義中真實說。圓悟禪師忌。師拈香曰。這箇尊慈。平昔強項。氣壓諸方。逞過頭底顛頂。用格外底儻侗。自言。我以木楔子換天下人眼睛。殊不知被不孝之子將斷貫索。穿却鼻孔。索頭既在徑山手裏。要教伊生也由徑山。要教伊死也由徑山。且道以何為驗。遂燒香曰。以此為驗。僧問。達磨西來。將何傳授。曰。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云。如何是麤入細。曰。香水海裏一毛孔。云。如何是細入麤。曰。一毛孔裏香水海。問。古鏡未磨時如何。曰。火不待日而熱。云。磨後如何。曰。風不待月而涼。云。磨與未磨時如何。曰。交。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意作麼生。曰。釘釘膠黏。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途。請師速道。曰。脫殼烏龜飛上天。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曰。夢裡惺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前百丈云不落因果。為甚麼墮野狐身。曰。逢人但恁麼舉。云。只如後百丈道不昧因果。為甚麼脫野狐身。曰。逢人但恁麼舉。云。或有人問徑山。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未審和尚向

他道甚麼。曰。向你道。逢人但恁麼舉。 問。明頭來時如何。曰。頭大尾顛纖。云。暗頭來時如何。曰。野馬嘶風蹄撥刺。云。明日大悲院裏有齋。又作麼生。曰。雪峯道底。 問。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如何。曰。親言出親口。云。未審如何受持。曰。但恁麼受持。決不相賺。 問。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時如何。曰。五味鑽秤鎚。 問。心佛俱忘時如何。曰。賣扇老婆手遮日。 問。教中道。塵塵說。剎剎說。無間歇。未審以何為舌。師拍禪床右角一下。僧云。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也。師拍禪床左角一下。僧云。也知今日令不虛行。曰。識甚好惡。 師室中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作麼生會。僧云。領。師曰。領你屋裏七代先靈。僧便喝。師曰。適來領。而今喝。干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甚麼事。僧無語。師打出。 僧請益夾山境話。聲未絕。師便喝。僧茫然。師曰。你問甚麼。僧擲舉。師連打喝出。 師纔見僧入。便云。不是。出去。僧便出。師曰。沒量大人被語脉裏轉却。次一僧入。師亦云。不是。出去。僧却近前。師曰。向你道不是。更近前覓箇甚麼。便打出。復一僧入。云。適來兩僧不會和尚意。師低頭噓一聲。僧罔措。師打曰。却是你會老僧意。 問僧。我前日有一問在你處。你先前日答我了也。即今因甚麼瞌睡。僧云。如是。如是。師曰。道甚麼。僧云。不是。不是。師連打兩棒。曰。一棒打你如是。一棒打你不是。 舉竹篋問僧曰。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速速道道。僧云。請和尚放下竹篋。即與和尚道。師放下竹篋。僧拂袖便出。師曰。侍者認取這僧著。又舉問僧。僧云。甕裏怕走却鼃那。師下禪床擒住曰。此是誰語。速道。僧云。實不敢謾昧老師。此是竹庵和尚教某恁麼道。師連打數棒。曰。分明舉似諸方。師年邁求解。辛巳春得 旨。退居明月堂。隆興改元。一夕。星殞于寺西。流光赫然。尋示微恙。八月九日。學徒問安。師勉以宏道。徐曰。吾翌日始行。至五鼓。親書遺奏。又貽書辭紫巖居士。侍僧了賢請偈。復大書曰。生也只恁麼。死也只恁麼。有偈與無偈。是甚麼熱大。擲筆委然而逝。平明有蛇尺許。腰首白色。伏于龍王井欄。如義服者。即山之昭濟示現也。四眾哀號。

皇帝聞而歎惜。丞相以次致祭者沓來。門弟子塔全身於明月堂之側。壽七十有五。夏五十有八。 詔以明月堂為妙喜庵。 諡曰普覺。塔名寶光。淳熙初。 賜其全錄八十卷。隨大藏流行。

台州護國此庵景元禪師

永嘉楠溪人。族張氏。年十八。依靈山希拱為僧。習台教。歷三禩。易衣。夏。淨慈謁圓悟於鐘阜。未幾。睹二僧[門@免]死心小參語曰。既迷。須得箇悟。既悟。須識悟中迷。迷中悟。迷悟雙忘。却從無迷悟處建立一切法。師拂袖行至殿廡。洞然曉悟。即以所證白悟。悟弗許。師沂流從之。匪勞剪拂。嘗侍悟入 對維揚。 賜榘

服。及悟歸蜀。以法衣付之。太秀居士龍學耿公廷禧守括蒼。尊其道。請開法南明。留二年。退居永嘉護國。憲使明公橐。太守呂公丕問。以連雲邀之。三請克至。法社大興。而括蒼叢林。實由師振。次遷真如。護國。上堂曰。威音王已前。這一隊漢錯七錯八。威音王已後。這一隊漢落二落三。而今這一隊漢坐立儼然。且道是錯七錯八。落二落三。還定當得出麼。舉拂子曰。咩。咩。上堂。拈拄杖橫按曰。有時瞋。有時喜。有時觀音面。有時夜叉觜。或現鼠尾龍頭。或現鼠頭龍尾。偏要檢非。不曾檢是。何故。是金不博金。是水不洗水。卓拄杖曰。稍公自應喏。只你是直符。滿船都是鬼。參。浴佛上堂。這釋迦老子初生下來。便作箇笑具。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後來雲門大師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貴圖天下太平。尚有人不肯放過。却道讚佛讚祖。須是雲門始得。且道那裏是讚他處。莫是一棒打殺處是麼。且喜沒交涉。今日南明乍此住持。只得放過。若不放過。盡大地人並皆乞命始得。如今事不獲已。且問大眾。向佛殿上。每人與他一狗。何故。豈不見道。乍可違條。不可越例。以拂子擊禪床。下座。上堂。野干鳴。師子吼。張得眼。開得口。動南星。蹉北斗。召曰。大眾還知落處麼。金剛墻下蹲。神龜火裏走。

師在西山為西堂。耿龍學請就淨光陞座。靈峰古禪師舉。茶陵郁和尚悟道頌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又舉。白雲端和尚見楊岐曰。令舉此頌。岐大笑。雲疑之。因問其故。時方歲暮。岐曰。汝見昨日打毆儼者麼。云。見。曰。汝一籌不及渠。雲益疑之。云。意旨如何。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雲大悟。請前南明和尚為眾判斷。師乃曰。諸禪德。楊岐大笑。眼觀東南。意在西北。白雲悟去。聽事不真。喚鐘作甕。檢點將來。和楊岐老漢都在架子上。將錯就錯。若是南明即不然。我有明珠一顆。切忌當頭蹉過。雖然覷面相呈。也須一鎚打破。舉拂子曰。還會麼。某逢敵手難藏行。詩到重吟始見功。僧問。三聖道。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為人。意旨如何。曰。八十翁翁嚼生鐵。云。興化道。我逢人即不出。出則便為人。又作麼生。曰。須彌頂上浪翻空。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曰。一任摸索。云。出水後如何。曰。有眼如盲。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是甚麼物。曰。無孔鐵鎚。云。天人群生類。皆承此恩力也。曰。莫妄想。問。三世諸佛說不盡底句。請師速道。曰。眨上眉毛。問。昔年三平道場重興。是日圓悟高提祖印。始自師傳。如何是臨濟宗。曰。殺人活人不眨眼。云。目前抽顧鑑。領略者還稀。如何是雲門宗。曰。頂門三眼耀乾坤。云。未舉先知。未言先見。如何是滄仰宗。曰。推不向前。約不退後。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如何是法眼宗。曰。箭鋒相擲不相饒。云。建化何妨行鳥道。回途復妙顯家風。如何是曹洞宗。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云。向上還有路也無。曰。有。云。如何是向上路。曰。黑漫漫地。僧便喝。師曰。貪他一粒粟。失却半年糧。紹興乙丑冬。示微疾。丙寅正月九日。請西堂曇

華禪師為座元。繼集主事。付囑殆盡。示訓如常。俄握拳而逝。學者悲慕。茶毗。得五色設利。齒舌右拳無少損。二月二日。塔于寺東劉阮洞前。壽五十三。臘三十五。

台州鴻福子文禪師

上堂曰。不昧不落作麼會。會得依前墮野狐。一夜涼風生畫角。滿船明月泛江湖。上堂。鈎錐不到處。千眼頓開。箭鋒不及時。萬機併會。無邊差別智。三昧總持門。喝一喝則日照天臨。打一棒乃雲行雨施。拈却面前案山子。倒轉舌頭。試為我道一句看。若道不得。三十年後莫道見鴻福來。

福州玄沙僧昭禪師

上堂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麼處。良久。曰。夜行莫踏白。不是水便是石。上堂。撥轉關棧。透出情塵。截斷古今。露箇面目。理事俱到。敲唱雙行。直得泥牛哮吼。露柱驚忙。佛殿走出三門。金剛開口大笑。且道笑箇甚麼。遂曰。自家屋裏事。難為說向人。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平江府南峰雲辯禪師

本郡人也。壯年棄妻孥入閩。依瑞峰章禪師圓顛。旋里。謁穹窿圓禪師。中夜忽有得。述二偈呈圓。圓曰。子雖得入。未至當也。切宜著鞭。乃辭扣諸席。後造圓悟。值入室。纔踵門。悟曰。看脚下。師打露柱一下。悟曰。何不著實道取一句。云。師若搖頭。弟子擺尾。悟曰。你試擺尾看。師翻筋斗而出。悟大笑。由是知名。歸住城西之思憶。移小湖之觀音。晚居南峰。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霸王到烏江。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築壇拜將。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曰。萬里山河獲太平。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龍吟霧起。虎嘯風生。云。向上還有事也無。曰。當面嗟過。僧云。真箇作家。師曰。白日鬼迷人。一日。入城與道俗行至十郎巷。有問。巷在這裏。十郎在甚麼處。師奮臂曰。隨我來。

臨安府靈隱佛海慧遠禪師

眉之眉山人。族彭氏。世業儒。年十三。因兄從釋。師問曰。出家何為。兄曰。求解脫法。師曰。如是我亦可為。遂白母宋氏。願偕往。母欣然。遂事藥師院宗辨為僧。詣大慈習經論。四年。去依靈巖徽禪師。久之。微有契會。圓悟領昭覺。師即之。聞悟普說。忽頓悟。仆於眾。眾掖之。乃曰。吾夢覺矣。至暮。與悟問答無滯。悟大喜。以偈贈之。自此機鋒峻發。紹興乙卯春。眉守以象耳命師開法。不就。是歲圓悟順世。師東下抵淮南。出住蟠龍。遷瑯琊。又移婺普濟。衢定業。光孝郡王趙公令衿。侍郎曾公開。皆問道於師。後居南臺。未幾。過天台。歷護國。國清。鴻福三寺。尚書沉公介守平江。以虎丘久廢。邀師振之。乾道乙丑。敕居崇先。明年。被旨補靈隱。

孝宗皇帝 召入 禁中與酬酢。其道愈尊。癸巳春。特 賜佛海禪師。 上堂曰。道絕名言。法離聞見。打破虛空。成七八片。直饒錮鏃完全。也是由基副箭。 上堂。昨夜來報五參。正值老僧洗脚。起來抖擻精神。末上輸他一著。 上堂。天道虧盈。地道變盈。鬼神害盈。人道惡盈。老僧本貫眉州眉山縣人事。行年癸未十二月十六日巳時建生。自小出家。橫草不拈。豎草不把。路轉山回君自看。南不龜頭北不廈。 上堂。滴水冰生分外寒。凍雲環合鑠峰巒。根塵不昧心珠露。眨上眉毛子細看。 上堂。新歲有來由。烹茶上酒樓。一雙無兩脚。半箇有三頭。穿出神難辨。相逢鬼見愁。倒吹無孔笛。促拍舞涼州。咄。 上堂。好是仲春漸暖。那堪寒食清明。萬疊雲山聳翠。一天風月為隣。在處華紅柳綠。湖天浪穩風平。山禽枝上語諄諄。再三瑣瑣碎碎。囑付叮叮嚶嚶。你且道他叮嚶囑付箇甚麼。卓拄杖曰。記取明年今日。依舊寒食清明。 上堂。舉。僧問睦州。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州曰。昨日栽茄子。今朝種冬瓜。師曰。問者善問不解答。答者善答不解問。山僧今日向飢鷹爪下奪肉。猛虎口裏橫身。為你諸人說箇樣子。登壇道士羽衣輕。呪力雖窮法轉新。拇指破開天地闔。蛇頭擲落鬼神驚。 僧問。十二時中教學人如何用心。曰。蘸雪喫冬瓜。 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曰。木狗頭邊鎌切菜。云。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曰。研槌撩撩飴。 問。即心即佛時如何。曰。頂分丫角。云。非心非佛時如何。曰。耳墜金環。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又作麼生。曰。禿頂修羅舞柘枝。 問。東山水上行。意旨如何。曰。初三十一。不用擇日。 問。文殊是七佛之師。為甚麼出女子定不得。曰。擔頭不挂針。 問。昔有一秀才。作無鬼論。論成。時有一鬼叱曰。你爭奈我何。意作麼生。師以手斫額曰。何似生。僧云。只如五祖以手作鵝鳩鶩。云。谷呱呱。又且如何。曰。自領出去。 問。庵內人為甚麼不知庵外事。曰。拄杖橫挑鐵蒺[卅/梨]。 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曰。脚踏轆轤。 一日。鳴鼓陞堂。師潛坐帳中。侍僧尋之。師忽撥開帳曰。只在這裏。因甚麼不見。僧無對。師曰。大斧斫三門。 問僧。一大藏教是惡口。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僧云。天台普請。南嶽游山。師陞座別曰。阿耨達池深四十丈。濶四十丈。乙未秋。師示眾曰。淳熙二年閏季秋九月旦。開處莫出頭。冷地著眼看。明暗不相干。彼此分一半。一種作貴人。教誰賣柴炭。向你道不可毀。不可讚。體若虛空沒涯岸。相喚相呼歸去來。記取明年正月半。都下喧傳之。果於丙申得辛後一日感微疾。至上元。揮偈安坐而化。偈曰。拗折秤鎚。掀翻露布。突出機先。鴉飛不度。留七日。顏色不異。是月二十五日。塔全身於寺之烏峰。送者幾萬人。世壽七十四。僧臘五十九。

成都府正法建禪師

上堂曰。兔馬有角。牛羊無角。絕毫絕釐。如山如嶽。針鋒上師子翻身。藕竅中大鵬展翼。等閑突過北俱盧。日月星辰一時黑。

溫州雁山靈峰[仁-二+幼]堂中仁禪師

洛陽人也。少依東京奉先院出家。宣和初。賜牒於慶基殿。落髮進具。後往來三藏譯經所。諦窮經論。特於宗門未之信。時圓悟詔居天寧。凌晨謁之。悟方為眾入室。師見敬服。奮然造前。悟曰。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速道。師擬對。悟劈口擊之。因墜一齒。即大悟。竟留天寧。由是師資契合。請問無間。自南渡。隆興初。開法大覺。遷中天竺。次徙靈峯。上堂曰。九十春光已半過。養花天氣正融和。海棠枝上鶯聲好。道與時流見得麼。然雖如是。且透聲透色一句作麼生道。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上堂。舉狗子無佛性話。乃曰。二八佳人刺繡遲。紫荊花下囀黃鸝。可憐無限傷春意。盡在停針不語時。淳熙甲午四月八日。孝宗皇帝詔入。賜座說法。皇帝遂舉不與萬法為侶因緣俾拈提。師拈罷。頌曰。秤鎚搥出油。閑言長語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癸亥中。陞堂告眾而逝。

台州天封覺禪師

上堂曰。無生國裏未是安居。萬仞崖頭豈容駐足。且望空撒手。直下翻身一句作麼生道。人逢好事精神爽。入火真金色轉鮮。

成都府昭覺道祖首座

初見圓悟。於即心是佛語下發明。久之。悟命分座。一日。為眾入室。餘二十許人。祖忽問曰。生死到來。如何回避。眾無對。祖擲下拂子。奄然而逝。眾皆愕眙。亟以聞悟。悟至。召曰。祖首座。祖張目眎之。悟曰。抖擻精神透關去。祖點頭。竟爾趨寂。

南康軍雲居宗振首座

丹丘人也。依圓悟於雲居。一日。因仰瞻鐘閣。倏然契證。有詰之者。振酬以三偈。其後曰。我有一機。直下示伊。青天霹靂。電卷星馳。德山臨濟。棒喝徒施。不傳之妙。於汝何虧。悟見大悅。竟以節操自高。道望愈重。嘗書壁曰。住在千峰最上層。年將耳順任騰騰。免教名字挂人齒。甘作今朝百拙僧。

覺庵道人。祖氏

建寧游察院之姪女也。幼志不出適。留心祖道。趨圓悟之席。於悟示眾語下。了然明白。悟曰。更須颺却所見。始得自由。祖答偈曰。露柱抽橫骨。虛空弄爪牙。直饒玄會得。猶是眼中沙。

令人本明

亡其族里。號明室。自機契圓悟。徧參名宿。皆蒙印可。紹興庚申二月望。親書三偈。寄呈泐潭草堂清禪師。微露謝世之意。至旬末。別親里而終。草堂跋其偈。後為刊行。大慧禪師亦嘗垂語發揚。偈曰。不識煩惱是菩提。若隨煩惱是愚癡。起滅之

時須要會。鷄過新羅人不知。不識煩惱是菩提。淨華生淤泥。人來問我若何為。喫粥喫飯了。洗鉢盂。莫管他。莫管他。終日癡憨弄海沙。要識本來真面目。便是祖師一木叉。道不得底叉下死。道得底也叉下死。畢竟如何。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成都府范縣君者

嫠居歲久。常坐而不臥。聞圓悟被旨歸住昭覺。往禮拜。請示入道因緣。悟令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久無所契。范泣告悟曰。和尚有何方便。令某易會。悟曰。却有箇方便。遂令只看是箇甚麼。後有省。曰。元來恁麼地近那。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五

音釋

[仁-二+幼]於効切 衿音今 謔虛約切 雍他計切 瑄音呈 襪古得切 穌素姑切 酋自秋切 嶺渠勿切 嶼音序 [打-丁+(天/韭)]蘇答切 歆許金切 貂音凋 滉胡廣切 俊素官切 貌音倪 鸞音嶽 鷺食角切 櫛音患 饋作管切 楠音南 榘食荏切 遯音素 歐音區 儼音那 眨側洽切 隆音隆 錮音固 鏘音路 抖音斗 擻音叟 諄章倫切 蘸莊陷切 鑷音簾 呱音孤 擗女白切 愕五各切 眙音怡 嫠音狸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六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

僧 (正受)

編

南嶽第十五世(臨濟十一世楊岐四世)

太平佛鑑慧勲禪師法嗣

常德府文殊心道禪師

眉之丹稜人。族徐氏。年三十。得度具戒。游成都。從師授唯識論。自以為至。有同齊詰之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今目前境象樞然。心識安在。師愕立。遂出關。依谷隱顯禪師。歷十祀。周流江淮。抵舒之太平。遇鑑小參。舉趙州栢樹子話。至覺鐵觜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因疑之。求挂錫。以宴寂為務。一夕。理前話。豁如夢覺。趨丈室。擬敘所悟。鑑首肯後。命分座。政和二年。襄守游公定夫請師開法天寧。未幾。擢大別文殊。上堂曰。師子鬣伸。象王哮吼。雲門北斗裏藏身。白雲因何喚作手。三世諸佛不能知。狸奴白牯却知有。且道作麼生是他知有底事。雨打梨華蛺蝶飛。風吹柳絮毛毳走。上堂。拈拄杖。直上指曰。恁麼時。刺破憍尸迦脚跟。卓一下。曰。恁麼時。卓碎閻羅王頂骨。乃指東畔曰。恁麼時。穿過東海鯉魚眼睛。指西畔曰。恁麼時。塞却西王母鼻孔。且道總不恁麼時如何。今年雨水多。各宜頻曬眼。宣和改元。下 紹改僧為德士。上堂。祖意西來事。今朝特地新。昔為比丘相。今作老君形。鶴氅披銀褐。頭包蕉葉巾。林泉無事客。兩度受君恩。所以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且道即今是甚麼時節。毗盧遮那頂戴寶冠。為顯真中有俗。文殊老叟身披鶴氅。且要俯順時宜。一人既爾。眾人亦然。大家成立叢林。喜得群仙眾會。共酌迷仙酌。同唱步虛詞。或看靈寶度人經。或說長生不死藥。琴彈月下。指端發太古之音。棊布軒前。妙著出神機之外。進一步便到大羅天上。退一步却入九幽城中。只如不進不退一句又作麼生道。直饒羽化三清路。終是輪迴一幻身。二年九月。復僧。上堂。不挂田衣著羽衣。老君形相頗相宜。一年半內閑思想。大底興[襄-(口*口)]各有時。我佛如來預識法之有難。教中明載。無不委知。較量年代。正在於茲。魔得其便。惑亂正宗。僧改俗形。佛更名字。妄生邪解。刪削經文。鑿鉞停音。鉢盂添足。多般矯詐。欺罔 聖君。賴我 皇帝陛下。聖德聖明。不忘付囑。不廢其教。特賜 宸章。頒行天下。仍許僧尼重新披削。實謂寒灰再焰。枯木重榮。不離俗形而作僧形。不出魔界而入佛界。重鳴法鼓。再整頽綱。迷仙酌變為甘露瓊漿。步虛詞翻作還鄉曲子。放下銀木簡。拈起尼師壇。昨朝稽首擎拳。今日和南不審。只改舊時相。不改舊時人。敢問大眾。舊時人是一箇。是兩箇。良久。曰。秋風也解嫌狼藉。吹盡當年道教灰。建炎三年春。示眾。舉臨濟入滅囑三聖因緣。師曰。正法眼藏瞎驢滅

。臨濟何曾有是說。今古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後三月。至閏三月。賊鍾相叛。其徒欲奉師南奔者。師曰。學道所以了生死。何避之有。賊至。師端坐自若。賊扣而不答。即舉槩殘之。血皆白乳。賊駭。引席覆之而去。壽七十二。臘四十二。塔于文殊五髻峯。

韶州南華知覺禪師

蜀之永康人也。久從佛鑑。始蒙印可。繼住太平。法席鼎盛。後奉 旨居南華。上堂曰。此事最希奇。不礙當頭說。東隣田舍翁。隨例得一槩。非唯貫聲色。亦乃應時節。若問是何宗。八字不著人。擊禪牀。下座。上堂。日日說。時時舉。似地擎山爭幾許。隴西鸚鵡得人隣。大都只為能言語。休思惟。帶伴侶。智者聊聞猛提取。更有一般也大奇。貓兒偏解捉老鼠。上堂。以拄杖向空中攪曰。攪長河為酥酪。蝦蟇猶自眼搭眇。卓一下。曰。變大地作黃金。窮漢依前赤肱[骨*歷]。為復自家無分。為復不肯承當。可中有箇漢。荷負得行。多少人失錢遭罪。再卓一下。曰。還會麼。寶山到也須開眼。勿使忙忙空手回。上堂。春光爛熳華爭發。子規啼落西山月。僑梵鉢提長吐舌。底事分明向誰說。啞。

潭州龍牙嚇嚙智才禪師

龍舒人。族施氏。年十八。師事靈隱院道詮。以試經下髮。初謁三祖宗禪師。次依佛鑑。鑑一見。曰。異日大弘楊歧之道。當在爾躬。後見死心。靈源。圓悟。皆冥符前記。由是道聲四播。潭帥服師之名。以嶽麓延請開法。踰三月。遷龍牙。

欽宗皇帝登位。眾官請 上堂。祝 聖已。就座。拈拄杖。卓一下。曰。朝奉疏中道本來奧境。諸佛妙場適來拄杖子已為諸人說了也。於斯悟去。理無不顯。事無不周。如或未然。不免別通箇消息。舜日重明四海清。滿天和氣樂昇平。延祥拄杖生歡嘉。擲地山呼萬歲聲。擲拄杖。下座。上堂。彈指一下。曰。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却三祇劫。若也見得行得。健即經行困即歇。若也不會。兩箇鸚鵡扛箇鼈。示眾。舉。死心和尚小參曰。若論此事。如人家有三子。第一子聰明智慧。孝養父母。接待往來。主掌家業。第二子兇頑狡猾。貪姪嗜酒。倒街臥巷。破壞家業。第三子盲聾啞。菽麥不分。是事無能。只會喫飯。三人中黃龍要選一人用。更有四句。死中有活。活中有死。死中常死。活中常活。將此四句驗天下衲僧。師曰。喚甚麼作四句。三人姓甚名誰。若也識得。與黃龍把手並行。更無纖毫間隔。如或未然。不免借水獻華去也。三人共體用非用。四句同音空不空。欲識三人并四句。金烏初出一團紅。師每登座。凡有所問。皆答曰嚇嚙。故叢林稱之。居龍牙十三載。以清苦蒞眾。衲子敬畏。大帥席公震遷住雲溪。經四稔。紹興戊午八月望。俄集眾。付寺事。仍書偈曰。戊午中秋之日。出家住持事畢。臨行自己尚無。有甚虛空可覓。其垂訓如常。二十三日再集眾。示問曰。涅槃生死。盡是空花。佛及眾生。並為增語。汝等諸人合作麼

生。眾皆下語不契。師喝曰。苦。苦。復曰。白雲湧地。明月當天。言訖。蹶然而逝。火浴日。緇白會送者數千人。慟震林壑。獲舍利五色者夥。併靈骨塔於寺之西北隅。世壽七十有二。臘戒四十有二。

慶元府蓬萊鄉禪師

上坐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且任諸方點頭。及乎樹倒藤枯。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靈利漢這裏著得一雙眼。便見七縱八橫。舉拂子曰。看看。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堂秋水深。上堂。杜鵑聲裏春光暮。滿地落花留不住。瑠璃殿上絕行蹤。誰人解插無根樹。舉拄杖曰。這箇是無根底。且道解開華也無。良久。曰。只應連夜雨。又過一年春。上堂。蓬萊突兀無遮護。鐵壁銀山無入處。有時關棧一時開。放出毒蛇當大路。參禪人。早回顧。莫待臨時生怕怖。荊棘林中暗坐時。百尺竿頭須進步。三十三人老古錐。象轉龍蟠曾指注。休指注。成露布。蚊子上鐵牛。無你下觜處。上堂。舉。法眼道。識得凳子。周匝有餘。雲門道。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師曰。此二老人。一人向高高山頂立。一人向深深水底行。然雖如是。一不是。二不成。落花流水裏啼鸞。閑亭雨歇夜將半。片月還從海底生。

湖州何山佛燈守珣禪師

郡之安吉人。族施氏。甫冠。師寶梵院道才。刼染即謁徑山常悟禪師。久之。隨往隱靜。悟問曰。登天不假梯。徧地無行路時如何。云。清光何處無。悟稱善。師退。謂全衣曰。一語偶投。非解脫法。棄。參廣鑑行瑛禪師。不契。遂造太平。隨眾咨請。彌扣彌深。始知所見未出常情。乃封其衾曰。此生若不徹去。誓不展此。於是晝坐宵立。逾七七日。鑑忽上堂謂眾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聞頓悟。尋語鑑。鑑詰曰。靈雲道。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如何是他不疑處。云。莫道靈雲不疑。只今覓箇疑處了不可得。曰。賢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那裏是他未徹處。云。深知和尚老婆心切。鑑然之。師拜起。呈偈曰。終日看天不舉頭。桃華爛熳始擡眸。饒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即便休。鑑囑令護持。是夕。厲聲謂眾曰。這回珣上座穩睡去也。鑑移蔣山。命分座說法。出住廬陵之禾山。退藏故里。道俗迎居天聖。後徙何山及天寧。上堂曰。轆[車*度]鑽。住出斧。佛祖出頭未輕與。縱使醍醐滿世間。你無寶器如何取。阿呵呵。神山打鑼。道吾作舞。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上堂。舉婆子燒庵話。師曰。大凡扶宗立教。須是其人。你看他婆子雖是箇女人。宛有丈夫作略。二十年筵油費醬。固是可知。一日向百尺竿頭做箇失落。直得用盡平生腕頭氣力。自非箇俗漢知機。泊乎巧盡拙出。然雖如是。諸人要會麼。雪後始知松栢操。事難方見丈夫心。上堂。如來禪。祖師道。切忌將心外邊討。從門所得即非珍。特地埋藏衣裏寶。禪家流。須及早。撥動祖師關棧。抖擻多年布襖。是非毀譽付之空。豎闊橫長渾恰好。君不見寒山老。終日嬉嬉。長年把掃。人問

其中事若何。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參。 僧問。如何是寶中寶。曰。客路如天遠。[仁-二+(亡/大)]門似海深。云。如何是寶中主。曰。長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云。如何是主中寶。曰。相逢不必問前程。云。如何是主中主。曰。一朝權祖令。誰是出頭人。云。寶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曰。向上問將來。云。如何是向上事。曰。大海若知足。百川應倒流。僧禮拜。師曰。珣上座三十年學得底。師入院日。謂眾曰。兄弟如有省悟處。不拘時節。請來露箇消息。雪夜。有僧扣方丈門。師起秉燭。震威喝曰。雪深夜半。求決疑情。因甚麼威儀不具。僧顧眎衣衲。師逐出院。每日。先師只年五十九。吾年五十六矣。來日無多。紹興甲寅。解制退天寧之席。謂雙槐居士鄭績曰。十月八日是佛鑑忌。則吾時至矣。丐還鄞南。十月四日。鄭公遣弟僧道如訊之。師曰。汝來正其時也。先一日不著便。後一日蹉過了。吾雖與佛鑑同條生。終不同條死。明早可為我尋一雙小船子來。如云。要長者。要高者。曰。高五尺許。越三日。鷄鳴。端坐如平時。侍者請辭世偈。師曰。不曾作得。言訖而逝。十一月四日闍維。舌根不壞。郡人陳師顏以寶函藏其家。門弟子奉靈骨塔于普應院之側。

隆興府泐潭明禪師

上堂。舉趙州訪茱萸探水因緣。師曰。趙老雲收山嶽露。茱萸雨過竹風清。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又舉德山托鉢話曰。從來家富小兒嬌。偏向江頭弄畫橈。引得老爺把不住。又來船上助歌謠。

台州寶藏本禪師

上堂曰。清明已過十餘日。華雨闌珊方寸深。春色惱人眠不得。黃鸝飛過綠楊陰。遂大笑。下座。 住烏鎮壽聖日。大慧禪師行化至。師上堂敘謝畢。乃曰。鮑老當年笑郭郎。郭郎舞袖太郎當。及乎鮑老當場舞。鮑老郎當勝郭郎。下座。大慧炷香拜之。

吉州大中祥符清海禪師

初見佛鑑。鑑問。三世諸佛一口吞盡。何處更有眾生可教化。此理如何。師擬進語。鑑喝之。師忽領旨。述偈曰。實際從來不受塵。箇中無舊亦無新。青山況是吾家物。不用尋家別問津。鑑曰。放下著。師禮拜而出。

漳州淨眾佛真了璨禪師

泉南羅氏子。 上堂。顧四眾曰。昨夜安排得兩段禪。末後一句也用不著。今朝打鼓陞堂。一句也未嘗安排。但見諸人簇簇上來。山僧不免胡說亂說。鬚張三。黑李四。箇箇解唱囉囉哩。雖然如是。入著光孝門。未免穿過鬪體。換了眼睛。參。 上堂。重陽九日菊華新。一句明明亘古今。楊廣囊駝無覓處。夜來足跡在松陰。

隆興府谷山海禪師

上堂。一舉不再說。已落二三。相見不揚眉。翻成造作。設使動絃別曲。告往知來。見鞭影便行。望剎竿回去。脚跟下好與三十棒。那湛更向這裏撮摩石火。收捉電光。工夫枉用渾閑事。笑倒西來碧眼胡。卓拄杖。下座。

龍門佛眼清遠禪師法嗣

溫州龍翔竹庵士珪禪師

成都人。族史氏。世宗儒師。妙齡明敏。年十三。求為僧。父母難之。輒不食。伯父使從其志。依城下大慈宗雅剎染。心醉楞嚴。逾五秋。南游。謁玉泉勤。雲蓋智。百丈肅。靈源清。有年。始登龍門。即以平時所得白佛眼。眼曰。汝解心已極。但欠著力開眼耳。遂職堂司。一日。侍立次。問云。絕對待時如何。曰。如汝僧堂中白椎相似。師罔措。眼至晚抵堂司。師復以前話問之。眼曰。閑言語。師於言下大悟。眼曰。今無復言。政和末。和守錢公景述請開法天寧。次遷褒禪。東林及西山。繼徙聖泉。鼓山。尋奉 詔移鴈蕩能仁。紹興乙丑蒙 恩補江心龍翔。上堂曰。萬年一念。一念萬年。和衣泥裏輓。洗脚上床眠。歷劫來事。只在如今。大海波濤湧。小人方寸深。拈起拄杖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既得箇入頭。須有出身一路始得。大眾。且作麼生是出身一路。良久。曰。雪壓難摧澗底松。風吹不動天邊月。卓拄杖。下座。上堂。萬機不到。眼見色。耳聞聲。一句當堂。頭戴天。脚踏地。你諸人只知今日是五月初一。殊不知金烏半夜忙忙去。玉兔天明上海東。以拂子擊禪床。下座。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即迷。諸人向這裏立不得。諸人向這裏住不得。若立則危。若住則瞎。直須意不停玄。句不停意。用不停機。此三者既明。一切處不須管滯。自然現前。一切處不須照顧。自然明白。雖然如是。更須知有向上事。久雨不晴。咄。上堂。一葉落。天下秋。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一塵起。大地收。嘉州打大像。陝府灌鐵牛。明眼漢合作麼生。良久。曰。久旱簷頭句。橋流水不流。卓拄杖。下座。上堂。今朝八月二十五。老禪問你諸人。且道是八月二十五。不是八月二十五。若道不是。是何言歟。若道是。瞞上座即得。爭奈諸聖眼何。乃擊禪床。下座。上堂。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落華有意隨流水。流水無情戀落華。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喝一喝。曰。三十年後莫道能仁教壞人家男女。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云。未審意旨如何。曰。馬便搭鞍。驢便推磨。僧禮拜。師曰。靈利衲僧只消一箇。遂曰。馬搭鞍。驢推磨。靈利衲僧只消一箇。縱使東家明點燈。未必西家暗中坐。西來意旨問如何。多口何師自招禍。問。如何是第一義。曰。你問底是第三義。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意旨如何。曰。一度著地齧。怕見斷井索。問。鶻子深談實相。善說法要。此理如何。

曰。不及鴈銜蘆。問。如何是佛。曰。華陽洞口石烏龜。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曰。金木水火土。羅睺計都星。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曰。作賊人心虛。云。國師三喚侍者又作麼生。曰。打鼓弄胡獠。鼓破胡獠走。丙寅七月十八日。召法屬長老宗範付後事。遺偈曰。前三十一。中九下七。老人言盡處。龜哥眼睛赤。次日。沐浴更衣。申令聲大鐘。亥至。眾集處就座。泊然趨寂。茶毗。送者均獲設利。奉靈骨塔于鼓山。壽六十四。臘五十一。

南康軍雲居高庵善悟禪師

洋之興道人。族李氏。年十一去家。業經得度。有夙慧。聞冲禪師舉武帝問達磨因緣。如獲舊物。遽曰。我既廓然。何聖之有。冲異其語。勉之南詢。蒙授記於龍門。一日。有僧被蛇傷足。佛眼問曰。既是龍門。為甚麼却被蛇齧。師即應曰。果然現大人相。眼益器之。初住吉之天寧。遷雲居。七稔。敕徙金山。以疾辭。得免。上堂曰。少林面壁。懷藏東土西天。歐阜陞堂。充塞四維上下。致使山巍巍而砥掌平。水昏昏而常自清。華非艷而結空果。風不搖而片葉零。人無法而得咨問。佛無心而更可成。野蔬淡飯廷時日。任運隨緣道自靈。畢竟如何。日午打三更。

遂寧府西禪文璉禪師

郡之長江人。族張氏。天姿穎邁。幼從鄉先生趙嗣業。頗通儒。趙以遠大期之。師飄然有出塵志。徑依崇福院希澄。年二十三薙髮。詣成都表言講席。聽圓覺。起信。深得其旨。會圓悟歸昭覺。往依之。久無所入。遂東下謁谷隱顯。洞山淵。復無所證。晚抵龍門。宴坐忘寢食。佛眼憐其為道之篤。一夕。携師縱步至普現坡下。顧師曰。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師於言下證無生忍。佛眼翌日登堂對眾印之。道譽籍甚。閱三年。以母老勾還。眼贈以偈曰。烏石嶺。望州亭。意未舉。道先成。十年辛苦游江海。此日言歸不問程。桑梓無別路。行藏在守護。果熟自然香。記取來時步。復書曰。禪者璉上人。操心珠。入龍岫。得之還故丘。不忘本也。仍率罷參宿衲數十餞之。於是泝流歸肆業。築堂高隱。靖康元。郡守更西禪律居。迎師開法。上堂曰。一向恁麼去。直得凡聖路絕。水泄不通。鐵蛇鑽不入。鐵鎚打不破。至於千里萬里。鳥飛不度。一向恁麼來。未免灰頭土面。帶水拖泥。唱九作十。指鹿為馬。非唯辜負先師。亦乃埋沒己靈。敢問大眾。且道恁麼去底是。恁麼來底是。芍藥華開菩薩面。棕櫚葉散夜叉頭。上堂。諸方浩浩談玄。每日撞鐘打鼓。西禪無法可說。勘破燈籠露柱。門前不置下馬臺。免被傍人來借路。若借路。須照顧。脚下若參差。邯鄲學唐步。上堂。心生種種法生。森羅萬象縱橫。信手拈來使用。日輪午後三更。心滅種種法滅。四句百非路絕。直饒達磨出頭。也是眼中著屑。心生心滅是誰。木人携手同歸。歸到故鄉田地。猶遭頂上一鎚。上堂。正月孟春猶寒。直下言端語端。拈起衲僧鼻孔。穿開祖佛心肝。知有者。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

。不知有者。誰知當面蹉過。迢迢十萬八千。山僧為你重說偈言。大眾。莫教辜負。孟春猶寒。上堂。舉。外道問佛。今日說甚麼法。曰。說定法。明日又問。今日說甚麼法。曰。不定法。云。昨日為甚麼定。今日為甚麼不定。曰。昨日定。今日不定。師曰。昨日與今日。說定說不定。囊中天子敕。塞外將軍令。外道當年入夢鄉。直至如今猶未省。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曰。爪牙已露。云。出窟後如何。曰。龍頭蛇尾。云。出與未出時如何。曰。正好喫棒。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曰。闍梨有許多工夫。紹興十四年十一月。忽示疾。二十八日。端坐訓徒。手書命本院書記希秀嗣法住持。捐囊資益田。瞻眾囑累訖。有請以頌者。師曰。先師龍門最後垂範嘗曰。無世可辭。無法可說。無頌可留。吾豈負先師意耶。語卒而化。壽七十二。臘五十一。

隆興府黃龍牧庵法忠禪師

四明人。族姚氏。七歲師鄞縣國寧道英。十九試經得度。習台教。悟一心三觀之旨而未能泯跡。歷扣名緇。至龍門。觀水磨旋轉。發明心要。述偈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呈佛眼。眼曰。其中事作麼生。云。澗下水長流。眼曰。我有末後一句。待分付汝。師即掩耳而出。乃之廬山。於同安枯樹中絕食清坐。宣和間。湘潭大旱。禱不應。師躍入龍淵。呼曰。業畜。當雨一尺。雨隨至。居南嶽後洞。木食澗飲。侶虎豹猿狖二十年。著正心論十卷。每跨虎出游。儒釋望塵而拜。紹興甲寅秋。樞密折公彥質染疏親往。以勝業力挽開法。師嘉其勤渠乃赴。未幾。移南木。雲蓋。謝事。復應二聖越壇及大滄之請。晚居黃龍。上堂曰。張公喫酒李公醉。子細思量不思議。李公醉醒問張公。恰使張公無好氣。無好氣。不如歸家且打睡。上堂。今朝正月半。有事為君斷。切忌兩眼睛。被他燈火換。上堂。我有一句子。不借諸聖口。不動自己舌。非聲氣呼吸。非情識分別。假使淨名杜口於毗耶。釋迦掩室於摩竭。大似掩耳偷鈴。未免天機漏泄。直饒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若向牧庵門下檢點將來。只得一槩。千種言。萬般說。只要教君自家歇。一任大地虛空七凹八凸。僧問。如何是佛。曰。莫向外邊覓。云。如何是心。曰。莫向外邊尋。云。如何是道。曰。莫向外邊討。云。如何是禪。曰。莫向外邊傳。云。畢竟如何。曰。靜處薩婆訶。問。大眾臨筵。請師舉唱。師豎起拂子。僧云。乞師再垂方便。師擊禪床一下。己巳十一月。示少恙。至望。丈室後有白氣二道搖曳而出。師遽曰。吾期至矣。令集眾。囑付殆盡。引筆書偈而寂。塔于香原洞。掩壙罷。大雪獨覆區所。壽六十。臘四十七。

衢州烏巨雪堂道行禪師

括蒼人。族葉氏。父仲謨。仕二千石。摯心祖道。號見獨居士。母陶氏。夢苾芻抵其室而孕。既生。莊重警敏。甫志學。有出塵志。然書攷屢前列。間從天寧微禪師

游。於言下知歸。以出家陳父母。乃聽。年十九。禮普照覺印英禪師。授僧伽梨。首謁指源潤禪師。無所入。徑之龍門。質其所得。佛眼諭曰。到真實不疑。方有語話分。師無對。一日。舉賢沙築著脚指。師契悟。即趨方丈。眼曰。悟即不無。要是千里之起足。若向箇裏扶持起來。甚生次第事。令侍右。踰八周。辭省親。郡守侍御黃公葆光結庵於黃堂後圃。力致之。建炎二年。中散徐公康國來守是郡。堅請開法於壽寧。次遷法海。天寧。烏巨。大播玄風。後名藩賢侯以甲剎迎之者八。師悉辭。諸方益加尊仰。紹興戊辰。鄱陽守陳公璠命樞密何公若。編修趙公廉裔。躬往虔請。師不得已而從之。上堂曰。會即便會。玉本無瑕。若言不會。碓觜生花。試問九年面壁。何如大會拈華。南明恁麼商確。也是順風撒沙。參。上堂。雲籠嶽頂。百鳥無聲。月隱寒潭。龍珠自耀。正當恁麼時。直得石梁忽然大悟。石洞頓爾心休。虛空開口作證。溪北石僧點頭。諸人總在這裏瞌睡。笑殺陝府鐵牛。上堂。佛說三乘十二分。頓漸偏圓。癡人面前。不得說夢。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癡人面前。不得說夢。臨濟三玄。雲門三句。洞山五位。癡人面前。不得說夢。南明恁麼道。還免得遭人檢責也無。所以古人道。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還有和雪曲底麼。若有。喚來與老僧洗脚。上堂。通身是口。說得一半。通身是眼。用得一槩。用不倒處說有餘。說不到處用無盡。所以道。當用無說。當說無用。用說同時。用說不同時。諸人若也擬議。西峰在你脚底。到國清。眾請上堂。句亦割。意亦割。絕毫絕釐處。如山如嶽。句亦到。意亦到。如山如嶽處。絕毫絕釐。忽若拶通一線。意句俱到俱不倒。俱割俱不割。直得三句外絕牢籠。六句外無標的。正當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傾蓋同途不同轍。相將携手上高臺。上堂。舉。趙州示眾云。老僧除却二時齋粥。是雜用心處。師曰。今朝六月且。行者擊鼓。長老陞堂。你諸人總來這裏雜用心。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驚人句。門云。響。師曰。雲門答這僧話不得。便休却鼓粥飯氣。以當平生。

示眾。黃梅雨。麥秋寒。恁麼會。太無端。時節因緣佛性義。大都須是髑髏乾。二十一年春。示疾。門弟子教授注公喬年至省候。師以後事委之。示以偈曰。識則識自本心。見則見自本性。識得本心本性。正是宗門大病。注曰。爛泥中有刺。莫道不疑好。乃二月九日也。黎明。沐浴易服。加趺而逝。郡守躬營後事。道俗瞻禮。歎未曾有。十七日闍維。胸腋出銀液不斷。皆五色設利也。煙所至累然綴之。人得以市。齒舌不壞。建窆堵波於寺之西。壽六十三。夏四十五。

撫州白楊法順禪師

綿之魏城人。族文氏。神觀秀發。齟時夜視如晝。父母異之。捨出家。依鹽泉香積奉禪師。年十八。落髮受具。崇寧初。徧游禪會。抵襄陽。造谷隱靜覺之室。留數載。聞佛眼說法。龍門即之。一日。眼上堂。舉。傅大士心王銘曰。水中鹽味。色裏

膠青。只聞其有。不見其形。師於言下有省。後觀寶藏迅轉。頓明大法。趨丈室作禮。呈喝曰。頂有異峰雲冉冉。源無別派水冷冷。游山未到山窮處。終被青山礙眼睛。眼笑而可之。龍圖蔣公璨出守是那。服師大名。以白楊迎居。衲子蜂集。上堂曰。好事堆堆疊疊來。不須造作與安排。落林黃葉水堆去。橫谷白雲風卷回。寒鴈一聲情念斷。霜鐘纔動我山摧。白楊更有過人處。盡夜寒爐撥死灰。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少賣弄。得恁麼窮乞相。山僧只向他道。却被你道著。上堂。我手何似佛手。天上南星北斗。我脚何似驢脚。往事都來忘却。人人盡有生緣。箇箇足方頂圓。大愚灘頭立處。孤月影射深灣。會不得。見還難。一曲漁歌過遠灘。

示眾。染緣易就。道業難成。不了目前。萬緣差別。只見境風浩浩。凋殘功德之林。心火炎夕。燒盡菩提之樹。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為眾一似為身。彼此事辦。不見他非己是。自然上敬下恭。佛法日日現前。煩惱時時解脫。師律身清苦。自住山。出入杖笠獨行而已。歲序因袖刺賀郡守。嘗仆雪中。有偈曰。垂老住山寺。參官走道途。前村雪嶺上。[蹟*頁]倒沒人扶。紹興己未五月十一日。感微疾。夜聞曉鐘。遂憑陵喝之。侍僧趨省。已坐亡矣。闍維。收設利。目睛。齒。舌。數珠同靈骨塔于寺之西。壽六十四。臘四十七。

南康軍雲居法如禪師

丹丘臨海人。族胡氏。依護國瑞禪師祝髮登具。備參浙右諸宗匠。晚至龍門。以平日所證白佛眼。眼曰。此皆學解。非究竟事。欲了生死。當求妙悟。師駭然諦信。一日。命主香積。以道業未辨。固辭。眼勉曰。姑就職其中。大有人為汝說法。未幾。晨興。開厨門。望見聖僧。契所未證。入白佛眼。眼曰。這裏還見聖僧麼。師詣前問訊。叉手而立。眼曰。向汝道。大有人為汝說法。師禮拜(示眾機語未見)。

南康軍歸宗真牧正賢禪師

潼川郫縣人。族陳氏。世為名儒。幼從三聖海澄為苾芻。具滿分戒。游成都。依大慈秀公習經論。凡典籍過目成誦。義亦頓曉。秀稱為經藏子。正覺顯禪師見之。令著鞭荷負大法。會圓悟禪師來居昭覺。悟勉之南詢。乃謁死心。靈源。湛堂。皆蒙委寄。遂扣佛眼。一日。入空。眼舉殷勤抱得旃檀樹。語聲未絕。師即頓悟。眼曰。經藏子漏逗了也。自是與師商確淵奧。亶亶無盡。眼稱善。因手書真牧二字授之。紹興己巳。歸宗虛席。郡侯以禮請。堅臥不應。寶文李公懋嘗問道於師。同屬宮強之。乃就。上堂曰。且第一句如何道。汝等若向世界未成時。父母未生時。佛未出世時。祖師未西來時道得。已是第二句。且第一句如何道。直饒你十成道得。未免左之右之。卓拄杖。下座。上堂。良久。召大眾曰。作麼生。若也擬議。賢上座瞞你諸人去也。打地和尚嗔他祕魔巖主擎箇叉兒。胡說亂道。遂將一攪成壘粉。散在十方世界。還知麼。舉拂子曰。而今却在拂子頭上說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還聞麼。閻老子知得。乃云。賢上座。你若相當去。不妨奇特。或不相當。總在我手裏。只向他道。閻老子。你也退步摸索鼻孔看。擊禪床。下座。僧問。久點斯要。已泄真機。學人上來。請師開示。曰。耳朵在甚麼處。云。一句分明該萬象。曰。分明底事作麼生。云。台星臨照。枯木回春。曰。換却你眼睛。

湖州道場正堂明辯禪師

本郡人。族俞氏。年十九。事報本蘊禪師。圓顱受具。辭謁徑山妙湛慧禪師。慧移補淨慈。因與月堂昌。翠巖宗往扣保寧璣禪師及諸名宿。晚依佛眼。眼問。從上祖師方冊因緣許你會得。忽舉拳曰。這箇因何喚作拳。師擬對。眼築其口曰。不得作道理。於是頓去知見。遂作禮。眼曰。這鈍漢。師笑而趨出。後造道林。參圓悟禪師。深蒙印可。既而旋里。父母亡。乃廬其墓。待制葛公勝仲訪師議論。警合守郡日檄徐簿敦濟。以天聖致請。師遁古墓中。使者往返數四。後為吏所跡。不得辭。久之。左丞葉公夢得以積善命為第一祖。謝事庵居。作頌古百首。繼住何山。眾數千指。又遷道場。徙衛林。為鼻祖。上堂曰。猛虎口邊拾得。毒蛇頭上安排。更不釘樁搖櫓。回頭別有生涯。婆子被我勘破了。大悲院裏有村齊。上堂。淨五眼。湧金春色晚。得五力。吹落碧桃華。唯證乃知難可測。卓拄杖曰。一片何人得。流經十萬家。上堂。三祖道。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當時老僧若見。便與一擱。且道是憎耶。是愛耶。近來經界稍嚴。不許詭名挾佃。解夏上堂。十五日已前不得去。少林雙履無藏處。十五日已後不得住。桂子天香和雨露。正當十五日。又且如何。阿呵呵。風流不在著衣多。育王遺書至。上堂。黃龍頭角從來異。不與今時歲月爭。復妙回途何處去。月明終夜照虛堂。嗚呼。無示老人。道傳龍岫。德播寰中。居常吒吒呀呀時。塞斷天下人舌頭。有時玲瓏玲瓏時。通透卓長靈鼻孔。驢脚行時收佛手。誰是知音。拳頭舉處覓生緣。了無向背。三十載入泥入水。今年五月十三日。始見長人回途。大地覓無蹤。只有衲僧知去處。山僧今日盡施三昧。大展神通。直得蕩蕩地絕絲毫。巍巍然無背面。猶覓他蹤跡不得。適來為甚麼却道衲僧知去處。還道得麼。拄杖子忍俊不禁。為你諸人道去也。卓一下。曰。春前得雨華開早。秋後無霜葉落遲。上堂。舉。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師曰。我疑千年蒼玉精。化為一片秋水骨。海神欲護護不得。一旦鰲頭忽擎出。上堂。舉。須菩提持鉢維摩詰家。滿盛香飯。云。汝能謗於佛。毀於法。不入眾數。乃可取食。須菩提不知是義。置鉢而去。師曰。當時若有箇漢。倒拈蝎尾。逆捋虎鬚。擺手出荊棘林。纔見他道。謗於佛。毀於法。不入眾數。乃可取食。但對他道。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直饒淨名老人。也須倒退三千里。上堂。華開隴上。綻柳堤邊。黃鶯調叔夜之琴。芳草入謝公之句。何必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非唯水上覓漚。已是眼中著屑。擘開胸曰。汝等當觀吾紫磨金色之身。今日則有。

明日則無。大似無風起浪。全不知羞。且道今日事作麼生。好箇迷逢達磨。不知誰解承當。雙槐居士鄭參議入山。上堂。佛鑑腦後眼不親。瞎却何山珣佛燈。佛燈照破四天下。又被禹功吹滅却。從茲大地黑漫漫。物物拈來總一般。試問一般何所似。蓮華在水葉長乾。禹功參議中。大使旆俯臨。既是屋裏人。方說屋裏話。不欲世諦飾詞。浼瀆台聽。今日到這裏。所以楊歧門下鍋子大小。枸柄短長。鼻孔輕重。一時被他覷見了也。汝等諸人各自照顧。雖然如是。要且有一處未知端的。且道道場八功德池水深多少。有幾箇赤梢鯉魚。且寬數日。方知底裏。始信道場逐日吞却三箇四箇。吐却七箇八箇。豈不見百靈和尚問龐居士曰。居士得力句。還曾舉似人麼。云。曾舉來。曰。舉似阿誰。龐以手指曾云。龐公。龐却問。百靈阿師得力句。還曾舉似人麼。曰。曾舉來。云。舉似阿誰。靈戴笠子便行。龐云。善為道路。師曰。龐公大似堂前開飯店。經紀屋裏人。百靈正如馬前相撲。步步不虧。今日忽有人問道場。如何是參議見佛燈得力句。只向道。上士由山水。中仁坐竹林。渠若云。曾舉似人麼。只向道。立行方回也。文才比仲壬。上堂。舉瀋山問仰山天寒人寒話。師曰。一問一答。玉線交羅。雲錦段成。了無滲漏。若也見得。方知瀋仰父子唱拍相隨。其或未然。更為諸人頌出。吹盡風流大石調。唱出富貴黃鍾宮。舞腰催拍月當曉。更進蒲萄酒一鍾。上堂。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師曰。若於這一句下見得。千句萬句一時百雜碎。遂喝曰。切忌立地作夢。且道畢竟如何。狗子佛性有。毗盧愛飲彌勒酒。狗子佛性無。文殊醉倒普賢扶。扶到家中全酩酊。胡言漢語罵妻孥。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曰。七尺八尺。云。出水後如何。曰。三尺四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毒蛇無角最威獰。云。便恁麼會時如何。曰。梁山務長。云。只如教意又作麼生。曰。長江滾不休。問。如何是曹洞宗。曰。鶴宿梧枝。云。如何是雲門宗。曰。木馬上金梯。云。如何是瀋仰宗。曰。目前無異草。云。如何是臨濟宗。曰。我終不向你說。問。如是何佛。師乃鳴指三下。問。語點涉離微。如何通不犯。曰。橫身三界外。獨脫萬機前。云。只如風冗道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華香。又作麼生。曰。說這不啣[口*留]漢作麼。云。嫩竹搖金風細細。百華鋪地日遲遲。曰。你向甚麼處見風冗。云。眼裏耳裏絕瀟灑。曰。料掉沒交涉。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曰。未過冬至莫道寒。云。出水後如何。曰。未過夏至莫道熱。云。出與未出時如何。曰。三十年後不要錯舉。問。如何是佛。曰。無柴猛燒火。云。如何是法。曰。貧做富裝裹。云。如何是僧。曰。賣扇老婆手遮日。云。如何是和尚栗棘蓬。曰。不答此話。云。為甚麼不答。師大笑曰。吞不進。吐不出。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曰。古墓毒蛇頭戴角。云。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曰。虛空笑點頭。云。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曰。石人拍手笑呵呵。云。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曰。布袋裏猪頭。云。四喝已蒙師指示。向上還有事也無。曰。有。云。如何是向上事。曰。鋸解秤鎚。隨聲便喝。佛眼禪師忌。師拈香曰。龍門和尚。闍

提潦倒。不信佛法。滅除禪道。搗破毗盧向上關。猫兒洗面自道好。一炷沉香爐上然。換手槌胸空懊惱。遂搖手曰。休懊惱。以坐具搭肩上。作女人拜曰。莫怪下房媳婦觸忤大人好。室中垂問曰。猫兒為甚麼愛捉老鼠。又曰。板鳴因甚麼狗吠。紹興二十七年二月上澣。遊寺之西原。指地謂侍僧。令役工治小塔。三月旦示少恙。翌日衛侯遣醫來。師笑曰。藥能愈人。世無死者。寄語衛公佐國厚自重。初六日。侍僧告塔將就。師遣擊鼓集眾。師登座。拈拄杖於左邊卓一下。曰。三十二相無此相。於右邊卓一下。曰。八十種好無此好。僧瑤一筆。畫成誌公。露出藁草。又卓一下。顧大眾曰。莫懊惱。直下承當休更討。下座。歸方丈。儼然跌坐而逝。壽七十有三。夏五十有四。火後。收靈骨設利藏所建之塔。曰仙人山。

潭州方廣深禪師

僧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未審意旨如何。曰。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世奇首座

者。成都人也。遍依師席。晚造龍門。一日。因請益次。大豁所疑。眼命分座。奇固辭曰。此非細事也。如金針刺眼。毫髮若差。睛則破矣。願生生居學地而自煅煉。眼尤尚之。暮年。學者力請。不容辭。因說偈曰。諸法空故我心空。我心空故諸法同。諸法我心無別體。只在而今一念中。且道是那一念。眾罔措。奇喝一喝而終。

溫州淨居尼慧溫

示眾。舉。法眼上堂云。三通鼓罷。簇簇上來。佛法人事。一時周畢。溫曰。山僧道。三通鼓罷。簇簇上來。拄杖不在。苕帚柄聊與三十。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六

音釋

稜盧登切 樅音窻 愕逆各切 斨齒兩切 讖楚禁切 槩音朔 啞於雅切 鵠音慈 暗音音 羈丑忍切 珣音荀 衾區音切 [車*度]達各切 抖音斗 擻音叟 械古得切 泐音勒 褒補刀切 薙丈九切 櫓祖紅切 泯音敏 凹於交切 凸徒結切 藩方煩切 翻蒲禾切 孺音孰 剗楚限切 液音亦 灣烏還切 鄴音妻 疊音尾 擊渠京切 擗吉獲切 壑賤西切 櫓音魯 呀虛加切 捋郎括切 擘博厄切 滲所禁切 唧子栗切 掉徒弔切 闡齒善切 潦音老 藁古老切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七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

僧 (正受)

編

南嶽第十五世(臨濟十一世楊岐四世)

開福道寧禪師法嗣

潭州大瀉月庵善果禪師

信之鉛山人。族余氏。幼孤。依七寶元泱下髮。游方至鵝湖。聞二童子戲語。師有省。遂至雲居。一日。有僧自黃龍來。問。死心室中如何為人。云。每舉雲門話墮因緣問學者。子那裏是話墮處。師聞。心大慶快。即趨黃龍。蒙印可。死心謝事。乃往開福。語尤契。命分座。福垂入寂。以麈尾授師。師力辭。福曰。大法末運。賴汝以興。無拒。福歿。師憩湘西。會佛果禪師住道林。命典藏。為眾秉拂。師提綱罷。舉。乾峰示眾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眾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峰云。典座來日不得普請。師曰。乾峰平地生堆。韶石因風起浪。雖然合水和泥。千古叢林榜樣。既是叢林榜樣。為甚麼合水和泥。要會麼。不入洪波裏。爭見弄潮人。佛果為擊節。自爾有聞。郡守曾公孝序以上封請師出世。繼補道吾。福嚴。徙閩中黃檗及東。西禪。晚居大瀉(兩住福嚴)。上堂曰。奚仲造車一百輛。拈却兩頭除却軸。以拄杖打一圓相。曰。且莫錯認定盤星。卓一卓。下座。上堂。八月秋。何處熱。向上事。時時說。撥轉天關。放迴地軸即不問。且道黃金為地。白銀為屋。是甚麼人居止。良久。曰。巍巍聖德遇三皇。歷歷清光吞二曜。上堂。言語道斷。物我皆如。義路不生。風雲會合。直得玄關大啟。正眼流通。匝地光輝。呈祥顯瑞。然雖恁麼。且應物無私一句作麼生道。喝一喝。曰。頭頭無取捨。處處絕親疎。上堂。是法不可示。言詞相寂滅。擊破太虛空。萬里一條鐵。諸禪德。適來話頭道甚麼。若也見得。功不浪施。其或未然。只知犯重障菩提。不見如來真秘訣。擊禪床。下座。謝供頭上堂。解猛虎頷下金鈴。驚羣動眾。取蒼龍冗裏明珠。光天照地。山僧今日到此讚歎不及。汝等諸人合作麼生。豎起拂子曰。眨上眉毛。速須薦取。擲拂子。下座。僧問。達磨九年面壁時如何。曰。魚行水濁。云。二祖禮三拜。為甚麼却得其髓。曰。地肥茄子大。云。只如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明甚麼邊事。曰。賊以贓為驗。云。有時乘好月。不覺過滄洲。曰。閻梨無分。問。如何是月庵。曰。丹青畫不成。云。如何是月庵家風。曰。生鐵鑄就。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曰。驗盡當行家。云。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又作麼生。曰。風吹日炙。云。瀉山呵呵大笑響。曰。波斯讀梵字。云。道吾推倒泥裏。瀉山不管。此意又且如何。曰。有理不在高聲。云。羅山道。道吾是撮馬糞漢。又作麼生。曰。多口阿

師。云。今日足見老師七通八達。曰。仰面哭蒼天。僧禮拜。師曰。過。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曰。乾坤無異色。云。出水後如何。曰。徧界有清香。紹興壬申正月十三。寢疾。書別知舊。十九。集大眾。勉令進道。書偈已。談笑而逝。二月八日。奉全身塔于寺之西峰。壽七十四。臘五十八。

五祖表自禪師法嗣

蘄州龍華高禪師

上堂曰。象王行。師子住。赤脚崑崙眉卓豎。寒山拾得笑呵呵。指點門前老松樹。且道他指點箇甚麼。忽然風吹倒時。好一堆柴。

大隨南堂元靜禪師法嗣

簡州南巖勝禪師

上堂。舉拂子示眾曰。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會麼。即心即佛幾人知。立雪齊腰只得皮。四海浪平龍玩寶。儘他螻蟻撼須彌。非佛非心絕謂情。玄途鳥道急回程。爍迦羅眼存機變。莫守寒巖異草青。心佛物兮俱不是。坐斷舌頭除藥忌。橫拈倒用總由他。活捉魔群穿却鼻。擲拂子。下座。上堂。召大眾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分明在半途。且道到家一句又作麼生。釋迦彌勒沒量大。看來猶只是他奴。僧問。放行五位即不問。把定三關事若何。曰。橫按鎊錘全正令。云。把定三關蒙指示。放行五位又如何。曰。太平寰宇斬癡頑。云。恁麼則南巖門下。土曠人稀。曰。靈利衲僧。只消一點。云。自古自今。同生同死時如何。曰。家賊難防。云。今日學人小出大遇去也。師便打曰。須是老僧打你始得。僧禮拜。師曰。切忌詐明頭。

常德府梁山廓庵師遠禪師

合川魯氏子。上堂曰。今朝二月半。百華開爛熳。雲繞翠峰頭。鶯啼楊柳岸。觀音借路行。文殊分主伴。獨有解空人。支筇渾不管。直饒天外雨華飛。翻覆都來是這漢。且道如何是這漢。喫茶去。上堂。舉達磨見武帝。師曰。堯風舜日兩依依。一片虛凝截萬機。何必胡僧親付囑。如人飲水自家知。上堂。五日一番陞座。拈出現成行貨。大眾普請商量。恰是老僧罪過。既是大眾商量。因甚麼恰成老僧罪過。不見道。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臥。上堂。舉楊歧三脚驢子話。師召大眾曰。揚其湯者。莫若撲其火。壅其流者。莫若杜其源。此乃智人之明鑒。佛法之至論。正在斯焉。這因緣。如今叢林中提唱者甚多。商量者不少。有般底。只道宗師家無必固。凡有所問。隨口便答。似則也似。是則未是。若恁麼。只作得箇乾無事會。不見楊歧用處。乃至祖師。千差萬別。方便門庭。如何消遣。又有般底。只向佛邊會。却與自己沒交涉。古人道。凡有言句。須是一一銷歸自己。又作麼生。又有般底。一向只作自己會。棄却古人用處。唯知道明自己事。古人方便却如何消遣。既消遣不下。却似抱橋

柱澡洗。要且放手不得。此亦是一病。又有般底。却去脚多少處會。若恁麼會。此病最難醫也。所以他語有巧妙處。參學人卒難摸索。纔擬心則差了也。前輩謂之楊歧宗旨。須是他屋裏人到恁麼田地。方堪傳授。若不然者。則守死善道之謂也。這公案直須還他透頂徹底漢。方能了得。此非止禪和子會不得。而今天下叢林中出世為人底。亦少有會得者。若要會麼。直向威音那畔空劫已前輕輕覷著。提起便行。捺著便轉。却向萬仞峰前進一步。可以籠罩古今。坐斷天下人舌頭。如今還有恁麼者麼。有則出來道看。如無。更聽一頌。三脚驢子弄蹄行。直透威音萬丈坑。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大忙生。湖南長老誰能會。行人更在青山外。

嘉州能仁默堂悟禪師

上堂。舉趙州訪二庵主。師曰。一重山盡一重山。坐斷孤峰子細看。霧卷雲收山嶽靜。楚天空闊月輪寒。

合州鈎魚臺石頭自回庵主

郡之石照人。世為石工。嘗參禮報恩璉禪師。求安心法。璉諭之。因棄家為道人。一日。於大隨出石次。心光頓發。往見南堂。蒙印可。堂授以僧服後庵居。學者從之。示眾曰。參禪學道。大似井底叫渴相似。殊不知塞耳塞眼。回避不及。且如十二時中行住坐臥。動轉施為。是甚麼人使作。眼見耳聞何處不是路頭。若識得路頭。便是大解脫路。方知老漢與你證明。山河大地與你證明。所以道。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諸仁者。大凡有一物當途。要見一物之根源。一物無處。要見一物之根源。見得源源。源無所源。所源既非。何處不圓。諸禪德。你看老漢有甚麼勝你處。諸人有甚麼不如老漢處。還會麼。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

彭州士溪智陀子言庵主

綿之彰明人。初至大隨。聞舉石頭和尚示眾偈。倏然領旨。歸隱士溪。懸崖絕岳間有石若蹲異獸。言鑿以為室。中發異泉。無涸溢。四眾訝之。居三十年。化風盛播。室成日。作偈曰。一擊石庵全。縱橫得自然。清涼無暑氣。涓潔有甘泉。寬廓含沙界。寂寥絕眾緣。箇中無限意。風月一床眠。

劔門南修造者

淳厚之士。自大隨一語契投。服勤不怠。歸謁崇化贊禪師。坐次。贊以宗門三印問之。南曰。印空印泥印水。平地寒濤競起。假饒去就十分。也是靈龜曳尾。

淨因躡庵繼成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佛燈如勝禪師

上堂曰。人人領略釋迦。箇箇平欺達磨。及乎問著宗綱。束手盡云放過。放過即不無。只如女子出定。趙州洗鉢盂。又作麼生話會。鶴有九臯難翫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無為軍冶父實際道川禪師

姑蘇玉峰人。為懸之弓級。聞東齊謙首座為道俗演法。遂從之。習坐不倦。一日。因是不職。尉笞之。師於杖下大悟。辭依謙。謙為改名道川。且曰。汝舊呼狄三。今名道川。川即三耳。此去能豎起脊梁。了辨箇事。其道如川之增。若放倒。則依舊狄三也。師銘於心。建炎初圓頂。游方至天峰。躡庵與語鋒投。庵稱善。歸憩東齊。道俗愈敬。有以金剛般若經請問者。師為頌之。今盛行於世。隆興改元。殿撰鄭公喬年漕淮西。適冶又虛席。迎開法。上堂曰。群陰剝盡一陽生。草木園林盡發萌。唯有衲僧無底鉢。依前盛飯又盛羹。上堂。舉。雪峯一日登座召眾云。看看東邊底。又云。看看西邊底。汝若要會。拈拄杖擲下云。向這裏會取。師曰。東邊覷了復西觀。拄杖重重話歲寒。帶雨一枝華落盡。不煩公子倚闌干。

青原第十五世(雲門九世)

雪竇明禪師法嗣

密州[山*耆]山寧禪師

上堂曰。有時孤峰頂上嘯月眠雲。有時大洋海中翻波走浪。有時十字街頭七穿八穴。諸人還相委悉麼。樟樹華開盛。芭蕉葉最多。僧問。全身放下時如何。曰。既是全身。何消放下。云。直是步步不將來。心心無處所。曰。亦無步步。云。不見道。直須步步踏著。曰。落在功勳。云。不涉功勳。爭得到這裏。曰。庭前樹子。一任風吹。云。而今四海清如鏡。暢快漁翁把釣輪。曰。不見鯨鯢上玉鈎。

淨慈月堂佛行昌禪師法嗣

臨安府五雲悟禪師

茗溪人。謁月堂於何山。入室次。堂舉雲門須彌山問之。擬對。堂以拂子擊其口。師即契悟。命為侍者。後謁諸方。皆蒙許可。月堂被旨居靈隱。師歸省。堂延為座元。未幾。出住五雲。宿衲所向。上堂。謂眾曰。月堂老漢道。行不見行。是箇甚麼。坐不見坐。是箇甚麼。著衣時不見著衣。是箇甚麼。喫飯時不見喫飯。是箇甚麼。山野雖與他同床打睡。要且各自做夢。何故。行見行。坐見坐。著衣時見著衣。喫飯時見喫飯。無有不見底道理。亦無箇是甚麼。諸人且道老漢底是。五雲底是。拈拄杖。卓一下。曰。桃紅李白薔薇紫。問著春風總不知。乾道戊子秋。回冷泉。為西堂。十二月望。示微疾。至二十四夜。請堂頭首座龍華本禪師為眾普說。敘師出處及得法(師未開堂故也)。躬起爇香。至四鼓。危坐不動。侍僧清隱請偃息。師曰。更少時。鐘鳴報我。鐘既鳴。書三偈付隱。一遺龍華。以二別月堂。顧隱曰。更寫一紙辭眾。如何。隱曰。諾。復大書曰。倒跨楊歧三脚驢。拗折雲門一條杖。禪流更擬問如何。江西十八灘俱漲。隱曰。莫更有在。師斂手而逝。龕留五日。顏如生。目微開。時國使入山。觀者如市。火浴。目睛舌本身根不壞。

瑞巖寂室惠光禪師法嗣

臨安府中天竺癡禪元妙禪師

雙溪東陽人。族王氏。年十二。去家圓具。習台教。去依寂室於國清。聞舉索命話。師有省。撫屏大笑。辭謁西禪淨禪師。淨使職堂司。一日。舉興化打克賓公案問師。師曰。知恩方解報恩。淨打曰。多人作此見解。師頓領。及寂室 詔補靈隱。擢為第一座。自開法靈石。凡四坐道場。 上堂曰。靈石說禪癡操。動著七顛八倒。觀妙理玄言。恰似屎坑。視諸佛祖師。猶如糞埽。罵詈懵懂禪和。排斥杜撰長老。有時讚歎。使一一人面前喜歡。有時耻剝。教一一人人肚裏煩惱。雖然九凸十凹。鬪湊將來恰好。敢問大眾。且道那裏是恰好處。提拄杖曰。還見麼。直饒向這裏見得個儻分明。須知更有一處。未免殺訛。遂橫按曰。還委悉麼。東籬綻黃菊。秋雨滴青莎。

上堂。黃昏雞報曉。半夜日頭明。驚起雪師子。瞪開紅眼睛。 上堂。去年梅。今歲柳。顏色馨香。喝一喝。良久。曰。若不得這一喝。幾乎道著依舊。且道道著後如何。眼睛突出。 上堂。舉南泉喫油糞。師曰。南泉肚裏飽齣齣。莊主雖饑解點頭。侍者只聞歌樂響。不知洪飲在高樓。 僧問。如何是截斷眾流句。曰。佛祖開口無分。云。如何是函蓋乾坤句。曰。匝地普天。云。如何是隨波逐浪句。曰。有時入荒草。有時上孤峰。隆興改元。師以足疾。退藏[橘-矛+佳]李李氏庵。明年七月。作書偈。別參政周公葵及道俗。問侍者立秋近遠。以十一日對。至期。書偈而逝。火浴。舌睛齒齦不化。設利璨然。歸塔于寺之稽留峰。壽五十有四。

嶽麓海禪師法嗣

荊門軍玉泉思達禪師

僧問。如何是一印印空。曰。萬象收歸古鑑中。云。如何是一印印水。曰。秋蟾影落千江裏。云。如何是一印印泥。曰。細觀文彩未生時。

圓覺曇禪師法嗣

撫州靈巖圓日禪師

嘉興崇德人。年二十六。投千金妙冲為頭陀。數暮落髮。不善書。唯務宴寂。夜設香鼎於前。昏睡即引指爇之。不兩月。盡一指。後聞維那白犍椎發明。往依圓覺有年。辭扣諸方。歸侍次。問云。文殊與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敘語未終。覺喝曰。你擬向默然處塚根那。所疑冰釋。命分座。隆興初。住靈巖。後居圓覺。 上堂曰。悟無不悟。得無不得。九年面壁空勞力。三脚驢兒跳上天。泥牛入海無蹤跡。為甚麼如此。九九八十一。 上堂。舉。南泉示眾曰。馬大師說即心即佛。王老師不恁麼。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倒腹傾腸幾箇知。更無絲髮可相依。直饒徹底承當去。也落他家第二機。

青原第十五世(洞山十一世)

天童大休宗瑀禪師法嗣

慶元府雪竇足庵智鑒禪師

上堂曰。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一夜落華雨。滿城流水香。

雪竇聞庵嗣宗禪師法嗣

泰州如臯廣福微庵道勒禪師

邑之俞氏子。上堂曰。祖師正令。不通水泄。放一線開。露柱饒舌。寒時須寒。熱時須熱。無欠無餘。應時應節。一切成現。休強分別。纔入思惟。便成剩說。不入思惟。只得一槩。是則金剛眼睛。不是則黃泥土捏。上堂。舉。僧問同安。如何是和尚家風。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向紫微。云。忽遇客來。將何祇待。曰。金果早朝猿摘至。玉華晚後鳳銜來。師曰。廣福即不然。有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只向道。翠竹叢邊歌款乃。碧巖深處臥煙蘿。忽遇客來。將何祇待。沒底籃兒盛白月。無心盃子貯清風。

善權法智禪師法嗣

紹興府超化藻禪師

開爐日。上堂曰。雪滿寒窻。燒盡丹霞木佛。冰交野渡。凍殺陝府鐵牛。直得寒灰發焰。片雪不留。任運縱橫。現成受用。諸禪德要會麼。衲帔蒙頭坐。冷暖了無知。

南嶽第十六世(臨濟十二世黃龍五世)

光孝果愍禪師法嗣

廣德軍光孝初首座

分座日示眾。舉風幡話。至仁者心動處。乃曰。祖師恁麼道。賺殺一船人。今時衲僧不可也恁麼會。既不恁麼會。畢竟作麼生。良久。曰。六月好合醬。切忌著鹽多。

祥符立禪師法嗣

湖南報慈淳禪師

上堂曰。青眸一瞬。金色知歸。授手而來。如王寶劍。而今開張門戶。各說異端。可謂古路坦而荊棘生。法眼正而還自翳。辜負迺祖。埋沒己靈。且道不埋沒。不辜負。正法眼藏畢竟如何話會。有吐露得底。試出來道看。如無。擔取詩書歸舊隱。野華啼鳥一般春。

育王無示介謚禪師法嗣

南劍州西巖宗回禪師

雙溪人。久依無示。深得法忍。紹興己巳春。寺僧以茶禁聞有司。吏捕知事。師謂眾曰。此事不直之。則罪坐於我。若自直。彼復得罪。不忍為也。令擊鼓陞堂。師遂登座說偈曰。縣吏追呼不暫停。爭如長往事分明。從前有箇無生曲。且喜今朝調已成。言訖。瞑目而逝。餘語未見。

台州萬年心聞曇實禪師

永嘉人。上堂曰。一見便見。八角磨盤空裏轉。一得永得。辰錦朱砂如墨黑。秋風吹渭水。已落雲門三句裏。落葉滿長安。幾箇而今被眼瞞。豎拂子曰。瞞得瞞不得。總在萬年手裏。還見麼。華頂月籠招手石。斷橋水落捨身巖。僧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曰。賊過後張弓。

高麗國坦然國師

少嗣王位。欽鄉宗乘。因海商方景仁抵四明。錄無示語歸。師閱之。啟悟。即棄位圓顛。作書以語要及四威儀偈。令景仁呈無示。示答曰。佛祖出興於世。無一法與人。實使其自信。自悟。自證。自到。具大知見。如所見而說。如所說而行。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相與證明。其來久矣。後復通嗣書。獻其國所賜磨衲袈裟。山錦拜褥。青磁香爐等。洎開堂語錄。其書略曰。生死海廣。劫殫罔通。得遇本分宗師。以三要印子。驗定其法。實謂龜盲值浮木孔耳。

慶元府天童慧航了朴禪師

七閩人(行實未詳)。上堂曰。酷暑如焚不易禁。炎炎赫赫欲流金。夜明簾外無人到。靈木迢然博綠陰。上堂。久雨不晴。半睡半醒。可謂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遂喝曰。住。住。內卦已成。更求外象。卓拄杖曰。適來擲得雷天大壯。如今變作地火明夷。上堂。牛皮鞞露柱。露柱啾啾叫。燈籠佯不知。虛明還自照。殿脊老蚩勿。聞得呵呵笑。三門側耳聽。就上打之遶。譬如十日菊。開徹阿誰要。阿呵呵。未必秋香一夜衰。熨斗煎茶不同銚。室中問僧。賊來須打。客來須看。只如三更夜半。人面似賊。賊面似人。作麼生辨。

臨安府龍華無住本禪師

廣德人。上堂。舉。雲門大師拈起胡餅云。我只供養兩浙人。不供養向北人。眾無語。自代云。天寒日短。兩人共一椀。師曰。韶陽老漢。言中有響。痛處著錐。檢點將來。翻成毒藥。諸人要會麼。半在河南半河北。一片虛疑如墨黑。冷地思量愁殺人。叵耐雲門這老賊。老賊。下座。更不巡堂。

道場普明慧琳嗣師法嗣

臨江軍東山吉禪師

因李朝請與甥蕪林居士向公子諷訪之。遂問。家賊惱人時如何。師曰。誰是家賊。李豎拳。師曰。賊身已露。云。和尚莫誣罔人好。曰。賊證現在。李無語。師示以偈曰。家賊惱人孰奈何。千聖回機只為他。徧界徧空無影跡。無依無倚絕籠羅。賊。賊。猛將雄兵收不得。疑殺天下老禪和。笑翻鬧市古彌勒。休。休。不用將心向外求。回頭瞥爾賊身露。并賊捉獲世無儔。世無儔。真可仰。從茲不復誇伎倆。貼貼安邦立業時。萬象森羅齊拊掌。後首眾於閩之開元。食時停筯而化。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七

音釋

昕許斤切 [工*(老/目)]音耆 謔時壬切 浹即協切 輻音福 頷尸感切 眨音筭 [(冰-水+斬)/耳]足止切 鑊音莫 鄒音耶 捺女點切 罩陟教切 璉力展切 涸曷各切 溢音逸 贊於倫切 翥章庶切 蹠謨官切 漕在到切 勛音熏 鯢音倪 蕪儒劣切 歧音祁 拗於絞切 懵母總切 懂行董 湊千候切 個他力切 殺何交切 瞠抽庚切 饗才咨切 勦呼[仁-二+(亡/大)]切 顱音盧 [怡-台+建]居言切 欸音[示*(由/大)] 乃音藹 閩音民 鞞摸官切 啾即由切 芻音吻 薌音香 譚音因 誣音巫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八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

僧 (正受)

編

南嶽第十六世(臨濟十二世楊岐五世)

徑山大慧普覺宗杲禪師法嗣

福州西禪懶庵鼎需禪師

長樂人。族林氏。幼舉進士。有聲。年二十五。因讀遺教經。忽曰。幾為儒冠誤。欲去家。母難之以親迎在期。師乃絕之曰。天桃紅杏。一時分付春風。翠竹黃華。此去永為道伴。竟依保壽樂禪師為比丘。探蹟方外。踰十年歸里。庵于窮谷之麓。佛心挽師出山。首眾于鹿溪。紹興初。大惠來洋嶼。師謁之。一日。入室。惠問。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時如何。師即大徹。慧曰。此正是汝放身命處。未幾。慧移小溪。令分座。由是得聲。泉守請開法延福。後退處洋嶼。八年。挽居東。西禪。上堂曰。太虛挂劍。用顯吾宗。按坐神威。如何近傍。縱具迴天轉地。電卷星馳底手段。要且不堪勅敵。而今還有別休咎者麼。便請從東過西。不妨水雲自若。如其稍涉遲回。直是一槌粉碎。喝一喝。下座。上堂。懶翁懶中懶。最懶懶說禪。亦不重自己。亦不重先賢。又誰管你地。又誰管你天。物外愴然無箇事。日上三竿猶更眠。上堂。眾方集定。師曰。靈利人不勞再舉。便下座。元宵上堂。心如皎月連天照。性似寒潭徹底清。無價夜光人不識。夢中虛度幾千春。豎拂子曰。阿呵呵。燈光王如來向這拂子頭上放大光明。照大千界。未審諸人還見麼。若也見得。青春無虛度。若也未見。有眼如盲。見與不見。拈放一邊。忽若毗嵐風起。驟雨傾盆。正恁麼時。且道燈光王如來在甚麼處。喝一喝。曰。莫瞌睡好。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古人言。州云。諦聽。諦聽。師曰。諦聽即不無。切忌喚鐘作甕。僧問。釋迦彌勒猶是他奴。未審他是阿誰。曰。明破即不堪。開堂日。僧纔出。師曰。住。住。今日不答話。僧擬進語。師喝曰。退後。退後。不堪為種草。問。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峰時如何。曰。暗寫愁腸寄與誰。云。恁麼則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曰。莫[尸@豕]沸。室中問僧。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云。新羅國裏。曰。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云。今日親見趙州。曰。前頭見。後頭見。僧乃作斫額勢。師曰。上座其處人。云。江西。曰。因甚麼却來這裏納敗闕。僧擬議。師便打。紹興癸酉七月望。陞堂。勉眾激礪凡數百言。翌日。語門弟子。吾世緣盡矣。遂書曰。十四十五。明明已露。更問如何。西天此土。囑首座安永曰。汝善保任。努力為人。言畢而逝。世壽六十有二。僧臘三十有七。

福州東禪蒙庵思嶽禪師(事敘未見)

入院。上堂曰。大地茫茫。恁麼廣闊。窮山漠漕。隨分幽深。為衲僧法戰之場。報佛祖冤讎之處。盡力道得。一棒一條痕。盡力道不得。一掌一手血。如以眼見。則復耳聞。如以心知。則復智證。是故謂之智證三昧。亦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若也於此共相委悉。大千沙界一毫收。百億毛頭輓繡毬。直是通身還有眼。不風流處也風流。

上堂。蛾羊蟻子。說一切法。墻壁瓦礫。現無邊身。見處既精明。聞中必透脫。所以雪峰和尚凡見僧來。輒出三箇木毬。如弄雜劇相似。賢沙便作斫牌勢。卑末謾道將來。普賢今日謗古人。千佛出世不通懺悔。這裏有人謗普賢。定入拔舌地獄。且道謗與不謗者是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上堂。達磨來時。此土皆知梵語。及乎去後。西天悉會唐言。若論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大似羚羊挂角。獵犬尋蹤。一意乖疎。萬言無用。可謂來時他笑我。不知去後我笑他。唐言梵語親分付。自古齊僧怕夜茶。

上堂。臘月初。歲云徂。黃河凍已合。深處有嘉魚。活鱖鱖。跳不脫。又不能相煦以濕。相濡以沫。慚愧菩薩摩訶薩。春風幾時來。解此黃河凍。令魚化作龍。直透桃華浪。會即便會。癡人面前且莫說夢。

上堂。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無影象。徧界不曾藏。喚作一物即不中。敢保老兄未徹在。恁麼說話。開人眼。瞎人眼。若也不會。天寒日短。三人共兩椀。且道為諸人說。對古人話。還會麼。禮繁即亂。

上堂。二祖償宿債。萬法絕對待。一心無罣礙。浮山有九帶。十方虛空圓陀陀。無量法門百雜碎。若言其有。非內非外。若言其無。無在不在。智與理冥。境與神會。如牛拽磨。似水打碓。三千里外逢人東倒西偏。十字街頭遇賤則貴。還會也無。蘇噓蘇噓。

上堂。僧問。如何是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曰。從苗辨地。因語識人。云。如何是中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布施。曰。築著磕著。云。如何是後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復曰。一轉語如天普蓋。似地普擎。一轉語舌頭不出口。一轉語且喜沒交涉。要會麼。慚愧。世尊面赤。不如語直。大小嶽上座。口似礪盤。今日為這問話僧講經。不覺和注脚一時說破。便下座。

泉州教忠晦庵彌光禪師

閩之長樂人。族李氏。兒時寡言笑。聞梵唄則喜。十五依幽巖文慧禪師。十八圓頂。猶喜閱群書。一日。曰。既刈髮染衣。當期悟徹。豈醉於俗典耶。遂出嶺。謁圓悟禪師於雲居。次參黃檗祥。高庵悟。機語皆契。以淮楚盜起。歸謁佛心。會大慧寓廣。因往從之。慧謂曰。汝在佛心處所得者。試舉一二看。師舉。佛心上堂。拈普化公案云。佛心即不然。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劈脊便打。從教徧界分身。慧曰。汝意如何。云。某不肯他。後頭下箇注脚。慧曰。此正是以病為法。師毅然無信可意。慧曰。汝但揣摩看。師竟以為不然。經旬。因記海印信禪師拈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

始無滯。趨告慧。慧以舉道者見瑯琊并賢沙未徹語詰之。師對已。慧笑曰。雖進得一步。只是不著所在。如人斫樹。根下一刀。則命根斷矣。汝向枝上斫。其能斷命根乎。今諸方浩浩說禪者。見處總如此。何益於事。其榻岐正傳。三四人而已。師慍而去。翌日。慧問。汝還疑否。云。無可疑者。曰。只如古人相見。未開口時。已知虛實。或聞其語。便識淺深。此理如何。師悚然汗下。莫知所詣。慧令究有句無句。慧過雲門庵。師侍行。一夕。問曰。某到這裏。不能得徹。病在甚處。慧曰。汝病最癢。世醫拱手。何也。別人死了活不得。汝今活了未曾死。要到大安樂田地。須是死一回始得。師疑之愈深。後入室。慧問。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去却藥忌。道將一句來。云。裂破。慧震威喝曰。你又說禪也。師大悟。慧搥鼓告眾曰。龜毛拈得笑哈哈。一擊萬重關鎖開。慶快平生在今日。孰云千里賺吾來。師亦以頌呈之曰。一拶當機怒雷吼。驚起須彌藏北斗。洪波浩渺浪滔天。拈得鼻孔失却口。邵武黃端夫創庵。乞師住持。留二年。東歸分座於鼓山。參政李公邴以教忠迎開法。閱十年。移龜山。上堂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放憨作麼。及至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情知汝等諸人卒討頭鼻不著。為甚麼如此。只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上堂。夢幻空華。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擲拂子曰。山僧今日已是放下了也。汝等諸人又作麼生。復曰。侍者。收取拂子。上堂。卓拄杖。喝一喝。曰。不是坐來頻勸酒。自從別後見君稀。便下座。上堂。一物不將來。兩肩擔不起。直下便承當。坐在屎窖裏。還有獨脫出來底麼。設有。也是黃龍精。僧問。文殊為甚麼出女子定不得。曰。山僧今日困。云。罔明為甚麼却出得。曰。令人疑著。云。恁麼則擘開華嶽千峰秀。放出黃河一派清。曰。一任卜度。問。如何是向上事。曰。七十三八十四。師住龜山歲餘。以疾歸雲門庵。紹興乙亥二月八日。剎沐更衣。告眾右脇而逝。十五日。闍維。獲舍利五色。門人慧空頂歸教忠。六月八日。建塔于山之陽。

福州玉泉曇懿禪師

嘗久依圓悟。自謂不疑。紹興初。出住興化祥雲。法席頗賸。大慧入閩。知其所見未諦。致書令來。師遲遲。慧小參。且痛斥。仍榜告四眾。師不得已。破夏謁之。慧鞫其所證。既而曰。汝恁麼見解。敢嗣圓悟老人耶。師退院親之。一日。入室。慧問。我要箇不會禪底做國師。師云。我做得國師去也。慧喝出。居無何。語之曰。香巖悟處不在擊竹邊。俱胝得處不在指頭上。師乃頓明。後住玉泉。為慧拈香。繼省慧於小溪。慧陞座。舉。雲門一日拈拄杖示眾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衲僧見拄杖。但喚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總不得動著。慧曰。我不似雲門老人。將虛空。剎窟籠。薰拈拄杖曰。拄杖子不屬有。不屬幻。不屬空。卓一下。曰。凡夫。二乘。緣覺。菩薩。盡向這裏。各隨根性。悉得受用。唯於衲僧分上。為害為冤。要行不得行。要坐不得坐。進一步。則被拄杖子迷却路頭。

。退一步。則被拄杖子穿却鼻孔。只今莫有不甘底麼。試出來與拄杖子相見。如無。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正當恁麼時合作麼生。下座。煩玉泉為眾拈出。師登座。敘謝畢。遂舉前話。曰。適來堂頭和尚恁麼批判。大似困魚止瀨。病鳥棲蘆。若是玉泉即不然。拈拄杖曰。拄杖子能有。能無。能幻。能空。凡夫。二乘。緣覺。菩薩。卓一下。曰。向這裏百雜碎。唯於衲僧分上。如龍得水。似虎靠山。要行便行。要坐便坐。進一步。則乾坤震動。退一步。則草偃風行。且道不進不退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閑持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下座。舉眾拜之(或出圓悟下)。

饒州薦福悟本禪師

江之湖口人。初住博山。上堂曰。高揖釋迦。不拜彌勒者。與三十拄杖。何故。為他只會步步登高。不會從空放下。東家牽犁。西家拽杷者。與三十拄杖。何故。為他只會從空放下。不會步步登高。山僧恁麼道。還有過也無。眾中莫有點檢得出者麼。若點檢得出。須彌南畔。把手共行。若點檢不出。布袋裏老鴿。雖活如死。上堂。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喝無說以顯道。釋梵絕眎聽而雨華。大眾。這一隊不唧[口*留]漢。無端將祖父田園私地結契。一時華孽了也。致令後代兒孫。千載之下。上無片瓦遮頭。下無卓錫之地。博山當時若見。十字路頭掘箇無庭坑。喚來一時埋却。免見遞相鈍置。何謂如此。不見道。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

福州西禪此庵守淨禪師(敘語未詳)

上堂曰。談玄說妙。撒屎撒尿。行棒行喝。將鹽止渴。立主立賓。華孽宗乘。設或總不恁麼。又是鬼窟裏坐。到這裏。山僧已是打退鼓。且道諸人尋常心憤憤。口悻悻。合作麼生。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上堂。坐斷毗盧頂[寧*頂]。須是沒量大人。若是沒量大人。不坐毗盧頂[寧*頂]。上堂。若也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有眼無足。若也只悟目前。不明自己。此人有足無眼。直得眼足相資。如車二輪。如鳥二翼。正好勘過了打。上堂。今朝臘月九。窮漢外邊走。雖然不還家。却是他好手。既是不還家。因甚麼却道他好手。陋巷不騎金色馬。回途却著破襤衫。上堂。九夏炎炎大熱。木人汗流不輟。夜來一兩便涼。莫道山僧不說。以拂子擊禪床。下坐。

上堂。若欲正提綱。直須大地荒。欲來衝雪刃。未免露鋒銑。當恁麼時。釋迦老子出頭不得即不問。你諸人只如馬鎧裏藏身。又作麼生話會。上堂。道是常道。心是常心。汝等諸人聞山僧恁麼道。便云我會也。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頭上是天。脚下是地。耳裏聞聲。鼻裏出氣。忽若四大海水在你頭上。毒蛇穿你眼睛。蝦蟆入你鼻孔。又作麼生。上堂。文殊普賢談理事。臨濟德山行棒喝。東禪一覺到天明。偏愛風從涼處發。咄。上堂。佛祖頂[寧*頂]上。有破天大路。未透生死關。如何敢進步。進步不進步。大千沒遮護。一句絕言詮。那吒擎鐵柱。開堂日。拈香罷。師就座。南堂和尚白槌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隨聲便喝曰。此是第幾義。久參

先德。已辨來端。後學有疑。何妨請問。僧問。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迦葉喚阿難。阿難應諾。未審此意如何。曰。切忌動著。云。只如迦葉道。倒却門前剎竿著。又作麼生。曰。石牛橫古路。云。只如和尚於佛日處。還有這箇消息也無。曰。無這箇消息。云。爭奈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曰。莫將庭際栢。輕比路傍蒿。僧禮拜。師乃曰。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已是白雲千萬里。那堪於此未知休。設或於此便休去。一場狼藉不少。還有檢點得出者麼。如無。山僧今日失利。問。佛佛授手。祖祖相傳。未審傳箇甚麼。曰。速禮三拜。問。永嘉道。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為觀自在。此意如何。曰。獼猴弄藕膠。云。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無雲萬里天。曰。胡獼繫露柱。問。不施寸刃。請師相見。曰。逢強即弱。云。何得埋兵掉鬪。曰。只為闍梨寸刃不施。云。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曰。有。云。如何是向上事。曰。敗將不斬。問。古佛堂前。甚麼人先到。曰。無眼村翁。云。未審如何趣向。曰。榔栗橫擔。

建寧府開善密庵道謙禪師

本郡人(遺其氏)。具戒。游東都。於圓悟會中師事大慧。迨慧補徑山。師侍行。未幾。遣之零陵。致訊紫巖居士。於中途倏然契悟。既回。慧特為印可。歸隱仙州山。四眾雲集。法席鼎盛。寶學劉公彥脩請居開善。上堂曰。去年也有箇六月十五。今年也有箇六月十五。去年六月十五。少却今年六月十五。今年六月十五。多却去年六月十五。多處不用減。少處不用添。既不用添。又不用減。則多處多用。少處少用。乃喝一喝。曰。是多。是少。良久。曰。箇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上堂。洞山麻三斤。將去無星秤子上定過。每一斤恰有一十六兩二百錢重。更不少一釐。正與趙州殿裏底一般。只不合被大愚鋸解秤鎚。却教人理會不得。如今若要理會得。但問取雲門乾屎橛。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撞倒燈籠。打破露柱。佛殿奔忙。僧堂回顧。子細看來。是甚家具。咄。只堪打老鼠。上堂。諸人從僧堂裏恁麼上來。少間。從法堂頭恁麼下去。並不曾差了一步。因甚麼却不會。良久。曰。只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上堂。舉。馬大師道。即心即佛。師曰。錯。又道。非心非佛。師曰。錯。南泉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錯。若人破得此三箇硬塞。許他參學中著得箇眼。其或未然。毗嵐風忽起。驚著梵王睡。

慶元府育王大圓遵璞禪師

長溪人。幼同玉泉懿問道圓悟數載。建炎初還里。佐懿於莆中祥雲。紹興甲寅春。大慧居洋嶼。師往訊之。入室次。慧問三聖。興化出不出。為人不可說。你道這兩箇老漢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於慧膝上打一拳。慧曰。只你這一拳。為三聖出氣。為興化出氣。速道。速道。師擬議。慧便打。復謂曰。你第一不得忘了這一棒。後因慧室中問僧曰。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雪峰見僧入門便道是甚麼。睦

州見僧便道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你道這四箇老漢還有為人處也無。僧云。有。慧曰。筭。僧擬議。慧便喝。師聞。遽領微旨。大慧欣然許之(出世機語未見)。

溫州雁山能仁枯木祖元禪師

七閩長樂人。族林氏。初謁雪峯預。次依佛心才。皆已機喫。及親大慧於雲門庵。夜坐次。睹僧剔燈。始棄前證。有偈曰。剔起燈來是火。歷劫無明照破。歸堂撞見聖僧。幾乎對面蹉過。不蹉過。是甚麼。十五年前奇特。依前只是這箇。慧亦以偈贈之曰。萬仞崖頭解放身。起來依舊却惺惺。飢餐渴飲渾無事。那論昔人非昔人。紹興己巳春。出住能仁。上堂曰。有佛處不得住。踏著秤鎚硬似鐵。無佛處急走過。脚下草深三尺。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北斗挂須彌。恁麼則不去也。棒頭挑日月。摘楊華。摘楊華。眼裏瞳人著繡靴。卓拄杖。下座。上堂。觀音菩薩買胡餅。放下却是饅頭。雲門大師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能仁即不然。初三十一。上堂。雁山枯木實頭禪。不在尖新語句邊。背手忽然摸得著。長鯨吞月浪滔天。

江州東林卍庵道顏禪師

潼川飛鳥人。族鮮于氏。世為名儒。少依淨安諫律師。試經得度。與正聲頭結友南遊。凡名緇宿衲無不扣見。唯疑圓悟門庭不類諸方(悟時住金山)。師親之。無所投。一日。浣衣次。忽有得。乃曰。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更莫漏泄天機。往悟傍。將述所證。悟不顧。異日見之。詬曰。汝以學解自負。意氣凌人。臘月三十日能自負否。師慚汗俛首。悟復謂曰。儕輩中如杲者(即大慧)。汝當就其磨礱。師益不悅。悟還蜀。師願侍行。悟曰。不可。我嘗囑汝依杲。汝欲決擇大事。詎宜以閑氣介胸中耶。仍以書致慧曰。顏川彩繪已畢。但欠點眼耳。他日嗣其後。未可量也。久之。慧奉旨住徑山。師趨謁。質疑朝夕。方大契悟。分座接納。會正歸住雲頂。邀師西還。正遷無為。命繼席次。徙下山。薦福及報恩。白楊。晚居東林。上堂曰。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鳥窠吹布毛。便有人悟去。今時學者為甚麼却大識自己。良久。曰。莫錯怪人好。上堂。欲識諸佛心。但向眾生心行中識取。欲識常住不凋性。但向萬物遷變處會取。還識得麼。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作麼生是良遂知處。乃曰。鸛鷓語鶴。上堂。仲冬嚴寒。三界無安。富者快樂。貧者饑寒。不識玄旨。錯認定盤。何也。牛頭安尾上。北斗面南看。上堂。一滴滴水。一滴滴凍。天寒人寒。風動幡動。雲門扇子[跳-兆+亨]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不出諸人十二時中尋常受用。上堂。元霄已過。化主出門。六羣比丘。各從其類。此眾無復枝葉。純有貞實。如是增上慢人。退亦佳矣。麒麟不為瑞。鸞鷲不為榮。麥秀兩岐。禾登九穗。總不消得。但願官中無事。林下棲禪。水牯牛飽臥斜陽。擔板漢清貧長樂。粥足飯足。俯仰隨時。筋籠不亂攪匙。老鼠不齧甌箆。山家活計。淡薄長情。不敬功德天

。誰嫌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良久。曰。君子愛財。取之以道。 上堂。去年寒食後。今年寒食前。日日是好日。不是正中偏。 上堂。客舍久留連。家鄉夕照邊。簷懸三月雨。水沒兩湖蓮。鑊漏燒燈盞。柴生滿竈煙。已忘南北念。入望盡平川。 上堂。向上一竅。八面玲瓏。覷面一機。全身擔荷。是則金鎗難掩。非則玉石俱焚。擬議不來。銀山粉碎。總不恁麼。又且如何。是非不挂孃生口。自有旁人話短長。 上堂。一塵起。大地收。一葉落。天下秋。甲巳之年丙作首。乙庚之歲戊為頭。 上堂。梅檀林。無雜樹。鬱密深沉師子住。所以梅檀叢林梅檀圍繞。荊棘叢林荊棘圍繞。一人為主。兩人為伴。成就萬億國土。士農工商。若夜叉。若羅刹。見行魔業。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僧問。香巖上樹話。意旨如何。曰。描不成。畫不就。云。李陵雖好手。爭奈陷番何。曰。甚麼處去來。 問。如何是佛。曰。汝是元固。僧近前云。喏。喏。師曰。裊無襠。袴無口。 問。如何是佛。曰。誌公和尚。云。學人問佛。何故答誌公和尚。曰。誌公不是閑和尚。云。如何是法。曰。黃絹幼婦。外孫壘白。云。是何章句。曰。絕妙好辭。云。如何是僧。曰。釣魚船上謝三郎。云。何不直說。曰。賢沙和尚。云。三寶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曰。王喬詐仙得仙。僧呵呵大笑。師乃叩齒。隆興甲申五月二十三日。徧辭道俗。示寂於昭覺。火浴後。設利甚富。歸葬雲頂。壽七十一。臘五十四。

潭州大溈寶禪師

上堂曰。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直須師子齧人。莫學韓獪逐塊。阿呵呵。會不會。金剛脚下鐵崑崙。捉得明州憨布袋。 上堂。千般言。萬種喻。只要教君早回去。夜來一片黑雲生。莫教錯却山前路。咄。

真州靈巖東庵了性禪師

上堂曰。勘破了也。放過一著。是衲僧破草鞋。現修羅相。作女人拜。是野狐精魅。打箇圓相。虛空裏下一點。是小兒伎倆。攔腮贈掌。拂袖便行。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直饒向黑豆未生已前一時坐斷。未有喫靈巖拄杖分。敢問大眾。且道為人節文在甚麼處。還相委悉麼。自從春色來嵩少。三十六峰青至今。 上堂。一葦江頭楊柳春。波心不見昔時人。雪庭要識安心土。鼻孔依前塔上脣。豎起拂子曰。祖師來也。還見麼。若也見得。即今薦取。其或未然。此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 僧問。人天交接。如何開示。曰。金剛手裏八棱棒。云。忽被學人橫穿凡聖。擊透玄關時又作麼生。曰。海門橫鐵柱。 問。如何是獨露身。曰。牡丹華下睡猫兒。

建康府蔣山一庵善直禪師

德安雲夢人。初住白兆。次居保寧蔣山。 上堂曰。諸佛不曾出世。人人鼻孔遼天。祖師不曾西來。箇箇壁立千仞。高揖釋迦。不拜彌勒。理合如斯。坐斷千聖路頭。獨步大千沙界。不為分外。若向諸佛出世處會得。祖師西來處承當。自救不了。一

生受屈。莫有大丈夫承當大丈夫事者麼。出來與保寧爭交。其或未然。不如拽破好。便下座。師每以安州人解廝撲之語示眾。

劍州萬壽自護禪師

上堂曰。古者道。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萬壽即不然。若人識得心。未是究竟處。且那裏是究竟處。拈拄杖。卓一下。曰。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潭州大瀉了庵景暈禪師

上堂曰。雲門一曲。臘月二十五。瑞雪飄空。積滿江山塢。峻嶺寒梅華正吐。手把須彌槌。笑打虛空鼓。驚起驕梵鉢提。冷汗透身如雨。忿怒阿脩羅王。握拳當胷問云。畢竟是何宗旨。咄。少室峯前亦曾錯舉。

臨安席靈隱誰庵了演禪師

上堂曰。面門拶破。天地懸殊。打透牢關。白雲萬里。饒伊兩頭坐斷。別有轉身。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喝一喝。下座。

泰州光孝草庵致遠禪師

上堂。舉女子出定。乃曰。從來打鼓弄琵琶。須是相逢一會家。佩玉鳴鸞歌舞罷。門前依舊夕陽斜。

建寧府竹原宗元庵主

郡之建陽人。族連氏。少號儒林秀傑。年二十八。悟世虛假。乃禮西峯道聳。舍縫腋而緇之。徑趨大惠。入室次。慧舉巖頭見德山語問之。師所疑頓釋。久之。分座西禪。丞相張公浚師三山以數院迎居。不就。歸舊里。結茆號眾妙園。宿衲皆集。士夫交請開法。一無所從。示眾曰。若究此事。如失却鑰匙相似。只管尋來尋去。忽然撞著。噫。在這裏。開箇鑰了。便見自家庫藏。一切受用無不具足。不假他求。別有甚麼事。示眾。諸方為人抽釘拔楔。我這裏為人漆釘著楔。諸方為人解黏去縛。我這裏為人加繩加索了。送向深潭裏。待他自去理會。示眾。主法之人。氣吞宇宙。為大法王。若是釋迦老子。達磨大師出來。也教伊叉手向我背後立地。直得寒毛卓堅。亦未為分外。一日。舉。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乃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壞。淳熙丙申十月初。為眾普說。勉勵學者。修書別知己。復遺囑訓諸徒。至初十。揮偈而寂。闍維。設利盈溢。斂遺骨窆于園之右崗。壽七十七。夏五十。

近禮侍者

三山人也。侍大慧最久。嘗默究竹篋話。無所入。一日。入室罷。求指示。慧曰。你是福州人。我說箇喻向你。如將名品荔枝和皮殼一時剝了。以手送在你口裏。只是你不解吞。禮不覺失笑曰。和尚吞却即禍事。後問禮。前日吞了底荔枝。只是你不知滋味。禮曰。若知滋味。轉見禍事。

溫州淨居尼妙道

世居延平。尚書黃公裳之女也。幼絕嗜好。每夜坐忘身。父伺其言。用無少隙。積二十年。授以僧服。徧謁諸名宿。時大慧來居洋嶼。道即之。值慧為眾入室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道聞。頓領厥旨。慧可之。劔守以福興盡禮迎補。遷後毗陵資聖。徙淨居。慧之法嗣始自道也。開堂日。乃曰。問話且止。直饒有傾湫之辯。倒嶽之機。衲僧門下一點用不著。且佛未出世時。一事全無。我祖西來。便有許多建立。列剎相望。星分派列。以至今日。累及兒孫。遂使山僧於人天大眾前。無風起浪。向第二義門通箇消息。語默該不盡底。彌亘大方。言詮說不及處。徧周沙界。通身是眼。覷面當機。電卷星馳。如何湊泊。有時一喝。生殺全威。有時一喝。佛祖莫辨。有時一喝。八面受敵。有時一喝。自救不了。且道那一喝是生殺全威。那一喝是佛祖莫辨。那一喝是八面受敵。那一喝是自救不了。若向這裏薦得。堪報不報之恩。脫或未然。山僧無夢說夢去也。拈起拂子曰。還見麼。若見。被見刺所障。擊禪床曰。還聞麼。若聞。被聲塵所惑。直饒離見絕聞。正是二乘小果。跳出一步。蓋色騎聲。全放全收。主賓互換。所以道。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敢問諸人。即今是甚麼時節。蕩蕩仁風扶聖化。熙熙和氣助昇平。擲拂了。下座。上堂。舉。僧問米胡。自古上賢還達真正理也無。胡曰。達。僧云。只如真正理作麼生達。曰。當時霍光賣假銀城與單于時。甚麼人作契書。道曰。福興當時若見。只對他道。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尼問。如何是佛。曰。非佛。云。如何是佛法大意。曰。骨底骨董。問。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時如何。曰。未屙已前墮坑落壑。問。古人道。楞嚴經中五十種魔。如今盡大地人參禪更高也出他魔界不得。和尚還出得也未。曰。不入這保社。

平江府資壽尼無著道人妙總

丞相蘇公頌之孫女也。年三十許。厭世浮休。脫去緣節。咨參諸老。已入正信。作夏徑山。大慧陞堂次。舉藥山初參石頭。後見馬祖因緣。總聞。豁然省悟。慧下座。不動居士馮公檝隨至方丈。云。某理會得適來和尚所舉公案。慧曰。居士如何。云。恁麼也不得。嚇嚙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口*悉]哩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嚇嚙[口*悉]哩娑婆訶。慧舉似總。總曰。曾見郭象註莊子。識者云。却是莊子註郭象。慧見其語異。復舉巖頭婆子話問之。總答偈曰。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橈舞掉別宮商。雲山海月都拋却。贏得莊周蝶夢長。慧休去。馮公疑其所悟不根。後過無錫。招至舟中。問云。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只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棄在水中。老師言道。人理會得。且如何會。曰。已上供通。並是詣實。馮公大驚。慧拄牌次。總入。慧問。古人不出方丈。為甚麼却去莊上喫油糞。云。和尚放妙總過。妙總方敢通箇消息。慧曰。我放你過。你試道看。云。妙總亦放和尚過。慧曰。爭奈油糞何。總喝一喝而

出。於是聲聞四方。隆興改元。舍人張公孝祥來守是郡。以資壽挽開法。入院日。上堂曰。宗乘一唱。三藏絕詮。祖令當行。十方坐斷。二乘聞之怖走。十地到此猶疑。若是俊流。未言而諭。設使用移星換斗底手段。施擣旗奪鼓底機關。猶是空拳。豈有實義。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靈山付囑。俯徇時機。演唱三乘。各隨根器。始於鹿野苑轉四諦法輪。度百千萬眾。山僧今日與此界他方乃佛乃祖。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現前四眾。各轉大法輪。交光相羅。如寶絲網。若一草一木不轉法輪。則不得名為轉大法輪。所以道。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周遍法界。一為無量。無量為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動步遊彌勒樓閣。不反聞入觀音普門。情與無情。性相平等。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於此個儻分明。皇恩佛恩一時報足。且道如何是報恩一句。天高羣象正。海闊百川朝。上堂。舉。雲門示眾云。十五日已前即不問。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自代云。日日是好日。乃曰。日日是好日。佛法世法盡周畢。不須特地覓幽玄。只管鉢盂兩度濕。上堂。黃面老人橫說豎說。權說實說。法說喻說。建法幢。立宗旨。與後人作榜樣。為甚麼却道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說一字。點檢將來。太似抱贓叫屈。山僧今日人事忙冗。且放過一著。便下座。尼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野華開滿路。徧地是清香。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底透長安。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曰。雪覆蘆華。舟橫斷岸。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總便打。

秦國夫人計氏法真

自寡處。屏去紛華。常蔬食。習有為法。因大慧遣謙禪者致問其子魏公。魏公留。謙以祖道誘之。真一日問謙。徑山和尚尋常如何為人。謙曰。和尚只教人看狗子無佛性及竹篋子話。只是不得下語。不得思量。不得向舉起處會。不得向開口處承當。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只恁麼教人看。真遂諦信。於中夜起坐。以前話究之。洞然無滯。謙辭歸。真親書入道槩略。作數偈呈慧。其後曰。終日看經文。如逢舊識人。莫言頻有礙。一舉一回新。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八

音釋

邴音丙 迎魚慶切 嶼音敘 勑音擊 脩音蕭 喃女咸切 蛾音鵝 徂昨胡切
煦況羽切 儻薄猥切 唄音敗 毅魚既切 揣初委切 慍委粉切 癖音僻 窖音教
鞠音菊 剌一丸切 寵力董切 灤音□ □尾切 鐙都鄧切 聲五交切 詬許候切
儕士皆切 龔音籠 鵝音慈 穗□□ 繪音會 鸞音嶽 鷺食角切 箒音篋 壺相
稽切 獮音盧 舍與捨同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九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

僧 (正受)

編

南嶽第十六世(臨濟十二世楊岐五世)

文殊心道禪師法嗣

潭州楚安慧方禪師

郡之醴陵人。族許氏。年二十。事等覺法思。越七稔得度。崇寧五年。具戒。謁開福寧道者。次依佛鑑。鑑指往大別。既至。職藏司。未幾。改大別為神霄。因歸長沙。附舟至江口。聞呼渡船者有省。作偈曰。沔水江頭叫一聲。此時方得契平生。多年不識重相見。千聖同歸一路行。及寧移居文殊。復侍之。舉前偈。乃蒙印可。命為第一座。久而開法楚安。擢澧之欽山。上堂曰。臨老方稱住持。全無些子玄機。開口十字九乖。問東便乃答西。如斯出世。討甚玄微。有時拈三放兩。有時就令而施。雖然如是。同道方知。且道知底事作麼生。直須打翻鼻孔始得。上堂。達磨祖師在脚底。踏不著兮提不起。子細當頭放下看。病在當時誰手裏。張公會看脉。李公會使藥。兩箇競頭醫。一時用不著。藥不相投。錯。錯。喫茶去。

常德府文殊思業禪師

世為屠宰。一日。戮猪次。忽洞徹心源。即棄業為比丘。述偈曰。昨日夜叉心。今朝菩薩面。菩薩與夜叉。不隔一條線。往見文殊。殊曰。你正殺猪時。見箇甚麼便乃刎頭行脚。師遂作鼓刀勢。殊喝曰。這屠兒。參堂去。師便下參堂。住文殊日。上堂。舉趙州勘婆話。乃曰。勘破婆子。面青眼黑。趙州老漢。瞞我不得。

大瀉佛性法泰禪師法嗣

潭州慧通清且禪師

蓬之儀隴人。族嚴氏。初出關至德山。值山上堂。舉。趙州云。臺山婆子已為汝勘破了也。且道意在甚麼處。良久。曰。就地撮將黃葉去。入山推出白雲來。師聞釋然。翌日入室。山問。前百丈不落因果。因甚麼墮野狐。後百丈不昧因果。因甚麼脫野狐。師曰。好與一坑埋却。出住岳之永慶。遷慧通。上堂曰。三世諸佛不知有。一一面南看北斗。狸奴白牯却知有。雲外金毛正哮吼。箇中隱顯現全身。頭頭透脫無前後。撥轉機輪向上關。八角磨盤空裏走。上堂。說佛說祖。正如好肉剝瘡。舉古舉今。猶若殘羹餒飯。一聞便悟。已落第二頭。一舉便行。早是不著便。須知箇事如天普蓋。似地普擊。師子游行。不求伴侶。壯士展臂。不借他力。佛祖拈掇不起。衲僧願見無門。迷悟雙忘。聖凡路絕。且道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喝一喝。曰。莫妄想。上堂。見色明心。墮坑落壑。聞聲悟道。辜負平生。直饒聲色純真。塵塵入妙。

坐在光影裏。未為究竟。直須萬機休罷。千聖不携。撒手那邊。跳出窠臼。到這裏。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且道釋迦老子向甚麼處出頭。良久。曰。放過一著。上堂。目前無法。垛生招箭。意在目前。挂箔遮驢鳴。非耳目所到。出門使是草。夾山老子在百草頭上橫身。鬧市裏打磬。諸人還見麼。若也不見。却歸碧巖去也。上堂。正眼豁開。照破多年山鬼窟。腕頭著力。拈却門前下馬臺。捨重從輕。裁長補短。奪饑餐於正食。猛自知非。驅耕牛於正行。不借他力。住則當頭印破。去則截斷脚跟。無卓錫之地者。萬德來朝。赤骨歷地者。現成活計。然雖如是。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且待別時相見。佛性和尚忌日上堂。三脚驢子弄蹄行。步步相隨不相到。樹頭驚起雙雙魚。拈來一老一不老。為憐松竹引清風。其奈出門便是草。因喚檀郎識得渠。大機大用都推倒。燒香勘證見根源。糞埽堆頭拾得寶。叢林浩浩謾商量。勸君莫謗先師好。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時如何。曰。河水從源濁。

澧州靈巖仲安禪師(未詳氏里)

幼為比丘。壯留講聚。因閱首楞嚴。至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師破讀為知見立(句)知即無明(句)本知見無(句)見期即涅槃(句)忽開悟。棄謁圓悟禪師於蔣山。時佛性為座元。師扣之。即領旨。迨性住德山。遣師至鍾阜通嗣書。圓悟問云。千里馳來。不辱宗風。公案現成。如何通信。曰。覲面相呈。更無回互。云。此是德山底。那箇是上座底。曰。豈有第二人。云。背後底[口*爾]。師投書。悟笑云。作家禪客。天然有在。師曰。付與蔣山。次至僧堂前。捧書問訊首座。座云。玄沙白紙。此自何來。曰。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今日拜呈。幸希一鑒。座便喝。師曰。作家。座又喝。師以書便打。座擬議。師曰。未明三八九。不免自沉吟。首座作麼生會。座無語。師以書復打一下。時圓悟與佛眼見之。悟云。打我首座死了也。復云。所謂龍象蹴踏。眼云。非也。官馬廝耀耳。悟令召至。云。我五百人首座。你為甚麼打他。云。和尚也須喫一頓始得。悟顧佛眼吐舌。眼云。未在。却顧師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意作麼生。師鞠躬曰。所供並是詣實。眼笑云。真箇是屋裏人。又往見五祖自和尚通法眷書。自云。書裏說箇甚麼。曰。文彩已彰。云。畢竟說箇甚麼。曰。當陽揮寶劍。云。近前來。這裏不識幾箇字。曰。莫詐敗。自顧侍者云。是那裏僧。者云。此上座向曾在和尚會下。自云。怪得恁麼滑頭。師曰。被和尚鈍置來。自乃將書於香爐上熏云。南無三滿多沒陀南。師近前彈指一下。自乃啟書。回德山曰。佛果。佛眼皆有偈送之。未幾。而靈巖虛席。衲子投牒。乞師住持。出應其命。上堂曰。參禪不究淵源。觸途盡為留礙。所以守其靜默。澄寂虛閑。墮在毒海。以弱勝強。自是非他。立人我量。見處偏枯。遂致優劣不分。照不構用。用不離窠。此乃學處不玄。盡為流俗。到這裏。須知有殺中透脫。活處藏機。佛不可知。祖莫能測。

所以古人道。有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有時先用後照。你須是箇漢始得。有時照用同時。你又作麼生抵當。有時照用不同時。又向甚麼處湊泊。還知麼。穿楊箭與驚人句不是臨時學得來(餘語未見)。

成都府正法灑禪師

上堂。舉永嘉到曹溪因緣。師曰。要識永嘉麼。掀翻海嶽求知己。要識祖師麼。撥動乾坤建太平。二老不知何處去。卓拄杖曰。宗風千古播嘉聲。

成都府昭覺辯禪師

上堂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隔江人唱鷓鴣詞。錯認胡笳十八拍。要會麼。欲得現前。莫存順逆。五湖煙浪有誰爭。自是不歸歸便得。

虎丘紹隆禪師法嗣

慶元府天童應庵曇華禪師

黃梅人。族江氏。生而奇傑。年十七。往東禪院去髮。首依水南遂禪師。染指法味。因徧歷江湖。與諸老激揚無不契者。至雲居。禮圓悟禪師。悟一見。痛與提策。及入蜀。指見彰教。教移虎丘。師侍行。未半載。頓明大法。去謁此庵。分座連雲。處守以妙嚴請開法。繼住衢之明果。蘄之德章。饒之報恩。薦福。婺之寶林。報恩。江之東林。建康之蔣山。平江之萬壽。兩住南康歸宗。後居天童。上堂曰。九年面壁。壞却東土兒孫。隻履西歸。鈍置黃面老子。以拄杖一畫。曰。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寅。上堂。德章老瞎禿。從來沒滋味。拈得口。失却鼻。三更二點唱巴歌。無端驚起梵王睡。喝一喝。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上堂。臨濟在黃檗處三度喫棒底意旨。你諸人還覷得透也未。直饒一齧便斷。也未是大丈夫漢。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尚將甚麼喫飯。上堂。十五日已前。水長船高。十五日已後。泥多佛大。正當十五日。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直得三千大千世界一切眾生悉皆歡喜。謂言打這一棒。不妨應時應節。報恩不覺通身踊躍。遂作詩一首。舉似大眾。蜻蜓許是好蜻蜓。飛來飛去不曾停。被我捉來摘却兩邊翼。恰似一枚大鐵釘。上堂。若作一句商量。喫粥喫飯阿誰不會。不作一句商量。屎坑裏蟲子笑殺闍黎。拈拄杖曰。拄杖子罪犯彌天。貶向二鐵圍山。且道薦福還有過也無。卓拄杖曰。遲一刻。上堂。明不見暗。暗不見明。明暗雙忘。無異流俗阿師。野干鳴。師子吼。師子吼。野干鳴。三家村裏臭胡猴。價增十倍。驪龍領下明月珠。分文不直。若作衲僧巴鼻。甚處得來。三十年後。換手搥背。未是苦在。上堂。飯籬邊。漆桶裏。相唾饒你潑水。相罵饒你接嘴。黃河三千年一度清。蟠桃五百年一次開華。鶴勒那齧定牙關。朱頂王呵呵大笑。歸宗五十年前有一則公案。今日舉似諸人。且道是甚麼公案。王節級失却帖。上堂。參學人切忌錯用心。悟明見性。是錯用心。成佛作祖。是錯用心。看經講教。是錯用心。行住坐臥。語言三昧。是錯用心。喫粥喫飯。屙屎送尿。是錯

用心。一動一靜。一來一往。是錯用心。更有一處錯用心。歸宗不敢與諸人說破。何故。一字入公門。九牛拽不出。上堂。舉。僧問雲門。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甚麼處懺悔。門云。露。師曰。光孝著一轉語。不是老僧見處。亦非垂手為人。何故。豈不見道。字經三寫。烏焉成馬。上堂。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從朝至暮。啾啾唧唧。說黃道黑。不知那裏是。二時上堂。喫粥喫飯。不覺嚼破舌頭。血濺梵天。四天之下。霏然有餘。玉皇大帝惡發。追東海龍王。向金輪峯頂鞠勸。頃刻之間。追汝諸人作證見也。且各請依實供通。切忌回避。儻若不實。喪汝性命。上堂。趙州喫茶。我也怕他。若非債主。便是冤家。倚牆靠壁成羣隊。不知誰解辨龍蛇。上堂。五百力士揭石義。萬仞崖頭撒手行。十方世界一團鐵。虛空背上白毛生。直饒拈却臍脂帽子。脫却爐臭布衫。向報恩門下正好喫棒。何故。半夜起來屈膝坐。毛頭星現衲僧前。上堂。舉泉大道訪慈明因緣。師曰。二老漢當時若踏著臨濟向上底。我等今日飯也無喫。還知薦福落處麼。遂卓拄杖。喝一喝。下座。上堂。舉。雲門大師到乾峰。云。請師答話。峰云。到老僧也未。門云。恁麼那。恁麼那。峰云。將謂侯白。更有侯黑。師曰。二老宿一等相見。就中奇特。光孝今日為諸人說道理一偏。將謂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上堂。舉。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彌山。師曰。雲門道得。不妨諦當。要且落在第二頭。若是明果即不然。忽有人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只對他道。致將一問來。上堂。三世諸佛。眼裏無筋。六代祖師。皮下無血。明果齧定牙關[跳-兆+孛]跳。也出他圈[袖-由+貴]不得。何故。南泉斬猫兒。僧問。機不離位。用處停機即不問。未審機不到處如何通信。曰。一舉四十九。云。坐斷十方去也。曰。你要啞却老僧口那。問。呈橈舞棹則不問。且道婆婆手中兒子甚處得來。巖頭扣船舷三下。未審意旨如何。曰。焦磚打著連底凍。云。當時若問和尚。如何祇對他。曰。一棒打殺。云。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只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擲向水中。又且如何。曰。少賣弄。云。巖頭當時不覺吐舌。意又作麼生。曰。樂則同歡。問。如何是清淨法身。雲門云。華藥欄。此意如何。曰。森沙努眼睛。問。只這是。埋沒自己。只這不是。辜負先聖。去此二途。和泥合水處。請師道。曰。玉筋撐虎口。云。一言金石談來重。萬事鴻毛脫去輕。曰。莫謾老僧好。問。虛空消殞時如何。曰。離婁行處浪滔天。問。人皆畏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時如何。曰。倒戈卸甲。問。真淨和尚道。頭陀石被莓苔裹。擲筆峰遭薜荔纏。羅漢院一年度三箇行者。歸宗寺裏參退喫茶。未審明甚麼邊事。曰。他是關西子。愛說川僧話。虎丘忌日。拈香曰。平生沒興。撞著這無意智老和尚。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却干戈。隨分著衣喫飯。二十年來坐曲杓木。懸羊頭。賣狗肉。知他有甚憑據。雖然。一年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深。師於室中能鍛鍊耆叉。故世稱大慧與師居處為二甘露門。嘗誡徒曰。衲僧家著草鞋住院。何至如虻蚰戀窟乎。隆興改元。六月十三奄然而化。春秋六十有一。

夏臘四十有三。塔全身於院之西麓。

丹霞佛智蓬庵端裕禪師法嗣

福州清凉坦禪師

不知何許人也。久侍蓬庵。深蒙印可。屢分座說法。住清凉日。有僧舉徑山竹篋話請益。師示以偈曰。徑山有箇竹篋。直下別無道理。佛殿厨庫三門。穿過衲僧眼耳。其僧言下有省。餘語未見。

臨安府淨慈水庵師一禪師

婺之東陽人。族馬氏。年十六披削。首參雪峰慧照禪師。照舉藏身無迹話問之。師數日方明。呈偈曰。藏身無迹更無藏。脫體無依便廝當。古鏡不勞還自照。淡煙和露濕秋光。照質之曰。畢竟那裏是藏身無迹處。師曰。嘎。照曰。無蹤迹處因甚麼莫藏身。師曰。石虎吞却木羊兒。照深肯之。去謁東禪用。月庵果。皆有所投。晚依佛智於西禪。盡得其道。出住慈雲。繼遷數刹。乾道辛卯。始屆淨慈。上堂曰。圓悟師翁道。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無參始徹頭。水庵則不然。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無參未徹頭。若也欲窮千里目。直須更上一重樓。上堂。今晨改旦。伏惟首座。大眾。知事。頭首。一九二九。天寒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鬢策。四九三十六。夜眠如路宿。屈而復伸展。而又縮一夜。萬筭千思。胷中一團麻線。睡也睡不熟。及至天曉起來。腳踏實地。頭還戴屋。若作佛法商量。口啞舌禿。若作世諦流布。特牛生犢。拂子道。我悟也。山僧道。你悟箇甚麼。拂子道。可憐馳逐天下人。六六元來三十六。上堂。舉。法眼示眾云。盡十方世界明皎皎地。若有一絲頭。即是一絲頭。師豎起拂子曰。還見麼。穿過髑髏猶未覺。法燈和尚云。盡十方世界自然明皎皎地。若有一絲頭。不是一絲頭。師曰。夜來月色十分好。今日秋山無限清。上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古人恁麼說話。大似預搔待痒。若教渠踏著衲僧關棧。管取別有生涯。喝一喝。卓拄杖。下座。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胡餅。師曰。超談胡餅應時機。逐塊知非師子兒。敗葉霜風都掃盡。古松方見歲寒枝。師室中常問學者。西天鬚子因甚麼無髭鬚。淳熙丙申十二月二十四。書偈示寂於嘉禾之光孝。壽七十。臘五十五。

湖州道場無庵法全禪師

東吳玉峰人。族陳氏。幼不茹葷。十六師邑之東齊道川禪師。川嘗謂曰。汝十二時中承誰恩力。後閱法界觀色即不空。以即故空。始有趣入。及冠。祝髮進具。入閩。禮佛智於西禪。命為侍者。智後庵居西華。師每入室。智以狗子無佛性話問之。罔對。一日。與僧語次。僧舉五祖頌云。趙州露刃劒。師至此忽大悟。造智室。酬對如流。令加護。智徙育王。請嗣其座。初說法於宜黃之臺山。移白楊西華。隆興改元。少鄉鄭公作肅守吳興。延居虎巖。上堂。拈拄杖曰。汝等諸人箇箇頂天立地。肩橫

柳栗。到處行脚。勘驗諸方。更來這裏覓箇甚麼。纔輕輕拶著。便言天台普請。南嶽游山。我且問你。還曾收得大食國裏寶刀麼。卓拄杖曰。切忌口銜羊角。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曰。天下無貧人。云。見後如何。曰。四海無富漢。乾道己丑七月二十五。且將入寂。眾求偈。師瞪目下視。眾請益堅。遂書無無二字。棄筆而逝。火後。設利五色。塔于金斗峰。壽五十六。夏三十八。

泉州延福寒巖慧升禪師

建寧人也。上堂。喝一喝。曰。盡十方世界。會十世古今。都盧在裏許。畚畚塞塞了也。若乃放開一針鋒許。則大海四流。巨嶽倒卓。龜鼉魚龍。蝦蟇蚯蚓。盡向平地上湧出波瀾。游泳鼓舞。然雖如是。更須向百尺竿頭自進一步。則步步踏轉無盡藏輪。方知道鼻孔搭在上脣。眉毛不在眼下。還相委悉麼。復喝一喝。曰。切忌轉喉觸諱。

華藏密印安民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別峰寶印禪師

嘉之龍游人。族李氏。自幼通六經而厭俗務。乃從德山院清素得度具戒。聽華嚴起信。既盡其說。棄依密印於中峰。一日。印舉。僧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巖吒曰。是誰起滅。師啟悟。即首肯。會圓悟歸昭覺。印遣師往省。因隨眾入室。悟問。從上諸聖以何接人。師豎拳。悟曰。此是老僧用底。作麼生是從上諸聖用底。師以拳揮之。悟亦舉拳相交。大笑而止。留三年。印俾其徒往昭覺。挽歸中峰。為第一座。久之。南下謁佛性泰。月庵果。草堂清。皆契合。晚至徑山。謁大慧禪師。慧問。從甚處來。曰。西川。慧曰。未出劔門關。與汝三十棒了也。師曰。不合起動和尚。慧欣然掃室延之。慧南遷。師乃西還。出住臨邛鳳凰。徙廣漢崇慶。武信東禪。成都龍華。眉山中巖。復還成都。領正法。俄再出峽。抵金陵。留守以保寧延師。未幾。移居金山。遷雪竇。淳熙庚子夏。勅補徑山。上堂曰。三世諸佛以一句演百千萬億句。收百千萬億句只在一句。祖師門下。半句也無。只恁麼。合喫多少痛棒。諸仁者。且諸佛是。祖師是。若道佛是祖不是。祖是佛不是。取捨未忘。若道佛祖一時是。佛祖一時不是。顛預不少。且截斷葛藤一句作麼生道。大虫裹紙帽。好笑又驚人。復舉。僧問巖頭。浩浩塵中如何辨主。頭云。銅砂鑊裏滿盛油。師曰。大小巖頭打失鼻孔。忽有人問保寧。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只對他道。天寒不及卸帽。上堂。舉。南泉和尚到莊。莊主預辦迎禮。泉云。爭知道老僧來。排辦如此。主云。昨夜土地來報。泉云。老僧修行無力。被鬼神覷破。師曰。盡道南泉被鬼神覷破。不是好手。殊不知王老師當面做賊。金山今日新請都莊。萬一山僧到莊。第一不得鬼語。上堂。六月初一。燒空赤日。十字街頭。雪深一尺。掃除不暇。回避不及。凍得東村廖胡子。半夜著靴水上立。上堂。日上月下。速如電轂。又是重新一陽來復。湛不搖處。

暖生寒谷。籬落梅華。枝枝粲玉。賀客街頭。亞肩疊足。借婆裙子拜婆年。不識本來真面目。仲冬嚴寒。伏惟尊候起居萬福。上堂。將心除妄難除。即妄明心道轉迂。桶底趯穿無忌諱。等閑一步一芙蓉。師至徑山彌泱。

孝宗皇帝召對 選德殿。稱 旨入對日。 賜肩輿於東華門內。十年二月。上製圓覺經注。遣使馳賜。命作序。師年邁。益厭住持。十五年冬。奏乞庵居。得請。紹熙元年十一月。往見交承智策禪師。與之言別。策問行日。師曰。水到渠成。歸。索紙書十二月初七夜雞鳴時九字。如期而化。奉蛻質反寺之法堂。留七日。顏色明潤。髮長頂溫。越十日。葬于庵之西岡。壽八十有二。臘六十有四。特諡曰慈辨。塔曰智光。庵曰別峰。

昭覺徹庵元禪師法嗣

鄂州鳳棲慧觀禪師

上堂曰。前村落葉盡。深院桂華殘。此夜初冬節。從茲特地寒。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喝一喝。曰。恁麼說話。成人者少。敗人者多。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九

音釋

灑音浩 醴音禮 沔音緬 澧音禮 巖力空切 蹶七宿切 鞠音菊 醜音犁
霈音沛 臍音織 鸞音鶻 絃音絃 嘎所嫁切 齧音必 策音栗 廖音溜 鞞音穀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

僧 (正受)

編

南嶽第十六世(臨濟十二世楊岐五世)

龍翔竹庵土珪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頑庵得昇禪師

蜀之廣漢德陽人。族何氏。年十七。依崇果寺。二十得度。習講久之。棄謁文殊道禪師。講問佛法省要。殊示偈曰。契丹打破波斯寨。奪得寶珠村裏賣。十字街頭窮乞兒。腰間挂箇風流袋。師擬對。殊曰。莫錯。乃退參。三年方得旨趣。往見佛性。機不投。入閩。至鼓山。禮覲次。便問。國師不跨石門句。意旨如何。竹庵應聲喝曰。閑言語。師即領悟。命師分座說法。紹興辛酉。丞相魏國張公浚擁旄閩中。請開法石門。遷明教及報恩。開先。上堂曰。久雨不晴。一箭兩垛。鼻孔一時沒爛。且道是誰之過。賴得老趙州出來為你勘破。且道勘破箇甚麼。日輪天子現扶桑。誰管西來閑達磨。上堂。萬仞崖頭打一推。待渠絕後復蘇來。活鱗鱗禪須自悟。萬重關鎖一時開。僧問。應真不借。三界高超即不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曰。聞時富貴。見後貧窮。云。擡頭須掩耳。側掌便翻身。曰。無位真人在甚麼處。云。老大宗師。話頭也不識。曰。放你三十棒。乾道己丑九月二十五。集眾示偈而化。七日荼毗。獲設利同靈骨藏于三生塔。壽七十四。夏五十四。

通州狼山蘿庵慧溫禪師

七閩人。族鄭氏。甫二十。禮靈鳳主僧以巽落髮受具。謁棲賢初。百丈栖。水南遂。雲居舒。上封才。南昌原。晚依竹庵於東林。未幾。庵謝事。復謁高庵悟。南華曷。草堂清。皆蒙賞識。會竹庵徙閩之乾元。師歸省次。庵問。情生智隔。想變體殊。不用停囚長智。道將一句來。師乃釋然。述偈曰。拶出通身是口。何妨罵雨呵風。昨夜前村猛虎。齧殺南山大虫。庵首肯。紹興辛未冬。出住宣城寶勝。後四居望剎。

上堂曰。釋迦老子四十九年坐籌幃。彌勒大士九十一劫帶水拖泥。凡情聖量。不能剷除。理照覺知。猶存露布。佛意祖意。如將魚目作明珠。大乘小乘。似認橘皮為猛火。諸人須是豁開曾襟寶藏。運出自己家珍。向十字街頭普施貧乏。眾中忽有箇靈利漢出來道。美食不中飽人喫。出僧却向他道。幽州猶自可。最苦是新羅。

護國此庵景元禪師法嗣

台州國清簡堂行機禪師

郡之仙居人。族楊氏。風姿挺異。器識宏遠。年二十五。棄妻孥。往顯慶寺圓顛受具。乃依國清光禪師。去游諸席。晚契證於此庵。出住莞山。次遷江之圓通。太平

之隱靜。天台之萬年。再居隱靜。後處國清。上堂曰。單明自己。樂是苦因。趣向宗乘。地獄劫住。五日一參。三八普說。自揚家醜。更苦問理問事。問心問性。克由叵耐。若是英靈漢。窺藩不入。據鼎不嘗。便於未有生佛已前轉得身。却於今時大官路上捷行闊步。終不向老鼠窟草窠裏頭出頭沒。若也根性陋劣。要去有滋味處齧嚼。遇著義學阿師。遞相錮鏹。直饒說得雲興雨現。也是蝦蟆化龍。下梢依舊喫泥喫土。堪作甚麼。上堂。仲秋八月旦。庭戶入新涼。不露風骨句。愁人知夜長。上堂。無隔宿恩。可參臨濟禪。有肯諾意。難續楊岐派。窮廝煎。餓廝炒。大海只將折筯攪。你死我活。猛火然鑪煮佛喋。恁麼作用。方可撐門拄戶。更說聲和響順。形直影端。驢年也未夢見。上堂。似鏡長明。猶是真常流注。圓悟禪師云。今時覓一箇半箇似鏡長明底亦難得。那堪打破鏡來。恁麼說話。是則別有清規。一期見來。大似乞兒見小利。殊不知打破鏡來。正是貼肉汗衫。若到隱靜門下。二俱失利。何故。體才相似可克家。箇地不容通水泄。上堂。此一段事。若道是有。與賊為伴。若道是無。曠野藏身。總不恁麼。漉漉蕩蕩。朝行三千。暮行八百。忽若眼開。方知驢膺先生不是泗州大聖。高宗皇帝慶典。請就使廳祝聖。陞座問答罷。師乃曰。教中道。譬如琴瑟笙篴。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今日天下禪流為太上皇帝崇慶七十。演妙音。發妙指。驚雷掣電。聳動聽觀。已自祝聖了也。便恁散去。未見未後殷勤。記得世尊一日敷座而坐。須菩提前白佛言。希有世尊。大眾。且道此之希有。以端坐為希有。以尊重福相為希有。以所說為希有。若以端坐為希有。世尊何嘗不端坐。若以尊重福相為希有。何獨此日。若以所說為希有。佛未開唇動舌。一字元無。將甚麼作希有。遂喝一喝。曰。此之希有。在朕兆已前。語言未通之際。一齷齪破。方為希有。此名根本法輪。亦名正法眼藏。亦名真如解脫。亦名般若妙心。亦名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成所作智。在華嚴經中。男子身中入正定。女人身中從定出為希有。維摩經中。五百長者子各獻寶蓋。合成一蓋為希有。涅槃經中。大地震動。天花紛紛為希有。般若經中。包含內空。外空。內外空。統攝欲界。色界。無色界為希有。法華經中。佛放眉間光。現諸希有事為希有。一大藏教不可悉說。若開第二義門於世間品類之中。物物皆有希有。所謂黃河以清為希有。麒麟出現為希有。鳳凰來儀為希有。河出圖。洛出書為希有。今日太上皇帝崇慶七十。壽過五帝之上。為天中天。作王中王為希有。臣僧行機向河清海晏之時。祝地久天長之筭為希有。如上所說盡是世間之希有。大眾還知向上出世間之希有麼。復喝一喝。曰。四大海水可知滴數。諸須彌山可知斤兩。釋尊壽命無量無邊。於此見得徹。不妨太上與釋尊壽命齊年。更無優劣。其或未然。暫輟玉皇天上位。端居德壽福生宮。僧問。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為食。峰云。待汝出網來即向汝道。意旨如何。曰。同途不同轍。云。三聖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峰云。老僧住持事繁。又作麼生。曰。前箭猶輕後箭深。云。只如雪竇道。可

惜放過。好與三十棒。這棒一棒也較不得。直是罕遇作家。意又作麼生。曰。陣敗說兵書。云。這棒是三聖合喫。雪峰合喫。師以拂子擊禪床曰。這裏薦取。淳熙庚子五月六日。無疾端坐。握拳而終。闍維。設利甚夥。瘞靈骨于國清寺之西南隅。壽六十八。臘四十三。

鎮江府焦山或庵師體禪師

丹丘黃巖人。族羅氏。年十五去家。師妙智院守威。弱冠為沙彌。登具後。會蹠庵成禪師。抵其院。與語。挽歸典客。去游浙右。此庵開法真如。歸參禮。一日。經行殿廡。聞庵怒叱知事。所疑頓豁。翌日入室。庵指師曰。是子今日茅廣矣。及此庵奄世護國。因結茅白石峰為終計。佛海遠禪師移國清。邀師分座授徒。衲子宗仰。出住吳門之覺報。徙澄照焦山。上堂。舉。臨濟示眾云。一喝如踞地師子。一喝如金剛王寶劍。一喝如探竿影草。一喝不作一喝用。師曰。這箇公案。天下老宿拈掇甚多。第恐皆未盡善。焦山不免四稜著地。與諸人分明注解一徧。如何是踞地師子。咄。如何是金剛王寶劍。咄。如何是探竿影草。咄。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咄。若也未會。拄杖子與焦山吐露看。卓一下。曰。笑裏有刀。又卓一下。曰。毒蛇無眼。又卓一下。曰。忍俊不禁。又卓一下。曰。出門是路。更有一機。舉話長老也理會不得。

上堂。年常浴佛在今朝。目擊迦維路不遙。果是當時曾示現。宜乎惡水驀頭澆。上堂。熱月須搖扇。寒來旋著衣。若言空過日。大似不知時。上堂。古德道。祖師九年面壁。為訪知音。若恁麼會。喫鐵棒有日在。又古德云。祖師九年面壁。何不慚惶。若恁麼會。更買草鞋行脚三十年。師曰。祖師九年面壁。一似不曾。若恁麼會。日日香華夜夜燈。上堂。道生一。無角鐵牛眠少室。一生二。祖父開田說大義。二生三。梁間紫鸞語呢喃。三生萬物。男兒活計離窠窟。多處添。少處減。大虫怕喫生人膽。有若無。實若虛。爭掩驪龍明月珠。是則是。只如焦山坐斷諸方舌頭一句作麼生道。肚無偏僻病。不怕冷油[丩/(刀*了*(留-刀-田))/(目*目)/一/八]。拍禪床。下座。

僧問。如何是即心即佛。曰。鼎州出獐爭神。云。如何是非心非佛。曰。閩蜀同風。云。如何是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曰。窮坑難滿。問。起滅不停時如何。曰。謝供養。問。我有沒絃琴。久居在曠野。不是不會彈。未遇知音者。知音既遇。未審如何品弄。曰。鐘作鐘鳴。鼓作鼓響。云。雲門放洞山三頓棒。意旨如何。曰。和身倒。和身儻。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又作麼生。曰。淚出痛腸。云。真金須是紅爐煅。白玉還他妙手磨。曰。添一點也難為。室中常舉帚柄問學者曰。依稀若帚柄。髣髴赤斑虵。眾皆下語不契。有僧請益。師示以頌曰。依稀若帚柄。髣髴赤斑虵。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識爺。淳熙己亥八月朔。示微疾。四日。染翰別郡守曾公。逮夜半。書偈付侍僧。戒遺諸山書。復書偈辭眾。至鐘鳴趨寂。龕留七日。塔全軀於石公山。壽七十有二。臘五十有二。

常州華藏湛堂智深禪師

武林人也。佛涅槃日上堂曰。兜率降生。雙林示滅。掘地討天。虛空釘橛。四十九年播土揚塵三百餘會。納盡敗關。盡力布網張羅。未免喚龜作鼈。末後拘尸城畔。擲示雙趺。旁人冷眼看來。大似弄巧成拙。卓拄杖曰。無這箇道理。千古之下誰把口說。且道是甚麼道理。癡人面前切忌漏洩。

靈隱佛海慧遠禪師法嗣

慶元府東山全庵齊己禪師

叩之蒲江人。族謝氏。年二十五。遽脫塵鞅。往法輪寺下髮。聽圓覺久之。棄游關外。謁佛海於蟠龍。盡其機用。海未之許。一日。五參。出問。未審如何是佛。海曰。齊己。你問箇甚麼。師於言下大悟。遂禮拜。海曰。這漢今日大似方木逗著圓孔。於是名振叢席。初住鵝湖。遷居廣慧。徙東山。上堂。舉。修山主偈曰。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召大眾曰。薦得是。移華兼蝶至。薦得非。擔泉帶月歸。是也好。鄭州梨勝青州棗。非也好。象山路入蓬萊島。是亦沒交涉。踏著秤碇硬似鐵。非亦沒交涉。金剛寶劍當頭截。阿呵呵。會也麼。知事少時煩惱少。識人多處是非多。蓮社會道友請上堂。漸漸雞皮鶴髮。父少而子老。看看行步躑躅。疑殺木上座。直饒金玉滿堂。照顧白拈賊。豈免衰殘老病。正好著精彩。任汝千般快樂。渠儂合自由。無常終是到來。歸堂喫茶去。唯有徑路修行。依舊打之遶。但念阿彌陀佛。念得不濟事。復曰。啞。這條活路已被善導和尚直截指出了也。是你諸人朝夕在徑路中往來。因甚麼當面蹉過。阿彌陀佛這裏薦得。便可除迷倒障。拔猶豫箭。截疑惑網。斷癡愛河。伐心稠林。浣心垢濁。正心謫曲。絕心生死。然後轉入那邊。擡起脚。向佛祖履踐不到處進一步。開却口。向佛祖言詮不到處說一句。喚回善導和尚。別求徑路修行。其或準前。捨父逃走。流落他鄉。撞東磕西。苦哉。阿彌陀佛。淳熙丙午秋。退居天童。示少恙。寄古爐瓶。別育王佛照德光禪師。乃書偈而逝。

撫州疎山歸雲如本禪師

台城人也。上堂。久雨不晴。戊在丙丁。通身泥水。露出眼睛。且道是甚麼眼睛。卓拄杖曰。林間泥滑滑。時叫兩三聲。上堂。舉丹霞燒木佛話。乃曰。李四有錢不解飲。張三解飲又無錢。相招豐樂樓中看。不怕寒威雪滿天。

覺阿上人

日本國藤氏子也。十四得度受具。習大小乘。有聲。二十九屬商者自中都回。言禪宗之盛。阿奮然拉法弟金慶航海而來。歲餘始至(乾道辛卯夏也)。袖香拜靈隱佛海禪師。海問其來。阿輒書而對。復書曰。我國無禪宗。唯講五宗經論。國主無姓氏。號金輪王。以嘉應改元。捨位出家。名行真。年四十四。王子七歲。令受位。今已五

載。度僧無進納。而講義高者賜之。某等仰服 聖朝遠公禪師之名。特詣丈室禮拜。願傳心印。以度迷津。且如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離相離言。假言顯之。禪師如何開示。海曰。眾生虛妄見。見佛見世界。阿書云。無明因何而有。海便打。即命海陞座決疑。明年秋。辭游金陵。抵長蘆江岸。聞鼓聲。忽穎悟。始知佛海垂手旨趣。旋靈隱。述五偈。敘所見。辭海東歸。偈曰。航海來探教外傳。要離知見脫蹄筌。諸方參遍草鞋破。水在澄潭月在天(其一)掃盡葛藤與知見。信手拈來全體現。腦後圓光徹太虛。千機萬機一時轉(其二)妙處如何說向人。倒地便起自分明。驀然踏著故田地。倒裹幘頭孤路行(其三)求真滅妄元非妙。即妄明真都是錯。堪笑靈山老古錘。當陽拋下破木杓(其四)豎拳下喝少賣弄。說是論非入泥水。截斷千差休指注。一聲歸笛囉囉哩(其五)。海稱善。書偈贈其行。阿少親文墨。善諸國書。至此未數載。徑躋祖域。其於華語能自通。淳熙乙未。與其國僧統遣僧訊海。副以水晶降魔杵及數珠二臂。綵扇二十事。貯以寶函。壬寅夏。王請住持其國叡山寺。復遣僧通嗣書。時海已入寂矣。

何山佛燈守珣禪師法嗣

婺州義烏稠巖了贊禪師

上堂。舉趙州狗子無佛性話。乃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萬疊青州藏古鏡。赤脚波斯入大唐。八臂那吒行正令。咄。

西禪文璉禪師法嗣

遂寧府西禪第二代希秀禪師

上堂曰。秋光將半。暑氣漸消。鴻鴈橫空。點破碧天似水。猿猱挂樹。撼翻玉露如珠。直饒對此明機。未免認龜作鼈。且道應時應節一句作麼生道。野色併來三島月。溪光分破五湖秋。

雲居高庵善悟禪師法嗣

婺州雙林用禪師

郡之金華人。族戴氏。年十四。往智者寺出家。試所習得度。乃遊江表。初謁長蘆信。保寧璣。甘露卓。後至龍門。久之。高庵過廬陵天寧。遷雲居。師隨至。一日。庵陞座。舉。僧問投子。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禪床。叉手而立。師聞。罔知所詣。歸坐紙帳中。因垂手褰帳。忽悟。由是往來三佛會下。皆蒙肯諾。初住閩之中際。次居東西二禪。後補天寧雙林。上堂曰。拈槌豎拂祖師門下。將黃葉以止啼。說妙談玄衲僧面前。望梅林而止渴。際山今日去却之乎者也。更不指東畫西。向三世諸佛命脉中。六代祖師骨髓裏。盡情傾倒。為諸人說破。良久。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台州萬年無著道閑禪師

郡之黃巖人。族洪氏。年二十六。師芭蕉庵主。以中選籍名九峰興善院得度。未久。歷諸老之門。晚至歐峰。機語頓契。紹興壬戌。以天台太平興國為萬年報恩光孝勅師居之。上堂曰。全機敵勝。猶在半途。啐啄同時。白雲萬里。纔生朕兆。已落二三。不露鋒鋦。成何道理。且道從上來事合作麼生。誣人之罪。以罪加之。上堂。蕩蕩無迂曲。明明透古今。曉雲籠碧岫。殘葉落疎林。脫體全收放。當堂定淺深。饒君親薦得。未是我知音。上堂。舉。臨濟侍德山次。山云。今日困。濟云。這老漢寐語作麼。山便打。濟掀倒禪床。雪竇云。二員作者具啐啄同時眼。有啐啄同時用。雪竇擬向饒鷹爪下奪肉。餓虎口裏爭餐。敢謂德山。臨濟俱是瞎漢。有人辨得。天下橫行。師曰。然則梅檀。蒼筤。氣不相饒。鸞鷲。麒麟。瑞無私出。為甚麼雪竇道俱是瞎漢。選佛若無如是眼。假饒千載亦奚為。上堂。舉。乾峯示眾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眾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峰曰。典座來日不得普請。師曰。相見不須瞋。君窮我亦貧。謂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丁卯九月壬申。書偈而寂。

福州中際能禪師

巖陵人也。往來龍門。雲居有年。未有所證。一日。普請擇菜次。高庵忽以猫兒擲師懷中。師擬議。庵攔胸踏倒。於是大事洞然。所至宗匠倒屣。紹興甲子春。入閩。抵中際。歲餘。遂繼席。上塔曰。萬古長空。一朝風月。不可以一朝風月昧却萬古長空。不可以萬古長空不明一朝風月。且如何是一朝風月。人皆畏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會與不會。何忌承當。僧問。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曰。路側轉身難。云。萬象之中獨露身。又作麼生。師舉拳示之。

南康軍雲居普雲白圓禪師

綿之巴西人。族雍氏。年十九。以試經被僧服。留教苑五祀。出關南下。謁谷隱顯。開福寧。百丈古。始詣龍門。一日。於廊廡間覩繪胡人。有省。夜白高庵。庵舉法眼偈曰。頭戴貂鼠帽。腰懸羊角錐。語不令人會。須得人譯之。復筴火示之曰。我為汝譯了也。於是大法明了。呈偈曰。外國言音不可窮。起雲亭下一時通。口門廣大無邊際。吞盡楊岐栗棘蓬。庵遣師依佛眼。眼謂曰。吾道東矣。紹興丁巳。出住薦福。遷雲居。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云。北斗裏藏身。師曰。南北東西萬萬千。乾坤上下兩無邊。相逢相見呵呵笑。屈指擡頭月半天。

大滄牧庵法忠禪師法嗣

成都府信相戒修禪師

上堂。舉馬祖不安。師曰。兩輪舉處煙塵起。電急星馳擬何止。目前不礙往來機。正令全施無表裏。丈夫意氣自衝天。我是我兮你是你。

寶峰擇明禪師法嗣

漢州無為隨庵守緣禪師

本郡人。族史氏。年十三病目。因去家。依棲禪慧目能禪師圓具。出峽至寶峯。一日。峯上堂。舉。永嘉曰。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遂舉拂子曰。看看。千江競注。萬派爭流。若也素善行舟。便諳水脉。遂可優游性海。笑傲煙波。其或未然。且歸巖下坐。更待月明時。師聞。釋然領悟。翌日。詣方丈。陳所得。峰首肯。留五年。西歸。寓中巖。郡守邵公溥挽師開法棲禪。遷無為中巖。上堂曰。以一統萬。一月普現一切水。會萬歸一。一切水月一月攝。展則彌綸法界。收來毫髮不存。雖然收展殊途。此事本無異致。但能於根本上著得一雙眼去。方見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盡從此中示現。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盡從此中流出。天地日月。萬象森羅盡從此中建立。三界九地。七趣四生盡從此中出沒。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乃至世間工巧諸伎藝。盡現行此事。所以世尊拈華。迦葉便乃微笑。達磨面壁。二祖於是安心。桃華盛開。靈雲疑情盡淨。擊竹作響。香巖頓忘所知。以至盤山於肉案頭悟道。彌勒向魚市裏接人。誠謂造次顛沛必於是。經行坐臥在其中。既有如是奇特。更有如是光輝。既有如是廣大。又有如是周徧。你輩諸人因甚麼却有迷有悟。要知麼。幸無偏照處。剛有不明時。上堂。綠暗紅稀日。蜂忙蝶困時。本來真面目。一點不曾移。[口@力]。上堂。舉。趙州示眾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時有僧問。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甚麼。曰。我亦不知。云。和尚既不知。為甚麼道不在明白裏。曰。問事即得。禮拜了退。師曰。世間無物可羅籠。獨立嵯峨萬仞峰。忽若有人猛推落。騰身雲外不留蹤。

烏巨雪堂道行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退庵休禪師

上堂曰。恁麼也不是。不恁麼也不是。針眼裏跳出赤梢鯉魚。變化昇騰。神通游戲。直饒雨似盆傾。不是。不是。上堂。風動耶。幡動耶。風鳴耶。鈴鳴耶。非風鈴鳴。非風幡動。此土與西天。一隊黑漆桶。誑惑世間人。看看滅胡種。山僧不奈何。趁後也打闌。瓠子曲彎彎。冬瓜長儻侗。上堂。結夏時左眼半斤。解夏時右眼八兩。謾云九十日安居。贏得一肚皮妄想。直饒七穴八穿。未免山僧拄杖。雖然如是。千鈞之弩。不為鼯鼠發機。上堂。先師尋常用腦後一鎚。卸却學者胷中許多詰曲。當年克賓維那曾中興化此毒。往往天下叢林喚作超宗異目。非唯辜負興化。亦乃克賓受辱。若是臨濟兒孫。終不依草附木。資福喜見同參。今日傾腸倒腹。遂卓拄杖。喝一喝。曰。還知先師落處麼。猗死禪和。如麻似粟。上堂。言發非聲。是箇甚麼。色前不物。莫亂針錐。透過禹門。風波更險。咄。

信州龜峰晦康慧光禪師

建寧人也。上堂。數日暑氣如焚。一箇渾身無處安著。思量得也是煩惱人。這箇失是煩惱。更有己躬下事不明。便是煩惱。所以達磨大師煩惱。要為諸人吞却。又被咽喉小。要為諸人吐却。又被牙齒碍。取不得。捨不得。煩惱九年。若不得二祖不惜性命。往往轉身無路。煩惱教死。所謂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後來蓮華峰庵主到這裏。煩惱不肯住。南嶽思大到這裏。煩惱不肯下山。更有臨濟。德山。用盡自己查梨。煩惱鉢盂無柄。龜峰今日為他閑事長無明。為你諸人從頭點破。卓拄杖一下。云。一人腦後露腮。一人當門無齒。更有數人鼻孔沒半邊。不勞再勘。你諸人休向這裏立地瞌睡。殊不知家中飯籬鍋子一時失却了也。你若不信。但歸家點檢看。

真州長蘆且庵守仁禪師

上堂曰。百千三昧。無量妙門。今日日庵不惜窮性命。只做一句子說與諸人。乃卓拄杖。下座。上堂。雲從龍。風從虎。吹散江村寒露雨。麗天杲日絕纖埃。有路明明吞佛祖。物見主。眼卓豎。天邊白鴈送寒歸。籬下黃華香半吐。上堂。卓拄杖。召大眾曰。這般曲調。豈屬宮商。不是知音。徒勞側耳。且庵今日待為諸人吹一曲。舞一拍。還有擊節者麼。若有。乾闥婆王性命難存。若無。贏得一場懨[怡-台+羅]。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

音釋

珪音圭 郟音談 曷音丙 珣音荀 贊於倫切 績則歷切 浚音峻 孛音奴
呢音元 喃女咸切 啞音亞 叡音銳 褻去虔切 貂音凋 [口@力]戶臥切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一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

僧 (正受)

編

南嶽第十六世(臨濟十二世楊岐五世)

大滄月庵善果禪師法嗣

荊門軍玉泉窮谷宗璉禪師

合郡雲門人。族董氏。兒時有異言。幼師廣化了達。試法華。凡兩奏名。恩乃及。剗染登戒。之成都大慈講習。往參信相昌禪師。值上堂。僧問。法法不隱藏。古今常顯露。如何是顯露底法。曰。山河大地。師聞微有得。出關謁鹿苑業。文殊道。佛性泰。皆未釋所滯。往扣月庵於道吾。隨居福巖。每舉雲門放洞山三頓棒話詰之。語不契。一日。普請擔采至彌陀嶺。倦甚。去檐。噓之。忽大悟。拊掌笑曰。快活。快活。亟歸。擬白月庵。庵見來。乃曰。信吾不賺汝。師禮謝。於是命首眾說法。衲子踵隨。竟晦迹南嶽二十年。居思大三生藏亦久。因號璉三生。會上封虛席。潭帥龍圖劉公昉力挽開法。未幾引退。復住報恩。福巖及龍王玉泉。開堂日。問答已。乃曰。衲僧向人天眾前一問一答。一擒一縱。一卷一舒。一挨一拶。須是具金剛眼睛始得。若是念話之流。君向西秦。我之東魯。於宗門中殊無所益。這一段事。不在有言。不在無言。不礙有言。不礙無言。古人垂一言半句。正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橫說豎說。只要控人入處。其實不在言句上。今時人不能一徑徹證根源。只以語言文字而為至道。一句來。一句去。喚作禪道。喚作向上向下。謂之菩提涅槃。謂之祖師巴鼻。正似鄭州出曹門。從上宗師會中。往往真箇以行脚為事底。纔有疑處。便對眾決擇。只一句下見諦明白。造佛祖直指不傳之宗。與諸有情盡未來際。同得同證。猶未是泊頭處。豈是空開脣皮。胡言漢語來。所以南院示眾云。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時有僧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院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云。猶是學人問處。院曰。如何是你問處。僧云。失。院便打。其僧不契。後至雲門會中。因二僧舉此話。一僧云。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悟。即回南院。院已遷化。時風穴作維那。問曰。你是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僧那。云。是。穴曰。你當時如何。云。我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穴曰。你會也。大眾。暗穿玉線。密度金針。如水入水。似金博金。敢問大眾。啐啄同時是親切處。因甚却失。若也會得。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為之化。便可橫身宇宙。獨步大方。若跳不出。依前只在架子下。上堂。拈拄杖曰。破無明暗。截生死流。度三有城。泛無為海。須是識這箇始得。遂召大眾曰。喚作拄杖則觸。不喚作拄杖則皆。若也識得。荊棘林中撒手。是非海裏橫身。脫或未然。普賢乘白象。土宿跨泥牛。參。上堂。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

涉。師曰。永嘉恁麼道。大似含元殿上更覓長安。殊不知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雖然如是。三十年後趙婆酤醋。上堂。舉。瀉山問仰山。仲冬嚴寒即不問。暑運推移事若何。仰山進前三步。瀉曰。知子答這話不得。時香巖旁立。云。某偏答得這話。瀉理前話問之。巖亦進前三步。瀉山曰。賴過寂子不會。師曰。問既一般。答亦相似。為甚麼肯一不肯一。要識瀉山麼。脚踏西溪流去水。手持南嶽寄來書。上堂。宗乘一唱殊途絕。萬別千差俱泯滅。通身是口難分雪。金剛腦後三斤鐵。好大哥。上堂。舉。麻谷持錫到章敬。又到南泉。師曰。是。是。放出南山真鼈鼻。不是。不是。勒回千里追風驥。終成敗壞可憐生。塞斷咽喉無出氣。無出氣。有巴鼻。趙州東壁挂葫蘆。堪笑維摩談不二。僧問。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意旨如何。曰。利動君子。云。惟復棒頭有眼。惟復見機而作。曰。獼猴繫露柱。云。只如三聖道。你恁麼為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又作麼生。曰。錦上鋪華又一重。問。行脚逢人時如何。曰。一不成。二不是。云。行脚不逢人時如何。曰。虎齧大虫。云。只如慈明道。釣絲絞水。意作麼生。曰。水浸鋼石卵。問。三聖道。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為人。意旨如何。曰。兵行詭道。云。興化道。我逢人即不出。出則便為人。又作麼生。曰。綿裏秤鎚。問。不落因果。為甚麼墮野狐身。曰。廬山五老峯。云。不昧因果。為甚麼脫野狐身。曰。南嶽三生藏。云。只如不落不昧。未審是同是別。曰。倚天長劍逼人寒。問。北斗裏藏身時如何。曰。從地涌出。云。便恁麼去時如何。曰。波斯讀梵書。問。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趙州道。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曰。兩手扶犁水過膝。云。只如僧又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云。念念不停流。又作麼生。曰。水晶甕裏浸波斯。問。楊岐道。三脚驢子弄蹄行。意旨如何。曰。過蓬州了。便到巴州。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曰。昨夜祝融生兩角。云。樹倚藤枯。句歸何處。曰。今朝突兀又麼光。云。只如瀉山呵呵大笑又作麼生。曰。海水逆流。云。羅山道。道吾是箇館驛裏撮馬糞漢。又且如何。曰。衣穿肉露。問。文殊是七佛之師。為甚麼出女子定不得。曰。鬧處莫出頭。云。罔明為甚麼却出得。曰。放屁合著大石調。云。一等是箇時節。為甚麼有出得出不得。曰。這裏有人教唆詞訟。問。達磨未來時如何。曰。雲籠嶽頂。云。來後如何。曰。雨灑瀟湘。問。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意旨如何。曰。路窮山轉。云。冤有頭。債有主。曰。嚇嚙嚇嚙。云。忽然百萬大眾一時笑時如何。曰。你見箇甚麼。僧禮拜。師曰。賺殺一船人。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騎牛穿市過。云。學人買鐵得金。曰。父南子北。紹興庚辰十二月二十三日。集眾出衣盂。令於寺南建二窣堵。一以存吾報身劫灰之餘。一以奉四眾靈骨。書偈而逝。七日闍維。獲舍利五色。眾咸得之。以正月二十四歸骨奉藏焉。壽六十四。臘四十一。

潭州大滄行禪師

上堂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道是箇甚麼。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畢竟在甚麼處。苦。苦。有口說不得。無家何處歸。上堂。橫拄杖曰。你等諸人若向這裏會去。如紀信登九龍之輦。不向這裏會去。似項羽失千里烏騅。饒你總不恁麼。落在無事閣裏。若向這裏撥得一路。轉得身。吐得氣。山僧與你拄杖子。遂靠拄杖。下座。上堂。舉。僧問趙州。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州云。人從陳州來。不得許州信。師曰。滿滿彎弓射不著。長長揮劍斫無痕。堪笑日月不到處。箇中別是一乾坤。

潭州道林淵禪師

上堂曰。節近端午。乍晴乍雨。帶累達磨眼睛。特地和泥合土。二祖不會承當。雪庭枉受辛苦。引得後代兒孫各自開張門戶。或放南山毒虵。或作玄沙猛虎。雪峰連鞞三毬。禾山一味打鼓。山僧檢點將來。盡是葛藤露布。爭如喫飯著衣。此外更無佛祖。畢竟如何。阿嫂便是大哥妻。師姑元是女人做。僧問。鍾未鳴。鼓未響。托鉢向甚麼處去。德山便低頭歸方丈。意旨如何。曰。奔雷迸火。云。巖頭道。這老漢未會末後句在。又作麼生。曰。相隨來也。云。巖頭密啟其意。未審那裏是他密啟處。曰。萬年松在祝融峰。云。然雖如是。只得三年。三年後果遷化。還端的也無。曰。嚙呢嚙喇吽[口*發]吒。紹興二十三年五月七日。上堂。拈拄杖。示眾曰。離却聲色言語。道將一句來。眾無對。師曰。動靜聲色外。時人不肯對。世間出世間。畢竟使誰會。言訖。倚杖而逝。

隨州大洪老衲祖證禪師

潭之瀏陽潘氏子。上堂曰。萬象之中獨露身。如何說箇獨露底道理。豎起拂子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僧問。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門云。話墮也。未審那裏是這僧話墮處。曰。鮎魚上竹竿。問。離却言句。請師直指。師豎起拂子。僧云。還有向上事也無。曰。有。云。如何是向上事。曰。速禮三拜。

隆興府石亭野庵璇禪師

上堂曰。喫粥了也未。趙州無忌諱。更令洗鉢盂。太煞沒巴鼻。悟去由來不丈夫。這僧那免受塗糊。有指示。無指示。韶石四楞渾塌地。入地獄如箭射。雲岫清風生大廈。相逢携手上高峰。作者應須辨真假。真假分。若為論。午夜寒蟾出海門。

隆興府泐潭山堂德淳禪師

信之上饒人。上堂曰。俱胝一指頭。一毛拔九牛。華嶽連天碧。黃河徹底流。截却指。急回眸。青篛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

常州宜興保安復庵可封禪師

三山玉融林氏子。上堂曰。天寬地大。風清月白。此是海宇清平底時節。衲僧家等閑問著。十箇有五雙知有。只如夜半華嚴池吞却楊子江。開明橋撞倒平山塔。是汝諸人還知麼。若也知去。試向非非想天道將一句來。其或未知。擲下拂子曰。須是山僧拂子始得。上堂。舉。雲門問僧。光明寂照遍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門云。話墮也。師曰。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

潭州石霜宗鑑禪師

上堂曰。送舊年。迎新歲。動用不離光影內。澄輝湛湛夜堂寒。借問諸人會不會。若也會。增瑕類。若不會。依前昧。與君指箇截流機。白雲更在青山外。

雲居法如禪師法嗣

太平州隱靜圓極彥岑禪師

台城人也。上堂曰。韓信打關。未免傷鋒犯手。張良燒棧。大似曳尾靈龜。既然席卷三秦。要且未能囊弓裹革。煙塵自靜。我國晏然。四海九州。盡歸皇化。自然牛閑馬放。風以時。雨以時。五穀熟。萬民安。大家齊唱村田樂。月落參橫夜向闌。

上堂。今朝八月初五。好事分明為舉。嶺頭漠漠秋雲。樹底鳴鳩喚雨。昨夜東海鯉魚吞却南山猛虎。雖然有照有用。畢竟無賓無主。唯有文殊普賢。住。住。我識得你。上堂。舉。正堂辯和尚室中問學者。蚯蚓為甚麼化為百合。師曰。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

鄂州報恩成禪師

上堂曰。秋雨乍寒。汝等諸人青州布衫成就也未。良久。喝曰。雲溪今日冷處著一把火。便下座。

道場正堂明辯禪師法嗣

平江府覺報清禪師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師曰。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石壓笋斜出。岸懸華倒生。

湖州何山然首座

姑蘇人也。侍正堂之久。入室次。堂問。貓兒為甚麼偏愛捉老鼠。曰。物見主。眼卓豎。堂欣然。因命分座。淳熙初。終於此山。

白楊法順禪師法嗣

吉州青原如禪師

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曰。生鐵鑄崑崙。云。來後如何。曰。五彩畫門神。

淨居尼慧溫法嗣

溫州淨居尼無相大師法燈

上堂。拈拄杖。卓曰。觀音出。普賢入。文殊水上穿靴立。擡頭鷄子過新羅。石火電光追不及。咄。

南嶽第十七世(臨濟十三世黃龍六世)

萬年心聞曇贲禪師法嗣

溫州龍鳴在庵賢禪師

上堂。舉。崇壽示眾云。識得凳子。周匝有餘。雲門道。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師曰。崇壽老漢。坐殺天下人。雲門大師。走殺天下人。龍鳴即不然。識得凳子。四脚著地。要坐便坐。要起便起。

潭州大瀉唼庵鑑禪師

會稽人也。上堂曰。木落霜空。天寒水冷。釋迦老子無處藏身。拆東籬。補西壁。撞著不空見菩薩。請示念佛三昧。也甚奇怪。却向道。金色光明雲。參退喫茶去。上堂。老胡開一條路。甚生徑直。只云歇即菩提。性淨明心。不從人得。後人不得其門。一向奔馳南北。往復東西。極歲窮年。無箇歇處。諸人還歇得麼。休。休。

上堂。舉。晦堂和尚一日問僧。甚處來。云。南雄州。曰。出來作甚麼。云。尋訪尊宿。曰。不如歸鄉好。云。未審和尚令某歸鄉。意旨如何。曰。鄉裏三錢買一片魚鮓如手掌大。師曰。寧可碎身如微塵。終不瞎箇師僧眼。晦堂較些子。有般漢便道。熟處難忘。有甚共語處。

南嶽第十七世(臨濟十三世楊岐六世)

西禪懶庵鼎需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本庵安永禪師

閩縣人。族吳氏。弱冠依安國慈濟為苾芻。未幾。謁懶庵於雲門。一日。入室。庵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不得向世尊良久處會。隨後便喝。條然契悟。作禮曰。不因今日問。爭喪目前機。庵許之。及徙怡山。命師首眾。閱二年。庵將順寂。以大慧所傳磨衲授之。囑令剪拂學者。安撫尚書張公澄請師繼席。不數月。拂袖雲門庵。乾道甲申。郡師大資王公之望從眾衲請居乾元。遷黃檗。又三年。移鼓山。上堂曰。要明箇事。須是具擊石火。閃電光底手段。方能嶮峻崖頭全身放捨。白雲深處得大安居。如其覷地覓金針。直下腦門須逆裂。到這裏。假饒見機而變。不犯鋒鋦。全身獨脫。猶涉泥水。只如本分全提一句又作麼生道。擊拂子曰。淬出七星光燦爛。解拈天下任橫行。上堂。布網垂鈎闊。長江不繫舟。水寒魚不食。特地過滄洲。恁麼舉似。著甚來由。半夜黑風翻大海。直得波濤絕點流。上堂。拈拄杖曰。

臨濟小廝兒。未曾當頭道著。今日全身放憨。也要諸人知有。遂擲拄杖。下座。上堂。舉。睦州示眾云。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不得忘却老僧。師曰。恁麼說話。面皮厚多少。木庵則不然。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直須颺下入處始得。僧問。須彌頂上翻身倒卓時如何。曰。未曾見毛頭星現。云。恁麼則傾湫倒嶽去也。曰。莫亂做。僧便喝。師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

南劍州劍門安分庵主

號分禪。少與木庵同肄業安國。後依懶庵。未有深證。辭謁徑山大慧禪師。行次江干。仰瞻宮闕。聞街司喝。侍郎來。釋然大悟。作偈曰。幾年箇事挂胸懷。問盡諸方眼不開。肝膽此時俱決盡。一聲江上侍郎來。徑回西禪。懶庵迎之。付以伽梨。自爾不規所寓。後庵居劍門。化被嶺表。學者從之。所作偈頌。走手而成。凡千餘首。盛行於世。示眾曰。這一片田地。汝等諸人且道天地未分已前在甚麼處。直下徹去。已是鈍置分上座不少了也。更若擬議思量。何啻白雲萬里。驀拈拄杖打散大眾。

示眾。上至諸佛。下及眾生。性命總在山僧手裏。檢點將來。有沒量罪過。山僧亦有沒量罪過。還有檢點得出者麼。卓拄杖一下。曰。冤有頭。債有主。遂左顧右視曰。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示眾。十五日已前。天上有星皆拱北。十五日已後。人間無水不朝東。已前已後總拈却。到處鄉談各不同。屈指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諸兄弟。且道今日是幾。良久。曰。本店買賣。分文不賒。

東禪蒙庵思嶽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宗遠禪師

上堂曰。世尊道。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遂喝曰。至本無瑕却有瑕。

開善密庵道謙禪師法嗣

建寧府仙州山吳十三道人者

每以己事扣諸禪。及開善歸。結茅於其左。遂往給侍。紹興庚申三月八日夜。適然啟悟。占偈呈善曰。元來無縫罅。觸著便光輝。既是千金寶。何須彈雀兒。善答曰。焮地折時真慶快。死生凡聖盡平沉。仙州山下呵呵笑。不負相期宿昔心。

東林卍庵道顏禪師法嗣

荊南府公安遯庵祖珠禪師

南平人也。依卍庵之久。一日。入室次。庵問僧云。如何是佛。麻。師聞頓契。有偈曰。機前一句子。用處不留情。如撞幢子弩。箭箭中紅心。後開法公安。四眾歸仰。上堂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瀝盡野狐涎。耀翻山鬼窟。平田淺草裏。露出焦尾大虫。大虛寥廓中。放出遼天俊鶻。阿呵呵。露風骨。等閑拈出眾人前。舉

竟分明是何物。咄。咄。上堂。玉露垂青草。金風動白蘋。一聲寒鴈叫。喚起未惶人。上堂。鷲子深談實相。善說法要。可惜玄沙老人漏泄向上一竅。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禪客相逢只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大眾。這兩箇老漢。一人撥動天關。一人掀翻地軸。山僧輒爾做輦。敢繼渠儂高躅。蒼鷹爪下分餐。猛虎口中奪肉。一句當機。千足萬足。君不見古人有言兮。逢船便渡。得路便行。要會箇中意。日午打三更。拍禪床。下座。

汀州報恩法演禪師

果州人也。上堂。舉俱胝豎指。師曰。佳人睡起懶梳頭。把得金釵插便休。大抵還他肌骨好。不塗紅粉自風流。

教心晦庵彌光禪師法嗣

泉州法石中庵慧空禪師

贛城贛縣人。族蔡氏。少為書生。年三十六。投郡之觀音院下髮。往依仰山祖禪師。有省。次參翠巖廣照燈禪師。燈與語鋒投。俾典翰墨。辭謁大慧於徑山。宿疑盡去。屬慧貶衡陽。遂入問。見鼓山珪。淨眾嶽。皆蒙印可。後抵教忠。一日。入室。聞舉女子出定話。擬踵門。忽大悟。乃曰。自携瓶去沽村酒。却著衫來作主人。忠曰。中間底是阿誰。師禮拜便出。忠哂之。紹興己巳。會忠移住龜山。以師繼席。後遷大安及崇福。乾道丁亥。謝事。寓雪峰。東庵。洋嶼。雲門。庚申春。泉守龍學王公十朋挽居法石。受請日。上堂曰。雲門山中筍硬窠已是經年。洋嶼江頭未見有毛頭星出現。舉手攀南斗。回身倚北辰。等閑拋出東山暗號。驗盡天下野狐。當機覲面不相饒。喝下跛驢成隊走。是以藥山道。未有長行而不住。未有長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為無所為。宜作舟航。無久住此。咄。古人大似以隋珠彈雀。用趙璧抵烏。恁麼要續如來正法。大似鄭州出曹門。且道雲門庵主今日赴法石請。為人底句作麼生道。八十翁翁鞦韆毬。直從洋嶼江心過。春日上堂。拈拄杖。卓一下。曰。先打春牛頭。又卓一下。曰。後打春牛尾。驚起虛空入藕絲裏。釋迦無路潛蹤。彌勒急走千里。文殊却知落處。撫掌大笑歡喜。且道他歡喜箇甚麼。春風昨夜入門來。便見千華生碓觜。上堂。舉。芭蕉示眾曰。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師曰。要識芭蕉用處麼。更將歸去夢。說與欲行人。上堂。千家樓閣。一霎秘風。只知襟袖涼生。不覺園林落葉。於斯薦得。觸處全真。其或未然。且作寒溫相見。上堂。舉。金剛經云。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眾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是名為心。要會麼。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華。僧問。先佛垂範。禁足安居。未審是何宗旨。曰。瑠璃鉢門托須彌。僧便喝。師便打。問。知師久韞囊中寶。大衣臨筵乞借看。曰。猛虎畫蛾眉。云。今日小出大遇也。曰。劒去久矣。不須刻舟。云。只如真覺示眾道。南山有條鼈鼻虵。

汝等諸人切須好看。未審此意如何。曰。黑雲遮古路。云。長慶道。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意作麼生。曰。抱劍入桑林。云。只如雲門將拄杖攬向雪峰面前。峰作怕勢。又且如何。曰。一家有事百家忙。云。玄沙道。用南山作麼響。曰。也要大家知。云。古人恁麼提持。成得甚麼邊事。曰。兩兩三三。成羣作隊。問。禾山四打鼓。意旨如何。曰。下下打著。云。打著後如何。曰。不在鼓聲中。頭頭皆漏泄。云。雪峰見僧來。連鞞出三箇毬子。又且如何。曰。兄弟添十字。云。學人未曉。乞師再指。曰。退步思量愁殺人。淳熙甲午春。偶微恙。寶文傳公自得赴漕江左。聞而省之。值師偃息。即召曰。和尚。惺惺著。師應曰。已與侍郎相見了也。傳曰。一釣便上。師曰。也不可放過。傳謂侍僧曰。誰言渠病。師曰。雪上加霜。翊日。剷沐更衣。書偈已。端然坐亡。乃三月二十三日也。闍維。數珠不壞。獲設利五色。窆于東山之鉢那塔。壽六十九。臘四十有三。

臨安府淨慈混源曇密禪師

天台人。族盧氏。年十二去家。師資福道榮。十六圓具。習台教。棄依大慧於徑山。未幾。往謁雪巢一。此庵元。入門留東。西禪。無省。遂之泉南教忠。求決於晦庵。俾悅眾。會解事歸前資。偶舉香巖擊竹因緣。豁然契悟。述偈呈庵。與賢沙未徹語詰之。無滯。庵曰。子今始可見妙喜矣。即禮辭。至梅陽。服勤四載。乾道辛卯。出住茗溪上方。次遷台城。紫籜。鴻福。萬年。淳熙甲辰夏。詔居淨慈。上堂。諸佛出世。打劫殺人。祖師西來。吹風放火。古今善知識。佛口蛇心。天下衲僧。自投籠檻。莫有天然氣槩特達丈夫。為宗門出一隻手。主張佛法者麼。良久。曰。設有。也須斬為三段。上堂。德山小參不答話。千古叢林成話霸。問話者三十棒。慣能說訶說劣。時有僧出。的能破的。德山便打。風流儒雅。某甲話也未問。頭上著枷。脚下著匣。你是那裏人。一回相見一傷神。新羅人。把手笑欣欣。未踏船舷。好與三十棒。依前相廝誑。混源今日恁麼批判責情。好與三十棒。且道是賞是罰。具參學眼者。試請辨看。戊申十二月望。偈書入寂。壽六十九。臘五十四。

西禪此庵守淨禪師法嗣

福州乾元宗穎禪師

上堂。卓拄杖曰。性燥漢只在一槌。遂靠拄杖曰。靈利人不勞再舉。而今莫有靈利底麼。良久。比擬張麟。兔亦不遇。

天童應庵曇華禪師法嗣

慶元府天童密庵咸傑禪師

七閩福清人也。上堂曰。牛頭橫說豎說。不知有向上關捩子。有般漆桶輩。東西不辨。南北不分。便問如何是向上關捩子。何異開眼尿床。華藏有一轉語。不在向上向下。千手大悲摸索不著。雨寒無處曬眼。今日普請。布施大眾。良久。曰。達磨

大師。無當門齒。上堂。世尊不說說。拗曲作直。迦葉不聞聞。望空啟告。馬祖即心即佛。懸羊頭。賣狗肉。趙州勘庵主。貴買賤賣。分文不直。只如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河天月暈魚分子。槲葉風微塵養茸。上堂。卓拄杖曰。迷時只迷這箇。復卓一下曰。悟時只悟這箇。迷悟雙忘。糞埽堆頭重添榼[打-丁+(天/非)]。莫有向東涌西沒全機獨脫處道得一句底麼。若道不得。華藏自道去也。擲拄杖曰。三十年後。上堂。舉。死心和尚示眾云。一人所在要須到。半人所在也須到。無人所在亦須親到一回。召大眾曰。三邊一箭收功後。四海何愁不太平。

南書記者

三山人。久依應庵。於趙州狗子無佛生話。豁然契悟。有偈曰。狗子無佛性。羅睺星入命。不是打殺人。被人殺打定。庵見。喜其脫略。紹興末。終於歸宗。

道場無庵法全禪師法嗣

常州華藏伊庵有權禪師

上堂曰。今朝結却布袋口。明眼衲僧莫亂走。心行滅處解翻身。噴嚏也成師子吼。梅檀林。任馳驟。剔起眉毛頂上生。剝肉成瘡露家醜。上堂。禪。禪。無黨無偏。迷時千里隔。悟在口皮邊。

大滄行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涓禪師

潼川人也。上堂。橫拄杖曰。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循環逆順數將來。數到未來無盡日。因七見一。見一亡七。踏破大虛空。鐵牛也汗出。絕氣息。無蹤跡。擲拄杖曰。更須放下這箇。始是參學事畢。上堂。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遂喝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眾中忽有衲僧出來道。長老休寐語。却許伊具一雙眼。上堂。拈拄杖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拄杖子七縱八橫。有時奪境不奪人。山僧七顛八倒。有時人境兩俱奪。拄杖子與山僧削跡吞聲。有時人境俱不奪。卓拄杖曰。伴我行千里。携君過萬山。忽若撞著臨濟大師時如何。師喝曰。未明心地印。難透祖師關。

雙林用禪師法嗣

婺州三峰卯禪師

上堂。舉野狐話曰。不落不昧。誣人之罪。不昧不落。無繩自縛。可憐柳絮隨春風。有時自西還自東。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一

音釋

瑤音韶 遜音鈍 晷音鬼 昉音倣 騅音錐 瀏音留 類盧對切 參音森 焯
七內切 肆羊至切 贛音紺 震山洽切 韞音蘊 鐸音託 榭音斛 噀音帝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二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

僧 (正受)

編

聖君

太宗皇帝

以 聖極真諦而 廣闢度門。 間發元機。 鮮克如對者。 如 幸相國府。 見僧看經。 上問。 看底是甚麼經。 云。 仁王經。 上曰。 既是朕經。 為甚却在卿手裏。 僧無對(雪竇明覺重顯禪師後嘗代對曰。 皇天無親。 唯德是輔)。 幸開寶塔。 問僧。 卿是甚人。 云。 塔主。 上曰。 朕之塔為甚麼卿作主。 僧無對(明覺代對曰。 蓋國咸知)。 因僧見。 上問。 卿居甚處。 云。 廬山臥雲庵。 上曰。 朕聞臥雲深處不朝天。 為甚到此。 僧無對(明覺代對曰。 難逃至化)。 僧入對次。 奏云。 陛下還記得麼。 上曰。 甚處相見來。 奏云。 靈山一別。 直至如今。 上曰。 卿以何為驗。 僧無對(明覺代對〔已〕。 貧道得得而來)。 京寺回祿。 藏經悉為煨燼。 僧欲乙 宣賜。 召問。 昔日摩騰不燒。 如今為甚却燒。 僧無對(明覺代對曰。 陛下不忘付囑)。 上嘗夢神人報云。 請 陛下發菩提心。 因早朝 宣問左右街。 菩提心作麼生發。 街無對(明覺代對曰。 實謂今古罕聞)。 智寂大師進三界圖。 上問。 朕在那一界中。 寂無對(保寧仁勇禪師嘗代對曰。 陛下何處不稱尊)。 一日。 朝罷。 擊鉢問丞相王隨曰。 既是大庾嶺頭提不起。 為甚麼却在朕手裏。 隨無對(慈明楚圓禪師後嘗代對曰。 陛下有力。 白雲端禪師拈曰。 且道腕頭有力。 主天下有力。 試請斷看)。

真宗皇帝

臨御以來。 歷覽貝文。 探蹟祖教。 乃於華嚴曉然自得。 嘗 製偈曰。 寂寂太虛空。 湛湛如秋水。 拂拭本無塵。 不屬張王李。 因建智海勝藍。 偉冠都下。 廣延禪衲。 馳 詔正覺本逸禪師主之。 逸至。 入對稱 旨。 賜前偈令和。 逸謝 恩已。 釐為四章。 一曰。 寂寂太虛空。 何人達此宗。 本來無一物。 佛祖永潛蹤。 二曰。 湛湛如秋水。 此心誰可委。 唯有悟空人。 相逢只彈指。 三曰。 拂拭本無塵。 青天月一輪。 堂堂無罣礙。 全露法王身。 四曰。 不屬張王李。 從來自家底。 山河及大地。 通身無不是。 上大悅。 乃 錫正覺號。

仁宗皇帝

垂佛心以治天下。 四夷來。 王 欲隆宗教。 乃 詔僧懷璉入對便殿。 命陞座。 稱 旨。 賜號大覺禪師。 製詩頌褒之。 餘二十首。 及 提綱語二篇。 璉嘗進偈。 中有圓相。 上因製頌二章 賜璉曰。 今伏覩淨因長老於禪偈內畫圓相○。 此人人皆有

。除鈍根下愚人。不曉裏面無安排鼻孔處。呵呵。又一重案底。寡學淺近敢吟頌一首。一曰。接引本無言。出沒任往還。元無添減處。但同秋月圓。二曰。愚蒙全不會。上聖卒難知。三十年年後。更添一暈兒。令璉箋註。璉註已。并進三偈。乞歸林下。上註璉頌一首。仍宣諭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令再住京國。且興佛法。璉頌曰。千簇雲山萬壑流。上曰。佛法廣大。非只渠壑也。歸心終老此峰頭。上曰。不止峰頭。更審細。莫錯也。朝昏但祝堯多壽。上曰。但是含生皆同天壽也。一炷檀煙滿石樓。上曰。徧法界白煙灰息也。璉復進二頌稱謝。有曰。中使傳宣出禁闈。再令臣此住禪扉。青山未許藏千拙。白髮將何補萬幾。霄露恩波方湛湛。林泉情味苦依依。堯仁況是如天闊。應任孤雲自在飛。二十日。賜羅扇一把。題元寂頌於其上。又嘗製修心頌曰。初祖安禪在少林。不傳經教但傳心。後人若悟真如性。密意由來妙理深。明年春。璉堅辭。上從之。特賜御容一軸。以示不忘之意。

徽宗皇帝

踐祚之初。留神禪奧。詔芙蓉道楷禪師住持法雲。以問宗要。二年。佛國禪師惟白奏所集宗門續燈錄三十卷。上賜其序。政和三年夏四月。嘉州道傍有大樹。風雷所摧。一僧晏坐樹內。髭髮被體。指爪遶身。本州以事具奏。獲旨令。迎至京師供養。時西天總持以金磬出其定。乃問。何代僧。曰。我東林遠法師之弟也。因游峩眉。不記時代。遠無恙否。持曰。遠法師晉人也。去世七百年矣。遂不復語。持曰。師欲何歸。曰。陳留縣。即復入定。帝命繪其像。頒行天下。并製三頌。一曰。七百年前老古錐。定中消息許誰知。爭如隻履西歸去。生死徒勞木作皮。二曰。藏山於澤亦藏身。天下無藏道可親。寄語莊周休擬議。樹中不是負趨人。三曰。有情身不是無情。彼此人人定裏身。會得菩提本無樹。不須辛苦問盧能。

高宗皇帝

以神武平海內。三教一致。尤宅心少林之道。潛龍時。差侍臣韓子辰往天寧寺。命主僧佛果禪師克勤陞堂。勤據座說偈二章。曰。善因招善果。種穀不生豆。大福德人修。大福德人受。八萬四千波羅蜜。一毫端上已圓成。棒頭喝下承當得。高步毗盧頂上行。時靖康元年三月二十五日也。越三日。復命陞堂。勤遂舉。天竺有王者。嘗往見一祖師。即請說法。祖曰。大王。來時好道。去如來時。王歎伏。勤拈曰。佛法是世法。世法即佛法。直道而行。風行草偃。若未委悉。重說偈言。去也至簡至易。最尊最貴。往還千聖頂[寧*頁]頭。世出世間不思議。彈指圓成八萬門。一超直入如來地。韓錄三偈以進上。題其後曰。靖康改元四月初一。觀佛果禪師善偈。理趣高妙云。二年。即皇帝位。未幾。幸維揚。十一月。詔勤詣行在引對。至闕下。上遣中使八人翊之。賜座。上曰。朕一一記得。昨過泗洲。見普

照佛心長老。稱是師弟子。朕亦素知師禪道高妙。可得聞乎。勤曰。陛下以仁孝治天下。率土生靈咸被光澤。雖草木昆蟲。各得其所。此佛祖所傳之心也。此心之外。無別有心。若別有心。非佛祖之心矣。上大喜曰。可賜圓悟禪師號。勤謝畢。

上曰。師居金山何如。勤曰。臣老且病。願歸林下。上曰。不可。天下名山惟師擇居之。勤固辭。上曰。何山可住。勤曰。願投老雲居。上從其請。勤復奉曰。

陛下既以佛心而化育生靈。萬邦稽首。臣亦當傳佛心宗。以酬覆壽。賜茶罷。傳宣引謁五府。經夕奉旨五府。以次就雍熙寺請開堂演法。

孝宗皇帝

道自生知。性由天縱。在普安潛藩。一聞徑山佛日宗杲禪師之道。委內都監往問要旨。杲作偈以獻。及建邸。復令內侍齎束帛等。命杲就山為眾說法。

大書妙喜庵三字。仍製贊賜之。杲演成四偈以呈。上甚喜歎。即皇帝位。

詔杲引對。杲稱疾。乃特賜大慧禪師。一日。因門司黃彥節舉傳燈錄所載二十二祖摩拏羅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上即悟其奧。

乾道庚寅冬。景德靈隱禪寺虛席。詔僧慧遠住持。辛卯春召見。上舉不與萬法為侶。問遠是甚麼人語。遠以龐居士奏之(語繁不錄)。壬辰秋。召入東閣。上曰。前日在此閣靜坐。忽思向所舉不與萬法為侶因緣。朕從這裏有箇見處。遠曰。

不與萬法為侶。陛下作麼生會。上曰。四海不為多。遠曰。一口吸盡西江水。又且如何。上曰。亦未曾欠缺。繼賜佛海禪師。癸巳春。駕幸其寺。御方丈。

見遠畫像。問曰。是誰。遠曰。臣之陋質。學者寫以求贊。上曰。此是畫底。那箇是真底。遠鞠躬奏曰。春氣和融。恭惟聖躬萬福。上大笑。至東廊觀畫壁次。

遠奏曰。此乃歷代高僧。上曰。如今有否。遠曰。西廊底筆尤工。淳熙丙申春。僧德光奉旨補居靈隱寺。冬十一月。召對便殿。光舉靈雲見桃華悟道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奏曰。那裏是他不疑處。上曰。空手牽鐵牛。上曰。若問長老。如何祇對。光曰。千聞不如一見。

光復舉。瀉山問香巖。汝試向父母未生已前道一句看。香巖無對。上曰。朕有一語。光曰。如何是父母未生已前一句。上曰。昨夜今朝又明日。示光偈曰。大暑流金石。寒風結凍雲。梅華香度遠。自有一枝春。未幾。賜佛照禪師號。庚子秋。延徑山主僧寶印於選德殿。上曰。三教聖人本同這箇道理。印奏曰。譬如虛空。東西南北初無二也。上曰。但聖人所立門戶各別爾。孔子以中庸設教。印曰。非中庸之教。何以安立世間。故華嚴亦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間法。法華云。治世語言。資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上曰。今之士夫。學孔氏者多。只攻文字。不見夫子之道。不識夫子之心。唯釋迦老子不以文字教人。直指心源。開示眾生。各令悟入。此為殊勝也。印曰。非獨今之學者不見夫子之道。當時十哲如顏子。號為且體。盡其平生

力量。只道得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所立。卓爾。竟捉摸未著。而夫子分明八字打開。與諸弟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以此而觀。夫子未嘗回避諸弟子。而諸弟子自蹉過也。昔張商英丞相云。惟吾學佛。然後能知儒。上曰。朕意亦謂如此。印曰。臣近見陛下賜德光長老御札曰。今俗人乃有以禪為虛空。以語為戲論。其不知道也。如此切中今日流俗之病。蓋流俗例以佛法為清淨寂滅之教。遂引莊老之說以合佛意。以臣所觀。莊老立地處。止做得經論中二乘人見解。上曰。如何見得。印曰。墮肢體。黜聰明。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便是二乘人灰心滅智。厭身如桎梏。棄時如雜毒。所以去大乘人遠矣。大乘人眾生度盡。方證菩提。正如伊尹。有一夫不被其澤。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又云。予天民之先覺者也。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此便是大乘人履踐處。上然之。嘗製布袋和尚贊曰。袋貯乾坤。杖挑日月。藟藟苴苴。僧中之傑。憨憨癡癡。[士*式]中之絕。令行兮一棒一條痕。逗機兮殺人須見血。別別分明一點紅爐雪。又嘗游戲於圓覺大光明藏中。備覽諸經。發於淵默。疏其至奧。警悟人天。如釋清淨慧章。至一切障礙。即究竟覺。則曰。菩薩初發心時名始覺。圓覺成就名究竟覺。今見諸障即究竟覺者。蓋已入佛地。無一切差別心也。釋得念。失念。無非解脫。則曰。得念是無念。失念是有念。佛知諸念本空。了無得失。故皆得解脫。釋成法。破法。皆名涅槃。則曰。進修曰成。毀謗為破。佛知諸法本空。了無成壞。故皆名涅槃。釋智慧。愚癡。通為般若。則曰。智慧者。已悟之性。愚癡者。未悟之性。究其本源。同一佛性。故曰通為般若。釋菩薩。外道所成就法。同是菩提。則曰。菩薩。外道所立之法。雖有邪正之殊。皆是菩提覺性。釋無明。真如。無異境界。則曰。真妄一體。性本解脫。釋諸戒定慧及姪怒癡。俱是梵行。眾生。國土。同一法性。則曰。涅槃經云。我以佛眼徧觀三界有情無情。一切人法。悉皆究竟。究竟者。即法性也。釋地獄。天宮。皆為淨土。則曰。佛知善惡二報。皆如空華。故謂苦樂二境。皆為淨土。釋有性。無性。齊成佛道。則曰。有性。三乘也。無性。闡提也。佛眼觀之。悉皆是佛。釋一切煩惱。畢竟解脫。則曰。佛謂煩惱本空。故云畢竟解脫。釋法界海慧。照了諸相。猶如虛空。此名如來隨順覺性。則曰。法界海慧者。佛之智慧。如法界之廣。如大海之深故也。其慧光照了諸相。如太虛空。廓然無礙。方為佛之隨順覺性。如孔子之無可無不可是也。

賢臣上

丞相王隨居士

嘗謁首山省念禪師。得言外之旨。自爾踐履益深。竟明大法。至臨終日。書偈曰。畫堂燈已滅。彈指向誰說。去住本尋常。春風掃殘雪。

殿院李琛居士

嘗謁福嚴雅禪師。與論倩女離魂。話未終。雅曰。隨他去也。公曰。師意如何。雅曰。切忌向倩女處著到。公領悟曰。元來却在這裏。雅哂之。翌日。同入藏院。時雪竇顯禪師為藏主。公曰。便是藏主那。顯曰。是。公曰。藏中還說著下官麼。顯曰。目前可驗。公曰。驗底事作麼生。顯曰。不消一筍。公擬議。顯曰。且請殿院歸寮喫茶。坐次。嵐霧忽起。雅曰。殿院游山。恰阻烟霧。公曰。靈峰聖跡。為甚麼却有這箇。顯曰。下方無。公擬對。雅曰。藏主壯觀福嚴。顯曰。和尚且莫開眼。公曰。作家。作家。顯曰。殿院尊重。時有道士秀才到院。公曰。三教中。那教最尊。顯起側立。公曰。有口何不道取。顯曰。對天子難言。公曰。休。休。便起。顯曰。適來造次。公喝之。

文定公張方平居士

字安道。知滁州曰。嘗游瑯琊山。周行廊廡。不忍去。旋抵藏院。有感流涕。指梁間經函曰。此吾前身事也。令取而視之。乃所書楞伽經始二卷。齊沐續之。與前書無少異(前身為此寺知藏。書未終而卒。誓再書故也)。焚香展讀佛語心品。至贊偈曰。世間離生滅。猶如虛空華。智不得有無。而興大悲心。遂洞明己見。書偈曰。一念存生滅。千機縛有無。神鋒輕舉處。透出走盤珠。暮年。出此經示東坡居士。仍以其事語之。坡題其後。刻之浮玉山龍游寺。

修撰曾會居士

幼與雪竇重顯禪師同舍。及冠。異途。天禧間。值於淮甸。公遂引中庸。大學。參以楞嚴符宗門語句質顯。顯曰。這箇尚不與教乘合。況中庸。大學耶。學士要徑捷理會此事。乃彈指一下。曰。但恁麼薦取。公於言下領旨。天聖初。公守四明。以書幣迎師補雪竇。既至。公曰。某近與清長老商量趙州勘婆子話。未審端的有勘破處也無。顯曰。清長老道箇甚麼。曰。又與麼去也。顯曰。清長老且放過一著。學士還知天下衲僧出這婆子圈[袖-由+貴]不得麼。公曰。這裏別有箇道處。趙州若不勘破婆子。一生受屈。顯曰。勘破了也。公大笑。顯領眾入城緣化。欲見之。闔者以謁禁告。師以偈寄公曰。碧落烟凝雪乍晴。住山情緒寄重城。使君道在未相見。空戀甘棠影裏行。公答曰。勞勞世務逐游沈。一性澄明亘古今。目擊道存無阻隔。何須見面始知心。即請公。見問曰。道存無阻。因甚入來不得。顯曰。他日見別處長老。學士不請舉向伊。公曰。舉著又何妨。顯曰。山僧罪過。公曰。好。好。顯應喏喏。

郎中許式居士

守隆興時。從洞山聰禪師(或曰足公山主)得正法眼。一日。與泐潭澄。上藍溥坐次。澄問。聞郎中道。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當時答洞山甚麼話。公曰。今日放衙早。澄曰。聞答泗州大聖在揚州出現底。是否。公曰。別點茶來。澄曰。名不虛傳。

公曰。和尚早晚回山。澄曰。今日被上藍覷破。便喝。公曰。不柰船何。打破屎斗。公至上藍僧堂。問首座。年多少。座曰。六十八。公曰。僧臘多少。座曰。四十七。公曰。聖僧得幾夏。座曰。與虛空同受戒。公拍床板首曰。下官喫飯不似首座喫鹽多。

參政呂慧卿居士

字吉甫。於法界觀研味有年。後看李長者合論。心地豁然。說偈曰。欲見文殊久。馳心向五臺。誰知黃卷上。指出妙光來。

都尉李遵勗居士

字用和。探索宗要有年。聞慈照所舉因緣。頓明大法。述偈曰。參禪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照詰而印之。後作照塔銘。其自敘問道始末曰。予早欽風。而虎溪。世之福地也。會師退位。以素緣熟。乃走胥命駕。百舍重研。道將迎意。遂有王城之入。創茲寺居之。獲陪巾履之侍。諦求眉髓之論。師嘗諭房孺問徑山。禪可學乎。曰。此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為。一旦。聞舉一喝耳聾三日之話。如處菴室。[火*霍]爾而頓明。如對靈山。听然而微笑。自此敘弟子禮。或外館開。供妙談。渴聞。旋請入都。留閣旬浹。或命駕香剎。時問輕安。服勤左右六周。歲籥。于是確求歸隱者數四。咸緩以他語。貴其延居。亦嘗微露風指。謂吾儂汝宿緣。祖禰有記事著傳錄。今不可泄。云云。銘曰。離四句。絕百非。嘗以肅國大長公主誕辰。命慈照。石霜。葉縣就第演法。最後葉縣登座。拈拄杖拗折擲地。便下座。公笑曰。老作家手段終別。照曰。都尉亦不得無過。一日。與堅上座送別。公問。近離上黨。得屆中都。方接塵談。遽回虎錫。指雲屏之翠嶠。訪雪嶺之清流。未審此處彼處的事作麼生。堅曰。利劍拂開天地靜。霜刀纔動斗牛寒。公曰。恰值今日耳聾。堅曰。一箭落雙鷗。公曰。上座為甚麼著草鞋睡。堅以衣袖一拂。公低頭曰。今日可謂降伏也。堅曰。普化出僧堂。又圓禪師未出世時謁公。公使童子問曰。道得即與上座相見。圓曰。今日特來相看。公又令童子問曰。碑文刊白字。當道種青松。圓曰。不因今日節。餘日定難逢。童子又出曰。都尉言恁麼。則與上座相見去也。圓曰。脚頭脚底。公乃出揖坐。復問。我聞西河有金毛師子。是否。圓曰。甚處得這箇消息來。公便喝。圓曰。野干鳴。公又喝。圓曰。恰是。公大笑。同留數日。乃辭。公曰。如何是臨歧一句。圓曰。好自將息。公曰。恁麼則不異諸方也。圓曰。都尉見處作麼生。公一。放你二十棒。圓曰。專為流通。公拊掌。圓曰。瞎。公曰。好去。圓曰。喏。喏。圓歸唐明。未幾。公遣章介二師訊之。圓於書尾畫雙足。寫來僧名以答之。公作偈寄曰。黑毫千里餘。金槲示雙趺。人天都莫測。珍重赤鬚胡。楊文公會次。遂問。釋迦六年苦行。成得箇甚麼邊事。公曰。檐折方知柴束重。其造入妙密。應機無滯類此。及疾篤。命邀圓。圓至。公畫此○相。并書偈曰。世界無依。山河匪

礙。大法微塵。須彌納芥。拈起幞頭。解下腰帶。若覓生死。問取皮袋。圓見。乃問。如何是都尉本來佛性。公曰。今日熱如昨日。却問圓。臨行一句作麼生道。圓曰。本來無罣礙。隨處任方圓。公曰。晚來困倦。更不答話。圓曰。無佛處作佛。有尼道堅謂曰。眾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都尉切宜照顧主人翁。公曰。大師與我煎一服藥來。尼無對。公曰。這師姑藥也不會煎。語罷。投枕未安而逝。公於天聖中。以所集宗門廣燈錄三十卷繳進。上製序冠其卷首。仍賜入大藏流行。

英公夏竦居士

字子喬。自契機於石門慈照蘊聰禪師(一名谷隱)。日與老衲游。偶上藍溥禪師至。公問。百骸潰散時。那箇是長老自家底。溥曰。前月二十離鄆陽。公休去。溥却問。百骸潰散時。那箇是相公自家底。公便喝。溥曰。喝則不無。畢竟那箇是相公自家底。公對以偈溥。休認風前第一機。太虛何處著思惟。山僧苦要通消息。萬里無雲月上時。溥曰。也是弄精魂。

節使李端愿居士

兒時在館舍。常閱禪書。長雖婚宦之。然篤志祖道。遂於後圃築室類蘭若。邀達觀曇穎禪師處之。朝夕咨參。至忘寢食。穎一日視公曰。非示現力。豈致爾哉。柰無箇所入何。公問曰。天堂。地獄。畢竟是有是無。請師明說。穎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華。太尉就有裏尋無。手搯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聞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心。善惡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公進曰。心如何了。穎曰。善惡都莫思量。公曰。不思量後。心歸何所。穎曰。且請太尉歸宅。公曰。只如人死後。心歸何所。穎曰。未知生。焉知死。公曰。生則某已知之。穎曰。生從何來。公罔措。穎起。搥其胸曰。只在這裏。更擬思量箇甚麼。公曰。會得也。穎曰。作麼生會。公曰。只知貪程。不覺蹉路。穎拓開曰。百年一夢。今朝方省(有本小異)。既而說偈曰。三十八歲。瞢然無知。及其有知。何異無知。滔滔汴水。隱隱隋堤。師其歸矣。箭浪東馳。

禮部楊傑居士

字次公。號無為。歷參諸名宿。晚從天衣義懷禪師游。懷每引老龐機語。令研究深造。後奉祠泰山。雞一鳴。靚日如盤湧。忽大悟。因以有男不婚。有女不嫁之偈別曰。男大須婚。女長須嫁。討甚閑工夫。更說無生話。書以寄懷。懷稱善。後會芙蓉楷禪師。公曰。與師相別幾年。楷曰。七年。公曰。學道來。參禪來。楷曰。不打這鼓笛。公曰。恁麼則空游山水。百無所能也。楷曰。相別未久。善能高鑒。公大笑。嘗以履一綱惠齊曉山主曰。菖蒲海內。有一犀牛。鼻孔遼天。不知向背。被崔崙兒入水牽向一鈎截斷。自後頭角不全。憨皮別無用處。海上老商裁為隻履。祖師歸去。只得半邊。葱嶺使還。空傳消息。至今七百來年。未曾踏著完全在。縱使背法堂著去。

未免止宿草庵。直饒頂上戴來。也救貓兒不得。今日無為子布施與黃梅齊曉山主。莫不舉足下足皆是道場。東行西行無非佛事。雖然如是。向道衲僧脚跟未曾夢見在。且道如何得與履相應去。挂向千年葛藤上。洞庭湖內與人看。辭世偈曰。無一可戀。無一可捨。大虛空中。之乎者也。將錯就錯。西生極樂。

中書李林宗居士

久參宗師未契。後會益首座於南嶽。公乃虛心扣之。遂問。意欲出塵今未出。請師端的決疑情。益曰。作麼生是出塵底意。公罔措。益召曰。會麼。公猛省。呈偈曰。心鏡從來瑩。黃河本自深。只因師問後。砂石化為金。益曰。正趨地獄。公曰。人我無相。胡為地獄。益曰。汝今何在。曰。見祇對次。益曰。只此是黃金。公曰。眼中添屑。益大笑。公便禮拜。

簽判劉經臣居士

字興朝。少以逸才登仕版。於佛未之信。年三十二。會東林照覺總禪師。與語。啟迪之。乃敬服。因醉心祖道。既而抵京師。謁慧林冲禪師。於僧問雪竇。如何是諸佛本源。答曰。千峰寒色。語下有省。歲餘。官雜幕。就參韶山果禪師。將罷官。辭果。果囑曰。公如此用心。何愁不悟。爾後或有非常境界。無量歡喜。宜急收拾。若收拾得去。便成法器。若收拾不得。則有不寧之疾。成失心之患矣。未幾。復至京師。趨智海。依正覺逸禪師。請問因緣。逸曰。古人道。平常心是道。你十二時中放光動地。不自覺知。向外馳求。轉疎轉遠。公益疑不解。一夕入室。逸舉傳燈所載波羅提尊者見香至國王。問。何者是佛。提曰。見性是佛。之語問公。公不能對。疑甚。遂歸就寢。熟睡至五鼓。覺來。方追念問。見種種異相。而表裏通徹。六根震動。天地回旋。如雲開月現。喜不自勝。忽憶韶山臨別所囑之言。姑抑之。逗明趨逸。悉以所得告。逸為證據。且曰。更須用得始得。公曰。莫要履踐否。逸厲聲曰。這箇是甚麼事。却說履踐。公默契。乃作發明心地頌八首。及著明道諭儒篇以警世。詞曰。明道在乎見性。余之所悟者。見性而已。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支於安佚也。性也。楊子曰。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有見於此。則能明乎道矣。當知道不遠人。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未嘗須臾離也。唯其迷己逐物故。終身由之而不知。佛曰大覺。儒曰先覺。蓋覺此耳。昔人有言曰。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又曰。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只這語聲是。此佛者之語。道為最親者。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瞻之在前也。忽焉在後也。取之左右逢其原也。此儒者之語。道最邇者。柰何此道唯可心傳。不立文字。故世尊拈華而妙心傳於迦葉。達磨面壁而宗旨付於神光。六葉既敷。千華競秀。分宗列派。各有門底。故或瞬目揚眉。擊拳舉指。或行棒下喝。豎拂拈槌。

或持叉張弓。輓毬舞笏。或拽石般土。打鼓吹毛。或一默一言。一吁一笑。乃至種種方便。皆是親切為人(然只為太親故。人多罔措。瞥然見者。不隔絲毫。其或沈吟。迢迢萬里。欲明道者。宜無忽焉)。祖祖相傳。至今不絕。真得吾儒所謂念而不發。開而弗違者矣。余之有得。實在此門。反思吾儒。自有其道。良哉孔子之言。默而識之。一以貫之。故目擊而道存。指掌而意喻。凡若此者。乃合宗門之妙旨。得教外之真機。然而孔子之道。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既沒。不得其傳。而所以傳於世者。特文字耳。故余之學。必求自得而後已。幸余一夕開悟。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口之所談。手足之所運動。無非妙者。得之既久。日益見前。每以與人。人不能受。然後知其妙道果不可以文字傳也。嗚呼。是道也。有其人則傳。無其人則絕。余既得之矣。誰其嗣之乎。終余之身而有其人耶。無其人耶。所不可得而知也。故既為記頌歌語以流播其事。而又著此篇以諭吾徒云。

比部孫居士(遺其名)

因楊歧會禪師來謁。值視斷次。公曰。某為王事所牽。何由免離。會指曰。委悉得麼。公曰。望師點破。會曰。此是比部弘願深廣。利濟群生。公曰。未審如何。會示以偈曰。應現宰官身。廣弘悲願深。為人重指處。棒下血淋淋。公因此有省。

節推朱炎居士

嘗問義江禪師云。未審此身死後。此心何住。江曰。此身未死。此心何住。公契旨。述偈曰。四大不須先後覺。六根還向用時空。難將語默呈師也。只在尋常語默中。江曰。更須吐却。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二

音釋

琛尺今切 勗吁玉切 鮮息淺切 腕烏貫切 釐陵之切 暈音運 繪音會 辰於豈切 燾大到切 黜尺律切 桎音質 桔姑沃切 內與納同 藜盧下切 疏音疎 倩倉甸切 晒式忍切 甸音奠 幣音弊 闔音昏 棠音堂 溥音普 辱荒故切 研五堅切 薊音部 籥音藥 贖五怪切 摠莊加切 搵知林切 崙盧昆切 雒與洛同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三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

僧 (正受)

編

賢臣下

文公楊億居士

字大年。幼舉神嬰。及壯。負才名。而未知有佛。一日。過同僚。見讀金剛經。笑且罪之。彼讀自若。公疑之曰。是豈出孔孟之右乎。何佞甚。因竊閱數板。懵然。始少敬信。後會翰林李公維勉令參問。及由秘書監出守沙州。首至廣慧。謁元璉禪師。璉接見。公便問。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璉曰。來風深辨。公曰。恁麼則禪客相逢只彈指也。璉曰。君子可入。公應喏喏。璉曰。草賊大敗。夜語次。璉曰。秘監曾與甚人道話來。公曰。某曾問雲巖諒監寺。兩箇大蟲相齧時如何。諒曰。一合相。某曰。我只管看。未審恁麼道。還得麼。璉曰。這裏即不然。公曰。請和尚別一轉語。璉以手作拽鼻勢曰。這畜生。更[跳-兆+孛]跳在。公於言下脫然無疑。有偈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師子變作狗。擬欲將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復杼其師承密證。寄李維翰林(語見僧寶廣慧傳中)。既而過門。問道者無虛日。悉隨機應之。嘗為眾曰。此事大難委悉。釋迦老子於三七日中思惟如是事。便道我寧不說法。疾入於涅槃。帝釋梵王殷勤三請。不得已而許之。始自鹿野苑。終於拘尸城。中間四十九年。作大佛事。說三乘十二分教如瓶注水。末後於靈山會上。謂大眾曰。吾正法眼已付摩訶大迦葉。又云。四十九年間。未嘗說一字。是甚麼道理。於諸人分上著一字脚不得。為諸人各各有奇特事在。若喚作奇特事。早不中了也。我道釋迦是敗軍之將。迦葉是喪身失命底人。汝等諸人作麼生會。不見道。涅槃生死是夢言。佛及眾生為增語。直須恁麼會取。不要向外馳求。若也不明。乖張不少。居翰苑日。慈明楚圓禪師為唐明嵩和尚持書至。公問。對面不相識。千里却同風。圓曰。某奉院門請。公曰。真箇謾語。圓曰。前月離唐明。公曰。適來悔伸一問。圓曰。作家。公便喝。圓曰。恰是。公又喝。圓以手畫一畫。公吐舌曰。真龍象也。圓曰。是何言歟。公召典客。令別點茶。復曰。元來是家裏人。圓曰。也不消得。公良久又問。如何是圓上座為人一句。圓曰。切。公曰。恁麼則長裙新婦拖泥走。圓曰。誰得似內翰。公曰。作家。作家。圓曰。放內翰二十棒。公拊膝曰。這裏是甚麼所在。圓拍手曰。也不得放過。公大笑。復問。專使還記得唐明和尚當時悟底因緣麼。圓曰。也曾見舉來。公曰。請不吝慈悲。圓遂舉。聞僧問首山。如何是佛法大意。山云。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公曰。只如此語意旨如何。圓曰。水上挂燈毬。公曰。恁麼則辜負古人去也。圓曰。疑則別參。公曰。三脚蝦蟆飛上天。圓曰。一任[跳-兆+孛]跳。公哂之。取辭曰。公曰。某有

一轉語。寄上座往唐明處。還得否。圓曰。明月照見夜行人。公曰。却不相當去也。圓曰。更深猶自可。午後更愁人。公曰。開寶寺前金剛。近日為甚麼汗出。圓曰。知。公曰。上座臨行豈無為人底句。圓曰。重疊關山路。公曰。恁麼則隨上座去也。圓噓一聲。公曰。真師子兒。大師子吼。圓曰。放去又扶來。公曰。某適來失脚倒地。又得家童扶起。圓曰。有甚了期。公大笑。因微恙。問環大師曰。某今日忽違和。大師慈悲。如何醫療。環曰。丁香湯一碗。公便作吐勢。環曰。恩受成煩惱。環為煎藥次。公叫曰。有賊。環下藥於公前。叉手側立。公瞳目眇之曰。少叢林漢。環拂袖而出。又一日。問曰。某四大將欲離散。大師如何相救。環乃槌脅三下。公曰。賴遇作家。環曰。幾年學佛法。俗氣猶未除。公曰。禍不單行。環作噓噓聲。公尋書偈付左右。令來早送達李都尉。偈曰。漚生與漚滅。二法本來齊。欲識真歸處。趙州東院西。李見。遂曰。泰山廟裏賣紙錢。亟跨馬至。公始熟睡。李撼之。已逝矣。朝野聞之。莫不歎慕。後廣慧於公諱日設位供養。爇香次。有僧問。從來弟子供養師。今日為甚麼師供養弟子。璉曰。恩來義住。僧曰。恁麼則令人轉憶龐居士也。璉曰。兩彩一賽。僧噓一聲。璉乃奠茶。顧其僧曰。鈍置老僧驢漢。自餘機語見乎它集。

清獻公趙抃居士

字悅道。年四十餘。擯去聲色。系心宗教。會佛慧法泉禪師(號泉萬卷)來居衢之南禪。公曰親之。泉未嘗容措一詞。後典青州。政事之餘多宴坐。忽大雷震。驚即契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泉見。笑曰。趙悅道撞彩耳。富鄭公初於宗門未有所趣。公勉之。書曰。伏惟執事富貴如是之極。道德如是之盛。福壽康寧如是之備。退休閑逸如是之高。其所未甚留意者。如來一大事因緣而已。能專誠求所證悟。則它日為門下賀也。公年七十有二。以太子少保致仕而歸。親舊里民遇之如故。作高齋以自適。題偈見意。曰。腰佩黃金已退藏。箇中消息也尋常。世人欲識高齋老。只是柯村趙四郎(復曰。切忌錯認)。臨夢。遺泉書曰。非師平日警誨。至此必不得力矣。泉悼以偈曰。仕也邦為瑞。歸歟世作程。人間金粟去。天上玉樓成。慧劍無纖缺。冰壺徹底清。春風灑水路。孤月破雲明。

郎中張僅居士

嘗戲問桂府義禪師曰。某如今刳却頭。還做得長老也無。義以手摩頂。召曰。郎中。公應喏。義曰。會麼。公曰。不會。義曰。干頭甚麼事。公恍然有得。

太傅高世則居士

字仲貽。號無功。初依芙蓉道楷禪師。求指心要。楷令去其所重。扣己而參。一日。忽造微密。呈偈曰。懸崖撒手任縱橫。大地虛空自坦平。照壑輝巖不借月。庵頭別有一簾明。

太史黃庭堅居士

字魯直。號山谷。以般若夙習。雖廡仕。澹如也。出入宗門。未有所向。好作艷詞。嘗謁圓通秀禪師。秀呵曰。大丈夫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秀方戒李伯時工畫馬事。公謂之曰。無乃復置我於馬腹中耶。秀曰。汝以艷語動天下人姪心。不止馬腹。正恐生泥犁中耳。公悚然悔謝。由是絕筆。惟孳孳於道。著發願文。痛戒酒色。但朝粥午飯而已。往依晦堂祖心禪師。乞指徑捷處。心曰。只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者。太史居常如何理論。公擬對。心曰。不是。不是。公迷悶不已。一日。侍心山行次。時巖桂盛放。心曰。聞木犀華香麼。公曰。聞。心曰。吾無隱乎爾。遂釋然。即拜之曰。和尚得恁麼老婆心切。心笑曰。只要公到家耳(有本小異)。久之。如雲巖。謁死心新禪師。隨眾入室。新見。張目問曰。新長老死。學士死。燒作兩堆灰。向甚麼處相見。公無語。新約出曰。晦堂處參得底。使未著在。後左官黔南道。力愈勝。於無思念中。頓明死心所問。報以書曰。往年嘗蒙苦苦提撕。長如醉夢。依稀在光影中。蓋疑情不盡。命根不斷。故望崖而退矣。謫官在黔南道中。晝臥覺。忽然廓爾。尋思被天下老和尚謾了多少。惟有死心道人不肯。乃是第一相為也。不勝萬幸。後作晦堂塔銘曰。某夙承記莚。堪任大法。道眼未圓而來瞻窳堵。實深宗仰之歎。乃勒堅珉敬頌遺美云。先是。晦堂訃音至。公設伊蒲塞供。拈香說偈曰。海風吹落楞伽山。四海禪徒著眼看。一把柳絲收不得。和風搭在玉闌干。

中大吳中立居士

字德夫。居晦堂。入室次。堂謂曰。平生學解記憶多聞即不問你。父母未生已前。道將一句來。公擬議。堂以拂子擊之。即領深旨。連述三偈呈之。其後曰。咄這多知俗漢。齧盡古今公案。忽於狼藉堆頭。拾得蜣螂糞彈。明明不直分文。萬兩黃金不換。等閑拈出示人。只為走盤難看。咦。堂答曰。水中得火世還稀。看著令人特地疑。自古不存師弟子。如今却許老胡知。

荆公王安石居士

字介甫。丁母難。讀書定林。往來蔣山。從贊元禪師游。一日。問元祖師意旨。元不答。公益扣之。元曰。公於般若有障者三。其近道之質一。更須一兩生來恐純熟。公曰。願聞其說。元曰。公受氣剛大。世緣深。以剛大氣。遭深世緣。必以身任天下之重。懷經濟之志。用舍不能。則心未平。以未平之心。持經世之志。何時能一念萬年哉。人多怒而學問。尚理於道。為所知愚。此其三也。特視名利如脫髮。甘澹泊如頭陀。此為近道。且當以教乘滋茂之。可也。公再拜。後於首楞嚴深得其旨。又嘗問真淨克文禪師曰。諸經皆首標時處。獨圓覺不然。何也。文曰。頓乘所演。直示眾生。日用見前。不屬古今。老僧即今與相公同入大光明藏。游戲三昧。互為主賓。非關時處。又曰。一切眾生皆證圓覺。而圭峰易證為具。謂譯人之訛。其義是否。文曰

。圓覺可易。則維摩亦可易也。維摩曰。亦不滅受而取證。證與證義有何異哉。蓋眾生現行無明三昧。即是如來根本大智。圭峰之說。但知其具耳。公即領解。

提刑郭祥正居士

字功甫。號淨空。喜泉石而不羨紛華。因謁白雲守端禪師。值端說法。以上大人一篇示眾。公切疑。後聞小兒誦之。有省。書報白雲。雲答偈曰。藏身不用縮頭。斂跡何須收脚。金烏半夜遼天。玉兔趕他不著。元祐中。往衢之南禪。謁泉萬卷。請陞堂。公趨前拈香曰。海邊枯木。入手成香。爇向爐中。橫穿香積如來鼻孔。作此大事。須是對眾白過始得。雲居老人有箇無縫布衫。分付南禪禪師。著得不長不短。進前則諸佛讓位。退步則海水澄波。今日顰伸六種震動。遂召曰。大眾還委悉麼。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泉曰。遞相鈍置。公曰。因誰致得。崇寧初。到五祖拜演禪師。命演舉揚。演就座。公復趨前拈香曰。此一辨香。爇向爐中。供養我堂頭法兄禪師。伏願於方廣座上。擘開面門。放出先師形相。與他諸人描邈。何以如此。白雲巖畔舊相逢。往日今朝事不同。夜靜水寒魚不食。一爐香散白蓮風。演拍禪床一下。僧出問云云。

丞相富弼居士

字彥國。由清獻公警勵之後。不舍晝夜。力進此道。聞證悟脩顯禪師主投子法席。冠准甸。往質所疑。會顯為眾登座。見其顧眎。如象王回施。公微有得。因執弟子禮。趨函丈。命侍僧請為入室。顯見即曰。相公已入來。富弼猶在外。公聞。汗流浹背。即大悟。尋以偈寄圓照本禪師曰。一見顯公悟入深。夤緣傳得老師心。東南謾說江山遠。目對靈光與妙音。後奏顯得證悟師名。遣子普送至。顯上堂謝語。有曰。彼一期之誤。我亦將錯而就錯。公偈贊曰。萬木千華欲向榮。臥龍猶未出滄溟。彤雲彩霧呈嘉瑞。依舊南山一色青。

內翰蘇軾居士

字子瞻。號東坡。宿東林。日與照覺常總禪師論無情話。有省。黎明獻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未幾。抵荆南。聞玉泉皓禪師機鋒不可觸。公擬抑之。即微服見皓。皓問。尊官高姓。公曰。姓秤。乃秤天下長老底秤。皓喝。曰。且道這一喝重多少。公無對。於是尊師。之後。過金山。有寫公照容者。公戲題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一作眼似初生犢牛)。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瓊州。

黃門侍郎蘇轍居士

字子由。元豐三年。以罪謫高安。會黃檗全禪師於城寺(全嗣老南)。熟視公曰。君靜而慧。苟存心宗門。何患不成此道。公識之。因習坐。數求決於全。無契。後有省聰禪師來居壽聖。公以此事往問。聰不答。公又扣之。聰徐徐謂曰。吾圓照未嘗以道

語人。吾今亦無語子。公於是得言外之妙。有偈見于家集云。

正言王居士(名犯欽宗廟諱)

依晦堂心禪師數載。無所入。元祐中。漕江西。辭晦堂。乃問。嗣師得甚深法者何人。曰。雲巖死心新老。因即之。問曰。某常聞三緣和合即生。又聞即死即生。何故有奪胎而生者。某所疑也。望師明決。新曰。且如正言作運使。所到處即居其位。還疑之否。曰。不疑。新曰。復何疑也。由是頓去封滯。

樞密徐俯居士

字師川。號東湖。每侍先龍圖謁法昌及靈源。語論終日。公聞之藐如也。及法昌歸寂在笑談間。公異之。始篤信此道。後丁父憂。念無以報罔極。即命靈源至孝址說法。源登座。問答已。乃曰。諸仁者。只如龍圖平日讀萬卷書。如水傳器。涓滴不遺。且道尋常著在甚麼處。而今捨識之後。這著萬卷書底又却向甚麼處著。公聞。灑然有得。遂曰。吾無憾矣。源下座。問曰。學士適來見箇甚麼便恁麼道。公曰。若有所見。則鈍置和尚去也。源曰。恁地則老僧不如。公曰。和尚是何心行。源大笑。靖康初。為尚書外郎。與朝士同志者挂鉢於天寧寺之擇木堂。力參圓悟。悟亦喜其見地超邁。一日。至書記寮。指悟頂相曰。這老漢脚跟猶未點地在。悟[(((白-日+田)/升)*頁]面曰。甕裏何曾走却鼈。公曰。且喜老漢脚跟點地。悟曰。莫謗他好。公休去。

丞相張商英居士

字天覺。號無盡。年十九入京。赴春闈。抵向氏家。向預夢神人報明日接相公。凌晨公至。向異之。勞問勤腆。後妻以女。一日。入寺。見僧拂拭藏經。梵夾肅莊皆金字。公乃怫然曰。吾孔聖之教。反不如胡人之書。夜坐書室。吟哦至三鼓。向呼曰。夜深何不睡去。公以前意對曰。正此著無佛論。向曰。既無佛。何用論之。公疑其言。遂已。後訪一同列。見佛龕前經。乃問何書。云。維摩詰經。公信手開閱。至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處。嘆曰。胡人之語能爾耶。因借歸讀之。向問。看者何書。公曰。維摩詰所說經。向云。可熟讀。然後著無佛論。公知其為誚。始留心祖道。元祐六年。奉使江左。由東林謁照覺總禪師。敘論久之。乃曰。南昌諸山。誰可與語。總曰。兜率悅。玉溪喜。公下車。至八月按部過分寧。諸禪迓之。公請俱就雲巖寺陞堂。有偈曰。五老機緣共一方。神鋒名向袖中藏。明朝老將登壇看。便請橫戈戰一場。悅最後登座。其提綱語要。盡貫穿前列。公大喜。遂入兜率。抵擬瀑亭。公問。此是甚處。悅曰。擬瀑亭。公曰。振轉竹筒。水歸何處。悅曰。目前薦取。公佇思。悅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及夜話。悅曰。某無夢十年矣。前五夜夢身立孤峰頂。有日輪出于東方。而公之來。豈東方慧輪乎。徐以所見真淨及素首座事語公。公罔措。悅因舉德山托鉢話。令熟究之。公悵然不寐。至五鼓。忽垂脚翻溺器。猛省。即造悅寢。召曰。某已捉得賊了也。悅曰。贓物在甚麼處。公扣門三下。悅曰。且去。來日相

見。翌旦。投偈曰。鼓寂鐘沈托鉢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來。悅首肯。書長偈付之。囑曰。參禪為命根未斷。依語生解。如是之法。公已深知。然有至微極細之魔。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宇。更宜著便。公感甚。邀至建昌道中。求悅一一窺察之。成十偈。以誌其事。悅依韻酬之。是歲書雲日。悅澡浴示徒說偈而化。訃至。公哭而慟。及大拜。乞諡悅號真寂禪師。遣親持文祭其塔。崇寧中。寓江寧戒壇。重閱雪竇拈古。至百丈再參馬祖因緣。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投卷曰。審如此言。豈得臨濟法道有今日也。以偈寄智海普融平禪師曰。馬師一喝大雄峰。聲入髑髏三日聾。黃檗聞知驚吐舌。江西從此振宗風。仍舉似圓悟克勤禪師(時住碧巖)。勤為點破。公喟然曰。始知宗師垂手處。果不可以意得肯哉。即下拜。政和乙未秋。大慧禪師宗杲自龍安謁公(時為湛堂侍者)。公立。問曰。上座只恁麼著草鞋遠來。杲曰。某數千里行乞而至。公曰。年多少。曰。二十四。公曰。水牯牛年多少。曰。兩箇。公曰。甚麼處學得這虔頭來。杲曰。今日親見相公。公曰。念汝遠來。且坐喫茶。纔坐。復問上座。此來有何事。杲起稟曰。泐潭和尚示寂。茶毗。睛。齒。數珠不壞。舍利盈溢。山中耆宿皆願得相公大手筆為作塔銘。激礪後學。得得遠來。[日/月]瀆鈞聽。公曰。某被罪于此。未嘗為人作文字。今有一問問上座。若道得。即與做塔銘。若道不得。贈公裹足。歸龍安參禪去。杲曰。請相公垂問。公曰。聞準老眼睛不壞。是否。杲曰。是。公曰。我不問這箇眼睛。杲曰。未審相公問甚麼眼睛。公曰。金剛眼睛。杲曰。若是金剛眼睛。在相公筆頭上。公曰。恁麼則老夫為他點出光明。令他照天照地去也。杲趨階曰。先師多幸。謝相公作塔銘。公大笑。以宣和四年十一月遽明。口占遺表。命子弟書之。俄取睡枕擲門窻上。聲如雷震。眾驚。眎之已薨矣。享年七十有七。

文定公胡安國居士

字康侯。號草庵。久依上封。得言外之旨。崇寧中。過藥山。有禪人舉南泉斬猫話問公。公以偈答曰。手握乾坤殺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滿堂兔馬非龍象。大用堂堂總不知。又寄上封。有曰。祝融峰似杜城天。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元不死。夜來秋月又同圓。

大夫王居士(遺其名)

以喪偶厭世相。即慕南宗。於元豐慧圓清滿禪師言下知歸。滿一日謂曰。子乃今之陸亘也。公便掩耳。既而回壇山之陽。縛茅自處者三十載。脇未嘗至席。偶歌曰。壇山裏。日何長。青松嶺。白雲鄉。吟烏啼猿作道場。散髮採薇歌又笑。從教人道野夫狂。

左亟范冲居士

字致虔。由翰苑守豫章。過圓通。謁圓機道旻禪師。茶罷。曰。某宿世作何福業。今生墮在金紫囊中。去此事稍遠。旻呼內翰。公應喏。旻曰。何遠之有。公躍然曰。乞師再垂指誨。旻拊膝一下。公擬對。旻曰。見即便見。擬思即差。公乃豁如。

中丞盧航居士。與旻禪師

擁爐次。公問。諸家因緣。不勞拈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旻厲聲揖曰。看火。公急撥衣。忽大悟。公謝曰。灼然佛法無多子。旻喝曰。放下著。公應喏喏。

左司都貺居士

問旻禪師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當如何湊泊。旻曰。全身入火聚。公曰。畢竟如何曉會。旻曰。驀直去。公沈吟。旻曰。可更喫茶麼。公曰。不必。旻曰。何不恁麼會。公契旨。曰。元來太近。旻曰。十萬八千。公占偈曰。不可思議。是大火聚。便恁麼去。不離當處。旻曰。咦。猶有這箇在。公曰。乞師再垂直指。旻曰。便恁麼去。鑄是鐵鑄。公頓首謝之。

郡王趙令衿居士

字表之。號超然。任南康。政成事簡。多與禪衲遊。公堂間為摩詰丈室。適圓悟禪師奉旨來居甌阜。公欣然就其鑪錘。悟不少假。公固請。悟曰。此事要得相應。直須是死一回始得。公默契。嘗自疏之。其略曰。家貧遭劫。誰知盡底不存。空屋無人。幾度賊來亦打。悟見。囑令加護。紹興庚申冬。公與汪內翰藻。李參政邴。曾侍郎開。詣徑山謁大慧禪師。慧聞至。令行者擊鼓。為眾入室。公欣然袖香趨之。慧曰。趙州洗鉢孟話。居士作麼生會。公曰。討甚麼碗。拂袖便出。慧起攔住曰。古人向這裏悟去。你因甚麼却不悟。公擬對。扣拋之曰。討甚麼碗。公曰。還這老漢始得。

給事馮楫居士

字濟川。自壯扣諸名宿。最後居龍門。從佛眼清遠禪師再歲。一日。同遠經行法堂。偶童子趨庭吟曰。萬象之中獨露身。遠拊公背曰。好聾。公於是契入。紹興丁巳。除給事中。會大慧就靈隱開堂。慧下座。公挽之曰。和尚每言。於士大夫此生決不作這蟲豸。今日因甚麼却納敗闕。慧曰。盡大地是箇杲上座。你向甚麼處見他。公擬對。慧便打。公曰。是我招得。越月。特勾祠。坐夏徑山。榜其室曰不動軒。一日。杲陞堂。舉。藥山問石頭和尚云。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承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慈悲示誨。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你作麼生。山罔措。頭曰。子緣不在此。可往江西見馬大師去。山至馬祖處。亦如前問。祖曰。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不是。山大悟。杲拈罷。公隨至方丈曰。適來和尚所舉底因緣。某理會得。杲曰。你如何會。公曰。恁麼也不得。嚇嚙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口*悉]喇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嚇嚙[口*悉]喇娑婆訶。杲不顧。後出知印州。

移帥瀘南。所至宴晦無倦。嘗自詠曰。公事之餘喜坐禪。少曾將脇到床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至二十三年秋。乞休。致預報親知。期以十月三日報終。至日。令後廳置高座。見客如平時。至辰巳間。降堦望闕肅拜。請漕使攝郡事。著僧衣履。踞高座。囑諸官吏及道俗。各宜向道。扶持教門。建立法幢。遂拈拄杖。按膝蛻然而化。漕使請曰。安撫去住如此自由。何不留一頌。以表罕聞。公張目索筆。書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老人言盡。龜哥眼赤。復斂目。竟爾長往。建炎後而名山巨剎。教藏多不存。公累以己俸印施。凡一百二十八藏。用祝君以康兆民。門人蒲大聘嘗誌其事云。有語錄。頌古行於世(公施經有偈曰。我賦耽痲癖。有財貯空虛。不作子孫計。不為車馬連。不充玩好用。不買聲色娛。置錫無南畝。片瓦無屋廬。所得月俸給。唯將殯梵書。萬里遣迎介。崎嶇涉長途。奉安大剎中。開示諸迷徒。庶幾披閱者。咸得入無餘。古佛為半偈。尚乃捨全軀。我今以財施。痛楚不侵膚。以我較古佛。苦樂萬倍殊。所以不惜財。非是稟性愚。借問借財人。終日較錙銖。無常忽地到。寧免生死無)。

龍圖王蕃居士

字觀復。留昭覺日。聞開靜板聲。有省。問南堂元靜禪師曰。某有箇見處。纔被人問著。却開口不得。未審過在甚處。靜曰。過在有箇見處。却問公。朝旆幾時到任。曰。去年八月四日。靜曰。自按察幾時離衙。公曰。前月二十。靜曰。為甚麼道開口不得。公深領。

教授謝鳳居士

字子儀。號休休。未詳參問。因疾甚。子弟為遺像。公見。援筆題曰。我心之憂。日月如流。仰箭必墜。覆水難收。蝮毒在手。火然著頭。天下輕於兩臂。此身同乎一漚。身與物孰重。心與身孰優。兼儒釋老之學。非內外中之求。一既不著。三何由收。殊途同歸。萬壑交流。道並行而不悖。聊卒歲以優游。一藥對病。豈問乎君臣狼虎。一味適口。豈擇乎藜藿珍羞。孰為瞿聃。孰為孔周。雖任重而道遠。未嘗休而未嘗不休。故曰休休。停筆而逝。

待制潘良貴居士

字義榮。年四十。回心祖闡。所至挂鉢隨眾參扣。後依佛燈守珣禪師。久之。不契。因訴曰。某只欲死去時如何。珣曰。好箇封皮。且留著使用。而今不了不當後去。忽被他換却封皮。卒無整理處。又以南泉斬猫兒話問曰。某看此甚久。終未透徹。告和尚慈悲。珣曰。你只管理會別人家猫兒。不知走却自家狗子。公於言下如醉醒。珣復曰。不易。公進此一步。更須知有向上事始得。如今士夫說禪說道。只依著義理便快活。大率似將錢買油糞。喫了便不飢。其餘便道是瞞他。亦可笑也。公唯唯。

侍郎張九成居士

字子韶。號無垢。未第。因客談楊文公。呂微仲諸名儒所造精妙。皆由禪學而至也。於是心慕之。聞寶印楚明禪師道傳大通。居淨慈。即之。請問入道之要。明曰。此事唯念念不捨。久久純熟。時節到來。自然證入。復舉趙州栢樹子話。令時時提撕。公久之無省。辭謁善權清禪師。問曰。此事人人有分。箇箇圓成。是否。清曰。然。公曰。為甚某無箇入處。清於袖中出數珠示之曰。此是誰底。公俛仰無對。清復袖之。曰。是汝底。則拈取去。纔涉思惟。即不是汝底。公悚然。未幾。留蘇氏館。一夕如廁。以栢樹子話究之。聞蛙鳴。釋然契入。有偈曰。春天月夜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恁麼時誰會得。嶺頭脚痛有玄沙。屆明。謁法印一禪師。機語頗契。適私忌。就明靜庵供。雲水主僧惟尚禪師纔見。乃展手。公便喝。尚批公頰。公趨前。尚曰。張學錄何得謗大般若。公曰。某見處只如此。和尚又作麼生。尚舉馬祖陞堂。百丈卷席話詰之。敘語未終。公推倒卓子。尚大呼。張學錄殺人。公躍起。問傍僧曰。汝又作麼生。僧罔措。公歐之。顧尚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尚大笑。公獻偈曰。卷席因緣也大奇。諸方聞舉盡攢眉。臺盤擡倒人星散。直漢從來不受欺。尚答曰。從來高價不饒伊。百戰場中奪兩眉。奪角衝關君會也。叢林誰敢更相欺。紹興癸丑。魁多士。復謁尚於東庵。尚曰。浮山圖鑑云。饒你入得汾陽室。始到浮山門。亦未見老僧在。如何。公指侍僧曰。蝦蟆窟裏討甚蛟龍。丁巳秋。大慧禪師董徑山。學者仰如星斗。公閱其語要。歎曰。是知宗門有人。持以語尚。恨未一見。及為禮部侍郎。偶參政劉公請慧說法于天竺。公三往不值。暨慧報謁。公見。但寒暄而已。慧亦默識之。尋奉祠還里。至徑山。與馮給事諸公議格物。慧曰。公只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公茫然。慧大笑。公曰。師能開諭乎。慧曰。不見小說載。唐人有與安祿山謀叛者。其人先為閩守。有畫像在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劍擊其像首。時閩守居陝西。首忽墮地。公聞。頓領深旨。題不動軒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五百。慧始許可。後守邵陽。丁父難。過徑山飯僧。秉鈞者意與慧議及朝政。遂竄慧衡陽。令公居家守服。服除。安置南安。丙子春。蒙恩北還。道次新淦。而慧適至。與聯舟劇談宗要。未嘗語往事。于氏心傳錄曰。憲目嶺下。侍舅氏歸新淦。因會大慧。舅氏令拜之。憲曰。素不拜僧。舅氏曰。汝姑扣之。憲知其嘗執卷。遂舉子思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三句以問。慧曰。凡人既不知本命元辰下落處。又要牽好人入火坑。如何聖賢於打頭一著不鑿破。憲曰。吾師能為聖賢鑿破否。慧曰。天命之謂性。便是清淨法身。率性之謂道。便是圓滿報身。修道之謂教。便是千百億化身。憲得以告。舅氏曰。子拜何辭。繼鎮永嘉。丁丑秋。勾祠。枉道訪慧於育王(作妙喜泉記)。越明年。慧得旨。復領徑山。謁公於慶善院。曰。某每於夢中必誦語。孟。何如。慧舉。圓覺曰。由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公曰。非老師莫聞此論也。其頌黃龍三關語曰。我手何似佛手。天下衲僧無口。縱饒撩起便行。也是鬼窟裏走(諱不得)。我脚何似驢脚。又被呵膠黏著。翻身直

上兜率天。已是遭他老鼠藥(吐不出)。人人有箇生緣處。鐵圍山下幾千年。三災直到四禪天。這驢猶自在旁邊(煞得工夫)。公嘗設心六度。不為子孫計。因取華嚴善知識。日供其二回食。以飯緇流。又嘗供十六大天。而諸位茶杯悉變為乳。書偈曰。稽首十方佛法僧。稽首一切護法天。我今供養三寶天。如海一滴牛一毛。有何妙術能感格。試借意識為汝說。我心與佛天無異。一塵才起大地隔。儻或塵銷覺圓淨。是故佛天來降臨。我欲供佛佛即現。我欲供天天亦現。佛子若或生狐疑。試問此乳何處來。狐疑即塵塵即疑。終與佛天不相似。我今為汝掃狐疑。如湯沃雪火消冰。汝今微有疑與惑。鶴子便到新羅國。

參政李邴居士

字漢老。醉心祖道有年。聞大慧排默照為邪。公疑怒相半。及見慧示眾。舉趙州庭栢。垂語曰。庭前栢樹子。今日重新舉。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語。敢問大眾。既是打破趙州關。為甚麼却特地尋言語。良久。曰。當初只道茆長短。燒了方知地不平。公領悟。謂慧曰。無老師後語。幾蹉過。後以書咨決曰。某近扣籌室。伏蒙激發蒙滯。忽有省入。顧惟根識暗鈍。平生學解。盡落情見。一取一捨。如衣壞絮。行草棘中。適自纏繞。今一笑頓釋所疑。欣幸可量。非大宗匠委曲垂慈。何以致此。自到城中。著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仍舊。既亡拘執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其餘夙習舊障。亦稍輕微。臨行叮嚀之語。不敢忘也。重念始得入門。而大法未明。應機接物。觸事未能無礙。更望有以提誨。使卒有所至。庶無玷於法席矣。又書曰。某比蒙誨答。備悉深旨。某自驗者三。一。事無逆順。隨緣即應。不留胸中。二。宿習濃厚。不加排遣。自爾輕微。三。古人公案。舊所茫然。時復瞥地。此非自昧者。前書大法未明之語。蓋恐得少為足。當廣而充之。豈別求勝解耶。淨勝現流。理則不無。敢不銘佩。

寶學劉子羽居士

字彥脩。出知永嘉。問道於大慧禪師。慧曰。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但恁麼看。公後乃於栢樹子上發明。有頌曰。趙州栢樹太無端。境上追尋也大難。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底透長安。

提刑吳偉明居士

字元昭。久參真歇了禪師。得自受用三昧為極致。後訪大慧於洋嶼庵。隨眾入室。慧舉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公擬答。慧以竹篋便打。公無對。遂留咨參。一日。慧謂曰。不須呈伎倆。直須啐地折曝地斷。方敵得生死。若只呈伎倆。有甚了期。即辭云。道次延平。倏然契悟。連書數頌寄慧。皆室中所問者。其頌不是心。不是佛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具金鑊骨。趙州親見老南泉。解道鎮州出蘿蔔。

門司黃彥節居士

字節夫。號妙德。於大慧一喝下。疑情頓脫。慧以衣付之。嘗舉首山竹篋話。至葉縣近前奪得拗折。擲向堦下曰。是甚麼。山曰。瞎。公曰。妙德到這裏。百色無能。但記得曾作蠟梅絕句曰。擬嚼枝頭蠟。驚香却肖蘭。前村深雪裏。莫作嶺梅看。

參政錢端禮居士

字處和。號松窻。從護國此庵景元禪師發明己事。後於宗門旨趣。一一極之。淳熙丙申冬。簡堂行機禪師歸住平田。法席鼎盛。公遂與往來。丁酉秋微恙。修書召機及國清。瑞巖主僧。有訣別之語。機與二禪詣榻次。公起趺坐言笑。移時出萬縉遺三剎。即書曰。浮世虛幻。本無去來。四大五蘊。必歸終盡。雖佛祖具大威德力。亦不能免這一著子。天下老和尚。一切善知識還有跳得過者無。蓋為地水火風因緣和合。暫時湊泊。不可錯認為己有。大丈夫磊磊落落。當用處把定。立處皆真。順風使帆。上下水皆可因齋慶贊。去留自在。此是上來諸聖開大解脫一路涅槃門。本來清淨。空寂境界。無為之大道也。今吾如是。豈不快哉。塵勞外緣。一時掃盡。荷諸山垂顧。咸願證明。伏惟珍重。置筆顧簡堂。曰。某坐去好。臥去好。堂曰。相公去便了。理會甚坐與臥耶。公笑曰。法兄當為祖道自愛。遂斂目而逝。

內翰曾開居士

字天游。久參圓悟。暨往來大慧之門有日矣。紹興辛未。佛海慧遠禪師補三衢光孝。公與超然居士趙公訪之。問曰。如何是善知識。遠曰。燈籠露柱。貓兒狗子。公曰。為甚麼贊即歡喜。毀即煩惱。遠曰。侍郎(時未除翰苑)曾見善知識否。公曰。某三十年參問。何言不見。遠曰。向歡喜處見。煩惱處見。公擬議。遠震聲便喝。公擬對。遠曰。開口底不是。公罔然。遠召曰。侍郎向甚麼處去也。公猛省。遂點頭說偈曰。咄哉瞎驢。叢林妖孽。震地一聲。天機漏泄。有人更問意如何。拈起拂子劈口截。遠曰。也只得一槩。

知府葛鄰居士

字謙問。號信齋。少擢上第。玩意禪悅。首謁無庵全禪師。求指南。全以即心即佛因緣令究之。久無所契。請曰。師有何方便。使某得入。全曰。居士大無厭生。已而。佛海來居劔池。公因從游。乃舉無庵所示之語。靖為眾普說。海發揮之曰。即心即佛眉拖地。非佛非心雙眼橫。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留旬日而後反。一日。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火*霍]爾頓明。頌曰。非心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艷陽影裏倒翻身。野狐跳入金毛窟。金肯之。即遣書頌呈海。海報曰。此事非紙筆可既。居士能過我。當有所聞矣。遂復至虎丘。海迎之曰。居士見處。止可入佛境界。入魔境界猶未得在。公加禮不已。海正容曰。何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公乃痛領。嘗問諸禪曰。夫婦二人相打。通兒子作證。且道證父即是。證母即是。或庵

體禪師著語曰。小出大遇。淳熙六年。守臨川。八年。感微疾。一夕。忽索筆書偈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上聞鍾。業鏡忽然撲破。翻身透出虛空。召僚屬。示之曰。生之與死。如晝與夜。無足怪者。若以道論。安得生死。若作生死會。則去道遠矣。語畢。端坐而化。正月二十七日也。

侍郎李浩居士

字德遠。號正信。幼閱首楞嚴經。如游舊國。志而不忘。登第後。聞應庵曇華禪師(時住明果)與大慧之道為二甘露門。乃造明果。投誠入室。華搵其胷曰。侍郎死後向甚麼處去。公駭然汗下。華喝出。公退參。不旬日。竟躋堂奧。以偈寄同參嚴康朝教授曰。門有孫儂鋪。家存甘贄妻。夜眠還早起。誰悟復誰迷。華見稱善。有鬻胭脂者。亦久參應庵。頗自負。公贈之偈曰。不塗紅粉自風流。往往禪徒到此休。透過古今圈[袖-由+貴]後。却來這裏喫拳頭。華益稱之。

通判趙善期居士

未詳參問。嘗舉。韶州乳源和尚示眾云。西來的的意也不易舉唱。時有僧出。源劈脊便打云。如今是甚麼時節。汝出頭來。便歸方丈。公頌曰。西來的的意何如。舉唱多憐在半途。勾賊到門還破賊。信知身佩辟兵符。

朝奉俞南仲居士

字彥若。號大山。乾道間。子澂仕三山。公與偕往。聞乾元安永禪師為眾衲所歸。欲謁之。會永遷黃檗。來辭。公就以平日咨參求決。永曰。所言皆當。止欠一味藥耳。既去。公甚以為疑。永嘗贖稱寄居李倅窰造詣高妙。因修敬李舉南泉斬貓話示之。仍為頌曰。提處分明斬處親。落華飛絮撲行人。頭戴草鞋出門去。四月圓荷葉葉新。公究數月有省。謂其子曰。我和得此偈了也。子請其所以。公極力拊掌三下。李聞之。曰。且喜打透漆桶。自爾智證成就。年七十有二。屬疾。有至省問。則隨機開諭。一日。邀僧。命看華嚴。僧欲歸請經。公曰。此自有經。僧取經。擬展卷。公笑曰。幾時得了。且只誦多心經。僧方誦心經。公起趺坐。泊然而逝。公之高祖守尚書屯田郎中汝尚。字退翁。元豐七年秋。與其室黃氏相期先後亡故。墓表有曰。夫人則沐浴而化。退翁則隱几而終。嘗作發願偈曰。我死願作修行僧。出處常與善知識。生身永斷塵中緣。世世踐履菩薩道。其契悟機緣未詳。附見于此。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三

音釋

懵莫孔切 瞠音撐 薨呼肱切 灑音斛 孳音茲 黔音鉗 宰蘇骨切 蜣去羊切 娘音良 舍與捨同 泔子協切 姓秤去聲 藐亡角切 [卑*頁]匹米切 向式亮切 腆它典切 佛扶弗切 諄才笑切 溺與尿同 倅普耕切 遼音犁 擗楚尤切 [打-丁+於]於許切 豸池爾切 瀘音盧 痂音加 蕃音藩 蝮孚六切 悖音勃 叛音畔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四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

僧 (正受)

編

應化聖賢

千歲寶掌和尚

中印度人也。周威烈十二年丁卯。降神受質。左手握拳。至七歲祝髮乃展。因名寶掌。魏晉間。東游此土。入蜀禮普賢。留大慈。常不食。日誦般若等經千餘卷。有詠之者曰。勞勞玉齒寒。似迸巖泉急。有時中夜坐塔前。神鬼泣。一日。謂眾曰。吾有願住世千歲。今年六百二十有六。故以千歲稱之。次游五臺。徙居祝融之華嚴。黃梅之雙峰。廬山之東林。尋抵建鄴。會達磨入梁。師就扣其旨開悟。武帝高其道臘。延入內庭。未幾。如吳。有偈曰。梁城遇導師。參禪了心地。飄零二浙游。更盡佳山水。順流東下。由千[土*頁]至天竺。往鄮峰。登太白。穿鴈蕩。盤礴於翠峰七十二庵。回赤城。憩雲門法華。諸暨里浦。赤符大巖等處。反飛來棲之石竇。有行盡支那四百州。此中偏稱道人游之句。時貞觀十五年也。後居浦江之寶巖。與朗禪師友善。每通問。遣白犬馳往。朗亦以青猿為使令。故題朗壁曰。白犬銜書至。青猿洗鉢回。師所經處。後皆成寶坊。顯慶二年正旦。手塑一像。至九日像成。問其徒慧雲曰。此肖誰。雲曰。與和尚無異。即澡浴易衣。趺坐謂雲曰。吾住世已一千七十二年。今將謝世。聽吾偈曰。本來無生死。今亦示生死。我得去住心。他生復來此。頃時囑曰。吾滅後六十年。有僧來取吾骨。勿拒。言訖而逝。入滅五十四年。有刺浮長老自雲門至塔所。禮曰。冀塔洞開。少選。塔戶果啟。其骨連環若黃金。浮即持往秦望山。建寧塔波奉藏。以周威烈丁卯至唐高宗顯慶丁巳攷之。實一千七十二年。抵此土歲歷四百餘。僧史皆失載。開元中。慧雲門人宗一者。嘗勒石識之。

扣冰藻先古佛

建寧新豐翁氏子。母夢比丘風神炯然。荷錫求宿。人指謂曰。是辟支佛。已而孕。生於武宗會昌之四年。香霧滿室。彌日不散。年十三。求出家。父母許之。依烏山興福行全為師。咸通乙酉。落髮受具。初以講說為眾所歸。棄謁雪峰真覺禪師。手攜鳧茈一包。醬一器獻之。峰曰。包中何物。云。鳧茈。曰。何處得來。云。泥中得。曰。泥深多少。云。無丈數。曰。還更有麼。云。轉深轉有。又問。器中何物。云。醬。曰。何處得來。云。自合得。曰。還熟也未。云。不較多。峰異之。曰。子異日必為王者師。後自鵝湖歸溫嶺結庵(今為永豐寺)。繼居將軍巖。二虎侍側。神人獻地為瑞巖院。學者爭集。嘗謂眾曰。古聖修行。須憑苦節。吾今夏則衣楮。冬則扣冰而浴

。故世人號為扣冰古佛。太傅章公仔鈞聞師道譽。躬迎瞻禮。未幾。捨第為寺。夫人練氏以子孫爵問之。答以十世(後如其言)。住靈曜日。上堂曰。四眾雲臻。教老僧說箇甚麼。便下座。有僧燒炭積成火龕云。請師入此修行。曰。真玉不隨流水化。瑠璃爭奪眾星明。云。莫只這便是麼。曰。且莫認奴作郎。云。畢竟如何。曰。梅華臘月開。刺史陳公誨於建安顯親寺之溪西。範鐵為三大佛。既成。飯僧告眾曰。有能為贊者。當得奉之。眾皆默然。師居座末。起對曰。百年陳鐵。一朝成佛。誨大喜。即跪奉以歸(鐵陳之小名也)。天成戊子。應閩主之召。延居內堂。敬拜曰。謝師遠降。賜茶次。師提起囊子曰。大王會麼。云。不會。曰。人王法王。各自照了。留十日。以疾辭。至十二月二日。沐浴陞堂。告眾而逝。王與道俗備香薪蘇油茶毗之。祥耀滿山。獲設利五色。塔於瑞巖正寢。壽八十有五。臘六十有三。諡曰妙應法威慈濟。師之苦節異行。他心慧眼。備見于本錄云。

酒仙遇賢和尚

姑蘇長洲林氏子。母夢吞大珠而孕。生多異祥。貌偉怪。口客雙拳。七歲嘗沈大淵而衣不潤。遂去家。師嘉禾永安可依。三十刳染圓具。往參錢塘龍冊珠禪師。發明心印。回居明覺院。唯事飲酒。醉則成歌頌。警道俗。因號酒仙。初。自錢塘歸。執鐵鎚。路見瓦甃即擊。或問所謂。曰。世路不平。故碎之耳。建隆間。創葺殿宇。動費數百萬。莫知其所得之由。繼改三門。遣匠取石柱於洞庭。工久不獲。即登山呼酒仙。有頃。石泐後泛江風。將覆舟。篙人大恐。師解袈裟為帆。風即轉。有虎入城。見師跪伏。師撫摩。虎遂去。郡守梅公。初不識師。夢與之語。及見。果如所夢。益加禮敬。凡經酒家。退則座客常滿。以是日常俟至。聽其所需。師將順世。往其家曰。平時飲汝酒。未嘗酬直。今酬之可富三世。因見石臼。遂嘔而羸之曰。閱三日可開。三日啟封。結如雞子。乃酒黃也。是歲疫盛。沃以酒。服者無不愈。其家遂富。郡人有疾。覓符不與者不救。符後書陳僧二字。祥符二年上元凌晨。浴罷就室。合拳右舉。左張其口而化。三七日身不斂。唇色如故。寺僧欲髡之。其徒曰。非師意也。遂火葬。收骨塑其像。壽八十八。臘五十八。

南安巖自嚴尊者

泉之同安人。族鄭氏。世傳定光如來之應身。年十一棄家。依建興臥像寺。契緣為童子。十七圓梵相。之廬陵。謁西峰雲豁禪師。即證心法。通宿命。辭居黃石巖及盤古山。皆蛇虎窟。師至。乃為使令。人以雨暘。男女禱者輒應。比戶像而事之。有沙彌無利性。作禮求偈。師為書曰。大智發於心。於心何處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令誦之。未踰月。過目成誦。凡所述作若隱語。於後題贈以之中四字。師服飾純白。帽首以布。跡既著。所屬聞於朝。詔甚嘉之。丞相王欽若。參政趙安仁以下獻詩。師置之不視。淳化乙卯正月六日。集眾曰。汝等當知妙性廓然。本無生滅。示

有去來。更疑何事。吾此日生。今正是時。遂吉祥而化。閱世八十有二。坐夏六十有五。諡曰定光圓應禪師。

法華志言大士

壽春許氏子也。弱冠游東都。繼得度。於七俱胝院留講聚之久。一日。讀雲門錄。忽契悟。未幾。宿命遂通。獨語笑。口吻嘖嘖。日嘗不輟。世傳誦法華經。因以名之。每入市則褰裳而趨。或舉手畫空。佇立良久。或從屠沽。飲啖無擇。然讖禍福輒應。於是名播朝野。至和三年。仁宗皇帝以國嗣未立。夜因焚香默禱曰。翌日化城殿具齋。虔請法華大士。願俯臨無却。清旦。上道衣凝立以待。俄馳奏。有僧言法華者。自右掖門徑趨。將至寢殿。侍衛莫阻。上笑曰。朕請而來也。有頃至。登御榻加趺。受供。將去。上曰。朕以儲嗣未立。大臣咸以為言。侵尋晚景。嗣息有無。法華其一決之。師索筆連書十三十三字。凡數十行。擲筆無他語。皆莫測其意。後英宗皇帝登極。在濮邸諸王之數。實居十三。始符前讖。丞相呂許公問佛法大意。曰。本來無一物。一味總成真。集仙王質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青山影裏潑藍起。寶塔高吟撼曉風。又云。請法華燒香。曰。未從齋戒覓。不向佛邊求。國子助教徐嶽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街頭東畔底。云。某未會。曰。一般人會不得。僧問。世有佛否。曰。寺裏文殊。有問。師凡耶。聖耶。舉手曰。我不在此住。慶曆戊子十一月二十三日將化。謂人曰。我從無量劫來成就逝多國土。分身揚化。今南歸矣。語畢。右脇而寂。

知足智華道者

開封人也(傳失其氏)。世務農。母孕二年。餉父田間。生於林下。濯於河。兒曰。無冰我。是時紅光燭天。太史以產異人。奏令物色。得師。乃育於近臣家。襁褓能語往事。三歲起趺坐。知其苾芻也。及長。與圓梵相。覆體止一衲。祁寒隆暑莫能侵。日食或倍二十人不飽。水漿不入口。二三月不飢。一臥必三載。坐立如之。未嘗讀誦。辨才無礙。未嘗修真。而頂出白光。忽張目大呼而非怒。終日言笑而非喜。每告人吉凶禍福。不差毫釐。居京都時。五府以次爭延之。間語人曰。天平白雲是吾歸處。崇寧初。持拂歌笑出夷門。強挽不回。東來姑蘇天平之白雲寺。緇素景從。有以佛法問者不答。以偈請者則大書此[且-目+日]以示。政和中。奄然而逝。闔維。其胃腸瑩徹若瑠璃。骨碧者如玉。黃者如金。設利無數。道俗以所化之地為塔奉藏。鑿墳三尺。得紫石函。題其上曰知足道場。眾乃益異。入塔日。地為之震。郡守上其事。賜金欄紫伽梨。諡淨行大師。塔曰明因。

風法華(亡其名)

東京張氏子也。於開寶寺得度。誦法華不輟。所居無定。世稱風法華。有以休咎問之。所答若讖。過則有驗。及化。乃歌曰。歸去來兮歸去來。不去泗州不五臺。脫

下舊鞋著新鞋。舊鞋即時磨滅盡。新鞋不肯踏塵埃。新鞋即似舊鞋樣。替新換舊人莫猜。去時光明道中去。來時平坦路上來。今生多少舊相識。幾人似我却重回。歌絕而逝。

李通玄長者

不知何許人。或曰唐宗子。殆文殊普賢之幻有也。開元七年(一云十七年)。隱於太原壽陽方山之土龕。初至。虎為負經。而神龍化泉。天女給侍。夜則齒光代燭。間食棗栢。因號棗栢大士。嘗以華嚴大教抉微剔奧。論而明之。曲折萬旋。如水赴海。會釋十門。妙盡經旨。總四十卷。目曰華嚴論。其首敘曰。夫有情之本。依智海而為源。含識之流。總法身而為體。只為情生智隔。想變體殊。達本情亡。知心體合。今此大方廣佛華嚴經者。明眾生之本際。示諸佛之果源。其為本也。不可以功成。其為源也。不可以行得。功亡本就。行盡源成。源本無功。能隨緣自在者。即此毗盧遮那也。以本性為先。智隨根應。大悲濟物。以此為名。依本如是。設其教澤。滂流法界。以潤含生。於是寄位四天。示形八相。菩提場內。現蘭若以始成普光法堂。處報身之大宅。普賢長子。舉果得於藏身。文殊小男。創啟蒙於金色。以海印三昧。周法界而降靈。用普眼法門。覩塵中之剎海。依正二報。身土交參。因果兩門。體用相徹。以釋天之寶網。彰十剎以重重。取離垢之摩尼。明十身而隱隱。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移(一作離)於當念。其為廣也。以虛空而為量。其為小也。處極微而無跡。十方無卷。匪虧小相之中。纖塵不舒。含十方而非礙。智海果德。乃殊分於五位之門。常住法堂。示進修於九天之上。此方如是。十剎皆然。聖眾如雲。海會相入。聖凡不等。狀多鏡以納眾形。彼此無妨。若千燈而共一室。此經總有四十品之勝典。互開果復之智門。百萬億之妙言。咸舉佛華之行海。十身十會。闡十十之法門。十處十萬。啟十十之通辨(一云啟十通而疏十辨)。十現品內。示因果以結始終。給孤園中。利人天而明法界。目連鷲子。隔眇聽於對顏。六千比丘。啟十明於路上。覺城東際。五眾咸臻。古佛廟前。同登十智。善財發明導首。用彰來眾齊然。又成五位法門。具德行。其軌範令使啟蒙。易達解行無疑。還信首文殊之前。正證妙峰之頂。經過五眾。成一百一十之法門。至慈氏之園。結會一生之佛果。返視文殊之初友。明以果同因。後入普賢之妙身。彰體用圓極。此經名大方廣佛華嚴經者。大以無方為義。方以理智為功。廣則毫剎相容。佛乃體用無作。華喻行門可樂。能敷理事之功。嚴即依正莊嚴。經即貫穿縫綴。世主妙嚴品者。類會同流法門。均隔為品。此經總有四十品之勝典。此品建初。故稱第一。是故言大方廣佛華嚴經。世主妙嚴品第一。釋此一部之經。總作十門分別。第一。明依教分宗。第二。明依宗分教。第三。明教義差別。第四。明成佛同別。第五。明見佛差別。第六。明說教時分。第七。明淨土權實。第八。明攝化境界。第九。明因果延促。第十。明會教始終云云。以十八年(或作二十

八年)三月二十八日論成。竟爾趨寂。是日飛走悲鳴。白虹貫天。四眾擁觀。歎未曾有。壘石葬千山北。清泰中。村民撥石。得連環金骨。扣之如簧。天福三年。再造石塔。瘞于山之東七里。始剏屋廬。號昭化院。皇朝初。閩僧志寧以其論義。分布經中。是為合論。至元祐戊申歲。無盡居士張商英漕江左。出按壽陽。因齋戒至謁。於破屋之下散帙間。得華嚴修行決疑論四卷。疾讀數紙。疑情頓釋。乃移文令廢淫祀。置長者像為民祈福。十月七日。治地。八日。白光現於山南。父老扣頭悲淚曰。不知長者之福吾土也。請併院新之。施心雲起。不唱而和。無盡嘗記其實云。

呂巖真人

字洞竇。京川人也。唐末三舉不第。偶於長安酒肆遇鍾離權。授以延命術。自爾人莫之究。嘗游廬山歸宗。書鍾閣壁曰。一日清閑自在身。六神和合報平安。丹田有竇休尋覓。對境無心莫問禪。未幾。道經黃龍。師覩紫雲成蓋。疑有異人。乃入謁。值龍陞堂。龍見。意必呂公也。欲誘而進。厲聲曰。座傍有竊法者。呂毅然出問。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煮山河。且道此意如何。龍指曰。這守屍鬼。呂曰。爭柰囊有長生不死藥。曰。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呂薄訝。飛劍脅之。劍不能入。遂再拜。求指歸。龍詰曰。半升鐺內煮山川即不問你。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有本小異)。呂於言下頓契。作偈曰。棄却瓢囊搥碎琴。如今不戀水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用心。龍囑令加護。後謁潭之智度覺禪師。有曰。余游韶郴。東下湘江。令見覺公。觀其禪學精明。性源淳潔。促膝靜坐。收光內照。一衲之外無餘衣。一鉢之外無餘食。達生死岸。破煩惱殼。方今佛衣寂寂兮無傳。禪理懸懸兮幾絕。扶而興者。其在吾師乎。聊作一絕奉記。達者推心方濟物。聖賢傳法不離真。請師開說西來意。七祖如今未有人。皇祐間。至西湖淨慈。即圓照本禪師室。照見之。乃曰。黃龍道底。呂曰。錢大不要饒舌。便出(圓照乃錢王後身也見楊無為圓照贊)。時往來接化京華。而人鮮遇。有偈曰。獨自行來獨自坐。無限世人不識我。唯有橋東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有老宿見此偈。問禪者曰。既是神仙。為甚麼却被樹精覷破)。宣和中。抵四明金鵝寺。顧方丈蕭然。頃有童子出。呂問。此何寥寥。童云。莫道寥寥。虛空也不著。呂嘉其言。題詩於壁曰。方丈有門出不鑰。見箇山童赤雙脚。問伊方丈何寥寥。報道虛空也不著。聞此語。何欣欣。主翁豈是尋常人。我來謁見不得見。渴心耿耿生埃塵。歸去也。波浩渺。路入蓬萊山杳杳。相思為上石樓時。雪晴海闊千峰曉。

張用成真

人。字平叔。天台人也。熙寧己酉。至成都。有授以丹砂者。久之功乃成。且曰。吾形雖固。而本源真覺之性有所未究。豈宜自怠。遂探佛書。讀傳燈有省。著悟真篇警於世。嘗作禪宗歌頌。其自敘曰。此恐學道之人。不通性理。獨修金丹。於性命之道未備。則運心不普。物我難齊。又焉能究竟圓通。迥超三界。故首楞嚴經言。十

種仙。皆是人中鍊心堅固服餌。壽千萬歲。不修正覺。報盡還來。散入諸趣。彌勒菩薩金剛經頌有云。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故此悟真篇。先以神仙命術誘其修鍊。次以諸佛妙用廣其神通。後以真如空性遣其幻妄。而歸於究竟空寂之本源矣(近有黃冠謂呂公見黃龍。初無是說。乃釋輩欲神其禪宗耳。苟以平叔方之。則呂公參問。可見古今服藥鍊形之士不為不多。獨二公不以功成自居。回心祖道。殆出三界。其下於二公者。為如何哉吁)。

拾遺(未詳法嗣者)

福州東山雲頂禪師

泉南人(遺其氏)。以再下春闈。往雲臺大吼寺。剗染具戒。即謁大愚芝。神鼎謔諸名衲。後見羅漢下尊宿。始徹己事。道學有聞。叢林稱為頂三教。出住東山。遷數剎。上堂曰。一句函蓋乾坤。不離毛吞巨海。一句截斷眾流。不離斬釘截鐵。一句隨波逐浪。不離目機銖兩。若是通玄上士。出言坐斷天下老和尚舌頭。若不到這裏。進前築著鼻孔。退後墮坑落漚。各自知時。打草鞋行脚去。上堂。召大眾曰。諸佛說法。似擲劍揮空。祖師傳心。如著鞋上樹。天下老和尚指注。徧大地盡是葛藤。更說無心是道。乃同死漢。直得山河大地與自己無差。坐在法身處。見聞不脫。光影似搖。生死茫然。如何辨主。直須透過。如水入水。如風入風。拋擲自由。開合不成。孔竅為妙。九龍觀道士并三士人請上堂。儒門畫八卦。造契書。不救六道輪迴。道門朝九皇。鍊真氣。不達三祇劫數。我釋迦世尊洞三祇劫數。救六道輪迴。以大願攝人天。如風輪持日月。以大智破生死。若劫火焚秋毫。入得我門者。自然轉變天地。幽察鬼神。使須彌鐵圍。大地大海。入一毛孔中。一切眾生不覺不知。我說此法門。如虛空俱含萬象。一為無量。無量為一。若人得一。即萬事畢。珍重。上堂。夢中作大梵王位。不如醒後一縣尉。種種勞筋骨。何似展脚睡。明得自己無許多般。若未明自己。假饒如今一身現得十身。盧舍那佛使雷音徧眾剎。化佛滿世間。俱是夢中事。須知向上一段。函蓋乾坤。耀古騰今。靈光不礙。入生入死。與物推移。救度無量眾生。出三界牢獄。散壞無量諸魔宮殿。息滅無量諸煩惱火。便共釋迦彌勒同坐一華。老僧如此說箇化門。且要人天小果生希奇之念。若據迦葉門下。從來無這般說話。華嚴大會上堂。廣大寶乘住四衢。文殊前引普賢扶。肥壯白牛甚有力。一念徧游無卷舒。世尊御也四十九年。三百六十餘會。演大乘經。有十箇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偈。一四天下微塵數品。其諸餘部帙。不可勝言。使大海須彌為筆墨。未能書寫得盡。世尊又說。過五十六億萬年後。有彌勒佛出世。悲臻末劫。劫海無涯。佛海無際。非口所宣。非心所測。皆是世尊度脚買靴之說。看風使帆之義。世尊又說。有大法眼藏付囑迦葉。且未有世尊。迦葉時。此法眼藏在甚麼處安著。若有人知得落處。出來說看。僧問。如何是乾元境。曰。千峰寒色。云。如何是境中人。曰。二尊不並化。問。如何是毗盧師。曰。口吐陰陽宣造化。云。超然迥出威音外也。曰。須作披毛帶

角人去始得。問。如何是有漏。曰。破屋。云。如何是無漏。曰。古井。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孤舟載明月。云。意旨如何。曰。來往照闔浮。俗士問。三道寶階。曲為初機。向上一路。請師直指。曰。高皇斬白蛇。當年用此劍。云。不背一切人。不向一切人也。曰。頭在這裏。尾在那邊。問。昔日相如題柱。未是作家。今日橋成。請師下筆。曰。彩氣夜常動。精靈日少逢。云。荊山有玉。鑿在卞和。曰。洪州斬冬瓜。滿江皆是血。問。月落碧潭時如何。曰。仙人禮枯骨。云。轉變後如何。曰。北邙山下。俗士問。如何是即色是空。曰。春蛇入竹筒。云。暫時調直也。曰。從地獄出。更作畜生。問。如何是和尚日用事。曰。我喫飯。汝受飢。云。法法不相到。又作麼生。曰。汝作罪。我皆知。問。如何是和尚一枝拂。曰。打破修行窟。云。恁麼則本來無一物也。曰。知無者是誰。云。學人罪過。曰。再思可矣。俗士問。洞山道。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未審是甚麼物。曰。擔鐵枷。喫鐵棒。云。天地黑。山河走。曰。閻老殿前添一鬼。北邙山下臥千年。士叫。快活。快活。師曰。也是野狐吞老鼠。問。如何是佛。曰。舉世無相以。如何是道。曰。清風拂白月。

京洛和尚

不知何許人。久居嵩少。後廬舒蘄之間。嘗沮座下童行習讀。唯令參究。適李後主以試經選僧。得度者眾。諸童慍見曰。和尚止某等誦經。今何望。師占偈曰。比擬將心合太虛。免教和氣有親疎。誰知道德渾無用。今日為僧貴識書。刺史聞以偈。而主悉方其服。

婺州雲幽重憚禪師(今日法雲)

初謁雪峰存禪師。次依石霜諸禪師。乃開悟。旋里隱居。蔽形唯一衲。後住雲幽。上堂曰。雲幽有一語。入門便相與。汝若諦審來。我即途中去。上堂。雲幽一隻箭。虛空無背面。射去遍十萬。要且無人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和尚一隻箭。曰。盡大地人無鬪體。

建寧府千山智榮禪師

侍三教頂禪師之久。未有所證。脇不至席者數年。一日。飯後至鍾閣經行。聞忽雷而悟。述偈曰。一震驚天地。轟轟不是聲。何勞勤苦覓。時至自然明。以所見白頂。頂曰。此乃觀音入道之門也。宜自護持。出住等覺。衲子蜂集。

雙溪布衲如禪師

因嵩禪師戲以詩悼之曰。繼祖當吾代。生緣行可規。終身常在道。識病懶尋醫。貌古筆難邈。情高世莫知。慈雲布何處。孤月自相宜。師讀罷。舉筆答曰。道契平生更有誰。閩鄉於我最心知。當初未欲成相別。恐誤同參一首詩。投筆坐亡。於六十年後。塔戶自啟。其真容儼然。

舒州海會如新禪師

僧問。承師有言。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關棧子。如何是向上關棧子。曰。賴遇孃生臂短。問。羚羊挂角時如何。曰。恁麼來恁麼去。云。為甚麼如此。曰。只見好笑。不知為甚了如此。

舒州投子通禪師

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曰。兩岸唱漁歌。云。來後如何。曰。大海涌風波。問。如何是孤峰頂上節操長松。曰。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問。如何是和尚這裏佛法。曰。東壁打西壁。

舒州海會通禪師

僧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曰。清光滿目。云。學人不會。曰。茶灰抹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柿桶蓋椽笠。云。學人不曉。曰。行時頭項戴。坐則挂高壁。

舒州四面懷清禪師

初住蘄口興化。僧問。臨濟三玄。似石女向波中作舞。雲門關棧。閃爍如鷄子過新羅。去此二途。興化當行何令。曰。道甚麼。云。恁麼則和尚與古人出氣。師以拄杖打禪床曰。若不點破。將謂山僧磕睡。

處州法海立禪師

因 朝廷有 旨。革本寺為神霄宮。師陞座。謂眾曰。都緣未徹。所以說是說非。蓋為不真。便乃分彼分此。我身尚且不有。身外烏足道哉。正眼觀來。一場笑具。今則 聖君垂旨。更僧寺作神霄。佛頭上添箇冠兒。筭來有何不可。山僧今日不免橫擔拄杖。高挂鉢囊。向無縫塔中安身立命。於無根樹上嘯月吟風。一任乘雲仙客。駕鶴高人來此。呪水書符。叩牙作法。他年成道。白日上昇。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為之化。只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然雖如是。且道山僧轉身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擲下拂子。竟爾趨寂。郡守具 奏其事。奉 旨改其寺曰真身。

汝州天寧明禪師

改德士曰。師登座謝 恩畢。乃曰。木簡信手拈來。坐具乘時放下。雲散水流去。寂然天地空。即斂目而逝。

成都府保福贊禪師

郡之唐氏子。住保福曰。僧問。如何是閩州境。曰。錦屏天下秀。凌水月中清。云。祖意教意。是同是別。曰。兩輪日月並光輝。一合乾坤同覆載。

蜀中仁王欽禪師

僧問。如何是佛。曰。聞名不如見面。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鬧市裏弄胡
獠。云。如何是道。曰。大蟲看水磨。

神照本如法師

嘗以經王請益四明尊者。者震聲曰。汝名本如。即領悟。作偈曰。處處逢歸路。
頭頭達故鄉。本來成現事。何必待思量。

本嵩律師

因無為居士楊傑請問宣律師所講毗尼性體。嵩以偈答曰。情智何嘗異。犬吠蛇自
行。終南的的意。日午打三更。

臨安府上天竺證悟圓智講師

台城人。族林氏。年二十四刳染。依白蓮僊法師。入室。問具變之道。僊指行燈
曰。如此燈者。離性絕非。本自空寂。理則具矣。六凡四聖。所見不同。變則在焉。
智不契。後因掃地。誦法華。至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始諭旨。白僊。僊然之。
自領徒以來。嘗患本宗學者囿於名相。膠於筆錄。至以天台之傳。為文字之學。南宗
鄙之。乃謁護國此庵元禪師。夜語次。智舉東坡宿東林偈云。也不不易。到此田地。
庵曰。尚未見路徑。何言到耶。云。只如他道。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
若不到此田地。如何有這箇消息。曰。是門外漢耳。云。和尚不吝。可為說破。曰。
却只從這裏猛著精彩覷捕看。若覷捕得他破。則亦知本命元辰落著處。智通夕不寐。
及曉鐘鳴。去其秘畜。以前偈別曰。東坡居士大饒舌。聲色關中欲透身。溪若是聲山
是色。無山無水好愁人。持以告此庵。庵曰。向汝道是門外漢。智禮謝。未幾。有化
馬祖殿瓦者。求語發揚。智書曰。寄語江西老古錐。從教日灸與風吹。兒孫不是無料
理。要見冰消瓦解時。此庵見之。笑曰。須是這箇梨始得。

金陵鐵索山主(遺其名)

僧問。久嚮鐵索。未審作何面目。主打露柱。僧云。謝見示。主曰。你據箇甚麼
便恁麼道。僧却打露柱。主曰。且道索在甚麼處。僧作量勢。主曰。今日遇箇同參。

泐潭山前一老僧。庵居

有年。未嘗言參問。獨秀宏禪師初來主此山。僧聞。書偈附樵者邀宏飯。偈曰。
瓦甑炊陳粟。瓷罌煮薺苗。不嫌山味薄。必赴老夫招。宏讀之曰。山前有此老兒耶。
乃振策獨往。言笑終日。僧翌旦乃逝。

溫州爭居尼圓機

出郡之戴氏。唐景雲中得度。嘗習定於大日山石窟。一日。忽念曰。法性湛然。
本無去住。厭喧趣寂。豈為達耶。乃往參雪峰禪師。峰問。甚處來。云。大日山。曰。
日出也未。云。若出則融却雪峰。曰。汝名甚麼。云。圓機。曰。日織多少。云。
寸絲不挂。遂禮拜而退。峰召曰。袈裟拖地。機纔整衣。峰曰。又道寸[糸*系]不挂。

機頓領深旨(世傳圓機乃永嘉大師之女弟。嘗同遊方。以景雲歲月考之。是矣。第所見雪峰非真覺也。永嘉既到曹溪必嶺下雪峰耳)。

溫州陳道婆者

嘗遍扣諸名宿。後於長老山淨禪師語下發明。有偈曰。高坡平頂上。盡是採樵翁。人人盡懷刀斧意。不見山華映水紅。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四

音釋

藻音早 憚許慎切 鄭音茂 礪音泊 澡音早 宰蘇骨切 攷考同 識音志
炯音迴 仔音茲 球音求 甃扶歷切 羃音覓 髹音休 胝張尼切 囁而涉切 嚙音
儒 輟陟劣切 褰去虔切 掖音亦 儲音除 濮音卜 邸音底 襁居兩切 褫音保
祁音歧 殆音待 鷺音秋 簧音黃 瘞猗厲切 脅虐業切 搯所六切 郴尹林切 鮮
是淺切 鑰音藥 闡音圍 度音鐸 邛音亡 矜音鈴 囿音又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五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

僧 (正受)

編

諸方廣語

西蜀仁王欽禪師

示眾曰。若據德山嚴令。豈容一箇上來。暫依百丈規繩。且許諸人立地。山僧恁麼開口。已是不善隄防。忽若眾中有箇解倒行此令底衲僧出來。喝散大眾。掀倒禪床。搗下堦來。豈不遭他毒手。而今既無恁麼底漢。教山僧坐地。對了諸人。說箇甚麼即得。若是叢林法則。禪苑清規。自是諸人知有底事。何用山僧苦口相勸。自餘無非發明自己。決擇死生在衣線下。斯為急要。雖然。這一段事。莫非當人自知皮下有血。向己躬下猛省得來。譬地有箇悟入處。始知不自外來。不從人得。若未得箇端的悟入處。只是向人口角頭尋言逐句。刺頭入經裏論求玄覓妙。猶如入海筭沙。捫空追響。只益疲勞。終無了日。殊不知大覺老人為見眾生根器不等。出來立箇權實法門。隨機設教。應疾施方。盡是譬喻表顯之談。要諸智者以譬喻得解。故有大乘小乘。半字滿字。由漸入頓。從始暨終。說染說淨。揀凡揀聖。莫非發明這一段事。所以道。三世諸佛之所證。蓋證此也。如來為一大事出現。蓋為此也。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蓋詮此也。所謂一切眾生妙圓覺心。本無生滅。圓同大虛。如淨瑠璃。內含寶月。如大明鏡。照了萬殊。光體無二。如大摩尼寶珠映於五色。隨方各現。如百千燈。光照一室。其光圓滿。無壞無雜。然後便依這裏立箇體用。則有三種土。三種身。於淨妙國土中則有報身佛。解脫國土中則有化身佛。所謂身依義立。土據體論。法性身。法性土究竟得來。猶是教家極則。未離光影邊事。到這裏。直得言思路絕。無可指陳。乃云始從光耀土。終至跋提河。如是二十間。未嘗談一字。於是迴紫金山。擦七寶几。瞬青蓮目。顧視迦葉。迦葉微笑。乃普告大眾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與摩訶大迦葉。為第一祖。教外別傳。於五百歲後。與大地眾生。直證妙心。由是佛佛授手。祖祖相承。達磨爰來此方。神光由茲得髓。自是曹溪已後。列派分宗。無非宏法為人。延佛慧命。其間忽若遇箇上上根輩。一聞千悟。直下無疑。如芥投針。絲毫不錯。或向一棒一喝下明。或於一機一境上會。自然脫略窠臼。不滯見聞。似這般漢。聞甚深法。如清風屆耳。瞥然而過。聞百千諸佛出世。如不聞相似。豈況教伊向經論裏推尋。於人口角頭取辨出來。眼卓朔地似箇識蹤獵犬。喚一聲便知落處。選甚挂角羚羊。賣蹤狡兔。聞聲見影。去便拏來。只是千人萬人中。不得一箇半箇。所以後代祖師。又不免別通線路。曲為中下之機。於第二義門東引西樓。看他還會也無。有時就他六根門頭指箇常光獨露底。向伊道。靈光洞照。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

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且要他從這裏趣入。便有沒意智漢。纔聞恁麼說話。便向自己色身內鬮體前認箇昭昭靈靈底。隱隱地似一面古鏡。如一顆明珠。亘古亘今。照天照地。殊不知這箇你若識不破。正是無始劫來出驢胎入馬腹底。是名無始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雖然如是。也怪他不得。何故。且如靈山會上百萬之眾。其間智如鶩子。辯若滿慈。尚乃茫然不知落處。豈況乾慧禪客。無聞比丘。教理未嘗措懷。玄道無由契悟。是以近代參學人。纔入門來。便呈箇自己見解云。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則知君不可見。又云。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有底但又手當胷。張目直視云。在這裏各把箇死蛇頭。有甚麼提掇處。或但於一切法空處會將去。謂一切諸法本來空寂。故云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幻身終歸敗壞。法身本體恒然。但於理性明將來。聲色裏透出去。直得綿綿密密。不漏絲毫。純是真空。更無別法。又有一般擔板禪和。不明回互之機。只認箇平實語句。但見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板頭只是板頭。拄杖只是拄杖。移易他絲毫地位不得。皆是自不具眼。未遇作家。於法於人不能甄別。由是發明不徹。悟入乖差。次第相承。過非一二。師眼不正。弟子見邪。承授龜浮。致斯得失。良由不辨佛祖正脉。各逐己見開張。令後學未識旨歸。但望風而言參請。更有十年二十年向江湖上走。自號飽參。遍歷諸家門戶。謂祖師言句自有來由。從上機緣各有淺深。把諸家相似語比類排布。錄作大冊小冊。藏衣單下。不令人見。到處把作宗門玄旨。或則先明道眼因緣。次過擇法眼話。然後透聲透色。拂跡忘情。或有見來參者。便舉箇修山主頌與他理論。要見一切諸法不離本心。大地虛空非心外法。所以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方明盡大地是箇真實人體。盡大地是箇解脫門。盡大地是毗盧一隻眼。盡大地是自己法身。恁麼見得。心外無法。法實自心。一切處總恁麼也。或說空劫已前自己。日用自己。不行鳥道。直透龍門。言尊貴邊事。則忌觸諱當頭。於異類中行。要須披毛戴角。或明一色轉位回機及去及盡。然後於枯木上更糝些子華始得。或示學者。但畫作圓相。或全明全暗。或半暗半明。或偏或正。或點或破。百數十箇度樣子。一一須辨得下始得。或但一切法本無自性。亦無自己。所以祖師云。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但恁麼會得徹去。不為一切諸法所礙。其餘更有甚麼事。如上許多見解。皆是情存滲漏。各護師承。殊不知宗師家出一言半句。乃是方便門中垂手為人。初非自立門風。為一宗說話。後代兒孫忘了祖翁。各認箇爺。互立宗旨。便將他古人一問一答。盡作自受用三昧。要得如擊石火。閃電光。但莫入陰界擬議。一向高禪將去。或棒喝扶持。好晴好雨。好燈籠。好露柱。拂袖便行。禮拜出去。則無不甚深。無不解脫。此蓋言其大略爾。若論三玄三要。四種料揀。五位君臣。三種滲漏。內紹外紹。王種臣種。同詮性海。轉側流注。法身有二種病三種光。如斯之類。不可備舉。有底纔聞說著。總一味作建立會。却便道。諸佛未出世。祖師未西來時。還有恁麼說話也無。便舉僧問趙州。如何是玄中玄。州云。闍梨玄來多

少時。僧云。玄來久矣。州云。儻若不得老僧。幾乎玄殺。便將這箇話印定了也。有云。古人玄妙之設。豈徒然哉。若恁麼會。則三玄五位皆為施設。要須就裏一一明辨出來。方見臨濟。洞山用處。有舉僧問雪峰。臨濟四喝。意旨如何。峰云。他家宗旨。我所未知。汝尋臨濟下兒孫問之。僧後問南院。仍舉雪峰所遣之意。南院大展坐具。望南方禮拜云。雪峰古佛又以此語印定了也。又安可以古人一期救弊之語為定論哉。不見道。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若是頂門具眼底。自解出脫。設若把一大藏教都作建立會。却也怪他不得。祖師機緣一一就裏明辨出來。亦總由他。你有甚麼擬議處。豈可互立知解。各認門風。便道諸家宗旨各有長處。亦不必議他底。如兩異姓人隔壁住。彼此各不相知閨閣裏事。一般是甚麼說話。不見臨濟大師道。一切處無非是道流歸舍處。恁麼見得。便能於一剎那間。入染入淨。入凡入聖。入彌勒樓閣。入毗盧法界。處處游履國土。須知是箇無依道人乘境出來。且不是有。莫作有見。不是無。莫作無見。不是佛。莫作佛見。不是法。莫作法見。且不是你無始時來生死報本。又不是你髑髏前昭昭靈靈底。又不是你六根門頭攀緣徧計底。直須見得透頂徹底。和會得來。總是一家裏事。更無如許殺訛等見解。方能為一切人去黏解縛。出釘拔楔。若具恁麼手段。只將平生參得多知多解。築向肚皮袋裏。飽齣齣地向人家叢林板頭。喫了飯。坐禪觀行。舌持上齶。把捉念漏。不令放起。是外道法。祖師云。你若住心看靜。舉心外照。攝心內澄。凝心入定。如是之流。皆是造作。忽若一旦被些福緣推出來。便即點胷自負。爭人爭我。爭勝爭負。恣意亂統。貶剝諸方。這家說平實。那家只掠虛。有宗一向滯著語言。有宗坐在無事閤裏。一向開大口。道天下無人。及乎被明眼人靠著。見得他自無眼目。不識好惡。有時是處又即拋却。不是處強作主宰。如說藥人。真藥現前。自不能辨。只是學得虛頭。到處開眼。鼓弄聾俗。誑誨無知。便有瞎禿子白衣輩十箇五箇簇著他。如蒼蠅聞臭肉相似。便聚頭鬪咬將去。纔經久久。臭氣過了。見無可嚼。依前散去。到這裏。也須回頭識羞。始得這箇事。且不是你說得底道理。直饒你說得天華亂墜。頑石點頭。也是口頭辨。更須就你覓箇履踐處。且不是持戒忍辱。方便行檀。入定修禪。強勞精進。又不是隨緣消舊業。更莫造新殃。便當得去。須知親近般若。有四種藏鋒之用。親近以自治。藏鋒之用以治物。古來住山老衲。虵虎就手而食。歸宗禪師見虵。即芟為兩段。取性和尚凡見蟲虵。盡皆打殺拋却。云。取性。取性。玄沙見虎。僧云。和尚。沙云。是你。靈潤法師山行。野燒迅飛而來。眾皆避之。法師安步徐行曰。心外無火。火實自心。為火可逃。無由免火。火至自滅。到這箇田地。且不是修證得底道理。也不是煉得身心如枯木石頭。寒灰死火。無些子氣焰逼著他。便得恁麼地。且莫錯。你若要得於一切處自由自在。直須具大無畏。如師子游行不求伴侶。方得名為大自在。故教中云。譬如人畏時。非人得其便。如是弟子畏生死故。色聲香味觸法得其便也。已離畏者。一切五欲不能為也。然雖恁麼。忽若有箇飢來喫飯。困即打眠底。聞恁麼說話。

也不用起來與你辯論。只是喉嚨裏作箇吽吽聲。也須更疑著他在。珍重。

泐潭真淨文禪師

示眾。喝一喝。舉拂子曰。[口*耶]。[口*耶]。盡十方世界。若凡若聖。若僧若俗。草草若木。盡向拂子下成佛作祖。無前無後。一時解脫。還有不解脫者麼。設有。命若懸絲。遂拊掌曰。知音者少。所以此箇事。論實不論虛。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若纖毫不盡。總落魔界。豈不見古人道。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荊棘林是好子。如今人多是得箇身心寂滅。前後際斷。一念萬年去。休去。歇去。古廟裏香爐去。冷湫湫地去。便為究竟。殊不知却被此勝妙境界障蔽自己。正知見不能現前。神通光明不能發露。或又報箇平常心是道。以為極則。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依草附木。不覺不知。一向迷將去。忽問他。我手何似佛手。便道。是和尚手。我脚何似驢脚。便道。是和尚脚。人人盡有生緣處。那箇是上座生緣處。便道。某是某州人。是何言歟。且莫錯會好。凡百施為。須要平常一路子以為穩當。定將去。合將去。更不敢別移一步。怕墮坑落漚。長時一似雙盲底人行路。一條拄杖子寸步拋不得。緊把著憑將去。步步依倚。一日。若道眼豁開。頓覺前非。拋却杖子。撒開兩手。十方蕩蕩。七縱八橫。東西南北。無可不可。豈可一向倚他門戶。傍他行脚。有甚快活。自己畢竟如何。不見雲門大師道。而今天下老和尚多是師承學解。路布葛藤。印板上打來。模子裏脫出。當人若是明去。何不一切臨時。又不見臨濟大師云。我這裏是活祖師西來意。把來使用。立處皆真。他不說古又如何。今又如何。這語得。那語不得。那裏是虛。這裏是實。你與我拈出絲毫許實底道理來看。此蓋當人眼不開。自無見處。一向承虛接響。百般忌諱。自纏自縛。直饒聞恁說。當下忽然見得個儻分明去。也是棺木裏瞠眼。如今還有無師智。自然智。不與萬法為侶者。烜赫底丈夫漢。[齒*(虎-儿+且)][齒*(虎-儿+日)]齟齬。千變萬化。見我恁麼胡言漢語。便好近前驀口擲。拽下倚子。擲向三門外。喝散大眾。豈不快哉。還有麼。良久。曰。若無。且看老僧騎案山。跳入你諸人眼睛裏。七顛八倒。呵佛罵祖去也。復喝一喝。下座。

天寧芙蓉楷禪師

示眾曰。夫出家者。為厭塵勞。求脫生死。休心息念。斷絕攀緣。故名出家。豈可以等閑利養。埋沒平生。直須兩頭撒開。中間放下。遇聲遇色。如石上栽華。見利見名。似眼中著屑。況從無始以來。不是不曾經歷。又不是不知次第。不過翻頭作尾。止於如此。何須苦苦貪戀。如今不歇。更待何時。所以先聖教人只要盡却今時。能盡今時。更有何事。若得心中無事。佛祖猶是冤家。一切世事自然冷淡。方始那邊相應。你不見隱山至死不肯見人。趙州至死不肯告人。匾擔拾橡栗為食。大梅以荷葉為衣。紙衣道者只披紙。玄太上座只著布。石霜置枯木堂與人坐臥。只要死了你心。投

子使人辦米。同煮共食。要得省取你事。且從上諸聖有如此榜樣。若無長處。如何甘得。諸仁者。若也於斯體究的不虧人。若也不肯承當。向後深恐費力。山僧行業無取。忝主山門。豈可坐費常住。頓忘先聖付囑。今者輒欲略效古人為住持體例。與諸人議定。更不下山。不赴齋。不發化主。唯將本院莊課一歲所得。均作三百六十分。日取一分用之。更不隨人添減。可以備飯則作飯。作飯不足則作粥。作粥不足則作米湯。新到相見。茶湯而已。更不煎點。唯置一茶堂。自去取用。務要省緣。專一辦道。又況活計具足。風景不疎。華解笑。烏解啼。木馬長鳴。石牛善走。天外之青山寡色。耳畔之鳴泉無聲。嶺上猿啼。露濕中宵之月。林間鶴唳。風回清曉之松。春風起時。枯木龍吟。秋葉凋而寒林華散。玉堦鋪苔蘚之紋。人面帶煙霞之色。音塵寂爾。消息宛然。一味蕭條。無可趣向。山僧今日向諸人面前說家門。已是不著便。豈可更去陞堂入室。拈槌豎拂。東喝西棒。張眉努目。如癩病發相似。不唯屈沈上座。況亦辜負先聖。你不見達磨西來。到少室山下面壁九年。二祖至於立雪斷臂。可謂受盡艱辛。然而達磨不曾措了一詞。二祖不曾問著一句。還喚達磨作不為人得麼。喚二祖做不求師得麼。山僧每至說著古聖做處。便覺無地容身。慚愧後人軟弱。又況百味珍羞遞相供養。道我四事具足。方可發心。只恐做手脚不迭。便是隔生隔世去也。時光似箭。深為可惜。雖然如是。更在他人從長相度。山僧也強教你不得。諸仁者。還見古人偈麼。山田脫粟飯。野菜淡黃齋。喫則從君喫。不喫任東西。伏惟同道。各自努力。珍重。

黃龍死心新禪師

示眾。僧問。大參小參為甚麼人。曰。只為愚人。云。忽遇智人又作麼生。曰。愚人。云。智與愚。是一是二。曰。無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又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死中有活。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活中有死。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曰。死中恒死。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活中恒活。乃曰。夫小參者。謂之家教。何謂家教。譬如人家有三箇五箇兒子。大底今日幹甚事。小底今日幹甚事。是與不是。晚間歸來。父母一一處斷。叢林中亦復如是。院門今日幹甚事。是與不是。住持人當一一處斷。觀今之時節。叢林淡薄。人根狹劣不可說也。有一般破落戶。長老馳書遠信。這邊討院住。那邊討院住。纔討得院子。便揀箇好日入院。又道我是長老。方丈裏自在受快活。這般底喚作地獄滓。如今叢林中若論參禪。固是難得其人。我看見你這一隊漢在這裏。心憤憤。口悻悻。道我會禪會道。入方丈裏。趁口快。撐兩轉語便行。不是這般道理。又有一般漢。影影響響。認得箇頑空。便道只是這箇事。又有一般道。見虛空裏光影。又有一般道。無有不是者。錯了也。救不得了也。這般底。只宜色身安樂。莫教一頓病打在延壽堂內。如落湯螃蟹。手忙脚亂。見神見鬼。這邊討巫師。那邊討醫博。卜凶卜吉。問好問惡。你不見我佛如來為三界醫王。

四生慈父。醫一切眾生心病。只為你不信。自心向外馳求。被邪魔魍魎入你心中。做得許多見解。要識你自心麼。如太陰當晝。天下皆明。那裏更有暗處。若到這箇田地。亦無吉凶爻象。亦無是非好惡。便能向是非頭上坐。是非頭上臥。乃至姪坊酒肆。虎穴魔宮。盡是當人安身立命之處。只為你無量劫來。業識濃厚。心中蹺蹺。踣踣。縹縹。縹縹。信之不及。便被世間愛情纏縛得來七顛八到。江南人護江南人。廣南人護廣南人。淮南人護淮南人。向北人護向北人。湖南人護湖南人。福建人護福建人。川僧護川僧。浙僧護浙僧。道我鄉人住院。我去贊佐他。一朝有箇不周旋。翻作是非到處說。苦哉。苦哉。恁麼行脚。掩彩殺人。鈍置殺人。苦是箇漢。一劃劃斷多少自由自在。若也劃不斷。處處被愛之所縛。愛色被色縛。愛院被院縛。愛名被名縛。愛利被利縛。愛身被身縛。你何不退步思量。你這臭皮袋子有甚麼好處。當時只為你有一念愛心。便入母胎中。愛父精母血。交搆成一塊膿團。母喫熱時。便愛鑊湯地獄。母喫冷時。便受寒冰地獄。及至撞從母胎裏出來。受寒受熱。受飢受飽。受病受苦。煎煎迫迫。直至今日。只為你不能返觀。便有許多是非生滅。我生你死。你死我生。生生死死。死死生生。隨業受報。無有休時。近來又有一般奴狗。受雇得錢買度牒。刳下狗頭。披佛袈裟。奴郎不辨。菽麥不分。入吾法中。破壞吾法。一向裝裏箇渾身揆腰擦胯。胡揮亂[聲-耳+(咒-几+工)]。要做大漢。大漢不恁麼做。要做大漢麼。須是退步。莫面前背後奴脣婢舌。嫌好道惡。說這裏飲食豐厚。那裏寮舍穩便。不消得如此。諸上座。人身難得。佛法難聞。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你諸人要參禪麼。須是放下著。放下箇甚麼。放下箇四大五蘊。放下無量劫來許多業識。向自己脚根下推窮。看是甚麼道理。推來推去。忽然心華發明。照十方刹。可謂得之於心。應之於手。便能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為酥酪。豈不暢快。平生莫只管冊子上念言念語。討禪討道。禪道不在冊子上。縱然念得一大藏教。諸子百家。也只是閑言語。臨死之時總用不著。古人悟了。方求明師決擇。去其砂石。純一真實。稱斤定兩。恰如人開雜貨鋪相似。無種不有。來買甘艸。便將甘艸與他。來買黃連。便將黃連與他。不可買黃連。將甘艸與他。又似你有一塊金。將入紅爐裡鍛鍊。鍊來鍊去。鍊得熟也。方上鉗鎚。打作瓶盤釵釧。瓶重幾兩。盤重幾兩。一一分明。然後却將此瓶盤釵釧鎔成一金。喚作一味平等法門。若不如此。盡是儻侗真如。顛預佛性。你還會麼。你還信麼。山僧適來答這僧四轉語。死中有活。活中有死。死中恒死。活中恒活。將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且道天下衲僧將甚麼驗黃龍。良久。云。大體還他肌骨好。不塗紅粉也風流。

本覺法真一禪師

示眾云。宗師為人。只與汝拈破情解。令汝自悟。譬如金在鑛中。治者只是與汝烹鍊。除其鑛穢而已。若是金體。則是本有。非人造作得來。又如磨瑩寶珠。只是去

其塵垢而已。若光彩是珠體上本來自有。亦非人能與之。學者自不向前體究。只管望人說破。將謂是教得說得。驢年得會麼。又曰。學道猶如鑽火。一鑽須緊如一鑽。若得熱相現前。切要加功。不可停息。若停息則廢却前功。無由得火。龍牙和尚頌云。學道如鑽火。逢煙且莫休。參學之士。到情識伎倆盡處。百不會。如平地上有氣死人相似。如熱相現前。却須向前體究。忽然有箇省處。此即真實也。若一念退。即要悟無因矣。又曰。學道之人。多是不解用心。一向背馳。不能返照。如人觀射。不應觀垛。須看箭發處始得。今時人被語脉裏轉却。良為此也。又曰。禪家語言不尚浮華。唯要朴實。直須似三家村裏納稅漢及嬰兒相似。始得相應。他又豈有許多般來。此道正要還淳返朴。不用聰明。不拘文字。今時人往往嗤笑禪家語言鄙野。所謂不笑不足以為道。又云。古者道。自己眼若不開。鑽人釋迦老子肚裏去。屙下來。只是箇解行底屎橛。有般漢雖在宗師會下。全不肯做工夫。久後到別處。便云。我從某人法席下來。及乎問著。黑漫漫地。更有般底。見他從尊宿處參學底人到別處納敗闕。便并其師輕薄。云。不會為人。彼師佛法元來只如此。不道當人自打不徹。昔日洛浦久為臨濟侍者。一日。辭去游方。濟云。我有一頭赤梢鯉魚。搖頭擺腦直往南方去也。及到夾山。拜起。正身而立。山曰。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云。自遠趨風。乞師一接。曰。目前無闍梨。此間無老僧。浦便喝。山曰。住。住。闍梨不得草草匆匆。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則不無。爭教無舌人解語。浦茫然。山便打。遂留夾山。臨濟聞。云。可惜一頭赤梢鯉魚向壑甕裏浸殺。臨濟可是不解為人。彼師佛法只如此也。不見道。一兩所滋。根苗有異。切不可容易望風擬議他尊宿。大有因果在。又曰。古人雖則徧參知識。承嗣燒香。只為最初發明之師。非是別底。不如此人揀人承嗣。蓋不忘本也。今時見人曾參某人。却不承嗣。却承嗣某人。便謂前人不如彼人。生輕重心。又有般底。或受他摩捋。或希他勢望。便忘本逐勢。既負慚忤。欲釋人非。返生毀謗。如斯之輩。閻羅王未放你在。古人接得弟子。却指令承嗣他人。則睦州與雲門。大愚與臨濟是也。不似今時。勾爬人家男女。硬斷送與三間屋子。令承嗣他。若總如此。佛法豈得殊勝。敗壞宗門。有現世報者。自不省耳(云云)。

泐潭湛堂準禪師

示眾。僧問。金剛經中道。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未審如何是無為法。曰。水底泥牛吼。火中木馬嘶。云。為甚麼却有差別。曰。春力無高下。華枝自短長。云。這箇是教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煙村三月裏。別是一家春。云。恁麼則祖意教意了不相干。曰。有不是無。云。若然者。施主霑恩去也。曰。但知隨例飡[飢-几+追]子。僧禮拜。師乃曰。井底烏龜頭帶雪。七六五四三二一。神通隱顯百千門。一一皆從此經出。遂以拂子擊禪床一下。曰。豈不是從此經出。又喝一喝。曰。豈不是從此經出。是以過現未來一切諸佛。三千二大人相。八十種隨形好。十力。四無所

畏。十八不共法。若不從此經出。即不能成就。地前地後。一切菩薩歷三祇。涉五位。斷二障。明一心。自利利他。修行進趣。若不依此經。即不能成就。一切緣覺。一切聲聞。觀十二緣空。悟四諦真理。得八解脫。證六神通。若不依此經。即不能成就。乃至西天此土諸代祖師。古往今來一切知識種種建立。種種施為。至如禾山打鼓。雪峰輓毬。臨濟三玄。洞山五位。巴陵銀碗裏盛雪。雲門北斗裏藏身。隱顯縱橫。千差萬別。若不依此經。即不能成就。是故金剛經中說。一切諸佛阿耨菩提之法皆從此經出。但是世出世間一切諸法。未有不從此經出者。佛之與法。且拈放一邊。且那箇是此經。莫是以兩手舒空作展經勢麼。莫是叉手當胷。進身三步麼。又莫道最初是如是我聞。末後是信受奉行麼。又莫是但莫著他文字語言麼。又莫是但向料掉沒交涉處道一句便得麼。若作如是見解。大似隔靴爬癢。若不作如是見解。畢竟作麼生。遂以拂子擊禪床一下。云。須是恁麼明得。苟能如是明得。於曉夕日用之間。未有一處而不聞法。是以金剛經中道。在在處處。即為有佛。一切法皆是佛法。恁麼見得。一任三門頭舍掌。佛殿裏燒香。寮舍裏橫拈倒把。左卷右舒。擲去拋來。朝讀暮誦。這一卷經。若是展去也。豎窮三際。橫變十方。周沙界之羣生。遍剎塵之品類。包羅萬有。統括二儀。無一法而不明。無一法而不顯。可謂是法門重疊。如雲起於長空。行解分披。似華鋪於錦上。言言見諦。情忘於二十七疑。句句朝宗。妙契於三十二分。有而不有。空而不空。明法界則一體同觀。說去來則威儀寂靜。窮微盡妙。豈不極於斯矣。其卷去也。更討甚麼一點墨。經頭邊只有一箇以字不成。八字不是。不知是箇甚麼字。設使須菩提解空第一。到這裏也只得目瞪口呆。憶得昔日有一僧問睦州云。經頭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箇甚麼字。睦州乃彈指一下。云。會麼。僧云。不會。州云。上來表讚。無限聖因。蝦蟆[跳-兆+享]跳上梵天。蚯蚓驀過東海。大眾。且道睦州當時為這僧說這箇字。不說這箇字。若道說。因甚麼睦州却問這僧云。會麼。若也明得。不唯使施主罪滅福生。亦乃自家平生慶快。其或未明。三德六味。施佛及僧。復喝一喝。曰。珍重。

太平佛鑿勸禪師

示眾。眾集。師曰。還委悉麼。若也委悉。功不浪施。如或未然。彼此鈍置。欲知此事。覲面相呈。未語已前。早是蹉過。如金翅鳥王入阿盧大海。擊開雪浪。直取龍吞。眼睛定動之間。早已喪身失命。況乃低頭卜度。識路追尋。何啻白雲萬里。靈鋒寶劍。常露現前。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沙門眼目。函蓋世界。把定乾坤。永無絲毫許滲漏。所以此事一塵纔起。大地全收。在天地而不在天地。所以為蓋為載。其實未嘗蓋載。在日月而不在日月。所以能為照為照。其實未嘗照臨。在海嶽而不在海嶽。所以能為高為深。其實未嘗高深。在陰陽而不在陰陽。所以能生能殺。其實未嘗生殺。在雨露而不在雨露。所以能為濕為潤。其實未嘗濕潤。在雷霆而不在雷霆。所以

能鼓動庶物。其實未嘗鼓動。在衲僧而不在衲僧。且道能箇甚麼。切忌道著。室中兄弟。累累求說。久坐看話。無所趣向。欲得半月十日普請入室。一次舉覺古今因緣。提掇殺訛。貴得有所滋益。既然相諾。豈謂起動在上尊宿。兄弟曲賜見臨。言詞鄙俚。無可采聽。殊深愧悚。然此間為入室兄弟說話。言語似乎太殺近前。幸望諸宿德亮察。不以見疑。即為幸甚。每見學道兄弟。有者不求省悟。唯務言說。要會他古人因緣。豈非大錯。他古人只是一期對病施方。隨機發藥。遂有如許多葛藤路門。如標月指頭。敲門瓦子。意只是假扣開門。因標見月。儻得門開月現。瓦子指頭何用之有。所以諸佛出世。隨宜說法。廣設多門。如握空拳。以止悲啼之子。學道兄弟若無省悟。設使智如流水。辯若懸河。倒念得一大藏教。於這事上轉沒交涉。參須實參。悟須實悟。研窮教徹底去。不是今日下得一轉語。明日過得一則因緣。古今因緣。數若河沙。有甚休歇。畢竟不明心地。如何了達生死。只如達磨初來時。未有許多因緣。為甚有人悟道。不可道他是聖人。我是凡夫。這箇事上。不論凡聖優劣。是以古今因緣。大似世間地符關契相似。山河大地。廣闊無邊。於中置得少許田園物產。便以立箇關契。分箇界分。投官押印。深藏篋笥。以為己有。忽若一朝踏著。皆屬自己。從前地符關契何用。佛法大海。廓周沙界。不屬方隅。參學之人見不透脫。於情識上自分界分。齧得一言半句。以為奇特。於宗師邊相求印證。宗師家事不獲已。以冬瓜印子印定。自此一人傳一人以為究竟。忽若一朝金剛眼開。照破四天下。說甚麼聲色道眼。識情唯心。說甚麼權實平常。差別異智。都盧是箇甚麼。明眼漢。沒窠臼。突然地蕩蕩無依。七縱八橫。一切臨時把來使用。我為法王。於法自在。誰肯倚他門戶。傍他牆壁。奉勸兄弟。但明心地。莫愁不會因緣。古今因緣也不道。一時不看。但將一則去。看得透。千則萬則皆同。若道會得這一則。未會那一則。決定未是。試與你舉尋常大家知底因緣和會將來看。是同是別。只如釋迦世尊。王宮降誕。纔出母胎。叫一聲。見人不會。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且道明箇甚麼邊事。後於涅槃會上拈一枝華。以青蓮目顧眎迦葉。迦葉微笑。世尊遂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摩訶迦葉。又是甚麼道理。莫是與前來不同麼。武帝問達磨。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聖。帝云。對朕者誰。磨云。不識。又是箇甚麼道理。二祖禮拜。依位而立。磨云。汝得吾髓。喚作兩般。得麼。六祖一日云。汝等諸人速理舟楫。吾欲歸新州。僧云。和尚去了幾時回。祖云。葉落歸根。來時無口。不可也是別有道理麼。只如馬大師一喝。百丈三日耳聾。還別著得箇道理得麼。其他德山棒。臨濟喝。雪峰毬。俱[月*氏]豎指。道吾作舞。祕魔擎叉。丹霞燒木佛。趙州勘婆子。種種多端較量。將來與釋迦老子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如合符契。毫髮無差。有般底見人恁麼說話。便道但明取道眼因緣。其他微細僮侗。會却便休。殊不知自是你僮侗。只箇道眼因緣名字。千錯萬錯了也。有底道。若恁麼。只如洞山五位君臣。三種滲漏。臨濟四料簡。近代浮山九帶。薦福兩種。自己不可也只是一同。古人因

甚有許多類聚編排。殊不知正是一同。只為一同。所以古人類聚編排。若是開悟之士。觀來毫髮無異。情解之流。萬別千差。是以古人云。鎔瓶盤釵釧為一金。攪酥酪醍醐為一味。若是徹底漢。也不必如此。瓶盤釵釧本是一金。酥酪醍醐元是一味。何須鎔攪。又見一般兄弟。認得箇昭昭靈靈。動轉施為。便道會了也。到處要人印證。揚眉眴目。合掌擎拳。一棒一喝。皆是我心全體。恁麼來開口便是。且道還當也不當。可謂百千大海棄之。唯認一浮漚體。目為全潮。此事無限量。不可思議之事。豈可將有作思惟。限量情識。擬議測度得及。豈不見教中道。如取螢火燒須彌山。縱經塵劫。終不能著。又道。有作思惟。從有心起。皆是六塵妄想緣氣。非實心體。又道。虛妄浮心。多諸巧見。不能成就圓覺方便。正是此矣。然則真妄同源。妄因真立。其奈少有窮徹根源。多是緣枝逐葉。返成弄影底漢。果若窮徹法源。動靜去來皆如來藏。如或未然。只是認賊為子。其家財寶終不成就。返被情塵業識蔽塞。靈源妙智光明不能發露。大用不得現前。大丈夫自有彌天意氣。匝地威風。威音不遙。彌勒不後。忽若道眼頓開。坐斷毗盧頂[寧*頁]。不見有祖佛出世。天下老和尚瞻仰有分。恁麼說話。對諸作者面前。大似炫耀見知。塵瀆清聆。然通心之士。言外見意。情妄之流。未免輕笑。記得天柱開山崇慧禪師云。祖師西來似賣卜漢。見你不會。為你鑽破卦文。吉凶纔生。在你分上一時自看。時有僧問。如何是賣卜底人。曰。出門便不中也。若是山僧即不然。祖意西來似鴉鳴相。以吉凶將兆。報人先知。世人不會。却謂鴉鳴喚作妖。送凶於人。返遭斥逐。鴉儻不鳴。吉凶自定。雖本用好心。不得奸報。忽有箇出來道。適來說今古因緣。無許多般事。如今却作恁麼說話。豈非語自相違。但向伊道。這裏別有好處。待你作老鴉。我却向你說。久立。

天寧佛果圓悟勤禪師

心要。示隆知藏曰。有祖以來。唯務單傳直指。不喜帶水拖泥。打露布。列窠窟。鈍置人。蓋釋迦老子三百餘會。對機設教。立世垂範。大段周遮。是故最後徑捷省要。接最上機。雖自迦葉。二十八世少示機關。多顯理智。至於付授之際。靡不直面提持。如倒剎竿。盪水投針。示圓光相。執赤幡。把明鑒。說如鐵橛子傳法偈。達磨破六宗。與外道立義。天下太平。翻轉我天你狗。皆神機迅捷。非擬議思惟所測。暨到梁游魏。尤復顯言。教外別行。單傳心印。六代傳衣。所指顯著。逮曹溪大鑑。詳示說通宗通。歷涉既久。具正眼大解脫宗師。變革通途。俾不滯名相。不墮理性言說。放出活卓卓地。脫灑自由。妙機遂見。行棒行喝。以言遣言。以機奪機。以毒攻毒。以用破用。所以流傳七百來年。支分派別。各擅家風。浩浩轟轟。莫知紀極。然鞠其歸著。無出直指人心。心地既明。無絲毫隔礙。脫去勝負。彼我是非。知見解會。透到大休大歇安穩之場。豈有二致。所謂百川異流。同歸于海。要須是箇向上根器。具高識遠見。有紹隆佛祖志氣。然後能深入闡奧。徹底信得及。直下把得住。始可印證

。堪為種艸。捨此切宜寶祕慎詞。勿作容易放行也。五祖老師平生孤峻。少許可。乾曝曝地壁立。只靠此一著。常自云。如倚一座須彌山。豈可落虛弄滑頭瞞人。把箇沒滋味鐵酸[飢-几+兼]劈頰拈似學者。令齧嚼。須待渠桶底子脫。喪却如許惡知惡見。曾次不挂絲毫。透得淨盡。始可下手鍛鍊。方禁得拳擢。然後示以金剛王寶劍。度其果能踐履負荷。淨然無一事。山是山。水是水。更應轉向那邊千聖籠羅不住處。便契乃祖以來所證傳持正法眼藏。及至應用為物。仍當驅耕夫牛。奪飢人食。證驗得十成無滲漏。即是本家道流也。摩竭陀國。親行此令。少林面壁。全提正宗。而時流錯認。遂尚泯默。以為無縫罅。無摸索。壁立萬仞。殊不知本分事。恣情識搏量。便為高見。此大病也。從上來事。本不如是。巖頭云。只露目前些子箇如擊石火。閃電光。若措不得。不用疑著。此是向上人行履處。除非知有。莫能知之。趙州喫茶去。祕魔擎叉。雪峰鞞毬。禾山打鼓。俱胝一指。歸宗拽石。玄沙未徹。德山棒。臨濟喝。並是透底。直截剪斷葛藤。大機大用。千差萬別。會歸一源。可以與人解黏去縛。若隨語作解。即須與本分艸料。譬如十斛驢乳。只以一滴師子乳。悉皆迸散。要脚下傳持。相繼綿遠。直須不徇人情。勿使容易。乃端的也。末後一句。始到牢關。誠哉是言。透脫死生。提待正印。全是此箇時節。唯踏著上頭關楔子底。便諳悉也。隆公知藏。湖湘投機。往還北山十餘年。真探蹟精通本色衲子。遂舉分席訓徒。已三載。予被睿旨。移都下天寧。欲得法語。以表道契。因為出此數段。宣和六年十二月中泚。佛果老僧書。

龍門佛眼遠禪師

示眾曰。如今直下信道是也。已名不啣[口*留]者。況更不能直下信得。又堪作甚麼。直下信道是何名不啣[口*留]者。從前許多時甚麼處去來。須知已失一橛了也。便見從前不了底。却成分外之見。我觀從上古人。有從迷得悟者。所有流布。皆是從迷得悟法門。有悟了知迷者。所以流布。皆是悟了知迷法門。有無迷無悟者。所以流布。皆是無迷無悟法門。其次來迷外得悟者亦甚多。固不足道。況不知悟。亦不了迷。此正是凡夫也。從上南泉歸宗諸人。方喚作無迷無悟之見。如今學者也趨口說無迷無悟。又何曾到來。不得容易出言。蓋為你有疑在。我今問你一件事。初入母胎時。將得甚麼物來。你來時並無一物。只有箇心識。又無形無貌。及至死時。棄此五蘊擔子。亦無一物。只有箇心識。如今行脚入眾中者箇是主宰也。如今問你。受父母氣分精血。執受名為我身。始於出胎。漸漸長成此身。皆屬我也。且道屬你。不屬你。若道屬你。初入胎時並不將一物來。此箇父母精血幾時屬你。又只合長在百年。依舊拋却死屍。又何曾屬你。若言不屬。見今一步也少不得。罵時解嗔。痛時能忍。作麼生不屬你。得試定省看。道是有是無。管取分疎不下。蓋為疑根不斷。道有來。初生時漸長至三歲五歲。乃至二十時。決定不移。到四五十。而此身念念遷謝。念念無常。

決定喚作有不得。道無來。種種運為皆解作得。道無且不得。昔有一人。因行失路。宿一空屋中。夜有一鬼。負一死屍至。續有一鬼來云。是我屍。前鬼云。我在彼處將來。後鬼強力奪之。前鬼云。此中有客子可證。二鬼近前云。此屍是誰將來。客子思惟道。二鬼皆惡。必有一損我。我聞臨死不妄語者。必生天上。遂指前鬼曰。是這鬼將來。後鬼大怒。拔去客子四肢。前鬼愧謝曰。你為我一言之證。令你肢體不全。遂將死屍一一補却。頭首心腹又被後鬼所取。前鬼復一一以屍補之。二鬼遂於地爭食其肉淨盡而去。於是客子眼前見父母身體已為二鬼所食。却觀所易之身復是何物。是我耶。非我耶。有耶。無耶。於是心大狂亂。奔走至一精舍。見一比丘。具述前事。比丘曰。此人易可化度。已知此身非有也。乃為略說法要。遂得道果。汝等諸人。只說參禪舉因緣。便喚作佛法。此是禪髓。何不恁麼疑來參取。會得麼。你身不是無。有是心有。身則未嘗有。無是心無。身則未嘗無。你會得麼。更說箇心亦不有亦不無。畢竟不是你本有今無。本無今有。斷常見解。久立。

泐潭闍提照禪師

示眾曰。諸公好熱。熱一上了。又寒一上。寒寒熱熱。煎迫人太煞。你若己事已明時。寒也從他寒。熱也從他熱。若是己事未明時。寒時寒殺人。熱時熱殺人。且道不寒不熱時。人在甚麼處。佛在甚麼處。無佛亦無眾生。佛只是覺義。謂之自覺覺他。覺行圓滿。要得會麼。只如你被虱齧。便是自覺。知齧他人亦復如是。便名覺他。又知我與眾生本來平等。是名覺行圓滿。那裏更有佛來。你輩而今參禪。只是學佛。學佛是心外法。故名外道。是名邪見。豈不見釋迦如來云。我於過去世見然燈佛。實無一法可得。又觀音菩薩云。我於過去世見古觀音。豈更別有佛來。你輩而今不要別見。你但張上座見古張上座。李上座見古李上座。便沒人奈得你何。十二時中不得自由。只為愛學佛去。便被這死屍四大五蘊礙殺你。所以寶峰切切教你。如大死底人去。便不費多心力。若能如大死人。便不見有四大。乃至七大性自滅。七大者。地。水。火。風。空。識。覺是也。空大者。是你禪和子坐到一念不生。前後際斷。物我俱忘。唯見空無所有。被空性一包。却便不見有四。而空無自性。因性立空。又坐之已久。不見有空大。只有箇曉事底人。便喚作識大。今時人做工夫到這裏。便喚作本來面目。便依法身。此正是認賊為子。若遇寶峰教你一時放下。若能一時放下。便待從生至老。也只做得箇老爛禪和。亦是依教理行果修行。且不是教外別傳。所謂教理行果者。從上諸聖說底名言謂之教。依名言趣向謂之理。依名言所行謂之行。依名言所證謂之果。然未免生受。但依寶峰如大死人時。更不見有唾涕膿血濕潤之體。便無水大。又不見有溫煖并動轉施為。便無火大風大。更不見有前後際斷。物我俱忘。便無空大。更不見有曉事底人。便無識大。更不見有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便無覺大。七大既空。三十二相八十種紫磨金色那理得來。所以道。本覺妙明。性覺明妙。亦喚作

法身無相猶如虛空。你若知法身。便屬報身。便有著衣喫飯般屎送尿。便屬化身。不見永嘉大師道。三身四智體中玄。八解六通心地印。又云。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若是寶峰。即向你道。了了見。如大死人。亦無喜。亦無嗔。直是全身行異類。處處相逢處處真。久立。

開善密庵謙禪師

解夏示眾曰。先聖立箇結夏。謂之護生。禁足三月安居。晚學初機。修行辨道。潔淨三業。四威儀中。無令過失。敢問大眾。且作麼生修。作麼生行。若道有法可修可行。便成欺誑。若道無一法可修可行。又如何得安穩去。不見昔有僧問一老宿。如何是修行。宿曰。見性是修行。往往叢林中見這般說話。便以為尋常。殊不知他古人實證實悟。到竟究處。只據本分答他。無許多華巧。也不行棒。亦不下喝。又不道蝦蟆[跳-兆+孛]跳上梵天。蚯蚓驀過東海。總不如此。只平白向他道。見性是修行。也不妨真實。且作麼生是你諸人性。又作麼生見這些子事。直是好笑。未見時千難萬難。及乎見了。無易得恁地易。因思舊日有箇同參兄弟。久在老和尚身畔參禪。崖到那伎倆盡處。只是不能得透。每日入室問他時。只答道不會。有箇後生笑他。參禪許多年。只道得箇不會。同參聞得。甚叵耐他道。小鬼頭。你未出世時。我已三度去霍山廟裏退牙了也。好教你知。後來參得禪了。到庵中相聚。一日。因舉勇和尚頌古。山僧舉頌五通仙人話云。無量劫來曾未遇。如何不動到其中。莫言佛法無多子。最若瞿曇那一通。山僧愛他道。如何不動到其中。既不動。如何到。咩。咩。這裏便是交加處。間不容髮。難也只在這裏。易也只在這裏。須是箇沒量漢始得。同參却問。因甚麼道最苦瞿曇那一通。山僧却向他道。你未出世時。我已向霍山廟裏三度退牙了也。相對不覺呵呵大笑。自然打著南邊動北邊。如此方喚作見性。三世諸佛見你迷却此性。枉被輪迴。所以興慈運悲。廣說三乘十二分教。如將蜜果換苦葫蘆。淘汝諸人業根。本無實事。為你有箇眾生見。便將箇佛來淘你。為你有箇無明見。便將箇菩提來淘你。為你有箇生死見。便將箇涅槃來淘你。你若無許多見。則佛亦不用出世。亦不用說法。亦不用說見性。亦不用說修行。蓋此性上本無佛。亦無眾生。本無菩提。亦無煩惱。本無涅槃。亦無生死。所以古人道。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無佛祖可成。無眾生可度。淨裸裸。亦灑灑。沒可把。雖無可把。却能現佛。現眾生。現菩提。現煩惱。現涅槃。現生死。你莫看他現底。未現時是箇甚麼。所以臨濟和尚云。學道人須要得真正見解。若得真正見解。生死不滯。去住自由。不用求他殊勝。殊勝自至。如此方喚作修行。不是別法教你修行。若別有法。盡屬三乘因果次第。非本來佛。古人謂之情存聖量。解在果因。未能逾越聖情。過諸影迹。若能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山僧今夏修行。有無量功德。凡解夏之日。謂之眾僧自恣日。有缺犯無缺犯。須恣自己意。對佛披露。今夜不免對人天大眾前一披露去也。好事大家知。

分明聽取。自結夏後。聞當山慈覺臥疾。即過來問疾。又黃亭眾信作水陸。請普說。赴其普說歸來。送慈覺茶毗。迤邐受開善請。入院開堂。賓客往還。迎來送去。勞勞地直到今日。且道是佛法。是世法。是見性。是不見性。是修行。是不修行。到這裏如何定當。往往十箇有五雙定當不出。因記得鵝湖和尚上堂云。莫道未了底人浮逼逼地。設使了得底人明得。知有去處。尚乃浮逼逼地。雲門下來。舉此話問首座。意作麼生。座云。浮逼逼地。門云。首座在此久住。頭白齒黃作這箇語話。座云。未審上座又作麼生。門云。要道即得。見即便見。若不見。莫亂道。座云。只如堂頭道浮逼逼地。又作麼生。門云。頭上著枷。脚下著杻。座云。恁麼則無佛法也。門云。此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師曰。大小雲門。前頭赫殺人。後頭笑殺人。山僧當時若見。便向他道。且莫惡口。你諸人聞恁麼道。又不得去這裏搏量。直須實頭到這田地始得。若實到這田地。方知他雲門落處。即知鵝湖落處。既知鵝湖落處。即知開善落處。既知開善落處。即知當人自性落處。既知當人自性落處。未可便休。更須參三十年。待別有生涯始得。為甚麼如此。不見道。蛇頭却要重揩癢。萬萬千千出一毫。以拂子擊禪床一下。

徑山別峰印禪師

示眾曰。直截簡徑。廣大明白底一段大事。諸人自打之邊。自求葛藤。遂見紛紛紜紜。曲曲屈屈。卒了不下。拈拂子曰。見麼。屈曲了也。擊禪床曰。紛紜了也。直饒機如掣電。辯似懸河。分疎得行。趲赴得到。不如還我第一頭來。今早室中初無奇特。亦無玄妙。只問兄弟。荔枝因甚麼赤。十箇有五雙莫擬如何祇對。只這求話會。欲祇對底是大病也。鼻孔在老僧手裏。豈是要你答轉語。施一伎倆。合得也便道是也。莫道會盡古今。會盡差別。會盡大機大用。石火雷光。父子君臣。擒縱殺活。只箇裏一點不明。則許多皆沒交涉。更說甚麼大話。豈不見黃面老子道。松直棘曲。鵠白烏玄。皆了元由。敢問大眾。松因甚麼直。棘因甚麼曲。鵠因甚麼白。烏因甚麼玄。有一般杜撰底便道。差別因受差別報。我且問你。松造甚麼因。棘受甚麼報。管你分疎不下。又有一般道。松自然直。棘自然曲。鵠自然白。烏自然玄。此是西天九十六種中。自然外道見解也。又有一般喚作唯心。便引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以為證據。我且問你。既是一心。為甚麼有曲。有直。有玄。有白。又是分疎不下。又有一般道。萬法本閑。唯人自鬧。起許多分別作甚麼。我且問你。喚曲作直。得麼。喚白作玄。得麼。又亦分疎不下。諸兄弟。如上惡知惡見。皆是不了元由。自打之邊。自求葛藤。不曾到簡徑直截處。廣大明白處。豈不見白雲驀展手曰。因甚麼喚作手。且道白雲意在甚麼處。又如何祇對。宗門下無有不管底法。無有不透底事。問著便要七穿八穴。不問一點也瞞他不得。此是本分參學人分上事。莫道喝一喝。打一棒。蹉過了也。直下便是。只管口皮上轟將去。肚皮裏元黑漫漫地。且得沒交涉。昔趙州見僧。忽筊

火起。問云。不要喚作火。喚作甚麼。這老漢擔枷過狀。而多少開口不得。被他換了眼睛也。又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曰。一莖兩莖斜。云。學人不會。曰。三莖四莖曲。古人不妨簡徑。不妨綿密。後人喚作問竹答竹。問本答木。有甚麼交涉。晦堂和尚初自南雄來。負文章慧辯一肚皮。依雲峰悅禪師三年。並無近傍處。又依南禪師二年。下盡工夫。亦無近傍處。遂棄去。不願參禪。往山主院中過夏。因閱傳燈錄。至適來僧問多福一叢竹因緣。驀然頓悟。親見二師相為處。遂徑歸黃檗。纔展坐具。南曰。子入吾室矣。且道晦堂見箇甚麼。便恁麼不同。所以道。參禪人切忌向語脉裏轉却。晦堂又嘗請益南禪師云。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用教人看話頭。百計搜尋。南曰。若不如此。令汝究尋到無心處。自見自肯。吾即埋沒汝也。諸兄弟。此是古人腳踏實地處。吐氣出來。無不的確。無不諦當。而今要會這荔枝因甚麼赤。亦須自見自肯。與他晦堂。趙州。白雲把手共行。則松直棘曲。鵠白烏玄。以至天地日月。山川艸木。鳥獸人民。四聖六凡。皆穿透矣。要道便道。要拈便拈。更不借他鼻孔出氣也。果然恁麼。則返觀向來蹉過多少好事了也。莫有不蹉過底麼。在舍只言為客易。臨淵方覺取魚難。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五

音釋

搗側九切 [齒*查]音查 齧音干 橡辭兩切 蹻去延切 踦去奇切 繡音橘
絳音律 倭儒迫切 [聲-耳+空]當作[魅-未+笛]煙脛切 塗音茶 博音團 筴音頰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六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

僧 (正受)

編

拈古

蔣山佛慧泉禪師二則

舉。巴陵示眾。祖師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既不是風幡。向甚麼處著。有人與祖師作主。出來與巴陵相見。雪竇道。風動。幡動。既是風幡。向甚麼處著。有人與巴陵作主。出來與雪竇相見。師曰。要知二尊宿落處麼。蔣山為你說箇譬喻。一似箇人家。祖上從來極有涯業。有二兄弟。各各鬪使。大者使五百。小者使一貫。日往月來。鬪使不已。遂將祖父涯業一時蕩盡。累他子孫無安身立命處。忽有一親友見其子孫孤露。遂將伊家祖上宅舍借伊。居止其間。子孫須思舊時祖業。如何却屬他人。須作方便。討得當時契書。方為究竟。若趁目前過日。得即得。未免住在他人屋下。大眾。蔣山為你說譬喻了也。且問諸人。作何方便。討得當時契書。

舉僧問夾山境話。法眼(云云)。師曰。諸禪德。法眼和尚話墮也不知。若不喚作境。待喚作甚麼。既不能截斷兩頭。致令後代兒孫遞相齧嚼。便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心外無法。法外無心。種種計較。一似夢中說夢相似。豈知鬼子母失却愛兒。無處尋蹤。森沙神倒被蛇纏。眼中出血。

翠巖真禪師三則

舉盤山似地擎山(云云)。師曰。盤山力盡神疲。也是望雲上樹。還知有不歷諸聖階梯。獨超物外者麼。師遂大笑。

舉德山托鉢。師曰。巖頭。德山一狀領過雪峰一千五百人善知識地在。

舉。寶應示眾云。欲得易會麼。第一莫將問來問。問在答處。答在問處。你若擬議。老僧在你脚底。師曰。寶應只解把住。翠巖即不然。寒山倒地。拾得扶起。豐干禮拜。不見文殊。更有觀音菩薩魚行酒肆。且不識主人翁。乃卓拄杖一下。

白雲端禪師三則

舉。僧問洞山。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曰。火後一莖茅。師曰。白雲即不然。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只向道。墻壁有耳。

舉。甘贄行者接待。有僧曰。行者接待不易。贄曰。譬如餒驢餒馬。瑯琊覺和尚云。快把飯來。師曰。瑯琊雖有不犯之令。若是白雲即不然。譬如餒驢餒馬。但對道。願行者常似今日。

舉。龍牙偈曰。一切名山到因脚。辛苦多年與襪著。而今年老不能行。手裏把箇破木杓。師曰。龍牙老人可謂熟處難忘。

保寧勇禪師二則

舉。雪峰示眾云。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長慶(云云)。師拈起拄杖召曰。大眾。喪身失命了也。

舉。無著遇文殊。喫茶次。文殊擡起玻璃盞曰。南方還有這箇麼。師代以手指口。

黃龍晦堂心禪師二則

舉世尊拈華。迦葉微笑。師曰。直下穿過鬮。已是換却眼睛。臨危不在悚然。向甚麼處見釋迦老子。

舉。莊宗云。朕恢復中原。收得一寶。只是無人酬價。興化(云云)。師曰。興化一期見機而作。爭奈埋沒伊一朝天子。當時若但向道。蚌蛤之珠。收得也無用處。教伊向後別有生涯。免得遞相鈍置。而今若有問。上座又作麼生酬價。

泐潭真淨雲庵文禪師三則

舉。三聖道。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為人。興化道。我逢人即不出。出則便為人。師曰。看這兩箇老古錐。竊得臨濟些子活計。各自分疆列界。氣衝宇宙。使明眼衲僧只得好笑。諸禪德。且道笑作甚麼。還知落處麼。若知。一任七顛八倒。若不知。且向三聖。興化葛藤裏齧嚼。

舉。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師曰。俊哉。俊哉。快活。快活。恰似一隻鷓子莫驚著。保寧即不然。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待你出網來。即向你道。待他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但拽拄杖打出三門外。復曰。也好快活。恰似一隻虎。莫動著。諸禪德。且道保寧快活何似三聖快活。莫有快活底漢麼。出來定當看。良久。喝曰。把手拽不住。

舉臺山路上有一婆子。凡有僧問。臺山路向甚麼處去。云。驀直去。僧擬行。婆云。好箇阿師。又恁麼去也。問曰。游臺山者。憧憧往來。莫知其數。未有一人不被伊瞞。唯有趙州一日謂眾曰。臺山下婆子被老僧勘破了也。大眾。雖然不受伊瞞。若點檢來。也好喫婆子手中棒。且道趙州過在甚麼處。若知趙州過處。方解不受人瞞。歸宗門下莫有不受人瞞底麼。咄。

大滄真如喆禪師二則

舉芭蕉拄杖子話。師曰。大滄即不然。你有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大滄既然如是。諸人還用得也未。若人用得。德山先鋒。臨濟後令。若也用不得。且還本主。

舉。世尊一日見文殊在門外立。乃云。文殊。文殊。何不入來。文殊曰。我不見一法在門外。何以教我入門。師代曰。吾不如汝。

法雲圓通秀禪師二則

舉。首楞嚴經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師以手空中一畫。喝曰。九流於是乎。交歸眾聖於是乎。冥會乃知新羅。高麗。南番。日本。西天此土。十方世界一切人民。盡在諸人鼻孔裏叫叫鬧鬧。東頭買賤。西頭賣貴。諸人還聞麼。若不聞。還我耳朵來。

舉。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雲門云。話墮也。師曰。甚處是話墮處。忽有人問法雲。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只對伊道。話墮也。還會麼。具眼底辨取。

智海正覺逸禪師二則

舉。夾山偈曰。明明無悟法。悟法即迷人。長伸兩脚睡。無偽亦無真。師曰。諸禪德。此乃療久戀寶所者病之妙藥。未到化城之土。切忌錯服。服之。則耆婆拱手。醫王皺眉。

舉。趙州示眾云。老僧有時將一枝草作丈六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枝草。五峰云。我有時將拄杖子作三世諸佛。有時將三世諸佛作拄杖子。師曰。此二尊宿一時熱發。亂語狂言。指神話鬼。智海即不然。有時將丈六金身喚作丈六金身。曾題卍字。或佩圓光。合掌讚嘆曰。容顏甚奇妙。光明照十方。我適曾供養。今復還親近。有時將拄杖子喚作拄杖子。不長不短。不直不曲。亦讚嘆曰。榔栗出匡頂。萬中無一枝。得來為至寶。行坐鎮相隨。只如山僧恁麼道。還塞得諸方口麼。自曰。塞不得。又曰。為甚麼塞不得。青山只解磨今古。流水何曾洗是非。

上方益禪師三則

舉趙州洗鉢盂話。師曰。趙州不唯瞎却這僧眼。直得南北叢林盡向鉢盂上作活計。當時幸好箇喫茶去。不解道得。

舉。臨濟上堂云。我在先師處三度喫六十棒。如篙枝拂相似(云云)。師曰。照用之機不無臨濟。要且打得箇皮下無血底。這僧當初若會。纔見云。誰為我下手。但云。貧兒思舊債。待伊拈棒。却向道。自己雖然急。他人未肯忙。直饒臨濟令行。也是拗曲作直。

舉趙州訪二庵主因緣。師曰。避得風雷。重遭霹靂。

五祖演禪師六則

舉。教中道。若有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雙泉即不然。若有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築著磕著。

舉。梁武帝問達磨。如何是聖諦第一義。曰。廓然無聖。帝云。對朕者誰。曰。不識。又僧問六祖。黃梅意旨甚麼人得。曰。會佛法人得。云。和尚還得否。曰。不得。云。和尚為甚麼不得。曰。我不會佛法。師曰。大小大祖師問著底便是不識不會

。為甚麼却兒孫徧地。復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舉靈雲見桃華悟道。玄沙未徹。師曰。說甚麼諦當。更參三十始得。

舉。僧請益瑯琊。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其僧悟去。師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

舉國師無縫塔。師曰。前面是真珠瑪瑙。後面是瑪瑙真珠。東邊是觀音勢至。西邊是普賢文殊。中間有一首幡。被風吹著。道胡盧胡盧。

舉趙州狗子無佛性。師曰。大眾。你諸人作麼生會。老僧尋常只舉無字便休。你若透得這一箇字。天下人不奈何你。諸人作麼生透。還有透得徹底麼。有則便出來道看。我也不要你道有。也不要你道無。也不要你道不有不無。你作麼生道。

黃龍死心新禪師四則

舉。僧問夾山。如何是相似句。曰。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復曰。會麼。云。不會。曰。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師曰。夾山詹前捧日。未是高明。狹路分岐。寧同大轍。要會相似句麼。白鷺沙汀立。蘆華相對開。

舉多福一叢竹。師曰。斜即任斜。曲即任曲。喚甚麼作多福一叢竹。

舉。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曰。體露金風。師曰。大小雲門。境上縛殺。雲巖即不然。樹凋葉落時如何。珊瑚枝枝撐著月。

舉。南泉問黃檗。甚麼處去。云。擇菜去。曰。將甚麼擇。檗豎起刀子。泉曰。只解作客。不解作主。師曰。精金百鍊。本分鉗鎚。往往今時師僧將黃檗。南泉只作擇菜會却。

兜率真寂悅禪師一則

舉。曹山一日入僧堂。向火次。僧云。今日好寒。曰。須知有不寒者。云。誰是不寒者。山筊火示之。僧云。莫道無人好。山拋下火。僧云。某到這裏却不會。山曰。日照寒潭明更明。師曰。這僧雖行合行不行之路。未免草裏藏身。曹山有應不應却應之機。爭奈爐邊露影。這兩箇不解。端然向火。寧免挂後人齒牙。若嚼不破。須信言中有味。若嚼得破。方知舌上無鹽。既然如此。兜率何曾踏著古人脚跟。遂喝一喝。

泐潭祥禪師二則

舉。祖師道。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師曰。鴈過霜秋。山含紅樹。文殊與普賢二人爭功。未分勝負。遂喝曰。却被寶峰一喝。依舊安家立業。

舉。雲門一日示眾。將拂子搥一下。云。這裏得箇入處。捏怪去也。日本國裏說禪。三十三天上有箇人出來喚云。吽。吽。特庫兒。師曰。後來叢林道。雲門脚跟不點地。誠實苦哉。寶峰道。日本國人說禪得困。却來寶峰拄杖頭上歇息。要為大宋人

說法。還聞麼。良久。曰。矢上加尖。

雪峰祖燈璿禪師一則

舉。日出連山。月圓當戶。不是無身。不欲全露。師曰。大眾。龍牙山裏無眼毒龍。從前行脚。不曾性傑道得一句。及于住院。盡力只道得一半。山僧今日為混沌畫眉去也。良久。曰。放憨作麼。

泐潭湛堂準禪師五則

舉藥山問雲巖師子。師曰。藥山。雲巖鈍置殺人。兩子父弄一箇師子也弄不出。若是準上座。只消獨自弄拽得來。拈頭作尾。拈尾作頭。轉兩箇金睛。攬幾鈎鐵爪。吼一聲。直令百里內猛獸潛蹤。滿空裏飛禽亂墜。準上座未弄師子。請大眾高著眼先看。做一箇定場。以拄杖擲下。云。箇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喝一喝。

舉。永嘉道。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師遂拈拄杖。卓一下。曰。大小直截。或有箇秀才出來道。雲巖長老。你佛法得恁麼簡易。即向伊道。田庫奴。你豈不聞孝經序云。朕聞上古。其風朴略。

舉雪峰低頭歸庵。師曰。大眾。雪峰是會末後句。不會末後句。若道會。巖頭又道。當初悔不向他道末後句。若道不會。因甚而今兒孫徧天徧地。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末後句巖頭為劈頭說破。也未免有些殺訛。久參先德。一舉便知。後學初機。莫道不疑好。

舉仰山羅漢騰空而至。師曰。諸禪德。可惜仰山放過這漢。當時若是寶峰。便與擒住。須教維那僧堂前撞鍾集眾。責狀趕出。況佛法不當人情。伊既稱羅漢。我生已盡。梵行已立。為甚麼不歸家穩坐。只管游山翫水。參。

舉雲門拈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師曰。雲門大師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道我一朝權在手。看取令行時。殊不知盡法無民。準上座即不然。待這老子纔生下來。未行未開口之時。向伊面前結一道金櫃藏魂印。一禁禁定。教這老子言詞路絕。心行處滅。不唯使釋迦老子自家得人安樂處。亦乃使十方世界眾生一切安樂。諸禪德。且道雲門是。準上座是。若道雲門是。準上座又何用別說。若道雲門非。不可將佛法作得失是非會也。若不作得失是非會。又是顛預佛性。儻侗真如。且道畢竟作麼生。莫言佛法無多子。不是苦心人不知。咄。

太平佛鑑勳禪師六則

舉。滄山與僧語次。僧云。大好雨。曰。甚麼處是好處。僧無語。滄却曰。大好雨。僧云。甚麼處是好處。滄乃指雨示之。僧又無語。滄曰。何得大智而默。師曰。滄山尋常眼放電光。到這裏。却著賊也不知。山僧不是抑強扶弱。黨理不黨親。且道那裏是著賊處。若於此檢點得出。便能騎賊馬追賊。奪賊槍殺賊。若檢點不出。凡有言說。皆是與賊過梯。智海今日路見不平。與諸人并賊捉獲。擲下拂子曰。諸人各自

認取臧物。

舉。瀉山同陸侍御入僧堂。陸問。如許多僧。為復是喫粥飯僧。為復是參禪僧。曰。亦不是喫粥飯僧。亦不是參禪僧。云。在此作甚麼。曰。侍御自問取他看。師曰。瀉山元來小膽。被這俗官一問。直得手忙脚亂。閉戶開門。若是老僧即不然。大開門戶。放伊入來。此是參禪僧。喫粥飯僧。向伊道。是喫粥飯了參禪僧。侍伊眼睛定動。便與木楔子換却。教伊做箇惺惺歷歷底侍御。若處廟堂之高。則致君為堯舜之君。或在江湖之上。則致民為堯舜之民。豈不快哉。乃呈起數珠曰。諸人還見這箇麼。良久。曰。此是老僧來京師換得底。諸人各自歸堂摸索看。

舉。三平參石鞏。平後舉似大顛曰。既是活人箭。為甚麼向弓弦上辨。三平無語。顛曰。三十年來要人舉此話也難得。師曰。大小三平。元來只是箇死漢。若非死漢。又覓甚麼活人箭。石鞏龍頭蛇尾。矢在弦上又却不發。當時若便與一箭。那裏得來大顛作死馬醫。醫之不瘥。從他掘地深埋。且如智海恁麼批判古今。還有過也無。細雨洒華千點淚。淡煙籠竹一堆愁。

舉。谷山問秀溪。聲色純真時如何。曰。椀鳴作麼。山從東過西立。溪曰。若不恁麼則禍生。山却從西過東立。溪下禪床行三五步。山把住云。聲色純真又作麼生。溪打一掌。山云。百年後要箇人下茶也無。溪曰。要谷山老漢作麼。山大笑。師舉了。呵呵大笑曰。也大好笑。有甚好笑處。樓前巧鶯雙雙語。林內嬌鶯對對飛。因看古人無義語。等閑又得一聯詩。

舉。南泉示眾曰。文殊。普賢昨夜三更起佛見。法見。趙州出眾(云云)。師曰。大似無手人行拳。無口人叫喚。無手人掩著無口人口。無口人齧著無手人手。恁麼會得。方知道法性不動。動徧三界之中。至理無言。言滿四天之下。若也不會。紅塵飛碧海。白浪湧青岑。

舉。披雲去看天仙。纔入方丈。仙便問。未見東越老時。作麼生為物。曰。只見雲生碧嶂。焉知月落寒潭。云。只恁麼。也難得。曰。莫是未見時麼。仙便喝。雲展兩手。仙云。錯怪人者有甚麼限。雲掩耳便出。仙云。死却這漢平生也。師曰。喻似敵手下碁。雖則著著不落別處。其奈須有輸贏。既有輸贏。便成勝負。要得兩無傷損麼。待天仙道。死却這漢平生也。便好向道。元來是錯怪人。天仙却好展兩手。便得始終一貫。頭尾雙全。雖然如是。你諸人各各摸索腰下斧柄看。

天寧佛果圓悟勤禪師四則

舉。文殊菩薩問維摩居士云。我等各自說已。云何是仁者所說不二法門。師曰。這一轉語。叢林話會不少。有道默然。有道良久。有道不對。要且摸索不著。直得其聲如雷。普驚群動。自古及今。前聖後聖所說法門。只向維摩片時之間一時顯現。且道正當恁麼時。作箇甚麼得見維摩。

舉。古者道。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要會箇中意。鐵船水上浮。師曰。且道殺箇甚麼。殺眾生物命。凡夫見解。殺六賊煩惱。座主見解。殺佛殺祖。大闡提人見解。衲僧分上。畢竟殺箇甚麼。

舉。雪峰示眾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師曰。絕天維。立地紀。未足稱奇。擘太華。逗黃河。亦非敏手。若向箇裏覷得透。便可以撒驪龍窟明珠。噴旃檀林香氣。豈不快哉。山僧今日不避泥水。放一線道。乃拈拄杖曰。還見雪峰麼。卓拄杖曰。筍。

舉興化見同參。師曰。辨王庫刀。振塗毒鼓。掣電未足以擬其迅。震雷未足以方其威。可謂善驅耕夫之牛。能奪飢人之食。只如主賓互換。有照有用。有權有實則且置。甚處是興化將手向伊面前畫兩遭。若這裏洞明。可以荷負臨濟正法眼藏。如或泥水未分。未免瞎驢[匙-七+(妳-女)]大隊。

龍門佛眼遠禪師二則

舉趙州訪二庵主。師曰。庵主一般豎起拳頭。趙州何故肯一箇。不肯一箇。且道得失在甚麼處。趙州自起自倒。勘破多少。阿師庵主坐斷要津。過了幾多寒暑。要識趙州麼。拍禪床右角曰。識取趙州。要識二庵主麼。拍禪床左角曰。識取庵主。還有人點檢得失處出底麼。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

舉洗鉢盂話。師曰。大眾。山僧今朝喫粥也洗鉢盂。只是不悟。既是為善知識。為甚麼却不悟。還會麼。豈可喚鐘作甕。終不指鹿為馬。善人難犯。水銀無假。冷地忽然覷破。管取一時放下。

大隨南堂靜禪師四則

舉。昔有秀才造無鬼論。論成。纔放筆。有鬼現身斫手謂秀才曰。你爭奈我何。五祖道。我當時若見。便以手作鶉鳩觜。向伊道。谷呱呱。師曰。秀才雖知無鬼。而不知鬼之所以無。五祖先師雖知鬼之所以無。而不能掃蹤滅跡。若是大隨即不然。待他斫手道。你爭奈我何。只向道闍。直饒是大力鬼王。也教伊頭破作七分。如阿黎樹枝。且道是那箇闍字。

舉。德山示眾云。今夜小參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師曰。要見德山麼。悟須千聖頭邊坐。用向三塗底下行。要見法眼麼。關中猛將。要見圓明麼。塞外將軍。要見新羅僧麼。但摘菓子喫。莫管樹曲彙。要見南堂麼。分明記取。舉似作家。

舉僧問智門如何是般若體話。師曰。古人是則是。答得大高生。山僧即不恁麼。如何是般若體。一穀一米。如何是般若用。七擒七縱。

舉。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彌山。師曰。南堂即不然。或有人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只向他道。筍。

九仙清禪師二則

舉。雲門示眾。拈起拄杖云。拄杖子化為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得來。師曰。大眾會麼。雲門大師讚歎拄杖子有出沒神通。卷舒妙用。擲須彌於他界。塞滿虛空。大地不容塵。纖毫無立處。這老漢一期逞俊。不顧危亡。只知拄杖子吞却乾坤。不知拄杖子向何處著。如今莫有為雲門救得拄杖子者麼。若無。天寧自下手去也。提起拄杖曰。探水卓破金黿頭。撥雲敲折老虎脚。復卓一下。

舉。雪峰問德山。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棒。曰。道甚麼。師曰。如今若有問光孝。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光孝也不下禪床。也不拈拄杖。也不劈脊打。只向他道。窮鬼子不要忙。少你一分不得。然雖如是。癡人面前不得說夢。

崇覺空禪師一則

舉。藥山小參不點燈。示眾曰。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即向汝道。時有僧出云。特牛生兒也。自是和尚不道。山曰。把火來。其僧便歸眾。師曰。藥山三寸甚密。爭奈被這僧下一粒巴豆。直得心肝五臟一時吐出。直饒討得火來。也是半夜天明。

淨因瞞庵成禪師二則

舉栢樹子話。師曰。蘇武不拜。韓信臨朝。恁麼會得。十萬迢迢。

舉黃龍三關話。師曰。我手何似佛手。龍蛇易辨。我脚何似驢脚。衲子難瞞。人人有箇生緣。舉頭天外看。誰是箇中人。須知瞞庵更有一關。黃龍老漢亦透不得。如何是瞞庵一關。遂喝一喝。拍禪床一下。

淨慈月堂昌禪師二則

舉。僧問投子。月未圓時如何。師曰。投子只知得路便行。不覺渾身泥水。瑞光即不然。月未圓時如何。布施不如還却債。圓後如何。借婆裙子拜婆年。

舉趙州洗銷孟。雲門拈之(云云)。師曰。雲門盡誠收拾。特地打翻育王見處。也要諸人共知。敢謂大小趙州死在這僧手裏。

大滄佛性泰禪師七則

舉。楞嚴曰。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後來五祖和尚道。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築著磕著。若是德山即不然。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只是十方虛空。

舉。耽源問忠國師。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如何祇對。國師曰。幸自可憐生。須要箇護身符子作麼。師曰。大小耽源被國師一坐。直至而今起不得。若是德山要且不然。待伊道。幸自可憐生。須要箇護身符子作麼。只對他道。暗中為照燭。嶮處作津梁。

舉。興化示眾云。我見你諸人前廊也喝。後廊也喝(云云)。師曰。驅耕夫牛。奪飢人食。擊碎明月珠。敲出鳳凰髓。可謂富貴中富貴。風流中風流。藹藹嘉聲。迄今未

已。敢問大眾。只如興化道。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作麼生會。或若總道。咄。我也知你跳不出。

舉。僧問地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曰。山前麥熟也未。又問青原。如何是佛法的大意。曰。廬陵米作麼價。師曰。平常心地。穩密家風。隨時應用。越格超宗。於斯薦得。麥裏有麵。若也不會。米裏有蟲。

舉。僧問六祖。黃梅意旨甚麼人得。師曰。破布裏真珠。識者方知是寶。爛泥藏棘刺。踏著方乃驚人。諸人還見祖師麼。倒騎白額虎。突出眾人前。

舉。教中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師召大眾曰。那箇是常住底法。良久。曰。始逢黃葉落。又見一陽生。

舉。阿育王設三萬大阿羅漢會。時上座一位無人。王問。此位何以無人。有海意尊者白王曰。有寶頭盧尊者親見佛來。故留此位。須臾。尊者從空而下。便就座。王曰。承聞尊者親見佛來。是否。尊者以兩手撥開眉曰。會麼。王曰。不會。尊者曰。阿耨達池龍王請佛齋。貧道是時亦與其數。師曰。阿育王雖飯三萬大阿羅漢。要且不識寶頭盧尊者。阿育王既已不識。諸人還識也無。若也不識。山僧為諸人指出。乃拈拄杖。下禪床立。曰。作麼。

徑山大慧普覺杲禪師六則

舉。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回避。曰。何不向無寒暑處去。云。如何是無寒暑處。曰。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又僧問一老宿。時節恁麼熱。向甚處回避。曰。向鑊湯爐炭裏。云。只如鑊湯爐炭裏。如何回避。曰。眾苦不能到。師曰。二老宿。一人在寒暑裏垂手。一人在寒暑外垂手。寒暑裏垂手者。不見有寒暑之相。寒暑外垂手者。通身是寒暑。徑山恁麼道。諸人還辨明得麼。若辨明得。南天台。北五臺。若辨明不得。今日熱如昨日。

舉。興化打克賓維那。雲居舜和尚拈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其奈興化令行太嚴。不是克賓維那。也大難承當。總似而今泛泛之徒。翻轉面皮多少時也。師曰。雲居恁麼道。未免拗曲作直。徑山即不然。要作臨濟烜赫兒孫。直須翻轉面皮始得。

舉。提婆達多在地獄中受罪。師曰。既無出分。又無入分。喚甚麼作釋迦老子。喚甚麼作提婆達多。喚甚麼作地獄。還委悉麼。自携瓶去沽村酒。却著衫來作主人。

舉。讓和尚遣僧問馬祖云。作麼生。祖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師曰。雲門即不然。夜夢不祥。書門大吉。

舉。無著見文殊。師曰。徑山當時若見。即向他道。和尚如此住持。直是不易。

舉。龍牙頌云。一切名山到因脚。白雲端和尚拈云。龍牙老人可謂熟處難忘。師曰。白雲恁麼道。大似以己方人。杲上座即不然。家貧難辦素食。事忙不及草書。

淨因枯木成禪師二則

舉。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回避。師曰。眾中商量道。這僧問既落偏。洞山答歸正位。其僧言中知旨。却入正來。洞山却從偏去。如斯商量。不唯謗瀆先聖。亦乃屈沈自己。不見道。聞眾生解。意下丹青。目前雖美。久蘊成病。大凡行脚高士欲窮此事。先須識取上祖正法眼藏。其餘佛祖言教。是甚麼熱椀鳴聲。雖然如是。敢問諸人。畢竟作麼生是無寒暑處。還會麼。玉樓巢翡翠。金殿鑲鴛鴦。

舉。南禪師示眾曰。達磨西來十萬里。少林冷坐八九年。唯有神光知此意。專伸三拜不虛傳。後代兒孫忘正覺。棄本逐末尚邪言。直到臘月三十日。一身負債入黃泉。師曰。奇哉諸禪德。本分宗師一言半句。如箭中的。功不浪施。以衲僧正眼觀之。大似將方木逗於圓孔。何故。大凡稱提此事。如刀斫水。似手捫風。兩不相傷。彼此無礙。香山恁麼說話。大似以圓木逗於方孔。且道如何得恰好去。諸人還知也未。佛殿上蚩芻。高聲大笑。笑罷。曰。塵世勞生早晚休。隨波逐浪謾悠悠。如今林下安禪客。幾箇無心得到頭。乃喝曰。且莫以己方人。

護國此庵元禪師一則

舉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雲門(云云)。師曰。今時有般說快意話底。便道。當時若不是雲門。誰敢恁麼道。殊不知雲門落在黃面老子圈[袖-由+貴]裏。直至而今跳不出。若向這裏覷得透。不唯識得釋迦老子。亦乃覷破雲門脚跟。其或未然。山僧更為你下箇注脚。貪他一盃酒。失却滿船魚。

西禪懶庵需禪師二則

華馬祖踏倒水潦。師曰。大小大水潦喫人拳。擡了却道我悟。悟甚麼屎。及乎起來。更不識羞。猶道。我向一毛頭上識得根源。且莫捏目生華。住山後。告眾曰。自從一喫馬師踏。直至如今笑不休。且道笑箇甚麼。

舉臨濟問院主糴米。師曰。院主一喝。電卷雷奔。山摧地裂。典座禮拜。雲收雨散。月白風清。然雖恁麼。因甚總喫痛棒。不見道。臥龍纔奮迅。丹鳳亦翱翔。

大滄月庵果禪師二則

舉趙州訪二庵主。師曰。泣露千般草。吟風一樣松。為甚麼肯一不肯一。若向這裏見得。釋迦不先。彌勒不後。坐斷要津。天長地久。苟或未然。月庵老人為諸人下箇注脚。良久。曰。若不如是。爭知如是。

舉話墮話。師曰。雲門大師張慢天網。撈龍打鳳。這僧不覺入他陷穿中。落他圈[袖-由+貴]裏。若是福巖即不然。纔見伊舉道。豈不是張拙秀才語。但向道。未到雲門。不妨疑著。然雖如是。也是賊過後張弓。

何山佛燈珣禪師一則

舉疎山壽塔。師曰。疎山傾囊答謝。其奈尺頭有寸。這僧只知造塔。元來秤尾無星。大嶺三文兩鎚。支破不難。慧曰若作這僧。待疎山恁麼道。但對曰。某甲今日功不浪施。著得箇語。免被三文兩鎚擾亂一生。不教疎山外揚家醜。只如臘月蓮華。龜毛三尺。又且如何。要會麼。待你諸人造塔成就。即向你道。

烏巨雪堂行禪師四則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驚人句。門云。響。師曰。雲門答這僧話不得便休。却鼓粥飯氣以當平生。

舉。雪竇示眾云。大施門開無壅塞。忽有箇衲僧出來。雪竇退身七百里。何故。臨危不悚人。後有老宿道。大施門開無壅塞。忽有箇衲僧出來。兩手分付。何故。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師曰。西山今日亦開大施門。忽有箇衲僧出來。三十棒一棒也不較。何故。許人一物。千金不移。

舉。懷禪師示眾云。無手人能行拳。無舌人能解語。忽若無手人打無舌人。教無舌人道箇甚麼。白雲端和尚道。未舉步時。未上一步踏著。未開口時。最初一句道著。師曰。二老宿向諸人面皮上寫却一本曆日了也。若更眼目定動。髑髏前鬼神無數。

舉。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曰。躡露金風。死心和尚道。大小雲門。大師境上縛殺。有問死心。樹凋葉落時如何。只對道。珊瑚枝枝撐著月。師曰。大小死心。句裏縛殺。

大滄牧庵忠禪師一則

舉長生問靈雲混沌未分話。師曰。二尊宿發明本分大事。可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不妨端的檢點將來。大似貼肉汗衫。未能脫躡。致使有般漢。隨語生解。便向混沌未分時生計較。打破鏡處說道理。驢年解悟去。若據牧庵見處。說甚麼混沌分與未分。打鏡破與不破。直饒向露柱懷胎處會得。正是片雲點太清。諸仁者。還委悉麼。良久。曰。待虛空落地時却向你道。

西禪此庵淨禪師二則

舉。教中道。佛滅度後。其為善知識者。總是見佛來。後來歸宗和尚道。其為善知識者。亦不可輕慢。師曰。歸宗恁麼道。大似新婦怕阿家。未免隨他舌頭轉。殊不知其為善知識者。只是箇瞎漢。所覩善知識者。如夙世冤家。便好剜却眼睛。掀却腦蓋。雖然如是。未足酬恩。

舉。誌公令人傳語思大。後來白雲端和尚道。思大恁麼說話。大似釘樁搖櫓。有甚快活。新怡山即不然。青山忽憶便歸去。浮世要看還下來。

靈隱佛海遠禪師二則

舉興化見同參。師曰。摳衣問道。肝膽相傾。及至掀翻鼻孔。倒轉槍旗。為甚麼一家不知一家事。是則這僧勢不兩立。興化禍不單行。這一頓痛棒架閣來久矣。而今

拄杖子在老僧手裏。無有不了底公案。即今目前燈籠露柱。大地山河。豈不是同參築著磕著底。豈不是同參又參見阿誰。喝一喝。曰。汲水已歸林下去。待船猶立渡頭沙。復卓拄杖一下。

舉。真淨和尚示眾云。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同體。脚頭脚底。橫三豎四。北俱盧洲火發。燒却帝釋眉毛。東海龍王忍痛不禁。轟一聲霹靂。直得傾湫倒嶽。雲暗長空。十字街頭廖胡子醉中驚覺起來。拊掌呵呵大笑云。筠陽城中。近來少賊。乃拈拄杖云。賊。賊。師曰。是則一場賣弄不少。爭奈鼻孔眼睛各有主在。何故。葛藤堆裏作竊。未當白拈。酒店門前拾遺。不是正賊。時東廊下偶犬吠。師呼行者探門前有甚客來。大眾皆回首。師曰。要見正賊麼。遂哨指一聲。搖手下座。

天童應庵華禪師五則

舉。大愚芝和尚示眾。大家相聚喫莖蠶。若喚作一莖蠶。入地獄如箭射。師曰。好語。要且無來處。有人辨得出。與你一兩金。

舉。六祖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師曰。一盲引眾盲。相牽入火坑。

舉。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曰。打中間底。僧禮拜。化曰。大眾。興化昨日赴箇村齋。迴至中路。值一陣狂風暴雨。却向古廟裏避得過。師曰。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

舉。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彌山。師曰。雲門道得。不妨諦當。要且落在第二頭。明果即不然。忽有人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只對道。致將一問來。

舉。靈雲見桃華悟道。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雪峰云。備頭陀何不徧參去。沙云。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師曰。百鳥不來春又老。不知誰是到庵人。

舉。慈明示眾曰。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前是案山。後是主山。且道無為法在甚麼處。良久。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師曰。天童也著一隻眼。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南瞻部洲。北鬱單越。到處去來。不在此。

道場正堂辯禪師一則

舉。達磨初見梁武帝。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云。廓然無聖。曰。對朕者誰。云。不識。帝不契。遂渡江至魏。達磨去後。誌公問云。陛下還識此人否。帝曰。不識。誌公云。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帝悔。遣使去取。誌公云。莫道陛下遣使去取。蓋國人去。他亦不回。師曰。後來有般漢道。以年曆考之。誌公圓寂已十四年矣。豈有前頭事耶。當時雪竇渾不考詳。師笑曰。從古至今。未有一人明得。苦哉佛

陀耶。殊不知雪竇乃於頌古首篇立此一大因緣。要見古人明悟正脉者。布幔天大網。待稱意之魚。歲月滋深。益見鰕魚小鱗。多少明眼衲僧鬪體被渠穿過。山僧忍俊不禁。為諸人露箇消息。利刀割肉瘡猶合。惡語傷人恨不消。只見國清才子貴。那知家富小兒驕。

教忠晦庵光禪師一則

舉雪峰在鼇山成道。師曰。只如巖頭道。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且道雪峰前三次悟。還從自己胸襟流出也無。若從自己胸襟流出。又道未穩在。若不從自己胸襟流出。又從甚麼處得來。莫有斷得出底麼。若斷得出。不唯雪峰鼇山成道。盡大地有情齊成正覺。若斷不出。說甚麼鼇山成道。直饒少室傳心。也未夢見在。

東禪蒙庵嶽禪師一則

舉古澗寒泉。師曰。雪峯不從口入。松栢千年青。不入時人意。趙州云。死。牡丹一日紅。滿城公子醉。

開善密庵謙禪師二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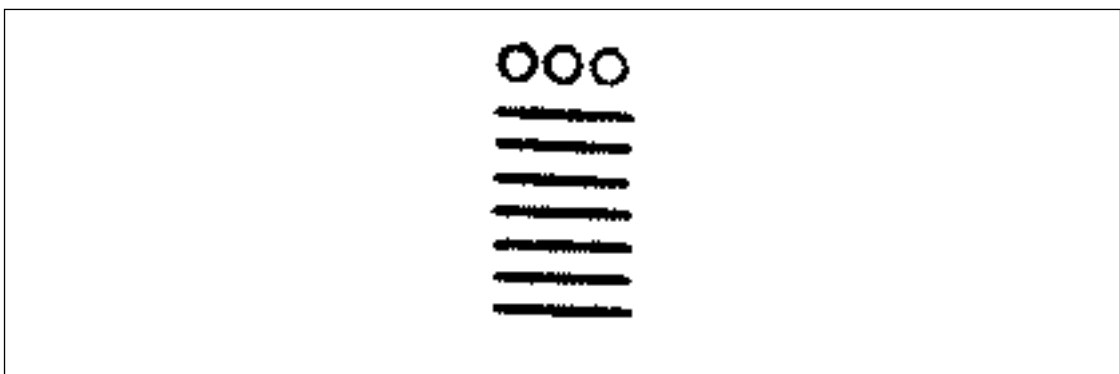
舉祕魔擎叉。霍山往訪。師曰。祕魔尋常氣宇如王。不消一捏。便見四稜塌地。且作麼生免得他道三千里外賺我來。然雖如是。殊不知霍山三千里外已死在祕魔叉下了也。具眼者辨取。

舉。洞山冬夜與泰首座喫果子次。真如拈云。這箇果子。莫道泰首座不得喫。三世諸佛也不敢正眼覷著。師曰。洞山倚勢欺人。真如隨風倒施。今夜忽有人問。山僧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未審過在甚麼處。拈起果子便喫。何故。下坡不走。快便難逢。

東林卍庵顏禪師四則

舉慈明水盆話。師曰。和尚今日供養家親那。又以手擲揄。便作女人拜。

舉。慈明冬至日。榜僧堂前作此相



(申[曲-日+口][目*几][才-?])。題其右曰。若人識得。不離四威儀中。首座一見。謂眾云。和尚今日放參。師曰。鐵輪天子下閻浮。急急如律令勅攝。又曰。首座向八八六十四

卦中定吉凶。

舉。橫眸看梵字。彈舌念真言。吹火長尖觜。柴生滿竈煙。師曰。大愚老人經事多矣。

舉玄沙聞鷺子聲。師召大眾曰。玄沙恁麼道。不是苦心人不知。

玉泉窮谷璉禪師二則

舉雲門話墮。師曰。權衡祖道。號令宗乘。須是雲門老人。諸方扶強不扶弱。璉上座扶弱不扶強。當時若作這僧。待他雲門大師道。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只對道。和尚也不謬為大善知識。教他雲門進也無門。退也無門。非但截斷雲門脚跟。亦與天下衲僧出氣。雖然如是。只如雲門道。話墮也。意作麼生。良久。曰。諦觀萬法交羅處。一一塵中更有誰。

舉。僧問洞山。如何是佛。曰。麻三斤。師曰。天無四壁。地絕八荒。向甚麼處與洞山相見。咄。

國清簡堂機禪師三則

舉。僧問廣德周和尚。教中道。阿逸多不斷煩惱。不修禪定。佛記此人成佛無疑。未審此理如何。曰。鹽又盡。炭又無。僧曰。鹽盡炭無時如何。曰。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師曰。這老子艱難起家。至老慳澁。雖然如是。畢竟也是看窟寵著楔。山僧即不然。一尺絹擣練。一杯酒上樓。是則是孤窮。且要自張聲勢。忽有人問。教中道。阿逸多不斷煩惱。不修禪定。佛記此人成佛無疑。未審此理如何。只向他道。大底還他肌骨好。不塗紅粉自風流。未審意旨如何。更向他道。驢事未去。馬事到來。

舉。雪峯山裏有一僧往庵。髮長不刈。以木杓舀水。凡有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溪深杓柄長。雪峯聞得。乃曰。也奇怪。一日。潛地帶刈刀與侍者同去見之。峰曰。道得即不刈你頭。僧便將水洗頭。峰便與刈却。師曰。這僧大似諸葛亮隱於草廬。先主三顧方起。且道起後成得箇甚麼邊事。利劍拂開天地靜。霜刀纔動斗牛寒。

舉。興化示眾曰。今日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興化為你證明。時有旻德長老出眾禮拜便喝。化亦喝。德又喝。化亦喝。德便禮拜。化曰。旻德今日較二十棒。若是別人。一棒也少不得。為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師曰。臨濟這一路。踏得開。步驟闊。用者如鳩毒。飲者如醍醐。用者似醍醐。飲者似鳩毒。始有說話分。興化。旻德恁麼敷揚。遞相鈍置。所謂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臨濟一宗。掃土而盡。隱靜今日若更拈頭接尾。轉見不堪。遂顧大眾曰。你總在這裏作箇甚麼。以拄杖一時趕散。復喝一喝。

天童密庵傑禪師一則

舉。明招到昭慶。有度上座問云。羅山尋常道。諸方盡是麩飯。唯有羅山是白飯。兄從羅山來。却展手云。白飯請些子。招打兩掌。度云。將謂是白飯。元來是麩飯。招曰。癡人棒打不死。度至夜。舉似諸禪客次。招近前曰。不審。度云。今日便是這上座下兩掌。有瑫上座云。不用下掌。就裏許作麼生道。招曰。就裏許也道道。瑫無對。招曰。是你諸人一時縛作一束。倒卓放尿躡下。來日相見。珍重。師曰。尋常向諸人道。終日在洪波浩渺中舀水相潑。渾身無一點濕。是他明踏著這些子。自然用出來。閑閑地。惜乎鋒頭少銳。引得許多葛藤。若是華藏見他道。將謂是白飯。元來是麩飯。連腮更與兩掌。且教這僧疑三十年。

資壽尼無著妙總一則

舉文殊請維摩談不二法門。總曰。當時好與一喝。維摩老人若下得這一喝。可謂鍼起膏肓之疾。重布龍蛇之陣。非但文殊讚歎不及。亦免使後人向鬼窟裏作活計。要見維摩端的處麼。臂長衫袖短。脚瘦草鞋寬。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六

音釋

贄音至 懂音衝 閩音閩 嗟七何切 剗一丸切 擲音耶 揄音與 楔音屑
舀以沼切 麩充小切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七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

僧 (正受)

編

頌古上

○法昌遇禪師七首

法身

螺螄吞大象。石虎齧番馬。驚起段家龍。踏落雲屋瓦。

廬陵米價

烏龜三眼赤。祥麟一角尖。騰雲生暮雨。溪月夜明簾。

風幡

不是風兮不是幡。黑花貓子面門斑。夜行人只貪明月。不覺和衣渡水寒。

麻三斤

火麻皮子若何分。臘雪煎茶解醉君。更有路行人未到。野華含笑舊枝春。

三玄

體中玄。獨角泥牛水上眠。轉身觸破澄潭月。巫山頂上浪滔天。

用中玄。征人帶甲眠。春華風掃盡。黃葉落堦前。

句中玄。遠道絕人煙。甜瓜甜似蜜。苦瓠苦如蓮。

○蔣山佛慧泉禪師三首

龐居士云。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

幞頭塵土靴襪破。選佛場中無兩箇。若道心空及第歸。頂上一椎難放過。

金剛經云。於是中無實無虛

菩提無實亦無虛。幾箇男兒是丈夫。丹兀不歸金鷲鷲。碧潭空浸玉蟾蜍。

石霜虔侍者

石霜會裏擇高才。上首貪程去不回。只愛寒灰無焰起。不能枯木放華開。虔侍者亦堪哀。先師意旨雖明得。未免長拖破艸鞋。

○翠巖真禪師七首

百丈再參馬祖

踏著船頭把釣竿。浪羸風緊得魚難。翻思幾處解雲雨。只見四方雲出山。

臨濟栽松

帶礪山河畫土疆。漢高殿下有張良。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牆。

首山答佛法大意

楚王城畔水東流。南地禪僧北地游。眼目直教從淺辯。權衡爭奈出常流。金篋為子挑除翳。驢上穿靴背打毬。

玄沙三種病人

一二三見聞覺。更是誰頓銷磔。華簇簇處鷓鴣啼。艸薰薰時鴛鴦飛。玄沙老。玄沙老。賴遇當年欠一著。諦當之言徒唯然。中間樹子半零落。

馬祖即心即佛。後云非心非佛

百萬雄兵出。將軍獵渭城。不閑弓矢力。斜漢月初生。

麻三斤

如何是佛。麻皮三斤。咄。大地茫茫愁殺人。

野狐

百丈野狐。語至言麤。怛薩阿竭。吾有吾廬。

○白雲端禪師十二首

外道問佛

萬丈寒潭徹底清。錦鱗夜靜向光行。和竿一掣隨鈎上。水面茫茫散月明。

二祖安心

終始覓心無可得。寥寥不見少林人。滿庭舊雪重知冷。鼻孔依前搭上脣。

勘婆

干戈中立太平基。塊雨條風勝古時。婆子為君勘破了。趙州腳跡少人知。

三頓棒

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無位真人

春風浩浩喧天地。是處山藏煙靄裏。無位真人不可尋。落華又見隨流水。

臨濟將示寂囑三聖

劈破泰山雷未猛。照開滄海月非光。瞎驢滅却正法眼。直得哀鳴滿大唐。

德山見龍潭

明暗相凌不足云。絲毫有解未為親。紙燈忽滅眼睛出。打破大唐無一人。

麻三斤

斤兩分明不付君。眼中瞳子莫生嗔。百年三萬六千日。得欣欣處且欣欣。

汝是慧超

一文大光錢。買得箇油糝。喫向肚裏了。當下便不饑。

芭蕉拄杖。雲蓋鵬和尚與雙泉雅禪師向火次。舉此話。鵬擬開口。雅以火筋一[打-丁+感]。鵬豁然有省。

與奪雙行驗正邪。纔爭拄杖便忘家。驀然鐵棒如風至。失却從前眼裏華。

洗鉢盂

梅華落盡杏華披。未免春風著出禪。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北斗裏藏身

五陵公子游華慣。未第貧儒自古多。冷地著他人富貴。等閑不奈幞頭何。

○保寧勇禪師十三首

達磨見武帝

燒得通紅打一鎚。周遭無限火星飛。十成好箇金剛鑽。攤向門前賣與誰。

清淨行者不入涅槃

生平疎逸無拘檢。酒肆茶坊信意游。漢地不收秦不管。又騎驢子下揚州。

不與萬法無侶

風吹日炙露屍骸。泣問山人覓地埋。忍俊不禁多口老。陰陽無處可安排。

日面佛月面佛

蒲團上端坐。針眼裏穿線。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斤。

仰山打破滄山鏡

滄山古鏡仰山提。日上東方月照西。撲落不知誰拾得。秋風索索艸萋萋。

臨濟問黃檗佛法大意

雷電喧轟海嶽昏。一家愁閉雨中門。狂風忽起烏雲散。白日滿天星斗分。

臨濟囑三聖

出門握手再叮嚀。往往事從叮嚀生。夜迴路長休把火。大家吹殺暗中行。

須彌山

萬仞峰頭立大乖。須臾眨眼落懸崖。通身不損毫毛者。天上人間安敢埋。

漸源吊慰

終日挨門復倚樓。幾回明鏡照梳頭。一從事却潘郎後。也解人前不識羞。

大隨龜

露足藏頭可笑奇。千年誰謂是靈龜。雨傾不解乘流去。浮木相逢又幾時。

靈雲悟道。玄沙未徹

萬年松下忽相逢。拔樹鳴條浩浩風。堪笑晚來無處覓。崔嵬和雨在雲中。

大禪佛半夜於僧堂前叫云。我悟也

夜半高聲似少神。箇中明白有疎親。如今隨例傳其響。也道師姑是女人。

芭蕉拄杖

你有面前枯取去。如無背後奪將來。可怜黑漆光生底。擊著千門萬戶開。

○泐潭真淨雲庵文禪師八首

栢樹

庭前栢樹子。我道不如松。枯枝折落地。打著去年棕。

吹布毛

鳥窠吹布毛。紅日午方高。趙王因好劍。滿國人帶刀。

保壽開堂

探騎飛來捧下寧。瞎人翻滿鎮州城。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狗子無佛性

言有業識在。誰云意不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臨濟參黃檗。後到大愚

資糧更不著些些。岐路年深恐轉賒。直下痛施三頓棒。夜來依舊宿蘆華。
便言黃檗無多法。大丈夫見豈自乖。肋下三拳明有信。不從黃檗付將來。

百丈再參馬祖

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三日聾。那吒眼開黃檗面。

野狐

不落藏鋒不昧分。要伊從此脫狐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淨因枯木成禪師二首

達磨見武帝

閑將一段秦川錦。裁作人間巧婦衣。幾度著來呈伎倆。暗中曲調少人知。

三頓棒

山藤六十輕分付。肋下三拳已太遲。堪笑不能知痛癢。上堂猶道拂蒿枝。

○慧林慈受深禪師四首

瀉山一日坐次。仰山從外而入。瀉山以兩手握拳相交示之。仰山便作女人拜。瀉山曰。如是。如是。

佳人十八正嬌癡。一曲當前舞柘枝。只有玉郎知雅態。更無人道柳如眉。

女子出定

長江輓底浪如銀。秋日白蘋紅蓼新。莫怪扁舟到彼岸。行船猶在把梢人。

麻三斤

洞山麻三斤。斤兩不謾人。語稀難問事。貌古易傳神。

世尊生下

一火鑄成金彈子。團圞都不費鉗鎚。拈來萬仞峰頭放。打落天邊白鳳兒。

○雪峰妙湛慧禪師一首

二祖安心

覓心不得得心安。安得心來有幾般。好把山藤贈二十。免教千古弄泥團。

○泐潭湛堂準禪師七首

楞嚴吾不見時

老胡徹底老婆心。為阿難陀意轉深。韓幹馬嘶青艸渡。戴嵩牛臥綠楊陰。

黃龍三關

我手佛手。十八十九。雲散月明。癡人夜走。

我脚驢脚。放過一著。龐公策籬。清平木杓。

人人生緣。北律南禪。道吾打鼓。華亭撐船。

洗鉢盂

之乎者也。衲僧鼻孔。大頭向下。若也不會。問取東林王大姐。

勘婆

行路難。行路難。最難難是過臺山。唯有趙州公驗正。昂頭掉臂總閑閑。

提婆達多受罪

好笑提婆達多。入捺落十小劫波。然得三禪妙樂。吹布毛須還鳥窠。

○泐潭闍提照禪師五首

南泉斬猫

縮水酒越濃。負心人越窮。鐵剛刀自利。不用苦磨礱。艸鞋頭戴今何在。我見牽來劈面春。

女子出定

小樹子傍山栽。華從葉裏開。枝高攀不得。和樹折將來。

巴陵雞寒上樹

梨華一枝春帶雨。金色頭陀笑不語。龍宮海藏月明前。織女姮娥相對舞。笑者笑。舞者舞。十方無虛空。大地無寸土。

南泉為馬祖忌日設齋垂語

千尺絲輪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江上晚來堪盡處。漁人披得一簑歸。

曹山去亦不變異

齋時一鉢飯。飯後一覺睡。睡起去放尿。洗手成變異。

○太平佛鑑勲禪師七首

達磨見武帝

始聞阿闍一聲鐘。日暖蒼龍睡正濃。再擊鳳凰臺上鼓。夜半祥鸞未飛舞。帝基永固如磐石。胡僧枉費平先力。回指少林歸去來。春風一陣華狼藉。

日面佛月面佛

東街柳色拖煙雨。西巷桃華相映紅。左顧右盼看不足。一時分付與春風。

世尊陞座

一輪明月挂天心。四海生靈荷照臨。何必西風撼丹桂。碧霄重送九秋音。

離四句絕百非

美如西子離金閣。嬌似楊妃倚玉樓。猶把琵琶半遮面。不令人見轉風流。

十身調御

捉賊分明要見賊。十身調御下禪床。曾經巴峽猿啼處。鐵作心肝也斷腸。

三聖逢人即出

城南措大騎驢子。市北郎君跨馬兒。各各四蹄俱著地。三春同到月明池。

南泉示眾云。文殊起佛見。法見。貶向二鐵圍山。

彩雲影裏仙人現。手把紅羅扇遮面。無人著眼看仙人。却看隨後紅羅扇。

○天寧佛果圓悟勤禪師七首

德山小參不答話

大冶烹金。忽雷驚春。艸木秀發。光輝日新。不費纖毫力。擒下天麒麟。全威殺活得自在。千古照耀同水輪。話作兩橛。句中眼活。龍頭虵尾。以指喻指。撞著露柱瞎衲僧。塞斷咽喉無出氣。擬議尋思隔萬山。咭嚙舌頭三萬里。

女子出定

大定等虛空。廓然誰辨的。女子與瞿曇。據令何調直。師子奮迅兮搖乾蕩坤。象王回旋兮不資餘力。孰勝孰負。誰出誰人。雨散雲收。青天白日。君不見馬駒踏殺天下人。臨濟未是白拈賊。

須彌山

石笋抽條。泥牛吼月。誰料同舟自胡越。應機涌出須彌盧。一念不生何處雷。無處雪。金剛寶劍當頭截。

麻谷持錫到章敬。又到南泉

如是不是。去却藥忌。擬犯封疆。全軍失利。杖頭突出古菱華。舉世風流出當家。

透網金鱗以何為食

百艸頭出沒。三界外遨遊。從布漫天網。虛下鈎鼈鈎。搖鱗振鬣撼乾坤。兀目昂頭洪浪噴。棒雨點。唱雷奔。肯將爭戰定功勳。

麻三斤

鐘在扣。谷受響。池印月。鏡含僧。曾非展事投機。豈是預搔待癢。點鐵成金。舉直措枉。一箭鵬一雙。一擲血一掌。君不見疎而不漏兮恢恢天網。

雲門示眾云。人人盡有光明在

夜明簾外千峰秀。鸞鏡臺前萬象虛。掃蹤滅跡。不立錙銖。誰為佛殿。誰是香厨。敲出鳳凰五色髓。擊碎驪龍明月珠。

○龍門佛眼遠禪師五首

俱胝指

老大宗師豎指頭。一生用得最風流。玄沙拗折無人會。年來年去冷颼颼。

玄沙三種病人

玄沙三種病人。有理不在高聲。引得香巖老子。却來樹上懸身。

野狐

醉眠醒臥不歸家。一身流落在天涯。祖佛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宿蘆華。

為山撼門扇三下

春至百華開。朱顏安在哉。可憐園裏色。不入鏡中來。

闍黎斬師子尊者

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華愁殺渡頭人。一聲羌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

○開福寧禪師三首

女子出定

抹粉塗杯恰我歎。神頭鬼面舞三臺。千千萬萬人窺看。子細不知誰見來。

風幡

非風幡動唯心動。猶涉廉纖強指陳。大地未曾添寸土。不知誰是點頭人。

風頭稍硬

風頭坐斷進還難。衲子相將不易看。未到潼關天已曉。不堪回首望長安。

○大隨南堂靜禪師六首

即心即佛

即心即佛。鐵牛無骨。戲海獰龍。摩天俊鶻。西江吸盡未為奇。火裏生蓮香[颺-台+弗][颺-台+弗]。

狗子無佛性

趙州狗子無佛性。七佛如來合掌聽。須彌岌嶸舞三臺。海水騰波行正令。

野狐

長蛇偃月。鐵旗鐵鼓。坐斷乾坤。輝騰今古。曾騎鐵馬入重城。手握金鞭賀太平。

女子出定

懷藏日月。八面玲瓏。袖裏金鎚。鮮血通紅。香風[颺-台+弗][颺-台+弗]。華雨濛濛。兵隨印轉處。萬里長虹。將逐符行時。些子神通。

僧問瑯琊清淨本然

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大小瑯琊禪師。借人鼻孔出氣。出得氣。有巴鼻。昨夜那吒生八臂。

無縫塔

皎潔天心月。朦朧徧九垓。三秋黃葉落。二月牡丹開。每覩南來鴈。常詢北方五臺。均提童子報。拾得在天台。

○龍牙言禪師九首

趙州衫

趙州老。對面人難曉。一歸何處。青州布襖。金銀瑠璃。碑磬瑪瑙。

靈雲桃華

春風二月半。桃華紅爛熳。靈雲到處逢。衲僧著眼看。看看。短棹孤舟。誰居彼岸。

仰山推枕子

田中插鋤。床上推枕。千手千眼。不審不審。

百丈再參馬祖

風雲會合又相期。覩面難明第一機。霹靂一聲天地迥。西河師子却生兒。

栢樹

庭前栢樹子。不是祖師心。莫執一時見。便忘千古音。

雲門放洞山三頓棒二

汗馬功勞要立身。將軍一等掃邊塵。全身只待英雄士。不遇英雄愁殺人。
查渡湖南涉路歧。雲門不惜兩莖眉。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攬始應知。

有句無句

仰之彌高。鑽之彌固。昭昭明明。如藤倚樹。大笑呵呵跨白牛。碧雲繚繞無尋處

斬貓

當日臨崖看澣眼。至今觀水憶南泉。趙州頭戴艸鞋去。漁翁腰帶好牽船。

○勝因戲魚靜禪師四首

勘婆二

婆子只知指路。雞犬被人偷去。直待趙州勘了。這回緊閉門戶。
趙州老老大大。不解山中打坐。自言去勘婆了。倒被婆子勘破。

犀牛扇

扇上犀牛從古畫。索來既破要元牛。縱教戴子重描出。不是當時那一頭。

四不遷(心墳時起)

掐珠不念佛。開眼不見色。喫飯誰擇日。任東西南北。

○薦福常庵崇禪師二首

風幡

浪靜風恬正好看。秋江澄澈碧天寬。漁人競把絲輪擲。不見冰輪蘸水寒。

趙州三不度

金佛不度爐。窮源有處無。木佛不度火。渾崙齧不破。泥佛不度水。何處不是你。
真佛屋裏坐。趙州言是禍。水牯會耕田。黃牛能拽磨。

○寶華佛慈鑑禪師二首

世尊拈華

拈華親付老頭陀。平地俄興一丈波。後代釘椿搖櫓者。竹篙量水轉殺訛。

樓子和尚悟道

你若無心我也休。鴛鴦帳裏懶擡頭。家童為問深深意。笑指紗窻月正秋。

○淨慈月堂昌禪師四首

忠國師問紫璘供奉。艸作何色

慣使渡頭船。如今不記年。愛他風浪惡。方是趁羸錢。

秀才讀千佛名經

千佛居何處。題詩黃鶴樓。感恩并積恨。終日在眉頭。

盤山光非照境

光非照境境非存。光境俱忘復是痕。百鳥不來春已老。落華流水繞江村。

丹霞燒木佛

慣行私路。乍赴公筵。幘頭脚短。腰帶夸圓。不是伴郎來勸酒。誤他年少覓青氈。

○天童宏智覺禪師一首

野狐

一尺水。一丈波。五百生前不奈何。不落不昧商量也。依前撞人葛藤窠。阿呵呵。會也麼。若是你洒洒落落。不妨我哆哆和和。神歌社舞自成曲。拍手其間唱哩囉。

○華嚴真懿蘭禪師五首

五位

正中偏。拈轉虛空過那邊。夜半金雞生鐵卵。明明誰辨暗中圓。
偏中正。曉月梳雲華弄影。石人驚起夢魂消。帶雪烏雞回鳳嶺。
正中來。玉兔團天耀九垓。萬古碧潭無影像。紅爐焰裏雪華開。
兼中至。錦縫金針雙鏤備。靴頭線綻足知音。有耳不臨流水流。
兼中到。眼裏雙瞳齊喝道。少室山前鐵馬駒。三便喫盡無根艸。

○上方益禪師二首

臨濟見普化喫生菜

艸裏相逢兩赤眉。交鋒一陣疾如飛。東西旗號渾相似。試問何人得勝歸。

香嚴上樹

狹路轉身難。東西盡是山。行人不到處。風定落華閑。

○淨因躡庵成禪師四首

夾山境話

古路雪深覆。好山雲更遮。鴈聲天外急。遊子夜還家。

德山托鉢

巫峽山頭窈窕女。朝為行雲暮為雨。王孫一見空斷腸。便作紅霞隱身去。

女子出定

文殊頭白。罔明頭黑。女子冶容。瞿曇是賊。山僧不犯鋒鋌。直下并賊捉獲。

龍牙問翠微臨濟佛法大意

駕與青龍不解騎。人人盡道阿師癡。爛泥中有傷人刺。三度曾施陷虎機。

○黃龍死心新禪師二首

秀才問長沙千佛

黃鶴樓前法戰時。百千諸佛豎降旗。渠無國土居何處。留得多才一首詩。

魯祖面壁

魯祖垂慈不用功。逢僧面壁顯家風。若遇上乘同道者(請續此句)。

○木庵瓊首座二首

達磨見武帝

掩耳不及忽雷奔。天低尺五兩傾盆。葉隨流水歸何處。牛帶寒鴉過別村。

世尊一日坐次。見二人舁猪。乃問。這箇是甚麼。云。佛具正徧知。為甚麼猪也不識。世尊曰。也要問過。

捨筏懷兼濟。逢耕更問津。却將未歸意。說與欲行人。

○欽山方禪師二首

乾峰示眾云。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

三種病兮二種光。衲僧於此共商量。商量得到無疑地。野艸閑華滿地香。

燒木佛

覲面難藏最上機。家風千古為人施。銀山鐵壁重重透。賴有丹霞院主知。

○南華曷禪師二首

僧問清平有漏無漏

笊籬木杓錢貫。井索打瓦鑽龜。徒勞卜度休卜度。麒麟只有一隻角。

僧問雪竇明覺。如何是佛。曰。四山圍繞。

狂狗逐塊。瞎驢趨隊。只許我知。不許你會。

○文殊道禪師四首

野狐

石崇富貴錢鏗壽。潘岳容儀子建才。但願東風齊著力。一時吹入我門來。

勘婆

三月春光上國游。祥雲瑞氣鎖龍樓。親從宣德門前過。更問行人覓汴州。

狗子無佛性

狗子佛性無。老蚌吐明珠。西川鳴杜宇。江南啼鷓鴣。

燒木佛

彭祖八百乞延壽。秦皇登位更求仙。昨向天津橋上過。石崇猶自送窮船。

○龍牙囉囉才禪師二首

滄山百年後。向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

翻手書空字已成。忙忙人向兩頭爭。屈原不是尋漁父。千古誰人論獨醒。

玄沙白紙

踏翻漁艇成家業。笑出蘆華月正圓。地闊天長三幅紙。同風千里為重宣。

○何山佛燈珣禪師五首

南泉示眾。文殊起佛見。法見

鴛鴦繡出世無雙。好手元來更有強。呈罷各歸香閣去。金針難把度蕭郎。

德山入門便棒

入門便棒沒商量。拶出紅流便廝當。不是奴奴情淡薄。無錢難作好兒郎。

臨濟入門便喝

張公未醉李公扶。從此嘉聲滿道途。却被金剛開口笑。誰能愛你護身符。

央崛取世尊指頭

急行緩步無前後。渾踏長安路一條。央崛回頭知住處。便能平步出雲霄。華冠不用孃生指。鬚髮寧煩費力搖。好似移華兼蝶至。等閑買石得雲饒。

外道問佛

露影藏身問世尊。瞿曇一點不加文。迷雲舒卷從斯入。十倍精神減八方。

○龍翔竹庵珪禪師六首

女子出定

不假文殊神通。休要罔明彈指。爾時靈山會中。女子從定而起。

國師三喚侍者

世路風波不見君。一回見面一傷神。水流華落知何處。洞口桃源別是春。

趙州勘婆

劈面三拳。連腮七掌。盡大地人。不知痛癢。

趙州七斤衫

夜半墨漆黑。提得一箇賊。點火照來看。元是王大伯。

南泉油糝

近在口皮邊。遠過河沙國。世間多少人。不得油糝喫。

鬪賣斬師子尊者

船子下揚州。浮萍逐水流。一聲河滿子。千古動悲愁。

○大滄牧庵忠禪師三首

女子出定

秤鎚落井。只有秤衡。兩兩相憶。分物不平。方始取出秤鎚。忽又失却秤衡。始去隣家借覓。衡上不曾釘星。休。休。重者從他重。輕者從他輕。

新婦騎驢

柳憚江頭賞白蘋。小風吹處曉煙輕。漁翁坐釣秋亭月。翻憶苕溪說性情。

非心非佛

二月春光景氣浮。少年公子御街游。銀床踞坐傾盃樂。三箇孩童打馬毬。

○烏巨雪堂行禪師五首

達磨見武帝

西天屠子氣雄豪。欺負神洲罪莫逃。武帝當頭輕一拶。果然提起活人刀。

風幡

不是風幡動。天生李老君。出胎頭上髮。寸寸白如銀。

陳操尚書驗衲僧

一語離窠窟。千生出蓋纏。夜來風雪惡。木折古巖前。

二祖安心

金不博金。水不洗水。二祖腦後露腮。達磨當門無齒。

夫妻相打到官。官問。你有誰證見。各云。有親兒證見。兒到官。欲證父不得。證母不得。

生死自憐同室穴。因何中路隔關山。一朝忽得親兒證。趯踏方知蓋覆難。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七

音釋

蟾時占切 蜎常如切 攄音池 柘音蔗 咭巨吉切 瞭力吊切 鬣音獵 鬪居
例切 岷魚及切 嶠五各切 澣音虎 招苦洽切 舁音餘 錢音箋 憚音蘊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八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

僧 (正受)

編

頌古下

○大滄佛性泰禪師十二首

淨果與演化至報慈。化問。如何是真如佛性。曰。誰無(云云)。

朝三暮四一何少。暮四朝三何太多。多少未能知數量。有無從此見殺訛。不殺訛。
。唵嚩嚩[口*悉]唎薩婆訶。

楊歧三脚驢

三脚驢子弄蹄行。步步蓮華襯足生。堪笑艸中尋覓者。不知芳樹囀新鶯。

靈雲悟道。玄沙未徹(二)

無星秤子兩頭平。拈起應須見得明。若向箇中爭分兩。知渠錯認定盤星。
十分風采露堂堂。玉蘂瓊華未比量。剛被傍人論好醜。因茲難嫁與潘郎。

龍牙問翠微臨濟祖師西來意

子卿不下單于拜。始末常遵漢帝儀。雪後乃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兒。

鬪寶斬師子尊者

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有往有來。可知禮也。

侍者報。大王來

應用從來不覆藏。當機何得味真常。只知報道王來也。不覺渾身在帝鄉。

野狐

不落因果何曾墮。不昧因果何曾脫。當堂鏡破兩頭忘。掃影滅蹤無摸索。無摸索。
。何倚托。秋風吹梧桐。樹葉鳴嚶嚶。

廓侍者問德山。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

商嶺東西路不分。兩間茅屋一溪雲。師年耳聵知師意。人是人非不欲聞。

有句無句

樹倒藤枯意若何。滄山開口笑呵呵。可怜三尺龍泉劍。喚作陶家壁上梭。

外道問佛

有無不問語先墮。明鏡當臺雙照破。迷雲散盡曉天空。杲日團團紅似火。

倒刹竿

多子塔前衣付後。更傳何物示於人。雙珠迸出刹竿倒。直得寒光徹四隣。

○徑山大慧普覺果禪師十首

二祖安心

覓心無處更何安。嚼碎通紅鐵一團。縱使眼開張意氣。爭如不受老胡瞞。

黃檗噏酒糟

身上著衣方免寒。口邊說食終不飽。大唐國裏老婆禪。今日為君都說了。

不許夜行

禾黍不陽艷。競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作賣墓人。

勘婆

天下禪和說勘破。爭知趙州已話墮。引得兒孫不丈夫。人人點過冷地臥。

德山托鉢

一搥塗毒聞皆喪。身在其中總不知。八十翁翁入場屋。真誠不是小兒嬉。

風頭稍硬

夜半明星當午現。愚夫猶待曉雞鳴。可怜自屎不覺臭。又欲重新拈似人。

鬪寶斬師子尊者

殺人須是殺人漢。當下一刀成兩段。頭臂雖虧劒刃鋒。何似秦時[車*度]輅鑽。

一口吸西江

一口吸盡西江水。甲乙丙丁庚戌己。咄。咄。咄。囉囉哩。

維摩經其施汝者。不名福田

獨坐許誰知。青山對落暉。華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

產難

華陰山前百尺井。中有寒泉徹骨冷。誰家女子來照影。不照其餘照斜領。

○道場正堂辯禪師十六首

達磨見武帝

黃金鑿。白玉推。開開混沌竅。透出玄元機。

達磨分皮髓

社舞村歌笑殺人。騎牛挑鴨走成羣。三盃酒罷歸家去。留得猪頭礙塞人。

女子出定

要得他家活計強。竿頭須解倒拈槍。這邊打鼓那邊拍。引得瞿會笑一場。

圓覺於一切時

張果老踏破葫蘆。呂洞賓失却寶劍。兩箇撒手相逢。囊篋更無一線。何仙姑鐵笛橫吹。解道長江靜如練。

亮座主參見馬祖

弓強難結鴛鴦紐。御道那栽栗棘蓬。堪笑香巖饒舌老。今年猶勝去年窮。

野狐

不向東山久。薔薇幾度華。白雲他自散。明月落誰家。

先師無此語

行主無人能賽。姐姐更是好手。騰身百尺竿頭。打箇背翻筋斗。

因我得禮你

老鼠齧生鐵。十分滋味別。貓兒左右看。嚙唾也不徹。

栢樹

百寶光攢無兒頂。是大神呪最靈奇。揭諦波羅僧揭諦。石人半夜失烏雞。

十智同真

畫得真如活。華間試展開。黃鶯偷眼覷。不敢下枝來。

黃龍三關

我手何似佛手。黃龍鼻下無口。當時所見顛頂。至今百拙千醜。
我脚何似驢脚。文殊親見無著。好箇玻璃盞子。不要當面諱却。
人人有箇生緣。從來罪大彌天。不是牽犁拽把。便須鼎鑊油煎。

小麥化為蝴蝶

春水滿幽澗。江風吹斷雲。年年那時節。憶著別離人。

蚯蚓化為百合

住山身已老。世事任乖張。年來無侍者。客到自燒香。

兩女合為一媳婦

兩女合為一媳婦。古寺基前幢子豎。髣髴上有陀羅尼。多少行人盡驚怖。

○萬年雪巢一禪師二首

外道問佛

世尊隻眼通三界。外道雙眸貫五天。華意正濃桃臉笑。春光不在柳梢邊。

晦堂拳頭

背觸人難會。憑君子細看。片雲纔出洞。遮却面前山。

○上封佛心才禪師二首

風幡

指出風幡俱不是。直言心動亦還非。夜來一片曹溪月。却照農家舊翠微。

大禪佛參仰山。後到霍山

子陵灘水急如弦。摸得黃魚縮項鱸。提向市中頻索價。他家不著半分錢。

○崇覺空禪師一首

栢樹

打人罵人易。勸人休却難。不識饒人處。急水下高灘。

○南巖勝禪師七首

馬祖踏水潦

無量妙義皆周匝。旋乾轉坤為一合。當陽橫按笑中刀。猶欠頂門上一踏。

興化打克賣

漢祖拜將務決勝。非韓誰敢當茲任。赤幡高豎化城降。星在盤兮不在秤。

廓侍者問德山。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

脚踏清波分華嶽。手擎紅日轉重雲。徒勞謾費干戈力。究竟還歸有道君。

保壽作街坊。見相打。有省

借路經過無面目。因邪打正有拳頭。衲僧門下無干涉。徒用精金換得鎗。

金剛經為人輕賤故。先世罪業

藤蘿荆棘離離艸。枯樹無退還不倒。敗葉知他疊幾重。不消一陣秋風掃。

侍者報。大王來

許由臨岸洗耳。巢父不飲牛水。侍者親入帝鄉。趙州只在艸裏。

狗子無佛性

乙巳大人丘。叢林為寇讎。利牙如劒戟。生殺有來由。

○梁山廓庵遠禪師三首

女子出定

出得出不得。定從何處起。文殊往梵天。罔明輕彈指。乘流即行。遇坎即止。君不見虛築防胡萬里城。不知禍起蕭牆裏。

普化有齋

不是風兮不是顛。長街短巷走如煙。院裏有齋常記得。時時挂在口皮邊。

有句無句

呵呵大笑不尋常。笑得眉間也放光。不是明招重注脚。叢林泊合錯商量。

○道場普明琳禪師二首

北斗藏身

五鳳樓前問洛陽。金鞭遙指御街長。春風是處華爭發。游子年年憶故鄉。

晦堂拳頭

赤體更無藏隱處。黃龍未語先分付。若將見解上門來。他家自有通霄路。

○靈隱佛海遠禪師七首

勘婆

纔拈折箭斷弦弓。隨手雙鷗落碧空。打鼓看來君不見。萬年松在祝融峰。

臨濟囑三聖

濃雲潑墨忽遮山。碎雨跳珠亂入船。卷地風來忽吹散。望湖樓下水如天。

風幡

不是風幡動。亦非人者心。自從胡亂後。湫隘到如今。

栢樹

靜鞭聲裏駕頭來。緊握雙拳打不開。打得開。雲壓香塵。何處是靜鞭聲裏駕頭來。

楚王城畔

楚王城畔水東流。獨脚山魃擢氣毬。貪看六幺華十八。斷頭船子下揚州。

普眼不見普賢

飄飄一鴈落寒空。步步追空覓鴈蹤。踏破艸鞋跟子斷。巍然獨坐大雄峯。

慈明水盆

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去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艸閑華滿地愁。

○本寂靈光觀禪師三首

疎山造壽塔

冬瓜蘸雪未為淡。匠者三文淡最幽。淡最幽。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

勘婆

趙州勘破老婆時。恰似青春三月裏。陌上遊人爭看華。鷓鴣啼處誰相委。

僧問黃龍南禪師。不去不來時如何。曰。華嶽三峯頭倒卓。云。却去却來時如何。

曰。風吹柳絮毛毬輓。

冰雪肌膚西舍女。梳粧巧巧畫雙眉。傍人筆力強傳寫。戶外如何見得伊。

○鼓山蒙庵嶽禪師四首

勘婆

本是山中人。愛說山中話。五月賣松風。人間恐無價。

七賢女游屍陀林

無根樹子一株。山翁不費誅鋤。鎚碎千年桃核。不須緣木求魚。
無陰陽地一片。明明賣貴買賤。死屍無處活埋。露出三頭兩面。
不響山谷一所。透出千門萬戶。清曉一聲杜鵑。勸人不如歸去。

○萬年閑禪師二首

世尊拈華

雪壓怪松露。風高野渡橫。將謂眾生苦。更有苦眾生。

乾峯示眾。舉一不得舉二

相見不須嗔。君窮我亦貧。謂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

○靈巖安禪師四首

文殊白槌

法王法令沒周遮。一片虛凝絕點瑕。槌下不開諸聖眼。幾多騏驎困鹽車。

野狐

百丈堂前辨野狐。紫羅帳裏撒真珠。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水上浮。

國師三喚侍者

一段風光畫不成。洞房深處暢予情。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

三平見石鞏

解劈當胸箭。因何只半人。為從途路曉。所以不全身。

○天童應庵華禪師三首

女子出定

出得出不得。滿面是埃塵。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

風幡

大海波濤湧。千江水逆流。龍王宮殿裏。不見一人游。

香嚴上樹

故園春色在枝頭。惱亂春風卒未休。無事晚來江上望。三三兩兩釣魚舟。

○廬山枯木元禪師二首

香嚴貧

無地無錐未是貧。知無尚有守無身。農家近日貧來甚。不見當初貧底人。

竹篋

不觸又不背。徒勞生擬議。開口更商量。白雲千萬里。

○東林卅庵顏禪師八首

祖師曰。佛說一切法。為度一切心

牛頭菩薩面。馬面夜叉頭。不作五逆罪。快樂百無憂。

勘婆

四海同一家。萬口同一舌。趙州勘婆子。有理向誰說。

首山竹篋

罵他還自罵。嗔他還自嗔。戒之。慎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雲門露

椎鑼搥鼓轉船頭。席卷波翻喊激流。洗脚上船乘快便。順風相送下揚州。

芭蕉拄杖

相罵饒汝接鬚。相唾饒汝潑水。等閑摸著蛇頭。拍手囉囉哩哩。

楞嚴妙性圓明。離諸名相

一錢為本萬錢利。富不足而貧有餘。換骨奪胎些子藥。輸他潘閻倒騎驢。

南泉油糝

騎虎穿市過。把火去偷猪。主人開眼睡。並舍叫失驢。

臘月火燒山

臘月火燒山。苦口是黃蓮。相將歲除夜。賣八布衫穿。大可怜。把手入黃泉。

○雪竇聞庵宗禪師三首

虔侍者

石人不怕師子吼。須彌頂上翻筋斗。滄溟竭盡正二更。生鐵崑崙雲外走。

香嚴擊竹

粥飯隨時養病軀。本無迷悟可關渠。無端擊著庵前竹。直至如今在半途。

二祖得髓

弟昆各自逞功能。獨有家兄徹骨貧。三拜起來無一語。鼻孔纍垂蓋上脣。

○善權智禪師五首

五王子

誕生

貴胤生時輪擬空。玳瑁玉珮處東宮。月堂轉側朝君父。直扣堯堦却借功。

朝生

學問詩書德行全。金門投策紫微班。台星不自離蓑釣。那得寅昏奉聖顏。

末生

貧來今日極清虛。悲喜寥寥一物無。便欲昇為九包鳳。依稀雲樹月巢孤。

化生

帝命傳來下九天。禁城中外化新宣。回途復妙持金印。正令曾無一字傳。

內生

鳳勢龍驤大丈夫。天然尊貴六宮殊。苔封寶殿無人侍。造次凡眸識得無。

○狼山蘿庵溫禪師五首

五位

正中偏。玉兔金烏落二邊。丫角童兒騎黑象。三更穿過御樓前。

偏中正。過房之子初受命。金剛脚下崑崙奴。腰間也佩毗盧印。

正中來。無著當年訪善財。瑠璃盤裏藏明月。異艸山華處處開。

兼中至。不歷僧祇超十地。雖然踏著舊家鄉。更須知有深深意。

兼中到。天寒大雪長安道。五陵才子錦袍新。馬蹄亂踏瓊瑤艸。

○國清簡堂機禪師四首

魯祖面壁

葉落崗頭一望長。幾莖喬木倚斜陽。曾經巴峻猿啼處。鐵打心肝寸斷腸。

嚴楞吾不見時

隔林髣髴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及至入門親見了。元來只是小兒戲。

斬猫

青蛇提起氣腥臊。幾箇男兒有痛毛。直下血流猶未覺。舉頭還見鐵山高。

夾山境話

東西南北無門戶。大地山河不覆藏。今夜碧天雲脚盡。一鈎月挂幾人腸。

○焦山或庵體禪師七首

金剛經三心

三清道士無仙骨。八教闍梨毀梵書。黑添崑崙舞華鼓。天親無著暗嗟吁。

婆子燒庵

不見人斑見虎斑。筭來莫願見人斑。虎斑見後通回避。唯有人斑近最難。

南泉油糝

渾身無處著。驛路倒騎驢。覽盡瀟湘景。和船入畫圖。

南泉三世諸佛不知有

越鳥巢南枝。胡馬嘶北風。狸奴并白牯。寸步不曾通。千山都坐斷。萬派盡朝東。
。天王纔合掌。那吒撲帝鍾。

倩女離魂

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

維摩觀身實相。觀佛亦然

眼空四海恣縱橫。鼻孔遼天信脚行。拏得電光為火把。却來日午打三更。
三十六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同號阿彌陀佛。
竹溪煙絕雨纔通。無數深紅間淺紅。山店落英春寂寂。青旗吹動柳華風。

○玉泉窮谷璉禪師三首

德山見龍潭

南來本欲破邪說。紙燈滅處難分雪。踏著秤鎚硬似鐵。錯認烏龜喚作鼈。

新婦騎驢

新婦騎驢阿家牽。艸裏尋常萬萬千。誰在後兮誰在先。不須特地苦加鞭。

麻三斤

驢尾猪頭牛腳跡。三斤麻子露消息。誌公杖頭剪刀尺。從來雨下堦頭濕。

○文殊能禪師二首

臘月火燒山

巢知風。穴知雨。可憐謝三郎。月中自搖櫓。

麻三斤

現前三昧。料水打碓。漏泄天機。失錢遭罪。

○開善密庵謙禪師七首

央崛產難

賢聖劫來未魯殺。而今斷這一刀休。果然葛怛胸中落。笑殺靈山老比丘。

女子出定

四箇沒意智漢。做處總無畔岸。一狀領過堦前。與伊據款結案。

百丈卷席

浩浩長江際碧空。片帆高挂便乘風。快哉不費纖毫力。萬里家鄉咫尺通。

即心即佛

誰家飯挂空梁。指與小兒令看。解開即是灰囊。當下命根便斷。

非心非佛

賣盡田園徹骨貧。不知何處可容身。樓頭浪蕩無拘檢。鐵笛橫吹過洞庭。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華嶽三峰翠插天。上頭無路可躋攀。不知誰有神仙手。折取峰頭十丈蓮。

心不是佛。智不是道

太平時節歲豐盈。旅不賣糧戶不扃。官路無人夜無月。唱歌歸去恰三更。

○西禪此庵靜禪師一首

竹篋

千山鳥影滅。萬里人跡絕。孤舟篋笠翁。獨釣寒江雪。

○長蘆且庵仁禪師一首

靈雲桃華。玄沙未徹

多方竊得破衣裳。壁倒籬坍沒處藏。更有一般無賴漢。不曾同伴要分贓。

○淨慈水庵一禪師二首

話鹽

二八佳人美態嬌。繡衣輕整暗香飄。偷身華圍徐徐立。引得黃鶯下柳條。

慈明水盆

家山指出路非遙。萬仞嵯峨插碧霄。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

○德山涓禪師二首

狗子無佛性

狗子佛性無。門上釘桃符。邪魔并百怪。一見便消除。

三聖逢人即出

乍雨乍晴山裏寺。或來或去洞中雲。滿天星月明如畫。此境此時誰欲分。

○薦福退庵休禪師四首

興化勘同參

恰如劊子氣雄豪。便向咽喉下一刀。五臟肝心皆羞出。方知王法不相饒。

一口吸盡西江水

淨皜皜。赤洒洒。沒可把。喏。可知禮也。

廣額屠兒放下屠刀

放下屠刀處。棒打不回頭。雲自帝鄉去。水歸江漢流。

狗子無佛性

趙州門前。毒蛇當路。踏著齧你。退步退步。

○劔門分禪庵主六首

勘婆

臺山一路絕纖埃。無限英靈被活埋。拊掌高歌天地闊。趙州親到勘婆來。

臨濟四喝

是非穿鑿不相干。四喝諸方莫錯看。六道四生平等法。牧童吹笛過前山。

興化勘同參

長松不改四時青。縱奪當機幾箇明。陣敗不禁苔帚掃。眼中瞳子面前人。

女子出定

鵲鷓午夜破雲飛。寶印無私孰解提。若道罔明能出定。是人拔舌入阿鼻。

風幡

非風幡動唯心動。踏雪貧兒徹骨寒。在聖在凡誰改變。蜩螗嚼碎鐵圍山。

○資壽尼無著道人二首

產難

不遲一步。不疾一刻。明眼衲僧。如何會得。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

狗子無佛性

鐵壁銀山。一箭穿過。潦倒趙州。口能招禍。

○侍郎楊無為居士七首

卷席

野鴨飛。鼻頭裂。卷席更來呈醜拙。直饒獨坐大雄峰。也是天邊第二月。

擔板漢

睦州喚。隨卦斷。回不回。擔板漢。

如驢覷井

驢覷井。井覷驢。五臺何處不文殊。黃面老人任多口。未知道得八成無。

僧問古德。如何是三乘教外別傳一句。曰。東村王老夜燒錢。

三乘教外別流傳。瞎漢多知喚作禪。天下衲僧參不到。東村王老夜燒錢。

古德垂語云。我喚作火。汝不得喚作火。

我喚作火。汝即不可。已道了也。喚作甚麼。

藥山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

總不得。太無端。野老焉知天地寬。直饒數到八九十。家山猶隔一重關。

四祖問牛頭。汝在此作甚麼。曰。觀心。

觀者何人。心是何物。瓦解冰消。不勞拈出。

○丞相張無盡居士五首

廬陵米價

一派青源出少林。信衣到此只傳心。尋常示眾無人會。盡向廬陵米價尋。
靈照雪中賣笊籬回。至一廟前云云。

寧可饑寒死路邊。不勞土地強哀憐。滿船家計沈湘水。豈藉芒繩十百錢。
兜率三關。其一曰。撥艸參玄。只圖見性。即今上人性在甚麼處。

陰森夏木杜鵑鳴。日破浮雲宇宙清。莫對曾參問曾哲。情知孝子諱爺名。
其二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欲落時。作麼生脫。

人間鬼使符來取。天上華冠色正萎。好箇轉身時節了。莫教閻老等閑知。
其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一分時。向甚麼處去。

鼓合東州李大妻。西風曠野淚霑衣。碧蘆紅蓼江南岸。却作張三坐釣磯。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八

音釋

贖五怪切 編音鞭 泯音鶻 膺音突 魑音宵 玎音丁 璫音當 驤音汨 坍
音攤 □虎伯切 哲音錫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九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

僧 (正受)

編

偈頌

○翠巖真禪師三首

占古慶懷

南北無知己。東西信有緣。祖師言不識。真宰理方宣。性海寬長滿。心華靜後圓。定山三徑艸。誰為掃寒煙。

偶作

白雲漫世界。清露滴咸秦。滄海幾回變。衲僧把要津。

因事

三歲孩兒百歲翁(你少我老)。相逢陌路各西東(生死交謝)。瑤璃殿上蒼苔色(絕人往還)。明月堂前匝地風(我門昌盛)。

○法昌遇禪師九首

看經

半滿藏兮一絡索。子細看來特地錯。東村王老打張三。兩箇善神齊發惡。休發惡。寒猿昨夜繞窻啼。白鳥今朝上虛閣。

寄昭師兄

溪月同觀影異圓。嶺雲重鎖故山關。烏雞帶月啼天曉。芻狗銜華吠斗寒。徑直斫開離却易。迂回顧鑒入應難。龍川露滴層峰外。紅日圓暉北上看。

不勘自破

打破虛空不用鎚。門頭何假更安錐。從他勝有張良計。不勘還須失利歸。

三句

第一句。無邊大火聚。擬議早身灰。誰敢當頭覷。

第二句。龍蟠并虎踞。更問毗耶離。已落他路布。

第三句。脫却孃生袴。直下便承當。鐵山橫在路。

三訣

第一訣。袖裏三斤鐵。忽遇病維摩。拈起驀頭楔。

第二訣。六月漫天雪。無處避炎蒸。渾身冷如鐵。

第三訣。八字無兩人。胡僧笑點頭。眼中重著屑。

○金山達觀穎禪師一首

答問曹洞宗旨

洞下門庭理事全。白雲巖下莫安眠。縱饒枯木生華去。送出荒郊不直錢。

○黃龍普覺南禪師二首

答張職方

夢幻年光過耳順。茆庵艸座頗相宜。日高一鉢和羅飯。禪道是非都不知。
不知猶作不知解。解在功成百鳥奔。欲絕銜華箇中意。江心明月嶺頭雲。

○雲峰悅禪師六首

示學者

赫日光中誰不了。底事堂堂入荒艸。擔簦負笈苦勞神。從門入者非家寶。演宗乘。
提祖教。千年枯骨何堪齧。南北東西歸去來。拈得鼻孔失却口。

和泥合水(五)

予有一道。千聖不到。北走南奔。相頭買帽。是何之道。雲橫碧嶠。
予有一辯。風生嶽面。舉目千差。知君不薦。是何之辯。僧堂佛殿。
予有一說。善知時節。若人會得。眼裏漆屑。是何之說。春寒秋熱。
予有一劍。寒光若練。虎嘯風生。飛霞走電。是何之劍。灰頭土面。
予有一機。聖凡豈知。拈却鼻孔。舉起須彌。是何之機。淵明皺眉。

○開先暹禪師一首

寄蓮華峯祥庵主

蓮華峰色撐寥沈。中有高人眠歲月。勞勞塵慮不經心。凜凜寒姿天欲雪。腰間佩
文殊逼佛劍。手中握龍猛金膏筆。又不肯掃蕩妖氛。又不肯點化頑石。殷勤問師。住
山得幾秋。報我百年只是三萬六千日。

○芙蓉楷禪師五首

妙唱非干舌

剎剎塵塵處處談。不勞彈子善財參。空生也解通消息。華雨巖前鳥不銜。

死蛇驚出艸

日炙風吹艸亂埋。觸他毒氣又還乖。暗地忽然開死口。長安依舊絕人來。

解鍼枯骨吟

死中得活是非常。密用他家別是長。半夜鬪髑吟一曲。冰河紅焰却清涼。

鐵鋸舞三臺

不是宮商調。誰人和一場。伯牙何所措。此曲舊來長。

古今無間

一法元無萬法空。箇中那許悟圓通。將謂少林消息斷。桃華依舊笑春風。

○白雲端禪師四首

應真不借

情塵我自出。安用世人知。月好還邀客。華開亦詠詩。訓徒朝有則。鍊句夜忘疲。頗似區區者。剛然不識伊。

涉流轉物

物理詎可忽。逢時各解鳴。亂蛙迎雨急。孤狖帶霜清。歷歷何先後。寥寥異性情。汨羅嫌醉者。病在不分明。

偶作

無華可獻見牛頭。靄靄聲光數百秋。今日龍門庵裏老。依前獨坐冷颼颼。

贊茶陵郁禪師

水月以喻兮古來已多。我今不然兮所陳伊何。百尺竿頭曾進步。溪橋一踏沒山河。固不游方兮何游之有。玄沙保壽兮師與其偶。鴈峰之東兮涖川之口。三十三秋兮大師子孔。舒兮卷兮已而矣。依前空瀉涖川水。九江相去幾千里。父有重牙子無齒。謾勞提耳一爐香。微煙旋逐松風起。

○保寧勇禪師十首

寄端和尚(二)

雲外青山萬萬重。有誰千里暗相通。明時簸弄乾坤者。盡握靈蛇在手中。無限栗蓬吞已了。百千圈子透難窮。有時共入洪波裏。盡日漫天是黑風。

上雲蓋顯和尚(二)

拈將榔栗路縱橫。大地清風颯颯生。北斗柄斜輕撥轉。大唐人眼直須盲。憶昔相將決死生。死生難決蓋生盲。也知不負歸根處。到了還從舊路行。

答舒城范秀才

舉手抹太虛。光明能燦爛。赤脚上刀梯。縵縵縵縵縵。

山居(五)

石女呵呵笑。東君信已通。羽毛爭叫噪。華木競青紅。樵唱深雲裏。農耕驟雨中。祖師門下客。特地問家風。出家冬景致。何處不光輝。大地冰凌合。漫天雨雪飛。松間戴笠去。林下拾薪歸。盛爇爐中火。通宵即當衣。隨分度朝晡。客來何所須。點茶收却盞。行飯展開盂。暑熱同搖扇。天寒對擁爐。等閑相借問。還識老僧無。林下無餘事。高眠足曠懷。舀將鍋裏粥。抽出竈中柴。坐久慵移榻。人來揖上堦。門前千

萬仞。誰肯度懸崖。卓錫孤峰頂。門前滑似苔。豐干騎虎去。拾得趁牛來。倏忽風雲合。逡巡境界開。相逢語何事。搖手任人猜。

○五祖演禪師三首

山居

床是柴棚席是茅。枕頭葛恒半中凹。霜天索寬人投宿。睡到天明手脚交。

送分衛者

巖縫迸開雲片片。半籠幽石半從龍。為霖普潤焦枯後。却入蘿煙第一重。

聞角

幽幽寒角發孤城。十里山頭漸杳冥。一種是聲無限意。有堪聽與不堪聽。

○淨因枯木成禪師一首

示小師思悟

維摩不默不良久。打破玄關沒窠臼。堪嗟幾箇杜波斯。問著癡癡不問口。

○黃龍死心新禪師四首

死心室

死心心死死全心。死得全心一室深。密把鴛鴦閑繡出。從教人競覓金針。

和方侍者頌曹山雲中因緣

滿山風雪色凝然。鳥道玄玄沒二邊。風翅斂時全叶正。龍珠耀處却還偏。通途辨的誰云妙。雙鑊金針理未玄。若謂孤峰曾不墮。依前流落未生前。

與方侍者

念念向本家。本家即心也。念念行吾道。吾道即性也。吾心性無二。佛祖更無也。

贊六祖

六祖當年不丈夫。倩人書壁自塗糊。明明有偈言無物。却受他家一鉢盂。

○慧林慈受深禪師一首

偶述

萬事無如退步眠。松床紙帳暖如氈。夢中說話無華艸。況是山僧不會禪。

○泐潭湛堂準禪師五首

送雲侍者

鳥窠吹布毛。老婆為侍者。今古道雖同。寶峰不然也。二月三月時。和風滿天下。是處百華開。遠近山如畫。歧路春禽喧。高巖春水瀉。頭頭三昧門。虛明周大野。好箇真消息。書送汝歸舍。衲僧末後句。噓是何言歟。

送利監收

開眼合眼。道契寰中。東行西行。禪非物外。大仰插鋤叉手。靴裏動指頭。南泉把鎌刈茅。誰人知此意。今也道不及古。僧僧解數滿肚。但尋雪月風華。失却昔年活路。不能返照回光。法界毗盧全露。阿呵阿。笑倒利頭陀。風前月下囉哩囉。深夜處分諸火客。你看是甚麼火色。

自贊(三)

我若自贊。雲居羅漢。我若自毀。無主餓鬼。贊之不欣。毀之不嗔。毀譽不動。東魯西秦。

爾圖我真。又求我贊。我真我贊。兩重公案。家醜不外揚。己德不自談。寄之以數。六九五十三。

我已是妄。爾更妄寫。妄我妄寫。兩重虛假。欲傳吾真。須泯見聞。聲色不礙。相似十分。

○長蘆祖照和禪師一首

題永明智覺壽禪師頂相

慧日峰高秋色冷。錢塘江靜月華明。寒光一爍周沙界。筆下看來未十成。

○泐潭闍提照禪師一首

自贊

自小來打硬。佛祖不奈何。放蕩苴住院。殃害殺禪和。道行闍提道。歌唱闍提歌。歡喜入地獄。誰管你閻羅。

○龍門佛眼遠禪師十一首

標指(五)

了妄元真

問汝貪嗔癡。家住在何處。我今要與汝。各各分頭去。好好細思量。免被他官府。大者名為貪。養得二舍弟。三郎都一處。日夜共活計。令汝家戶大。使汝善調制。子今苦厭我。我與子發誓。一要子自知。二要子依例。三要當處生。四要歡喜偈。與汝善和同。一一無凡穢。一覺一切了。何須去煩翳。我是諸佛母。十方及三世。

同居善說

世人不識我。求我以形容。形容不相似。徒觀紙上龍。若要識得我。問取主人翁。主人好家業。物物要安藏。六兄誇藝術。三母足溫良。南聽善書筭。北庫多財糧。住來但覺久。懶去問張主。君若一識得。與汝同屋梁。

美容可觀

一別海山中。十年春艸綠。相思在方寸。顏容皎如玉。音書杳不來。桃李繁且熟。唯有意中人。使我眉頭蹙。

妙容非靚

通身無影象。脫體露堂堂。不話非聲色。何曾有短長。河沙恒徧現。故號法中王。優曇華正開。鼻著不聞香。

廷促自爾

春日春山裏。萬事盡皆春。春光照春水。春氣結春雲。春客春情動。春詩春更新。唯有識春人。萬劫元一春。

祖師地種華及總頌(四)

地

性地本無生。因生說有地。流傳古至今。非愚亦非智。

種

從昔未曾迷。於今何所悟。只緣種性深。更亦無別路。

華

有種有心地。因緣華日開。要知成果處。却笑祖師來。

總

五葉華開後。山長水更深。亂雲橫谷口。游子謾追尋。

示眾

求心心未諦。等人人不來。巖華曉來雨。寂寞為誰開。五色燈光嘗所成。但除其嘗莫除塵。若言本眼何曾嘗。乃是臨河渴死人。

○龍牙言禪師一首

張提舉到山有作

清世朝賢難會面。巖堂語道霜風扇。借問何時出帝鄉。笑云西蜀烏頭賤。阿呵阿。誰人薦裴相。當年典豫章。不惜眉毛又相見。咦。

○勝因戲魚靜禪師二十二首

擬寒山自述

多見擬寒山。不然擬拾得。冲天各有志。擬彼復何益。居山山色翠。臨水水聲長。風華與雪月。時處自歌揚。頗憶未參禪。教中聽十年。晝夜數他寶。何曾得半錢。發志出行脚。遍求無病藥。及至休歇時。依舊沒鞋著。行時唯信脚。到處便為家。午飯隨麤細。三衣亂掩遮。空名耳裏水。微利眼中砂。一覺黃昏睡。金烏出海涯。目述自高吟。自高非倨傲。高懷肯隨動。幽鳥徒輕噪。無水定無源。有煙必有竈。天堂并地獄。自作還自報。近見一般人。堂堂似佛祖。入室求知識。為明生死事。問汝莫是

賊。當時面如土。語言勿生嗔。只箇是生死。

參禪脫生死。輒莫被魔使。八風一任吹。六塵終不污。非語亂如麻。截斷眾流句。仰面看青天。立地超佛祖。五更一盂粥。辰時一頓飯。晝夜兩覺眠。一日事俱辦。毀我還自毀。贊我還自贊。是非與榮辱。紅爐亦金彈。良田著力耕。自利復利故。莫栽荊棘樹。子孫沒出路。仁者愛安仁。狡佞生嫉妬。勸汝早回頭。翻覆面前覷。莫笑我自述。麤言無義理。豈為騁文辭。因筆寫其志。百年呼吸間。何用苦較計。勸汝莫癡毒。無常忽忽至。一曲樂昇平。非關囉哩梭。山河俱屬宋。雲水且饒僧。時擊松風磬。長然澗月燈。願王似南嶽。萬世碧層層。

十二時

半夜子。心境俱忘正莽鹵。撚轉天關萬象移。泥牛入海誰親覩。
雞鳴丑。一聲相報無前後。驚覺騰騰夢裏身。釋迦老子交橫走。
平旦寅。翠竹黃華拂眼明。靈禽異獸爭嘲哄。總解回頭轉眼睛。
日出卯。紫霧紅霞騰海島。擠排無限利名人。出門忘却衣中寶。
食時辰。掌鉢徒勞入市巡。若將心受檀那飯。也似無功食祿人。
禺中巳。選甚姪坊并酒肆。回頭便是出塵人。翻笑曼殊携慶喜。
日南午。卓然獨耀無今古。糞埽堆頭玉馬嘶。瑠璃殿上金剛舞。
日昃未。萬樹千峰影斜墜。兔角龜毛遶市尋。貴賈還思買時貴。
晡時申。一日三分過二分。直饒省得來時路。到家急急也黃昏。
日入酉。殘霞返照門前柳。無聲一曲牧童歸。背跨牛兒師子吼。
黃昏戌。角韻鍾聲遐邇一。要會聞復翳根除。補陀巖上尋彌勒。
人定亥。念念無常剎那快。回光省取不遷心。坐照十虛誰對待。

○虎丘隆禪師二首

送化士分衛

大地撮來粟米粒。一毫頭上現乾坤。居家不離途中事。常在途中不出門。

贊達磨

盍國人難挽。西携隻履歸。只因熊耳月。千古冷光輝。

○薦福常庵崇禪師一首

讀莊子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盡

人生悉如此。誰悟此中玄。白日無私照。青山任意眠。松風來不斷。泉石自相便。路出千峰上。雲歸竹徑邊。

○寶華佛慈鑒禪師五首

五派

臨濟

銅頭鐵觜百家冤。一喝雙分照用全。三尺吹毛定寰宇。臨行拋向瞎驢邊。

雲門

三句都將一串穿。等閑挂向御樓前。幾多行客眼定動。東海鯉魚飛上天。

曹洞

紫庭黃閣帶春溫。寢殿何人侍至尊。長愛百司分職處。玉鞭敲鐙出金門。

為仰

一箇撒開千萬箇。簸箕解說無生話。艸堂睡起觜盧都。寂子要須原夢破。

法眼

溪光野色浸樓臺。一笛遙聞奏落梅。風送斷雲歸嶺去。月和流水過橋來。

○淨慈月堂昌禪師二首

送僧

掃盡諸方路布禪。到頭窠臼落誰邊。臺盤角畔重拈起。萬里神光頂後全。

自贊

丹青寫出。剩却一箇。竇入布衫。著著便破。土面灰頭那畔行。水墨觀音解推磨。

○廣福尚禪師二首

離黃龍有作

大袖長拖出祖關。蛟龍戰罷海濤閑。寄言白首參玄者。休把虛空側點斑。

次韻答張無垢居士

從來高價莫饒伊。百戰場中奮兩眉。奪角衝關君會也。叢林誰敢更相欺。

○長蘆真歇了禪師三首

示眾

意句難分別。風騷路外求。提刀空四顧。駐步失全牛。落眼情塵脫。歸根景象幽。萬緣俱不到。佛祖莫能酬。路斷無依著。空船載月歸。力窮忘一色。功盡喪全機。密混凝流處。融通向背時。古帆風靜夜。任運應高低。不犯清波句。澄江浸一鈎。棹頭風色靜。篷底夜明秋。鴈影沉寒水。蘆華隱白牛。須知耕釣外。穩密類難收。

○靈峯古禪師一首

題佛鑿禪師語錄後

流水高山不在絃。等閑成曲又成篇。列珊瑚樹枝枝好。撒水銀珠顆顆圓。揮落禪關無少滯。增添衲子幾重冤。擬於紙上明端的。爭似當機自造玄。

○黃龍艸堂清禪師一首

讀法界觀

多中即一一中多。浪裏全提水是波。波水滅時多一盡。日輪當午見星河。

○善權智禪師四首

識自宗

紫微宸幄綠苔封。寂寂無人寢殿重。玉漏夜傳尊貴語。六宮不許扣金鍾。

和宏智頌仰山語(三)

機絲不立顯真空。斷滅應無箇事同[○@●]。沒底月船乘夜泛。無鑄鑊子兩頭通[○@日]。

回眸照處猶春雨。撒手何時正曉風



。白髮童兒騎雪馬。轉身就父豈同功○。

如今認得正當初○。月下披雲上寶車[○@日]。暮去朝來誰辨的。開門何處不逢渠



。

○德山佛性泰禪師五首

四時般若

日暖風和天地春。野華芳艸一番新。靈山佳致依然在。誰是當年微笑人。
萬木扶疎夏景長。園林梅杏嚼紅香。山前麥熟還知否。一一當機為舉揚。
飄飄黃葉墜幽庭。萬里無雲宇宙清。颯颯涼飈生戶外。韶陽三句轉分明。
林木蕭條復本根。嚴霜凍雪鑊松門。地爐煨火通身暖。寒暑到來休更論。

贊達磨

泛舶來梁自普通。一鎚擊碎有為功。誰云面壁無言說。爭奈當門齒露風。

○徑山大慧普覺杲禪師十一首

學者請益竹篋

雲門舉起竹篋。開口知君話墮。上方香積不飡。甘伏食人涕唾。
雲門舉起竹篋。禪和切忌針錐。鸞鳳不棲荊棘。[感*鳥][感*鳥]偏守空池。
雲門舉起竹篋。通身帶水拖泥。奉報參玄上士。撒手懸崖勿遲。
雲門舉起竹篋。擬議知君亂統。直饒救得眼睛。當下失却鼻孔。
雲門舉起竹篋。露出心肝五臟。可憐猗死禪和。猶自魂飛膽喪。

示鼎需禪人

頂門豎亞摩醯眼。肘後斜懸奪命符。瞎却眼。解却符。趙州東壁挂葫蘆。

寄福勝長老

真人十八界元空。三十一人同姓呂。分散游山各占山。三十一人又同處。

贊普融和尚

示無作相。擊塗毒鼓。行無緣慈。誅佛誅祖。如是見得普融。妙喜未敢相許。直下來也。如龍似虎。一鎚打破太虛空。至今一缺無人補。

李漢老參政寫師頂相求贊

這漢沒量罪過。不合引惹。措大被渠笑裏藏刀殺去。吾祖達磨。不知有底冤讎。一向興災作禍。杲上座。諾。惺惺著。莫教話墮。

唐道人請贊

這尊慈。無摸索。忽地喜。忽地惡。喜也和氣如春。百華開萼。惡也雷電風雲。一時俱作。似恁麼做處。若非阿脩羅王。即是金仙大覺。唐道人。緊收却。逢人不用展開。卷來送在壁角。

祖傳禪人求贊

菴苴全似川僧。蕭灑渾如浙客。偏向情未生時。拈出報慈一隔。尊性不定。莫可窺測。見小時。嫌螭螟眼太寬。見大時。謂太虛空惑窄。似這般底阿師。如何受人天供養。好與劈腮一擲。

○烏巨雪堂行禪師三首

贈禪者

句下出諸礙。翻身古劒寒。欲明如上事。須是鬪體乾。

削東坡宿東林偈

溪聲廣長舌。山色清淨身。八萬四千偈。明明舉似人。

贊佛眼和尚

因我得禮你。玄沙出窠臼。龍門與薦燈後。咄。

○護國此庵元禪師二首

答虎丘隆禪師

佛祖權衡真妙絕。一句通明萬機徹。縱橫端似走盤珠。念念圓融大休歇。要須滴瀝爛如膿。莫學南方半生滅。掀然四海浪翻空。撼動須彌石崖裂。電火影裏分緇素。烈焰堆中掬飛雪。玲瓏八面生清風。皎潔一輪霜夜月。無位真人乾屎橛。紫真珠帳羅紋結。握起吹毛照膽寒。撩撥石人驚吐舌。全提半提風凜凜。奪食驅耕妙無竭。棒如雨點聲如雷。一筭當機便超越。君不見臨濟宗風正令當如此。赤骨歷地成活業。

送化士

言前薦得成多事。句後承當亦未真。截斷兩頭閑路布。不知誰是透關人。

○道場正堂辯禪師五首

送街坊

貞女不著娘家服。丈夫豈假分時財。十盃五盞從何有。空奮雙拳趁得來。

送及禪人

馬面夜叉纔稽首。牛頭獄卒便擎拳。洞賓唱箇陶甄理。脫殼烏龜飛上天。

自贊(三)

土豹長老悟處敲。誦滑頭勝似蓴菜。軟頑何啻藕膠。曾被三脚驢子踏得鼻孔成四。

。瞎老婆半夜吹火。張聾子日午聞歌。畫得這般毫相。出生入死降魔。有時鼓起龍門浪。娑竭龍王不奈何。潦倒住持。不言規矩。聚三百僧。說無義語。平生要討便宜。落水也求乾處。

○欽山方禪師四首

四威儀

山中行。步步踏無生。手把過頭杖。輕重不多爭。

山中住。生死全無路。地獄與天堂。總是閑家具。

山中坐。松竹大底大。時時起清風。自唱還自和。

山中眠。祖佛並齊肩。神通并妙用。盡在枕頭邊。

○靈隱佛海遠禪師五首

示無住道人

瞎堂有箇不是。掃盡衲僧巴鼻。驚回陝府鐵牛。吞却山河大地。

寄白石峯體首座

白石峯頭衲子多。鐵牛吸盡井中波。他年布袋重開口。佛祖依前不奈何。

寄道場無庵全和尚

雪頂崑崙著意猜。十頭羅剎笑顏開。鑊湯冷處君先入。澣眼橫時待我來。

示道源大師

學佛以悟為則。虛詞不入公門。君看義之艸聖。一點入石三分。

自贊

大地一渾身。虛空絕四隣。不識栢樹子。喚作麻三斤。好時十分瀟灑。惡時一味菘苴。等閑牽犁上佛殿。乘興鉢盂裏走馬。平地撒屎撒尿。知他是真是假。禪人描邈將來。大虫頭上火把。

○虎丘雪庭淨禪師四首

四牛圖

龍圖王以寧序

本無位次。那容橫立階梯。體絕名言。豈許強生節目。玄關跳出。何妨土面灰頭。金鑊喝開。始解披毛戴角。隨機攝化。應物現形。唯一堅密身。混入諸塵現古今。作牧牛圖。皆方便之一瑞耳。或黑或白。或有或無。然皆未能盡善。今雪庭道人。獨以四牛。皆一色白。中間二位。悟則逆騎。迷則順騎。前後二位為牛者。表父母未生及涅槃時也。四皆白者。表迷亦不失。悟亦不得。生亦不來。死亦不去。露地坦然。法身明矣。

一．父母未生。空劫那畔。世界未成。此性已具。坦然明白。本體純真。眾生因妄發生。聖人從悲起智。 頌曰。

混沌不分處。三緣未合時。神通難可測。佛眼莫能窺。坦蕩全軀白。安眠露地肥。為耽春色好。又被業風吹。

二．三緣既合。六賊互興。捨父逃亡。迷己逐物。同門出入。各不相知。向外馳求。自生退屈。故謂之迷。 頌曰。

改換毛衣了。從茲不自由。只知今日事。忘却舊時牛。步步雖同轍。昂昂不轉頭。四山成隔闕。相逐沒時休。

三．回頭忽見。覷面相逢。十二時中。全承渠力。君臣道合。父子相投。自利利他。續佛慧命。故謂之悟。 頌曰。

瞥爾家欄裏。回頭識得伊。不須常管帶。取次倒橫騎。似客歸家日。如兒得母時。平田荒艸裏。吹唱哩囉哩。

四．始終一貫。起滅同時。終日生而不生。終日死而不死。廓然絕跡。湛爾清虛。如金博金。似水歸水。不斷煩惱。而入涅槃。不住玄關。匪居正位。披毛戴角向異

類中行。此諸佛頓證法門。非眾生見聞境界。 頌曰。

脫下娘生袴。還歸不動尊。萬緣具頓罷。一路涅槃門。大海波瀾息。青天絕點雲。
披毛同異類。無刹不分身。

○天童應庵華禪師四首

偶作

黃檗堂前行正令。天童今日驗疎親。老來拄杖思分付。未見當年喫棒人。

贊臨濟

臨濟禿。無眼目。討便宜兮不知足。高懸羊頭賣狗肉。秤頭斤兩惜如玉。胷中更
有一般毒。天輕觸。

贊此庵

十分畫得相似。只有一處殺訛。佛祖檢點不出。從教平地干戈。

禪人寫師頂相求贊

身心一如。身外無餘。不願成佛。亦非凡夫。甘作上牢漆桶。無心計較錙銖。萬
古銀山鐵壁。更沒者也之乎。是則活埋老僧。不是則打殺曇慧。暗透兩重牢關。烈焰
不藏蚊蚋。

○博山本禪師二首

浴佛

今日當年佛降生。當年今日不多爭。若言八十還歸滅。有眼分明特地盲。

遣僧通嗣書

射殺南山老大虫。行人從此路頭通。年來獵犬渾無用。臥對千峰與萬峰。

○東林卍庵顏禪師七首

明道

心如墻壁眼如眉。月餌煙蓑下釣磯。湛湛寒光凝一片。波瀾不犯取魚歸。

與洞照禪人

拔出趙州舌頭。去却當門荊棘。歸家倒臥橫眠。冷笑奔南走北。

示眾(二)

無用頑皮作氣毬。誰人擡得上高樓。如今潦倒渾無力。輒得行時即便休。
磬陀石上共安居。水遠山高一事無。唯有多情峰頂月。夜深移影到堦除。

贊達磨

五乳峰前。九年冷坐。孤風絕攀。名不敢涓。斷臂嗣芳。賤賣滯貨。螟蠕有子。
負之螺贏。即說呪曰。類我類我。

自贊(一)

來自三川。應緣兩浙。肩擔華木瓜重檐。肚束馬簸箕三篋。飯齧鐵釘。羹煑木札。要是圓悟兒孫。喪却楊歧家法。姦漢多疑。黠兒落節。

即真非真。是相非相。龜毛拂子。兔角拄杖。自歌自舞。獨吹獨唱。認得師姑是女兒。誌公不是閑和尚。

○國清簡堂機禪師二首

送僧造普同塔

珊珊玉骨本玲瓏。挂角羚羊不見蹤。特地作亭圖甚麼。為憐松竹引清風。

送育維那

克賓一字入公門。有理難伸笑殺人。隱靜不行興化令。他年誰道棒頭親。

○焦山庵體禪師六首

白石庵遇作

白石居山人。不住那伽定。拄杖禿却枝。鉢盂倒安柄。人艸覓冤讎。虛空懸業鏡。喝下劒光寒。放行摩竭令。

忘機絕照

剔起遮天眼。空王舊話圓。氣毬剛似鐵。石臼軟如綿。苦海無驚浪。紅爐斷火煙。莊周蝴蝶夢。舉世若為原。

示眾(三)

著脚孤危艸不生。沒棲泊處等閑行。臨風闊却嚙空口。斷送渾家入火坑。生獐別是一般村。品藻先賢薄後昆。掉放孤峰爭合殺。棒頭有眼蓋乾坤。男兒脚底透長安。得坐披衣肯自謾。三尺冷光輝夜月。一條秋水迸人寒。

贊達磨

萬福西來老骨樞。不遵行止渡流沙。被人打落當門齒。啞子依前喫苦瓜。

○玉泉窮谷璉禪師一首

贊月庵

這箇老漢。渾無縫罅。點鐵成金。指鹿為馬。以張拙秀才語。擒縱多口阿師。跨三脚驢兒。指點諸方話霸。遇賤時。三世諸佛正眼難窺。遇貴時。八大龍王亦難酬價。阿呵呵。也大差。只因會春園裏失却眼睛。從此惡名滔滔。流遍天下。高挂虛堂兮如師子全威。一任百怪千妖暗中驚訝。燈禪燈禪。第一不得容易。與伊點化。咄。

○公安遜庵珠禪師二首

題出山相

半夜逾城往雪山。龍樓鳳閣絕躋攀。如今輓出艸窠裏。一箇閑人天地間。

自贊

月色照幽谷。泉聲落斷崖。水光山色裏。一塊爛枯柴。

○劔門分禪庵主七首

雜詠

參禪雖說做工夫。纔涉毫芒自取誅。幾度見君深問訊。養雞意在五更初。
慣曾放步竿頭去。坐却金烏不放東。一派天河流不盡。桃華滿眼趁春紅。
露地白牛須打殺。紅爐鼓浪立教乾。脫然透出縱橫去。猶欠平生無病丸。
展鉢開單休解會。橫來直去任生疑。隔宵兒子逢親母。豈待傍人說是非。
平地黃金成糞土。翻然糞土是黃金。直饒用得渾相似。畫虎何嘗解齧人。
隨例拋鉤泛五湖。渠船魚滿笑予無。豈知予布鉤頭餌。獨在蒼龍不在魚。
騰今耀古無私句。不比偷心捏合成。學海義天無討處。見成拈出示禪人。

○酒仙和尚十首

雜詠

綠水紅桃華。前街後巷走百餘遭。張三也識我。李四也識我。識我不識我。兩箇拳頭那箇大。兩箇之中一箇大。曾把虛空一[翟*支]破。摩拏令教却恁麼。拈取須彌枕頭臥。

醒也街裏走。醉也街裏走。無錢買酒乞來嚙。昏昏怛怛。忘前失後。張開兩眼見北斗。拈得斗柄酌海水。望空直拔瀉入口。誤呷火龍歸五臟。日午夜半大哮吼。隨我來。隨我來。與你安身法。上竿子打筋斗。

楊子江頭浪最深。行人到此盡沈吟。他時若到無波處。還似有波時用心。

金罍又聞泛。玉山還報頹。莫教更漏促。趁取月明迴。一六二六。其事已足。一九二九。我要喫酒。長伸兩脚眠。一寤起來。天地還依舊。

癡兀兀。兀兀癡。落華流水自依依。酒飽摩拏箇肚皮。儂家元是林公兒。

貴買朱砂畫月。筭來枉用工夫。醉臥綠楊陰下。起來強說真如。泥人再三叮囑。莫教失却衣珠。

門前綠樹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華。聊與東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

秋至山寒水冷。春來柳綠桃紅。一點動隨萬變。江村煙雨濛濛。有不有。空不空。箴箴撈取西北風。

生在閻浮世界。人情幾多愛惡。只要喫箇酒子。所以倒街臥路。死後却產娑婆。不願超生淨土。何以故。西方淨土且無酒酤。

○太史黃山谷道人八首

題休堂

頭上安頭。如何得休。殺佛殺祖。方得按堵。北鬱單越。西瞿耶尼。事同一家。喫飯著衣。向上一路。千聖眨眼。韓信打關。張良燒棧。

贈嗣直弟

去日撒手去。來時無與階。若將來去會。一似不曾齋。

呈永首座

奪得胡兒馬便休。休嗟李廣不封侯。分明射得南山虎。子細看來是石頭。

為慧林冲禪師燒香(三)

昨夜三更狗吠雪。東家閉門推出月。是渠覺海性澄圓。衲子殺人須見血。多年破衲不勝針。一曲胡笳無古今。往日聞韶獨忘味。守株人在月西沈。西瞿耶尼開靜。北鬱單越受粥。慧林也唱雲門曲。去年臘月二十六。

贊真如詰禪師

即邪是正。即藥是病。乞水指井。乞飯與甑。殺人如麻。出邪命定。尸羅清淨而八萬四千清淨。是謂毗盧遮那正法眼藏。以平等印封之。以僧伽梨蒙之。無心者來。彈指門開。聖凡不盡。金鑠生苔。丹青回互。南北莫露。影落千江。誰知月處。

自贊

道是魯直亦得。道不是魯直亦得。是與不是且置。且道喚那箇作魯直。若是斬釘截鐵一句。藏頭白。海頭黑。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九

音釋

簞音登 笈其輒切 沈音血 狢音[木*巾] 汨音密 洎莫禮切 售所景切 擠音賣 騷音搔 浣烏臥切 螟音冥 蠕音零 螺音果 羸音裸 搥陟瓜切 [翟*支]救角切 罍音假 寤音忽

嘉泰普燈錄卷第三十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

僧 (正受)

編

雜著

○蔣山佛慧泉禪師

默庵歌(并序)

余熙寧九年春。自杭之千頃。移居是院。因其方丈缺爾。遂闢半軒。結艸庵於巖石之下。以為宴息之所。是年十二月庵成。命名曰默。蓋取摩竭掩室。毗耶杜口之義也。未幾。有客造余曰。師之庵成矣。庵之義著矣。而師方且嘵嘵萃徒侶。引遊士。分燈而啟暗。濬源而導深。謂其興悲拯物。開蒙發蔽。則亦至矣。而名為默。其亦妄乎。余謂客曰。子是知默而不知其所以默也。子居。吾語汝。夫默者。佛祖之真猷。含靈之大本也。本之正。則處喧而常寂。本之繆。則趣理而厭塵。然喧寂正繆。雖名數繁。然皆不離吾之至默也。故西竺聖人佛者。應緣感物。金文玉句。殆不勝紀。而卒謂乎無說。蓋明此也。後之人曖昧斯道。謂語為語。而謂默為默。縱謂語默一體。而亦不知體為何物也。徒憤心口。蹈之而不詳。用之而不辨。揚揚然自以為得。復曰。彼默傳者。斷空絕言而已矣。吾佛之道豈然哉。於戲。是豈識吾佛之道也。余學乎默者。於默也。安能盡之。今是庵而且名之者。蓋思古人之不可以跂及也。而亦有所驚也。客去。復為歌曰。

庵之基兮不崩而不燹。庵之形兮似月而孤圓。上無其際兮傍無其邊。中無其極兮下亦如然。斯古今兮未聞其變遷。西來之人兮強謂其相傳。嗟余之不敏兮實亦紹焉。念道之將墜兮欲扶危而持顛。彼昏者何知兮。迺拘空而滯偏。棄旃檀古幹兮慕螻蟻之腥羶。還鄉路絕兮嗟荊棘之參天。空華易落兮悲短景之難延。昔人不偶兮亦梁逐而魏還。顧余之微兮今復何言。結茅宴處兮其樂闐闐。朝昏兀兀兮饑飡而困眠。九年冷坐兮斯人可憐。魯祖面壁兮藩籬未堅。諗老敗軍兮徒展戈鋌。三斗山茶兮聊思共煎。伊人不來兮吾意日懸。伊人既至兮凝寂異喧。喧之至理兮乃默之源。吾無己兮為若重宣。松風之颼颼兮巖溜濺濺。峰巒之嵒峩兮浮黛而凝煙。竹窻皎皎兮桂魄而霄穿。几席英英兮白雲而晝聯。春夏兮層颼與百華而鬪妍。秋冬兮擁爐視黃葉之翩翩。斯物物兮舉妙以談玄。伊迷徒兮剛欲而棄捐。全體見成兮不勞雕鑿。忽爾回光兮乃聖乃賢。真風既復兮。捨罽而忘筌。野老歌吟兮幸斯言之未愆。熙微幽徑兮蘇駁苔纏。此處同歸兮千年萬年。劫火洞然兮此不可然。重閣之後兮寒山之前。

○吳山師子端禪師

睡辭

夫人處世。身有四儀。身之四儀。唯臥最奇。人間萬慮俱遣。名利富貴都不能知。翻思釋迦老子。不知人之好宜。却教我晝則勤心修習善法。初夜。後夜事勿有廢。中夜誦經以自消息。莫以睡眠因緣。令一生空過。若教老僧當時親見。領向靈山頂上大松樹下。塊石枕頭。大家一時打睡。驀地起來。知道睡中有此滋味。

放牛歌

牛牛牛。休休休。更莫牽犁拽杷。任經冬夏春秋。無繩無索。無準無鈎。朝來放向荒郊去。杳杳無蹤休復休。

易說

夫易之道。幽玄難會。問著時流。指天說地。窮他二儀未分已前。只言太始太極混沌一氣。清濁纔分之後。不離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出來十字街頭。撞著南山張二。問他上代祖翁。却道離鄉日久。子孫不知次第。

○法昌遇禪師

寄徐龍圖歌

孺子從來心性惡。不是德山誰敢撲。法昌一句沒人知。信手拗折珊瑚枝。也大奇。五十年來尋不得。顧鑿唳。翻身擡倒畫須彌。拽下虛空為井蓋作地衣。一等師子兒。他時若見毗耶老。腦後錐。頭角分明辨大滄。

答徐龍圖歌

法昌有條老鼈鼻。生得來來沒向背。藏身露影恰似無。觸著令人身粉碎。那箇驢。更奇異。兩耳纍垂。四脚著地。正恁麼來。為她出氣。她不惜命。近前噴嚏。和那老驢。總不靈利。

○保寧勇禪師

贈洪井朱道人歌

來來去去未嘗休。選甚南頭與北頭。一錢為本萬錢利。善解看樓便打樓。不妨好手。著甚來由。君不見歸耕有疇。歸釣有舟。不如騎取箇無眼耳鼻底水牯牛。向三家村裏東倒西攞。擺尾搖頭。清溪萬頃。月印中流。不収玉粒。不擲金鈎。悠悠又阿誰管你趙官家。世界天下有三百六十州。

○泐潭真淨雲庵文禪師

送雅禪者往石城作勾歌

雞不[留*鳥]無功之食。水長船高。物歸乎有道之心。泥多佛大。德山呵佛罵祖。曾遭巖頭僧堂前領過。臺山路上老婆。有箇趙州不出門勘破。獨有雲門古錐有口。不妨道火火本無火。承言者紛紛自我。不然也。非言道不通。非言理不果。理事通達人

。利生無不可。既然也。却不解臨時建立。又不解逐旋包裹。但可日日用好心。殊不知反遭惡禍。末法眾生。知恩者能有幾箇。雅禪者為你老婆葛藤得麼。

○寶峰闍提照禪師

和陸德先尚書歌

大道坦然兮殊不用功。殊不用功兮何必研窮。豁虛離礙兮從空背空。不守自性兮雖同不同。百無所依兮自西自東。照體獨立兮滿目清風。廓落大度兮無不包容。全身異類兮觸處皆通。

勸徒銘

身心無拘。動寂無知。如大死人。無倚無依。無拘者寬。無知者安。無內無外。無定無觀。無適無莫。無造無作。無去無來。無好無惡。一道清虛。萬法如如。愚極成智。智極成愚。超諸數量。孰云比況。淨盡不留。無法可尚。識不可識。智不可知。誰家之子。兀然巍巍。巍巍不存。根塵顛脫。如憨如癡。落落魄魄。不惜口業。為子說破。笑殺闍梨。山僧罪過。

○龍門佛眼遠禪師

坐禪銘

心光虛映。體絕偏圓。金波匝匝。動寂常禪。念起念滅。不用止絕。任運滔滔。何曾起滅。起滅寂滅。現大迦葉。坐臥經行。未嘗間歇。禪何不坐。坐何不禪。了得如是。始號坐禪。坐者何人。禪是何物。而欲坐之。用佛覓佛。佛不用覓。覓之轉失。坐不我觀。禪非外術。初心開亂。未免回換。所以多方。教渠靜觀。端坐收神。初則紛紜。久久恬淡。虛閑六門。六門稍歇。於中分別。分別纔生。已成起滅。起滅轉變。從自心現。還用自心。反觀一徧。一反不再。圓光頂戴。靈燄騰輝。心心無礙。橫該豎入。生死永息。一粒還丹。變金成汁。身心客塵。透漏無門。迷悟且說。逆順休論。細思昔日。冷坐尋覓。雖然不別。也大狼藉。剎那凡聖。無人能信。匝地忙忙。大須謹慎。如其不知。端坐思惟。一日築著。伏惟伏惟。

○黃龍佛壽靈源清禪師

無生常住真歸告

賢劫第四尊釋迦文佛直下第四十八世孫惟清。雖從本覺應緣出生。而了緣即空。初無自性。氏族親里莫得而詳。但以正因一念。為所宗承。是廁釋迦之遠孫。其號靈源叟。據自了因。所了妙性。無名字中。示稱謂耳。亦臨濟無位真人。傳大士之心王類矣。亦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唯證乃知。餘莫能測者歟。所以六祖問讓和尚。甚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甚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曰。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祖曰。即此不污染。是諸佛之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茲蓋獨標清淨法身。以遵教外別傳之宗。而揀云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

然非無報化大功大用。謂若解通報化。而不頓見法身。別滯污染緣。乖護念旨。理必警省耳。夫少室道行。光騰後裔。則有雲門偃奮雄音絕唱於國中。臨濟玄振大用大機於天下。皆得正傳。世咸宗奉惟清望臨濟九世祖也。今宗教衰喪。其未盡絕滅者。唯二家胤派。斑斑有焉。然名多媿實。顧適當危寄。而朝露身緣勢迫晞墜。因力病釋俗從真。敘如上事。以授二三子。吾委息後。當用依稟觀究。即不違先聖法門。而自見深益。慎勿隨末法所尚。乞空文於有位。求為銘誌。張飾說以浼吾。至囑。至囑。因自所敘曰無生常住真歸告。且繫之以銘。銘曰。無涯湛海。瞥起一漚。亘乎百年。曷浮曷休。廣莫清漢。歛生片雲。有無起滅。隱顯何分。了茲二者。即見實相。十世古今。始終現量。吾銘此旨。昭示汝曹。泥多佛大。水長船高。

○泐潭湛堂準禪師

贈奇松頭歌

種松道者道情孤。往箇茅庵事事無。屋內鋤頭三兩柄。煙熏一隻醋葫蘆。問渠禪。回首指山前。問渠道。戴箇篋笠去鋤艸。再三再四再問渠。拍手呵呵笑欲倒。却言昔日老雲門。參見睦州陳長老。

○龍牙言禪師

送務紳禪者分衛歌

豁靈明。開正道。脫却多年煇臭破布襖。頂門一筍。眼睛便定動。如今識得無能老。天真智現非作造。卷衲携筇下雲嶠。直去廬陵化有緣。萬戶(一作室)千門須徧到。禾山鼓。清平調。俯仰順從心一照。那邊若遇本色人。點著皆知妙不妙。子莫學。石頭老。書信不通行太早。得箇清源鋤斧兒。南臺石上鋤荒艸。

○曇清侍者牧牛歌

儂家牧箇白牛。年來可縱可收。不用鼻頭綦索。任渠放蕩林丘。風清月瑩。蹤跡難儔。香巖罷鞭杖。石鞏放繩頭。跨入白雲深處游。直得通身無影象。時吹木笛有來由。小牛兒。莫容易。淺艸平田且隨意。勿今逐隊上高坡。筋力未能登嶮巖。傍水依山養。令頭角完備。叱。豈不見狸奴白牯。解作師子游戲。

○勝因戲魚靜禪師

拄杖歌

誰人無一條拄杖。我家收底醜模樣。徹頭徹尾節目深。從生至老筋骸壯。不須修。何須漆。體段自然成箇格。或行或坐儘隨身。或倚或携還任力。拋一拋。卓一卓。三界魔王頓驚愕。雨雲雷電匝長空。展盡神通難揣摸。有時收。有時用。縱奪臨機恣拈弄。儻蒙上士入門來。一棒打教知痒痛。說道理。沒人情。動著教伊禍患生。休誇昔日化龍勢。謾說當年解虎聲。挑日月。吞乾坤。劃開一路涅槃門。大丈夫兒須執捉。一言不契命難存。

○薦福常庵崇禪師

和陶潛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一念相應名曰歸。既以此處為我家。何外物而可悲。審靈靈而自到。會了了而堪追。在我而無非我。其非我而孰非。矧我性之有常。如我身之能衣。問行人而未悟。即迷荒而細微。全身不動。乃馳乃奔。一塵廓然。見此法門。塵塵有光。剎剎儼存。唯此多旨。匪壺匪罇。樂歸來以自得。向萬化以開顏。居常庵以默照。念懶拙之可安。將寒暑以為用。勞生死而何關。借夢幻以游戲。統思慮而全觀。今無心以放曠。適有趣而來還。其至至以無外。等空空以盤桓。歸去來兮。請悟此以勝游。不動步而到家。胡自苦兮多求了千生之活計。聆毫髮以忘憂。無寸土而耕鋤。實萬頃而千疇。假道浮囊。寄夢扁舟。或山丘以城郭。或城郭而山丘。非變化以能融。豈神通而同流。善寂滅而莫任。起三摩而寧休。已矣乎。只將煩惱正與時。舉體不任焉爾留。堂堂歷歷宜知之。愚智未嘗間。螻蟻亦可期。幸有田而可種。何不及時而耕耔。師吉祥而問已。從無言而賦詩。本如如以獨耀。證夫親而將誰疑。

常庵賦

山之前。水之後。嶮峯乎煙雲之上。縹渺乎松竹之杪(或作間)。會靈跡以託化。樂幽居而養浩。茲固野人之自得。豈心口之所較。雖復異心口於思議。即聞見於是否。破滯著於二乘。闢圓常於非道。然非造詣深妙。與識並遷。浮雲易散。夜壑匪堅。豈獨苟初步之不正。矧脩途之能前。乃欲超生死之大患。出有無之深源。是猶照螢光於捺落。指慧日於尼乾。則亦沉荒於黑暗之下。淪墮於矯妄之邊。顧衣珠之有在。是寶刀之終還者矣。若夫撒手高巖。箭峰中鏑。全機全用。混塵混跡。瞥爾不到。遼然難及。喪妙用於剎那。超情塵於毫忽。類春夢之展轉。若空華之出沒。謂無有以不無。言有有而非實。妙無無之成病。妙有有之成賊。四句消融。百非條直。暢靈[怡-台+禁]而適悅。開玄路而安逸。故能隨所而為。樂非居而居。一邀清風於脩竹。聽吟猿於石室。廓然寥然。以語以默。非禪非誦。非忘非憶。然後乘萬化之用。等眾類之歸。以會夫一瞬。又胡我胡物。

司空山歌

司空山。在雲外。時人到得方自在。我今隨力幸登臨。四顧巍巍無向背。絕遮攔。難比況。千山萬山齊恃仰。九夏炎炎雪正飛。三冬颯颯華初放。春不榮。秋不落。隱隱昭昭倚寥廓。直下人間咫尺間。欲上之人難措脚。人跡絕。野境寬。觸事無能懶散便。有時向日巖前坐。有時乘困日高眠。不學禪。不修道。只麼騰騰恣顛倒。百種無求箇野人。隨分隨緣能作造。不從他。不覓己。一句靈靈萬緣裏。自從識得祖師關。歷歷明明此為始。無妙名。無忌諱。來者向渠只麼是。任你千般與萬般。何曾出得箇些子。分明說。報知音。目炙風吹不用尋。須彌南畔相逢著。積翠臺邊旨更深。旨

更深。誰會得。東村王老眼前黑。李四張三不信伊。問盡隣家轉疑惑。轉疑惑。不較多。為君吟作司空歌。宮商角徵任吹唱。角徵宮商爭奈何。

座右銘

得之在此。失之在此。得之失之。孰爾為己。己自不形。堂堂爾名。名由實有。唯實爾靈。非一非異。猶空隨器。全空在空。在空全器。的的自知。空器何依。匪空匪器。不二而誰。海慧獨照。空器俱妙。妙在無私。全心了了。一句全提。凡聖同機。悟不自悟。迷不自迷。影響萬化。苦樂三界。誰知不知。無在不在。唯我行之。我不自欺。如夜復晝。日新日為。功不自有。唯我持久。與物同波。唯我為守。守之非緣。唯我自堅。千佛同訓。一志無遷。

○上封佛心才禪師

坐禪儀

夫坐禪者。端心正意。潔己虛心。疊足加趺。收視反聽。惺惺不昧。沈掉永離。縱憶事來。盡情拋棄。向靜定處。正念諦觀。知坐是心。及返照是心。知有無中邊內外者心也。此心虛而知。寂而照。圓明了了。不墮斷常。靈覺昭昭。揀非虛妄。今見學家。力坐不悟者。病由依計。情附偏邪。迷背正因。枉隨止作。不悟之失。其在斯焉。若也斂澄一念。密契無生。智鑑廓然。心華頓發。無邊計執。直下消磨。積劫不明。一時豁現。如忘忽記。如病頓瘳。內生歡喜心。自知當作佛。即知自心外無別佛。然後順悟增修。因修而證。證悟之源。是三無別。名為一解一行三昧。亦云無功用道。便能轉物。不離根塵。信手拈來。互分主伴。乾坤眼淨。今古更陳。觀體神機。自然符契。所以維摩詰曰。不起寂滅定而現諸威儀。是為宴坐也。然當知水澄月現。鏡淨光全。學道之人。坐禪為要。苟不爾者。脩途輪轉。汨沒四生。酸鼻痛心。難以自默。聊書大槩。助發真源。果不廢修。即同參契。

○冶父川禪師

參玄歌

一尺水。一丈波。妙高峰頂笑呵呵。七步周行渾屬我。不妨閑唱太平歌。靈利漢。不消多。法門廣大徧周沙。若能當處分明了。只在如今一剎那。莫求真。休覓假。真假中間都放下。晃晃威光燦太虛。不知誰是知音者。讚不欣。徒說謗。三際無心俱掃蕩。正體堂堂一物無。是佛是魔俱一棒。小根聞說暗攢眉。繩上生虵又更疑。撥轉面前關棧子。只許當人獨自知。阿呵呵。大圓覺。流出菩提遍寥廓。鬼面神頭幾百般。無瑕鏡裏皆消却。君不見。覲面相逢機掣電。直饒天眼不能觀。點著不來真死漢。勸君參。參徹靈明自己禪。善財不用南方去。黑白分明在目前。勸君信。信心戰退魔軍陣。此是華嚴最上乘。森羅萬象皆相應。勸君修。六門通達任優游。寒山拾得纔相見。指點豐干晒未休。火風催。四山逼。那時要見君端的。有箇真空解脫門。千眼大

悲何處覓。有時放。有時收。唯有知音暗點頭。杏華村裏如相見。跳出滄山水牯牛。有時喜。有時嗔。無位真人迸面門。殷懃為說西來意。暮樓鍾鼓月黃昏。有時唱。有時歌。顛言倒語不奈何。聲聲盡出孃生口。不屬宮商一任他。有時默。有時笑。懵懂鐵鎚無孔竅。輕輕觸著便無明。只這無明元是道。有時行。有時坐。露影藏身成兩箇。不獨張三會打油。細觀李四能推磨。無縫塔。見無因。巍巍本自隱深雲。國師樣子應難造。不覺鋒稜露一層。無底鉢。手中擎。百千沙界裏頭盛。大庾嶺頭提不起。都緣著力太多生。沒底船。不曾漏。千重雪浪皆能透。只憑一箇把稍人。誰管狂風連地吼。無鑊鑊。孰安排。鑊斷重關絕往來。巨靈擡手空勞力。唯有無心便得開。無毫拂。是何物。擊碎狐疑山鬼屈。一喝唯言三日聾。誰憐大辯翻成訥。無孔笛。最難吹。角徵宮商和不齊。有時品起無生曲。截斷行雲不敢飛。無根樹。直侵雲。枝條鬱密蓋乾坤。劫火洞然燒不得。利刀斬處亦無痕。無面目。擔板漢。翫水遊山無侶伴。迦葉門前倒剎竿。文殊劍上全身現。日面佛。乾屎橛。八兩半斤誰辨別。七斤衫子恰相當。鎮州休更秤蘿蔔。野鴨飛。鸞對舞。三箇孩兒抱華鼓。趙老曾看半藏經。靈雲一見桃華悟。真實語。報君知。不用思量不用疑。春來決定千華秀。冬盡長天片雪飛。頭頭漏世真消息。那箇休心辨端的。眼橫鼻直一般般。不離當處休尋覓。古佛言。祖師說。千聖路頭同一舌。他日人天匝地來。那時方表而今決。

○開善密庵謙禪師

答陳知丞書

某啟。欣審官舍多暇。焚香靜默。坐進此道。何樂如之。參禪如應舉。應舉之志。在乎登第。若不登第。而欲功名富貴光華一世者。不可得也。參禪之志。在乎悟道。若不悟道。而欲福德智慧超越三界者。不可得也。竊嘗思。悟道之為易。登第之為難。何故。學術在我。與奪在彼。以我之所見。合彼之所見。不亦難乎。是以登第之難也。參究在我。證入在我。以我之無見。合彼之無見。不亦易乎。是以悟道之為易也。然參禪者眾。悟道者寡。何也。有我故也。有我則不能證入。亦易中之難也。讀書者眾。及第者亦眾。何也。見合故也。見合則推而應選。是難中之易也。故見合為易。無我為難。無我為易。無無為難。無無為易。亦無無無為難。亦無無無為易。亦無無無亦無為難。亦無無無亦無為易。和座子撞翻為難。故龐居士云煉盡三山鐵。鎔銷五嶽銅。豈欺人哉。因筆及此。庶火爐邊團圞頭。說無生話時。聊發一笑。

○劔門分禪庵主

雜句

諸人放下坐禪。山僧一向妄想喫盡甘艸黃連。幾度春生夏長。汝等諸人知不知。知與不知。坐禪妄想復是誰。游魚吞餌去。何時水面歸。

我貴師兄悟本心。不貴師兄機辯深。鳳凰不棲荊棘林。貓兒爭解捕麒麟。驪珠撲碎亘天明。殺活咸歸劍下親。問言有理不能伸。到此須當是箇人。

○侍郎楊無為居士

了了堂記

了了堂。瑯琊詮公之所建也。有二野叟登堂而議其名。一叟曰。了心則能了法。了己則能了人。己未了。則人與己迷。心未了。則法從心惑。了了之義。得非是歟。一叟曰。不然。吾聞萬法本空。一心非有。心既非有。不待了而已圓。法既本空。不待了而常寂。了有所了。困于方隅。了無所了。始謂之達。了了之旨。其在是矣。二叟疑而質于無為子。無為子不答。俄而歌曰。山堂曉兮白雲飛。山堂暮兮白雲歸。青松老兮明月溪。了不了兮誰與知。二叟矍然相顧而去。詮公乃記之于石。治平二年三月十有九日也。

○太史黃公山谷道人

跨牛庵銘

維水牯牛。頭角堂堂。以作意力。徧行道場。舉頭看月。終不觀指。浮鼻渡河。蹴踏源底。三界為田。眾生為稻。由我深耕。世無寸艸。我跨此牛。無繩與鞭。要下即下。馬後驢前。

翠巖真禪師語錄序

石霜山中。有三角虎。孤游獨坐。萬木生風。至於千里無人。艸深一丈。有一人擦其頭而得道。是為黃龍慧南。有一人履其尾而得道。是為翠巖可真。南之子孫。江西。湖南。若揭日月。而真得子晚。所乳之子。是為為山。道人慕喆。林棲谷隱。堅密深靜。霜露果熟。諸聖推出。枯木朽株。雲行雨施。然後翠巖之道光明。蓋翠巖之入石霜。適遭一吼。凡聖情盡。參承咨決。徹佛徹祖。行住坐臥。亘古亘今。如行川之水。無不盈之科。似走盤之珠。無可留之影。十聖三賢當路。亦須艸偃風行。四方八面俱來。無不投戈散地。金章玉句。具在可知。然明月夜光。多逢按劍。陽春白雪。難為賞音。維黃龍罷參之客。必遣之曰。百鍊精金。直須入翠巖爐鞴。今坐鎮諸方。龍吟虎嘯者。無不稱翠巖室中之句。以接大根器凡夫。而叢林號為真點曾者。蓋同門數老。雖目眎耿耿。文彩炳煥。似從慈明法窟中來。實不解石霜上樹之機耳。各夢同床。不妨殊調。冷灰爆豆。聊為解嘲云。

○丞相張無盡居士

金剛經三十二分說

非法無以談空。非會無以說法。萬法森然曰因。一心應感曰由。故首之以法會因由分。從空起慧。請答雙彰。故受之以善現起請分。宗絕正邪。乘無大小。隨三根而化度。簡異說而獨尊。故受之以大乘正宗分。得宗而行。不住於相。故受之以妙行無

住分。行行皆如。謂之實見。故受之以如理實見分。見而信之。善根深固。故受之以正信希有分。無得之得。是名真得。無說之說。是名真說。故受之以無得無說分。無得無說。怖於沈空。一切諸佛皆從此出。故受之以依法出生分。果雖有四。相本無二。故受之以一相無相分。清淨心生。是名淨土。莊嚴諸相即非莊嚴。故受之以莊嚴淨土分。有為之福。限量有窮。無為之福。殊勝無比。故受之以無為福勝分。是經所在。天龍敬事。故受之以尊重正教分。至道無名。假之方便。以是名字。行者受持。故受之以如法受持分。聞經解義。深悟實相。故受之以離相寂滅分。受持讀誦。自利利他。功德無邊。不可稱量。故受之以持經功德分。恒沙罪業。一念消除。果報不虛。豈經多劫。故受之以能淨業障分。本來無我。安得有人。為度彼人。故權立我。故受之以究竟無我分。一眼攝五眼。一沙攝恒河沙。一世界攝多世界。一心攝若干心。故受之以一體同觀分。遍周法界。一化普通。七寶福田。寧如四句。故受之以法界通化分。三身具足。諸相圓成。人法俱忘。即非具足。故受之以離色離相分。終日譚空。不譚一字。若云有說。即謗如來。故受之以非說所說分。無上正知。實無少法。法無所得。正徧歷然。故受之以無法可得分。一法存心。情生高下。淨心修善。法法何窮。故受之以淨心行善分。施寶如山。山非無盡。大身妙智。斯即寶山。故受之以福智無比分。化門建立。未脫筌蹄。以要言之。實無所化。故受之以化無所化分。色見聲求。是行邪道。於茲妙契。獨露真常。故受之以法身非相分。相而無相。空且不空。亘古亘今。孰云斷滅。故受之以無斷無滅分。大心成忍。本自無貪。世福甚多。云何有受。故受之以不受不貪分。去來坐臥。無不如如。故受之以威儀寂靜分。信心不斷。斯即微塵。信實徧充。是名世界。界塵一合。法爾如然。故受之以一合離相分。四見俱非。是名四見。故受之以知見不生分。一念發心。獲福亦爾。應身化物。豈得已哉。真佛流通。能事畢矣。故受之以應化非真分終焉(此經第十分。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大帝本云。應生無所住心。三十二分。無法可得。平等王本云。眾生深信分。語雖小異。意亦大同。不必易也)。

東林善法堂記

元祐二年七月八日。廬山東林禪寺善法堂成。其為間七。其高為丈者五。深而為尺者九十。其廣十有一丈。六年三月。無盡居士自河北來。東林徒眾七百人。以弼恩度而為上首。皆於現在老人照覺禪師親近供養。深得法要。決擇邪正。消隕知解。一心精進。扶豎宗教。於是以弼等和南稽首白居士言。我此善法堂。蓋嘗走四方。求士大夫紀錄營建。昭示來世。終無一人能承當者。何以故。此堂雄麗。難形摹故。我師說法。難湊泊故。今居士適至。是我山中天龍。藥叉。人。非人等。三歲守護。以待居士也。居士其舍諸。居士曰。汝等說法。與過去諸佛異。非我名言意識之所測度。吾無得而記焉。何以故。毗盧遮那佛說十住品於須彌頂上。帝釋於其殿內安置普光明

藏師子之座。說十行品於夜摩天宮。時分天王於其殿上化作寶蓮華師子之座。說十回向品於兜率陀天。知足天王於其殿上敷摩尼藏師子之座。天住於佛住而未離乎住。故說法乎地中之天。而忉利是矣。其座則安置之。而未至於化者也。行行皆真而超然絕俗。故說法乎空中之天。而夜摩是矣。其座則化之。而未至於敷者也。化則依空矣。而非所以入有也。真則自利矣。而非所以利他也。心也回真而入俗。運智而行悲。使上而超之。可以出乎欲頂。下而即之。可以同乎萬物。故說法乎天中之天而兜率是矣。其座敷而布之。則安置能化。蓋有不足言者矣。古佛之說法也。觀根之時。依土立義。可以科。可以釋。今子之師。建潭潭之堂。巍巍之座。法鼓在左。杖拂在右。以忉利言之乎。則無住為住。以夜摩言之乎。則無行為行。以兜率言之乎。則本自無向。今亦無回。雖然。嘗試為汝議乎其涯。彼妙湛靈明。曠虛粹精。莫之與將。莫之與迎。未始有夢。而未始有覺也。未始有淳。而未始有漓也。未始有壞。而未始有成也。未始有污。而未始有淨也。膠膠以生。林林以形。生死苦樂之變。循環乎去來。諸佛為之種種譬喻方便。為之說三乘。為之說五教。河沙句偈。不足以勝其情而奪其識。其究竟也。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無相實相。正法眼藏。撥去文字。教外別傳。囑付飲光。宛轉傳授。以至今日。當法堂未建。法座未登。掣電呈機。猶成第二。學人上來。頗復何用。然則建斯堂也。登斯座也。法竟可說乎。法竟不可說乎。且夫居其堂正。則知其位正。知其位正。則知其眼正。知其眼正。則知其根正。知其根正。則知其識正。知其識正。則知其塵正。知其塵正。則知其耳正。知其耳正。則知其鼻正。知其鼻正。則知其舌正。知其舌正。則知其身正。知其身正。則知其意正。如是乃至十方虛空。八萬四千陀羅尼門。莫不皆正。古之所謂此處最吉祥者。其意在此。其亦是乎。而自少室之後。曹溪以來。散之四方。分為五派。師異訓。人殊習。祖師之道微矣。請略言之。月裏麒麟。溪邊石笋。寒松庭栢。日裏看山。雨聲鳩聲。迷逢達磨。撥塵見佛。漁父棲巢。吐舌退身。擡眸一瞬。舉拳豎指。擊拂敲床。叉手當胸。展開雙掌。或謂之曰道眼。或謂之曰根塵。或謂之曰向上。或謂之曰末後。斯皆順風揚灰於馳突之場。浚渠流惡於智廢之井。禪師於是也大奮迅定。駕無礙慧。主賓問答。縱奪取與。庶幾乎惑者有解。而執者有破。垢者有滌。而病者有瘳。然則有其事者。則必有其理。有其實者。則必有其名。莊嚴妙善而不可不建者。堂也。方便誘誨而不可不說者。法也。垂信示後而不可不為者。記也。東林眾以記累吾亦不善乎。東林律寺改為十方。其本末具於余語錄序。茲得以略云。時歲四月二十四日記。

嘉泰普燈錄卷第三十(終)

音釋

濬音峻 於戲與嗚呼同 跂音企 還音旋 颺音留 嶮自秋切 峯才律切 颺
楚飢切 罍音題 [滔*鳥]竹咸切 適音的 魄音託 燿音鶻 綦音勸 鞏音拱 籽音
茲 徵竹里切 廖音抽 蹴七宿切 舍與捨同 胥音剝 柄而銳切釋柄也

No. 1559-A

人未有不以文字語言相授者。今七佛偈是其一也。乃若中夏。則三十萬年之前。包犧氏作已。畫八卦。造書契。為文字權輿。至釋迦之興。固亦無異。今一大藏教可謂富矣。乃獨於最後舉華。示其上足弟子迦葉。迦葉欣然微笑。不立文字。不形語言。謂之正法眼藏。然師舉華而傳弟子。一笑而受。既書之木葉。旁行之間矣。亦未見其與古聖異也。豈謂之文而非文。謂之言而非言耶。昔有景德傳燈三十卷者。蓋非文之文。非言之言也。燈既傳矣。自一而千萬。烏有窮盡。故廣之於天聖。續之於靖國。然二家所著。皆草創趣成。凡例不立。詳簡失中。雖聖若賢臣之事。有不具者。獨旁見間出於諸祖章中。識者以為恨。吳僧正受始著普燈。凡十有七年。成三十卷。前日之恨毫髮無遺矣。尤為光明崇顯者。我

祖宗之明詔睿藻。一語半偈。哀集登載皆有據依。足以傳示萬世。寶為大訓。其有功於釋門最大。方上之御府。副在名山。又以其別本示游。俾得紀述梗槩于後。游自隆興距嘉泰。五備史官。今雖告老。待盡山澤。猶於祖宗遺事。思以塵露之微。求足山海。不自知其力之不逮也。

嘉泰四十三月乙酉。太中大夫充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游謹書。

No. 1559-B嘉泰普燈錄跋

傳云。廣云。續云。燈固燈也。其如光燭有偏。何耿耿餘輝殘燄。竝收無遺者。虛中燈而普然。二楞板于茲。既淹矣。此錄尚無國本。頃歲適出闕氏手。余意廓如。就觀國字舊點。有艷曲未盡。有旁訓絕無。措大不合。正焉補焉。狐之媚必呂。猿之蟲必啼。醜拙不別。此世惑者。守株緣木。以覓兔魚。不惟風之始也而已。

寶林 梅峯(信) 敬跋